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一〇冊目次

槎菴小乘四十一卷

〔明〕朱新行撰
明崇禎四年刻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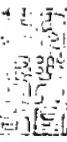
槎菴小乘四十一卷

〔明〕來斯行撰

明崇禎四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槎菴小乘序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男彭禧商老甫對

槎菴者何志地也乘者何志
載也小者何避大也西陵者
何邑近地也來斯行道之甫
者何菴主名字也男彭禧者
何菴主伯子名也商老者何
老彭商賢大夫也禧福也彭
禧冠日先大夫正八十以禧
祝也其曰對者何對卽讐也

讐卽較也避

廟諱故不敢斥也其曰修者
何學孔氏春秋之法也孔氏
修春秋無曰作者自孟子始
言作而曰其文則史其義竊
取之依然修之旨也小乘總
之皆舊文而私爲筆削曰著
則不敢曰纂輯則不情故以
修代之也總之爲類者計四
十有一始於萬曆癸巳竣於

今上辛未幾四十年凡五易稿
而就緒及舊歲自閩歸林居
多暇乃剗刷成書上自天文
地理國事掌故及師旅刑獄
旁及窅覓形體姓氏名諱喪
祭音樂僊釋草木鳥獸夷狄
之類可謂夥而且備矣獨於
紀史考言二事言之尤詳
之甚悉書成捧之泫然泣曰
此先大夫志也大夫存日雖

以耄耄之年手不停抄目不
絕覽其所紀載分門別部而
後以簡帙浩煩未及就梓則
行之罪安可贖哉今欲按卷
逐項質問是非而九原難起
故仍以修之一字見志俾罔
極之思偕陟岵之懷得與此
書相爲終始云爾時
崇禎辛未仲夏之望閩右方
伯書于漂井園之知止居

桂卷小乘目錄

卷之一

天文類

分野

五星

日時異名

牛女

雷書

卷之二

天文類

八風

信風

晝夜長短

卷之三

天文類

反支禁刑日

三正

星辰異同

日月食

濁

陰陽雌雄

兩日

農風石尤風

黃梅雨

納音納甲

泰曆

夏小正解

陽九元二

節候

上元燈

寒食

端午登高上巳七夕

修禊

冬至

六更

守庚申

五月五日生

物與時應

獸有陰陽

酒隨風日轉

卷之四

地理類

嶽鎮海瀆

洞天福地

崑崙九州

五河

九河

三龍垣局

歷山塗山

龍門

衡霍

琅邪山

因桓

河水名

潮汐

卷之五

地理類

海廻程	水有強弱
息壤	唐時河患
黃河清	寒饑
會稽	南北燕
漢壽	父城
府州縣同名	錢塘
市井	步
虛市	六詔
長城	地理異音
卷之六	五
國事類	
御朝	諸王外戚朝見儀
習儀	殿試頒曆
召諭實錄	玉牒宗八
宗祿	潭王
靖江王	宗藩美談
漢時立后	各帝生母祀號
廢后	嬪妃葬謚

本土仕宦	諫職
地利	親征
卷之七	
國事類	
大祀	享廟
歷代帝王廟	宣聖廟
功臣配享	宮殿門樓規制
大臣事始	
卷之八	四
國事類	
大學士	館閣考異
祭酒	督撫建置
屯鹽茶學御史	科道
廷推	封爵
推封	
卷之九	
國事類	
任子	封爵偶同

散官	王官
觀政進士	印文
異姓外夷王	內侍
鹽政疏	較士
唐時設科	主考
大科變易	糊名策問
三元	父子兄弟狀元
曾狀元	
卷之十	
考訂類	
郊社	椒房婕妤
雩	木主
祧	尸
用太牢	宋郊社遺事
明堂	辟雍頒宮
阿房宮	博望苑
玉堂	黃金臺
未央宮	蜚尾

由薄恩從	乾德紀年
以正紀年	吳越併號
赤烏年	多字年號
衍聖公	起復
縣令	短褐
縱四	
卷之十一	
考訂類	
伯仲叔季	伯父叔父
丈人	稽先生
人臣呼萬歲	姪
爹爺	家翁
註書稱臣	卿
笨伯黠伯	萬石
千里駒	少公少府少仙
連襟	呼阿字
隱士	隱家
智囊	混名

妻子之喪稱三年

二十七日喪制

杜氏喪禮異議

慈母

本生繼母服

私服私忌

飯舍

挽歌

殯子立後

壽官

宋諸陵

卷之十二

考訂類

臥水泣竹

十世同居

兄弟代死

男乳

李氏舍珠

廢麥義

埋兒

親遇知仁

識兄不同

毀墓不同

知人之難

古文相同

事同記異

武士通春秋

李秀歌

七步詩

曹娥碑

墓志

露布

汲冢書

用古語

蕭梁父子著書

朋黨論

卷之十三

考訂類

蜀道難

虎婆屋壁

戒子書

孔道輔笏銘

易儲詔

枯樺詩

復姓表

祭東坡文

摩詰和靖詩

千字文

止菴詩

山希

論語絕句

紅葉題詩

奏議

江陵啓聯

經籍多寡

經傳不同

國風先後

物名奴

卷之十四

考訂類

武王武帝

王玉字謨

物故

契衡冠

卷人補遺

鮮卑奴言霍氏事

翁仲

家果家會

蜀漢晉徵士盛陵王

墓誌不同

肺腑

赤壁之戰

毛寶放龜

南史疎謬

名怖小兒

白袍將

周珪泰壁

封禪

伏波銅柱

享國長久

人主天威

類遠祖

桂巷小乘

合水

斬蛟

假面

生兒無影

酒令

人主忌村

青黃易名

卜晝

蕭山佚事

漢武故事

卷之十五

考訂類

南唐奇事

鐵鏈

金蓮燭送歸

耆英會

燒尾

潤筆

脫靴

肩輿

門狀

繡

異語

白癡白醉

本領

語妖

不怪其怪

鳳毛

俳優取禍

龍鍾

禁捕鯉

宋人失士

照境不見首

夢筆生花

截髮

晉人放達

押字

泉涼

萬早丞相

假後鍾

堯舜疑事

羊車致寵

卷之十六

經史類

篇章言句

古文尚書

春秋舊文

左氏句法

古語省文

雅頌各得其所

九族	叔卜
執牛耳	司敗
二叔之不咸	祈歲
用人于社	昏嫁
鄂不	良魚
賀婚	南子
反玷	娶同姓
父師少師	負版
祭祀不祈	端章甫
餽餘	瓜祭
饒瓜	與爲人後
儒行	先勞
犬馬有養	請車爲梯
狂狷以居	寢不尸
齋必變食	攻乎異端
卷之二十七	
經史類	
聖門記禮	歌哭

寢衣	執圭享禮
道聽途說	穿窬
器車	漱潄
一傳衆咻	童子何知
梓匠輪輿	繫馬
追蠡	梁
五帝	益復
丹朱	文王
虞仲	太公顏子
八士	老彭
衛武公	夷齊
朱張	孟公綽
伯牛	公冶長
羿羿	吳季子
魯顏叔	鄭叔申
段干木	伍子胥
申包胥范蠡	伯嚭
弄政	扁鵲

程嬰公孫杵日

四皓

卷之十八

經史類

紀信

鄧通

張釋之

霍光

李陵

李廣利馬宏

關雲長

楊雄陳壽

諸葛亮

孫登

顏含

張載左思

孫匡

陶侃

謝安

謝靈運

韓壽

二桓

范曄

二劉

薄陽三隱

黃顏翁

鄧攸

李靖

房杜

徐世勣

二王

來瑱

李陽冰

李杜

盧慎慎

汾陽子圻

卷之十九

經史類

章阜

牛李

婁師德

鄭榮

馮道

二彬

梁漸

李漬

趙竹

石介

向敏中

楚王元佐

卷之二十

十

張詠

韓范

朱氏二隱

裴度王旦

鄭樵

柳音卿

王義

穆壽

張順

卷之二十一

經史類

左氏兵法

卷之二十一

經史類

左氏兵法

卷之二十二

兵刑類

三國營

牙旗折

父子同軍

聽獄

察奸

白寬服罪

以夢白寬

卷之二十三

祭葬類

機寔

墓地非人力

墓祭

追諡

私諡

握奇經八陣圖

兵法不必泥

量沙

刑書

刑不上大夫

蒲鞭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婦人得諡

殉葬

卷之二十四

冠冕類

見服

魚袋

鶴補

步搖

巾幘

林類

形體類

魁梧

重瞳

無鬚眉

酒量

大膽

善走

龜家

薄葬

漢冠幘

黼黻

白帽

條脫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髻

相法

相難拘執

婦人生髮

眉唇

織足

卷之二十五

姓名類

姓氏

舜姓

劉姓

馬姓

宓姓

管

員姓

尚姓

李姓

冷姓

諸葛

兩漢異姓

名諱

名字之異

古人同姓名

以名為字

民以官姓為名

名字稱奴

行名

雙名單字

東漢複名

唐人不避座主諱

以家諱為戲

元嘆

次公

老泉

卷之二十六

音樂類

古樂

九夏

南薰

五音

律呂相應

廣陵散

歌曲

唐樂

絃樂

茄

尺八

笙

羯鼓

卷之二十七

書畫類

諧聲

翻切

反語為識

儀俄同音

呼音

平音

若音

頌字

聲字

風帆

蔡

關

遼遙

街噪

爛漫	地
鷹牙	醉
狙	昏
落鬼	覺
通鑑誤讀	古字通用
書論	草書
閣帖	希白帖
緇黃字學	畫龍
鏡	
卷之二十八	十九
閨壺類	
二女	申生母
西施	李夫人
王昭君	太史公妾
賢女	叔先雄
蔡中郎女	伏女韋母
韓岳二夫人	荀氏女
包鏡妻	荀小小

李清照	河東獅子
梁山伯祝英臺	貂蟬
女公子	女子男稱
婦人稱額首	
卷之二十九	
藝術類	
六藝	算
射	射金石
卜筮	筮絲
著龜	占卜
巧思	說醫
辨脉	左右證
人子不可不知醫	藥方用物命
刮骨療創	免缺
藥別名	阿魏
胡桐律	馬肝石紫木
砭石	徐氏世醫
神藥	婦藥

三折肢

卷之三十

驗方類

癰疥

風疾

痘瘡

產方

中前毒

疝氣

心脾痛

中毒

中溪毒

人面瘡

雜藥

啞病

天蛇毒

背瘡

挑生

烏鬚

喉閉

日疾

中暑

疥風

腰痛

淋血

頭痛

壁鏡

折骨

箭鏃

目暗惡疾

雷公炮炙論

瘍方

金鑑

兔絲子

失音

腮腫

癰方

鬼疰

膝瘡

喉閉

痰嗽

爛絲眼

痢方

懸癰

癰方

吐血

寒嗽

臂痛

舌腫滿口

嘔血咯血

骨蒸內熱

背疽

齒藥

應聲蟲

障眼

羸瘦

火燒方

舌脹出口

綳胃

內瘻

傷寒舌出

折傷

疫方

目疾

驚風

傳勞

鼻衄

脾泄

眼醫

沙病	眉髮自落
勞傷瘵疾	眼中常見鏡子
咳嗽	治癩撲金瘡
治小兒不哭不乳	
卷之三十一	
飲食類	
供薦新味	酒
茶	和美
點心	頭腦酒
黃熟米	食餌
辨水	
珍寶類	
黃金多少	寶鈔
錢文	流離
琥珀	水銀
水晶	瑟瑟
卷之三十二	
格物類	

火浣布	猛火油
石墨	紙
香餅子	青蛇
卷帙	印板
格古	俎豆
珊瑚	猊尊
杯	箸
案	疊
干將莫耶	烏號
桂木小夾八日錄	二日
鎗	笏
骨朵	鳩杖
方麈	棧
淳于服匿	琴名
劍名	用物別名
卷之三十三	
仙釋類	
呂翁	韓湘
嫦娥	遊月宮

王質

黃綽綽

乘機

靈濟宮

獸胎神名

紹興城隍神

達磨

忠國師大安和尚

陟岵甘露二僧

梁武帝

胡釘袋

楞嚴經

觀音經偈

觀音經應驗

古本不壞

化佛

淨土

梁王儼

佛經懺女主

誌公銘

釋氏傳經

僧有學術

僧返初服

卷之三十四

仙釋類

事敗爲僧

結解制

僧禍

僧娶妻

錢塘僧

御製姚少師神道碑

普救寺

天寧寺塔

佛像動搖

蕭山二塔

阿育王塔

三身

朱門蓬戶

鮑魚芝蘭

種子

辟蛇

胎息

說得行不得

育能視

物格

臨終不亂

梵音釋

梵義釋

卷之三十五

祥異類

雨異

水異

木異

鼠異

蛇異

蝶異

飯異

猴異

石異

產異

角異

地中積異

水族異

泉異

水異

化宇

化石	化雀
化鳥	化楨
男女相化	
卷之三十七	
祥異類	
應死不死	託生
卵生	易心
倒影	嘆酒
吐鈴爲魚	禁架
桂香小集八目錄	二十七
胡永兒	再世爲婿
儼	河伯
烏鬼	竈神
陰魔羅鬼	孕有神護
鬼病	山精
山魃	
卷之三十七	
鳥獸類	
墳羊	虎低

竊脂	舍庚
鷄鷄	鸚鵡
鸚鵡	雉陽杜鵑
活羅	迦隣提
王母	企踵縮掌
闕鳴	天鹿辟邪
麋鹿	猿猴
叩叩距虛	鷹背狗
龍封	黃鼠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六
舞象馬	草馬
快牛	牛角
牛黃	烟
卷之三十八	
鳥獸類	
鼠報	青羊乳
狐鼠兔患	猶鼠同乳
雞能人語	泉鴉
獺祭魚	種羊

扇馬	牛耕馬駒
龍牛馬	相牛馬
鳥傳書	鷄魚有名
禽獸	化雞
馬名	大名
卷之三十九	
蟲魚類	
雲	獬
車渠	蛭蝶
蠅	蚊
肥遺	兩頭蛇
縮能伏氣	反舌
金郎	鱖魚
鰕魚	鰲
蝦婦魚	魚蟲子母
鼈	鱉
物名虎	尺木
蛇雉同種	蛇出鼻中

蛇報	怪哉巨靈
蛇傳教	魚行
街珠報德	
卷之四十	
草木類	
芝	茄
苔	茅苜
半蕨	蓴龜
瓜	葡萄苜蓿
桃	荔枝
讓木	扶柳秋桑
銀杏花	辛夷花
末利花	稚子
君遷	梅芍藥
葇筍	
卷之四十一	
夷狄類	
九夷	外夷易音

呼韓邪諸子

慕容盛

侯景耶律德光

尚結贊元昊

放偷

長狄

撐犁

外夷表文

北狄始末

貢市始末

外夷仕宦

房奉佛教

建夷

槎菴小乘目錄終

槎菴小乘八目錄

三二

桂巷小乘卷之一

西陵東



之甫修

天文類

分野

分野之說以中國之九州應上天之十二次丑星紀吳越也子玄枵齊也亥轸營衛也轸營一名承韋戊降婁營也酉大梁趙也申實沈晉也未鶉首秦也午鶉火周也已鶉尾楚也辰壽星鄭也卯大火宋也寅析木燕也按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

歷卷小乘八卷一

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左襄九年商主大次昭元參爲晉星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又曰以舍爲報楚惡之則分野之說其來已久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宋鄭相去甚遠而分爲四次且轸營降婁戊寅之次也而魯衛屬之三家分晉始有越衛以大梁獨屬趙韓魏不聞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火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祖相傳未聞源委於其分野或有妖祥占者多效皆聖哲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周官九州分野角亢氐亢州

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女楊州虛危青州室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昂畢與州背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珍荊州

星辰異同

北斗與輔星爲八而漢志云九星武密及揚維德皆採用之史記索隱云北斗星間相去各九子星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星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漢書必有所本矣步天歌載中宮紫微垣經星常宿可名者三十五坐積數一百六十有四而晉志

歷卷小乘八卷一

所載太極天戈天棓天棊皆屬太微垣八穀八星天市垣與步天歌不同上上台二星在柳北其北星入柳六度中台二星其北入張二度下台二星在東微垣西藩北其北星入翼二度武密書三台屬鬼又屬柳屬張乾象新書上台屬柳中台屬張下台屬翼上元太微宮常星一十九坐積數七十有八而晉志所載少微長垣各四星屬天市垣與步天歌不同天市垣常星可名者一十七坐積數八十有八而市樓天斛列四車肆斗帛度磨肆等星晉志皆不載

隋志有之屬天市垣與步天歌合又貫索七公女牀
天紀晉志屬太微垣按乾象新書天紀在天市垣北
女牀屬箕宿貫索屬房宿七公屬氐宿武宿以七公
屬房又屬尾貫索屬房又屬氐屬心女牀屬於尾箕
說皆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角爲十二度而唐開元
游儀角二星十二度舊經去極九十一度今測九十
三度半距星正道赤道其黃道在赤道南不經角中
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黃道經角中卽與天象合
景祐測驗角二星十二度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在

星表小變八卷一

三

赤道外六度與乾象新書合今從新書爲正 步天
歌庫樓十星柱十五星衡四星垂星平道天田天門
各二星道賢一星周內三星俱屬角宿而晉志以生
角爲天田別不載天田二星隋志有之平道進賢周
內晉志皆屬太微垣庫樓并衡星柱星南門天門平
星皆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及景祐書乃與步天
歌合 亢宿四星漢永元銅儀十度唐開元游儀九
度去極八十九度今九十一度半景祐測驗亢九
度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五度 步天歌大角一星

星表小變八卷一

四

折威七星左右攝提總六星頓頭陽門各二星俱屬
角宿而晉志以大角攝提屬太微垣折威頓頭在二
十八宿之外陽門則見於隋志而晉史不載武密書
以攝提折威陽門皆屬角亢乾象新書以右攝提屬
角左攝提屬亢餘與武密書同景祐測驗乃以大角
攝提頓頭陽門皆屬於亢其說不同 漢永元銅儀
唐開元游儀氐宿十六度去極九十四度景祐測驗
與乾象新書皆九十八度 步天歌天乳一星將軍
一星帝席三星亢池六星騎官二十七星梗河三星
車騎三星陣軍三星天輔二星俱屬氐宿乾象新書
以帝席屬角亢池屬亢武密與步天歌合皆屬氐而
以梗河屬亢占天錄又以陣軍屬於亢乾象新書屬
氐餘皆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房
宿五度舊去極百八度今百十度半景祐測驗房距
南第二星去極百十五度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乾象
新書在赤道外二十四度 步天歌鍵閉一星鈞鈴
二星東威西威各四星罰三星日一星俱屬在房日
一星晉隋志皆不載以他書考之雖在房宿南實入

氏十二度半武密書及乾象新書惟以東咸屬心西咸屬房與步天歌不同餘皆附合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心三星皆五度去極百八度景祐測驗心三星五度距西第一星去極百十四度 步天歌積卒十二星屬心皆志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書與步天歌合乾象新書乃以積卒屬房宿爲不同今兩存其說 漢永元銅儀尾宿十八度唐開元游儀同舊去極百二十度一云百四十度今百二十四度景祐測驗亦十八度距西行從西第二星去極百二十

經卷小乘八卷一

五

八度在赤道外二十二度乾象新書二十七度 漢宮傳說魚各一星天江四星龜五星步天歌與龜各皆屬尾而晉志則天江於天市垣以傳說魚龜在二十八宿之外其說不同 漢永元銅儀箕宿十度唐開元游儀十一度舊去極百十八度今百二十度景祐測驗其四星十度距西北第一星去極百二十三度 晉志錄一星杵三星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與步天歌皆屬箕宿 漢永元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唐開元游儀二十六度去極百十六度

今百十九度景祐測驗亦二十六度距魁第四星去極百二十二度 步天歌鼈十四星天淵十星狗二星建六星天弁九星天雞二星狗國四星天箭八星農丈人一星皆屬南斗晉志以狗國天雞天弁天箭建星皆屬天市垣餘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以天箭農丈人屬箕武密又以天箭屬尾互有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牽牛爲七度唐開元游儀八度舊去極百六度今百四度景祐測驗牛六星八度距中央大星去極百十度半 步天歌天田九星河鼓三星

經卷小乘八卷一

六

左旗九星織女三星漸臺四星輦道五星九坎九星羅堰三星天桴四星儀屬牛宿晉志以織女漸臺輦道皆屬太微垣以河鼓左旗右旗天桴屬天市垣餘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左旗屬箕斗右旗亦屬斗漸臺屬斗又屬牛餘與步天歌同乾象新書則又以左旗織女漸臺輦道九次皆屬於斗 漢永元銅儀以須女爲十一度景祐測驗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極百五度在赤道外十四度 步天歌十二國十六星離珠五星箕仲四星天津九星敗瓜五星匏瓜五星

扶筐七星俱屬須女而十二國及奚仲匏瓜敗瓜等
星晉志不載隋志有之晉志有以離珠天津屬天市
垣扶筐屬太微垣乾象新書以周越齊趙屬牛秦代
韓魏燕晉楚鄭屬女武密以離珠匏瓜屬牛又屬女
以奚仲屬危乾象新書以離珠匏瓜屬牛敗瓜屬斗
又屬牛以天津西一星屬斗中屬牛東五星屬女
漢永元銅儀以虛爲十度唐開元游儀同舊去極百
四度今百一度景祐測驗距南星去極百三度在赤
道外十二度 步天歌司命二星司祿二星司危二

星

卷一

七

星司非二星哭二星天壘城一十三星離瑜三星
曰四星俱屬虛宿司命司祿司危司非離瑜敗日
志不載隋志有之乾象新書以司命司祿司危司非
屬須女泣星敗日屬危武密書與步天歌合 漢永
元銅儀以危爲十六度唐開元游儀十七度舊去極
九十七度距南星去極九十八度在赤道外七度
步天歌虛梁四星天錢十星墳基四星杵曰四星益
星二星造父五星入五星車府七星鈎九星俱屬危
宿晉志不載入星車府隋志有之杵曰星晉隋志皆

無造父鈎星晉志屬紫微垣蓋星虛梁天錢在二十
八宿外乾象新書以車府西四星屬虛東三星屬危
武密書以造父屬危又屬室餘皆與步天歌合按乾
象新書又有天綱一星在危宿南入危八度去極百
三十二度在赤道外四十一度晉隋志及諸家星書
皆不載止載危室二宿間與北落師門相近者近世
天文乃載此一星在鬼柳間與外尉天紀相近然新
書兩天綱雖同在危度其說不同今姑附于此 漢
永元銅儀營室十八度唐開元游儀十六度舊去極

星

卷一

八

八十五度景祐測驗室十六度距南星去極八寸
度在赤道外六度 步天歌雷電六星離宮六星
壁陣十二星騰蛇二十二星土功吏二星北落師門
一星八魁九星天綱一星羽林軍四十五星斧鉞三
星皆屬營室雷電土功吏斧鉞晉志皆不載隋志有
之壘壁陣北落師門天綱羽林軍晉志在二十八宿
外騰蛇屬天市垣武密書以騰蛇屬營室又屬壁宿
乾象新書以西十六星屬尾屬危東六星屬室羽林
軍西六星屬危東三十九星屬室以天綱屬危斧鉞

屬奎通占類又以斧鉞屬壁屬奎說皆不同 漢永
元銅儀東壁二星九度舊去極八十六度景祐測驗
壁二星九度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 步天歌壁宿
下有鐵鎖五星晉隋志皆不載隋志八魁西北三星
曰鐵鎖又曰鐵鉞其占與步天歌室宿內斧鉞畧同
恐卽是此誤重出之霹靂五星雲雨四星晉志無之
隋志有之武密書以雲雨屬室宿天彪十星晉志屬
天市垣其說皆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奎爲十七度
唐開元游儀十六度舊去極七十六度景祐測驗同

禮卷小異八卷一

北

步天歌天淵七星土司空一星策一星附路一星
閣道六星王良五星外屏七星軍南門星俱屬奎宿
以晉志考之王良附路閣道軍南門策星俱在天市
垣別無外屏天淵土司空等星隋志有之而武密以
王良外屏天淵皆屬於壁或以外屏又屬奎乾象新
書以王良西一星屬壁東四星屬奎外屏西一星屬
壁東二星屬奎與步天歌各有不合 漢永元銅儀
以婁爲十二度唐開元游儀十二度舊去極八十度
景祐測驗婁宿十二度距中央大星去極八十度在

赤道內十一度 晉志天倉天度在二十八宿之外
天大將軍屬天市垣左更右更惟隋志有之乾象新
書以天倉屬奎武密亦以屬奎又屬婁步天歌皆屬
婁宿 漢永元銅儀胃宿十五度景祐測驗十四度
晉志大陵積尸天船積水俱屬天市垣天囷天廩
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天囷大陵屬婁又屬胃天
船屬胃又屬昴乾象新書天囷五星屬婁餘星屬胃
大陵西三星屬婁東五星屬胃與步天歌互有不同
漢永元銅儀昴宿十二度唐開元游儀十一度舊

禮卷小異八卷一

十

去極七十四度景祐測驗昴宿十一度距西南星去
極七十一度 晉志天河一星卷舌六星天護一星
俱屬天市垣天苑星在二十八宿之外觜參六星天
陰五星月一星囓石四星晉志不載隋史有之武密
又以觜參屬胃卷舌屬胃又屬昴乾象新書以觜參
屬婁卷舌西三星屬胃東三星屬昴天苑西八星屬
胃南八星屬昴步天歌以上諸星皆屬昴宿互有不
合 漢永元銅儀畢十六度舊去極七十八度景祐
測驗畢宿十七度距畢口北星去極七十七度 步

大歌天節八星九州鉢口九星附耳一星九游九星
天街二星天高四星諸王六星五車五星三柱九星
天潢五星咸池三星參旗九星天關一星天圖十三
星皆屬畢宿武密書以天節屬昴參旗天關五車三
柱皆屬背與步天歌不同乾象新書以天節參旗皆
屬畢天圖西八星屬昴東五星亦屬畢五車北西南
三大星屬畢東二星及三柱屬參說皆不同今皆存
之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皆以背鵬爲三度舊
去極八十四度景祐測驗背宿三星一度距西南星

游儀小象卷八終一

十一

去極八十四度在赤道內七度 步天歌生旗司經
俱屬背密武密書及乾象新書皆屬於參 漢永元
銅儀參八度舊去極九十四度景祐測驗參密十星
十度右足入畢十三度 步天歌玉井軍井厠各四
星屏二星天尿一星俱屬參宿晉志玉井在參左足
武密書屬背乾象新書屬畢軍井晉志在玉井南武
密亦屬背乾象新書亦屬畢唐開元游儀在玉井東
南屏側天尿晉志皆不載隋志屏在玉井南唐開元
游儀在背隋志側在屏東尿在側南乾象新書皆屬

參與步天歌互有不合 漢永元銅儀井宿三十度
唐開元游儀三十三度去極七十度景祐測驗亦三
十三度距西北景去極六十九度 步天歌五諸侯
五星積水一星積薪一星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四清
四星水位四星天鐔四星闕丘二星軍市十三星野
雞一星狼一星孤矢九星老入一星丈人二星子二
星孫二星小府四星俱屬東井武密書以丈人二星
子孫各一星屬牛密乾象新書以丈人與子屬參孫
屬井又以水唐四星亦屬參武密以水府屬井餘皆

星參小象卷八終一

十二

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與鬼四度舊去極
八度景祐測驗與鬼三度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八度
晉志雉四星屬天市垣天狗七星在七星北武密
以天狗屬牛密又屬與鬼乾象新書屬井外厨六星
晉志在柳密南武密書亦屬柳乾象新書與步天歌
皆屬與鬼天紀一星武密書及乾象新書皆屬柳惟
步天歌屬鬼密天社六星武密書屬井又屬鬼乾象
新書以西一星屬井中一星屬鬼末一星屬柳今從
步天歌以諸星俱屬與鬼而備存衆說 漢永元銅

儀以柳爲十四度唐開元游儀十五度舊去極七
七度景祐測驗柳八星一十五度距西頭第三星去
極八十三度 晉志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以酒旗
屬柳宿以通占鏡考之亦屬柳又屬七星乾象新書
亦屬七星與步天歌不同今並存之 景祐測驗七
星七度距大星去極九十七度 晉志軒轅十七星
在七星北而列於天市垣武密以軒轅屬七星又屬
柳乾象新書以西八星屬柳中屬七星末屬張天棧
五星晉志在七星南武密亦以天棧屬七星又屬柳

十五

十五

乾象新書以西二星屬柳餘屬七星天相三星
在天市垣武密書屬七星乾象新書屬軫宿內牙
星晉志在天市垣武密書屬柳乾象新書屬張步天
歌屬七星諸說皆不同今並存之 漢永元銅儀張
宿十七度唐開元游儀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景
祐測驗張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三度
志天廟十四星雖列于二十八宿之外而亦曰在張
宿南與隋志所載同兼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
翼宿十九度唐開元游儀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

景祐測驗翼宿一十八度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極百
四度 東漢五星晉志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
屬張宿武密書屬翼宿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
以軫宿爲十八度舊去極九十八度景祐測驗亦九
十八度去極一百度 步天歌左轄右轄二星長沙
一星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青丘七星器府三十二
星俱屬軫宿晉志惟轄星長沙附于軫餘在二十八
宿之外乾象新書以軍門器府土司空屬翼青丘屬
軫武密書以軍門屬翼餘皆屬軫今從步天歌而附

十四

十四

見諸家之說

五星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
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白色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
大星得其常色而應四時則吉變常則凶水與土合
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
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關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
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
歲星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燬爲喪不可

參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地出
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
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燂不可舉事用兵土
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一曰爲變謀
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
與水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木火土金與
水剛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三星合是謂驚立
紀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候主四星
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于憂小人流五星若

參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地出

十五

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友五
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
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
必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爲犯居之不去爲
兩體俱動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關當東及西
曰退宮角相及同合曰合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曰
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于東行不東不西曰
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凡金水
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後行速而先日

見西方去日前稍通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
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
極則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
速行以近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
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
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
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
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
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

一行始言歲星自商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餘

十六

而超一次因以爲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
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爲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
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曆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
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
剩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固
無逆順中間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喪

日月食

堯置閏以定四時舜察渙濟以齊七政唐虞之時曆

衆以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諱良有深意後世
喻人預定視爲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蝕之說大
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爲光日半照卽爲弦日全照卽
爲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
如日者謂之闕虛闕虛當月則月必減故爲月食日
奪月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
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通食交在望前朔則
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
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

望小差八卷一

十七

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道始
安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日月同
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月食
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光所映故日食當在朔月食
常在望也日月之行有南北則食有高下日月之體
有疎密則食有偏全其度數畧刺咸可推算然此特
中國之日月耳三辰十二次皆從中國定其經度其
實各州之外潛移密易如舟在水中難拘一處蓋仰
而觀之天止此天日月止此日月而方宇不止此方

宇有中國食而外國不知有外國食而中國不知宋
時中國日不食而契丹日食猶以契丹去中國不遠
故推算可及其他數十萬星之外卽是渾天所遺至
於星辰漸近北斗可以南瞻雨露彌近數里可以殊
閏四方寥廓自爾如是欲以耳目之所及探大字之
無根雖章夾紀步慎電操籌吾亦謂之管窺蠡測矣
又連月食者甚少惟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一
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前書文紀三年十月十一月
癸卯頻食高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

望小差八卷一

十八

卯晦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而食爲大速數梁莊公十
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
食也註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有虧
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梁架之說甚異徐邈云
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曆官差其時宋寧宗
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旦日食史或有之然
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亨三年春正月景
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太康七
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食
之二日食爲異或云曆官避元日食移乙亥爲朔耳
太清元年正月已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爲曆官
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官不見避東
以閏永樂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惟
儀文簡公智爭議不可上遵其言月食史不書然
朔望皆食爲變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
化十二年二月初日食望月食

日時異名

淮南子卷一

十九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
至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
是謂禺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
至於悲谷是謂餽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虞淵
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
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
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暹於蒙谷之浦行九州
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一本登於扶桑下無

爰始句且明爲朝明至於曾泉爲臨於蒙泉至於衡
陽爲璿於衡陽至於昆吾爲對於昆吾至於鳥次爲
靡於鳥次小還大還爲小還大還至於女紀爲回於
女紀至於虞淵爲維于泉陽至于連日爲頓于連石
至於悲泉三句爲爰息六蟻至於虞淵爲薄于虞泉
至於蒙谷爲淪于蒙谷定昏下有日入崦嵫經細柳
出雲泉之地蒙谷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數語
文比今本更古則音窟連音爛其以淵爲泉則避唐
諱也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車曰映與淮南異

淮南子卷一

二十

唐天文志流星尾長文餘出少微入濁大星自東
際西流有聲如雷大流星出天將軍東以入濁有
星出北斗樞星入濁賈氏音謂曰天與池際虞曰濁
宋天文志有星如太白急行入濁爰青白又緩行入
濁沒青白又速行入濁沒赤黃凡十餘見月朔日食
五分至酉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刻
虧見東北方食後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後五月
月食至五刻復五行志白氣二生西北隅上中天首

尾至濁東南行良久散南唐書保大五年閏七月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一云畢星一名濁見律書按爾雅釋天云濁謂之畢孫炎曰掩鬼之畢或謂之濁因以名星李迥曰濁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作濁字誤

牛女

癸辛雜志七夕牛女之事古今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元微之詩

星經小義八卷一

二十七

云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是皆以牽牛為黃姑

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女星者在河之陽蔡文姬詩云

織女秋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

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

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

鼓為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

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

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天之

關梁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

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

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折最為精當按河鼓即牽牛係

爾雅文當無所誤後人詩率祖用之及觀張平子天

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噴噴張茂先李淳風等註云河

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張茂

先小象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朔河鼓石鍊註云河

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前書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

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爾雅註疏李

星經小義八卷一

三十二

通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奭曰河鼓天鼓

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為河鼓亦名牽牛郭云今楚

荆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即易何天之衢何

字與天河之河無涉矣據此則河鼓自是一星不得

與牽牛合而為一又未可以黃姑即河鼓也至於

渡河乞巧自是後人依託不必深辨

陰陽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

雄在剛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背日雄在子

又云甲歲雄也甲月雄也陳月雄也大抵以十子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壁青爲月雄雄不可曉今言陰陽者未嘗言雌雄二字鄭顓傳引易雄雌秘歷今以此書宋玉風賦有雌雄辰之說郭璞注爾雅虹蜺雲薄漏日日照雨點則生雄曰虹雌曰蜺沈約有雌雷連蜺之說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聲格格成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隱隱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京房易傳有孝經雌雄圖紀曰星

樞要小乘

卷一

二十三

占相法今陰陽家以支干分陰陽是即雄雌之意唐

裴晉公與虞咸同以甲辰生晉謂庚曰郎中入雄辰辰也正用陰陽雌雄字米程頤公與龐頤公俱以戊子生程已貴龐未達嘗戲龐爲小戊子後龐大拜謂程曰今大戊子爲小戊子矣以月建是大小故云

雷書

宜興善卷山廣教禪院麗英臺故宅也一日因雷震殿柱間各火筆倒書一日詩米漢一日謝鈞記一日詩米漢謝鈞之記入木幾五分皆行書相傳雷部題

神筆自唐迄今猶在夢溪筆談華亭縣天王寺屋柱上雷震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入火今章凡十一字內今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又湖湘間因雷震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字入木如剗倒書之其所云火者疑卽火隊之火若干入爲一火耳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一行云石牀侯十三人火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李改諫聞錄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八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故雷書多有謝仙字錄異記開元中雷震漳泉

樞要小乘

卷一

二十四

二州界山中分爲官道有古篆二十四字流入李鶴辨之宜室志元和中雷震泉州山潭蛟鱗石壁上篆文一十九字侍郎韓愈識之中有壬癸神書急急錄歷車志常熟破山字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處內一柱題字最端謹云助溪作火田上一字从貝从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人木三分不類雕刺元史五行志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成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早有米寄在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

琴庭前小吏數字以至蔡將白起及不孝忤逆之類甚多不錄雷之震者爲緣虛字亦作礪礪字見晉書楚王傳

兩日

樂郊私語載至正丙申三月日曠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凡數千百遍回視窗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若卵亦復開合不常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

歷卷小乘

卷一

二十五

可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按唐書僖宗乾符六年十有一月丙辰兩日並出而闕遂遭黃巢之亂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遂有陳橋之變宋吳騷受金僞命見兩日相摩夜之赤如旦竟以叛誅至正二日之時太祖已龍興淮甸去戊申正位一紀耳天之示變誰謂無徵也又晉愍帝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蜺彌天三日並照劉聰時三日並照各有兩耳五色甚鮮較之二

日更異矣又符生三月並出梁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鈞見於西方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宋天禧四年正月重見元至正乙巳日旁有一月一星榜嚴經云何名爲同分矣見此閭浮提諸國中有兩國或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當土衆生規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遮珥珠華字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位國衆生俱所不見亦復不聞此論諒然

歷卷小乘卷之一終

歷卷小乘卷一

卷一

二十六

梓華小乘春之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天文類

八風

左傳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註八風八方之風也東谷風東南清明風南飢風西南涼風西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廣莫風東北融風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韋其風廣莫艮音飽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

差卷小乘入卷二

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闔闔易緯通卦驗云立

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漂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還天氣隨八節而立名谷與明庶景與飢一風而二名又融風一名調風呂氏春秋云東北曰衆風亦曰融風東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曰巨風西曰颼風西北曰厲風北曰寒風

颼風石尤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颼風颼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

五六月發國史補云南海有颼風四面而至削屋拔木每數年一作鄭熊番昌維記云颼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韓詩雷威固已加颼勢仍相借又颼風有時作掀欬與差事又峽山逢颼風雷電助撞碎則颼風罔與雷電俱也一云颼將作則虹見謂之颼母颼音具今作貝音讀者誤石尤風容齋五筆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來風貯石尤楊文公詩石尤風惡客心愁尤亦作郵

差卷小乘入卷二

信風

二

舊唐集二十四番花信風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又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五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鶯鶯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則立夏矣又李肇國史補江

淮船汴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正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五月落梅風東南風謂之黃雀風九月蓼花風一云鯉魚風皆爲信風管輅云天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云急風驟來見日者是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黥先時爲迎梅後時爲送梅及時爲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

耨耨小麥八卷二

三

耕釋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錄又云芒種後遇壬入梅夏至後遇庚出梅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數說未知孰是今俗又云小暑中有雷雨謂之倒黃梅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瘡疥滅癰瘰入醫令易熟沾衣便腐疥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梅雨壞衣當以梅葉湯洗之餘並不脫杜甫詩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陰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黃梅雨東坡詩云怕是黃梅雨

晝夜長短

細時林通詩云石枕涼生茵閣虛已應梅潤入圖書蓋江南栽種以梅雨爲時雨而共蒸濕腐敗爲苦特甚荆楚歲時記八月雨爲豆花雨其名亦佳江北六七月間亦多霪潦崩垣倒屋京師僑宦者日夜倉皇無可奔避較之梅雨更烈矣一云梅當作微今俗云微蹟微字亦作霽音梅蹟字亦作驚又作蹀俱音軫

耨耨小麥八卷二

四

漏刺之箭晝夜共百刺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曆及諸曆法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刺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刺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刺數有多有少其專在於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

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金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按五刻也今欽天監曆日皆用馬王之說而長止于五十九刻不言六十短止于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妙云

納音納甲

沈存中筆談云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干乾而納音之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

法同類要妻閨八生子漢志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

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通甲三元之紀也甲子
金之仲黃鐘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之類下微此
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與丁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微此壬申同
位娶癸酉南呂隔八下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庚辰同位娶辛
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通甲逆轉仲孟庚辰同位娶辛
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
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鐘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
戊子娶巳大呂生甲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
商宮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
木之仲黃鐘之角火三元終如是左行至子丁中呂
隔八下生庚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
木之仲黃鐘之角火三元終如是左行至子丁中呂
六
之官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
寅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兼有妻林鐘上生太簇之類也自子至
於巳爲陽故自黃鐘至於中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
爲陰故自林鐘至於應鐘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子乙丑金雖同然
甲子乙丑爲陽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陰乙未金雖同然
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二紀也輟耕錄載
此語又引桂堂暇錄云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
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
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
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

六

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庚酉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戌辰巳巳其數三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上爲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木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

經卷小乘八卷二

七

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子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丑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

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丑屬土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巳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葉茂盛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申之土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

經卷小乘八卷二

八

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癸旺酉金既生旺則減剛矣剛則無輪於劍鋒數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潤下水者水旺于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潤下水也戊寅巳卯城頭土者天子戊巳屬土寅爲艮山土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于辰生于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

午癸未楊柳水者水死于午墓于水水既成墓雖得
天壬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水也甲
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
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
戌丁未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未爲天門火既炎上
則土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
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
神龍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水者未臨
官寅帝旺卯水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水

雜考小義卷二

九

池年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爲水库巳爲金長金
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面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
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爲火旺之地
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左
冠帶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
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
下火也戊戌己未平地水者戌爲原野未爲木生之
地夫木生于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水
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

之地土見水多則爲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
金箔金者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于
寅胎于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
火者辰爲食時巳爲禺中目之將中曉陽之勢光于
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
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山非銀漢不能
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爲坤神
爲地酉爲兌爲澤戊己之土加于坤澤之土非其
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鈿金者

雜考小義卷二

十

金至戌而衰至亥而敗鎔既衰敗則誠柔矣故曰
釵鈿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傍
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入便以饑饉故曰桑柘木
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說
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
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平丙丁之
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
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爲火旺之地未中
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

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氣
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
大海水者水冠帶成臨官求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
兼亥爲江弄龍水之北故曰大海水也筆談又云易
有納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時予嘗考之曰以推見天
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
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
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交乾之氣也右三柔
交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

羅漢小集卷二

十一

子午之氣也初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結震戊
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
子乾生兌初爻納巳亥
長庚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水宜納庚辛
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生
爻此易之數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賴
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理

理合自然者也
蠡海錄云結甲之說自甲爲一至壬爲九陽數之始
終也故歸乾易順數也乙爲二至癸爲十陰數之始
終也故歸坤易逆數也乾一索而得男爲震坤一索
而得女爲巽故庚入震辛入巽乾再索而得男爲坎
坤再索而得女爲離故戊趨坎己趨離乾三索而得
男爲艮坤三索而得女爲兌故丙從艮丁從兌陽生
于北而戊于南故乾始甲子而中以壬午陰生于南
而戊于北故坤始乙未而中以癸丑震巽一索也故

羅漢小集卷二

十二

庚辛始於子丑坎離再索也故戊己始於寅卯艮
三索也故丙丁始於辰巳納音之說有一法見於內
經論奧然其中亦欠詳備故復取其說而撮其長者
以立一家之論蓋甲子爲取乙丑以爲妻隔八而生
子陽生陽爲男陰生陰爲女至壬申爲甲之男至癸
酉爲乙之女壬申癸酉至庚辰辛巳亦然自庚辰辛
巳數三轉而向南爲戊子巳丑火自戊子陽火隔八
而生丙申男巳丑陰火隔八而生丁酉女丙申丁酉
至甲辰乙巳亦然又自甲辰乙巳數三轉而向東爲

壬子癸丑木自壬子癸丑至庚申辛酉自庚申辛酉至戊辰巳巳亦然又自戊辰巳巳數三轉而向北爲丙子丁丑自丙子丁丑至甲申乙酉自甲申乙酉至壬辰癸巳亦然又自壬辰癸巳數三轉而中央爲庚子辛丑土自庚子辛丑至戊申巳酉自戊申巳酉至丙辰丁巳亦然又自丙辰丁巳數三轉而向西則復爲金矣夫金爲氣之始金有聲聲宣氣是以樂必以金先之也人之身亦然肺經爲諸藏先是以有納音之意焉然五行各行三者三生萬物之義也氣生金

十三

金由鑽須火以成材火資木以驕烟木藉水而生榮五行皆賴土以成立故火木水土爲次序也六壬花甲子者未知始于何人凡稱其姓名未審其實否或曰婁辰戌曰東方朔難以爲信其有注釋亦未見親切不得其要領故也予因思之五行之中于支配合于寓其氣支寓其位斯理生焉是故甲乙爲氣之始丙丁爲氣之壯戊巳爲氣之化庚辛爲氣之成壬癸爲氣之終子丑寅卯辰巳長養午未高朗申酉死絕戌亥休息錯綜配合以成花甲子之名其

間旁引例取又存乎權但歸于理不可一途而取也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金氣之始子丑北方幽陰之鄉幼稚之金沉於海底故曰海中金壬寅癸卯金箔金壬癸金氣之中氣終則致用致用之金位于東方金氣成絕之地故曰金箔金庚辰辛巳白銀金庚辛金之成寄托辰巳生養之地天十復連其色西方之行純乎得宜故曰白銀金甲午乙未沙石金甲乙金氣之始午未南方離明火鄉弱金豈能勝旺火故曰沙石金壬申癸酉劍鋒金壬癸金氣之終成質之金

十四

提卷小乘八卷二
位于西方旺地遂其肅殺之用故曰劍鋒金庚戌辛亥釵釧金庚辛金氣之成居於戌亥休息之鄉玩賊其質以充其用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壬癸木氣之終位于北方依傍母鄉得以滋養而茂榮故曰桑柘木庚寅辛卯松柏木庚辛木氣之終居於生發旺鄉挺然獨秀凌霜傲雪故曰松柏木戊辰巳大林木戊巳木氣之化居東南長養之方叢生鼓茂故曰大林木壬午癸未楊柳木壬癸木氣之終虛於南維火位耗散其化虛空不實故曰楊柳木庚申辛

酉石榴木庚辛木氣之成成於死絕之地體雖柔弱成氣有歸則子實繁多故曰石榴木戊戌已亥平地木戌已不意之化化臨長生休息之間得遂其性故曰平地木丙子丁丑潤下水丙丁水氣之壯下臨坎宮壯氣宜行源源不絕故曰潤下水甲寅乙卯大溪水甲乙水氣之始處乎生發山林之地注瀉無窮故曰大溪水壬辰癸巳長流水壬癸水氣之終辰巳長養東南水所奔赴無有休息故曰長流水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水氣之壯處乎南離高明之位水行天

經義小纂

卷二

十五

土故曰天河水甲申乙酉井泉水甲乙水氣之始於長生母鄉來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曰井泉水壬癸亥亥大海水壬癸水氣之終至於戌亥休息之所終聚不散故曰大海水戊子巳丑霹靂火戊巳火氣之化伏以坎水幽陰微而著變化不窮故曰霹靂火丙寅丁卯爐中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長生母地得其所養故曰爐中火甲辰乙巳覆燈火甲乙火氣之始氣質微而稚弱位屬長養處乎風木之間雖明而不顯故曰覆燈火戊午巳未天上火戊巳火氣之化得

於南離旺鄉威勢赫烈以遂炎上故曰天上火丙申丁酉山下火丙丁火氣之壯臨于西方衰降死絕而炎上之用退閒故曰山下火甲戌乙亥山頭火甲乙火氣之始而居戌亥休息之鄉歸於無用猶野火然况戌亥久爲乾元尊首之上故曰山頭火庚子辛丑壁上土庚辛土氣之成位於子丑水土之交泥塗之類未能爲生育之用故曰壁上土戊寅巳卯城頭土戊巳土氣之化寅卯生發山林之傍故曰城頭土丙辰丁巳沙中土丙丁土氣之旺辰巳水火長養之間

經義小纂

卷二

十六

充極乾燥不能成稼穡之功故曰沙中土庚午辛未路傍土庚辛土氣之成氣充離明之地任載驅馳故曰路傍土戊申巳酉大驛土戊巳土氣之化氣化而得長生之位力勝厚重又申傳送故曰大驛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丁土氣之壯托于母墓休息而不用寓于乾尊之上故曰屋上土或問曰先天之數何緣而起余答曰故極于九自九遂退取之故甲乙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天干既盡而地支獨遺巳亥是以巳亥得四終焉

况夫庚爲天門已爲地戶純陰純陽之位爲開闔之
樞所以關鍵五行也或問曰後天之數又何所取起
答曰數用陽生而陰成陰生而陽成壬子陽一生癸
亥陰六成一六水之生成也丁巳陰二生丙午陽七
成二七火之生成也甲寅陽三生乙卯陰八成三八
木之生成也辛酉陰四生庚申陽九成四九金之生
成也辰戌陽五生丑未陰十成五十土之生成也獨
遺戊巳土以百數歸之用包象數爲該括之司所以
義彙五行也五行納音乃取先天之數總算天子地

歷算小乘入卷二

十二

庚陰陽震位得其數而以五除之以餘而定五行
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今用一爲火二爲
土三爲木四爲金五爲水金木自然之聲不假施治
而得故從舊火爲地二之行水沃之而後有聲是以
火居一土居二木居三金居四水居五此乃緣聲而
取義也受者納也聲者音也故曰納音焉假如甲子
乙丑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
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四故爲金丙寅丁卯火者丙
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去五五

十五所餘者一故爲火戊辰巳巳水者戊得五辰得
五巳得九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
三故爲木庚午辛未土者庚得八午得九辛得七未
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爲土又
如丙子丁丑木者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
三十數足五不用除故爲木也餘倣此一云甲子乙
丑甲午乙未納音皆金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從甲子
甲午數至庚從乙丑乙未數至辛皆得七者西方素
皇之氣所以納金丙寅丁卯丙申乙酉納音皆火爲

歷算小乘入卷二

十八

寅申屬戊卯酉屬巳從丙寅丙申數至戊丁卯丁酉
數至巳皆得三者南方丹天之氣所以納火成辰巳
巳戌戌巳亥納音皆木爲辰戌屬丙巳亥屬丁從戊
辰戌戌數至丙巳巳亥數至丁皆得九者東方九
陽之氣所以納木庚午辛未庚子辛丑納音皆土爲
各得所屬午爲乙乙者中方總流之氣所以納土丙
子丁丑丙午丁未納音皆水從子午數至庚丑未數
至辛皆得五者北方之氣所以納水更爲明簡察者
四筆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微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止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微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微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水官土生金故庚辰爲金

十九

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水官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官商角既然惟微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其說與前異

六壬

筆談云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達純乎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上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

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登明者正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

推考小乘八卷二

二十

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者夏至之氣大柱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北勝萬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寸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干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

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
朱雀令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
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帝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
方右者惟貴人相對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
星對則逆行避之災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
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
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惟求對見及有所伸理
於君者遇之乃吉方左謂寅卯辰巳午方右謂未申
酉戌子伍胥范蠡占法皆用六壬具吳越春秋

雜考小乘八卷二

三二

生肖論

層府總龜大撓占斗建作十幹主動應天而面名曰
天干作十二支主靜應地面方名曰地支所謂五行
由陰陽動靜中以生裁諸用也以甲丙戊庚壬屬陽
乙丁己辛癸屬陰配四方居戌巳於中應天體輕清
故無肖象以陽支蹄爪皆單而子午卯酉居四正餘
緣四隅應地體重濁故屬肖相四生是納青五行非
陰陽逆順之理此以陽干生於寅申巳亥死於子午
卯酉陰干反之取天干五行配身陽順陰逆以得生

養胎冠官王六者爲氣盛則體具得衰敗病死墓絕
六者氣衰受制則體缺然未知其詳不知起於何時
也子屬鼠少光天地以日月爲明人目應之丙火在
天爲太陽在人爲小腸生於寅絕於未未中壬水尅
之而甲水生之反逢生也丁火在天爲星在體爲目
生於酉絕於子受癸尅制木敗不生辛金生干在體
爲齒故鼠齒利日少光丑屬牛少齒辛金在天爲太
陰在體爲齒辛祿在酉庚金生巳死子陽從陰象至
丑墓地則陰金也金墓在丑故牛少齒屬陰故四蹄

雜考小乘八卷二

三二

寅屬虎短項庚金在天爲霜在地爲山上之土在肺
爲大腸在體爲皮毛骨金生水水生腎腎盛則骨髓
堅夫項骨爲天柱乃身骨之長金生在巳絕在寅寅
中丙火尅之甲祿在寅於體爲爪甲寅屬陽故虎五
爪最利而短項卯屬兔缺唇巳土在天爲元氣在地
爲陰潤之土在臟爲脾在體爲唇巳土生在酉病在
卯乙木祿旺巳土病絕受制癸水生卯屬陰故兔四
蹄耳長而缺唇辰屬龍虧聰癸水在天爲雨在地爲
活水在臟主腎在體爲耳壬水在腑爲膀胱在體應

足生於申死於卯陽从陰象至辰墓地陰水也辰屬陽故龍五爪耳小齡聰已屬蛇無足壬水在天爲雲在地爲澤浮流在腑爲膀胱在體爲足木潤下也水非土石不培生于申絕於巳被戊祿尅制遇庚金反生之故無足而善走丙火歸祿丁火寄旺在臟爲心在體應舌舌乃心苗值丙丁並旺矣於巳屬陰故蛇雙舌午屬馬齡聰甲木在天爲雷在地爲陽木在腑爲膽在體爲手爪生於亥死於午值火而焚丁祿於午在體爲目故馬有夜眼無膽午屬陽故獨蹄未屬

卷八 亥 八 卷二

二十三

羊齡聰乙木在天爲風在地爲活木在臟爲肝木爲肝之竅在體爲筋丙丁應木火非木不生木非火不滋甲木生亥死午陽从陰象至未墓地陰水也主肝木爲竅陽食陰孚而上視故齡聰未屬陰故羊四蹄中屬猴齡胖已土於藏主脾戊土於腑屬胃已土在陰得垣在陽失局至酉陰土得生祿在午陰木故榮敗於酉中潤土與陽金無情盜氣故齡胖壬水爲雲應足生申故板木善走申屬陽故猴五爪酉屬雞應刑丙火在地爲爐火生於寅死于酉辛祿在酉在體

爲齒丁火生酉尅制微有肺形貼背不其分明酉乃水敗水主腎故雞有內腎無外腎又齡小腸總曰隱形酉屬陰故雞四爪戌屬犬齡腸戌土在天爲霧在地爲燥土在腑爲胃水殺之海六腑之源謂之脾腑已土在臟爲脾以膜連胃消磨水穀小腸受之大腸傳送出焉大腸屬庚在體爲鼻衰伏火庫故狗只有小盤腸食微出無所滯戊至戌雖衰已至養位皆得垣火庫得生壬木冠帶在體爲足故犬齡大腸善走未屬猪無筋乙木爲筋生於午丁巳祿歸午陰土栽

卷八 亥 八 卷二

二十四

培萬物生旺之時乙死于亥壬水歸祿在亥爲死未活木被死水浸淫其根陰祿受傷故猪無筋一云黃禽法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宮如子宮危月燕虛丑鼠女土蝠丑宮牛金牛寅宮箕水豹尾火虎卯宮辰土貉心月狐房日兔辰宮角木蛟亢金龍巳宮翼火蛇軫水蚓午宮星日馬張月應未宮井木犴鬼金羊柳兔章申宮畢月烏庚火猴參水猿酉宮昂日雞胃土雉戌宮婁金豹奎木狼亥宮壁水獺金火猪以中官所坐及度數多者爲主理或然也

元時曆象

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天文於是而測驗之器焉然古之爲其法者三家曰
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周髀宣夜先絕而渾天之學至
秦亦無傳漢洛下閎始得其術作渾儀以測天厥後
歷世遞相沿襲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人智術之淺
深未易遽數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
元興定間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模不協難復施
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制簡儀仰儀及諸儀
卷八 卷二 三五
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紀載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儀
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
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
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焉者也簡儀
之制四方爲趺縱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爲廣跌面
上廣六寸下廣八寸厚如上廣中布橫統三縱統曰
南二北抵南統北一南抵中統跌而四周爲水渠深
一寸廣加五分四隅爲堦出跌而內外各二寸縱堦

爲渠深廣皆一寸與四周渠相貫通又爲堦於卯酉
位廣加四維長加廣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極雲架
柱二徑四寸長一丈二尺八寸下爲龍雲植於乾艮
二隅堦上左右內向其勢斜准赤道合貫上規規環
徑二尺四寸廣一寸五分厚倍之中爲距相交爲斜
十字廣厚如規中心爲竅上廣五分方一寸有半下
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極樞軸自雲架柱斜上去
跌面七尺二寸爲橫統自統心上至竅心六尺八寸
又爲龍柱二植於卯酉堦中分之北皆飾以龍下爲
卷八 卷二 三十六
山形北向斜植以柱北架南極雲架柱二植於卯酉
堦中分之南廣厚形制一如北架斜向坤艮二隅相
交爲十字其上與百刻渠邊齊在辰巳未申之間南
傾之勢準赤道各長一丈一尺五寸自跌面斜上三
尺八寸爲橫統以承百刻渠下邊又爲龍柱二植於
坤艮二隅堦上北向斜柱其端形制一如北柱四游
雙環徑六寸廣二寸厚一寸中間相離一寸相連於
子午卯酉當子午爲圓竅以受南北極樞軸兩面皆
列周天度分起南極抵北極餘分附於北極去南北

樞窠兩旁四寸各爲直距廣厚如環距中心各爲橫
開東西與兩距相連廣厚亦如之開中心相連厚三
寸爲窠方八分以受窠衡樞軸窠衡長五尺九寸四
分廣厚皆如環中腰爲圓窠徑五分以受樞軸衡兩
端爲圭首以取中縮去圭首五分各爲側止橫耳高
二寸二分廣如橫面厚三分中爲圓窠徑六分其中
心上下一線界之以知度分百刻環徑六尺四寸面
廣二寸周布十二時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二寸
自半已上廣三寸又爲十字距皆所以承赤道環也

樞窠小美八卷二

二十七

百刻環內廣面臥施圓軸四使赤道環旋轉無滯
之患其環陷入南極架一寸仍釘之赤道環徑廣厚
皆如四游環而細刻列舍周天度分中爲十字距廣
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當心爲窠窠徑一寸以受南
極樞軸兩界衡二各長五尺九寸四分廣三寸衡首斜
刻五分刻度分以對環而中腰爲窠重置赤道環南
極樞軸其上衡兩端自長窠外邊至衡首底厚倍之
取二衡運轉皆若環面而無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
也二極樞軸皆以銅鐵爲之長六寸半爲本半爲軸

本之分寸一如上規矩心適取能容軸徑一寸北極
軸中心爲孔孔底橫穿通兩旁中出一線齒其本出
橫孔兩旁結之孔中線齒三分亦結之上下各穿一
線貫界衡兩端中心爲孔下洞衡底順衡中心爲渠
以受線直入內界長窠中至衡中腰復爲孔自衡底
上出結之定極環廣半寸厚倍之皆勢穹窿中徑六
度度約一寸許極星去不動處三度僅容轉周中爲
斜十字距廣厚如環連於上規環距中心爲孔徑五
厘下至北極軸心六寸五分又置銅板連于南極雲

樞窠小美八卷二

二十八

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刻其中心存一厘以
爲庫中爲環孔徑一分孔心下至南極軸心亦六寸
五分又爲環二其一陰緯環面刻方位取跌而縱橫
就北十字爲中心臥置之其一曰立運環面刻度分
施于北極雲架柱下當臥環中心上屬架之橫就下
抵跌就之十字上下各施樞軸令可旋轉中爲直距
當心爲窠以施窠衡令可俯仰用窠日月星辰由地
度分右西游環東西運轉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
外官去極度分皆測之赤道環旋轉與列舍距星相

當即轉界衡使兩線相對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天曆度分皆測之百刻環轉界衡令兩線與日相對其直時刻則晝刻也夜則以星定之比舊儀測日月五星出沒而無陽經陰緯雲柱之誤其渾象之刻圖如彈丸徑六尺縱橫各畫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極各周天四之一黃道出人赤道內外各二十四度弱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篾均分天度考驗黃道所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按於其上按驗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疎密了然易辨仍參以

經緯小象

卷二

三十九

算數編譯其象置於方圓之上南北極出入屬兩極四計度太強半見半隱機運輪牙屬於圓中其轉之制以銅爲之形若釜置于軀臺內畫周天度曆刻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體形其天大也無旋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深廣倍於釜兌也環鑿爲沼準以配也辨方正位則可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弄也斜起南極平釜敬也亦大必判入地蓋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廣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輪也刻刻五十六時配也

竿加卦與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板案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鐵介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賜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欽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日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寸鐵粉寒也黃道浸平冬晝勝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安渾宣夜昕等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一揆說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聞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屑不億

經緯小象

卷二

三十

算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厭造化愛也其後明昭聖代也泰山稱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終不耗也鬼神禁河勿銘瑛也燈陽之制高丈有七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日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使仰承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毯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隨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法

躍饒鳴以應乎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
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
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饒各一人一刺鳴鐘二刺執三
鉦四饒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于版中以水激之
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爲水渠先定
中心畫爲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爲員規自外
寸規之凡十九規外規內三分畫爲重規備布周天
度中爲員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凡
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

差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一

於地注水於渠懸平乃植臬於中自臬景西入外規
卽識以墨影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
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爲中卽所
識與臬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邊測每規
之識以審定南北南北既正則東西從而正然二至
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卽外規出入之景以爲
東西允得其正當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多
朝夕有不同者外規出入之景或未可憑必取近內
規景爲定仍按以累日則愈真又測用之法先測定

所在北極出地度卽自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數下對
南極入地度以墨斜經中心界之又橫截中心斜界
爲十字卽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案側立懸繩取正
凡置儀臬皆以此爲準圭表以石爲之長一百二
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
北兩端爲池圓徑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
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尺中心廣四寸兩
旁各一寸畫爲尺寸分以達北端兩旁相去一寸爲
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

差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二

五十尺廣二尺四寸厚減廣之半植于圭之南端
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凡上高三十六尺其端
兩旁爲二龍半身附表上擎橫梁自梁心至表頭四
尺下屬圭面共爲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爲水
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爲橫竅徑二分橫貫以鐵
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整按表短則
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謂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易分
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
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真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

或以木爲規皆取端日光下微表面今以銅爲表高
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
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刺爲尺寸舊一十今申而
爲五厘毫差易分別 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
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圓爲趺一端設
爲機軸令可開闔格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
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
橫梁于其中竅法一表端測景所得者日體上邊之
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

歷代小乘八卷二

三十三

仁十六年巳卯夏至景景四月十九日乙未
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至元十六年巳卯冬至
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
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爲跌廣三寸厚二寸
上闊廣四寸厚如跌以板爲面厚及寸四隅爲足棹
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跌
兩旁一寸分畫爲尺內三寸刺爲細分下應圭面凡
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爲準開限各各長二尺
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刃斜剝取其於几面相往

者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銜入几間俟星月正月從
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爲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爲
直景又於遠方同日開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
又西域儀象 世祖至元四年札馬魯丁造西域
儀象 咱秃哈刺吉漢言混天儀也其制以銅爲之
平設環刺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
環而結于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
雙環亦刺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于側雙環去地
平三十六度以爲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爲日

歷代小乘八卷二

三十四

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于第二環又去南北
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綫銅方
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爲 咱秃喇八台漢言測
驗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圍牆而東面啓門中有小
臺立銅表高七尺五寸上設機軸懸銅尺長五尺五
寸復如窺測之簫二其長如之下置橫尺刻度數其
上以準掛尺下本開闔之遠近可以左右轉而同窺
可以高低舉面偏測 魯哈麻亦渺四只漢言春秋
分晷影堂爲星二間啓開東西橫簫以斜通日晷中

有臺隨啓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銅半環刺天度一百八十以準地上之半天斜倚銳首銅尺長六尺濶一寸六分上結半環之中下加半環之上可以往來觀運測望漏屋啓影驗度數以定春秋二分魯哈麻亦不思塔餘漢言冬夏至啓影堂也爲屋五間屋下爲坎深二丈二尺脊開南北一竅以直通日啓隨斜立壁附壁懸銅尺長一丈六尺壁仰畫天度半規其尺亦可往來觀運直望漏屋啓影以定冬夏至

苦來亦撒麻漢言渾天圖也其制以銅爲丸斜刺日

經卷八

卷二

三十五

道坎運度數於其腹刺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銅環環刺周天度數刺于十二辰位以準地而側立單環二一結於平環之子午以銅丁象南北極一結於平環之卯酉皆刺天度卽渾天儀而不可運轉窺測者也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爲圓環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脉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表道里之遠近兀連都兒刺不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也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刺十二辰位

晝夜時刻上加銅絲綴其中可以四轉銅絲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片三面刺其圓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焉又四海測驗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經卷八

卷二

三十六

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極夏至景景長一丈二尺三寸六分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

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

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

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安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

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

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

桂卷小乘卷之二 三十七

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

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

太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

河南府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古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

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

瓊州北極出地一十九度太

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三尺二寸四

分盡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桂卷小乘卷之二 終

桂卷小乘卷之二 三十八

桂卷小乘卷之二 終

橙菴小乘卷之三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天文類

反支禁刑日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卯辰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曆卷小乘八卷三

書也唐高祖紀正正九月不行刑引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故於此三月省刑修善隋唐以來事佛甚謹著在法律遇此三月則禁刑斷屠後士大夫於此三月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官中請俸遇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胡元襲此每月禁刑十日而後俗轉謬以此月爲凶多忌也又方言苗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

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戌寅夏甲午秋戌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虞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大明律云若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死及強盜者雖決不待時若于禁刑日而決者笞四十禁刑日卽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十日齋也

泰曆

橙菴小乘八卷三

真鵬風土記云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與別國不同但止閏九月殊不可曉按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宜閏之年皆多一九月爲後九月漢太初以前畫仍之益與尉綸用泰曆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正今十月也而宋人以爲是夏八月誤

三正

三正之建說者皆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尚書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武城惟一月泰漢紀元年冬十月下復書春正月爲證惟春秋傳春王周正月則以

時與日皆改矣後杜預朱元府皆祖改月數之說蔡
沈則祖不改月數之說按魏帝以建丑之月爲正三
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
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物
禘蒸嘗巡行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
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此與春秋傳正
合亦知三代雖三正互易其授時次序未嘗不遵夏
時也詩書兼重人時故以夏歷明二氣之中春秋獨
遵周制故以春王冠正月之上當時自有定衡後人

卷三

三

徒增郢說耳又明帝詔曰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明
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蓋祖何休廢處之說
孔頴達辨之甚明具左氏隱元年疏武照天授元年
改年曰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
正月爲一月此猶仍三代之遺意云至肅宗上元元
年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
辰爲名號元年建子月則爲甚異矣

夏小正解

夏小正文甚奇古今句解於下春正月啓蟄啓者始振之謂

春也雉震陽正月必雷雉鳴先開故賦魚陟負冰
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農緯脈朱緯束也古者
故升春水其升如背負也農緯脈朱立春先時命
農大夫勸農初歲祭未祭始爲未始用暢暢終歲之祭
用注田器未用罔有見非見陽來春時有俊風俊大也俊風南
也皆必于南風生與故亦寒日滌凍塗而爲塗泥田鼠
皆必于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而爲塗泥田鼠
由臘風食首農率均田半衛也古田必均所以修
澤也農及雪澤及凍解初服於公田先助公采芸芸
始生梅杏棗桃則華山桃緹緹消滿滿齒齒地毛雞雞桴桴
也伏也二月往稷黍禪稷復禮也禪丹禾也初俊俊
也助厥母粥俊大也粥養也言大孟能食草木而不食
也或曰夏有養祭節魚之先至綏多居士女有家士
安之丁求萬用人學總名學大學也釋菜也榮董董
也葉似柳子如未泔食之消者此采紫紫白當也昆小
蟲抵抵蟻蟻子子在在卵卵者者名名蜚蜚昆昆小
則伏伏日日在在卵卵者者名名蜚蜚昆昆小
姜楊姜楊楊則則花花羶羶羊羊或或曰曰羶羶音音則則鳴鳴也也
早早越越子子也也頌頌永永投投大大夫夫采采識識也也小小而而白白中中心心

卷三

四

黃米作
蓋食也
拂桐旋
拂拂然也
夏四月
月則見
初昏南門

正度其
左星入
角距東
六度故
日四月初
昏南門正

鳴蜩之
聲蟬之
小曰蜩
聞有見
杏杏始見
鳴蜩屈

屬王負
秀王負
王負王
取茶芳
茶芳

句越有
大旱有
大旱有
大旱有
大旱有

月參則
見日則
參見浮
游有殷
野蜂采
蜜也一名
巨

前長三
四寸平
下有翅
能飛夏
月陰雨
時地中
出今大
如

人燒炙
啖之美
如蟬又
謂蜩中
蜩蜩生
蜩蜩生
蜩蜩生

瓜者如
食瓜也
良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望乃秋
不如其
生日典
不知其
死

取蜩為
葷可食
蜩為蜩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蜩蜩鳴

也連潦
生萃萃
萃萃也
大者夷
死夷猶
萃萃

漢案戶
遷案戶
遷案戶
遷案戶
遷案戶

南寒蟬
鳴蟬鳴
蟬鳴蟬
鳴蟬鳴
蟬鳴蟬

鄉織女
時有霖
雨荏荏
荏荏荏
荏荏荏

作斗柄
懸在下
期旦八
月剝瓜
玄校

永剝聚
果零零
零零也
丹鳥羞
白鳥

也有翼
鳥也羞
者不羞
辰則伏
而後也

鹿人古
山林掌
翼為鼠
鼠復化
參中則
旦九月
納

火月辰
辰辰辰
辰辰辰
辰辰辰
辰辰辰

能春小
乘乘三
乘三乘
乘三乘
乘三乘

夫山火
用不可
廢如見
蟲既變
而以火
田之類
于

之用火
不可廢
如見蟲
既變而
以火田
之類于

玄鳥蜃
古人重
玄鳥蜃
蜃蜃蜃
蜃蜃蜃

岸間土
熊羆豹
貉鹿麋
則穴作
新榮鞠
華榮也

王始表
雀人于
海為蛤
冬十月
豺祭獸
獸祭獸

於淮為
屋大木
織女正
北向則
旦與南
星十一
月王

得陳筋
革用之
備音人
不從時
月也順
康角

解冬至十二月鳴弋當作鳴雪寒霜風之晨則鳴又說鳴弋謂言鳴弋者以生絲繫矢而玄駒責謂之駒線西南來益謂之玄駒納邪祿之君或曰救歲之虞八人衆

陽九元二

西漢之季云陽九之厄元二之災論者以漢火德王至成哀而九世爲陽厄元二卽元元漢以百姓爲元元也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早九年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四百八十歲註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早九年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年次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註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人元至陽三除去災歲

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是陽九爲水旱之大數與國運無涉其所謂元元者卽入元一百六歲得二氣成數也莽殆假此以爲惑惑耳神仙傳太真夫人云天地有大陽九六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幹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孳蝕也夫期九千九百年小期

卷八 卷三

人

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與前志說異

節候

二十四氣除四立二至二分之外其云雨水者言雪故爲雨水也鶯蟄者蟄蟲驚而走山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謂物生清靜明潔小滿者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估種者有估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大爲大處暑者暑說將退伏而漸處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

言露氣寒將欲凝結霜降者霜至此而降小雪大雪

者以霜而凝結爲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

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猶小月

半寒猶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

分之爲二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周禮注云有

二十八節是一氣易一節也凡二十四氣每二分之

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月

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啓

卽驚也月令仲春始雨水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

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爲正月中

驚蟄爲二月節而復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

中唯通卦驗與今曆同月令鴻雁來一作鴻雁北王

瓜生一作王荇生鴻雁來賓一作賓爵人大水爲蛤

通卦驗立春節雉始鳴乳小寒節虎始交豺祭獸與

月令異玉冰註素問引呂氏春秋月令七十二候與

今呂覽不同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

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桃花蟄蟲

坏戶下有景天華

上元燈

上元張燈說者皆以爲自漢武祀太乙自晷至明今

其道事容齋三筆辨之詳矣事物記原引僧史畧以

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彼地謂之大神變故

漢明帝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春明退朝錄以爲梁

簡文有列燈賦陳后主有山燈詩以爲始自南朝皆

無實據唐嚴挺之傳云唐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

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延喜安福

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又韋述兩

京新記云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則

是盛于唐唐宗也時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

事令開封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一云吳越納土時以

金錢買二夜燈十七十八是也西都記有金吾弛禁

事則當始于漢武焉是而唐先天二年五月十五日

十六十七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燈正萬

盞宮女籠粧千餘人燈下罷歌三日夜程大昌云藝

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錢王賈燈展日之說

甚爲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皆焚燈至

中年方罷中下兩節故燈也宋永亨異聞錄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則二元之罷非始自唐矣朝堂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焚燈五萬蓋女子皆極其裝飾於燈下踏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與嚴挺之傳合宋史高麗傳二月望僧俗然燈如中國上元節知然燈自是胡俗也

寒食

廿一

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節風俗禁火云介子推以是日焚死故不忍用火也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一百五日皆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寒冱之地老幼羸弱將有不堪之患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率一月俸按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部舊俗以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仲軀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巾書置子

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遐溫食風俗頓革事在操先明其寒食乃是冬仲非今節令也與魏令其異晉石勒傳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食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湊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年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人吁嗟王道尙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儼或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勅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蒧

水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
此自陰陽爭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水室不在固陰泣寒之
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
之聞來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勃僕之下是遷水
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則是并州寒
食至晉原本不改也又唐人詩昨暮漢宮傳臘燭輕烟
散入五侯家自風俗至唐無改且又非止在晉地爲
然也或云木旺於春木能生火故禁火以避災非專
爲子推也禁火自是周制蓋將取新火故絕舊火子
推適以是時焚死耳列仙傳子推姓王名光琴操子
絳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子
推爲子絳禁火爲五月五日更異宋徽宗在房中清
明詩云蘇母初生詔禁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
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泗漣萋母草名北地寒食始
生祠亦淒婉可嘆

端午登高上巳七夕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

歲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八
月五日千秋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不獨五月
可稱端午也桓溫參軍張望有人日登高詩石虎正
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韓昌黎亦有人日登高詩隋文
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曹下直馳詔召之
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則不獨九日可
稱登高也魯都賦曰孟秋二七天漢指河人胥被糗
國子水嬉此在七月十四日則不獨三月上巳可稱
糗飯也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因公主
桂卷小集卷三 十四

下降府因供帳事繁又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且
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既
取十三日可也是重陽上巳雖有定日亦可廢一旬
東坡在南海種菊九晚以十一月望日與客泛酒作
重九云又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著于
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七日名爲七夕
而用六日更不可曉

修禊

晉武帝問修禊所自始尚書鄭衆仲治曰漢章帝時

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盪船帝曰如此卽非佳事也東哲進曰仲冶小生不足知此昔周公城維也因流水以泛酒故蓮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舍人自澗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事帝稱善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年東陽貢二女延娟延嫫俱辨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游江漢二女俱溺後十年人每見二

松卷小乘

卷三

十五

女權王洗舟歲于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閣或以時鮮甘果采蘭杜包裹之以沉于水或結五色絲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則上巳禊集已見於此然拾遺所記多從虛誕卽如此說亦非佳事按蘭亭禊詩逸少云詠彼舞雩異世同流桓偉云宣尼遯沂蕭然心神王袁轡之云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嘆則修禊之事直當防于子哲不必他有所援証也又後書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聚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

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之始絜之矣註謂之祓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絜者絜也一說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一日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于東流水上爲祓禊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鬼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蕪水亦斯義也喪女之事或以爲徐肇或以爲郭虞足徵其誕蔡邕亦引論語舞雩之說以爲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水濱蓋出於此云

松卷小乘

卷三

十六

冬至

吾鄉率於冬至前一夕作祭享宴會謂之大冬夜亦有正用至日者初不解其故老學庵筆記載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盍闔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夕亦名除夜詩日月其除注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去其音耳按筆記引盧頊傳及唐風註冬住

爲冬除其有據但詩唐風日月其除註除去也小明
日月方除註除陳生新也雖俱音直慮反而小明
較之唐風義尤著陸德明音註云依爾雅則宜作平
音蓋冬至爲仲冬中氣未得言除特以一陽初生有
除舊更新之意故亦言除夜又不若住字更奇言陽
氣漸生陰氣至此而住也讀爲除夜則可讀爲冬除
則牽合矣諸城縣志冬至前一日人家皆具酒肴香
楮祀其祖先次日正冬至士大夫相率拜賀則知齊
魯風俗亦然

卷三

十七

六更

今之一更無一二點五更無四五點以闌鼓始終謂
之蝦蟇更說者謂始於宋時以有寒在五更之讖故
不令終之非也宋時更漏有六更五行志宋以周顯
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
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讖故宮漏有六更按
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
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五月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
六庚申如宮漏之數云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君王

得宴起則六更唐時已然又非始於宋也又震澤紀
聞占城國更漏以八更爲節亦異

守庚申

唐周賀詩人葦天年窮甲子誰能雨夜守庚申許渾
詩年老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酉陽雜俎云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
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竟以精
爲根鬼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鬼可制庚申日伏尸
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
姑役人眼中尸白姑役人五藏下尸血姑役人胃命
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
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
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減三守庚申三尸伏
三尸一名三彭上尸彭聃中尸彭頤下尸彭踞唐道
士程紫霄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
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五月五日生

史載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娶不欲舉之云云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以田文事
對遂舉之後封侯晉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父
猛亦以田文爲辭而舉之遂名鎮惡後拜大將軍宋

盧多遜亦以五月五日生開寶間參知政事又胡廣

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棄之胡公見而舉之舉孝

廉位三公三十年紀遇本姓舒五月五日生父母棄

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遇事趙最孝壽至九十七

唐崔信明張嘉宋徽宗皆以五月五日生以此數事

觀之則五月五日生子妨父母之說甚爲無謂但以

胡廣之爵位紀遇之壽考而竟不克復本姓何也或

曰田文卒諸子爭立而齊卒滅薛王鳳子孫篡漢竟

赤其族鎮惡以誅多遜貶死信明有文名而位不崇

張嘉爲參軍二十三而卒徽宗竟成靖康之禍惟胡

紀以日姓幸免不傷父母則妨其身理或有之又五

日生者尸不腐多遜卒於貶所大中祥符中其子察

始奉其喪歸襄陽佛寺將易巨觀啓其尸不壞儼

然如生逐時易衣南陽人王韓以午日生被殺經四

百餘日顏色如生爲可異焚取錄載述蕭后以五月

五日生卒死于讒蓋五日生女尤古人所忌云宋史
西夏元昊五月五日生其雄畧爲虜酋之冠金人定
進士田特秀以五日生卒以考終

物與時應

鰾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閏月則多一葉其間

又有匙葉貓眼隨十二時爲大小惟正午時如一綿

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又鰾魚脊十二骨每月一

骨有毒蝦蟇月大盡前足先生月小盡後足先生人

身蜘蛛上半月頭向下半月頭向上貓食鼠虎食

人上半月自首至腰下半月自足至腰鼠甲子夜伏

蝙蝠庚申夜伏螭瑯琊甲子庚申日即不食謂之瑯琊

齊燕避庚巳日土鯨一名避街蟲逢申日則過街羊

十二子遇閏則增一子稿遇閏則多生一節黃楊木

遇閏則退一寸謂之厄閏梧桐每年生十二葉遇閏

則生十三葉而閏月葉小櫻櫚月長一節生半櫻遇

閏月益半片鐵樹逢丁卯年則開花皆與時相應又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象膽四季

流于四足或曰象具十二骨肉隨月轉在諸肉如寅

月在虎肉之類量肉亦然蟬蛇膽隨日轉如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凡吾陸鹽月十餘里無水自
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杳則如薄霜味苦月
盡亦全盡又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連其葉夜舒
晝卷扶支國有望舒草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
卷魏明帝苑中有合歡子一株百莖晝則扶疎夜乃
合爲一莖謂之神草又獨活無風則搖有風則止雀
芋置乾地則濕置濕地則乾此理之不可知者

獸有陰陽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
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陰陽有二種猶鹿爲陽獸得陰
氣而解角麋爲陰獸得陽氣而解角其性各異不得
混淆也

酒隨風日轉

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泛濫許慎云東風震方也酒
汎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云酒泛爲米麴麴
之汎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云今酒熟甕上澄清時
恒隨日轉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

半在子清者恒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底下停酒
者甕上蟻泥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風
召自動也

捲卷小乘卷之三終

卷小乘卷之四

西茂來



之甫修

地理類

嶽鎮海濱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回
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爲佐命象山東
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
人山周回二千里在衡州衡山縣以霍山潛山爲儲
副天台山句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

嶽鎮海濱

卷四

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回一千里
在雒州考城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
陸渾山爲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大王領仙官玉女
七萬人山周回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凡
山爲佐命西域山青城山峨眉山嶧冢山西玄吳山
爲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
山周回二千里在鎮州河蓬山抱犢山爲佐命玄龍
山崆峒山雒陽山爲佐理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
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

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臘州北鎮醫無閭山廣陵公
在魯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
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雒州界江
濟東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濟長源王在唐州立夏
祭河濟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濟北清源王在
雒州立冬祭漢濟漢源王在梁州同立春祭嶽鎮海
濱前代俱有封爵我朝崇正祀典祇稱某嶽某鎮
某海某濱之勝可謂卓絕千古矣

洞天福地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回萬里王褒所理在雒
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高空明天周回萬里司馬
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大玄總真天周回五
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
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荊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
天廣二千里齊典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
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
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
羅縣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陶弘景傳作金陵廣

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閩州句曲縣第九林屋洞左
神幽虛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越州吳縣第
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
州是爲十大洞天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
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衡山朱陵洞天七百
里在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
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
嶽峨眉山凌虛大妙洞天三百里在峨眉縣蘆山洞
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
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餘姚縣劉樊得道處食
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會稽縣夏禹探書處
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監里縣大上所現壇西
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園
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
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桐城縣
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一百二十里在建
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司真洞天七百里在
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永嘉縣五

洞山大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新淦縣蓋竹山長羅
寶光洞天八十里在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
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
里在容州北源勾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
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天度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
唐縣洞陽山洞陽隱真洞天五百五十里在長沙縣華阜
山玄真大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
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金庭崇妙洞天
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諸伯五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
洞天百五十里在南城縣麻姑上昇處仙都山仙都
仙洞天三百里在縉雲縣黃帝上昇處青田山青田大
崔洞天四十里在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太極玄
蒼洞天一百里在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太生洞天
一百里在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
山東北中茅君於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
武陵縣金華洞天五十里在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
紫蓋山紫玄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是爲三十六
洞天地肺山在茅山紫陽觀許長宅後壇原在黃巖縣

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縣玉璫山
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
所到郁木坑在玉笥山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鈞州
七十二洞巖山在岳州青草湖桂源在連州抱福廖
先生宅虛壇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洲在
鄞縣天姥峯在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
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
縣東白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
耽上界處鵝羊山在長沙縣許真君斬蜃處洞真壇

差卷八 癸酉 卷四

五

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洞靈源在南嶽
招仙觀上峯陶山在安國縣貞白先生修藥處欄柯
山在信安縣龍虎山在貴溪縣天師宅勸溪在建陽
縣靈應在饒州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
處州張女貞修道處開皂山在新淦縣天師行化處
始豐山在豐城縣道遠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
道處東白源在新建縣鍾真人宅鉢施在楚州北王
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山在蘄州洞庭湖
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青陽

縣寶真人上界處桐栢山在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
山在鄧都縣陰君上界處綠羅山在常德武陵北章
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嶺山在潯州上黨莊周所居
大面山在青城羅真人居虎溪在湖州安吉州方真
人修道處元晨山在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
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武陵縣善卷先生處古名枉山
雞籠山在歷陽縣玉峯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雞
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
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縣候真人上界處霍山

差卷八 癸酉 卷四

六

在壽州雲山在朗州四明山在零州魏徵上界處
氏山在雒州子晉上界處臨邛山在邛州白鶴山
如所居少室山連中嶽翠微山在終南太乙觀大隱
山在慈谿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
所隱大若巖在永嘉縣貞白先生修誥處嶧山在萊
州嶗嶧山仙公會真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益
上界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
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巖山沃壤山在
海州東海縣一疎修道處是爲七十二福地見道書

杜光庭所記語雖不經讀之今人生烟霞之想書此以代臥遊任昉述異記云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洞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則光庭所記蓋因洞天福地之名而采拾成文非道家本名也宦遊記聞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一福地徐真君上昇處今不載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於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音與正南卯州南音曰溧土西南

崑崙小乘八卷四

戎州曰伯土正南奔州隋書作曰升土正中冀州

白土西南柱州一作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曰

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急土正象陽州曰信土其言本

荒唐唐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過

以其入崇祀之位史紹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

終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

農之九州也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敘

曰登姑蘓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具區也其派有五故

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渤吳錄云五湖者太

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

名義典記太湖貴湖射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鄭道元

水經注長唐湖射貴湖上湖漚湖太湖爲五湖張守

節史記正義云交湖游湖漚湖南貢湖胥湖皆太湖東

岸五湖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象通長洲松江

崑崙小乘八卷四

南通安吉晉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漚湖西南

通嘉興非溪陸魯望云太湖上嘉成池之氣一水

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

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實亭湖四也太湖五也

九河

禹貢九河既道注引爾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

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絮八鈎盤九鬲津釋爾雅者其

說不經不具載前書溝洫志成帝時河堤都尉許商

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百餘里蓋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自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蓋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鬲紮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

徒駭小乘入卷四

之

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實紀圖云潞河爲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官關八流相連則塞其東流八支并使歸于徒駭也一云簡繁亡泚名非二也凡八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繁爲二耳徒駭寰宇記在滄州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寰宇記在德州今滄州輿地記卽今馬頰河也覆釜通典在德州胡蘇寰宇記在滄州簡繁輿地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平昌合德平也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北

流入饒安輿地記在無棣無棣今慶雲也太史不知所在廣輿記在南皮漢世近古止得其三人遂得其一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廣輿又得其一然成新河載以舊名或一河立爲兩說無可依據鄭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于海似爲近之

三龍垣局

中龍有開中曰豐曰鎬曰咸陽長安皆今陝西地通曰關陝古雍州也楊公云關中原是太微垣又曰長安落在垣宿中蓋中幹之尊也其龍發於崑崙由黑水綿絡西河橫出始起祖宗綿綿猶澤自西而東於雍州宋國師張子微曰長安之龍起於橫山其水皆黃石綿亘八百餘里不生草木及至雍州之邊涇水山安定在雍州之西自西而南八渭水而北是爲之地則依山挾水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枝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爲托澄涇潒沮河水界經爲衛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

於邠邠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
平王東遷而秦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
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秦獨爲衡卒能以
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益亦地勢也自高帝用
其徵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
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
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
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其儲積豈無其
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而秦

陸小篆

卷四

一

說官

就官強顧所處之何如耳大抵雍州非直形勢險阻
泝泝融聚爲美已也且其水深土厚民性質剛嚴格
從化尤爲可嘉朱子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王
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
俗尚欲榮先勇力忘生輕死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
之氣其故何哉誠以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
無邪僻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
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尤
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後世欲爲定

都止國之計誠不可不監乎此而於導民之路尤不
可不慎其所之旨哉言乎中龍之次有雒陽即周營
維也之也也前值伊闕後據邙山左瀝右澗維水貫
其中以象河漢此紫微垣局也張子微曰維也是飛
龍格勢脚手也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合凡大地迎
送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平一屈曲紫
廻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爲平足况
越外迎送其得見乎此其平夷之地一望無際惟審
其水源而後識之也然維居天下之中爲大龍之腹

陸小篆

卷四

二

說官

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西京在其左取諸遠則
上維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惇物在於北內方則
在河南周公所以取制天下之中猶腹爲人身都會
之所也以水而言則維水自西而經其前瀝澗界其
東分瀝遠其後伊水陳其面最合風水法度但以形
勝論之則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故周營維也特以宅
中開治道里適均之故於此朝會諸侯非建都也後
平王避犬戎徙都于維則周室日衰馴至不可爲矣
漢初高帝亦數都維以冀效張良之言都於關中光

武中興始于維建都謂之東都雒陽却在東都河南
又隔伊水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頗爲可取
然皆平洋無蔽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不可用也
中龍之又其次者有汴梁其龍自熊耳至此平坦萬
里天河在其北淮河在其南亦天堽垣也五代皆都
於此而年代不承宋都之傳九帝歷一百六十七年
而南遷臨安是時汴在河之南猶差可取今河水衝
決而在於河之北無復當時風水形勝耳舊說黃河
在開封城北四十里宋元以來河徙穿淮驕及我

宋元以來河徙穿淮驕及我

一

宋元以來河徙穿淮驕及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
南行至項城經潁川以入淮而黃河故道遂淤正統
十三年又決蔡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西河
又淤自是汴梁城在河之北龍脉經河穿壤形勝亦
無河適可恃不可用也北龍有燕山卽今京師也
以燕然山脉並於此故曰燕山楊公云燕山最高處
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脉以華夷共視爲中脉
蓋則緣江外有綿亘數千里至於關歷瀚海屈曲出
大幹爲護矣 綿亘數千里至於關歷瀚海屈曲出
夷人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

宋元以來河徙穿淮驕及我

爲山前曰燕大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

同焉山後曰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

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開截黃河前遼鴨綠後

經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深河朝

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

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

水大合窠合法度又朱子語錄冀都天地間好箇大

風水山脉從雲中發東前面黃河環遼秦山聳左爲

龍華山聳右爲虎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

案江南五嶺諸山爲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

過於冀都朱子所指蓋今燕地非古冀都也按此

以風水之美言之若以形勝論則幽燕自昔稱雄左

環渤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蘊秦所謂天

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楊文

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且其南居庸控其北

勢拔地以峙嶺氣摩空而前勇又云燕薊內跨中原

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

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承平關口不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然臨喜峯古北黃花鎮

險厄尤者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召公諸侯金元夷狄皆不足以當之惟我皇明重開混淪天授地應真足爲萬世不拔之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北虜爲急神京密邇邊備倍嚴我成祖銳意建都於此居重馭輕聖慮深遠豈凡愚所能及哉北龍之次有平陽蒲坂安邑亦冀境朱子曰河中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中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河列其

卷八 卷四

十五

前正而距河一面背山所背恒山相去甚遠遶遶下其正如砥方廣千里夾水之外四面皆有名山其鎮遶遶護衛天造地設其爲大聖人建都之地有自水矣但今河水爲患風水變遷蓋河源於崑崙星宿海又入地伏流不見其派者凡數百里禹之所導始於積石初不曾窮河源也河至於此其勢橫放衝溢遠而逾盛故河決之患三代已然自漢唐宋元及今頻年衝決而沿河之民幾淪魚鼈非復可都之地也南龍有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

地也戰國楚金陵漢改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唐氏云建康形勢雄陽同王氣古云鍾靈紫微垣局南幹之蓋也蘓伯衡謂劉勰簡云金陵地脈自東南趨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翁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爲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聯帶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其後吳晉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難

卷八 卷四

十六

谷垣局而垣氣終泄故爾楊筠松云長江垣外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太祖高皇帝定內未久有堵難之師成祖文皇帝再建燕京而金陵遂爲兩都兩京並峙比之鎬維日孝陵者日之鍾離云天祐實得此氣矣南龍之次有臨安其龍脉自天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餘緒二山在其中郭景純記云天目山前而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萬

里乘米垣外把海外諸峯補垣氣廖氏云大江以南
天日時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市垣耳宋高宗南
遷建都於此相者云只可駐驛不宜建都不過偏安
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復而
姦相武臣果符其言云

歷山塗山

歷山塗山所見不一延慶州有歷山上有舜祠沂州
鄭城縣西一百二十里有歷山世傳舜所耕處旁有
舜祠東昌府濮州有歷山上有舜祠云舜所耕處鄭
縣懸小鏡

卷四

十七

道元水經注濟水東北濮水出焉濮水出歷山
若輪齊侯會於濮是也有舜妃廟對山有舜祠舜
舜耕歷山亦云在此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歷山
有舜井鴻溝二水山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舜葬
上虞耕處即始寧鄭二縣山下多柞木吳越之間名
柞為櫟故曰歷山一以櫟為歷未知孰是濟南歷山
非舜所耕曾子固辨之甚詳餘姚歷山則舜支庶所
封地也惟蒲州者至今荆棘不生當為舜所耕處以
止五處皆有舜祠今河中府有舜泉坊二井相通即

所謂匪孔旁山者括地志蒲州和東縣雷首山一名
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
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吳山此山
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又云
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
也及鳩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又越絕書無錫
有歷山前書地理志註無錫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
晉書地理志作磨山疑有誤又武陵郡充縣有歷山
澧水所出今蕭山亦有歷山宋景濂遊塗耕二山記

卷四

十八

云仁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
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
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
于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
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
今會稽縣蕭山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
於菰鴉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
四常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均備
偏塗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

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盤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立世則指爲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屬武文三王之際

卷八 卷四

十九

昭王止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洪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懷王之父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迥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非與郭景純之墓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

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此記言塗山事甚詳因并荆山具錄之濠州今鳳陽懷遠縣淪州卽江州今重慶巴縣越絕書云塗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水經註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庚仲雍並言禹娶于此吳越春秋引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北四十里則與今蕭山亦不相合鄭康成王制註亦以塗山爲會稽孔安國尚書注塗山國名

大匡山

卷八 卷四

少陵寄太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蓋蜀自有大匡山非匡廬也後人辨之詳矣然蜀大匡山更自有二一在成都之彰明一在龍安之江油俱有李白遺跡

龍門

龍門一在平陽河津縣一在大同山陰縣一在西蜀韓城縣一在漢中沔縣韓城與河津相接斷崖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其在山陰者後魏成帝嘗射獵於此有碑記刻從臣姓名其在沔者其

奇所謂中敞大洞下漱清泉夏縣水簾冬凝水柱然

非禹所鑿龍門也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

險不通魚鼈之屬其能上江漢大魚薄集其下數千

不得上上則爲龍則以河津者爲是又重慶府城東

塗山有石中斷口龍門其下水與岷江通上有夏禹

塗后祠萬全都司雲州堡有龍門山但取其兩山對

峙如門耳一名龍門峽塞外諸水皆出其下順天密

雲縣東有龍門山保寧府昭化縣亦有龍門一名萬

嶺邯鄲府城東有龍門兩崖對峙中可通樞成都府

新都有龍門山兩崖峭立如削仰觀青天墮露

皆以奇險得名如漢中者耳後唐李膺傳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晉書

王衍善玄言推談老莊爲事理有所不安仰更改胡

野翁然謂之一世龍門梁書陸倕傳任昉爲中丞結

諸朝輿預其晏者殷雲到既到也到僧到孝韓及陸

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東昂在朝寒誇雅有倫鑒蘇

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僧慧持遠公弟也隨遠

共止廬山徒屬莫匪美秀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衡霍

風俗通記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衡山一名霍山言

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

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今廬江潛縣天柱山謂之霍

山漢武帝崇祀五嶽以衡山遼贛移其神於此土人

呼爲南嶽是不但霍山非故南嶽即天柱亦非故霍

山也衡霍本一山而二名如奉岱耳爾雅釋山云泰

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則

衡之名霍其來已久漢武移南嶽之神於天柱遂

天柱爲霍山霍豈元在江北而衡乃別在江南哉

記王制疏引爾雅郭注衡山在衡陽湖南縣南郭又

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

此說則衡山自有兩山一名衡一名霍今論者謂南

嶽當屬衡而不當屬霍則以衡霍二名誤之也又郭

鎮霍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上有一峯名太岳

瑯邪山

瑯邪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

三面皆浸於海惟西一面通陸秦始皇二十八年登
山觀日出大樂之徒黔首三萬戶于臺下刻石頌德
李斯篆碑至今猶存字剝落不可讀登山路有遺跡
山人呼曰御路臺齊景公做於鄆耶孟子註以爲齊
東南邑名誤而滁州有耶耶山郢城馬陵山亦名耶
耶山皆非此琅邪也吳越春秋范蠡築城既成而怪
山自生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卽龜山也一名飛來一名寶林越絕書謂從古有徒
山事非始於范蠡築城後也水經注山陰縣西門外

十八卷八第

二二

兩餘步有怪山木琅邪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從此
戰數百家又云琅邪山名越王勾踐之收國也勾踐
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
爲郡城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皆云魯哀公二十二年
越王勾踐滅吳欲霸中國以戈船三百艘死士八千
人自會稽泛海而北徙都琅邪家乘海濱專事田獵
躬自省約尊卑諸侯於是使人如木客山取父元常
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惡風飛沙
石以射人人莫敢入勾踐曰吾前王其不欲徙乎遂

止至勾踐二十七年冬勾踐疾革謂太子與夷曰吾
自禹之徙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佑地祇之德從窮
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
齊晉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
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子與夷立與夷卒子
翁立翁卒子不揚立不揚卒子無疆立無疆卒子玉
立玉卒子尊立尊卒子親立親失琅邪爲楚所滅而
徙於吳矣勾踐至親共歷人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
稱君長共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按越世家勾踐北

卷八第

二二

傳至無疆此云五傳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與
太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安得有勾踐
琅邪事今諸城縣志琅邪城在琅邪臺下相傳越王
勾踐所徙都也廣七十步袤一百七十步湫隘已極
豈堪爲霸者都又山自琅邪飛來而勾踐自越遷往
事屬可怪竊意勾踐舊都原非今所自破吳之後始
遷於怪山之下故曰遷於琅邪而後世說傳遂謂遷
于東武之琅邪耳無疆時吳地已盡爲楚得史記云
子孫散處江淮間亦無徙吳事

因桓

禹貢西傾因桓自來言梁州貢道自西傾因桓水而
來逾河而入渭也東方朔傳太初三年朔從西郡耶
國還得聲風木一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
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言因桓
甚異

河水名

水衡記黃河正月水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
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七月
八月名菱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情水
十一月名感凌水十二月名冰凍水

潮汐

余安道潮圖敘曰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橐籥翁張
威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嶺山人皆亡經據唐世處
聲著海潮賦以爲日人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太息
謂極天人之論世其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
旦夕候潮之進退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
出於胸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石陰

燧取火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
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
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
平乎西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
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
緩其期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于夜潮自望至晦復
緩於晝潮若因日之人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
期常三刻有奇乎摩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潮
之際潮始微絕此故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
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
亦如之非謂遠于日也月弦之際其行稍遲故潮之
去來亦合而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準之
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
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
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
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故也昔賈氏爲記謂潮虛
於午此候于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謂生于午此候

於南海者也又嘗問于商賈云潮生東南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闊東南水歸之漲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一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常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則爲晝潮望已後則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則爲夜潮望已後則爲

桂香小集八卷目

三七

卷八

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于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此南海之潮候也臨安志載天包水水承地而元之氣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于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

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未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凡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平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合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臨于月朔之

桂香小集八卷目

三八

卷八

晝潮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潮東至於漸速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中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潮西至於潮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于時二日子未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

氣有盛衰而潮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鰕殺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又元兵至浙江江湖三日不至至元中錢塘江湖北之八月中高數丈餘杭州上海浦中午江湖退而復至又不知其何也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

卷八

三九

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今山海關以外潮日止不
玄中記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蘆連州水下
有財泉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
百竭應漏則柳州有湖井一日三湧三落潯陽記離
龍山湖中十數處水常深尺朝夕輒湧如潮時刻不
差墨客揮犀福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丈
水繞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故老相傳以爲
海眼永平樂亭縣志有海眼與潮候相應廣西桂林
府志載聖水巖子時潮起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

大潮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卷廬州城內泥河岸上
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泥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
其廟前高二尺廣十餘丈俗云與錢塘湖水相應此
皆理之不可徵者廣記又云子胥臨終戒其子曰縣
吾之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鱗魚皮裹吾屍投於
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與他書甚異并記
之又宋翟公遜鎮會稽以剛正聞罷歸渡錢塘潮未嘗
至公避禱而請之須臾潮至元兵屯江上江湖三日
不至其故又不可知也

卷八

三十

槎菴小乘卷之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地理類

海運程

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可爲一程自八套口開船至鴛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可投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可投俠口灣泊容船五百餘隻自鴛遊山起東北遠望琅邪山前投齊堂島灣泊

槎菴小乘

卷五

一

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島西面泥灘三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濤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石又東至石日海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石日欄胡家欄曲伏桃花欄又東至龍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又東至龍潭三十里可容船百餘隻迴避木瓜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迴避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

槎菴小乘

卷五

二

隻迴避來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圈容船十餘隻迴避正北西北風此處雖可容船不宜久住又東北亞唐島六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避東北正北風迴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迴避提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三處俱用西南風避西北正北東北風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爲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圓三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

北十里有潤落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由大管島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停泊二處迴避一處餘有港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背路過緊急亦可停泊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前投玄真島灣泊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遇北風灣南面過東風灣北圍可容船百餘隻東 水底三孤石傍

多隱石該迴避過船多進西五百里朱家園可容船

卷五

三

百餘隻又西五里宋家園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十二里潤落灣容船二百餘隻又東至楊家溝港三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十里迴避到家嶺又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十里西圍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黃島三十里西南灘可容船十餘隻又東北里官家島三十里可容船三四十隻又東徑過礁島直至玄真島朱家等圍一百五十里迴避朱家園西柳蒲與沙嘴玄真島西嘴與島東岸三孤石以上灣泊

六處迴避五處其餘 村寨馬公島與何家馬頭乳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張濠島皆是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停泊迴避靖海排又石裏島娘娘廟嘴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到公島灣泊二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容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進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塢口可容船三四百隻中間所過水面東至鎮鄒島西頭季家園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隻避東北東南風南三里

卷五

四

迴避礮石又東三里處島可容船一二十隻避北風與東風又家七八里迴避凹屋港又東十五里迴避望石島又北十餘里迴避楊家墳又北十里迴避礁狼貽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容船二百餘隻避東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一百餘隻過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迴避成山頭又東七八里迴避殿東頭此二處稍險順放洋遠避過此轉西三十餘里駱駝口圍裏東岸下可容船七八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三里李叢嘴可容船二三十

隻避西北風又西十五里柳奔海口可容五六十隻
避西北東北風又西七八里避青雞島與雞鳴島
相聯水底礁石又西直至劉公島一百里避島東
南礁石嘴又西六七里黃泥崖可容船二三十隻又
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船二三十隻俱避東北正北
風又西二里小黃島裏口可容船三十隻避四面風
又西十里衛東門口牧場頭塢口灣船四百隻避西
北風以上灣泊十處避十處其餘寧津所西北崑
山海口尋山所西南青魚灘家雞汪皆是背路去處

桂巷小乘八卷五

五

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避
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避避靖子嘴又西十餘里避
避小竹島遠避嘴西南遠望芝罘島灣泊約二百餘
里爲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東
西長二十里東避避勝子嘴又西大口婆婆口可
容船一百餘隻避北風西北風又西三里避避宅窠
如船多島遠東三十餘里崆峒島前可容船二三十
隻避避東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十隻
避北風中間所遇水面進西一百四十里養馬島東

柄上老鴉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西北風又島西頭
避避煉石嘴又轉島裏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百隻
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又西北五十里係崆峒島又西
三十里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避六處自芝罘
島開船西六十里避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
門島灣泊約一百八十里爲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
可到島東南汪周圍二三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避西
北東北正北風如船多島遠東南六十里新河海口
可容船五六十隻口外不宜住船口裏避四面風中

龍巷小乘八卷五

六

間所遇水面西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十隻避
西北正北風又西五里避避龍洞嘴又西五十里避
避四石又一二里入劉家汪海口可容船一百餘隻
避四面風又西二十里避避灣子口東北沙港又西
二十里避避抹直口金嘴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
口避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避避長山島東南嘴
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避六處
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計爲
一大程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南面黑港可容

船三四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南三十里迴避
大石欄又西六十里桑島前面可容船五六十隻避
東北西北正北風迴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
里嶗吧島迴避島東西北三處礁石島南宋港可容
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五里迴避羊欄礁石又西十
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迴避四處自三山島
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青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
里計爲一大程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
可容船五百餘隻避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面

卷八 卷五

七

西五十餘里芙蓉島迴避東沙港轉西南面可容船
四五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迴避海合口礁
木岡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洱河口外有沙嶺船難
進泊又西四十餘里係小清河船難進泊以上灣泊
二處迴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自大
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
可到爲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便六十里
投降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里可容
船一百五十隻靠北有沙崗宜迴避以上灣泊三處

迴避一處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
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風不便七十里投乞溝河灣
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迴避其系句河窄小不堪
灣泊自淮安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水程共計三千
四百五十里按海運之說賄於禹貢其後秦亦用之
惟勝國建都幽燕專恃海漕 國初亦歲運七十萬
石以給遼海及合過河成海運遂廢然猶爾遼洋一
總原有深意至嘉靖四十五年給事中胡應嘉建議
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總而前制盡廢論者謂應嘉

卷八 卷五

八

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爲可憾云隆慶五年漕運都
御史王宗沐力言海運可開得 旨萬曆元年四月
漕者至卽晷夜遇疾風損舟言官多言海漕不便事
遂寢四十六年奴酋之變遼苦乏餉海議復興天津
登萊多收其利惟海上舟舟多損不克里遼于時以
訪問新河故道徘徊膠萊之間始知元時還道實在
膠萊遺碑故跡尚有存者嘉隆間御史方遠宜尙書
劉應節旋議旋止而近年御史畢懋康監司於仕廉
言之甚悉卒爲地方有司所阻夫新河之運較之海

運安危既殊遠近復異元人收其利而國朝不能踐其跡良可嘆也予別有膠河未議及膠河圖說二篇具梧柳園集

水有強弱

西極有弱水以羽投之即沉東方朔外傳云月支使者乘泥牛以濟弱淵一云使者乘毛車入中國獻武帝還覓香杜陽雜編滄浪洲上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滴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州人以瓦鐵爲船舫焉

卷小乘八卷五

息壤

圖經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馬牛踐之或立死開元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甃徒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應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阪有一堂堂之地隆然負埤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

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

乃在秦地非此也淮南子蚌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以今江陵者爲是而秦中永州又不知其何說也永州龍興寺今爲太平寺荊州地角寺本名法濟院太平寺今亦無所謂息壤者但存柳記耳玉堂閒話載江陵南門之外甃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浸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白曰州之郊野間有一書生甚博洽多

卷小乘八卷五

十

才智請召詢之及召問云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後閭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以毀損荆帥於是重輯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據此則荆帥蓋即裴宙而書生即歐陽獻耶一云得石如城一云小瓦室又毀其年日甚遙而圖經以爲是一時事皆

傳記之誤

唐時河患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元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拒城繞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田弘正引正許之乃藉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里以殺水悍還壩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淤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經卷小異

卷五

十一

黃河清

癸辛雜志云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之說河者諸侯位清屬陽濁屬陰河當濁及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也元順帝時河清而太祖以吳王登帝位

武宗時河清而世宗以藩邸人繼大統天啓四

年黃河清而今上以信藩人繼此論良然唯京房

易傳云河水清天下平又記云黃河清聖人出與周

說爲異

寒醖

傳稱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解者曰陰能順陽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爇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按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醖又抱璞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

經卷小異

卷五

十二

宜熾而有蕭丘之寒醖則安得謂有溫泉而無涼醖也楞嚴經寶明生泗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溫爲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水經丹水中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則赤光上照如火九江國志吳十二年冬十月游東塘之楊林江江水火出可以然物此豈所謂寒醖者耶

合稱

會稽泰置治吳今蘄州泰紀始皇遊會稽度浙江謂
會稽山非會稽郡也越絕書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
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郡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
吳郡都尉治錢塘至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
會稽移治山陰項梁所斬會稽守殷通及嚴助朱買
臣爲會稽太守皆在今蘄州與今紹興竟無涉且史
記梁避仇居吳中嚴助朱買臣皆云會稽吳人而今
越城中有霸王橋云是梁羽起兵處村鄉以朱嚴爲
里社神尸祝之甚可笑又吳興故鄣屬丹陽孫皓寶
曆卷八

卷五

一三

兩元年分吳丹陽立吳興郡而南史蕭惠明泰始初
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
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
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先是孔季恭爲吳興太守時
傳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
居聽事竟無害也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
長丈餘張弓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卒
此又不知其何說也豈三吳地相近而當時所云避
仇居吳中者乃在吳興也史又載惠明弟惠休從吳

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時云吳興項羽神舊醢烈
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惠休從子琛爲吳興太守郡
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舊千郡聽事安
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千聽拜祠以
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若履登聽事聞室中
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
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蕭氏
兄弟伯姪皆爲吳興而一以慢死一以謹遷一以理
奪事亦可怪又齊李安人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
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人奉佛
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于聽上八關齋飯而卒
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家安人尋年世以神爲祟
而梁簡文帝作卞山楚王神廟碑畧云楚王弘茲釋
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事驛角掌漱無在淋之勞
牧人止偏充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潤芳芝玉華瑤
尊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殺方行大士之心與
前說何以大相異也唐丘餘亦有項王蔬食文梁宗
室臨汝侯猷爲吳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

卷五

十四

一斛每爵祝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
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
萬攻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
田老逢一騎浴鉄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
時日已曠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
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歡田老問爲誰曰吳
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
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狗兒事
亦異徐州志載徐州郡治有聽事俗相傳謂霸王聽

老考八卷八卷五

十五

不可坐坐必買禱東坡在郡拆之以益黃樓至國
朝成化間將其東隙地建倉隆慶三年改爲學時營
造廟地得矢鏃計于則霸王所居又不止在吳興也

南北燕

燕有二國一稱北燕姬姓召公奭所封一稱南燕結
姓黃帝之後地理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無世家不
知其君譜號惟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
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杜云南燕
伯兄傳耳此據左傳及註疏之文是以北燕爲召公

所封南燕爲黃帝之後也按史記武王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註薊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
都孔安國司馬遷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黃帝姓
姬君爽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
燕郡乎惟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
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則南北燕亦未可據

漢壽

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以爲壽亭者誤國
初祀典尙云壽亭後始改正然亦不知漢壽所在按

老考八卷八卷五

十六

地理武陵郡索縣應劭曰順帝改名漢壽南史王儉
惡封漢壽縣子沈林子封漢壽縣伯錢道戡父景淵
梁漢壽令劉俊傳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爰俊表其
門閭荊州圖漢壽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
又宋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
獲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于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
焰史不敢留移文公安送還侯廟印徑二寸其制甚
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
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募畫印狀具本末將獻

于東宮是夕卽雷方丈光發于函輝燭檣廡寺有仁
宗皇帝所賜龍眉龍角二物直與印同藏名山永爲
鎮寶焉予與元庵爲方外遊遠訪雲跡悉所經見故
得而詳之據此則壽亭之說亦自可疑

父族

前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縣註應鄉故國周武王弟
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
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
應侯鄉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爲

圭卷八美八卷五

十二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
成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
事也應邵姓本山應侯之後不當有誤蓋未詳應侯
所自封應微而唐衍借桐封以爲重耳

府州縣同名

太平府二一南直一廣西劔州二一四川一雲南趙
州二一真定一大理忠州二一四川一廣西蘭州二
一陝西一雲南通州二一南直隸一北直隸寧州三
一南昌一臨安一慶陽太平縣四一平陽一寧國二

台州一夔州永豐二一古安一廣信太和二一鳳陽

一大理而吉安之泰和字作泰華亭二一松江一平

涼山陰二一紹興一大同廣昌二一大同一建昌定

遠三一鳳陽一重慶一楚雄山陽二一淮安一西安

東鄉二一撫州一夔州桃源二一淮安一常德永康

安二一福州一桂林龍泉三一吉安一處州一石阡興

一金華一廣西太平歸化二一雲南一汀州建德二

一池州一嚴州新城四一保定一杭州一建昌一濟

建昌小集卷五

十八

南洋鄉二一順德一袁州昌化二一杭州一瓊州澄

河二一廣平一淮安新昌二一紹興一瑞州永寧三

一吉安府一延慶州一河南府樂安二一青州一撫

州咸寧二一西安一武昌石城二一高州一贛州新

安三一保定一河南府一廣州三水二一西安一廣

州寧遠二一鞏昌一永州石泉二一漢中一龍安德

化二一九江一泉州蒙城二一鳳陽一青州新寧三

一廣州一寶慶一夔州長寧三一贛州一惠州一敘
州安仁二一饒州一衡州長樂二一福州一惠州海

豐二一濟南一惠州陵水二一瓊州一澤州永安二
一延平一惠州樂平二一太原一饒州二唐縣一保
定一南陽二懷遠一鳳陽一柳州二興寧一惠州一
郴州二大寧一平陽一菱州二清平一東昌一都勻
二安定一羣昌一延安二寧鄉一長沙一汾州二會
同一瓊州一靖州三東安一順天一永州一羅定州
至有一省之中而相重複者不知當時不易至今相
沿可怪

錢塘

雜著小乘

卷五

十九

一統志云錢塘在府城南唐元和中議築塘防海募
致土石一斛與千錢旬月塘立成因名錢塘按秦始
望記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狹中度上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縣有錢塘南
越傳錢塘掾轅終則錢塘之東舊矣唐塘古字通用
今石堤云吳越所建亦非也役山萊談錢塘江邊土
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漸潰隨補其處日取
于民家出東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
以爲岸募得江軍以供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

賦云宋志云王承偉築鄆州河堤工帥員外郎張夏
築錢塘江岸以爲人除患宜載祀典則錢塘之名非
始于夏而今之石岸實由于夏矣

市井

詩東門之粉小敘男女棄其舊業至會於道路歌舞
於市井疏引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
俗云市特也養贍老少特以不置也俗說市井謂至
市者當於井上濯洗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
井爲市或如劭言

雜著小乘

卷五

二十

步

俗呼泊船處爲埠頭非也埠當作步今瓜州謂之瓜
步吳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洪州有步觀閣
中有溪步弋陽有桃花步任昉云吳楚之間謂浦爲

步階之說也晉書桓溫傳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
韓昌黎羅池碑步有新船孔微傳蕃船泊步下有碇
稅

虛市

青箱雜記載嶺南謂村市爲墟柳子厚董區乙傳云
之虛所買之又詩云青箬裏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
虛人益市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
虛時多故謂市爲虛又蜀有墟市謂間日一集如墟
墟之一發也墟市更奇虛字或作墟又張楷有道術

經卷小乘卷五

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學其道者填門名爲霧市

六詔

今雲南稱六詔不明所出按成都記南蠻六郡本無
統屬天子每下詔各分一封謂之六詔唐開元末節
度使王昱受賂乞合爲一乃封大首蒙歸義爲雲南
王始獨稱南詔既盛遂爲邊患

長城

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終于遼海延袤萬里其遺
非始自始皇也秦昭襄王城羗渠始隴西北地上郡

築長城以備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
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昭王破東胡却地千里亦
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是燕趙皆築長城以備虜秦
并天下因其故址築之耳初齊畏楚強築長城以備
楚起自齊西防門東逾泰山穆陵關至大珠山海濱
而絕則齊亦有長城

地理異音

前書諸侯王表枋侯辟光枋音其力反歆安侯延年
歆音許昭反序段侯澤序音乎陵音二遐反校侯雲
經卷小乘卷五

校音效鍾侯應鍾音竹連反輒侯息輒即輒字也

音孤俞開侯毋咎俞音喻參驪侯則驪音子弄反又

音子公反汶侯周舍汶音交又音又檉裴侯道檉裴

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卽非城是也地理志魏郡

作卽裴王子侯表邯鄲侯偃邯音寒壽音壽昌處侯

弘處音力於反箕愿侯文愿音願又音原邯鄲侯閔

鄒音魚又音吾功臣表曲逆侯陳平曲逆音去遇鄒

侯蕭何鄒音贊高后二年封何少子坑陽侯坑音連

副成侯周緄副音陪又音晉肯反費侯陳賀費音扶

味反以爲季氏已非也隆處侯周龍隆處音林處東
漢書明帝改林處爲隆處似誤計防侯雍齒汁音什
防音方捍侯溫牀音詢又音旬闕氏侯馮解散闕
音過陸侯須無量同梁軼侯穆朱芥軼音大又音
弟俞侯呂宅俞音輪俞侯樂布同汴陵侯魏駟汴古
祇字又音直夷反南部侯起郎音貞一云當爲鄭非
也脩侯周亞夫脩音脩通侯陸疆古通字音子脩反
涿郡之縣地理志音字由反語見侯轅終古語字或
作節或作樂音同樂侯穆廣德樂古龍字溫陰侯昆

卷五

二十三

邪溫音土合反勝侯次公勝音遼下郎侯黃同郎音
孚溫清侯參清音獲又音胡卦反嬰茲侯稽谷姑嬰
音丁奚反柁侯商丘成柁音蠡勝侯駟釣郎音一故
反又音於度反汜鄉侯何武汜音凡承陽侯甄郎承
音悉地理志左西鄉侯陽樂音樂連勾連音犖役羽
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胡音胡家德家古懷字既
微音慈雲陽註有休屠金人反徑路神祠之所起歷
縣郡祠三所縣音幸縣之幸越人祠也鄭音獲休音
許亂反屠音除右扶風郿郡同邑有涵水秦文王起

黃陽宮涵音決音俗益屋益音張而反屋音職日
反山曲曰益水曲曰屋蓋豫音郎郡音胡狗邑狗
音荀論虞陰音論武功註斜水出衙領山斜音弋奢反
反弘農郡池池音莫踐反又音莫忍反上雜註有
甲水山泰嶺山東南至錫入沔錫音陽河東郡解解
音蟹渡澤渡音烏龍反狐譙譙音之涉反榆次榆音
輪上艾註綿曼水東至蒲吾人序池水序音呼池音
徒何反處處音盧處音夷上黨郡長子長前爲長
短之長今俗呼爲長功之長非也屯而屯音純沾沾

卷五

二十四

音他兼反水名河內郡共音恭隆處見前表註
陰蕩音蕩雜陽師古曰曾蔡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
而加佳如曾氏說則光武以後改蔡陽註西南有浪
蕩渠首受沛水東南至陳人頡浪音狼蕩音宕沛音
子禮反本濟水字陽武註有博狼沙狼音浪而侯傳
浪音狼異密註有大堤山浪水所出至臨穎人頡浪
音麗溫音異又音昌力反昨觀觀音工喚反又有見
觀東郡荏平荏音仕疑反泰山郡荏縣音同一音
陳爾郡鄆鄆音懶穎川學陵同穎川郡定陵註有東

不羹羹音郎鄭音夾寔高雷古崇字濯陽濯水出
吳房東入濯濯音幼濯音楚人反又音楚刃反汝南
郡慎陽慎水山東北入淮慎字本作慎音真後誤爲
慎耳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者其音不改
也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寔孫叔敖所
邑之寔丘也世祖更名固始音子社反後淮陽國固
始縣註本寔丘寔寔字異南陽郡集韻音昌牛反堵
陽堵音者雉註衡山澧水所出至郢人汝舊讀雉音
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卽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

桂卷小乘 卷五

千五

雞者雄止陳倉爲石雞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可按
也郢音屋鄢音蹠蹠之蹠隨註故屬國屬讀曰賴葉
葉音式涉及魯陽註古魯縣御龍所遷魯山澧水所
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卽淮南子所云魯陽公與韓戰
日逃三舍者也澧音雉又音持湖陽註故廖國廖音
力救反左氏傳作廐其音同南郡臨沮沮音子余反
卽卽音忌又音其已反秭歸秭音姊江夏郡軼軼音
沃又音徒系反故絃子國沙羨羨音夷郢音旨又
音莫欣反下雉雉音羊氏反廬江郡零婁零音許于

反婁音力于反潯註天柱山東南有桐泚山泚水所
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潯音潯泚音比又音布几反芍
音酌又音雀九江郡浚遒沒音峻遒音才由反棠皋
棠音拓皋音姑山陽郡東鄉縣音曼方與方音房與
音預單父單音善父音甫濟陰郡寬句句音幼郢城
郢音工豫反句陽句音鉤鉤音柁音茹乘氏註泗水東
南至睢後入淮睢音雖沛郡龍亢亢音岡向音餉
春秋莒人人向姜姓夷帝後銍音竹乙反郢郢音
多瑱瑱音貢浹浹水所出音肴郢郢音璧此縣本爲

桂卷小乘 卷五

三十六

郢中古以來借郢字爲之耳在南陽者音贊蕭何所
封在沛郡者音璧郢禹所封然莽呼沛郡者爲贊治
則亦有郢音而漢書十八侯贊與何叶則亦有璧音
魏郡卽裴見前王子侯表武妃有拘瀾水東北至郢
郢人白渠枸音也南絲絲音力全反慶陶慶音
一井反郢郢音若么反又音差臬反常山郡石邑註
井陘山在西浹水所出東南至慶陽入浹浹音效又
音又浹音支又音丁計反陘音刑上曲陽註禹貢桓
水所出東入浹浹音張又音寇郢郢音呼各反世祖

卽位更名高邑清河郡唐音趨亦反總題應古字
涿郡鄭音莫平原郡殷殷音通垣反潔陰潔音他
合反枋枋音力安惠惠古德字濟南郡殷陽殷音盤
殷水之陽管管音遠號今東朝有號亭蔡蔡音由又
音鴉師古曰蔡音是音于山反蜀志先主走稀歸率
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號亭駐營非此號亭也
音許交反著者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蛇丘蛇音移
蓋注涿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蓋音古蓋反涿音
殊樂丘樂古乘字齊郡臨胸注石青山洋水所出有

經義小舉 卷五

三十七

伯氏駢邑胸音幼洋音詳北海郡孤孤卽執字
的音下歷反字从白對對故對郡禹後字亦作比東
萊歷音直瑞反郎邪郡不其音基轅榆音繼
榆音踰靈門注有高原山壺山涿水所出東北入滹
尿卽石字也涿音吾板板音廢柜柜音巨邦邦音夫
又音扶考段考音許于反段音工下反計根卽左氏
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橫注故山名白水所出白
音怡東莞注衛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莞音官衛卽
沐水也音同東海郡襄負音肥貴費音祕承承音

誼郡鄭音吾又音魚昌慮慮音慮臨淮郡取慮取
音趨又音秋慮音慮吁咎吁咎音吁咎音怡仍猶音
仇富陵注莽曰標虜標音朔會稽郡餘暨注蕭山清
水所出東入海暨音既下詣暨同潘音甫元反由奉
注故號李鄭應劭曰古橋李也橋音于迷反下粵地
內勾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不从木字亦
作隋大末大音如聞反句章句音鉤鄭註有鎮亭有
鎮亭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鄭音牛斤
反結音結鮮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

經義小舉 卷五

三十八

靖而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亭靖音巨係反鄭音
質丹陽郡故鄭音章黥黥音伊字本作黥音同飲
飲音傾豫章郡歷陵註傳易山在南古文以爲數淺
源傳讀曰敷易古陽字餘汗音于新淦淦音藉又
音古合反水名桂陽郡都音丑林反臨武註秦水
東南至洧陽入歷洧音丈庚反又音貞含淮淮音區
水名武陵郡犍犍音踐又音仕連反鐔成鐔音鐔
俱山俱音恒零陵郡洧陽洧音賴漢中郡錫錫音陽
卽春秋所謂錫穴廣漢郡什方音十治治音浮茂

明段音來明音盲句氏道句音腰蜀郡鄂音疲徒
徒音斯瀾氏道瀾音子千反徒爲郡雙道雙音瀾北
反符註溫水南至營入黔水雙音蔽又音雙黔音紀
炎反牛釋釋音必爾反郁鄂音粗尊反鄂音莫亞
反朱提朱音抹提音時越萬郡萬音先藥反定茆茆
音才各反徵示註星江在西北示音祇左古夷字卑
水卑音班諸街諸音借又音才心反收靡靡音靡卽
升麻殺藥所出也味味音昧律高註西不空山出
錫東南監町山出銀監音呼鴉反町音挺比蕪比音

龍卷小乘八卷五

三九

類二反責古責清奔母樓母同無緩音之悅反字誤
木來唯註陞山出銅勢水出微外東至康伶入南海
陞音胡工反伶音零將柯郡將音祖郎反故且蘭且
音子闕反鐸音尋又音淫同竝竝音伴諫拒拒音竹
刃反又音斬句町句音劬巴郡枳枳音徒又音抵又
音之爾反胸忍胸音果宕音徒淡反魚復復音
腹武都郡沮沮音千餘反又音夷隴西郡上邽邽音
圭氏道注禹貢養水所山養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
作漾隴洮注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枹讀

日府金城縣允吾允音餘下允街同吾音牙浩壺浩
音合又音諾水名壺音門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令
居令音連又音零天水郡罕開開音羌有反又音苦
見反縣道縣音完武威郡休屠屠音殊格次督音子
如反次音咨鷲鳥鷲音鶴鳥音雀模訓撲音蒲刺音
環谷松注南山格陝水所出格古松字陝音下夾反
張掖郡譯得譯音鹿渠名驪驪驪音力連反又音連
軒音虔喬和番音藍酒泉郡樂游游音官矢厥厥音
衣厥名乾齊乾音千敦煌郡敦音屯安定郡復累累

龍卷小乘八卷五

三十

音力追反安俾俾音平烏氏氏音支祖厲祖音且厲
音賴駒卷駒音句大曼曼古要字音一遙反上鄯白
上註國水山西東入河國音銀字本作國施施龜音
丘茲音慈高奴注有涪水可熱熱古然字西河郡規
是規音紀朔方郡沃壁壁古野字五原郡莫顯顯音
丁葛反桐陽桐音固定襄郡桐通過音工禾反銀門
郡陰館注累頭山治水所出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
反燕刺王傳作台嶧嶧音郭代郡桑乾乾音干标氏
标音權氏音精且如註子延水出塞外東至寧人浩

中且音子如反沽音姑又音故上谷郡沮陽沮音組
潘音普半反維音維音句又音工豆反音無又音
莫豆反潘陽郡厚奚厚音題字或作蹄音平音九
承反又音鑄古北平郡俊廉注澤水南至無終東入
庚澤音力水反又音郎斯反庚字亦作澆音同音音
才私反驪城註楊石山在西南楊音樂遊西郡且處
且音子余反處音處令支令音零又音郎定反支音
祇肥如注玄水東入濡水濡音乃官反遼東郡無慮
慮音閭險瀆註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此自是
無聲小乘入卷五

辛上

險瀆非王城也沒音狼浪音普大反音汗音音盤注
音塞樂浪郡謂郡音乃甘反郎音酣東曉曉音移
盤台台音胎南海郡番禺音潘禺音愚揭揚揭音
竭又音其逝反憐林郡中謂音力救反水名交趾
郡曉曉音連陵音來口反荷扁扁與漏同龍冷音
音廉冷音零九真郡都麗麗音龍日南郡西德德音
權趙國襄國注有琴水焉水東入潁潁音藕又音牛
吼反廣平國南和注列葭水東入泥泥音斯留川國
留音濁東安平注有鄭亭春秋紀季以鄭入於齊是

也鄭音摑膠東國觀陽觀音工喚反淮陽國扶溝
濁水首受狼陽渠東至向入淮狼陽音見上濁音戈
又音瓜梁國陽陽音唐又音徒浪反杼杼音食汝反
東平國亢父亢音抗父音甫魯國蕃音皮白哀云
陳蕃之子爲魯相國人爲諱故曰皮此說非也郡縣
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楚國傳陽註故
偏陽國偏音福左氏傳所云偏陽芸姓者也長沙國
下雋桐音字充反攸攸音枚鄴鄴音零茶陵茶音弋
若反又音大加反東漢以下俱無音釋故不具錄
無聲小乘入卷五

辛上

槎菴小乘卷之六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國事類

御朝

王文恪公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敬刺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於繫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

槎菴小乘卷六

一

矣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承襲以來嘗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大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衆然畢陳于前

矣據此則孝宗而前內朝雖簡而外朝國未嘗廢也自世宗齋居決事羣臣罕接而神宗從憲章祖德不臨御者三十餘年正朝一殿十年不建即前朝之御不可復得況所謂內朝者耶天下血脈惟在章奏一綫而時或發格不下或大臣密請不得所恃天子神聖動中機宜四海泰平適履全盛而上下釜鬲殆亘古所無憂盛危明有識者不能不却計於此時矣

諸王外戚朝見儀

槎菴小乘卷六

二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行四拜禮凡伯叔兄見天子在朝行君臣禮於便殿行家人禮伯叔兄坐東面西坐受天子四拜伯叔兄就子受禮位坐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尚親親之義存君臣之禮親郡王見皇太子行四拜禮親郡王出皇太子詣武英殿見諸叔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向坐受見諸兄行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並受皇后父兄上行君臣禮后見父母行家人禮皇太子見皇后父母皇后父母立於東西

向 皇太子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 皇后父母立

受兩拜答兩拜按此見當時親親之重如此建文君

以皇孫嗣位時 諸父來朝親受 天子禮拜而復

欲加以損削何以能安故知靖難之舉所由來者漸

矣傳信錄載 高皇鴻成 建文卽位 燕王來奔

喪謂已叔父行也不肯朝見給事中全華龔叔安奏

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

姪之情此正與典禮相合但其語出宋人玉堂清話

杜審琦見太祖太宗事非國初實錄也 親王入朝

自宜德初止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後無行者惟

憲王爲 英宗叔父構于王金符之嫌賴 上禮

明不爲動而王於景泰中疏奏 皇太后問 上起

居及勸景帝朝 上於南城俱爾中後 上見之大

感悅特許入朝陛見後至內殿行家人禮宴齊加渥

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爲覲山澆水賦寓

思特置一護衛護王時護衛不置久矣又詔王春秋

高得歲時游獵不爲例今所存御書院敬刻切爲宗

藩具數焉

習儀

翰林院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成化十四

年冬至日錦衣衛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憲廟命鞫問二人衆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詔自今

行大禮仍先期習儀唯內閣辦事者免

殿試頒曆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 恩

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

五日又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

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

日至第四日放榜頒曆舊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

是日值冬至禮部預以爲請命改頒曆於十月初日

至今皆因之

召諭實錄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

傳不設通贊今中貴四出急得百官以次進今內侍

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聖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座身俯白石欄楯百官復

至 御前叩頭畢 聖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

官稍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步耳 聖上練冠練袍

聖容昨穆 御音清亮朗如巨鍾知爲萬壽無疆

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

鳳姿清標玉瑩霞器之祥奕燁輝映三 皇孫雁行

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珠樹臨風也周家繼述之

美聚於廷舉凡筵之間歡獻盛哉羣臣祇候 聖上

即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

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

禮不敢懈怠昨夏有風頗張差突入 東宮傷人

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話你們誰無父子

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問的招情

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

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

位且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靈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河南道

御史劉光復於衆中忠愛激切喜劇揚言曰 陛下

極慈愛東宮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頗高而 聖上聞

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目攝之且顧左右

近侍曰彼所言謂何而道長仍以前說進 聖聽猶

然怒微于色 龍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綈騎何在

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率下彼承旨者見 聖上

震怒羣簇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急戒無亂殿

但抑令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

彼從六尺孤撫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

彼時更置之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

國卽有他舉亦須爾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

能驅超飛乎膝下左列三孫見在復呼三孫至

前示衆曰俱曾見否爾臣因請 東宮出講後應曰

稍待俾後昨 瑞王婚禮遲原無別意不過以

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

候之衆官惟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及臣王去

昌見署大理蒙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人犯名梓

又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

官傍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什么話再

上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能不許株

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等爲不忠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聖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聖上又

顧謂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個放一個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 聖上示之較也時欲來跪班者稍居右與 帝座不相對 聖上又拊 皇

太子而稍從右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

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聖上久以堯舜之

聖統制寰宇垂五十年諡加安瀾已駕古軼今矣今

皇天眷佑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

之典開誠加勝不啻家人父子然羣臣咸奮喜躍

欲泣下臣等因思平臺召見既開 天語惟內閣

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視 聖容然嚴陛嚴隔

愆于儀未有咫尺 天顏盈耳聲咳移時歷畧盡法

煩苛且 聖子神孫聚於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

者也臣等草賤土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建

士員以職守所關懼有顛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

傾聽聞之極真然 王言如絲何似文飾故不敢

減一字直述梗槩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焉 熙朝

盛舉萬世美談云臣張問達臣王士昌同謹記臣按

東宮冊立已閱十餘年福王業已之國當無異議

矣張差以出氓突入 宮禁跡其行履非有伏飛之

謀魚腸之挾也而一時論者過計以爲陰懷不軌語

使背戚 皇上雖屢手諭問部大臣而未能止也推

鞠本謀幾與大獄而 慈寧一論羣籍頓息惟劉御

史以敢言賈罪時議惜之然 皇上實以衆口難防

愆一人以警千百耳初未有深憤諫臣之心也觀其

一則曰震驚 聖母一則曰無入臣禮而不復

所言之非且但詔繫獄而不加以廷杖 聖意謂

周可知已夫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 皇上風

變化妙運不測 聖子神孫公卿亞旅咸臻畢集惟

腹間誠潛消默奪此真超軼千古豈漢唐而下猜忌

之主所可望哉自是而名位截然人心底定積年疑

翳一朝解散即張差亦反有助子羽翼又死其深

而却顧者耶謹錄之於右而漫識其後云

玉牒宗派

國初置太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爲宗人府設宗

人今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時

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誥葬之

事凡宗室有所陳請卽爲上聞聽 天子命以親王

領之後但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凡東宮親王

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卽以 上聞付

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爲上字其下一

字臨時隨意選擇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添

永爲定式下字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爲

序惟 增江王府不拘

東宮位下

允文遵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晟

恭王位下

尚志公誠秉 惟懷敬誼存

輔嗣資廉直 匡時永信悖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欽求

審心成景慕 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今爲

帝系

高瞻祁見佑 厚載翊常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迺光猷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勤朝在肅恭

紹倫敷惠潤 昭格廣登庸

楚王位下

英華總盛容

宏材升博衍 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府智實堪宗

養性期淵雅 寅思後會通

魯王位下

觀顯壽以弘

聲奉陽當健 康莊遇本寧

振舉希兼達

蜀王位下

從友申賓讓

承宜奉至平

慈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禦開方岳

揚威謹禮儀

剛毅循超卓

權衡素自持

代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充庭舊典彝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襄陽小集卷六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舞真觀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潤

作哲向規束

岷王位下

徵音膺彥舉

定幹企禮雍

崇理原諮訪

寬銘喜責存

谷王位下

冲範徵借旭

融謨朗景迭

宣韶愉顯健

令緒价蕃維

濟王位下

襄陽小集卷六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舞真觀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潤

作哲向規束

岷王位下

徵音膺彥舉

定幹企禮雍

崇理原諮訪

寬銘喜責存

谷王位下

冲範徵借旭

融謨朗景迭

宣韶愉顯健

令緒价蕃維

濟王位下

襄陽小集卷六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肅王位下

偉聞參望與

歲誨泊泉薨

麒麟徐積光

奎穎聯璿璣

伊王位下

順龜謬許典

褒珂采鳳珠

應時領青選

昆玉冠泉金

恭初新建節

易好必貞銓

執準符鈞正

詢敗汝勵虔

薦誦演還暢

先施遂省稽

經義小纂卷六

十三

敬惟愛造化

通藝其損流

慧堅析恩確

鑒潔倬旌政

習獻增盈蓋

臨饒軼績揭

以上六十字原無國號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統一

遠得襲華名

舊有

潭王位下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啓處詢從式

尊聞汝貴中二十字以國除

祖訓不載

宗祿

經義小纂卷六

十四

萬石周王歲支上萬石襲支一萬二千石弘治十六

年支一萬石代王支六千石肅王支一千石遼王支

二千石岷王支一千五百石韓王支三千石唐王支

五千石伊王支二千石靖江支一千石共泰晉周楚

魯蜀慶韓趙荆德崇吉益衡榮于嘉隆中或辭千石

或辭五百石而鄭王則隆慶元年加增四百石歲支

一萬四百石中折色本色又各不同今天潢日蕃

而民賦有限勢不能供且冒濫滋多姦弊百出故嘉

靖間更定條例萬曆十年復領要例宗祿漸有制限

矣嘉靖十五年題准河南宗室日繁除親王照舊外郡王以下本色祿米每夏稅一石折銀五錢五分秋糧一石折銀六錢五分每祿米一石折銀三錢五分通融放支三十三年題准庶人歲給米七十石除未出幼者從父養育乃女嫁從夫自贖外其已出幼成婚應請口糧查其父生子多寡如生三子以上不分長子眾子各減半支給止生一子二子給與全分傳世以後照原數支給又定凡擅婚所生之子止許請名其歲給口糧照歷年原議減庶人三分之一給米

卷六

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員妾所生亦照禮婚支給花生子女不拘已未請封盡行革去得祿真曆七年議准罪宗庶人現在食糧七十二石者俱減為五十石日溢妾媵之子姑許請名歲止給與本色米十二石子孫如之其現在食糧五十石者姑准終身日後子孫俱如今例至於勳戚之臣國初皆賜食田以代常祿永樂間始令與百官米鈔兼支然其出亦自有不同者如魏國歲支五千石黔國三千石威國四千二百石英國三千二百石定國二千五百石

侯祿伯祿俱一千石而西寧惠安一子一百石恭順定西一千五百石撫寧一千二百石陽武保定武進清平南和東寧寧晉寧遠俱八百石廣寧七百石折色本色亦各不同洪武初全支本色永樂中米鈔兼支又令勳臣祿米俱於南京支麥洪熙元年令未奏兼支宣德六年令以承運庫生絹折祿米一半每疋折米二石正統二年仍米麥兼支景泰元年仍米鈔兼支六年令以龍江鹽倉鹽准支祿米七年令以太倉庫折草銀准支折色鈔每銀一兩准鈔七百貫弘治元年令本色祿米仍折支銀每石折銀七錢

卷六

計七年令勳臣祿米於戶部關支見任南京并各鎮守者照舊南京支給額清舊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室不能受自生齒以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祿要難無不仰給于上日引月長愚之所必窮者也嗟而養之厚之以不貴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爵貴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陋廨戚而無以爲樂甚非人情也則宗祿之數自米而已然

潭王

公事而皆以今事附會非實錄也

近峯聞畧言王文恪公言 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

靖江王

廣西靖江王

關氏未幾生子封潭王將之國關氏語之曰爾乃漢

高皇兄南昌王之孫也雖仍郡封其

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爲汝忍死於此他日當復

宮室制度大都與親藩埒近以支子繼繼禮漸衰替

替耳潭王竟反 高皇討之兵至潭王堅閉城門抱

無按二司皆不肯拜謁余壬子與廣西試事竣祇一

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

通名而已念此實非 高皇孤裔猶儼然王爵 懿

王因擄於城外閻官自焚攜子投陞壑歟 高皇大

文於 高皇爲嫡胄於 文皇爲長兄而禮祀忽諸

怒因託妖星亂宮名盡戮宮人 孝慈至脫替珥待

雖中更建文之難然子無及父之罪弟無絕兄之禮

罪僅免王元美云潭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母非關

建文之年卽不得遠復爲懿文立後得比南昌恐非

卷六

卷六

卷六

王在洪武二年距友諒之亡將十載

也王元美不厭錄云親王體至尊于中外

崩在十五年距潭王之薨且七載文恪所載甚謬

大臣處殺制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

此與梁史武帝豫章王綜事頗類當時附會以爲潭

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

王事耳野史又載郭定襄登爲虜所得突騎而行虜

禮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

防稍懈忽騰身奪首子馬突圍馳還卽史記李將軍

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裝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

廣事陳太常音欲訪一客取者竟歸太常坐廳而不

非父畢還朝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謂

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卽北史劉儀同孫事

彼此具賓主上座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遇

石亨有一姬飲出以誇忠肅姬不肯出見亨大怒欲

微其王跪稱弟子俯伏吮靴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

殺之遂寘人壁中曰于公正人云云卽武三思殺梁

升與尤可怪也今奉簡命至西粵者靖江但以紅東

頂頭稱靖江王額問而已此則以紅東亦頂頭書款
差某官額首拜以答之尚無書名之事云後聞國
史見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
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
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
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
鄉其議與予合惜爲時所阻耳又世宗朝興滅繼
絕國初勲臣之裔無不追錄而時竟無爲此議者
不知其何故也

禮部小集卷六

宗藩奏議

嘉靖二十三年議准各王府選娶妾媵俱要預行奏
請其奏內必明開年紀若干有無嫡子及曾否娶有
幾妾候禮部查明果係乏嗣及例應娶之數方許行
文覆勘是實方許選娶例外溫收者聽禮部參題革
退萬曆十年議准凡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
於十人世子及郡王額妾四人長子及將軍額妾五
人中尉額妾二人世子郡王選婚之後年二十五歲
嫡配無出具啓親王轉奏長史司仍中呈選按例史

限實具奏於良家女內選取二人以後不拘嫡庶如
生有子則止二妾至三十歲無子方許仍前具奏選
足四妾長子及將軍中尉年三十歲嫡配無出照例
具奏選娶一人至三十五無子方許仍前具奏長子
將軍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至於庶人必四十無
子方許奏選一妾凡選妾禁例悉如選婚不許滋選
流移過犯之家各王約每年備造文冊送部查考但
有不遵明例或年未及而預陳或已生子而復娶所
生子照滋妾例行本宗罰治凡滋妾子女弘治九年
議准汪初有未成婚而先納官人生子者所生子
不許請名請封嘉靖四十四年議准王府有不經
請蓋娶妾媵及有以流移婦女有夫之妻并額外滋
收者俱行查革其所生子女止給口糧萬曆十年議
准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係額內應娶人數曾經
奏選明白者方准請名請封如不經奏選或增其陪
從官人名目或人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爲滋妾查
係額內人數所生之子姑准請名歲給本色米十二
石若在額外者不給其女任其擇配俱不給婚嫁之

資有如鸚鵡繼王爵係蓋妾之子有碍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按 大明會典及宗藩條例要例等書
妾子女之禁煌煌日星而近者代藩之議予竟以出
位之言獲罪云

漢時立后

兩漢立后多不從聘惟惠帝娶張敖女平帝娶王莽
女桓帝娶梁商女靈帝立宋后皆備六禮更始元年
莽聘杜陵史氏爲皇后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僕雜帛
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成同牢之體于

禮書小乘卷六

二十一

禮書小乘卷六

二十一

北西堂莽自謂能遵古制然豺虎衣冠隨足爲難
蓋耳宋書引漢高后制聘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
穆帝納何后王彪之大引經傳以正其體六禮咸備
然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六
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疋終
三疋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
頭酒米各十二斛考之漢制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
璧乘馬束帛晉視之甚爲簡節近見漢雜事秘辛載
桓帝納梁后事與本紀稍同而中雜以穢褻恐亦屬

書也 國朝納后之制典於會典納采問名用金
百兩銀八百兩納吉納徵用金八百兩銀二千六百
兩他物俱有定數視之漢晉豐約最爲得中矣
因記列后于左方

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成祖仁孝文皇后

徐氏葬長陵 仁宗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宣

宗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英宗孝莊睿皇后錢

氏葬裕陵 憲宗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孝宗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 武宗孝靜毅皇后夏氏

葬康陵 世宗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穆宗憲宗

莊皇后李氏葬昭陵 英宗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

生母也 憲宗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 孝宗

慈皇后邵氏 睿宗生母也 世宗孝恪皇后杜氏

穆宗生母也 穆宗孝定皇后李氏今 上生母

也先是康陵以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永樂五

年中官崩皆不復繼 世宗元后陳氏初諡悼靈後

改孝淑繼廢后張氏皆葬西山又繼孝烈崩時 永

陵初成卽葬於陵桃 仁祖而以后册於廟後金 穆

宗竟以孝潔配 世宗遷葬 永陵 穆宗孝懿薨
於潛邸 世宗冊 孝安爲繼妃後立爲后與 孝
定皆祔葬 昭陵又 武宗孝毅皇后初謚止用六
字嘉靖十五年始改爲十二字云 景陵以前合葬
皆止一后 裕陵則二后同祔 茂陵三后 永陵
三后 昭陵三后 孝陵 長陵 永陵皆先后而
後帝爲異

初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化生母 近復附 孝惠皇太后 郡氏典獻生母 於內

蓋皆祀所生母也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部曰廟官

於陵禮制故嚴今廟中一帝以一后配惟陵則二三

后配葬廟祀陵祀也自不同今復建奉先殿不如奉

生於陵歟爲合禮又梓宮旣配葬於帝主無祔廟之

禮宜在殿此亦闕典禮拜其會議以行夏言四

多官會議言自古惟一帝一后而享於廟所生之處

別薦於親身祭而已斯禮之正長故禮有享先帝之

文周之四宮奉之別殿皆此義也 國朝廟制稽古

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

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於

孫則否重繼祖故不復領其私祖母也今日陛下

孝肅曾孫也於孝穆孫屬也於孝惠孫也

禮不世祭義當撤祀今議故遷主陵歟使得所安且

與朱熹等罷奉慈廟故事相同議人上令擇印奉

安祿主穆 上於汾河有宮諱曷曰三屆祿主皆

力重太尉之器乃曰子孫所奉其稱左

既奉遷陵殿實同帝后之列擢之名實於冊未宜明

當更定至是言會官於東閣集議上言

二 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承襲子孫之稱

故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

陵殿則不可請以 孝肅神主題稱 孝肅貞順康

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諱字 孝穆神主題稱

孝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成聖皇后 孝惠神主題

稱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重后俱不用純字

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兼

畫矣上從之

廢后

國朝一帝一后正后之廢自景陵始也因孫貴妃有子遂廢胡后爲淨慈仙師當時西楊不欲蓋楊榮奏義贊成之耳茂陵廢吳后立王后永陵廢繼后張氏厥後胡后追諡恭讓章皇后而吳氏張氏無聞然國制惟一后配帝諡今祀典載孝恭章皇后恭讓章皇后有兩章皇后不知何故

嬪妃葬諡

歷朝小集卷六

上五

歷朝小集卷六

上六

孝陵四十妃嬪惟一妃葬陵之東西餘俱從葬
陵十六妃俱從葬 獻陵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
景陵八妃一葬金山餘俱從葬 裕陵始罷從葬
凡十八妃一葬綿山餘俱金山 茂陵十四妃一葬陵之西南餘俱金山 康陵一妃葬金山 永陵三十妃二十六嬪惟五妃葬天壽山之後兒各餘俱金山 昭陵諸妃俱葬金山先是妃皆自爲墳 寬廟十三妃始同爲一墓嘉靖三十年以古世婦御妻皆九宜九妃爲一墓同一享殿內作七室兩箱皆備於

是金山預造五墓墓各九數以次葬焉先是從葬諸

妃歲時俱享於殿內其別葬者俱遣內官祭以牲醴

嘉靖十七年始命并入各 陵從祭 後思殿之所

傍以紅紙牌書曰 大明某宗皇帝弟幾妃之位祭

畢焚之隆慶六年改造木位刻列名號置各陵永遠

陪祀其 世廟諸妃並遷廟 永陵各置木位配享

本土仕宦

國朝之制仕宦無本鄉者陝西通志永樂初西安楊弘以舉人言事召見貌偉智奏對稱旨卽命爲陝西布政司弘辭 上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既拜賜券官其二子錦承一云永樂中西安人楊恭自刑給事中擢陝西布政司恭豈弘之誤耶客坐新聞鄉谿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爲御史值浙江巡按缺推舉皆不得人上卽時召玘命往玘以浙人辭 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往仍令御史一人協又獲州楊素爲郎王府長史 景皇卽位進禮部尚書召其子肆入朝 上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正德七年奏准廣西除方面知府外其餘

大小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員相兼選用嘉靖七年奏准四川邊方首領許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八年奏准湖廣宣慰司宣撫安撫等司及鎮南長官司經歷吏目等官許以本省別府相兼銓補隆慶五年奏准學舍通驛等官俱得選授本省各府地方其以巡撫提督總制兼及本地方者往往而是如吳人陸完以逐流賊至吳提督軍務撫臣俱聽節制關中人彭澤以平蜀寇由關中進兵後處置哈密事復總甘肅諸鎮楚人陳金以討桃源賊兼制七鎮吾浙趙文華以征倭提督浙江軍務閩人張經徵人胡宗憲俱以備倭總督浙直福江三邊趙總督益所不論差開封人許應以工左侍彰德人王彰以右都俱巡撫河南兗州人樊敬以右通鎮濟寧離縣人到應節以刑書特赦開膠萊河則儼然開府本地與兼制不同矣

讓職

國朝京堂二品以上拜者俱辭不放任大都正卿辭政府再辭亦有至三者晉王述之曰既已堪之何

讓之有鄭子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人拜子產是以爲其爲人也按虞命九官無不讓者古人難進而易退者謂堪之誰其不堪且衆望難壓翔集宜審三讓後進未爲虛飾特其開命則辭既退則請心術詭秘若伯石者乃爲君子所深嫉耳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矜虛名得官輒讓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劉敞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當時有桑維翰者以定昭化叛僚還得開門祇候欲讓其責拜執事上者歐陽修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讓俾曰亦思之士顧其心何如爾尚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修慚其言卒讓之不聽修嘗爲惲傳者其能自信其心則如惲者何妨于讓也

地利

建文初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目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

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報
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
父子耶建文默然 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
敬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姦臣皆欲兵先害朕惟
敬諫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
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成臨刑後客嘆曰變起宗
親畧無經畫咸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如生按此則
敬之遠見潛消禍端遜國諸賢無有能出其右者廣
孝之言遂蒙修戮惜哉聽敬之誠志固已

建文小史卷八

卷八

孝之言遂蒙修戮惜哉聽敬之誠志固已
孝所言實敬本懷也厥後 文皇改封寧王於南昌
良有感於斯言而宸濠之變旋發旋滅毫髮不爽
時漢庶人陸菑異志 文皇削其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夫
南昌之語有以觸其幾乎固知地利之關於滅敗
輕也

親征

天子親征自漢高始韓王信陳稀黥布凡三然白

之圖幾困矣顧陳平秘計得脫征布時上中流矢遂
至宴駕其後唐太宗亦自將征遼士馬亡失竟貽深
悔此皆天子意所自出非臣下爲之從史也遼淵之
役謀定于來公及孤注之譏雖明主不能無惑紹興
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
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
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
死云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
斷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

建文小史卷八

卷八

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宜
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後之來路卽
之使門也元鎮於是白魏公復用夫賭彩一擲因卽
孤注之言而事成則幸不成則成以人主爲漫音
莽其矣惟斷後門之言最爲善計待堅百萬之家一
敗而遂不可收拾豈非以無後門故耶 國朝 成
祖三犁虜庭幸有榆木川之變漢庶人之叛也楊太
敏請 宣宗親征 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
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者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

無不濟臣請先行此大軍至廬入開門出降蓋乘其
謀之未定所謂先人而奪人者也故事易而功倍耳
英宗北狩實以親征一言誤之聞堅之內豈足食哉
雖然秉公文敏力主親征而身行間至七國之亂
晁錯勸景帝自將而身爲居守何其愚也以君爲孤
注而身處於事外東市之禍非不幸矣蓋人主自爲
計與贊人主之爲計利害更自懸絕古之人臣有爭
船橋之安危者可沒置萬乘於危地縱以身爲殉其
如社稷何况守成之世更與開創不同萬無艱危楊
繼登集卷六
之數業爲丁謂輩所藉口也

棧巷小乘卷之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掌故類

大祀

國初以郊廟社稷先農俱爲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幟爲中祀諸神爲小祀嘉靖中朝日夕月天地神祇爲中祀凡郊廟社稷山川諸神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若先農旗幟五祀城隍京倉馬祖先賢功臣太厲皆遣官致祭惟帝王陵寢

棧巷小乘卷之七

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各王國及有司俱有祀典

王國祀典具在儀司洪武初天下郡縣皆祭三皇後罷止今有司各立壇廟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幟太厲庶人祭里社鄉厲及祖父父母父母并得祀竈餘俱禁止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尚驛或黜大祀入濬九句中祀三句小祀一句洪武初定神牲所設官二人牧養神牲前三月付庫儀令濬始如法三年改立儀牲所設武職并軍人專管牧養其牲房中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養宗廟

牲右三間養社稷牲餘屋養山川百神之牲六年濬

准郊廟儀牲已在濬者或有傷則由之或則埋之其

有疾者亦養於別所待其肥腯以備小祀中祀之用

若未及濬或有傷疾者歸所司別用景泰四年令禮

部鑄造牲字牢字火烙各一會同太常寺御史印記

各處解到大祀牛羊凡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

凡祀天地日月則用之凡帛王等曰郊祀制帛曰奉

先制帛曰禮先制帛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洪武

十一年議定在京大祀中祀用制帛在外王國及府

州縣亦用帛小祀止用牲禮凡陪祀大祀文官五

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皆陪內有刑

喪過犯體氣之人不預餘祭並同惟都給事中不與

嘉靖十五年令都給事中陪祀宗廟後又令一應祭

祀俱陪十七年令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凡郊

廟等祀俱陪國初建間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即圓丘

舊址爲壇以屋覆之各大祀殿歲以正月上辛日行

禮時郊工未成暫就奉天殿行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大祀殿乃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歲鎮海濱山川諸神凡一十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廡於大祀殿丹墀內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廡之外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其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祭星之祭至是俱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初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秋惟每歲八月提舉小乘祭之

諸神之主 上帝 太祖主曰神版餘曰神牌祭則禮部太常寺官請詣壇奉安建皇祇室於方澤而以藏 皇祇及從位主而 太祖主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詣廟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于阜城門外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祭俱不來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 太祖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祈穀禮於闕丘仍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一年建崇寧壇於闕丘壇外奉元門之東歲旱則祭 上帝以禱雨亦奉 太祖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其禮於大內之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冬十月更上 昊天上帝奉號曰 皇天上帝改奉神廟曰皇寧宇十八年春行祈穀禮于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即故大祀殿之址建大享殿而建皇乾殿於大享殿北以藏神版命禮部歲用季秋奏請擇吉日行大享禮已又命暫行於玄極寶殿隆慶元年禮部會議闕丘方澤朝日夕月歲舉四郊仍如 世宗所更定而罷祈穀及明堂大享禮今存其儀以備參考

嘉靖九年更定分祀儀是年既分建四郊遂號

陵山曰基運 皇陵山曰翔聖 孝陵鍾山曰神烈

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嶽鎮之

次仍俱祀於 地祇壇十一年定朝日壇以甲丙戊

庚壬間歲一親祭夕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

非親祭之歲太常寺具奏遣官行禮朝日以文大臣

夕月以武大臣其國丘諸儀亦多所更定又定看牲

分獻之制凡看牲舊以前月之朔 大駕親往自後

命文武大臣日輪一員次早復命至是令冬夏至及

禮卷小乘

卷七

五

新穀俱正祭前五日 上親往行禮自後遣太監

視如常凡分獻舊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員

國丘方澤各用官四員分獻俱太常寺先期題請欽

命而法司官例不遣又定大祀如遣官不行飲福禮

太常寺具福胙奏進其傳制後 各廟行香則嘉靖

八年議罷 大社稷 國初以春秋仲月上戊田期

祭太社太稷異壇同建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太稷

以后稷氏配每獻禮先詣太社及配位壇獻畢次詣

大稷及配位壇臨祭若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洪武

三年於壇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各五間以備風雨

行禮十年改建社稷壇於午門外之右先是社主用

石高五尺潤二尺上微尖立於社壇半埋土中近南

向北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

其尖仍用木爲神牌而丹漆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

貯庫壇設太社神牌居於東太稷神牌居於西俱北

向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罷句龍后稷氏之配

自莫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洪武三十一年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陳設悉如南

禮卷小乘

卷七

六

京舊制洪熙後奉 太宗同配嘉靖九年遵初制

社仍以句龍氏配太稷仍以后稷氏配 帝社稷嘉

靖十年 上命於西北空閒地開墾爲田樹藝五穀

建帝社帝稷壇其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正凡甃以

細甃甃以淨土線以土垣北爲櫺星門高六尺八寸

神位以木爲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

神帝稷之神俱朱漆質金書壇之南置石龕以藏神

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爲祭器庫祭器庫壇之北

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每歲以仲春秋次戊日

上躬行新報禮如次戊日在望日則以上巳日臨朔
命文武大臣十二員陪拜隆慶元年議罷

廟享

國初於闕左建四廟 德祖之廟居中 懿祖東第

一廟 熙祖西第一廟 仁祖東第二廟廟與主皆

南向洪武元年定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二年

重定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

惟歲除如舊三年又定時享仍用四孟月孟春特享

於各廟各具禮樂餘時俱奉 三祖神主合享於

秘審小乘

卷七

德祖之廟 德祖仍南向 三祖以次東西向初

各奏本廟樂亞獻終獻徹饌還宮同奏 德廟樂

年始以建 太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俱翼以

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中一室奉安 德祖

帝后神主 懿祖東第一室 熙祖西第一室 仁

祖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几席牀榻衾褥樞機簋爵惟

棨器皿之屬皆如事生之儀及時享於正殿則設

德祖帝后神座居中南向 懿祖神座左第二位西

向 熙祖神座右第一位東向 仁祖神座左第

位西向凡座止設永冠而不奉 主又以親王配享

於東壁功臣配享於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

秋孟冬俱用朔日歲暮用除日俱用合享之禮奏

德廟樂罷特享禮及各廟樂三十一年奉 太祖

神主於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二位東

向永樂中定都北京建廟一如南京之制洪熙元年

奉 太宗神主於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座

右第二位東向永樂中定都北京建廟一如南京之

制洪熙元年奉 太宗神主於寢殿東第三室南

聖審小乘

卷七

向正殿神座右第三位西向宣德元年奉 仁宗

神主於寢殿西第三座南向正殿神座右第三位東

向十年奉 宣宗神主於寢殿東第四室南向正

殿神座右第四位西向天順八年奉 英宗神主

於寢殿西第四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四位東向

於祭 國初以歲除日年 太廟與四時之祭合為

五享其陳設樂章並與時享同累朝因之弘治初

祀 懿祖始以其日奉祀主至 太廟行於祭禮先

期遣官祭告 太廟又遣官祭告 懿祖於祫廟

俱用祝文祭樂告畢太常寺設 懿祖神座於正殿
 西向至日祭如儀嘉靖十年疏 德祖罷歲除祭而
 以季冬中旬行 大祫禮太常寺設 懿祖神座於
 太廟正中南向 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十五年
 奉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神座皆南向 成
 祖而下東西向陳設樂章祝文皆更定而先期遣官
 祭告如前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祫并罷祭告每
 遇歲除祫祭位次如十五年之制祝則自 德祖而
 下備列 帝后諡號而祝文及陳設樂章並如舊二
 年 嘉靖小乘八卷二
 十八年復祭告儀 薦新品物 正月 韭菜四斤
 生菜四斤菁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個鴨子二百
 十個 二月 芹菜三斤蔓菜五斤水葵蒿五斤子
 鷄二十二隻 三月 茶 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
 五斤 四月 櫻桃十斤杏子二十斤青梅二十斤
 王瓜五十個雄雞十五隻豬二口 五月 麋子十
 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紅苳一升沙糖
 一斤八兩米食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個大麥仁三
 斗小麥麵三十斤嫩雞三十五隻 六月 蓮蓬二

百五十個甜瓜三十個西瓜三十個冬瓜三十個
 七月 棗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十斤鮮菱十
 五斤茭實十斤雪梨二十個 八月 藕四十枝芋
 苗二十斤茭苳二十斤嫩苳二十五斤梗米三十粟
 米三十稔米三十鰾魚十五斤 九月 橙子二十
 斤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鰾魚十
 五斤 十月 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藥
 二十斤兔十五隻蜜一斤八兩 十一月 甘蔗一
 百三十根鹿一隻雁十五隻蕎麥麵三十斤紅豆一
 斗沙糖一斤八兩 十二月 菠菜十斤芥菜五斤
 鮑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凡 奉先殿供薦品物與
 南京 奉先殿同其子鷄鮮筍梅子雪梨茭苳橙子
 柑子諸子俱南京太常寺預進太常寺收受奏送光
 祿寺供薦歲以為常
 歷代帝王廟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二年遣官致祭以勾芒
 祝融風后力牧配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
 皇五帝三王及漢唐米創崇之君每歲春秋致祭後

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力勿設王止各
祀于其陵廟而增隋文帝七年春塑帝王袞冕坐儀
惟義農不袞冕是秋 上親臨作馬廟同堂異室
一室祀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漢
高祖光武隋文帝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
凡五室十七帝二十一年始定歷代名臣終始全節
者三十七人從祀兩廡列爲四壇宋趙普以負太祖
不忠不得預元祀本華黎罷安童祀伯顏罷阿木而
太公望以從祀罷其故廟及武成王號是年帝王廟

卷七

十一

大改建於雞鳴山之陽罷隋文帝而遷唐太宗與
高光同室凡十六帝又定以每歲春附祭歷代帝王
于郊壇秋祭于本廟每三年傳制遣道士齋香帛人
有司祭于各陵寢凡祭于陵寢之歲則停廟祭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罷 郊壇帝王附祭十年春爲位於
文華殿祭之十一年春仍祭於文華殿夏始建廟於
都城之西亦爲五室位次如舊是秋 上親臨祭祠
後歲以春秋仲月太常寺先期奏請遣大臣一員行
禮四員分獻凡祭於靈寢之歲則停秋祭二十四年

遷元世祖及其臣五人復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
凡十五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按文王終服事殷
無稱王之事而 太祖之罷隋文帝及 世宗之罷
元世祖并其臣五人具千古卓見乃唐之罷高祖而
祀太宗恐未安也溫大雅大唐創業起於注義旗之
初皆由帝旨大郎二郎尚未軒輊及入關東討秦力
雖多然身係嗣胤何殊將帥禁門之舉不無遺議焉
而遽謂功蓋彼出罷父祀子靈豈無知至於從祀云
者以臣從君耳中與諸君未聞俎豆而其臣儼然且

卷七

二

仲虺列於見知甘盤稱爲舊學梁公之伐必遇西
淮陰之寬有同武穆而舍彼取此義復何居也始書
此以俟識者

宣聖廟

宣尼崇祀及配享之盛實始于唐武德二年詔國子
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爲宣聖
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爲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
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
奠于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

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經
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
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
子學詔祭酒孔頴達講孝經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
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
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范滂二十二年皆以配享而尼父廟
學官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于先聖州縣之釋奠
亦以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于

崔彥小乘卷七

十三

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登其
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
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泰漢釋奠無文魏則以
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因學樂以軒縣尊經
須于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諸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
博士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造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
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如社祭給明衣金
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亞獻光州刺
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承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

子爲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宗
長孫無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于先
聖鄭氏註若周公孔子也故自觀以夫子爲先聖衆
儒爲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
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於學
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
營孔子廟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
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

崔彥小乘卷七

十四

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唐宗太極元年以兗州
公近祠戶三十供饗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
子太保皆配享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曾於學講
先聖詔宋瑋亞獻藺頊終獻臨享天子恩齒自義乃
詔三獻皆用曾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
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明年司業李元瓘奏先
聖廟爲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桌當坐今乃立
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
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

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部十哲爲坐象悉深
曾參特爲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
壁二十七年部夫子既釋先聖可證曰文宣王遣三
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
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孔子坐西墻下貞觀中廢
周公祭而孔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
夫子皆南向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充
公子譽費侯伯牛軻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
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

卷八 卷二

十五

參以降六十七人參城伯顏孫師陳伯潛盛誠明
伯安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治長苦伯南宮廷鄭伯
公哲袁那伯曹燕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
有若十伯公西赤邵伯至馬期伯梁鮑梁伯顏柳
蕭伯冉儒邵伯曹邱豐伯伯虔鄭伯公孫龍黃伯冉
季產東平伯泰子南少梁伯漆雕欽武城伯顏子騫
卿耶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微伯商澤雅
伯石作蜀邱邑伯任不齊狂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

良儒東牟伯后處管丘伯秦闕彭衙伯奚容蒧下邳
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
淇陽伯字父黑乘丘伯泰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
祖子之期思伯榮子熊季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鄆
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榮陽伯泰井沂陽伯施
常乘氏伯顏吟朱處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
伯原亢籍萊蕪伯樂坎呂平伯廉潔苦父伯顏何開
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却異平陸伯孔忠
汝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藏祝阿伯於是二京

卷八 卷七

十六

之祭牲太牢樂官縣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
舞樂二十八年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
大祀則用中丁州縣之祭上丁上元元年肅宗以
早罷中小祀而文宣之祭至中秋猶祀之於太學
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斯始奉釋奠辛
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觀六軍將軍就觀焉
時主客員外郎歸從敬議以爲春秋釋奠孔子版
皇帝署北面揖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
東面之禮而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

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山於一世後世生祀
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朱梁喪亂崇祀迭廢後唐
長興二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
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象畫七十二賢及
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提先聖
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建隆中凡三幸國
子監謁文宣王廟太宗亦三謁廟詔給三禮器物制
度於國學講論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國子監文宣
王廟置官講說及賜九經書與宗大中祥符元年封

聖賢小乘

卷七

十七

泰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謁禮謁文宣王廟
外設黃麾仗孔氏宗廟並陪位帝服釋袍行酌獻禮
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
紇顏氏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
之意親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擁道降輿乘
馬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詔追諡曰玄聖文宣王祝
文進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戶奉望廟仍
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母亓官
氏單國夫人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爲公七

二子爲侯先儒爲伯或贈官親製玄聖文宣王贊命
宰相撰顏子以下等贊畱親奠祭器于廟中從官立
石刻名旣以國諱改諡至聖文宣王賜孔氏錢帛錄
親屬五人並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書一百五十卷
銀器八百兩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
師每坐酒尊一盞豆八簋二簋二俎三饔一洗一簋
一尊皆加勺幕各置於坵巾共二燭二爵共四站有
從祀之處諸坐各邊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一燭一爵
一仁宗再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皆再拜焉熙寧七

聖賢小乘

卷七

一八

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常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
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
母叔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
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
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
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
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准熙寧祀儀詔封孟軻
鄒國公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

與顏子並配議者以爲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爲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者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屬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況楊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充國公仍繪荀況等像於從祀荀況左丘明下楊雄劉向

卷二

十九

下韓愈范甯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況封鄒陵伯楊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國子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祭寧初封孔鯉爲洙水侯孔伋爲沂水侯詔古者學必祭先師況鄒城近郊大開費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里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又詔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國子監丞趙子棣言唐封孔干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僅

五代故製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入而袞冠車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充國公而下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衮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衮無升龍誤矣攷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

卷二

二十

考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爲十有二旒視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議祀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脩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主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水朝議臣斷以七

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月定顏祖鄒單平父黑黍商原抗樂欽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昔有伯魯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月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鄒單聊城侯平父黑祈鄉侯泰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欽建城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詔孫師潁川侯南宮綰汝陽侯司馬耕膠陽侯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殺梁赤雕陵伯戴聖考成伯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二十一

以所封犯先聖諱也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舒王昭享安石子旁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充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卿耶公閱俱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子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懼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潁川侯顏孫師以下至城都伯楊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旁四十八人並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

路州學五年太常等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棠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大晟樂成詔下國子監選諸生肄習上丁釋奠奏於堂上以祀先聖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二十二

謬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釋奠詞不爲學者之惑詔降安石從祀廟庭尚書得聖旨言釋奠禮解宜依元豐祀儀陳設共五禮新儀勿復遵用時又有算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著述算數者畫像兩廡請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算學封風后上國公箕子遼家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澆涿鹿公隸首陽周公容成平都公常儀原都公鬼俞區宜都公商巫咸

河東公晉史蘊晉陽伯泰伯徒父弘陽伯晉卜僂平
陽伯魯梓慎汝陽伯晉史越高都伯魯卜楚丘昌衍
伯鄭裨竈榮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
甘德苗川伯魏石申陸慮伯漢鮮于亥人清泉伯耿
壽昌安定伯夏侯勝任城伯京房樂平伯翼奉良城
伯李延平陵伯張衡西鄂伯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
伯樊英魯陽伯晉郭璞閭喜伯宋何承天目盧伯北
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林孝恭新豐伯張
胃玄東光伯周王朴東平伯漢鄧平新野子劉洪蒙
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吳趙建鼓城子宋祖冲之范陽
子後魏商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許遵高陽
子隋耿詢湖熟子劉焯目亭子劉炫景城子唐傅仁
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淳風昌
樂子王希明卿邸子李鼎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漢
郎顏觀陽子襄楷臨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落下闳
關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微瀟鄉男晉姜茂成號
男張丘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
隋盧大翼成平男尋詔以黃帝爲先師禮部員外郎

吳昉言書畫之學教養生徒後知以孔子爲師此道
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學建立殿宇則祀食從祀難于
其人請春秋釋奠止今書畫博士量事職事生員陪
預執事庶使知所宗師醫學亦準此詔皆從之其釋
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吉按開寶通
禮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
祭日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今諸州
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簡計
以聞按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
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次
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
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
官兩員臨時通攝奉副崇祀向學之望望自今備差
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
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熙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
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
如春秋釋奠儀況春秋自有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
奠崇寧議禮局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

於郡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縣凡獻官
祝禮各服其服以歲事神之儀詔以承服制度頒使
州縣自造焉其謁先師之禮建隆二年禮院準禮部
貢院移按禮閣新儀云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
開元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
師官爲開講贊問疑義所司設食昭文崇文兩館學
士及監內諸舉人亦準此自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
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遂爲常禮大觀初大
司成張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

雜錄小集八卷七

二五

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其
儀獻官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錄
大祝一員以正錄應祀官前釋菜一日赴學各宿其
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
於庭其他亦畧做釋奠之儀紹興十年詔與大社太
稷並爲大祀淳熙四年去王秀畫像淳祐元年正朔
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經願朱熹從祀
繼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
從祀從之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鄒國公孔伋沂國公

祀享先聖封顏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
馬光列從祀其序充國公鄒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
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棖薛公冉雍
黎公靖水賜衡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
北上卿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
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全鄉侯
澹公滅明任城侯屈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
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陸侯
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辛上蔡侯曹邨枝江
侯公孫龍馮翊侯恭祖雷澤侯顏高上邳侯壤駟

雜錄小集八卷七

二六

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
奚容蒧富陽侯顏祖澄陽侯句井疆鄆城侯秦商卽
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沂源侯燕伋句侯顏
之僕建成侯樂欽唐邑侯顏何林處侯狄墨郛城侯
孔忠徐城侯公西黜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
登侯申棖濟陰侯顏會泗水侯孔鯉蘭陵侯荀況雅
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其彭城伯劉
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榮陽伯

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
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
人竝西向西廡單父侯寔不齊公密侯公冶長北海
侯公皙哀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
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鮒臨沂侯
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漢陽侯漆雕哆高遠
侯漆雕徒父鄆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
良孺新息侯泰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鄆單祈鄉
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臥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鄆

禮記小戴卷八

卷七

胸山侯鄆國樂平侯原抗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
舍高堂侯邾邕臨胸侯公西與如內黃侯蓬瑗長山
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
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
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楊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
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
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邵伯張載徽國公
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竝東向 國初詔
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舞綢

禮記小戴卷八

卷七

遣官祭於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
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十五年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
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
九年黜楊雄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
祭告闕里又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
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
其南監春秋 命祭酒行禮釋 皇帝謹遣正統元
年刑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以宋胡安國
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祭祀孔子釋老官八年遣封
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
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弘
治九年封宋楊時爲壽樂伯崇祀嘉靖九年釐正祀
典始爲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
先師廟殿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
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之位申黨
卽申根祀止存根公伯寮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

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
林放遂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
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邊
巨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慶五年
以本朝詳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從祀復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
啓聖公祀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
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珌
朱松祭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

禮卷八

卷七

二十九

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校

宗於文廟罷封爵而稱先師去塑像而用木主更立

啓聖之祠以從廟祀者之父爲配可謂至當不易矣

但啓聖祠宇庫監禮儀減損夫子方太年八份尊瞻

王者而啓聖僻處廟牆僅修歲事夫子之心其安乎

否恐不如另擇高敞先期卜日之爲愈也至於從祀

諸賢十哲則進顏孫而舍有若羣弟則罷公伯而併

顏泰謂林放伯玉元非及門則澹臺實武城之指客

謂中黨申根不必兩出則琴張特子張之異稱牧皮

以狂者而見遺孺悲以問禮而不錄抑已異矣若夫
先儒之祀論訓詁則馬鄭苦心未必讓功於毛孔論
羽翼則荀楊奧理可云遜德於韓歐千載而下或非
篤論也惟去像用主最爲超絕使永嘉專有其功載
考洪武初吳大學士沉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其後布
政使夏寅及祭酒丘濬皆以孔子封王及謚爲非禮
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淵請天下文廟皆宜用木
主禮部覆言廟制已定而淵欲紊亂舊章遂黜爲雲
南廣西府經歷知議非始於永嘉而士真有幸不幸
也泰昌改元山東撫臣以聖香陳乞欲復王號具疏
上聞爲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禮卷八

卷二

三十

功臣配享

南京雞鳴山功臣廟中正位爲徐常李鄧湯沐六王

東序西向爲馮郢公國用耿西海公再成丁濟公德

興張蔡公德勝吳海公祜康靳公茂才茅東海公成

西序東向爲胡越公大海趙梁公德勝華巢公高俞

號公通海吳江公良曹安公良臣吳黔公俊孫燕山

侯典祖而宗廟配享六王之外惟俞公通海張公

德勝胡公大海趙公德勝耿公再成餘不得與增入
永義侯桑公世傑洪熙元年增河間王張玉東平王
朱龍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嘉靖十年罷榮國
配享遷其主於大隆興寺而增誠意伯劉基榮國公
郭英功臣廟丁德興茅成配享永世傑劉基皆無諡
劉至正德中始得諡文成云榮國舊祀隆興後寺殿
移崇國寺

宮殿門樓規制

吳元年作新內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
樞樞卷小乘八卷一

三十一

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兩廡奉天
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
爲宮前日乾清宮後日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周以
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
武洪武十年改作大內宮殿開門曰午門翼以兩廡
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
右爲東西角門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御以受朝諸
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
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

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正門奉天門外兩廡之
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外爲東
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爲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
外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爲 上齋戒時所居
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示天門樓各
五間及長安東西門永樂十五年作西宮于北京
中爲奉天殿殿之側爲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內爲奉
天門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門之南爲午門午門之
南爲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後殿涼殿殿及仁壽
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 今在西城各殿十八
門俱更名
年營建北京宮殿門闕悉如洪武初舊制正統六年
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 三殿自永樂十九
年火至是年始成嘉靖
十五年以清寧宮後半地建慈慶宮以仁壽宮故址
并撤大善殿建慈寧宮三十七年重建奉天門成更
名曰大朝門 十六年三殿門樓
災次年門樓先成四十一年重建
殿工完更名奉天殿曰皇極殿華蓋殿曰中極殿謹
身殿曰建極殿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大朝
門曰皇極門左順門曰會極門右順門曰歸極門東

角門曰弘政門西角門曰宣治門

大臣事始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紳始其有謹身殿大學士自楊榮始輔臣之歷官至一品自西楊士奇始文臣之贈三公自蹇義夏元吉始輔臣之賜蟒服自劉健始吏部尚書入閣自焦芳始官至一品入內閣自王文始一人領四官亦自王始輔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循高穀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西楊兵部東楊工部終其身自王以

卷七

三十三

後多吏部矣文臣加三孤自洪熙元年大學士黃淮

加少保楊士奇加少傅兼官之例遂定嘉泰以前卿兼官秩者僅少保兼太子太傅夏元吉一人其他孤卿官秩若爲兩職自景泰後大都相兼不兼者僅嘉靖初輔臣少保張孚敬文臣以少師爲極大都相保歷傳依階次以進獨正統間工部尚書吳中嘉靖間大學士費宏不歷少傅正統間大學士楊榮成化間大學士萬安弘治間大學士徐溥不歷少保閣臣偏歷三孤者正統間楊士奇弘治間劉吉劉健正德

卷八

三四

後多吏部矣文臣加三孤自洪熙元年大學士黃淮

開李東陽焦芳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嘉靖間張璁夏言嚴嵩徐階隆慶間李春芳竇拱張居正光緒人部臣偏歷三孤者永樂間蹇義弘治間馬文升正德間王瓊隆慶間楊博凡四人俱吏書以節鎮兼三孤者弘治間王翔王越總制三邊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正德間洪鍾總督用陝湖河四省加太子太保彭澤總制四用如太子太保嘉靖間楊一清以閣臣總制三邊以少傅兼太子太保胡宗憲總督江浙福建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後三邊總督多有加太子太保者官臣贈官自洪熙間少詹事鄭滿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俱以儲官舊臣特贈太子少保三品加官保自景泰三年江淵以史侍王一言以禮侍萬鏐以戶侍俱爲太子少師俞山以史侍爲太子少傅俞綱以兵侍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之兼學士自桂文襄始五部俱改都察院禮部無改者自屠淵始南都之有參贊機務自黃忠宣始其兼提督軍務自胡植始清運之有總督文臣自王莊毅始其兼戶部卿貳自韓士英始以浙直入任者皆兼兵部兩廣之有總督文

臣自王忠肅始三邊之有總督文臣自王威寧始三
總督皆姓王耶陽之有撫治自原傑始江南之有巡
撫自周文襄始江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自王文成
始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薊州之有邊備
都御史自鄒來學始參政之督理軍務自葉文莊始
治河之有大臣自宋禮始陝西之有鎮守憲臣自王
叔慈陳偕敏始巡撫之兼憲職自耿清惠始戶部之
有倉場總督自正統三年始莫考始者姓名

三十五

桂卷小乘卷之七

終

樞密小兼卷之八

西陵來

之甫修

掌故類

大學士

唐制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士武后時以宰相兼領中宗景隆中置大學士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按李泌傳加泌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

樞密小兼卷之八

泌爲讓而止則唐時爲大學士者固絕少也及宋王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卷過未幾特置資政殿學士以龍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欽若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則宋大學士之設自欽若始也一云自賈文元始石林燕語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

名耳自後唐安重誨爲樞密後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卽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爲文明以令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諱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八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雖異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旣別改承明殿爲端明仍置學士中開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爲王真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卽文明之職也蓋是特真宗眷真

樞密小兼卷之八

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益用丁文簡故事耳輕重旋亦不倫國朝翰林設學士及講讀學士而殿閣則設大學士秩亦止五品後以尚書公孤兼之始絕百寮矣國初華蓋殿至嘉靖改中極殿其中任大學士者皆係吏部尚書以戶書任者正統間陳循一人以禮書任者弘治間劉仲質宣德間張瑄二人以兵書任者正統間楊士奇天順間徐有貞

兩人自 國初謹身殿至嘉靖改建樞殿任大學士者皆係吏戶二部尚書以禮書任者嘉靖間翟翥以工書任者正統間高穀楊榮文華殿大學士皆係吏戶禮三部尚書洪武中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俱以薦拜未任辭後竟無任者武英殿大學士皆係吏戶禮三部尚書自正統間楊溥至隆慶間殷士儕凡十八人文淵閣大學士歷朝亦多以吏戶禮三部尚書任禮為最多自天順間陳文至隆慶間趙貞吉凡二十八人東閣大學士皆以禮部

尚書任以吏部尚書任者僅景泰中王文一人以兵書任者弘治間謝遷一人以工書任者正統間高穀一人以侍郎兼大學士者弘治元年楊士奇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金幼孜以戶部右侍郎兼武英宣德元年陳山以戶部左侍郎兼謹身張瑄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永樂二十二年黃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洪熙元年楊榮以太常寺卿兼文淵天順元年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殿閣大學士不兼他官者惟洪武初華蓋殿劉仲質鄭質武英殿吳伯宗文淵閣朱善

宋訥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正統八年陳循以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正統十年高穀景泰五年王文以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又永樂間胡廣楊榮金幼孜以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間始定兼銜次第自天順間始定然武以所兼係傳為等級或以部分為後先或文淵閣則曰兼武英殿以上不用兼字左右春坊大學士與院學士同品級建文時任重倫朱樂立東宮奉至剛為左胡廣楊士奇因之解綬為右黃淮因之

洪武中曾榮為左王英為右景泰間商輅為左彭時呂原倪謙因之劉儼為右劉定之因之逾五十年至弘治十六年楊廷和以中允陞左春坊大學士自廷和以後僅存其銜正德六年敘遷年深翰林蔣見等九人為坊局十一年又以春坊缺員推顧清等十人陸續

館閣考異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殿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

張唯等四人山東選王璉等五人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其皆擢翰林編修命入
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等分教之命光祿日
給飯每食 皇太子與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
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數馬寵錫甚厚永樂三年命
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英欽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
于是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夢簡庶吉士楊相等
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許之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

月給膏燭工部擇近地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
或時至館中程試課素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
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
臣隨之較尉備賜從人莫不歎其榮自正統以來所
選庶吉士內閣請學士二員于翰林公署教習與
祖宗文華殿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
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
年則給然遂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成化元年十
二月庶吉士相率詣內閣請散館李賢曰教養宋人

奈何遽散入仕許禮抗聲曰公從何處教來賢稍責
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諫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
未春開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
南京刑部主事弘治六年准奏每科一選不拘地方
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今有志學古者
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
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
取者按號行吏部諫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
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進二十人畱不過三

五人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開會簿悉
註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晨白日都
消病屑餘藉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勸醫書嘉靖
八年己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宦帝曰改
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 太祖皇帝之制在當時
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後
不必選畱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
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
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選年以來選畱不能盡

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于國無益試如聖諭
所云春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脩簡試于主事御史
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
士內訪補議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
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論
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齊序選庶事體畫一經
久可行帝從之嘉靖十一年令內閣會同吏禮二部
覆試監察御史監試錦衣衛官校巡察十四年令禮
部引進士赴文華殿門外賜題考試自後選庶吉士
皆賜題仍于東閣前考試四十三年御史李文績言
翰林職親禁地大用所儲今集館罷罷者尋明年復
當會試乞下輔臣舉行仍望精選而廣收之如考中
入館者遇有不稱不妨外補在外遇有異才不妨改
用期于得人而已吏部覆言翰林從別衙門改補事
體未便不若就新科進士從公考選上從之然當
時館選散授不拘內外如永樂乙未沈賜知縣戊戌
莫廷孔友誥知縣宣德癸丑傅綱知縣正德甲戌王
邦瑞知州嘉靖丙戌李元陽王格張鐸連續知縣已

孟孫光輝推官楊祐安如山知州其爲行人評事者
不可勝計而當時以別衙門改者如王子沂以御史
改左春坊司直陳顯徐教李賢劉于春周餘韓守善
皆以御史陞中允歐陽舉以御史改編修金阜以給
事中改簡討張袞胡經俱以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
進改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叅議改待讀
學士盛瑞瑞明以南京尚寶卿改左庶子兼侍讀鄭濟
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
改右諭德任翰以考功郎中改春坊司直兼簡詠鄒
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繼禹以儀制郎中
改贊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
議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陞中允王一寧以工部主事
改脩撰歐陽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編修韓邦奇以考
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東
虞淮王汝孝陳節之屠應坡葉察呂慎王慎中全潞
楊汝皆以科道部屬改編修王大任姜儼俱以御史
陞侍讀學士宣德正統初陳叔綱邢宏舉俱以典修
實錄改脩撰其以科道官避父兄京堂而改者見後

國初內閣原無定額洪武初吳伯宗以武英殿大學士復爲翰林院簡討永樂親王文忠以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陞脩撰十四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官在後嗣後始以翰林院銜直文淵閣然惟胡文穆脩撰楊文敏翰林彭文憲商文毅以脩撰其他黃文簡以中書舍人楊文貞以齊王府審理副陳汝靜張子玉以鄉舉全文靖以給事中胡若思以桐城知縣會納以審理權謹以光祿署丞徐武功以都御史武功曾官編修李文達以主

張王穀敘薛文清以御史高文義以中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榮襄以長史楊文襄以總督張文忠方桂二文襄霍文敏以主事席文襄以戶侍許襄毅文簡以吏書夏文愍以給事中皆不由館選自茲以後會推內閣冢宰掌院必列名其間然未聞有特拜者矣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列二十三年官止五品校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塞忠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兼五

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爲首相敘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首領吏部尚書者其以內閣出外者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內閣爲廣西參議國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瑄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請司出內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監書景泰七年江淵亦自內閣出爲工部尚書代石瑛命納由佐兵部許道中出爲陝西參議徐有貞出爲福建參政天順

初岳正謫爲欽州同知皆不復再入其預閣務不與閣臣職者塞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戶書朝夕倚顧同賜珊瑚筆格玉硯條自然不與閣職其以翰林陞改別衙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元年劉永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布政陳文升以侍講學士陞雲南布政弘治十六年李紳以侍講學士陞浙江布政後亦有以史官徑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中羅公願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願宗以編修爲太常寺丞宣德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高吳志

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進原霖以修撰陞通議
黃觀以修撰陞尚寶觀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
卿金闕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珣以侍讀
滿安陸州知州尋召爲大理少卿延熈人名諸郡孔
公恂以修撰改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
紹俱以左庶子改尚寶司卿李泰以中允改尚寶司
丞柯潛以洗馬改尚寶少卿成化羅景以洗馬改禮
部員外郎孫賢劉珏以中允陞太常寺少卿弘治中
李繼以論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允陞太常少
卿正德中新貴以學士兼光祿卿黃諫以編修陞尚
寶司卿黃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經歷許彬以修撰
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陞南禮部員外郎嘉靖中
張春以侍讀改南太僕寺丞泰鳴夏以中允在告起
爲兵部主事萬曆中張一桂以論德調兵部員外郎
范應期以論德調南刑部郎其以翰林而兼諫官者
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兼治書侍御史
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嘉靖庚
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諭行

卷已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萬曆已
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道者
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
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中金幼孜承簡討建改
給事中成化中簡李吳改南京禮科給事中洪武
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惟俱改御史正
統已巳徐瑄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
河南道御史簡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俱募兵事完
復原官其改教授者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以
編修改高州府教授第三人陳景以編修改福州府
教授其內甲不入翰林者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
禮部員外郎第二第三人郭鼎吳公達授吏部主事
丁丑狀元陳郊謫戍第三人劉鏐補鴻臚寺司賓署
丞第二人尹昌隆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人孔
天胤以王親授陝西按察司僉事萬曆己未狀元莊
際昌以廷試卷誤書一字爲言者所劾遂請告歸狀
元不入翰林且莊與陳皆閩人可異又成化二年侍
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給

林不得與院事不喜二人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
官缺未有不兼翰林者下閣內時閣臣彭賡謂永樂
中西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
也竟不許今尚書侍郎官坊官無不兼學士講讀史
官銜者唯祭酒司業不兼然司業多有以官坊兼者
以祭酒司業皆由部推餘皆由閣推也

祭酒

國初祭酒最重惟取德望不論品級如宋納以文淵
閣大學士胡儼以內閣侍講李敬以政仕刑部尚書
陶凱以禮部尚書山為湖廣參政政仕召為祭酒尋
老復以參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周子祭酒事
樂部鳳以兵部尚書改侍講學士拜國子司業陸祭
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為司業後漸有定職大都
以官坊遷轉惟弘治中王鴻儒以致仕提學起拜王
雲鳳以提學內轉嘉靖中殷邁屠義英成憲以外官
太常卿起轉為異然屠止兼銜成原官簡討外調者
也二王殷皆實授文莊不數月以憂去殷亦不數月
以疾去屠成皆止于祭酒直隸太平人周怡以給事

中建言滿隆慶初起山東海道遷國子司業亦異
竹撫建置

國初遼寧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
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
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碍
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
督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備提督邊
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特設其邊境
以尚書侍郎仕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總理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
一員永樂間設漕運武臣至景泰二年因漕運不繼
特命都御史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其事國兼巡撫
淮揚廬鳳四府徐和滁三州成化八年分巡撫總漕
各設一員九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十六年復
舊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設提督軍務巡撫鳳陽
都御史四十年會議歸併改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總督
蒞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先年蒞遼有督

開道重臣巡視武稱提督嘉靖二十九年以虜患熾
改爲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
三十三年以密雲咫尺陵京接連黃花渤海去石塘
嶺古北口藉子嶺各不滿百里移總督駐密雲巡撫
駐薊州防秋之日改駐昌平而總督遂定設不韋萬
曆九年加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十一年除巡撫如
舊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一員
正統元年始遣都御史巡撫宣大軍戎成化弘治間
有警則遣無警則止正德八年設總制一員鎮巡以

兵部八十八卷八

五

下并會糧郎中俱聽節制嘉靖間命總督官兼督備
保及理糧餉時設時革至二十九年始定設去偏保
改山西三十八年令防秋日總督領標兵駐宣府東
路巡撫領標兵車兵遊兵駐坐道四十三年命宣大
山西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移
駐延慶山西鎮巡官移駐廣西陸慶四年令總督移
駐陽和六年令防秋畢日各兵備副參以下文武官
悉聽總督官查覈功罪舉劾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一員弘治十年議遣重臣總制陝西甘肅延綏寧夏

軍務十五年以後武設或革至嘉靖四年始定設西
鎮兵馬錢糧一應軍務從宜處置鎮巡以下悉聽節
制軍前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十八
年准奏三邊總督於五六月間親臨花馬池調集延
寧奇道等兵赴平虜城等處併力防禦其陝西巡撫
亦於五六月間往固原調度兵食候探無大虜虜情
及秋盡冬初邊腹收成俱畢方俱照常居中調度巡
撫官仍還本鎮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

兵部八十八卷八

十六

九年遣官巡撫廣東至正統景泰間以兩廣宜憐濟
應撥始設總制成化元年命兼巡撫定於梧州駐劄
處置錢糧一應流賊事務聽便宜行事各該將官并
三司官悉聽節制巡撫不復設正德十一年改總督
爲提督嘉靖四十五年以廣東有警命總督止兼巡
撫廣西駐肇慶而於廣東另設巡撫駐惠州陸慶三
年添設廣西巡撫除兼職四年後革廣東巡撫加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其東西新設巡
撫與兩廣總兵參遊守備并三司等官俱聽節制

曆三年仍改總督加帶管鹽法總理糧儲 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往江南治水患兼理農務十九年敕尚書巡撫畿甸然未有專設宣德五年命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應天等府始有專職至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倭警令應天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當風汛時駐劄蘇州嚴督防守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治兩浙農事以後或巡視或督餉有事則遣無定設至嘉靖二十六年以海警始

十七

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海道地方提督軍務二十七年改巡撫爲巡視二十八年停遣三十一年復遣僉都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三十三年倭夷入犯杭州特命尚書提督浙江福建南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福興漳泉地方其提督三省者改總督至兼節制江西後罷至四十一年止設提督軍務巡撫浙江都御史 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一員永樂間遣侍郎巡視以後或鎮守或督軍以事間

遣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寧漳泉等處三十五年以閩浙道遠專設提督軍務兼巡視福興泉漳福寧海道都御史仍聽總督節制後改巡撫福建地方統轄全省四十年總督亦罷其南贛軍門所轄汀州一府仍兩屬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一員永樂十九年敕工部侍郎巡視以後間遣鎮守巡撫成化以後始定爲巡撫然或時革嘉靖六年始定設四十年定今銜 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弘治十年闕廣湖湘之

十八

間多盜始設巡撫所轄則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南雄湖廣之郴州四省三司皆聽節制駐劄贛州尋增隸郴州漳州除建昌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嘉靖八年以吉安之萬安龍泉泰和永豐永寧撫州之樂安增轄四十五年福建廣東並設巡撫以惠潮漳州三府還隸本處定今名所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三年命都御史鎮守以後或以侍郎大理卿出撫至景泰元年定設

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萬曆八年改替
理爲提督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一員
成化十二年以鄖襄流民遣都御史安撫因奏立鄖
陽行都司并府衙割陝西之漢中商州河南之南陽
唐鄧四川之夔野湖廣之荆襄安河設都御史提督
撫治之至萬曆二年以本鎮所轄四省撫治事權不
專添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職銜九年裁
革命湖廣巡撫兼理十一年復設 巡撫河南等處
地方兼管河道兼提督軍務一員宣德五年遣侍郎

李昇

一九

巡撫山西河南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巡撫河南湖
廣至景泰元年始專設河南巡撫萬曆七年加兼管
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
營田兼管河道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五年遣大理少
卿巡撫山東地方十三年始定設都御史嘉靖四十
二年加督理營田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八年加提
督軍務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
方一員永樂十九年命侍郎等官巡行畿甸正統十
四年命都御史提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

李昇

二十

平二府紫荆倒馬二關然未有專設成化二年始設
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順永二府後兼撫河間真保
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以畿輔地廣從於庸屬中
分爲二巡撫其東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永
二府都御史以居庸等關隸之駐邊化遂定設嘉靖
二十九年增設通州昌平易州三都御史旋議革惟
薊州仍舊萬曆九年革十一年復設 巡撫保定等
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管河道一員正統十年命侍郎
巡撫保定等處未有專設成化八年始從居庸關中
分爲二巡撫遂專設都御史巡撫保定真定河間順
德大名廣平六府提督倒馬紫荆龍東等關駐真定
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
一員正統元年遣都御史巡撫遂爲定制後加贊理
軍務 巡撫宣府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命
都御史由巡塞北凡兵糧邊備並聽釐正巡撫之設
自此始然或兼理大同不專一鎮至成化十四年始
定設後加贊理軍務 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一
員永樂六年命都御史由鎮大同旋罷正統元年始

與宜府共設巡撫至景泰三年大同始專設後復兼理至成化十年復專設加贊理軍務 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至正統十三年始命都御史專撫山西鎮守雁門天順成化間暫革尋復置嘉靖間給旗牌四面副隆慶三年令秋冬暫住寧武開就近調度定為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御史 巡撫延綏等處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鎮無專設景泰元年以都御史叅贊軍務遂為定制成化九年

二十一

徙鎮榆林隆慶六年加贊理軍務 巡撫軍夏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六年命侍郎理陝西甘肅寧夏屯政十年命都御史鎮守陝西延綏寧夏等處未有專職正統元年以都御史鎮撫寧夏地方叅贊軍務整飭邊備遂為定制天順元年革二年後設去叅贊軍務隆慶六年加贊理軍務 巡撫陝西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間命尚書侍郎出鎮正統間命右都御史出入更代鎮守景泰三年改都御史巡撫遂為定制成化二年加提督軍務後改贊理軍務 巡撫

二十八

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守甘肅地方正統元年甘涼多事命侍郎叅贊軍務出鎮於是甘肅以文臣叅贊遂為定制景泰元年定為巡撫都御史至隆慶六年改贊理軍務 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都御史撫鎮事寧停遣正統十四年遣都御史巡撫四川遂定設萬曆十一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糧餉一員正統九年命侍郎叅贊軍務十年始命侍郎巡撫天順元年

二十二

革成化十二年復設嘉靖三十年加兼理軍務四十二年改贊理隆慶二年加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正統四年命都御史出鎮十四年以土苗亂命侍郎總督軍務鎮守其地景泰元年大理寺丞巡撫始有專職成化八年革十一年復設正德二年革五年復設嘉靖七年設雲貴四川湖廣等處總制撫勦苗蠻土夷事平革二十七年復設沅州駐劄四十二年復寧令貴州巡撫兼督湖北川東提督軍務 巡撫

廣西地方一員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改總督兩廣都御史兼巡撫廣西地方三年狼設廣西巡撫

屯鹽茶學御史

舊制屯田俱增設僉事一員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題准行南京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屯田正德三年題准差御史督理北直隸屯田南北之有屯田御史自此始也舊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

供費不給景泰初給事中李瓚以為言都察院遂罷

三三

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罷兩淮長蘆巡鹽河道命撫按官兼理河東鹽地舊止以巡按兼視成化九年始專設巡鹽郎史查會典永樂十三年差御史給事中內官各一員于各處開支鹽課十四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間運司私鹽宣德十年差御史一員於兩淮通州狼山鎮守提督軍衛巡捕私鹽正統元年差侍郎及御史巡視長蘆等處私鹽三年取回兩淮兩浙長蘆整理鹽法內外官及御史

等官又令每歲各差御史巡視景泰元年差侍郎二員清理淮浙鹽法二年取回御史今侍郎兼理三年令巡河御史兼理兼巡鹽御史二員於淮浙巡鹽成化四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九年差御史一員於河東巡鹽弘治元年差侍郎二員兼都御史清理淮浙鹽法二年令福建清軍御史兼理鹽法十三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十年令陝西巡茶御史兼理西漳二縣鹽課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帶管鹽法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

明舊洪武三十年令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

三三

員於陝西河州等處禁約私茶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復差行人或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狼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一員令仍前督理陝西茶馬兼攝川湖等處地方云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

員請敕專督學校景泰元年章麗提督學校官各賜
修論一云景泰六年李瓚又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
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
繼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今會典不載成化六年令
貴州按察司分巡官兼理本處學校正德十年始給
各提督學校關防又令口外衛學許各分巡官考校
嘉靖十六年題准大同府屬所州縣衛俱令冀北道
分巡官代理二十六年議准甘肅各衛所俱行甘肅
巡按御史帶管萬曆六年議准南直隸盧鳳淮楊四
桂卷小乘卷八

二十五

府添徐和三州以江北巡按兼之湖廣衛永二府以
上湖南道副使兼之辰州一府靖州以辰沅道副使
兼之十一年令南直隸提學御史仍管江北湖廣貴
州提學官照舊專管惟瓊州府仍屬海南道遼東宜
大仍屬巡按御史四十二年議者以南直隸及湖廣
地府難周遂各分爲二馬

科道

今六科十三道謂之兩衙門科主封駁道主彈劾大
抵先科而後道然有互相改者如洪武中給事中宋

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改監察御史李廣以御史
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
名改爲工科給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明爲刑
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
正統中給事中朱良選李運俱改御史張禴以工科
都給事改御史至耿九疇子裕以給事中改簡討金
幼孜子達以給事中改簡討儀智子銘以給事中改
簡討許進子誥以給事中改簡討讚以御史改編脩
劉龍弟夔張忠弟思俱以給事中改簡討閔楷姪照

二十六

以御史改編修此皆以父兄爲京堂官故改避云嘉
靖四年吏部奏御史孫元薦春皆曾路子弟宜改官
上命爲僉事春兄春選張慈桂尋排貴宏而乞授
館職遂命春爲修撰元爲編修科臣鄭一鵬劾奏
上切責之九年御史胡效才以父璉爲都御史乞避
職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輒改翰林陰私積弊也
今後止與京職者爲令而張裕以刑部郎中改給事
王廷相以庶吉士授兵科給事降亳州判官陞高淳
知縣入爲監察御史其以館坊改者見上嘉隆間以

部屬改科道者數十餘人至萬曆壬子癸丑之間行
取科道皆先授部後俟考選邇來曾乾亨以光祿卿
兼御史閹視大同徐貞明以給事中謫按察司照磨
陞兵部主事尚寶司丞再以尚寶卿兼御史治河周
弘禴以尚寶司丞兼御史巡視九邊鍾化民以御史
訓行人司正後遷光祿寺丞兼御史山賑河南此異
數云

廷推

舊制陞必考滿若員缺當補不待考滿者曰推陞類
推上三人單推上二人三人三品以上九卿及詹
廷推止二人閣臣吏兵二部尚書會大九卿五品以
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
上裁凡尚書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缺皆令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嘉靖十
年題准兵部左右侍郎必推舊歷邊陞練建軍務成
曾兵任備等官有將畧才望者疏請簡用通有等
報即付以提督之任不必另推萬曆十三年令以尚
書改都察院者仍帶尚書職銜朝班以官爲序凡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督陝西三邊宣大都御史缺會五府大九卿堂上
及科道廷推前題兩廣總督缺亦令大九卿堂上
及科道廷推不會五府萬曆五年題准三邊宣大總
督亦照前題例不會五府凡巡撫都御史缺舊例在
內地者會戶部在邊方者會兵部推舉嘉靖十四年
令照九卿例會推萬曆十三年令各處巡撫官歷任
年久方許推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授凡兩京國
子監祭酒缺舊例吏部題推嘉靖十四年令照巡撫
都御史例會推凡詹事府翰林院掌印官缺俱從內
閣推補南京翰林院掌印官缺免部具奏行翰林院
從內閣推補各鎮總兵缺兵部會推如巡撫例
諸缺
國初在京品官踰年實授給本身誥敕三年考滿始
得封贈外官三年考滿給本身誥敕六年九年始得
封贈後京官免試職初授散官待考滿始給誥敕并
與封贈無復先授本身春其制度等級予奪事例詳
列於後而王府外國番僧及內夫人應給誥敕者咸
附載焉凡誥勅等類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

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制誥之寶敕用敕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勅各編字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庫凡誥敕軸軌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軌二品官誥用犀軌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軌三品四品官用描金軌五品以下用角軌凡誥敕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軌二品三軌三品二軌四品至七品俱一軌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軌二品三品三軌四品至七品二軌凡授給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

本本小奉八奉八

三九

頒給誥命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初任試職一免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頒給誥勅已入流倉官不須試職候一年任滿給與勅命守支未入流品官員俱與實授不給敕命在外官員三年為一考解職者頒給誥敕陞除官員合與實授者於本任內歷事一年後方可出給誥敕其有才能卓異之人由自特恩者不拘此例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正官頒給誥敕取自上裁本部遇有應給誥勅官員具本奏聞仍具甲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甲色送中書舍人

候書寫完備本部具甲信手本送尚書司干御前

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近例各官在東教吏部引奏頒給在外教本司收貯

陞補順承樂二十二年令在京王府未之國者本府

長史等官歷俸三年照京官事例請給誥命洪熙元

年令方面官到京曾經一考稱職給與本身誥命九

年考滿方與封贈宣德元年令在外王府長史紀善

九年無過者許給誥敕十年令在外官員三年考滿

稱職者給與誥敕正統二年奏准收糧經歷三年考

滿任內敕糧十萬石已上者給與勅命三年令文官

給敕俱得九年考滿方與十四年詔外官曾經撫按

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誥敕

旌異成化六年令邊方方面知府不得給由赴部九

年考滿一體給與應得誥命嘉靖元年令各官死于

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授

封贈給與誥敕三十四年題准凡陣亡死節官加贈

米給與誥敕四十一年題准外官考滿查其任內撫

按薦舉三次以上方准請給誥敕四十四年題准凡

中差御史并各衙門薦舉者限三次以上其巡撫巡

按但有薦舉不拘次數卽與題給在外司府州縣及衛首領等官九年考滿請給誥敕查係本部考覈春卽取供給類題不拘薦次平常者不准其曆十三年題准南贛鄱陽都御史薦舉所屬照依延綏甘肅寧夏事例一體作爲正薦其旁薦除南北直隸差多薦易者仍以三次爲准其各省但有旁薦不必拘定三次查果政績優異者亦得請給誥敕凡補給弘治十一年令各官考滿准給誥敕未領因事降調者非犯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一十四年題准外官給由

卷八

三十一

到部題陞外職者准給原任誥敕三十七年奏准各官考滿後職後未經請給誥敕尋准致仕者仍奏請給與隆慶六年題准在京丁憂養病給假等官與見任同知遇覃恩候復除日一體請給誥敕其陞授京職在覃恩日月以前者不分已未到任俱准給凡改給嘉靖三十二年奏准先任外官准給敕命未領後陞京官品同請改給者具奏定奪隆慶元年題准閣臣先任二品蒙恩封贈尋加從一品而前項誥命尚未撰寫頒給者以新銜改給五年題准方面官

已給誥命後陞京堂官品同考滿復請改給者具奏定奪萬曆元年題准京堂官先任方面二品已領誥命後陞京官三品考滿者許以京銜改給按成化中大理寺卿王榮爲按察使得有誥命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特許之則同品改給不自嘉靖三十二年始也後外官內轉者不止二品轉三三品轉四亦得改給故事中評博推知轉科道者俱不重給萬曆四十四年戶科給事中商周祚上言陳乞特賜改給遂以爲例云又天順間禮部郎中俞欽父奏臣以田野農得荷推恩封注事今子晉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而臣父母年垂九十氣息奄奄無由沾恩臣心何安乞免臣封得移臣父疏聞英宗謂吏部曰此人子至愷予之後不爲例可爲異數矣

推封

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贈父母妻室凡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合封一代二代三代者俱照見授職

事父母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任者封之能在任者職就封者聽凡父職高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一凡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得封若所生母未封嫡母不得先封其妾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近時兄弟御史者得兩封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一應封妻若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若正妻亦當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一凡命婦因子孫品級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若已

若令八矣

八矣

三三

若令八矣

八矣

三十四

亡歿或曾祖祖父在者不加成化二十三年令凡武職子任在京支職照依文官事例父職高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弘治元年題准繼母當封若止封一人近例若前繼母曾因其父受封後繼母現在未封者從子官封十八年題准凡當封贈母而父官高於已者如係嫡母照舊例從父之官如係生母止照子官品隆慶元年題准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准追贈二年題准三母不得並封今後封贈止許嫡母一人生母一人繼嫡母不得兼封萬曆

六年題准文職官父任武職品高于子者仍舊追贈品卑者照子官品仍于武職內對品封贈附亦如之卽一品二品亦照此例移咨兵部一體給與武執凡封贈職級洪武二十六年定正一品至從七品曾祖父祖父父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正從一品曾祖母祖母妻各封贈夫人後稱一品夫人正從二品祖母妻各封贈夫人正從三品祖母妻各封贈淑人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正從五品母妻各封贈宜人正從六品母妻各封贈安人正從七品母妻各封贈孀人凡封贈次數洪武十六年奏准正從四品封贈一次二十六年定正從七品至正從六品止封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凡奏請移封天順元年奏准兩京官應封贈其父有犯罪問革為民不得受封願將本身誥勅移封者奏請定奪成化元年題准在京品官考滿應得本身誥敕或以親老乞停本身而移封其親者吏部奏請定奪嘉靖三十八年奏准京官已封過繼父母

乞將本身及妻應得誥敕移封本生父母者奏請准
封四十二年奏准三品京堂官已贈過繼祖父母乞
將本身及妻誥命移贈本生祖父母者奏請准贈凡
奏復父祖官職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凡當封贈父而
父曾經考察冠帶開仕乞復父原職致仕者吏部奏
請定奪隆慶六年奏准凡遇覃恩父祖曾經考察
爲民不得封贈乞停本身封典准復父祖冠帶開仕
者奏請定奪非係覃恩者不准萬曆六年題准凡
遇覃恩有奏願停本身封典復父職者查其父所
犯除貪酷不准外若以別罪爲民准與開仕開仕准
與致仕後復遇恩不許又請題加近例請復父職者
俱免停本身封典又七年題准開仕復職職高於
子者不分考滿覃恩不得濫請進階

三十五

槎菴小乘卷之九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掌故類

任子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祿後乃漸爲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滿著跡方得請廕謂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卽與職事或送監讀書洪武二十六年定用廕者以嫡長子如嫡長子有廢疾立嫡長子之子孫

三子入八品

一

曾玄同如無立嫡長子同母弟曾玄同如無立嫡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絕嗣者傍廕其親兄弟各及子孫如無傍廕伯叔及其子孫凡廕敘遞降洪武二十六年定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及傍廕者皆於合敘品從降一等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正五品敘從一品子從五品敘正二品子正六品敘從二品子從六品敘正三品子正七品敘從三品子從七品敘正四品子正八品敘從四品子從八品敘正五品子正九品敘從五品子從九品敘正六品子於未

入流品相應上等職事內敘從六品子於未入流品

中等職事內敘正七品子於未入流品下等職事內

敘成化三年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聽令一人送

監讀書若大臣果有勲勞特旨錄用其子孫者不在

此限弘治十年題准三品以上京官經一考給誥命

者許一子自陳免考送監讀書如未一考并勅退及

年遠者及雜流出身者俱不許若應得廕子而故未

久與奉使外國而來者皆准照例十八年題准京官

三品以上考滿應得錄廕者吏部查無過犯被勅方

有司

一

與題議或曾經被勅而公論稱屈及不得行簡者具

由奏請定奪正德二年定京官三品以上未經一考

給誥命者不許廕子八年題准京堂考滿已給誥命

者吏部卽與查取應廕一子題咨送監免其自行陳

乞凡東宮侍從官弘治十年奏講讀年久輔導有功

者歿後子孫乞恩禮部奏請上裁正德元年令東

宮講讀舊臣子孫乞恩廕敘者備查祖父年勞已及

三年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送國子監讀

書八年令東宮侍班官三年者廕一子送監讀書萬

曆十二年題准三品官日講年久開陳有勞者雖未
考滿許磨一子送監讀書凡文武官次子忠諫者正
德十六年詔磨一子送監讀書凡公主子孫有志向
學者嘉靖十八年詔許磨一人送監讀書凡補磨弘
治十年奏准磨子未仕而故准令補磨許磨繼嗣之
子正德八年令補磨止許一人已補而又故者不許
再補先由錄磨後中科目者亦許補磨一人隆慶五
年題准凡嫡長子孫先由錄磨國子生後以軍功改
授錦衣衛千百戶職銜者准移嫡次子孫補磨萬曆
十年今磨子未仕而故年遠親盡者不准補磨凡
嘉靖三十年奏准大臣應磨子送監而未有子
者許以親弟改磨

封爵偶同

洪武中山王徐達初封東陽王湯和進封俱信國公
康郎山贈爵王德朱鼎俱合肥子忠勤伯二人洪武
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宣德李玉嘉靖王文
成靖遠伯二人永樂王友正統王驥安平伯三人景
泰外戚吳安嘉靖外戚方銳永樂功臣李達封安平

庚子安襲安平伯 國朝文臣封伯者三人皆姓王
戚寧靖遠新建今皆世爵云後閔王元美史料更詳
并錄之三定遠侯洪武王弼天順石彪嘉靖鄧繼坤
兩懷遠侯洪武曹興嘉靖常玄振兩保定侯永樂五
善天順梁珣兩武清侯景泰石亨萬曆李偉兩順義
伯洪熙金順成化羅秉忠兩惠安伯永樂金玉宣德
張昇兩寧遠伯景泰任禮萬曆李成梁共一封一贈
同者兩黔國公沐晟吳復兩顏國公傅友德楊洪兩
涼國公藍玉吳瑾其贈爵相同者三涇國公永樂陳
亨天順陳漢正德周能兩郎國公洪武廖永安正統
張信兩蔡國公洪武張德勝永樂徐忠兩滕國公洪
武顧時永樂孟善兩沂國公洪武金朝興永樂袁容
兩漳國公永樂王聰正統鄧守兩安國公天順孫忠
萬曆李偉兩榮國公永樂姚廣孝及張玉初順三高
陽侯俱洪武李信李志高李繼先兩東海侯俱洪武
徐公輔陳文餘俱見上

散官

自榮祿大夫至登仕佐郎九等十八級有初授陞授

加授以歷考爲差至今遵行而例小異在京文職初授散官春秋類題武遇覃恩榮與陞授惟考滿仍舊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白身人入仕并雜職入等初入流者與對品初授散官任內歷俸三年初考稱職與陞授散官又歷俸三年再考功績顯著方與加授散官若考最平常者止與初授其任內未經初考選調改除者仍照見授職事與初授散官已經初考合得陞授選調改除仍係本等品級者照見授職事與陞授散官若陞等者止與對品初授其有先曾歷仕二

從九

五

品三品等職今次降用若係有罪及闕茸不稱職貶降者照依見授職事與初授散官若量材任使不係貶降但今授職事比與原授降等其原授散官誥敕仍舊者亦照見授職事與對品初授散官俱於三年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一作考驗本人生前功蹟合得加授者照例給與又定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光祿大夫榮祿大夫之類非特奉聖旨者不與今并武階級並錄于後

正一品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武職同

從一品 初授榮祿大夫
陞授光祿大夫

武職同

正二品 初授資政大夫
陞授資政大夫

武職

從二品 初授通奉大夫
陞授通奉大夫

武職

正三品 初授嘉議大夫
陞授嘉議大夫

武職

從三品 初授中大夫
陞授中大夫

武職

正四品 初授中議大夫
陞授中議大夫

武職

從四品 初授宣威將軍
陞授宣威將軍

武職

正五品 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奉議大夫

武職

從五品 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奉議大夫

六

加授大中大夫

加授安遠將軍

加授中議大夫

加授廣威將軍

加授信武將軍

加授資德大夫

加授龍虎將軍

加授正奉大夫

加授奉國將軍

加授正議大夫

加授昭武將軍

武職 初授武署將軍

正六品 初授承直郎

武職 初授承直郎

從六品 初授承直郎

武職 初授承直郎

正七品 初授承直郎

武職 初授承直郎

從七品 初授承直郎

正八品 初授承直郎

從八品 初授承直郎

正九品 初授承直郎

從九品 初授承直郎

王官

國初方正學自蜀府楊文貞自齊府皆召還參預大

政永樂中黃滄以庶吉士授司直郎 仁宗嗣位陞

卿府左長史宣德四年隨王之國六年詔取回京改

戶部郎中歷戶部左侍郎今王官左轉視同永樂雖

廷臣時有一例遷轉之議竟未有破格行之者矣

觀政進士

唐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簽署文案宣德七年以

都御史顧佐言始今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

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諸練政務後又不

知其何時始廢也今觀政者刑部則入各司與郎中

以下皆欽齒惟戶工則於司廳分左右班揖在主政

之下禮兵立於司廳階上向上揖司官左右答吏部

則立於階下向上揖司官向下答竟同堂屬矣其體

貌不同如此

印文

漢印製甚小唐印文甚細如絲髮宋印製畧如今而

文甚粗如鈐開封府三司每歲輒易其事繁也中書

樞密三司使印文俱係銀印係俱鑄銀

以上俱銀印三品以下俱銅印惟順天應天二府係

三品銀印文淵閣五品銀印宣德中特賜印文俱九

疊獨文淵閣玉筋篆將軍掛印柳葉篆監察御史八

疊篆或曰御史鐵印非也亦銅印但鼻有眼為異掛

印皆虎紐餘俱直紐六部都察院銀印三臺衍聖公亦三臺張真人中都留守布政司俱二臺又南史孔琳之傳琳之別議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篆封之印矣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區忌其凶穢則漢用秦

璽本八采

卷七

九

璽延祚四瓦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以棄而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印即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垂其準而終年刻鏤畏功實消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遺惠諸衆官印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補天庥非惟小益則六朝以前隨拜隨鑄至宋以後始相沿傳受耳

異姓外夷王

國朝仍漢制異姓不得封王其稱王皆追封者也外

咸封者楊王餘王滁陽王功臣封者徐氏中山王常氏開平王李氏岐陽王鄧氏寧河王湯氏東縣王沐氏黔寧王定遠王張氏河間王定興王寧陽王朱氏東平王平陰王宣平王又岐陽王父隴西王凡十四人而以子孫推恩追封者不與焉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及海外諸國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北虜封王者四韃靼阿魯台和寧王瓦剌馬哈本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李羅安樂王西域二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

經藝小乘

卷九

十

七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闍化王闍教王輔教王贊善王贊化王永樂中降虜也先土子賜姓名金忠封忠勇王隆慶五年俺答封順義王王印惟朝鮮日本哈密皆金印宛紐餘俱鍍金銀印即北虜五王亦不言金云王元美史料云淳泥國瓦剌西番王皆金印烏思藏闍化王用玉印螭紐金匣龍掖今會典不載

內侍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之曰朕親周

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後患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醴醢司服守門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勿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心腹則心腹病矣取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簡束乃定置內使監奉御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禮八人尚樂七人紀事二人執勝四人司脯四人司香四人

十一

涖滌二人置尚酒尚膳尚麵尚藥四局設正一人副二人置御用御馬二司設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設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典璽典給典膳典服典樂典乘共六局設局郎一人丞二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正一人東宮門官春和門東官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奉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偏臣失考不及其述伏望 勅下司禮監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 列聖以前 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禮典亦 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按文敬所議竊爲卓見寬格不行而累朝會典不載內臣職掌何也夫亦當時纂修諸臣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耶使 聖祖弘謨漸成禮廢吾於政府不能無遺憾矣

鹽政疏

嘉靖十三年戶科都給事中曾懷理等題爲議處邊

十二

嘉靖十三年戶科都給事中曾懷理等題爲議處邊儲事戶部覆各臣等竊惟大同之亂特殲尤之區耳動調兵馬徵發錢糧前後未及五月用銀百萬有奇軍門尤且每每告急慮恐糧餉不繼所以然者何哉亦失於無備故耳 國初之給邊也有屯田之歲人有鹽引之飛輓有近省供邊之稅銀是以歲有餘積邊儲富厚而威震四夷今者屯田不興鹽法大壞又加以連歲災傷百姓救死不贍此所以邊倉空虛日甚一日積至於今敵壤已極若不從宜痛加裁處臣

恐將來益不能振起矣然何謂屯田不興 國初邊
威強盛胡虜衰微出則防邊歸則治農家有田儲時
無空隙故公私兩利取用不竭今則邊備廢弛胡馬
充斥勢不能耕治一也軍士貧乏牛具種子不能備
辦力不能耕治二也逃亡數多空野千里無人耕治
三也黃河之套盡爲賊有賊及居內田頗居外堅壁
清野無敢耕治四也有此四弊而屯田俱拋荒草蕩
矣管屯官員役不省憂乃坐名分派履畝徵取而曰
我能催督屯糧是知屯軍無粒米之獲而空賦取盈

卷之八

十三

之稅奈之何軍士不逃竄亡匿乎臣等聞邊軍月糧
既已扣減反至刪支又以屯糧未完盡行坐除是既
無有利而反有其害矣屯田何自而興乎何爲鹽法
大壞 國初設立鹽法專爲邊儲故使之人果歸邊
下場支鹽官無科取商獲重利不費轉輸而邊倉積
實謂之飛輓今則關中不時米價湧貴而易糴之難
勢衆大家賣富買富而報中之難官司科罰吏胥侵
漁而輸納之難定價太高反逃本值而取利之難及
至給引下場又被官吏需難棍徒轄害挨單守支動

以數年而支掣之難至於行鹽地方私鹽盛行民皆
買賤官鹽又復壅滯而發賣之難有此六難故商人
有傾家蕩產妻子不相見者矣雖親戚聚墳墓備資
本出千千里之外者非以重義也惟以計生息之利
以資身家矣今求利未得而害反隨之欲望正課之
行豈可得乎正課不行私鹽自盛議者不得已而權
爲區處乃設餘鹽之例如兩淮報中正鹽一引許帶
餘鹽二引正鹽在邊納粟餘鹽在場納價故商人猶
肯一一報中甘受正鹽之害以趨餘鹽之利殊不知

卷之八

十四

餘鹽一行雖每歲易銀百數十萬兩而無益邊儲則
猶徒也鹽法何自而行乎二者俱不能行司邊計者
無術以處此臣等以爲今當懲往事之弊爲經久之
圖不可徂目前之安而不動深長之慮也臣等今欲
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
鹽賤則私販自息私販息則正鹽自行此不易之定
論也今雖不可知而 祖宗時人分二斗之制宜斟酌
開中每正鹽一引定價五錢或四錢餘鹽一引定
價二錢五分或二錢俱令在邊照時上納粟米料豆

草束每年差給事中或御史一員赴邊巡時開中禁

革一應買賣占中等契正鹽給與引目餘鹽給與小

票正鹽下場支給餘鹽徑自收買正鹽一引許中餘

鹽三四引或五六引務以盡收備丁餘鹽為止若或

未盡再添一二倍亦無不可如此正鹽價輕既有以

利乎商人除鹽盡收又有以利乎貧民 國課不集

而自足私鹽不禁而自止邊儲日見富厚糧餉日見

充積可不動內帑而用自裕矣至於屯田之制即古

人寓兵於農之意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不

費而足我 皇上既設風憲重臣以專理其事又設

管屯田諸職以分任其責其用意可謂詳且周矣率

行至今猶不見其興何哉蓋以事益繁則賢者可因

以成事若法已敗壞非 大聖人綱維而振起之則

謀未成而議者已起於後矣臣等訪問沿邊荒蕪之

地十常八九而見在耕種者惟近腹裏一二耳今若

不大加整頓苟且補塞終無益於事臣等愚以為合

無行令差去招募給事中主事會同各邊總制撫按

等官拘取地方耆老人等親親邊境相度形勢某處

地方肥饒形勢可依相應築為城堡以便耕守某處

地方廣闊虜酋山溪相應修濬深塹以為界禦或舊

有垣墉而但加修整或原無基址而創為建置務要

堅城可憑互相倚制盡圖說帖具以奏 聞大者或

設為衛小者成立為所或將招募新軍或用附近舊

卒俯順人情量移新城住種之下廷臣議處等因本

部覆查得節該巡鹽御史戴金題准事例每鹽二百

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額定

為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雖

多無過正鹽斤數開中有商若無資本或時難收買

不願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銀隨時盈縮不必

拘定一餉不計法外掙勒及於未解單未發賣之先

亦不許令得貨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

者少收多不為功少不為嫌倘天時人事偶爾相值

而餘銀之利或溢出百萬兩之外亦止以常處可也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淮鹽每引減去一錢

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

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

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
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
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益二處行鹽地方
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報中者故
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外其
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
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各邊淮
去淮鹽仍令上納本色浙鹽本折中平長蘆山東惟
本不八美八卷九

十七

今折銀上納如遇年豐願收本色聽從其便已經欽
依通行去後今諫前因為照屯田鹽課邊儲急務
國初之時民糧不敢後時徵解兼以屯政修舉鹽課
疏通以故邊儲充實不致缺乏且祖宗開立各邊
以陝西全省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宜大
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以河南北直隸等處麥折
布疋等項并京運年例銀兩一歲所入自發一歲支
用歷觀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以來徵運不乏未聞缺
用而當時主兵之費鹽法不與焉近年以來各處天

時荒熟雖有不一而官司之職業實因廢弛視邊務
為疏遠以停免為有功有冒災而一槩停止者有豐
年不行帶徵者因循沮格不可盡言遂至邊儲困乏
奏討不息本部節經議擬至於開中引鹽以補歲用
發內帑以抵民糧不過因時救弊權宜目前實非
祖宗遺課本意 國家經久之計也且如宣府歲支
糧草料豆共該銀九十餘萬兩除年例河東盡價十
六萬外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民運該銀七十萬兩
本處屯糧一十二萬石是民運居十之七屯糧止十
本不八美八卷九

十八

之一各邊惟遼東屯糧二十五萬例算折銀止該五
萬兩并大同延寧甘肅大約民運常十之七八而屯
糧常十之一二此國初山東到今體例舊額見以陝
西三邊言之嘉靖八年至十一年卒皆年荒嘉靖九
年四十七萬兩嘉靖十年五十六萬兩嘉靖十一年
臣等任事一年發一百一十九萬兩嘉靖十二年穀
稍豐熟已經題 准見徵一年帶徵一年尚猶發銀
四十二萬兩有奇其餘邊鎮莫不皆然而開中鹽銀
此外又各邊開鹽或召買本色或上納折銀斗頭難

以預料時價不可執定至於年歲豐歉道路險易
不可知如嘉靖十年派中遼東兩淮引鹽經今四年
尤未執納非因別故值以年荒米貴然也嘉靖十二
年各邊奏討之疏內有曰乞發太倉銀九十萬兩者
有曰四五十萬兩者不下六七次臣等只得酌量參
錯或稽考邊儲文簿或詢訪盈縮緩急量為奏發以
免誤事若不酌量多少一槩漫發則一旦盡發太倉
之銀亦不足所討臣等雖欲樽節拘執而勢亦不能
已者臣等竊鈍之材疎淺之見誠有負經國遠圖罪

奏六十八卷八

十九

莫能逃也前項餘鹽銀兩雖稱歲有百萬或七八十
萬其實未嘗盡解太倉查得去年工部奏准動支前
項餘鹽銀兩一為織造一為濟和共用二十五萬兩
本部雖有以別項處補實皆餘鹽之數况又備之以
修邊處之以給軍士衣鞋收買物料都進內庫等項
是餘鹽之銀有限費用不可收舉或未解已行奏討
或解到隨即轉發太倉安有見收餘鹽銀兩而久處
不動者哉各處引鹽浙江山東長蘆其利微商不願
引所賴者淮鹽七十萬引該銀三十餘萬兩加以存

積不可盡開一年之例是三十萬尤不得而盡用也
餘鹽之銀止在兩淮運司他處絕無解部况正課稅
欠數多而各處鹽價淮浙二鹽已減一錢或一錢五
分現今各邊淮鹽一引止銀五錢計出四錢五分正
與部給事官懷理所見相同若餘鹽盡開各邊須要
增添引日而納價多少亦須商人情愿方為便宜等
因覆奉 欽依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及管屯管糧
守巡等官拘取地方屯頭馬戶耆老人等親履邊境
相度形勢博訪人情某處可築為城堡以便耕守某
處可修濬濠塹以為捍禦或舊有垣墉者但加修整

奏六十八卷八

二十

或原無基址者創為建置某處可設為衛某處可立
為所或用招募新軍或用附近舊卒備順人情量移
新城畫圖貼說具奏以 開務使各邊無不耕之田
屯種復 祖宗之舊及咨都察院轉行兩淮并各處
巡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及督同運司等官拘集
年老知音商人耆老人等查照先今行勘鹽法先查
各處運司有無餘鹽數目多少明白要見餘鹽課銀
說彼單費與盡行開邊商人有樂從江南江北見定

銀兩應否量行增減餘鹽銀兩竟解各邊運司是否
便益若欲盡行開邊價值尤須勘處停當毋使日後
已行開邊復有阻滯致使臨時有誤邊儲卒難措手
或倍增餘鹽其數幾倍或另照引其引幾何或使官
商兩便鹽課無虧餘銀既盡解邊或遇各衙門奏
准支用作何抵補餘鹽既稱有壞止課應否盡行裁
革前項二事承委官員逐一勘處奏酌與論撥度時
宜務求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于目前而經久可
行不惑于浮議而事體歸一庶乎國計不窮邊儲

卷八 奏元

二十一

有賴明白具奏以憑參酌施行至於邊儲利弊之由
兵馬強弱之故屯田興廢鹽法通塞一應實邊察務
長策事于本部及移咨兵部各通行在廷羣臣九卿
科道等官并見在任及生長邊方等項大小人員但
有曉知前項事務詳各陳所見輕自奏聞以備采
擇見今大同地方傷殘之餘陝西虜賊入寇之候遼
東災傷各處拖欠嘉靖十年以後各邊糧料布草等
項并應該見徵錢糧本部通行各處撫按官先將布
政司府州縣掌印官官俸糧截日佐支上緊徵收解

運以濟目前急用務備完解方許開支云云此疏深
有裨於屯鹽傳錄之今淮浙鹽法大壞已非世廟
時比而當事者當日時艱至兩淮設兩監司有鹽法
道疏理道疏理者為楚中袁世振盡革套搭囤戶之
弊鹽商稱便國帑以給云後遂罷鹽法道并于疏
理晉秩如邊道等矣無何并疏理亦罷之

較士

唐舒元與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較苛奴既試尚
養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糶吏一唱名乃得入列

卷九

二十二

棘園席生簾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
宰相公卿由此此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
以隸人待之試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或又
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徵藝斷難經傳非所以觀人
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
用也今貢珠玉金比和司和和部處部何輕賢者
重金玉耶又言取上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
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幣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
可乎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謂進者乃過

李謂合令格可番李揆爲禮部侍郎取士不考實指徒覆按索禁所挾而迂學固生莊枕國史且不能自措片詠乃大陳書庭中進諸僞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本可盡所欲言由是人皆稱美按唐取士法尚寬除元與當其時不免慨扼今國朝校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披襟袒背立朝廷所以重賢良尊始述乎此前輩所以有投匭而出者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術揚之辱不足以盡辜此惟主司無如揆者得之括帖之外耳真其別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止足以

唐府設科

唐以詞賦取士爲進士第其外又設諸科有制科明經科明法科博學科宏詞科賢良科有賢良方正異等科有詳開吏治科見韋皋傳有直言極諫科見柳公綽傳有諷諫主人科見鄭珣瑜傳有遺伴伊呂科見張九齡傳有童子科見王丘裴羅卿傳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科見許景先韓有博通墳典科見歸崇

發傳有學兼流畧詞擅文場科見席豫傳有超羣拔萃科見賀知章裴充李易簡傳有幽素科足解琬傳有軍謀宏遠科見樊宗師傳有孫吳銅儻善兵法科見馬燧傳有銷聲兩敵科見技術傳進士與置科自是兩科頗真御嚴挺之傳舉進士并擢制科進士有連中六次者見裴守真傳而他科雖已舉進士皆得與之國初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卷八 卷九

二

永樂以後唯重制科餘俱廢矣

主考

王元美載編修修撰主合試及以下僚致仕官及非翰林官而主合試者如洪武戊辰蘓伯衡李叔荆編修永樂乙未梁潛王洪景泰辛未林文修撰洪武乙丑朱善待詔聶鉉典籍丁丑白信蹈吉府紀善永樂己丑徐善述左司直郎中聶以前官待選吏部宣德癸丑王淮以大學士謝恩適至華除中太常少卿高興志主己卯庚辰卿會試同考官導於主考者洪武

丁丑紀善白信蹈主試而同考則侍讀張信侍講蔡
奉正統丙辰侍講學士陳循主試而同考則太常少
卿魏驥景泰辛未修撰林文主試而同考則侍講劉
儼廣東參政羅宗本按陳芳洲文靖公江西鄉試主
考所取士也門生爲主考而大座主爲同考爲尤異
萬曆丙辰正考爲吳閣學道南副考爲劉禮書楚先
劉隆慶辛未榜而吳萬曆己丑榜相隔七科例稱晚
生偶生而吳以閣學居首其投刺仍稱晚生爲館體
之變云

大科變易

二十五

洪武丁丑言者謂考官劉三吾等有私選罷陳郊等
五十一名俱不刺登科錄而改試中韓克忠等六十
人永樂己丑以考試官侍講鄒緝等出孟子尚書題
誤覆取下第舉人熊渠金序等十餘人弘治己未言
者論學士程敏政嘗題進賢行場中程不得閱文舉
人唐寅徐經不得取中嘉靖甲辰言者論徇私不公
進士徐汝孝翟汝儉彭謙焦清等并考試官江汝璧
等俱逮問萬曆丙辰會元沈同和以懷挾事露并第

六人趙鳴陽廷決司治罪荷校禮部門一月請成會
試錄遂除名無元是時副考劉尚書楚先竟拜疏引
去而正考吳閣老道南閣門兩歲竟不得請按正德
六年大學士劉文肅爲主考合錄進呈或有摘錄中
某句不好說劉閣老沒學問劉遂拂衣歸人服其勇
決得大臣體而於吳不能無貽議云是科武狀元亦
以質魯被黜尤爲可怪己未狀元莊際昌以進士回
籍論者以爲連科文星之慶云

糊名策問

卷九

二十六

老學庵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與廣疎
間要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取又因
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不題一二十句其後策題
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
爲中丞始奏罷之此試卷糊名策問不書之所自始
按糊名始于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
名暗考以定高下易書非始自宋也

三元

宋三元則言王曾馮京國朝三元則言商輅而已

淳化二年孫何慶曆二年楊希賢政和中張翊自奉
州升貢及南省廷試皆第一而張綱以三舍釋褐兼
有四元之目一云歐陽修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
綱字伯紀自本縣升貢次公試次內含較定次上舍
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目徽宗嘆曰
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因初黃觀三元及
第後或建文之難以削籍不著爲可惜耳或云觀會
試非元今無可考成化乙未科王鏊解會第一廷試
第三萬曆癸未李廷機自選貢解會第一廷試第二
幾四元矣弘治庚戌錢福已未倫文敘萬曆甲辰楊
守勳庚戌韓敬癸丑周延儒己未莊際昌會廷皆第
一云

父子兄弟狀元

世傳宋郊宋祁兄弟狀元實非也宋朝兄弟狀元惟孫何孫僊陳堯佐堯咨耳真宗祥符三年東封泰山放梁因以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顧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魏瓘有詩賀

之曰封拜紛訟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兄我
二百五十年絕無兄弟父子登狀元者唯廣東倫氏
父子會元一狀元一榜眼文敏以誨餘姚謝氏父子一狀
元一探花遷同安楊氏兄弟一狀元一榜眼律恩維傑太
倉王氏父子榜眼錫爵江陵張氏兄弟一狀元一榜
眼慈修嗣修

曾狀元

永樂十九年辛丑科狀元曾崔齡江西泰和人官至
侍講學士掌南院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狀元曾彥江

卷二

西泰和人官亦至侍講學士掌南院是科探花曾進
卽崔齡孫也卽甲二人皆泰和而探花又爲狀元孫
可謂盛矣客坐新聞言永豐曾學士榮字子啓永樂
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共生
洪武乙巳九月七日寅時孫進生而年月日時俱同
四名追成化戊戌探花及第蓋誤以榮爲崔齡且其
祖孫年月科第無一同者

樓卷小乘卷之九

禮記小乘卷之十

西漢末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郊社

左桓五年秋大雩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孔穎達引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按天子之郊止於祭天天地原無合祭之文地之祭卽社也故尚書云類於上帝不言地社於新邑不言天記云郊

禮記小乘卷之十

社之禮禮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祈以列地利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萬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紀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大傳武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郊云祭天地也漢家周書乃設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缺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蔡墨對魏獻子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焉后土后土爲社知社與后土無二祀也自國丘方澤之說出而論者紛紛不知后土之

禮記小乘卷之十

與太社猶天之於上帝原自無二卽冬至之圓丘非正郊也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周禮註云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至於圓丘方澤宗廟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是圓丘所降之天神仰尚書之六宗方澤所出之地祇仰尚書之山川羣神也郊之於圓丘社之於方澤竝不相涉後人混而一之遂至分合之議皆失制禮之初矣太史公封禪書天好陰祀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黃陽祭之必於澤甘澤丘云則地亦可稱圓丘無定名也又禮記天子祭秩地疏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春太皞夏炎帝季夏黃帝秋少昊冬顓頊等祭亦然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武二王配之孝經謂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而周人以魯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一云天神有六一歲九祭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威靈仰立春祭之東郊二也

赤帝赤熒怒立夏祭之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
土旺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祭之西
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祭之北郊六也王者各舉
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
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是
南郊北郊與國丘方澤又自不同而帝畧后稷文武
各得配享皆無定說惟郊社之說爲正癸辛雜志禮

卷八

卷一

三

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也
以爲此乃合祭之明文穎濱則據周禮圓丘方澤之
說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祀以至于今據此則宋因
用合祭也紹聖元年羣臣方議合祀之非上以問輔
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君子當不以人廢言云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
也孔安國王肅皆以爲卽尙書歷於六宗者是也伏
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韶孔晃以乾坤之子

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
也古尙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日月爲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歐
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
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唯郊云者稱類於上帝
禮於六宗望於山川既六宗云禮山川云望則大宗
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
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又祭義曰郊之祭天報天而主日祀以月則郊天也
祭日月者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伯也
雨師也此之謂六宗其說較之諸儒其爲明醒但承
若以日月易司中司命更當耳又祭法首云埋少牢
知以下皆用少牢按小司徒小祭祀求牛牲則王者
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左氏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得用少牢者彼日月一時之
災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用牲也故雲漢詩云
愛斯牲何休齊官引緯書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

卷八

卷一

四

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會之以發無牲之誅部
皆不用

椒房婕妤

漢世呼妃后之家爲椒房之親解者曰以椒塗壁取其芳香也按詩唐風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箋一採之實蕃衍盈升採音求又音其菊反疏棧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檉醜菜李迥曰檉菜莢也椒菜莢皆有房故曰採採實也以象子孫之蕃衍衆多也則椒房之取義固在于此而謂以椒塗壁失其旨矣又

卷十

五

疑好女官名周南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且接者接見也余指君王也婕妤正以接余爲名古人設立名義無一字無來歷者例此可知其餘

雩

月令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註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伏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

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疏引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議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議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又春夏不雩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接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杜註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春秋之中大早有二不雨有七大雩有二十一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春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爲修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又穀梁說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二家之說不同雩之與禱所以異者雩必先禱若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是也又禱而不雩倍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疏釋他雩用歌舞而已引女巫巫云旱暵則舞雩

六

是用歌舞正等則兼有餘樂論語云舞雩咏而歸是也是以旨默等咏爲一事論語疏引鄭玄杜預及周禮女巫職與上同言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與禮疏異又爾雅釋天云端竦謂之雩

木主

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言作主者之木非社所樹之木也左文二年作僖公主註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記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知廟主亦然非

卷八

七

止社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

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左

哀十六年衛孔悝使貳車反布於西園和義主面鄭

玄以爲孔悝所出公之主孔穎達云孔氏結姓春秋

時惟南燕爲姑氏孔氏仕衛多年不知本出何國安

得有所出公之主當是悝僭爲之禮天子禘祫諸侯

而禘祫皆謂之僭則主惟天子得有之今士庶之家

俱得設主蓋禮之變

禘

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禮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二祧鄭云祧之言趙也趙上去意也諸侯無傳又左襄九年年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稷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昭七年楚蒍啓疆來告魯曰奉承以來勿敢失墮而致諸宗祧三十年將使歸糞除宗祧則祧始祖廟也祧尊而廟親故特以祧言之昭元年敢愛豐氏之祧則大夫之廟亦得言祧蓋與祧毀之義各異

卷八

八

尸

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訂以爲父尸疏云子以下宗廟之祭當用同姓之嫡子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皆有尸故云公尸但外神之屬不同同異姓卜吉則可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殤則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古祭止用一尸公羊說祭天無尸左

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舜祀唐郊以丹朱爲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祀延帝尸是祭天亦有尸也按尸以人之陽通神之陰其中原有妙理故三代以上皆用之至於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其重如此然以天地之尊而爲尸則懼其褻八蜡之祭至猶虎之微而爲尸則近於戲今一切不用并古人所爲祭必有配者而盡廢之於事似簡而禮意衰矣

用太牢

禮記集說卷十

土

秦穆改館晉侯饋七牢焉魯饋晉士執十一牢吳饋魯百牢杜云牛羊豕爲一牢故凡言太牢牛羊豕具也言少牢羊豕具也其用特牛特羊則不兼豕太牢唯天子諸侯用之然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小人太牢而祭謂之犧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又禮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牢哭成事稍皆太牢又云遣車視牢具鄭云遣車載所包遺奠而載之天子太牢包九節諸侯亦太牢包七節大夫亦太牢包五節士少牢包三節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養二十二年

公孫黑肱有疾使黜官薄祭祭以其羊殷以少牢因薄祭而用少牢則知平時殷祭得用太牢可知又大無禘祫而此云歲者殷三年大祭禮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又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純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是天子亦得以肥膄也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灾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是諸侯有犧牲太牢但對天子則稱肥耳大夫牲饋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但毛色不純耳

宋郊祀遺事

畫境錄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躊躇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遮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勸箭此近司門符

飾之制然則裝部係至是命罷之夢溪筆談大駕前簿中有勸箭如古之勸獎也其壯謂之雄壯箭牝謂之關伏箭本胡法也澠水燕談舊制郊祀禮成駕還廟門有勸獎之儀其制以劄爲箭長三尺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鐵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關吏合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吉曰天皇帝奏請行勸箭之儀交勸奏曰勸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乃啓扉列班起居駕乃入獎刺植爲魚金

禮部小集卷十

十一

勸箭

禮記鄭氏別錄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筵六尺也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亭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仍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室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二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

禮部小集卷十

卷十

廿二

明堂

明堂

登云言取義於孝經授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應四闕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
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漢立明堂於丙巳由
是爲之如鄭此言用淳子登之說上別錄所云依者
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爲說不一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世室殷重屋周明
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其五室之貌
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

卷十

七

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典圖水則曰辟雍名義
而貴同袁孝王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通
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爲一體引詩書故述
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
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
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必生交錯四件截耳猶瘼
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
月兼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
天而於鬼神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

卷十

七

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
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準論辨其爲明斯五并
宜王飲股明堂則明堂又在泰山之下說者云周公
朝諸侯所建豈周魯有二明堂抑泰山之明堂卽周
明堂耶漢初公玉帶始獻其制至唐貞觀五年秋建
明堂初孔穎達等十八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永徽五
年宣問無式樣羣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又令
羣儒集議不克定而止至武后垂拱二年又取議專
儒制制垂拱四年正月功畢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
西南北各二百尺而有五層下設四方中
設二十四氣鑄鐵爲槽王十四步爲辟雍之水應
爲梁以通道路與漢儒所記各異不知其何所本
千秋廣典創於女主深爲可歎後世好古之君考求
甚力竟以適其無定議格不行又史記云黃帝換
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則明堂始於黃帝非三代
始矣晉陸機策問秀才曰在昔哲王衆事備物明堂
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頒禮教
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

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造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時紀瞻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教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子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

蔡邕小意

卷十

十五

用蔡義云

辟雍類宮

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註辟明也雍和也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王離水之外園如璧類之言中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解不同疏以爲禮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唐歸崇敬國學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璧然以詠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則兩義互用無所偏取

阿房宮

史記始皇紀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水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官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按三輔皇圖泰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離宮

雅堂小意

卷十

十六

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公始皇廣其宮未成時欲擇令名名之作官阿基傷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非始皇始也又二世曰先帝謂咸陽故庭小故營大畢阿房弗阿是章先帝通舉也復作阿房如始皇時二世既舉役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戲水則阿房竟未就而秦亡矣本紀又云盧生說始皇所居宮殿令人知然從不滅之藥可得於是始皇曰吾慕其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宮觀二百

七十殺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著
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成自是後莫知其行
所在則始皇所居乃咸陽宮非渭南上林苑中阿房
宮也杜牧之阿房宮賦尚未深考房音白郎反括
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
里一云在上林苑中顏師古云阿起也以其在咸陽
近地且號阿房

博望苑

漢武帝造博望苑使太子得通賓客卒成巫蠱之
禍有謂之校武苑者太監趙主之賢始以拒
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庭高軒屏風帷褥甚麗則
子得通賓客非始自博望也又高帝欲易太子則
招四皓使太子遊高帝見而始問其人蓋自開國
法已如是矣非武帝始也

玉堂

唐輔黃鳳有玉堂鳳楊雄解嘲登金門上玉堂
樓損益椒房玉堂之寵盛武玉堂嬖幸之舍李
久汗玉堂之直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盛待詔

有直廬于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
名翰林故翰林苑亦名玉堂今直曰玉堂之署非也唐
中書省亦名玉堂見杜諫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見
宋玉風賦東漢講校之宮亦曰玉堂見著右叢林石
林燕詠本名玉堂之署後避英宗諱去之署二字耳
此說得之

黃金臺

唐人多用黃金臺以燕昭郭隗得名然史記止云爲
隗收築宮而師事之初無所謂臺也白氏六帖有燕
昭王署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其
蓋唐入相承用之按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
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昭
賢臺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
隗則臺之名已久但無所謂黃金之說鮑照放歌行
直伊白壁殿將起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以不
碑許石勒也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國經
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
延天下士此唐人承用所自來也臺本于昭王而延

隱以爲太子丹又異水經注固安縣有金臺舊宮
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前番燕昭創
于燕子丹踵于後則王隱之言亦自有據

未央宮

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奉觴
上壽曰昔漢高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矣自矜大臣
所不取也按劉聖公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故更
始居長樂宮朝羣臣則未央莽時已焚唐時安得無
恙耶考石虎建武十一年發築雍十六萬人城長安
卷五十五 八 卷一
未央宮隋文帝酈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
池敬宗寶曆二年修未央宮掘地得白玉床長六尺
武宗會昌元年因遊畋至未央見遺址詔葺之翰林
學士裴素撰記如是累代葺治非故宮也

蜚尾

趙氏演義蜚尾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言蜚尾水
之精能却火災因置象於上今謂之鵬尾非也青箱
雜記云海有魚此尾似鵬用以噴浪則降雨栢梁宋
越王七厥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鵬魚之像於

屋脊以厭火災卽今鵬吻是也一云龍生九子鵬尾
其一性好高云墨客揮犀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以
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定於室以攘之不知何時
易名爲鵬吻

鹵簿扈從

石林燕語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
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
前導捍蔽其前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兩朝
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
卷五十五 八 卷十

二十

藝文志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節謂鼓爲鼓於
簿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八
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
所修書以簿爲簿籍之簿則旣云簿不應更言記又
從寫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由
乎四較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扈扈橫橫不安
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縱恣而行果爾從
蓋作平聲音子容反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
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亦近之然不知通用此

語自何時也

乾德紀年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諫贊不已盧多遜曰偽蜀曾有此號簡觀果然天四年冬太祖見鏡有乾德四年鐫字驚問幸臣黃僊奏曰此蜀少主年號遂歎曰幸相須用讀書人歸田錄又以寶儀爲陶穀此一事不宜記載各異如此又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此六字他字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德公祐反江寧中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咸疑古無得一年號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順天順天得一錢順天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今按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據東都時得一元寶錢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之百後思明惡得一非長久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則得一順天自是皆錢矣又兩度爲之未見順天爲年號得一爲錢名也沈頊未確 國朝年號前涼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方臘

皆僭承宋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顯夏主乾順僭正德 武宗紀元馬家宰文升試選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以識執政云

以正紀年

年號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得其終梁肅棟改元曰天正武陵王紀亦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止金有正元正隆正大元有至正皆以敗亡 國朝正統之紀竟成土木之變正德之紀遂有驗耶 光宗初即位議改元泰昌予疑昌字有兩日之象竟未及頒朔云

吳越僭號

歐陽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號而求其事跡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牧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

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
寶正六年至武肅薨遺命去國俱用藩鎮法至今寺
中石塔有吳越年號處皆鐫鏤模範蓋納土後所改
不知顧伯所收能盡否也洪容齋四筆載之甚悉唐
書杜棕傳棕子儒休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鉉
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
昭宗更命儒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
遣粲害馬始儒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
殺爾金烏往與兄述休同死即此一事而鏐之跋扈
可知何疑於其稱帝哉
吳大帝數元赤烏後僞吳楊溥孫氏亦改元赤烏
江南寺觀多有赤烏年號以爲來自久遠不知其
自僞吳也見解大紳太初觀碑
多字年號
年號始於漢武建元元年嗣後因之末年三字四
六字者用三字者自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用四
者北魏太平真君武氏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

真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靖國西夏諒祚延嗣寧
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天安禮定乾順天儀治
天祐民安純佑天慶開禧道吉有赤明上皇無極
壽等號此皆出於寇謙之林靈素之手當以時有
號附會成之耳用六字者西夏元昊天授禮法延
秉常天賜禮盛因慶又蜀本記云望帝禪位雙靈
稱叢帝號方通事在建元先

衍聖公

孔子之後漢初封爲褒成侯至唐玄宗始封衍聖公
次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欲加其
定議爲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獨曰周室稱王
不當爲帝於是僅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
宜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
仍改封其孫宗愿爲衍聖公衍聖公之封自至和
也國朝遂因之然既封公爵而居品第二後以
賜得展玉與張真人同又不可曉
起復
禮父母之喪哭無時後必知其反也使者君使

服金章之事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
云期不使是期內不使期外可使也按曾子問云卒
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伯禽有爲爲之也喪大記
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也是知卒哭而使亦
非正禮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
遇喪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墨襄從事既泣哀
則泣事如故號曰起復甘露中舍人歐陽通起復判
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所卽席
地藉菜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當特

雜錄外集八卷

卷八

以爲得禮宋沿唐制不改富韓同在中書鄭公
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
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岳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
言臣在中書時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
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夫
鄭公之賢不能釋然於此又何怪於李文達張江
哉然自羅文毅鄭南阜昌言之後在高位者
復爲諱矣

周官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實罰之春秋
國相減多以其地爲縣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郡則縣大而郡小也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好
爲武城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
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
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晉趙謂之令晉平公
中平令於趙武西門豹爲鄆令是也凡縣萬戶以上
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因之唐會要曰大中五年景陵有賊斫損神門
在卷八卷一

卷一

短褐

短褐當作短褐以爲短者誤也短音如戊反前書貢
禹傳糠豆不贍短褐不完師古注短者童豎所著褐
毛布衣而濃書賈誼貨殖班彪劉平張衡及賈禹傳
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
索隱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裁之省而便事班彪正
命論短褐之裝漢書作短文選則音丁管反淮南子

巫馬期纔承短褐而高誘無說於是唐人皆承用之
少陵賜浴皆長襪與安亦短褐又短褐風霜入還升
日月遲音爲長短之短然史記短音豎而字正作短
則借爲長短之用亦無不可者不必其丁管音也韓
文士被文繡耳士無短褐則亦承用之誤

縱囚

唐太宗縱囚三千人赴期來歸史以爲美談按後漢
虞延字子大建武初除緡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違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四千人被病自
縊者八人

載肅獄既至而延率吏隸手門外五百餘人
獄封字平仲爲中山相諸縣四百餘人群狀乞縱
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赴期日皆無違者詔書褒獎
焉晉曹據字顯遠爲臨潁令縱囚來歸無一違者
稱聖君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貳家有老母
至節廣輒聽暫歸榮如期而反謝方明爲晉陵太守
年終江陵縣囚悉放還家使過正三日依期俱還
囚醉不能歸連二日乃返餘一四十日不來遂逃
里鄉村讓之亦送至北魏上州刺史蕭瑪元日放囚

歸來如期而至梁東陽太守席肅如新令傅岐齊東
陽太守王志俱以至日縱囚來歸建安太守何鳳以
伏臘日縱囚寧家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
邦守江源令收得盜馬及發塚賊時遇膺脇皆還歸
家知其事非始自太宗矣又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
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
期而至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
臨白令請出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至時畢集
臨由是知名事在太宗後陳張種陽無錫縣伏嘗見
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因失之武帝大笑而不
責近見有提牢刑部主事縱囚歸與囚生千者竟挂
史讀故知古法未可盡行也

經卷小乘卷之十

槎卷小乘卷之十一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伯仲叔季

禮男女異長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
當又檀弓云幼君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子亦得自爲
叔季者春秋隱二年伯姬歸於紀隱七年叔姬歸於
紀是也禮緯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故周有
管叔蔡叔禮緯文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按周尚文

禮義以類

卷十一

禮義以類

稱叔而蔡叔之子實爲蔡仲又周時稱仲叔仲稱
子仲由之類皆不言叔何也慶父以莊公庶兄久而
稱孟是矣而武王稱康叔曰孟侯孔氏註孟長也齊
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檀弓滕伯文爲
孟虎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知孟與伯當無異義蓋當
時亦互爲稱謂未必以文質嫡庶也

伯父叔父

禮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曰
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按晉文公爲二伯左傳二十

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長以州牧之禮命之服九年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是以二伯之禮命之互用其稱也至周公
分陝爲二伯詩稱王曰叔父則成王以本親命之不
在稱同姓伯叔之例平王命晉侯仇爲伯直云父義
和不加以伯叔則尊親之極非常禮可同耳

丈人

孟子云帝館生于武室註謂吾舅者吾謂之爲甥則
婦翁自當稱爲舅後復稱爲丈人易師貞丈人吉註

丈人

卷十一

丈人

丈人莊嚴之稱也亦云尊長之稱如子路遇丈
人得漢天子我丈人行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勸管
恭呼王大南史謝靈運呼王秀謝超呼王瑩父
周顒呼何胤孔熙先呼范曄李元履呼王廣之昭明
太子呼張纘孫康呼傅綽之類非專以稱婦翁也
日泰山有丈人峯因轉呼丈人爲泰山又轉爲岳父
酉陽雜俎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較事
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塔鄭鑑官九品因遷五品
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喬綽曰泰山之力也正以

岳翁爲誰耳三國志裴松之註獻帝舅車騎將軍
謂古無夫人之名故謂之舅是未知婦翁自當稱舅
丈人原非專名也今俗直呼婦翁爲岳女壻爲姻岳
坦當是何物可發一笑又晉李嗣西平靖侯顏含碑
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
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
按晉書傳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
處衆妾知顏含非導婦翁也丈人之稱亦當以尊行
故耳今顏含傳載答馮懷語小異而不書丈人事且

卷十一

七

合以光祿通牒不問封諡南史蕭思話傳宋文帝以
弓琴賜思話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贈
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
丈人真無所與議也又曰丈人終不爲田父子園理
何憂無人使耶以天子呼臣爲丈人亦異

稽先生

漢稽少孫稱稽先生補太史公史記者也齊稽伯玉
居剡澤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送
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事期

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稽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誠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
好賢何能致之是有兩稽先生

人臣呼萬歲

後漢韓稜傳竇憲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拜之
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
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按東漢人臣稱萬歲者甚
多見耿恭傳李固傳馬援傳又吳志孫權傳關公時
外稱萬歲是時權但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晉周訪
傳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號
如熊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
士卒皆稱萬歲沮渠象運因父承會整欲起兵東
稱萬歲南史柳元景與魏戰魏軍大敗面終軍門者
三千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
遣之皆稱萬歲而去又吳越春秋大夫稱歸越越
舉臣皆稱萬歲史記趙趙趙相如來璧人秦秦王
喜左右皆稱萬歲爲謹矯孟嘗君即焚積薪皆呼
歲田單守即墨僞約降燕皆呼萬歲此又在漢前

始皇羣臣上壽呼萬歲從遂爲天子定制然間有稱之不以爲怪至魏晉而後始截然矣唐書王潮傳劉行全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王緒以狗衆呼萬歲事在魏晉後爲異宋張詠守益州大開軍士皆稱萬歲詠亦下馬山呼得應機之智云萬歲卽萬壽也幽風萬壽無疆此時函公但爲諸侯得稱萬壽知古人以爲頌祝之辭後世謂始于漢武嵩山之呼者非

姪

今人呼兄弟之子曰姪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註

姪是妻之兄女爾雅女子謂弟弟之子爲姪

五

娣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謂之娣姪喪大記大夫撫娣姪士民之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大夫士亦得有娣姪也左氏姪其從姑註謂我姑者我謂之姪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臧宣室以其姪穆姜之嬖子也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音大節反字林音丈一反今依丈一反呼之然經史未見有以呼從子者晉書盧諶傳崔悅字道儒劉琨妻姪也謝安傳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刁彝傳兄弟

姪是妻之兄女爾雅女子謂弟弟之子爲姪

五

子姪並不修名行以貨殖爲務王琰傳子姪之在者一時珍沃王湛傳濟不修子姪之敬郭攸傳斷棄子存姪石勒傳誅祖約及其子姪宋范曄傳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胡藩傳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齊王壽傳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王僧虔傳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王泰傳祖母集諸孫姪散聚聚於林王志傳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貴諸王爲長者到溉傳孫姪不得違言素昂傳姊妹姑姪成就一時張融傳八姪俱孤劉孝綽傳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八人能屬文江革傳待子姪有恩南平王傳子姪邪辟王僧辨傳收其子姪隱逸傳雷次宗與王書齊劉祥傳南金弗愛嬖姪致其輕絕桓韞傳羣姪姑叔三媵帝姻而令子姪饑餓陳宣帝紀梁元帝孫武帝子姪人侍唐關播傳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董晉傳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裴寬傳兄弟人雅性友愛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聚飲會飯陽嶠傳撫孤姪與子均史敬奉傳甥姪部曲三百人則姪之稱盛於六朝唐宋而後見於史者甚

夥不可偏逮矣而五代史家人傳竟書姪某傳殊爲不雅其稱姑姪者唐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然亦謂兄弟之子非兄弟之女也惟南宋蔡元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顥始生子象而妻劉氏亦亡與宗姊卽顥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齊書褚淵傳文湛之尚宋武帝女始安公主淵復尚文帝女南郡公主姑姪三世相繼與禮之所稱合耳今俗書作侄字更非侄音職日反堅固也又乞侄不前也又疑也一音志義同

家翁
漢以前稱父皆爲大人後世轉呼爲爹或爲爺爹低邪反後又轉以稱官長南史梁宗室始興王惟賢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人何時復來哺乳我註爹音後我切荆土方言呼父爲後我音韓昌黎祭女學文亦用此音今麻韻無爹字唐韻韻爲爹邪反爺若侯景傳前世吾不憶惟阿爺名標實懷呼周爺及宗爺岳爺之類爹字亦可作多唐德宗貞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爹房

父爲多蓋卽徒我之傳音耳爺字亦可作耶宋王禹偁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唐人草檄有曰改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以耶對子與爺同今呼父者隨俗所稱而士紳羊牘往來亦揭於其上尊者呼爺間者曰老爹其自九列以上皆曰老爺又不知其始於何時也

家翁

南史庾仲文傳不癡不聾不成未公隋書載長孫平爲吏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段朝廷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唐代宗謂郭今公曰不啻不聾不作家翁家翁口呼父也古家字多始於此有後我那家子尾卒瘞予未嘗室家左傳伯姬之姑姪其後姑六年其適遂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試不可重用不飯於夏家焉驪長缺之歌曰長缺來乎食無魚長缺歸來平山無車長缺歸來乎無爲家漢列女傳曹世叔妻和帝時數召入宮令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俱音姑。宋書沈麟傳。麟所生母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此正以姑爲家也。與家翁同。又前書江都王傳。背尊章。嫖以忽。註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閩中俗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與家翁語甚異矣。

註書稱臣

漢書註臣。不言姓。詩輯稱臣。樂祖之然。先秦著書。稱臣者。儒家有臣。彭四篇。雜家有臣。說三篇。臣賢一

雜家

篇小說家有臣。饒二十五篇。臣安來一篇。臣義二篇。則

詞賦家有臣。吾十八篇。臣昌市六篇。臣義二篇。則

始於瓚也。或曰瓚姓薛。一云姓傅。墨莊漫錄云。晉中

書監令荀公所部。較穆天子傳官屬也。則瓚當爲晉

人。

與卿

傳。單相卿始自晉。魏非尊稱也。齊陸慧曉未嘗卿士。

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

人生何容立輕重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然亦有以

卿人見奇者。晉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

衍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亦卿卿。我自卿

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王衍甚奇之。苻秦王猛人。鄴

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

今卿。何恭慢之相達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

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王渾妻鍾夫人

每嘗卿渾渾。渾曰。詎可屬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

不卿卿。誰當卿卿。此又閨閣之言。非平交所論矣。啓

顏錄作王戎妻誤。

雜家

篇。朱伯賄伯

晉書羊曼任建。顏徽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縣

陳爾阮放。爲安伯高平秋。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

爲連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爾蔡謨爲朗伯。阮孚爲

誕伯。高平劉綰爲委伯。而曼爲賄伯。號兗州八伯。茲

擬古之八伯也。其後更有四伯。陳爾江泉以能食爲

數伯。史噲以大肥爲笨伯。高平張疑以狡妄爲滑伯。

曼弟勝以狠戾爲項伯。益擬古之四凶。賄音且。答反。

不自拘簡之意。猶今所稱遇遇也。笨音蒲。本反。字書

不白拘簡之意。猶今所稱遇遇也。笨音蒲。本反。字書

云竹裏也宋書隱逸傳劉凝之夫妻共乘薄笨車
史作蕭益音之轉當時借用此字以譏其肥如今人
之作事不敏捷者亦云笨耳唐書常袞傳世謂之駘
伯以其駘駘無賢不肖之辨云駘音達合反一音託
合反疑與踏同

萬石

西漢石奮爲萬石君嚴延年母爲萬石嚴嫗東漢循
吏傳秦彭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
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琴從同府爲二子石者五人故
三輔記曰萬石秦氏馮勸傳馮揚宜帝時爲弘農
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之聞榮之號曰萬石
君唐張文環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千里駒

魏曹休太祖族子也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
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劉曜元海族子也少孤見養于元海幼聰慧有奇貌
年八歲從元海獵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
莫不驚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海劉淵字元海作燕謀秦苻朗苻堅從兄子助機
遠操不屑時榮堅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劉昫齊書
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梁
宗室蕭暕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帝知暕聰
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齊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
里駒也王規八歲丁所生母憂有至性叔父陳深器
重之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王茂年數歲爲大父深
所異常曰此吾東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任昉
年十二聲聞藉甚從叔尋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
名曰阿堆晉家千里駒也丘特字靈鞠從孫也
學讀書常以鐘鳴爲限鐘鞠嘗稱爲千里駒又
袁昂北魏李孝伯袁躍北齊馮胡王潤崔昂元文選
後周杜果隋張乾咸唐李嵩皆稱千里駒一云河
獻王德晉傳咸先有此稱今本傳不載

少公少府少仙

洛齊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
李自有戲陽曲王贊公贊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益陽
曲悉尉不致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又四筆壯

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石幽人未
遣回者蜀士註曰少仙應言是縣尉也縣尉謂之次
府而梅福爲尉是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俗呼爲仙尉不侔矣按李白有贈瑕丘王少府別西
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有白水縣崔少府高
齊詩三十韻馮韋少府班覓松樹子贈華陽柳少府
鄭谷有寄贈藍田韋少府醉歌行贈公安韻少府又
偶咏云自笑老爲梅少府知唐時縣尉多稱少府矣
幽閒鼓吹載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數日
罷赴小集

連稱

俗呼兩姨夫曰連襟按詩瑣瑣姻至則無應仕註兩
婿相謂曰亞爾雅註今江東人呼同門婿爲僚婿前
書屢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孟子
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子路卞人何得與別子
有連當是仕衛時耳詩譚公維私注女子謂姊妹夫
曰私釋名私恤也所恤念也私字更奇

呼阿字

六朝相呼多加阿字有綴以名者如阿承阿蒙阿戎
王戎稱阿戎王晏弟玉思連亦稱阿戎阿萬阿邁
秀之類有綴以字者如阿齡阿源阿平阿敬之類有
綴以姓者如阿阮之類有綴以小名者如阿童阿孫
阿黑阿龍阿奴阿納阿偏阿果阿乞阿鄰阿多阿客
之類有綴以行者如王忱呼阿大齊武帝呼安陸王
子敬豫章王嶷呼武陵王暉爲阿五梁武呼弟臨川
王宏爲阿六南平王偉爲阿八蕭穎胄爲阿五何遜
呼張鑑之爲阿六之韻或云此始於魏晉間然西正
母稱阿環上元夫人亦名阿環後楊貴妃名玉環亦

呼阿環漢武陳皇后稱阿嬌袁帝乳母王阿舍曹稱
稱阿瞞後明皇亦自稱阿瞞後主阿斗泰朗阿麟漢
殺脫碑陰有阿水阿買阿興等名僧史畧漢明帝聽
雒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則其來已久搜神後記元真
在豫州遣女妓紀陸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
武阿馬後生桓玄南史周山圖傳齊高帝送金銀以
二十枚與其愛妻杜氏手勅曰傷周公阿杜六朝以
下婦人姓俱稱阿又阿音烏可反一音入聲字俱同
母如阿誰阿堵原無二音也

隱士

隱居不仕者名居士見禮記玉藻居士錦帶亦名處
士見孟子處士橫議亦名處子東晉補亡詩曰堂堂
處子後漢逸民傳論曰處子耿介羞與之相等列職
國時趙人作處子九篇列於法家見史記及漢魏文
志自佛書有白衣好談名理者謂之居士而少微星
有處士之占後遂以爲雅稱南史到洽築室巖阿號
曰居士後何遜何胤明僧紹宋少文沈道虔虞寄阮
孝緒陸法和俱稱居士吳孔隱薦補衡稱處士謝敷

戴建梁何求馬樞張孝秀庾說諡貞節處士俱稱處
士宋李膺魏野卒後優詔皆稱處士生前賜號者高
擇安素處士徐復冲麻處士韓退何華安逸處士章
晉冲退處士徐積節孝處士纖漢津冲顯處士又有
稱先生而得賜諡者晉范平諡曰文貞先生公孫承
崇虛先生張忠安道先生家纖玄居先生郭荷玄德
先生梁劉獻貞簡先生陶弘景貞白先生隋王遠知
昇玄先生唐司馬承禎貞一先生潘師正體玄先生
宋陳搏希夷先生林通和靖先生張舉正素先生宋
趙先生麻先生王老志洞微先生林靈素趙真建
先生魏漢津加虛和冲顯實應先生洪承道人通
先生餘多學者私相稱諡非特賜也弘景父諱貞
諡貞白爲異

餘集

劉熙釋名云無婦曰鰥以其愁悵不寐目恒顰然
故字从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寡也單獨之
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冰男三十昏女二十嫁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

娶爲鰥寡之限白虎通云鰥之言鰥無所親謂無
妻也古詩匹對耳故鴻雁傳備矣曰寡此其類也
也婦人無稱鰥之美則子亦得稱寡左襄二十八年
齊崔杼生成及顯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寡
寡丈夫曰寡婦人曰鰥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爲寡
故其異名也鰥字亦作矜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老
而無夫謂之寡小雅序至于矜寡無不待其所焉鰥
寡之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得稱
名詩桃夭敘國無鰥民尚書舜年三十不娶曰有鰥

雜錄

卷十一

在詩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厚知未老也

見室家亦謂之矜大雅器且不侮矜寡矜寡通通
鰥則鰥亦可通而爲矜漢書哀鰥折獄哀鰥即哀
哀矜即論語哀矜勿喜之謂也而漢書註以爲與
鰥寡者蓋用詩哀此鰥寡裝未得又王度稱孤寡寡
與孤對則亦鰥寡之意也不必作寡鰥之入解而
風雅燕篇先君之思以易寡人註寡人莊姜自稱也
則婦人亦得稱寡人又詩敝筍在梁共魚防鰥傳鰥
大魚鰥鰥子也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

大益車則傳之有大魚是也而後以爲魚子諸
觀古字通用鄭以風爲鰥故云魚子也則鰥之通
魚大小得莊之或云其魚無匹故以爲鰥寡之字

智囊

史記楊里子號智囊前漢量錯亦號智囊東漢
祖父匡莽朝爲義和有權數亦號智囊司馬懿稱祖
範爲智囊又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而眼多白面脂
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混名

雜錄

卷十一

水滸傳八十一人有混名宋時風俗澆惡崇尚

即士大夫皆以此相嘲若學士則有篤麻什作和
則有斤車驚鴨以至望火馬日遊神九尾狐龜雀
妻雪獸頭說法馬而談氣師子九子母丈夫沒典
夫子之類不可殫述其事實始於六朝晉王敦
狀貌面起生端方粗玄謂之彈基發人勢承明中
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自祭酒以下皆有郭之
用梁陸驗容貌特顯時呼爲生犀後唐唐此風大
熈帝呼高祖爲阿婆長孫無忌呼歐陽詢爲獼猴

說家呼我竟爲碧鵲杜宗爲禿角犀朝野食載劉
光業好題目人號元之長大行且速謂之蛇蛇騰騰
王某足短而醒謂之烟薰菜根楊仲嗣縣急謂之獄
上御孫豫章令賀若璉服皮急項鍊寬張驚號爲蛇
乳憤于此雖今人爲之未必能過亦非始自唐也唐
唐乳虎西漢已爲溫腸矣

妻子之喪稱三年

左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
穆后崩穆后景王之后太子壽之母也叔向曰王

歲而有三年之喪之爲次乎死期而與汗諸國
服而去五年者即今所謂杖期謂其情之重而服
至即不敢上同父母亦不敢泛同餘期與三年之喪
若無異耳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齊衰杖
期章內有夫爲妻見古者爲子竟斬衰三年惟爲妻
期杖雖天子亦不得降衰長子統緒相繼夫婦共
宗祀聖人緣情制禮固當然也又雜記父在爲母
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得則妻與母同且期無祥
唯父在爲母與妻期父不在自當三年何止杖期

已耶唐杜棕傳棕尚岐陽公主主喪棕久不朝改
怪問之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昔爲公主服斬衰
三年故棕不得謝帝晏然始詔杖而朱者于今晉
到隗傳蘆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茶
伎丞相長史周顒等三十餘人同會隗泰曰汝
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晏
秋猶譏况龔正失基晏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
禮請免官削爵顒等知龔有喪吉會非禮宜各牽棒
知晉唐妻子之服猶如此其重也孟子公行子有子
之喪有司皆往履歷用月禮焉年之制云

新挽歌

樂府解題云挽歌始于漢初田橫之臣爲之左
一年艾陵之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雖
歌曲買達云虞殯遺殯歌詩孔穎達云殯啓殯而
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歎謂之
殯送葬得有歌者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
歌是也崔豹古今注云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
萬里之歌至李延年分爲二曲使挽逝者歌俗呼

挽歌晉初荀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清歌去之舉虞歌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按虞與殯不同時既云挽引歌之與虞何涉當是殯者實也既祖之復爲歌以虞夏如祖夏之辭今或者同之神夏安樂耳後世雖露蒿里導助生哀或意與虞殯異

二十七日喪制

世傳二十七日之制始于漢文非也唐後祐甫傳代宗崩常哀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

二十七日喪制

臣不忍既差而除暑畫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官民以

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肅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宜三日也哀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有官也祐肅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吏稱循吏後更置胥吏欺求曰體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欲親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肅曰

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執不可改意未殊屬哀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指之諸衆曰臣哭君前猶扶禮乎哀不勝怒乃勅祐甫率情變禮挽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則漢文以來尚以三十六日至玄宗時始爲二十七日臣民當與天子同常哀之議良是祐甫時稱賢相而創爲三日之說何也祐甫數與哀爭議不平故爲辨駁以遂其私耳若猶見同乳之事當以甫議爲正

杜氏喪禮異議

杜氏喪禮異議

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應依漢魏舊制既

聖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衰既聖除喪服諒間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引春秋晉侯卒諸侯子產相鄭伯時聞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歸應公仲子之昭傳曰弔生不及哀皆免喪除服諒間之證也當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或者按昭十五年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太甲免喪伊尹以見服奉

歸在三年之後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喪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孔子曰古之人何必高宗百官總已以聽於康宰三年孟子曰齊衰之服三代共之無言卒哭之後便可釋服者獨周書顧命篇康王以麻見臨羣臣受顧命及釋見則及喪服見天子諸侯居喪之中有大政事則用吉服退朝則服喪服以終三年也杜氏解春秋云天子諸侯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服除惟諒陰以終喪諒陰也陰然也爲聽於冢宰信然而不言所解與先儒異義至謂喪十六

三上

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澠池與諸侯宴於澠池九月春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之死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喪之後得與宴樂賈之古禮甚相謬戾喪時晉武帝秋行三年之喪除服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令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乃止

慈母

竟以疏素終三年杜預儒者于世主欲毅然復古之時而附會經文曲投時好視武帝羊祜能無愧乎推求孝宗毅然欲行之引晉武爲言而當時廷臣多有勸阻之者萬曆甲寅二月 聖母寅天 上哀毀逾禮乙卯五月 上御慈寧宮召見羣臣猶布衣練冠太子皇孫皆疏布皆衣時日上食必躬詣几筵宴慶遇密八音服冬不御輿耳至丁巳二月始除服嗚呼先帝之純孝與虞舜比隆寧止度越漢唐而已哉

慈母

慈母三羊蓋妾所生子其母夙父使

他妾養爲已子者或以爲厭太重引禮子游問曰慈母如母禮義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

有慈母君命所後秋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

畏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戚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

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違古

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審之以道數

無乃不可乎公曰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按喪服傳云

母者何也妻之無子者安子之無母者父命妻曰汝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或則喪之三年是大夫以下禮非天子諸侯禮也夫子所謂無服者指國君之子國君不服庶母則慈母可知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以慈已加小功其實如母三年謂父卒後也父在則爲庶母慈慈母小功若父卒而大夫士之子爲後歷屆則降慈母之小功

卷八 卷十一

二十五

卷八 卷十一

爲總故喪服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則不服爲後者有之也三年則其衆子其子大夫士之子無世爵者其服以三年未得爲過又禮引魯昭公事鄭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慈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春秋事十七年襄公薨昭公十九猶有重心是即位時年也十九昭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慈是年三十非少孤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昭公疑孝公之誤家語王肅所定鄭未見家語故也又內則異爲孺子室

於官中釋於諸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敏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于室則天子諸侯世子之慈母不必其母或而使他人養之者其無服自當與今言慈母者不同喪服小功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則爲慈母後者方三年蓋慈母無子而以所慈之子爲子也庶母庶祖母皆得立後父命他妻之子爲之喪服如慈母又云慈母與妻母不世祭也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梁司馬筠傳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

卷八 卷十一

二十六

卷八 卷十一

州刺史安成王秀則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大妃在都喪祭無主中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喪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從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禭子並受弔今二主諸子宜以成服日單承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拾又曰禮云嫡冠主武子姓之冠則世子承服宜

異於常可着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汰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得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勅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笱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調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廷者之子亦不服阿加又喪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鄭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倘其親者止卿大夫尊諸侯之子尚無凡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刑除以及前代之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宣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令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官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妻養之慈繼母至

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妻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各次妾生子乃通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弟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慈母之子便應三母俱闕却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擇有此對豈非師母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便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于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止矣宋

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符等請
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
賤並同以爲永制

本生繼母服

因初制已由繼者本生父母不得丁憂嘉靖間始許
給假治喪心服三年近書已由繼者其本生父娶繼
母者有謂不必持心服者按癸辛雜志何自然本何
份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卽出繼何份德揚後份再
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亦自然以不逮事母

續修小乘卷十一

三十九

養谷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爲孝無親繼之謂
延以不爲後復下給舍董謙議欲學坐乘此議終
上臺諫言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難以爲禮有可疑
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
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公
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
是而亡劉炫以無繼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
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若按葬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

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
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依之諸
始至此後可以無繼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
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思由故至服自己未則慈母
如母何待父母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
也又曰炫敢違禮乎今傳聖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
於本生名義之合有汗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禮官共白于廟堂議乃定賄此便當豁然

私服私忌

續修小乘卷十一

四十

今緒神期功以下喪及私忌日皆素服設公事按
董晉傳金吾將軍沈房有葬喪公除常服人問帝
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施授不復承
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
以佩玉節步堂上按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
以佩玉節步堂上按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
或奔走以致顯仆在式朝臣皆綬袍五品而上塗
希所以重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合皆老萊服頭
父一也若然服施繼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閣
無趨走恭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承本品綬

袍金玉帶自晉而復盧邁傳將作監元且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詞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夙猶奉祭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遇合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有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且以當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坐罪則私忌私服祇當於私居改服行之公所非也今有奉特旨攝祭者遇有基功亦爲改遣云絕音始移反又思移反粗細經緯不同者作太何音者悞

禮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郭疏
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所以稻米
貝者以食道養米貝美尊之不取用養也凡合用梁
貝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
米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於堂又云祝受米奠於俎
北主人左授米賁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士得用梁梁
天子之士若諸侯之士則用稻喪禮云稻米一豆
於簋是也以次差之天子嘗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

其食則禮典瑞云大喪供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供飯玉雜記云食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合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按左成十七年公孫娶齊夢贈瓊瑰杜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貝三實于筭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是士用貝三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禮緯稽命飯云天子飯以珠食以玉諸飯飯以珠含以璧杜韋小義八卷二十一

三十一

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則飯同食異或前代珠禮

不可詳考

禮云爲殯子後者以其服服之晉買充子琴氏卒將尚在懷抱以韓壽之子爲繼當時多議禮大儒但云買不得以異姓爲後至於琴氏不成殯無言不當立後也又南宋江湛與五子恁恁恁法壽皆與元姆之難恁子敦明弟敦山繼其叔恁爲從祖淳後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

命未有託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按如義
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惟敬一人倘無奉屬敬宜
還本告不欲江遜絕後可以教小兒繼慈爲孫援荀
顓無子立孫之例則昭穆不相應者自可開世立孫
但取存宗祀不妨奉祖而況中有子而殤者子近世
無子之家多有疎族執昭穆之說聞親親產甚爲可
怪卽大明律例云凡無子立嗣除依律令外若繼
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立賢能
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
序爭并官司受理無殤子不許立後之文夫爲義
後者爲其無後也所後之嫡孤現存而吾欲獲而歿
之其脉不相承其祭必不享人非鬼責此與爲人後
者夫子所以深損之也吾固表而出之以爲妄爭者
之戒

書官

西漢諸帝皆生前立屬猶今之壽官今但無名耳按
帝曰顧成謂制度逼伏顧望而成也景帝而下則曰
官景謂之德陽武謂之龍淵昭謂之徘徊宜謂之樂

遊元謂之長壽成謂之陽池

宋諸陵

元妖兒楊建與伽發掘宋帝諸陵徵欽二陵空無什
物徵陵惟朽本一段欽陵惟水燈檠一枚而已蓋二
帝遭飢浮沉沙漠初宋帝還也高陵骨髮盡化止錫
器數件端硯一方孝陵亦脫化無餘止頂骨一片內
有玉爐瓶一副古銅甬一枚似同尸解餘光寧理度
諸后皆儼然如生理陵珍寶尤多楊兒倒懸其屍樹
間澀取水銀三日竟不見其首蓋西僧取以爲飲器

洪武元年太祖遣主事各乘義即北平索飲器

三

酒僧詔應天府尹楚忠鳳臺門外高座寺之西北鄉
年止覽浙省諸陵圖遂身起楚藏諸舊度當發陵
時倡義埋骨者或以爲磨玉滑波以爲林景曠今磨
林俱有冬青花詩大同小異竟未知其誰作也詳報
勝錄諸陵舊曰橫官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
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豫不且復中原諸祠宜以
橫官爲名還卜吉於會稽今猶仍故名云農田餘話
云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

聞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於故宮殿基上
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厭籍
皆寘于其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
烟火焚經三日乃已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
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不言有唐林
事豈當時未知此舉耶

倭寇小乘卷之十一

終

卷之十一

三五

槎巷小乘卷之十二

西陵

之甫

考訂類

臥水泣竹

世傳王祥臥冰孟宗泣竹後事有相同者晉書孝友傳王廷事繼母卜氏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唐孝友傳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將以供父父病遂愈搜神記楚僚事後母至孝爲母吮癰母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病可差母覺告僚時方十二月水凍僚仰天嘆泣解衣冰上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雙鯉躍出將歸奉母其病即愈宋史查道母病思食鱸魚方冬無市者道泣禱河神水開得魚尺許以饋宜政錄載政和中濟南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病又冬月忽思魚女慨然慕王祥事焚香告天往河中臥冰十餘日得魚三尾鱗鱗稍異母食之即愈人問之曰以身試冰殊

不覺寒也贊寧荀諸孟宗字恭武江夏人爲性至孝從李膺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庶可氣類相接讀書不解及長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遇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勉之遷吳縣令在官得物未寄母不先食及母卒母性嗜荀冬節將至宗乃入林哀泣荀爲之生得以供祭據此則宗之泣竹乃在母亡後非在生時也晉劉殷年甫九歲孝性自然爲曾祖母冬思荀殷泣而獲供饋焉一云殷年七歲喪父祖母王盛冬思薑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若有入云止止殷收泪視地便有薑生焉因得解除了困仕吳性敦孝敬母嘗思荀因遂泣竹生荀母子俱大賢位至封公貴極人望程崇雅遂州遂山縣人有孝譽母患冬月思荀焚香入林中哭泣感生大荀數株又南史阮孝緒母病合藥須得生人發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達忽見一鹿前行隨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而愈王薦母病葛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雪仰天而哭忽見巖石

聞青蔓被離有二瓜鳥摘歸進母渴進止焦華父遺
常病甚冬月思瓜夜夢一黃冠謂曰我聞子父病思
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
病愈齊膝晏恭年五歲母病熱冬月思瓜恭訪求不
得俄遇桑門持雙瓜分與其一榮陸義母卒患心痛
須三升粟藥時冬月日又遇募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囊幸
感所致宋學士芝園集載未貴池孝子葉蒼秋九月
母有渴疾思生李蒼號泣樹下忽葉葉中得雙李如

釋光蕭山孫寶母喪疾思梅及鳩秋月不河得寶
天所號得青梅於樹鳩自飛墜元常熟羅嗣與母病
思啖菱時菱未華嗣與解衣入菱澤中哀號俄得菱
事與泣竹相類因附于後而晉時臥冰者二人皆姓
王爲尤異云晉劉苞字孟嘗三歲而孤事母至孝嘗
爲扇枕溫席是扇枕者有王廷黃香并苞而三也

十世同居

九世同居者唐稱張公藝元稱鄭德璋以爲美談
水燕談載唐貞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

棲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逐戰沒時棲雲方
三歲其母再嫁鞠於伯母母亡棲雲慕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卹旌表其鄉棲雲十世同居仁宗詔賜旌表
復其徭役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
友如故據此則姚氏之雍睦較之張氏似過之且棲
雲父子忠孝又非公藝遠祖所可望者而事不顯著
今人但知有張而不知有姚又六朝唐宋孝義傳所
載數世同居不可枚舉止言十世同居者保定孫涵

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而河陰王
名李宗祐陳州劉閻宣州汪政潭州李勝或栗居至
七百口累數百年會稽袁承詢居雲門山前十九
世無異費天子皆旌表其門賜粟帛存問復賦稅有
授以官者而今亦不得與張鄭並稱鄭入國朝崇
禮尤渥較之公藝抑又懸絕矣

兄弟代死

後漢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思都爲赤眉賊所得欲
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釋之東

觀記臨淄倪萌字子明事與此正同沛國趙孝字長平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饑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饑賊大驚並放之北海淳于恭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與俱免四事相類又同在一時可怪也其車成倪萌當是相傳之誤

男乳

後漢李善字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月諸婢利其產欲謀殺續善負續逃隱瑕丘界親自哺食乳爲生潼唐元德秀見子襁襪養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童流能食乃止

李氏含珠

尚書故實兵部員外郎李約莽一賈胡以所遺珠含之集異記云司徒李勉開元初作淺儀尉將遊廣陵有波斯胡老疾詣勉求附載勉哀之因命登轎仍給位幣胡臨愛進所自來因言腹有藏珠直百萬扶腋出珠授之而絕勉資具衣衾密以珠含之瘞於淮上既抵維揚于旗亭見一胡鵠貌肖逝者詢究知爲胡

子告瘞所發墓取珠而去獨異志云李灌者不知何許人嘗次洪州建昌縣倚舟于岸免遽室下有一病波斯偶其將盜以湯粥給之波斯指所臥壘篋中有珠徑寸將以酬惠及火灌治棺以珠含其口十年後遇此邑有外國符牒告時逆旅皆被榜訊灌告縣往郭墻發墓於口中探珠還之此三事極相類且皆李姓又勉約父子也可怪及考勉本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塋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塋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掘勉共啓墓出金付之蓋因此遂緣飾以爲波斯含珠事而傳者又異其名耳後書蜀行傳王仲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感而視之書生謂他曰我嘗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後乞藏骸骨來及問姓名而命絕他卽齎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爲縣亭長有馬馳入亭舍他乘馬走入他舍主人見之遣及書生事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金名彥遂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他由

是顯名李氏蓋慕他之風而興起者耶原化記有主人在京城隣居有鬻餅胡忽生病生存問之遺以湯藥既而不愈告以左臂中有珠寶惜多年今以爲歸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可問之當得大價復以示胡客客大驚駭酬五百萬所遇與前同而操致天淵矣宋學士集 國初金陵有李疑者居通濟門外爾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其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藥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錢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漫矢汗余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兒顏面景淳流涕曰表累遷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條兩在故逆旅耶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疑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永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藉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及贖以貨遣歸此事正與前同而亦李姓并錄之

廢蓼莪

晉王哀父儀爲文帝所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就廢蓼莪我之篇齊頌歎早孤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墓哀次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青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埋兒

南史郭世邁家貧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此與郭巨正同且皆姓郭又巨得賜金世邁得遺錢亦可怪也韓昌黎及方遜志皆深詆其非然率性之人非有文禮以聞其聞見未達

有要譽之心也 國初日照縣民江伯兒母病刲腸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母愈者願殺子以祭已而如之事聞 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有姓乃手股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杖伯兒百戍海南命禮官詳議旌表孝行事云愚昧之徒一時激發矜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剖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藥不愈無所控訴至於臥冰割股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嗚呼聖人番世立教崇中正而黜奇邪其爲萬世準的遠矣哉

觀過知仁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胄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承遺之韓卓鵬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所麥家無乃盜隣麥熟而進之文舉聞特

賞之二事與吳祐同然家乏供具食有他肉孝婦爲之撤箸以奉親之故身雖不義此皆平日不學之故耳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豬羊以供母亦甚可笑蓋由東漢諸公爲之溫鵬也

識見不同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劉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宋杜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旋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官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論以禍福使之自新從而遷善者其衆不必繩以法也韓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摺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于盛世耶范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姓名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取薄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又靈帝世范滂諸人非許朝政自公體
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中屠墻不以爲
然嘆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彗先驅
卒有燒香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陽間自
同庸人居一十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
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獨能免怨禍於濁
世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修常云瑾有道不廢
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
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今意其
辭略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張讓父死葬胡川名
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
所全有宋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
分別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吾吾
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太
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
君既見公謂稚主不如拔出拔黨同道下來公曰
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復扶持諸公復
起皆公力焉慶曆中劫盜張海通高郵知軍臬侏約

度不能支喻單民往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
弼議誅仲約參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治事奈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
雖吾輩亦未敢保弼不以爲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復
免元祐初漢陽軍吳慶厚以蔡確安州車益亭詩來
上以爲謗宣仁太后太師文彥博欲貶子嶺嶠右相
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朝興以來荆棘已
七十年吾輩聞之恐不自免大防不敢言純仁爭之
不得蔡卒貶新州此數公皆名德也而識見不同如
此當軸涉世者三復于斯言思過半矣

毀譽不同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都
毀暹文義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未爲癡也唐狄仁傑未輔政妻師德薦之及同列數
擠師德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
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

已而歎曰：貴公盛德，我乃爲其所容，米廬多遜，與訪相善，訪待之不疑，多通知政，多毀訪人，以告訪，訪不之信。後太宗語及多遜事，訪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訪始信之。太宗由是日訪爲善人。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所惡，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此數公者，皆以舉得毀與崔那事同，多遜不足道。以梁萊二公而不能知，妻王可怪也。漢汲黯斥公孫弘，三公布被爲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正中弘之病。夫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異，誠飾詐，鉤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論者以弘舞智，御人然當時告君只令如此，此又在崔遲前諸公皆祖此意耳。

知人之難

傳曰：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信哉！他如齊之馮驩，

趙之毛遂，尚曰：一時表合，無從傾倒。至有交契從容，家庭親暱，而有茫然如胡越者，可怪也。晉魏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皆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圍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數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爲癡，兄子濟嘗詣湛，見其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歎服。既而辭去，湛送到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飛。善騎者無以過之。還語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曉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曰：卿家癡叔。宋濟曰：臣叔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親舒以上。夫騎射之事，皆從少習，原非隱德親故，猶或未知，况其內得於心，不涉形貌者乎？山濤嘗曰：吾年三十，不爲家公所知，以山濤之衡鑑處父子之至親，而三十不知，可云知人之易也。世有道路傾蓋，容顏未熟，而遽曰：吾已窺其底蘊，至使英賢豪傑說

而而失匪但欺人抑亦有欺也已惜哉山公盛稱王夷甫而不知山簡益見知人之難

古文相類

經傳之文有相類者詩禮義之不慙何惜於人言左氏士為稱諺曰心苟無取何惜乎無家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左氏晉韓起觀書於父曰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左氏晉韓起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劇公之德與周之所以任也家語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祭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左氏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有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左氏周子曰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吳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國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梓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考工記柝為上槧次之屢桑次之楸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又箕子麥秀之詩下符黍離之咏越人擁母之歌上體綱繆之意迎日之辭與雜語文同寇王之頌與士禮辭類此等甚多不可枚舉古人偶合不約而同非有所沿襲也

史記事同記異

史記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其安殆非就國者進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幕合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史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侯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發封尸子閔子騫見子貢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事馬則悅之人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

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山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
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體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孔

叢子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暫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倫入至道今也更
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
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
諾二子人問夫子夫子曰然子言是也吾有之向見

獲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能識
曾子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昔者邇
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孟
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
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夫參
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方鼓瑟有鼠出游
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
丘以瑟注其音參以丘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檀弓
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

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毛
詩傳閔子嘗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傳記所載此類甚
多姑記一二以例其餘

武士通春秋

史言關雲長岳鵬舉俱好左氏春秋不特二公也漢
馮奉世學春秋通大義寇恂爲潁川聘能爲左氏春
秋者親受學焉馮異通左氏春秋晉之杜元凱爲春
秋左氏註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劉元

康好左氏春秋元海子和亦習左氏春秋劉宣好左
氏傳齊高帝嘗從雷次宗受左氏春秋青州刺史彭
玕健將也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千金
梁王僧辨學涉詠博尤明左氏春秋唐李京留守東
京死祿山難道左氏春秋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渾
瑊通左氏春秋瑊童奴字黃荈性敏惠有膂力善騎
射能讀左氏春秋瑊善養之更名高固後爲尚書僕
射贈大都督伊慎通春秋王鏐通春秋自稱儒者金
史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刺履博洽質所疑履曰左

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背聖賢絕全之道願
留意夷主能留心左氏而其臣又能左氏之駁更與
宋曹瑋喜讀書通春秋三傳于左氏尤深范仲淹以
左氏授狄青青遂折節讀書

麥秀歌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
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
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
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之宮
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歌惟末句一字爲異傳序薪薪蠶蠶
甚新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薪兮註薪麥也
也同一歌而或以爲箕子或以爲微子記傳所載一
事而彼此互異者甚多未可偏據

七步詩

世說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
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其在釜

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
慚色一云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一云其向釜下
然豆在釜中泣所載少異然不若煮豆然豆其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四句爲簡而盡一
云魏文與陳思同輩出遊見兩牛鬪一牛墜并死詔
令賦或牛詩不得道牛不得道并及或百步成四十
言不成加大法子建瓟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
橫骨行至因土頭崢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
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渡賦成步未竟重作三
十言自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云爾牛詩
俚俗殊非子建筆

曹娥碑

上虞曹娥碑蔡伯喈題石傍作黃絹幼婦外孫盡日
曹公見而不能解以問楊修修解之公行三十里乃
悟其死云魏武按碑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
於江渚曰第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以離合義解之或
謂此婦人卽娥靈也此語與漢武張寬事極類然魏
武未嘗渡江何緣過曹娥而禰正平至幕下遂錄爲

敢吏後送黃祖所與魏武甚不相得無從行副事之
理或是魏武見樹碑以問楊非真親至今猶也

墓志

齊王儉云石志不出禮經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
作墓志自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謬襲改葬父母制
墓下埋文將以陵谷變遷欲使人有所聞知但記姓
名歷官祖父姻婚而已又隋代釀家于王戎墓得銘
云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宋孝武
時青州人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
東賈希鏡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歸子妻簡之果
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於宋也任昉作文章緣起亦
云墓碑自晉始按碑志不同銘于石者爲碑銘于
墓土者爲志春秋吳季子卒孔子銘其墓曰嗚呼
吳延陵季子之墓莊子衛靈公葬沙丘掘得石槨銘
曰不爲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述異記闔閭墓中石銘
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肅吾之邪遷於重
崗惟崗之陽吾王之邪臨淵人發古塚得桐棺隱起
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二字是古餘刻

今隸開元時偃師人耕地得銅盤文云右林左泉後
崗前道方世之寧茲焉是保牧野有比于墓前有石
銘題云商大夫比于墓政和中鳳翔府掘比于墓得
銅盤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卽前銘也而或以爲開元
或以爲政和或以爲偃師或以爲鳳翔漢夏侯嬰得
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
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止崇隴原塋非寧非
康不封不樹作靈隨光厥名何依王史威長西京雜
記壯子夏華長安臨終作文命刑石埋於墓側後
郭宗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祭豈爲其文謂
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媿色鄧道元亦
經注載漢刻甚多則知志銘自三代已然碑亦非始
於晉也隋開河記有掘宋華元墓銘宣室志有唐侍
御郭載選古墓銘徐州志有刺史高流之有河決古
墓志銘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有銘記數十事其
諸但郭不足錄梁裴子野卒湘東王爲之墓志銘陳
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志埋于羨道列志自此始焉

安成康王秀薨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
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
碑並建今謂之墓表

露布

奏捷之書謂之露布蓋欲速於上聞不函封之文心
雕龍所云露板不封布諸觀聽者是已然未詳所始
初學記引緯書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
云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以
爲露布所出恐不其然五代史唐莊宗爲晉王時擒

二三

滅劉守光冷掌書記王凝草露布凝不知故事請於
於布揭之竿頭使入曳之爲議者所笑北史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
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復賊二三
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隴虜擒斬
不多復使高祖長繯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重
臣所以欲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用布高懸未
可爲非

汲冢書

晉書東晉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
墓或言安釐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
以東至周幽王爲大戎所滅以事換之三家分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曰夏年多殷蓋于啓
位啓微之太甲殺伊尹武丁微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
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
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
易經一篇似說卦而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都
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周禮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杜
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采丘戴
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戴金玉事敘書二篇論大
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屠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劉詩一篇璽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

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棺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較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義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按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人以兵守之七日適歇初至戶無扇鑰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闕鎖和闕見棺槨黑光照人刀砍不能入燒鋸截之漆雖兇革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少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闕鑰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風銅帳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轉帳麈朽而銅葉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融融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據此則襄王之冢發掘無遺豈有竹簡數車而不為人得及至晉而尚存者乎當是安釐無疑又南齊文惠太子

于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永明三年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江淹以科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近見古冢中棺槨消磨無餘何以竹簡皆云皮節如新且王僧虔豈能讀考工而不諳宣簡事亦可怪疑是相傳之誤徐州沛縣亦有汲冢

用古語

王勃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木末信馬射賦落霞與支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孔明書非潘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本淮南子主術訓非潘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曰膳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淮南全語陸士衡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淵含珠而川媚本文子玉在山而木洞珠生淵而岸不枯淮南荀子亦用之

蕭梁父子著書

自古帝王家著書之富未有如蕭梁父子者武帝撰
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有孝經義周易講疏及
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
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
餘卷制贊序詔誥銘誄頌賦奏諸文百二十卷製
五經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明山賓等撰
吉凶軍實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爲簡文帝
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選渭三
卷五經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附七卷蕭梁
卷沐浴經三卷馬梁譜一卷恭品五卷彈恭譜一卷
新增五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元帝著
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
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
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梭子補關子各十卷老子講疏
四卷懷素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治
今同姓名錄一卷策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
卷昭明太子著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語文言爲

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
卷世言曹氏父子才力進過蕭梁然魏武陳思傳
篇什典論皇覽集自尋儒較之蘭陵不無少讓矣

朋黨論

唐李絳傳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取惡者
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
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
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惡
人所乘夫聖人同進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
下奉選堯舜禹湯之德登諸上與數千年君爲
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
疾之起黨固之獄說於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此同
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道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諧
常勝正人多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李德裕傳帝嘗
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
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
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
帝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

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
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
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見
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
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
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
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善之及如晦在焉
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
相爲腹心背公成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
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之
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
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
三千務以講詩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推行仁義今議
者欲以比之固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
誠爲國心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
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騁馳以趨權
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遷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
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

陽永叔朋黨論意俱本此終與德裕力排朋黨而卒
爲小人所中夙貶相繼於是鑒者有調停之說而朋
友者其禍速黯謂者其禍遲總之小人之勢一合畢
竟株連而不可解吁可畏哉

檮菴小乘卷之十二

終

崔巷小乘卷之十三

西陵末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蜀道難

唐嚴武傳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瑄以故宰相為延內刺史武慢侮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據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也非太

白選精耶白本傳天寶初南人會稽與吳筠

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嚴武至德初地

宗行在房瑄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

京兆少府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

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據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

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

與元載厚相結末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杜甫入

在正元初浣花草堂詩經營上元始斯手寶應年

元寶應皆肅宗年號也代宗廣德二年甲辰嚴武

鎮蜀甫贈詩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除京兆功曹不赴

武拜劍南參謀簡校工部員外郎闕空申贈武詩得

歸茅屋赴成都與為文翁再剖符與武復復節度劍

南合武再鎮蜀在廣德二年明年為永泰元年武卒

廣德永泰皆代宗年號也廣德止二年永泰止一年

肅宗時白已寃夜郎赦歸流落至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白已卒矣則安得有賦蜀道難以危房杜事乎章

卓傳陸暢字達夫卓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卓為眉山

亂武以嚴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終

宗世武未嘗鎮蜀也卓傳所云天寶時為蜀道難以

斥嚴武之說已為不經然篇中云嗟爾道進之人

為乎來哉猛虎長蛇殺人如麻語又嘗有所指或曰

以議章仇兼瓊亦未可據

虎夢屋壁

以嚴集謀伐木詩敘謀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

斬木入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車提晨晨征暮返

積庭內我有舊籬是缺是補載載簾簾伊杖支持則
族次于小安山有虎如禁若待爪牙之利必昏黑
矣幾人屋壁則樹白菊銀為牆實以竹示式遇為
虎近混淪手無良賓客憂喜馬之徒苟活為幸可
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是時為大曆元年公在夔州
赤甲還漢西草堂所云幾人者即夔州人也昏黑
突幾人屋壁為句山谷老人以山之怪為幾一足見
也虎黑夜挑鄰如幾故有月黑虎幾垣之句用字
奇然非本旨

書

漢書後兄子漢使益喜議議而近輕俠客使前生
楚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過
耳可得焉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罪
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
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補申父母之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豪傑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
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
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以為言
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諸葛孔明戒子書曰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惜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

書

及也南齊王僧虔有書戒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
欲自悔屬或以園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既
慈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視其實請從先師曉言觀行
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
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口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
於史猶未近訪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
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
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
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何所明而

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哀令汝言
易謝中書推汝言莊張吳典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
皆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從人應解不解即輸賭
矣且論注百氏荊州人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
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
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作造化
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
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家篇何者
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

莊子八表八卷一三

五

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
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
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
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惡也哉
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
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勸欺許勝劣及吾耳
世中此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書牕
總素要從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感
此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

舍中亦有少負令舉弱冠越超清教者于時王家門
中役者則龍鳳劣者猶此豹矢蓋之役豈龍虎之議
况吾不能爲汝蓋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
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
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
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人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
累奉役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
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捷志輩異脫
萬一未久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

莊子八表八卷一三

六

身已切身豈便爾吾邪鬼惟知受深松茂指學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唐柳玢公韓之
仲郢之子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大門第高者必
應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得位或不可見阻先
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執懿行人未
信纖瑕微累十乎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
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戲而望他人用
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甫耕種之而怨天澤不
雖欲弗候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

甚恭默爲本長法爲務動儉爲法肥東以恐顯傷交
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儒來蒞官則潔已清事
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
廟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繁與富不並蓋生有云所
者在門第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又曰有
者在門第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數世
俗建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
而已邪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率比山南曾
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
解衣并拜階下并虛乳姑吳孫不救食者其類也
病言無以報吾婦專意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
第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貴爲
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還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
而魏陷羅織獄家徒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
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
厚豈必有令匹子孫將建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
議及期門則裴膏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合信皆如
反掌則裴之藩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

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連客不二羹飯夕食此齋
而已皆保重名于世永寧王相國遷居位賈及女歸
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
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
釵爲馮珠外郎妻首飾淫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去
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買相國饒門人買有奴願橫馮
愛買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謂買買未出有三
青承賣銀器出曰公恐君寒未地黃酒三盃馮悅盡
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買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
出明年王買皆建禍墮主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
矣而不知威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
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買之
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
國元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
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詳事
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動儉以成立之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北

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
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入德行文學
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業無
根青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
之隨警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竊觀世祿之子
奔陵蕩過而不節迷閑家聲大抵擇交克已務本讀
書此數者未嘗經意耳讀此四書固當悚息苟非下
愚思過半矣不可不書一通置之座右又漢鄭玄疾
篤以書戒其子益思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不

卷十三

九

去所役之吏游學周泰之鄉往誅捕并究
得有所受焉遂傳稽六藝粗覽傳記并
乃歸鄉假田播植以娛朝夕假舉賢良方正有道
大將軍三司府開命因從而黃巾賊爲害猝降南
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今我告爾以老歸
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
屬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何常扶杖出門
事大小欲以承之咨爾衆寡一夫曾無同生相依
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戒儆以親有德顯榮

乎僚友德行立乎已志若志聲稱有榮於所生可不
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級冕之緒亦有讓得之
高庶不遺後人之羞所慎慎者徒以吾親墳隴未成
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子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
方西暮其可圖乎家人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惜餘
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家恨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梁徐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
廉故嘗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
營而已薄躬遺遂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極

卷十三

十

初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
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
子黃金滿簾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
教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願
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例辟田園
勸典立邸店又欲舳舨運致亦令貨殖聚飲若此東
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
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
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開曠終可爲宅僮僕應

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管昏又須
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朝
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建
舍耳何事須華管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桑
離墮高門甲第連闕洞房究其死矣定是誰室但
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道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
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土
往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事挽不至又不

卷十三

上

金誠就所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
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歷歷交
果映相屬華樓迴棚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
糾紛之興前中並饒荷役湖裏林富菱蓮雖云人
被劉密運韋生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
心蓋是事意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清為天
物冷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
之與我相較幾何哉此重所餘合以分次替外題

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身
外真亦得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接安得忘此因欲
所買湖熟田地甚為馬肉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
競故也雖事異疑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
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公更貽恥笑若
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
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此為人
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謝緝人無聞言先物後已然
後可責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相巨利

卷十三

上

汝當自易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素習也素習
素習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收畧
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豈立堅舍似垂簾
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未
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
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陳負杖購棧還遠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歡
曾樂庶居常以待終不立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
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泊茲以復吾不復

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便使堯水湯旱豈如
之何若其滿腹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候
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
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陶淵明嘗與子書以
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
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
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矣求壽夭永無
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
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倪辭事使汝幼而懷柔

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其父之人
哉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艱危八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記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
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郭希林與
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成有定分定分之
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禀之中順而勿率耳吾
少嬰羸患事終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
稚之年已懷遠跡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達事
釋和尚子時師友淵源誘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悌
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晷
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兄以通理猜性成夫盡
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游道養風三
餘載調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疊道遠天獨嘗茶
時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
青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
年大馬之齒已踰知命晚嵒將迫前途幾何實迫
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項項之以及今耄耋至
衰不及顧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家生

之津梁專氣其年之極養玩歲月於良辰餘樂終
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慶冠娶已畢
修惜衛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今終耳自
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四書正與吾志合并錄之

孔道輔筭銘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天慶觀有蛇妖屬
將而下日多往拜焉道輔以筭擊蛇首斃之由是知
名節人石介作擊蛇筭銘畧云夫天地間有親剛至

聖人

卷一

正氣鍾物與人大有漢物有靈此氣不滅歷歷
恒百世而常在在竟爲指侯草在魯爲孔子誅少
卿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
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剛輪在唐爲韓愈
論佛骨表遂顯鼠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筭今爲公擊
蛇筭云云文丞相正氣歌本此

易儲詔

國史于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皇儲
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時

都尚書何文淵適在旁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

迨天順復辟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爲刑部主事因

見黃叔徐正以極刑恐禍及已乃修書勸其父自

盡正德中柄史者力辨其証王元美引天順錄云文

淵致仕後上復位革官保然亦以與易儲處有奇禍

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

泰來抄提文淵者懼而自縊則喬新勸父引決之說

誣而文淵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爲出江淵大槩以

文勢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句而借天降下民句以

證之

卷一

對之等按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

理宗即位詔見程頤洛水集當時全用其語原

初面王以爲語先後勢異益未見程集也

詩
梧梓詩

卷一

東坡梧梓詩聯聯翩翩啣尾鴉翠華磅礴脫殼蛇

古樂府南頭鐵鐵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聯聯初鳴磊磊落落向聯星沈休文亦有此體

復姓表

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改適吳山朱氏遂有姓焉

既登第後乞還姓表云志在張秦入境遂同於張祿
名非霸越乘舟偶飲於陶朱按唐成汭少無行殺人
亡命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于更名郭禹昭
宗時爲荆南節度使推官鄭準爲表乞歸本姓云名
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
祿成爲本姓郭乃目稱避本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
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其表甚爲朝廷所重范益全
用其語又孟蜀范禹偁隨母改適張氏因目姓張名
壽天成中登第始議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蒙
標與祿之名今日故國復作范祿之香囊時爲翰林

龍門小史卷十三

十七

學士事亦在希文前

祭東坡文

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
之氣李爲方叔祭東坡文也見宋史烏本傳後追錄
長公制詞中全用此語 憲宗朝追錄于少保詞亦
全用此語今以爲墓祠門聯用之于公尤確惜是清
語耳

摩詰和靖詩

水田兼白鷺夏本轉黃鸝唐李嘉祐詩也摩詰清遠
陰二字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唐江爲
詩也和靖易疎暗二字膾炙人口遠掩前人著人有
重輕抑文有顯晦也

千字文

梁武帝訓大王帖中千字無重者使周興嗣會萃成
文一夕頭爲盡白予疑此書非集帖字也既云無復
字而今女幕貞潔執扇固潔有兩潔字元耶律楚材
嘗讀千文云梧桐投杞豈是訓哉字耶律爲明快又
消濟書唐汪藻王真天監初爲國學正樂事梁武帝
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
文其詞甚美王命記室蔡遵註釋之沈休文孫栗
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製千文詩來爲
註解與陳郡諸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武帝所製即
是周興嗣所集或自有別本也若出自御製則興
諸三千字文豈亦割王字爲之耶癸辛雜志云據
則興當作律召調陽益行草召字說爲呂字耳律
則調陽出序則無義也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

名今作呂者蓋相沿之誤

止卷詩

西湖遊覽志德祥者號止菴仁和人故宋時爲僧
元陽念舊國有題雨詩云半夜思家夢裡愁雨聲落
落星簷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處花不肯休枝
特乃王建詩非止庵也詩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首
雨詩用此意又詩定之方中雲雨既零命彼信人星
官風駕說于桑田箋星雨止星見風早也文公于雨
下令主駕者雨止爲我展早駕辭說于桑田教民
詩則雨止星見自爲勝便故知照泥星出未可
雨止星見自爲勝便故知照泥星出未可
山帶
唐韓君平詩風吟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葉已輕秋
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完峯巖或且中領各
雨之山帶楊用修引唐詩而不言君平又難距集
將有玉女問天將雨則出五色雲人謂玉女披衣與
山帶相似亦見述異記

詩論語絕句

余嘗閱張無垢論語絕句見其膚淺疑爲屑作後劉
清波雜志云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
未嘗出戶其一語一言舉足爲法驚悟後學宏矣其
物于悲哀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
情者疑爲蓋公自有悟解亦可假此發明奧義嘗即
公門人郎驥云此非公之文語錄亦有附會者始爲
釋然

紅葉題詩

紅葉題詩世以爲唐進士于祐然記載不刊本壽詩
云願况乘興與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梧葉題詩
山人春官裏年年不見春聯題一片葉寄與有情
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云恐見爲啼柳絮飛上馬
官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十餘日復於水上楊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入
和獨合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詭謀乘春取次行雲
友謀云明皇時號國寵盛官女咸悉書落葉隨御
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聯題一片葉贈
接流人願况聞而和之卽前云云無復復出之事

盧程應舉拾紅葉于御溝置之巾前及宣宗省故
人盧娶其一偶視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却
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保官盡日開
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潛嘗遊
中見溝中題紅葉詩云云與盧同玉谿編事云
同秋曰登大慈寺閣忽木葉飄墮上有詩曰秋
愁銀爲憐心中事樹葉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
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
將人盡解相思死記者頗異然大都一事相傳誤耳

卷十三

二十一

陸機文賦云奏平微以閒雅此千古傑作也
告君當明白正大使人生讀而易曉不必引用
桓釘古文以示博雅唐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和
給縣官爲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營其不適
可以爲樂疏者之戒邇來疏章益爲可怪
而旁引數事論一人也而殊及多人明有所攻
顯其名陰有所指而不斥其故使旁觀者不審而

爲語詢司衡者默會以行其黜陟簡牘之內半是
詞朝署之間有同射覆彼此相沿未知所底豈特
告君之體裁是在正立忠厚者一挽其頽風耳

江陵啓聯

張江陵相子憑修狀元及第家宴方張忽有致郵
報邊警者啓之則一刺書侍生公道頓首拜上書
聯云老牛砥柱誰無愛子之心野鳥爲鸞難免欺君
之謂按程史泰恰秉權沒久後高皇更化召湯鵬舉
於外執法殿中繼還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好
條數論事以啓賀之中有云請言有宋比漢
治隆之巨益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
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綱名而較藝亦復
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砥柱
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云云二語蓋本此
聞傳未有知其所出而張亦不悟其以秦檜斥已
經籍多寡
書自秦火之後至漢武時始建藏書之策成帝
獨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卒哀帝使歆卒父業總羣書者七畧凡三萬三千九百
十卷王莽之亂盡爲餘燼光武中興漸次收集惟揚
之遷載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前及董卓移都
吏民擾亂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宜明鴻都諸藏鏡共
剖散其縑帛圖書大連帷蓋小製歷囊王允所收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委棄旋經李郭靡有遺焉
氏代漢秘書鄭默荷姤采掇遺公分爲四部合二萬
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迄于惠懷京華覆蕩文與之俱
東晉簡牘僅存三千一十四卷嗣後遺書稍流江表

11.11.11

宋史帝元嘉八年秘書謝朓又造四部書目
子五百八十三卷元徵元年王僧虔造目錄凡
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秘書謝朓又造四部書目
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燹散佚甚多梁初秘書莊
朏加鳩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典不與焉
帝克平侯景故文德圖書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鄴
自焚之陳魏之間戎馬生郊日不服給內府所藏
盈萬卷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牛弘表請檢討得
民間異書時復間出內外之間凡三萬卷煬帝即位

卷三

11

進乃至蒲博鷹狗皆爲新書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
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柳顧
言等詮次除其煩復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于
東都修文殿江都之變零落幾盡唐武德初平王世
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沂河致
書京師覆丹砥柱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
遺書選五品以上千孫傳錄異本玄宗又開修書院
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五千
張季給土卷墨五百三十六九歲給銅匱墨城務
博平四郡免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
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冊有正副帝帙皆
異色以表之未幾而有安史之厄矣文宗稍加修纂
四庫幾完巢溫篡逆遂至蕩然諸圖分僅皆聚興籍
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多修述宋建隆後三館圖書
萬二千餘卷既平僭竊收獻彌廣至大中祥符之間
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
百六十九卷僅漸增加靖康叔擾竟爲烏有南渡而

後重懸賞格以待獻售淳熙嘉定總計目錄至四萬
四千有奇胡元之劫裂於秦焰矣以至人士之象聚
散匪一其牧蓄最盛者梁之阮處士唐之李鄴侯贊
皇父子宋之李公擇宋宜獻尤延之南都戚氏歷陽
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亳州祈氏荊州
田氏幾與中秘相爲誇競不至數傳十無九存若李
易安金石錄跋可知也使仰古今爲之永嘆

經傳不同

古史志所載同異不一至六經語孟熒若日星亦間
有不合者唐蘇州司戶參軍世受五經得王輔嗣
康伯手寫易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
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今本千象文霜字下增堅
冰二字也六三象曰即鹿元虞何以從禽也今本無
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今本之作言比九五象
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削其句貴亨不利有攸
往今本不作小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困初六象曰入
于幽谷不明也今多一幽字禹象聖人亨以享上帝
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匕鬯也

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矣七也
句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無志字中孚
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無可字而事字下增吉字既濟
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王韓本在
道藏中世多不傳越絕書引易曰有高世之才必有
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宋今無此語又引易曰
君臣同心其利斷金今作二人前書益寬饒傳引易
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
聖賢今無此語京房引易曰復崩家无咎今作朋
晉獻公筮得歸昧之駭云士刳羊亦无咎也今作直
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
附上而罔下者利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
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毛詩鴻
雁註引秦誓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前書
郊祀志引秦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
之大律詩大明疏引秦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

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左引虞書今爲夏書引
周書沈漸剛克曰商書漸今本作潛太叔文子曰書
云慎終而敬始終以不困今作惟始胥臣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後漢章紀亦引此
語今康誥無此文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
者侮之今作取亂侮公哀六年引夏書唯彼陶唐帥
彼天常今無帥彼天常句周禮縫人承襲柳之材註
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庚西
曰柳穀今度作宅柳穀作昧谷荀子引仲虺曰諸侯

卷八十三

二七

龍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敷
以得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以庶言
無釋字前書成紀引尚書黎民於畜時難今書作
又即我御事則克者壽各在厥躬今無此文律歷疏
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章
今七始詠作在治忍引伊訓篇曰慎太甲元年十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賁有攸方明引武
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歲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又惟四月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田

辛未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歲于周廟
今尚書無此文五行志引洪範次四曰叶用五紀差
用五事長用六極舒恒與若若恒風若今叶作協差
作教畏作威舒作豫露作蒙主父引周書曰安危
在出今存止在得用今無此文東方朔引書曰不備
不黨谷永傳引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通逃
多罪是信是使後漢張酺傳引尚書曰身雖在外乃
心不離王室應劭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劉愷傳引
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楊賜傳引尚書曰天齊乎

卷八十三

二八

民假我恤引西域傳註引尚書是夷西土是
文稍異又五帝紀地理志引漢書禹貢俱決河小異
詩雅諒彼武王漢書作亮貊其德音樂記在茲皆
莫以按但旅孟子按作過旅作苦白鳥習爲孟
鶴鶴淇澳有匪君子大學作斐亦孔之昭中庸作
韓詩兩無正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洽
小雅四牡駉駉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胡迭而
胡壹空岸空獄作宜行怒馬如鴉作如疇乘昇
作小昇成儀反及作販取倪天之妹作磐天惟此

季作文王曹植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議李
善註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來也地理志引邨之詩
曰河水洋洋今相鼠及邨詩無此句武紀引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遜因壯翼翼以征不服觀省邊陲用
事所極賈山傳引詩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諸言則退楊秉傳引詩敬天之威不敢馳驅邨顛傳
引詩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楊終傳引詩皎皎練練
在所采之李固傳引頌薄言振之莫不震疊左宣十
一年引頌鋪時釋恩皆小異春秋左公及朱儀父盟
於黃公穀作昧左公穀作昧左公穀作昧左公穀作
公穀作衛賈左舍于厥慙公穀作屈銀左君氏公
穀作尹氏鵠鶴木果公穀作鵠鶴公穀作其公穀
年書孔子生左于哀十六年書孔子卒古本大學
今文次序全異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
子曰非禮勿視四句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
執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缺二句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顛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杖諸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

孫弘曰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古本山禮無授
曰明樂一句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
性也今禮運無此語張衡思玄賦注引論語里人爲
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獨張德鈞書石舉一隅下有而
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下又有我字敬其事
而後其食作後其祿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坊記註引孟子曰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
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不可
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史記六國表注墨
子論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鹽鐵論引孟
楚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又孟子曰居今
之朝不易其俗而成于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
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異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
欲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
衛主雍雍今作雍雍鮑昭河清頌引孟子曰子載
聖是且恭也梁處士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

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前書伍被引孟子曰封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竹無之蔡邕石經尚書論語與今文不同者甚多如盤庚母咎老成人作翁侮成人保后胥厥作胥高各說中作翁中無逸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作自亮以民惠鮮瘝寡作惠于母皇曰及皇自敬德皇俱作兄立政受人之微言作微言顧命達殷集大命作通殷就大命論語抑與之與作意與之與綬而不輟無而字子路行以告無以

卷八 八 卷一 三

三

三

字植其杖作置其杖其斯而已矣作其斯已乎注載作買之哉畧見東觀餘論東漢許慎考說文引與易百穀草木麗乎地爲神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輸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夕寅其文詩也爲裝也乘馬班如爲馳如引書帝乃殂落爲勳乃殂窺三苗爲窺三苗又開國升雲半有半無獨有爪而不敢以振及以相陵機惟縑有縑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惟縑今呂刑作貌引論語荷蕢荷史衰衰爲詬詈又有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誦誦挾漸爲浣漸

其他古今字異甚多姑記數條以備考索

國風先後

詩疏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魯而衛在齊先於魯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親狹于晉而齊後於鄭親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開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耶鄭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析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成人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徒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而衛國爲首耶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耶鄭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疏逐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

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則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聚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屬宣之親有緇承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卷八

三十一

故次于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贈五世之爭繼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槍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議國風次之于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謂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述

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備歌周樂齊之下卽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定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此論雖爲辨洽然王次子衛魏先於唐其中先後皆無定說特始以二南終以幽風則不無深意云爾

物名奴

物有名奴者木奴橘也酪奴茗也荔奴龍眼也麥奴磨室中所浮麥座也引光奴發燭也蟹奴鮑也亦名海鏡又樹堂錄海上有蜃大如錢腹下有十數蟹名曰蟹奴桃奴桃樹上乾桃也狸奴花奴貓也一云鼠謂之狸奴羣雁所集處有孤雁爲之警更謂之雁奴猓奴猓之屬也如金色唐時大官以爲殿座謂之猓座最貴其雄而小者名猓奴張九齡以鴿傳家信名飛奴申王以龍檀木刺童子執燭名燭奴由天寶遺事西陽雜俎勝果一石加果奴五斗春之栗奴能令馨香盧奴地名在定州水經云縣有黑水黑曰盧

不流曰奴因以爲名濟陽郡有狐奴產奴匈奴有水
名蒲奴西域有地名惡都奴金元史地以奴名者甚
多不具載金樓子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洞微志
有術士於腕中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變爲雙燕飛
騰名燕奴黃魯直謂竹夫人曰竹奴冬青曰青奴溫
足瓶曰錫奴

槎菴小乘卷之十三

終

梟卷小乘卷之十四

考訂類

武王武帝

史記湯伐夏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楚世家楚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入驛還報楚王怒乃自立爲武王南粵王傳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此皆生前自稱非諡也前晉韋昭註佗以武爲號不庸古也師古引成湯事以正其謬但曰吾武甚與今才甚武異耳

王玉字誤

史記齊世家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欽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接戰國之時秦強已極齊欲帝秦秦連不肯春秋天王戰國之帝也齊雖新敗何便至以王相許左桓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杜云行朝禮也凡諸侯相朝升堂受玉於兩楹之間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受玉於東楹之東杜

云鄭伯行遠故東過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故授玉於東楹之間國君來聘尊卑禮故故當在兩楹之間也古文王玉同字後始增玉傍點以別王馬遷讀玉爲王遂成此謬

物故

物故二字見前書蘇武及匈奴傳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來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按後漢儒林牟長傳注引魏臺訪問物故之義商彙陰答曰問之先師物無也故物也言來者無復所能於事也與前二說異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其來也物化青詩奄忽隨物化物化即物故之意耳

髮衝冠

蘭相如捧璧入秦視秦王無意憤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投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晉王遜使將軍姚崇裴琰距李雄將李驥戰於堂衆大破驥等崇退至於水邊水或者于餘人崇以

道遠不敢渡水選以崇不窮是也怒囚羣帥執崇觀之怒甚髮上衝冠定爲之裂夜中卒夫髮之柔何便上指至衝冠爲裂此非止盛怒當由勇力使然

奄人補導

魏文帝典論曰賴川御儉能辟殺御茯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儉所至茯苓恭貴議郎李章食茯苓低寒水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賜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就受其

卷八

卷一

三

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按峻漢樂已始爲宦者給事掖庭好道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通歷桂陽譚章太守所至有績徵拜尚書有子寶官至雲中太守後漢書宦官張讓得罪子婦叩頭請于太后則奄人補導理或有之南史徐龍駒奄人以便候見寵位羽林監後嗣舍人帝爲龍駒置嬪御鼓樂百陽維祖高力士有子馳騁平康爲周昭打下領骨得醫正之高賞錢千萬時奏賜緡唐書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爲妻呂氏

卒朝聖敢祭自第至基軍馬不絕則馳起平康者造即呂氏所出耶宜廟賜御用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中鎮守遼東太監王義死太監其堂掩有其家財貨義妻馬氏奏聞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南京莊宅成化中御馬監左監丞娶故南和侯方瑛妾爲妻事發詔離異杜陽雜編魚朝恩有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內殿上以朝恩故特賜祿水東日記寺人娶婦調監有見補導又不足言也唐書鄭注傳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王守澄神其術故中人

卷八

卷十四

四

皆昵愛事更異

鮮卑奴言霍氏事

魏明帝時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按光傳光薨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修大之廣治第室作衆輿聲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羣衆薦薦侍婢以五絲絲繞顯游放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某居與子都亂晉灼註曰漢語東閭氏顯以婢代立

素與馮殷姦也又宣帝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山爲安定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水府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則知明友非長婿也傳又云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孔賢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惜傳不明言女所生母而鮮卑奴亦不言光前妻爲東閼氏但其談當時事與漢書不甚河漢也博

楊卷八共八卷一四

五

物志云此奴是發范明友塚中所得

翁仲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六丈足履六尺服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其名也一云翁仲姓阮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數日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乃卒始皇鑄銅爲像置威陽宮司馬門外匈奴使者至見之以爲生皆下拜則

仲自是一人與十二金人無涉然或見於臨洮或以爲臨洮守事亦可怪後十二金人董卓毀其十其二魏明帝欲徙詣雒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並不可致便謂之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之長安銷之魏畧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虞駱銅人重不可致置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則雖中自有翁仲非秦時故物矣晉張天錫時及後魏普泰元年雒陽金像皆生毛眉髮具足此蓋景初所鑄也其爲臨洮守鑄像司馬門外者竟不如所終云

楊卷八共八卷十四

六

家果家會

世說梁國陽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東坡元修茶詩飲云果之美者有吾鄉之果故人果元修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果耶孔君平名坦晉元成閭人去北海之東將百年矣益坡公一時不簡誤用之而後人作敘事遂以楊爲楊修孔爲孔融皆相傳之誤

蜀漢晉徵士廬陵王

朱子作綱目以蜀漢爲正統稱陶潛爲晉處士唐中宗爲武后所廢曰帝在房州以爲得春秋之旨然蜀漢爲正統本之習鑿齒有晉徵士陶淵明本之顏延年中宗稱帝本之沈既濟皆非朱子私初也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又著論一篇言晉不當經魏而繼漢文多不載宋顏延年作淵明誄題曰有晉徵士唐沈既濟傳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彘有追非德讓使臣追稱當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唐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止七廟天命革矣今以調嗣唐則爲帝紀考于禮經是爲亂名中宗嗣位在沐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實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紀遷向革命

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沖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賊失位不敢廢也諸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規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冊號孝和集八卷廿四

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特正統先有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塋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後史卒因之

墓祔不同

自古極惡廟凶至墓竊之賊止矣然亦有今古不同和之墓齊還齊康公於海濱秦之墓周還西周君於惠狐葬之墓也孺子無恙丕之墓也山陽獲祀後之墓也陳留考終其祔逆之謀尚未敢殲也自劉裕

蔡晉而零陵被弑齊梁而後朝發禪文牛登鬼錄蓋始於宋之劉終於宋之趙而天道報之毫釐無爽吁可畏哉

肺病

今言親厚者爲肺肺非也前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者猶言心膂也一說肺爲斫木之肺孔也更生自言於帝室猶肺孔附於大材木耳後書方術楊由傳又有風吹制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

經卷小乘八卷十四

此

當有爲沐實者其色黃赤煩之五官據獻補救也子賢註哺當作神音孺反顏氏家訓曰創則孔也左傳曰創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誠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之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創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則肺之爲神當爲正訓以爲肝肺相附者已誤而復以附爲肺蓋誤之誤矣

赤壁之戰

吳志赤壁之役全歸周瑜玄德但在行間耳魏志

武帝紀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慈夜合肥權聞惠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

疾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又山陽公載

記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通步歸遇泥淖道

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軍既

得由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

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孔明傳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

建奇策身使孫更求援吳會權遣兵三萬人助備備

經卷小乘八卷十四

十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果

若所云赤壁之功當蓋由玄德何以與吳志大相矛

盾也至魯肅與雲長爭荊州雲長但曰左將軍親在

行間不聞陳說黥伐又吳志操軍先破然後權攻公

肥而本紀云權先攻合肥伐戰赤壁一事異同未知

孰是華陽國志公敗先主於下邳亮請來命求救於

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

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之先主大破曹公軍于赤

壁會劉琦亦率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

之進妹固好與傳語合則先左之有荊州出羣下所
推與權何與魯肅傳備請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
勸權借之所以云借者正由先主破操實得權助衆
心雖推未嘗擅取亦是時勢固然而定蜀之復便割
三郡復結奸操陰襲荊襄吳之負屈抑已甚矣

毛寶放龜

白氏六帖引搜神記云毛寶放白龜復用事者皆承
其誤按晉書寶本傳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
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郗城之敗放龜

老本八十七

卷十四

十一

以敵鎧持刀自投江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
養白龜長五六尺送之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者實
軍人非寶也本傳石季龍進千鑿等五萬人寇郗城
寶求救於庾亮亮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率左右突圍
出赴江處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又孔愉傳愉以討華
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龜龜於路者
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
神龜左顧者三鑄如初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為蓋誤
以愉為寶又因寶軍人事而誤紀之耳

南史陳謬

南史宋臨川王義慶傳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
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管義慶議以爲周禮父
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
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管祖之文
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蕘豈得以
荒蕘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警宜共之同域無虧孝道
傳隆傳云元嘉初轉司徒左長司會稽剡縣人黃初
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業依

禮小義

卷十四

十二

張護趙三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與本之自然求
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
於族猶載之於趙疎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經籍
深固無管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千日碑之孫祗錄經
傳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嵇侯何得流名百代
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明
矣趙當避王恭功千里外耳今亦云凡流徙者同籍
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庭情禮因親以救受池
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徙而稱不行豈名

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洗痛

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承絕事理然也從之南史

與宋書相同特刪削數語耳丹陽治建業劉縣屬會

稽名既相同斷無兩事而一以爲論出臨川一以爲

議由伯祚何也卽吳興舊文延壽章容再誤乎又劉

詳傳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朝日詳從側遜曰作

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詳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謝趙宗傳司徒褚彥回

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嗣道壞墮水僕射王儉驚脫

下車趙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

猶濕狼籍趙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

不容地所不受投昇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

士不遜趙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南齊

書劉詳事同趙宗傳司徒褚嗣送湘州刺史王僧虔

嗣道壞墮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脫下車趙宗撫掌笑

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徒言請稽布朝野無寒

士不遜之語且王儉嘗牛驚脫下車而南史以爲

時事又以詳語誤人之趙宗疎謬甚矣

名怖小兒

魏狼遼小兒啼者皆曰遼來以怖之南齊劉胡位趙

騎較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桓康隨武

帝起兵旅力絕人所過殘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

小兒且圖其形于寺中瘞者寫其形貼床壁立愈楊

大眼威聲其著淮泗荆河之間小兒啼者呼云楊大

眼至卽止石虎時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卽

止一云隋煬帝時將幸江都令麻胡滑河虐用其民

百姓僞保常呼其名以怖小兒宋劉琦爲隴右都護

與夏人戰屢勝夏人見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又桓

石皮小字鎮惡從宣武征枋頭桓冲沒陣鎮惡策馬

于數萬衆中徑致冲還三軍數服河朔以其名斷瘡

二桓皆能斷瘡亦異而石虎事在康前

白袍將

唐薛仁貴初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

君弼爲賊所圍仁貴袍救之斬賊將繫馬首鞍賊皆

解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

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也太宗命諸將分

壁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鐵
展健兩旁呼而馳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
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
口馬甚衆此卽所謂白衣袍將也梁陳慶之以兵七千
破魏衆四十餘萬麾下悉著白衣袍所向披靡先是維
中諸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選白衣袍自發銍
綽至龜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事在仁貴前

周珪泰壁

卷之八 卷十四

十五

左昭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
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侯以溫人南使拘得玉者取珪
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致之秦始皇紀使者獲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
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江河之壁
投而復出殊爲神異太平廣記石季龍立石橋於
昌津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
浪而所沈璧流於渚上唐玄宗幼時武后以玉龍

賜之開元中三輔大旱祈禱無應帝密授玉龍于於
南內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辛酉駕次
渭水左右侍御臨流濯弄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泣
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于也宜政錄載宋高宗嘗
宴大臣張衡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墜上見識是十
年前往四明墜水物詢其來是候潮門外陳宅厨奴
破黃花魚腹持之賣渚河坊舖衆上大悅以爲失物
復還之兆又夷堅志載淳熙中明州士人過曹娥江
見漁叟持巨鯉賣買得作餚腹中得小玉印有二字
能辨小集 卷十四

十六

不能識使爲德書提舉以五千得之佩腰間沈竟現
之曰汝何以得此具以聞上悽然曰此我故物家
玉冊官鑄德基二字建炎己酉避狄海上誤墜水中
今四五十年不意使落吾目此與周秦事甚相類
光堯俱得之魚腹爲更奇

封禪

封禪之說昉于韓書中戾牟識哲云桓公欲封禪
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
鳥不臻麒麟遁遁未可以封禮器云升中於天鳳凰

降龜龍假鈞命決云刑罰裁頒聲作鳳凰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郁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龜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太子而時邁巡守之下註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似武王得封禪者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得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顧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

檢考八美

卷十四

十七

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故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利石紀號者著已之功績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羲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于釋釋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釋釋者無窮之意五帝禪于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

德著明也三皇禪于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秦皇漢武言者紛紛大都不出於此云亭亭釋釋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

伏波銅柱

伏波將軍武帝討南越時所置也以路博德爲之光武時馬援青輶時夏侯惇晉處欽見本傳孫秀兄周虎傳陶延見陶侃傳葛洪見本傳鄭攀見杜預傳索菱見索泮傳銅柱今在廣東欽州分茅嶺下馬援征

檢考八美

卷十四

十八

交趾時所立誓云銅柱折交趾滅故交人過此每以石培之其山茅草南北異向云一在廣西南寧府徵交趾立左右江界一在思明府界亦援所立廣輿記云在欽州者名古森洞又日南郡西屠夷國又林邑大浦口俱有援銅柱南史林邑國古越裳界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則林邑有二銅柱矣晉書同林邑本漢日南郡馬援開南境爲置象林縣立柱于此則南寧思明疑又非援所立也一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三國吳程普與關雲長分界于此又府浦

變傳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
立馬援銅柱又云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復建二
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香五代史天福間
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
四處學士李羣爲作銘太平御覽俞益期箋曰馬文
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遣兵數十號曰馬流今柱沒海
中賴此以識故處則今所遺殆履光希範所立非援
時故物也今大理府亦有銅柱實鐵也每歲郡民塗
金其上以邀福故似銅耳此蒙氏物也

桂香八美八卷十四

十九

享國長久

三代以來享國逾四十年者又惟不降六十年商惟
太戊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周惟昭王四十二年
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七年平王五十二年敬王
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惟武帝五十五年梁武
帝四十八年唐惟玄宗四十四年宋惟仁宗四十二
年而已然其中非有外患卽有內憂 國朝 世宗
四十五年中興之業卓越千古乃宮禁四夷已多故
矣 先帝享國四十八年四十二年以前 聖母壽

康中宮同慶兄弟父子祖孫毫無虧損東征西討無
不奉服亘古及今稱極盛矣四十二年以後 聖母
升遐潞王早世奴酋犯順宮車晏駕去中宮之崩逝
方百日耳雖人主不言命運數字寒理或有之

人主天威

梁侯景入臺城見武帝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嘗嫌
鞞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
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元字羅擁兵屯
大都北門人見帝奏事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

桂香八美八卷一四

二十

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天威若變
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去陳也二事正
同夫二君皆公國之君也而其天威猶使豺虎之臣
不敢御視又況其盛德大業爲天地百神之所呵衛
者乎夷虜寇賊自取誅滅其亦未有以此告之也

類遠祖

或云千孫數傳必有類其遠祖者郭頒世說云魏黃
初盜發吳冢冢見冢容貌衣服並如生吳平發冢人
於壽春見南蠻較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但

君微短耳。綱要然曰：是先祖也。自苒卒至家，發四百年至綱，又四十年矣。唐小說載：蕭頴士，濟瓜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其肖鄱陽忠烈王頴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二少年曰：吾識而祖久矣。遽負擔而去。頴士北歸，肝貽縣吏，獲發冢盜五六人。頴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頴士詢其故，曰：我嘗聞鄱陽家顏色如生，與頴士相類。此與吳綱事正同，而子孫得似遠祖之說驗矣。又仙傳拾遺：唐饒州牧高推嫁女與進士李生，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怒其腥穢，其女口鼻流血而卒。後李生歸，見其妻訴，乃鬼神所害。宜往求明。

先生李生如言，往田先生勸召諸鬼曰：賊是鄱陽王。吳苒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腥穢，遂肆暴虐，乃擒吳苒。陳天曹誅之，遂還李妻之生。原化記：功曹蕭頴士常密於陳面，逆旅逢老翁，曰：蕭久之微有嘆息。蕭問其故，老人曰：觀卿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恰然耳。蕭問似何人，曰：似齊鄱陽王蕭鸞。曰：此卽某八代祖也。老人泣曰：某姓左，曾爲王書佐，綸蒙寵遇，後遭李嗣之難，遂竊逃。今三百二十七年矣。夫以苒之威靈，

能殺觸犯之，女何以爲賊發塚？頴士之似鄱陽老人，已能言之，何待盜言而始悟也？且吳苒爲書君，亦稱鄱陽，皆盜發塚，皆有子孫肖之，可異。宣室志：米文帝玄孫劉某仕陳，爲長沙王叔堅門客，後爲僧，名惠照。入唐，凡二百九十餘歲。貞元末，嘗夢長沙曰：吾六世孫廣當官，此郡積十一年，方物色得之，其貌酷類長沙。與陳留老翁事同，而兩長沙王之後，皆肖其祖，更異。

新蛟

龍卷小乘八卷計四

三十二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縣長橋下有蛟，處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斬蛟而還。鄧遐字應遠，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遠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蛟應遠與子隱相去不遠，皆以斬蛟字皆爲名。潛書：吳其他如秦之李冰，隋之趙昱，唐之許遜，自有道術，非此類也。而冰昱斬蛟俱在蜀中，亦異。又芝田錄：唐乾符中，有一幼神，光照夜如晝，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載遭蛟，作梗，獨一揮血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蛟

遇寒食於人家食鹿脯刀鈍不可割乃以此劍斷之
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此則自是劍之神力耳

合水

漢光武避王郎兵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
船不可濟光武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
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
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
數騎而水解慕容皝將乘海討其弟仁群下咸謀以
爲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以
後水亦合矣

卷一百一

二

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兵以濟大業天
其或者欲吾乘此赴之乎吾計決矣乃率三軍從
黎踐凌而往仁不虞皝之至也狼狽出戰爲皝所擒
慕容德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
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謀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
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水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
爲天橋津代王什翼犍擊剽衛辰河水未合什翼犍
命以葦約流源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
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水草

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而還梁夾城之殺
李克用遣張承業求救兵於時河中阻絕自難石渡
河春水方泮凌漸奔賊蟻舟不得渡承業禱河神是
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水無患既晤津吏報曰河
水合矣清晨驟濟旋踵水解晉王李存勗與梁相拒
聞河水合曰用兵數年限一水不得渡今水自合天
贊我也遂如魏州攻楊劉滅梁 咸祖時難兵至孤
山大將軍李景隆軍鄭村壩列陣於河北西河水難
渡 咸祖點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水泉合

卷一百一

二

三

遂帥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奔渡河水忽解
溺者無數又石助伐劉曜遂生擒曜從大馬濟先是
流漸風狂軍至水泮清河濟畢流漸大至勦以爲勝
靈之助已也今日靈昌津金景祖伐謝野兵敗
走時方十月水忽解不能軍衆皆潰去此又以水解
取勝與合水爲異耳此數事頗相類乃知天之所助
百神効靈非可以常理論也

生兒無影

人言八十生兒行日中無影漢時有此事其爲怪異

寒理有之其爲無影吾不之信夫影必隨形雖草木
微細未有無影豈以人形遂至隱滅及觀南史始興
王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臂力
過人進食不異年至九十七方生兒兄遂無影將亡
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枚行少日而終則無
影之說殆實有之莫徵其故神仙傳玄俗住河間已
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王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武王生成王亦八十餘
卷之八
無無影之說
卷之八
二十

假面

北齊蘭陵王長恭白皙美風姿乃着假面以對敵
立奇功齊人作舞以效之曰代面舞宋狄青常效
面銅具馳突賊圍人畏懦無敢當者蓋卽蘭陵之
意老學庵筆記政和中大饑下桂府進面具北進
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
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
及外夷皆不能及按東漢志百官官府各以木面

能爲健人師晉朱伺夏口之戰以鐵面自衛疾景軍皆著鐵面蓋假面所自始也

人主忌材

隋煬帝忌材王胄薛道衡皆以佳句召禍宋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鮑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及齊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

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一云臣人臣皆第一陛下帝王書第一此語或然以僧虔之書善委蛇於大明之世而慷慨於建元之朝固知道之顯晦顧視其主何如耳知機其神共在抱鶴懷才者乎胃與道衡非不幸也至梁劉之遶遶難還鄉湘東王釋執其才學聞其西上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贈賻此又意外之遭矣

酒令

梁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湘東王綽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琛傳昭在坐此謂爲知言按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飲酒于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監史之設糾察甚嚴其爲酒令應始于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紛更互相凌勝漸失監史之意耳江左以來竟謂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七

卜筮

左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日以火繼之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呂氏春秋管仲觴桓公曰暮公樂而微燭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晏子春秋景公飲酒樂命繼夜以飲晏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由是爲伐德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三事語皆相類當以左氏爲正二說皆因陳完而附會之耳

青黃易名

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變白黑言素青者祭二世時趙高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咸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按高但有鹿馬易形而無青黃易名之說然鄭去泰未遠當自有所祖錄之以廣異聞

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鈞弋夫人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上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成今必成於此不可得歸矣言終而卒既殯尸香閣十里因塋雲陵上哀悼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之疑其非常人發塚開視惟承履存又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戚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又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資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我謝上不
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萊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于是上大悔復徵方士至於帝崩後復幸宮人如平生事更誕故事云是班

固所撰與前書全不合可怪

蕭山佚事

南史宋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少任氣虛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泛海襲番禺破之後贈南海太守侯官縣侯孔靈符於永興止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合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淮公齊高帝撫肅常在左右

卷八 蕭山佚事

二十七

後於靜私膏錫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刺械手自折鎖登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後以斬袁粲功封建昌縣侯永明八年巴東王子曄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兄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

卷八 蕭山佚事

三十一

軍西上人情皇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晉書郭璞傳登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任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元帝問于宮中帝崩谷因走北夢瑣言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素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龍旱須臾紫綬者終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抵遠岸杳然失之由是復免耳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雲漢友議王軒少爲詩遇物屬詠遊西小江泊舟亭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後見一女郎振瓊瑤扶石筇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千載無一人識當時心此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既爲鴛鴦之會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浣紗日夕長吟屢題詩石上

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曰三春桃李
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故酉子何如郭
素擬王軒郭雖存其名而亦不知其何許人也并錄
之又晉孝子夏方夏統宋齊孝子郭世通郭原平統
字仲御母病市藥值上巳士女騁集鼓吹鼻唱統在
舟中晒藥危坐不動太尉賈充怪而嘆曰此吳兒木
人石心也世通儲力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
垂泣產之子原平今鄉賢祀方與原平而不及統世
通又時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
眵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威

卷八

卷十四

三十一

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歸尸一呼眼皆血出小妹

桂菴小乘卷之十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南唐奇事

陸務觀作南唐書文體纖弱僅稱小史然其中多韻事可錄者徐鉉傳鉉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鉉久次當選中書舍人游簡言嘗國每抑之鉉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鉉頗快快簡言

桂菴小乘

卷十五

徐出妓佐酒所歌辭皆鉉所爲鉉大喜乃起謝曰遷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數息曰汝癡甚乃爲數閱歌換中書舍人乎查文徵傳徐知歸領制西以文徵爲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謂喜賜以錢百萬輒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徵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徵自若史虛白傳虛白數爲烈祖陳恢復事烈祖不能從乃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屐輒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因韓熙載薦元宗召見訪以

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大計歸安保和殿醉溺於殿陸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放還及元宗南遷次彭蠡虛白崔衆慕杖迎謁道旁元宗勞問因使誦近所賦谿居詩曰風雨揭却屋潭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果帛止尊酒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晷盡尚留一盞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飲子皆從之沈彬傳彬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詩賦與元宗游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厚賜果帛彬先歲

桂菴小乘

卷十五

省杖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君昔藏骨瘞此後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柳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好道術嗜酒却粒一單褐數十年寒暑不易既行日獻百里後不知所終陳曙傳曙唐末避地淮南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行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席陳酒肴以俟之同月或至數家舍中唯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屋亦自若人有乘其山往闕之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顯

蜀不少異陳陶傳陶隱洪州西山西山產靈藥陶與
美日斷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者翁
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嚼醉
輒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
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毛炳傳炳隱居
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管醉臥道旁有里正
掖起之瞋目呵曰醉者自醒醒者自醒母撓予腰後
徙南臺山忽書齋壁上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
因大醉一夕卒同醉又有酒禿者姓齊氏棄家祝髮
有和八六八六
傳極聲書善講說而脫畧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
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
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
何辱但見永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成陸一日醉臥
石子岡徐知諤傳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
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微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
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陳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
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帳與賓僚會飲
其中起暴鳳至裂帳盡碎如飛蝶諤懼而歸遂卒平

生常語衆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
樂一日可敵人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
言盛文進傳道在金陵爲客言昔陷樊丹嘗佩於郊
遇畫廊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彼有識者曰此謂之箕
日何足異頃而自復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
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馮延巳傳延巳工詩雖貴
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赤風識者謂
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元宗嘗因曲宴謂曰吹簫
一池春水何千卿事對曰安得知陛下小樓吹徹玉
簫聲小乘八卷十五
至樂耶時喪敗不支國勢日蹙而君臣相諠如此韓
熙載傳熙載妓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
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熙載才氣逸發多
藝能善諷笑尤能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聲金帛
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
客雜居物議闕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以此自污遂
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熙載
盡出諸妓後主喜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嘆
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

周之將相歷載曰趙點簡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後以服其識張易傳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漢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元宗太子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與坐客傳玩至易怒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千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爲忤特易益厚李貽業傳貽業父載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

卷廿五

五

乎此等集已大辭指酒壺曰本用相特調典爲味有制之矣其疏豁大抵如此劉洞傳洞隱居廬山三十二年能詩長於五字自言得買島法後主屬意詩文或言洞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凌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復主讀之感愴烟瘴不復觀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與洞爲詩夜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盧郢傳郢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嘗遇都城烽火使韓德霸於道不避德霸叱左右

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歐德霸傷目德霸人訴後注復主顧近侍曰我帥遇一搢大不能自全兩目尚敢訴耶後舉進士第一徐鉉娶郢姊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行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索酒傾傾數升忽顧吏後書不窺易一字鉉伏其工王與傳與少從事攻潤州爲巨弩所射矢中右耳自左耳出猶旁中一人立死與扶歸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痼疾攻潤州倚營門伏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

卷廿六

五

碎而與不傷莫不異之復主周后傳后小名娥皇通者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嘆其江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乃首翹鬢采之住人安來不請及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劍爲新聲則可后卽命美綴語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製恨來遲破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復傳于世徐鉉亦知音曹翻

園工曹生日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日舊
諸寶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能嗜廢政事后臥疾已革猶不亂取元宗所賜
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
自內含玉卒於瑞光殿後主哀甚自製誄刺之石與
后所受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與訣自稱錄夫
燈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潘辰傳辰往來江淮間自
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
旁一日展從匡國出獵匡國妻行至廐中發展司見
橙菴小乘

卷十五

一錫九顯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登
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告匡國匡國曰殆劍客
也求一試之晨乃與至靜境探懷出二錫九置掌中
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遶匡國頸有聲錚然匡
國驚汗請止晨乃引手收之復爲錫九申漸高傳時
關征苛急屬歲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
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有冤獄乎漸高遽
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烈祖
大笑爲弛稅額朕先生傳歌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

常著碧霞較自稱比丘先生始因齊丘遊晉見宮澤
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取置鎗中烹鍊良久皆
成白金嘗遇雪擁積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
投火中徐舉出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炒麥裝成圓
珠彩然奪日遂得幸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
及霽娠已失矣又有御厨某者失其姓名長安舊人
也從中使至江表事吳及烈祖御膳宴設賴之畧有
中朝承平遺風長食味有鴛鴦餅天喜餅馳蹄侯春
分饅密雲餅鎗糟炙瓏瓏饅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
侵假舊法具存

鐵鎚

北堂書鈔孔子晚喜易韋編三絕鐵鎚三折人知絕
編不知折鎚又王氏談錄云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
見所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鐵鎚三摧是其一也則
折鎚又是顏子事

金蓮燭送歸

唐令狐相宋蘇長公皆召對禁中漏下以金蓮燭送
歸第人臣稱爲殊遇又王岐公在翰林值中秋夕帝

於官中問當直學士左右以公對遂召至賜酒對御
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
官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絳其幘
頭帝曰須與潤筆晏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輟金
蓮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此事較之前二
事更異

耆英會

元豐二年文潞公守雒爲耆英會人爲一詩命畫工
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溫公爲之序守司徒
程卷小集卷十五

九

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
公文彥博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俱年七十七朝議
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寺致仕趙丙秘
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俱年七十五大中
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
王拱辰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簡較太尉判大名府
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張養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溫公年未七十遂

與耆年益以德望致然又潞公年七十八時有中
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爲
同甲會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丙午
年此會從來誠未有雒中應作畫圖傳此仰耆英之
明年何耆英會中昞旦俱不得與耶耆年會始于白
樂天香山九老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皎空衡
尉卿致仕八十八劉真磁州刺史八十七鄭據龍武
軍長史八十五盧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澤永
州刺史七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

程卷小集卷十五

十

七八五百八十四者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夷維
遺老年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宋至道九老則
集於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
八十宋琪丞相七十九武成九盧州節度副使七十
九英僧贊寧七十九魏石鄂州刺史七十六楊徽之
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
比十一此集竟不咸至和五老杜衍丞相相國公八
十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張同慶卿九十趙朱有
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禮部郎中八十八時錢明

賈餗雖陽爲獨倖而序之俱在潞公前慶曆中吳興有十老舍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九范說司封員外八十六張維衡尉丞九十一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周守中大理丞七十二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元豐中吳中有十老之集盧阜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閻丘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帖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思閔朝議大夫七十二崇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

差卷下元／卷十五

祝龍圖直學七十歲米芾元章爲之序在潞公後此

可以想前輩耆德之隆流風之美矣石林燕語唐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剛移在官上後遂爲定制凡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今張翥司馬君實兩學士皆先書官而後書大正此例也 國朝翰林結銜猶沿宋制與各司異

燒尾

唐時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初舉慰賀皆盛置酒饌宴之爲燒尾章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

混復舊官中宗皆令於興慶池燒尾是也其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新除必要樂乃成榮事也其言誕甚一云衛羊入羣必燒其尾乃不相觸故以新除宴會爲燒尾庶幾近之又唐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盧瑋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過燒尾此其說又何昉也與新除宴會大異蓋當時自有此二說耶或相傳之未確耳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未以燒羊爲對

燒尾小炙／卷十二

十二

潤筆

潤筆之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大盛於唐張燕公爲姚相碑收其珍玩不費而韓昌黎至車馬伎樂動以千百計當時遂有諛墓獲金之議而後草制除官且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宋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驛皆分沾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索者送者恬然不以爲怪 國朝初時未聞近時直制諸者稍有酬謝京官不過二幣多辭不受外州縣正

官漸有定額然亦不聞誦言之而平居巧文益翳蔚
畧銘志碑碣始得常格儉讓之風較之唐宋大不侔
矣

脫靴

今官府選任吏民爲脫靴以志遺愛此不知所自始
按唐崔戎以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州以故事置錢
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目籍所置錢卒
單吾重緡激以誇後人也徒充海沂密觀察使民
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時詔使
凌濬小吏八卷下元
尚在此泣請使請白天子句戎還此蓋脫靴所自始
也今遂以爲常例可笑

肩輿

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令
驛宰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
乘擔如漢魏載輿宋紹聖三年御史覆恩言京城士
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轎自載四人舁之甚者撤
去簾蔽左右旁午乞行禁止政和七年臣僚上言民
庶之家不得乘轎今京城內轎輦非令官至富民倡

優下賤遂以爲常近有赴內禁乘以至皇城門奉祀

乘至官廟者借禮犯分禁不可緩于是詔非品官之
家不許乘輿轎武臣任主兵差遺緣邊安撫官走馬
承受並不得乘轎 國朝因之武職雖公侯不得乘
轎兼不設馬凳蓋欲其閑習鞍馬安服勤勞耳文職
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凳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
院五品六品官坊官亦用凳其餘皆用交床自薦曆
初年此製甚嚴今武職皆用大帷轎開棍數人前呵
文職雖下至兵馬縣佐貳無不肩輿者時今之變遂
廢轎小乘八卷十五

十四

至於此故老言之無不興嘆按古自漢晉迄唐士人
皆乘車唐初皇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
馬著衣冠左庶子劉子玄議曰古大夫乘車以馬爲
駢服魏晉朝士駕牛車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
南伐據鞍顧盼則鞍馬行于車放戎服所便江左尚
書郎乘馬則御史治之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世稱
放誕近古尊卑則衣朝服單馬則衣喪服皇家更謁
陵廟冊命王公則盛服冠履乘路車士庶有以衣冠
親迎者亦時服朝服其餘貴賤皆以騎代車比者法

駕所幸侍臣朝服乘馬今既舍車而冠履不易何者
乘永傳帶章履高冠車中之服也襪而銕蹠而乘非
惟戾古亦自取驚駭議者以秘閣梁南郊圖有衣冠
乘馬者此圖後人所爲也古今圖畫多矣如畫羣公
祖二疎而有曳屣歸者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
帷日者夫仕歸出于水鄉非京華所爲帷冒劍于情
代非漢宮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爲故實乎謂乘馬衣
冠宜省太子從之今乘車之制已不可復而肩輿之
俗大屬混淆夫子所謂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也天

卷八

十五

啓五年 朝廷嚴然詔復舊規三品以下無復肩輿

者矣

門狀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謂非刺繡衡刺漫不爲通者
是也後以紙書謂之名紙梁何思澄終日造謁宿昔
作名一東曉便命駕朝朝無不悉押押處卽命食投
覺還家所書名必盡至唐時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
加禮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今所謂脚色手
本也按北夢瑣言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

唐詩名紙生毛不與通者是也大中年薛寶通爲舉
場頭角人皆體敬方作門狀泊後仍以所懷列於登
事隨詣公相門號爲門狀書云謹祇候起居卽某官
似與今手本不同老學庵記士大夫交謁祖宗朝用
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
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
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
郡名然皆手本蘇黃張晁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
後又止行門狀或止留語關人苦關人匿而不告紹
興初乃用牒于直書銜及姓名此蓋今牒子所自始
詳見石林燕語第三卷癸辛雜志宋時投門狀有大
狀有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
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投門狀如今之差人投帖而全
紙半紙正如今之全帖古折其曰大不盈掌則如今
之單帖耳

牒

前書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繡軍
問以此何爲曰爲後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

卷八

十六

游終不復傳還棄縵而去。藉林注縵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縵頭合爲符信。文帝後元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單入關。在元陽中復用傳者。景帝四年以七國反復置傳。武帝因之不改耳。

吳語

晉渡江以後士人皆作吳語。曰喜其妖艷。左哀十二年吳人徵會于衛。止出公輒後太宰嚭悅子貢之言。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曰。執焉而又悅其言。則吳音可喜。蓋自古而然。南史顧琛傳。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山陰人。則當時會稽吳音不變。深之烏程人。季恭山陰人。則當時會稽吳音皆爲吳音也。陳後主喜稱儂。隋煬帝亦自稱儂。儂皆用吳音。

白癡白醉

左氏晉樂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于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效不可立。注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又前齊昌邑王傳。衣服言語。號起清狂。不慧。注无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故清

清狂如今白癡也。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道通館各置一銘。其三爲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雞。騰空映簾。白醉二白字。其奇白醉以對黑醉更佳。又晉惠帝稱不慧。嘗在華林園問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南史梁宗室傳。廬陵王續次子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釵。問左右曰。此可會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持乞汝。竊疑公私之間。似惡器。頃金釵之論。足鍼錢癖。雖理奪於素望。恐言不可以入廢也。遷以爲白癡之流。然乎否耶。

本領

史記倉公傳。淳于意少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唐小說載貞元中有康崑崙。琵琶第一。後遇莊嚴寺僧。且善本。不覺驚伏。崑崙遂拜。且爲師。懇其教授。以使崑崙善彈一曲。段曰。本領何難。且遣崑崙。嘗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魏文帝與將軍鄧展擊劔。屢中其臂。復中其額。坐中

驚視帝誕生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校以秘術余亦願鄧將軍相素故使更受要道也學者宿疾難忘一種惡雜本領積於胸中雖欲更茲必不可得視此可以霍然

語妖

宋張循王鑄銀爲鞋謂之沒奈何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謂之錯到底上方纔縫謂之過地梳金亮制靴底極尖謂之不到頭制鞭極短謂之沒下稍理宗朝官妃繫前後掩裙而長卒地名趕上裙梳高髻于頂曰不走落東足纖直名快上馬皆語妖也

不怪其怪

唐魏元忠未達時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忠曰此孝順狗也能爲我代勞又有老後爲婢看火羣鼠拱手立前皆不爲意後至中書令風俗通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大忽人立而行家人或請殺之叔堅曰大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救之何傷也後堅解冠榻上大燕之以行家人大驚堅亦無所怪大尋又于

卷八 卷十五

十九

卷八 卷十五

卷十五

二十

怪其怪自懷是之謂矣

鳳毛

今人稱佳子弟爲鳳毛以爲始於謝超宗非也王勸風安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超宗前宋孝武因超宗父名鳳稱曰鳳毛蓋以父諱爲諱耳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生出謂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手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諱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

鳳毛起宗徒就還內道隆謂簡覓毛至賄待不得乃去宋明帝勸謝莊子胎與謝鳳子起宗後鳳莊門人二人俱至起宗曰君命不可不往遂趨而人謂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云

俳優取禍

秦漢優人滑稽太史公謂之談言微中唐僖宗時李實尹京兆時早開輔饑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賣田輸於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

卷八十五

二十一

爲殺之或言古者警誦箴諫雖諷託喻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優人固有幸不幸矣又宋高宗時賜秦拾第於望仙橋時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語有參軍者以承謫拾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談話雜至肩歌既洽參軍將就荷忽墮其幘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朴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扇後可也拾怒下伶獄杖殺之史彌遠專恣士流無恥者多以鑽網進秩官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

樊曰鑽之彌堅一伶遠朴其首曰汝不去鑽彌堅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人也舉坐弁果翼日彌還杖伶人而出之境事與李實相類

龍鍾

今人言年衰潦倒者曰龍鍾按南越志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寸圓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黃帝使伶倫伐鐘龍之竹于崑崙之墟吹以應律則龍鍾卽鐘龍之倒言耳于衰老無涉一曰龍鍾牛馬之跡取淋漓之意洞冥記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蹄如蓮

卷八十五

二十二

花善走多力帝使鑿銅石起望仙宮跡在石上惜花形又于陽關之外得異石長十丈闊三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蓋言其重大難移也似爲得之

禁捕鯉

國初有建言禁宰猪者高皇不從乃止此實宋梁時事說傳以爲國初事也其說蓋助於唐朝禁捕鯉魚以爲鯉與國姓同耳然禁捕鯉在開元十九年正月非唐初制卽然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薦二人姓李乞命未之勝也其明有獻生鯉魚二頭者之說

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謂云當令君延筭則經之爲李其來已久

宋人失士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于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路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威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遂區走西夏易名張元吳吳故觸夏主諱以聳其聽聞元吳救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恐韓公時駐延安忽夜有人持七首人臥內曰某西夏張相公

遶港小乘

卷十五

二上三

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金山之役韓斬

王幾復兀木矣聞人王姓者故虜舟戰以大箭射遂

遂潰表師致虜官通後岳武穆大敗兀木於朱仙鎮

虜欲棄汴北走有書生叩馬諫曰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木遂面復失河南夫將

在用人師之所處雖惟埋屠販狗盜雞鳴皆所延攬

此四人原我中國豪俊豈欲爲虜用而韓范諸公歟

羅未廣遂使藺中之藥竟成治外之金惜矣諫將術

者不無三致慨於斯云貴耳集云儂智高發三解不

得志遂起兵兩廣自此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四殿試落第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則元亦應舉非規聘禮者也殿試無黜落竟始于元人鮮知之

照鏡不見首

吳蒼梧太守吳臣不恭王命孫權命步騭爲交州論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陽囚人斬之梁河東王營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竟被殺元未有遇兇於市者令掩袖視人皆無首者未幾遂有紅巾之亂人之形神自具玄理不待禍幾之先見然也

卷八

卷十二

二十四

夢筆生花

吾邑有江文通舊宅今爲寺寺前有夢筆橋以爲文通夢筆生花也按李白夢筆生花自此文思日進與文通無涉文通未傳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泊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志曰那得剖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則文通夢筆非佳事也且在治亭遠以名橋大是相傳之談又王南夢人與大筆如椽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絲管授之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皆夢筆事

戴髮

晉陶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從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遂爲延奉宋劉穆之少時家貧

難養小乘

卷十五

江嗣安甚明識每禁不令往侃復截髮市饋俱爲其兄弟以餽穆之自兄不辭獲之梳沐少陵送重表經王祢評事使南海詩表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位俱交友長者來在門竟年自餽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其帶後頗羞顯珍取寡人散役人怪異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隱諸書發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覓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見髯十八九子等

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順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泰王時在座與氣驚戶牖及手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引與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嬈叔盛事垂不朽據此則王母之賢當過踪陶湛視江之周旋兄塔者固已懸矣而唐史不載其事何耶云貞觀初其以王姓拜尚書者惟王珪一人然珪自隋代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寓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

難養小乘

卷十五

二六

晉人放達

晉人放達踰簡不可枚舉至於父子夫婦之間有犬可怪伏酒太元中拜著作郎孝武帝嘗會于西堂酒餘坐下車先野子承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伯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王濛美姿容書懷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兄耶王長濛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園恭丞

相欲舉行長檠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王澤妻崔琰生濟濟嘗共琰生濟過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超如此參軍爲渾仲弟淪也王凝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造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家庭閨閣之間踰畧至此以此爲達吾所不解被髮而祭遂至爲戎其兆五胡也宜哉

桂香小集

卷十五

二二

抑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凡文移私簡皆前書名後復押字唐韋陟署名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鄒公五雲體石林燕語載王荆公押石字固常不圓容齋五筆載柳應晨常押字盈丈刻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又王魯齋有古貴人押字獻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源自唐末五季莫不飄蕩傾欹人物世變如此元達魯花赤亦作押字皆以印印之按南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

麒麟賜之蓋諸侯封奏皆書花押若鳳尾北齊許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而平正印得岳珂程史載晉益杆有押字如押非始于唐末五季也大抵古人書名不甚整筆若李西臺書建中全已似押今世俗各由已意取難僞託溺其旨矣

炎涼

世態炎涼如史所記蘓秦之兄嫂廉頗孟嘗翟公魏其之客無足論已然世間蟻慕蠅營車馳輻輳于我毫無干涉南史何尚之爲吏部郎歸省父叔度問曰

桂香小集

卷十五

二二

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對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紅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覓者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爲留府長史張嘗詣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此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劉倩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夷代舊爲縣倩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

問其故爽荅曰劉蒨自餽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沈慶之既通貴鄉里素輕之後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嘆曰固是昔時沈公世以榮艷爲真得之不勝驕溢失之不勝損誦試思此數事便可霍然

萬羊丞相

俗傳呂許公蒙正爲萬羊丞相史記許公居雍中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會管奉熙陵進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其家貲豐給奉養腴盛理或有之未聞有萬羊之說也中朝

桂苑小集

卷十五

二十七

故事郊公杜棕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鄭夏供相公食耳指額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視乃神靈所授也又宣室志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

夢登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喪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于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鑑遣使致書于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于荒裔按一品集寓數論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雖再請南服水嘗有前知者則萬羊之說卽杜公事而附會於

桂苑小集

卷十五

三十一

矣

飯後鐘

唐王保定謠言載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

發院新修而今弄到經營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
已了各西東懶愧開餐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沒面如
今始得碧紗籠後人誤以爲呂文穆家正事孫光憲
北夢瑣言唐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口食不給
每聽僧口寺齋鐘動輒詣湯食爲寺僧所厭自此齋
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山大鎮拜荆南節度題詩曾
口寺云曾遇開餐飯後鐘蓋爲此也則飯後鐘又爲
段文昌今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皆以爲播且木蘭與
曾口不合當以播爲長又呂文穆父龜圖與其母不
能卷小乘八卷十五

堯舜疑事

清波雜志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爲覆
事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文昌雜錄鄆州進士李

矩赴上試問同人李濟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
此疑事切不可用西漢詩話世傳歐公事文開舉子
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
楊鸞同答見鄭文寶江表志又裴鸞詩云白日青蠅
滿飯缸夜聞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
上咬楊鸞蓋一事而傳者互異如今時有詆謔言堯
舜是一人潘岳誠明是二人者皆此類也

羊車致愧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後
不能卷小乘八卷十五

三十二

庭貽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
恣其所之至便宴廢宮人乃取竹葉掉戶以鹽汁灑
地面引帝車唯胡貴嬪最蒙愛幸有專房之寵爲南
宋文帝潘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實帝好乘羊車經
諸房淑妃每裝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
地帝每至戶羊輒低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
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二事絕類潘妃因即晉宮人
之故智而當時都無所知何也二君初政足稱恭儉
而一疎貽厥之謀一召元凶之變古戒色荒足爲適

盛矣

燒菴小乘卷之十五終

龍莊小乘卷之十五終



槎卷小乘卷之十六

西陵來

之甫修

經史類

篇章言句

自古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故邢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曰言謂第四句不取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

左卷八美八采一六

九言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編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蹇之類也三字者揆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

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采芣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人我牀下我不敢効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肇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簡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曰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左卷八美八采一六

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八者將由言以申明惟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平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今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今迨其吉今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者乎而伐檀且漣漣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

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先是圖章
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而
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
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
爲之虛今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
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閨宮之三
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
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卽騶虞渭陽之類是也惟周頌
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

權港小東

卷十六

事轉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
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大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
告神直言爲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
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
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
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
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
成湯下又踰于魯僖論其至者同于太平之歌述其
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

乎立章之法不常脈體或重章共述一事米蕪之類
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
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
類或重章而事別騶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
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
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
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
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

權港小東

卷一六

意從一而終于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
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
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滿天之首章是也若然
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
曰者定爾功者以青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
樂注云騶虞成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
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
古文尚書
漢晉諸儒猶未見古文尚書所見者止二十八篇

復得僞太誓一篇故鄭康成注禮記幸昭注國語趙
岐注孟子杜預注左氏傳所引古文皆以爲據書所
引太誓語則曰今尚書泰誓無此文及至江東晉元
帝時諫章內史梅願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始見
全本按魯恭王破孔子宅壁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爲
之注其來已久何晉前諸儒皆未得見反使贗書得
廁其間則當時書之難見可知韓起來聘始觀周易
季札來聘始聞風雅漢魏而復猶須手自繕寫教青
斯竟故志學之士遲遲求探甚於饑渴自印板盛行

經義小述

卷十六

而得之愈易讀之愈難專經而外並成賓客又況
蝌斗之文名山之副也噫

春秋舊文

春秋一書皆史舊文即當時史氏先後重輕悉從所
告授之成律不得意裁至於仲尼毫無所益如亂臣
賊子最所先誅乃趙盾之罪定於董狐崔杼之名章
於南史鄭之號頌齊之陽生赴以暴疾歸弒者存其
他郭公夏五竟闕則如青字書名成非新造所以
詩亡復作知罪惟斯都正以春秋國史不藏於宛朝

真野僞似居作者之僞因文取義難辭罪我之咎有
要歸文無辨孰故韓起觀書史氏曰問禮具存孟
子去聖未遠曰其文則史後世拘束一字漫擬刑書
甚者謂南面假之匹夫事同改物夏時冠於周月義
失從玉春秋之職非一日免

左氏句法

左郊之戰士貞子曰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鄭
尉止之亂子產諸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楚令
尹子庚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經義小述

卷十六

六

楚子召蔡靈侯蔡大夫曰王貪而無德唯蔡於厥
尹子瑕言驟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而
於色者楚之謂矣其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修故遠
以晉士伯謂簡子曰背盟以子盟主無不祥大馬子
產對晉客曰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若正讀之當云而後公喜可知也而衆
後定而君繼之惟感於蔡怒於室色於市以修之故
不祥無大焉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亡郢之始在於此
矣字法一轉文更奇古

古語考文

左襄二年萊人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疏司馬法丘山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酒之以風雨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馬牛頭匹原無定名昭二十九年帝賜之乘龍服虔云四頭爲乘乘既可言頭牛何妨言匹兩因風而潤事緣馬而造非相悖也易井澤不食井冽寒泉食渙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則酒

卷八 卷一六

自可言食此皆儒者拘泥之故耳

雅頌各得其所

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與之政教成功之頌本原之風雅而來謂之詩之正經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等正詩昔武王未得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烝烝歌魚麗笙出庚歌南有嘉魚笙樂丘歌南山有臺笙山儀合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同惟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昔皆次北又左傳反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北非孔子定之其變風變雅則多孔子所定恭官大司職鄭司農注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耶鄒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並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儒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采芣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數不用爲常樂耳

九族

九族之稱凡有二說張禮歐陽尚書說九族合同與姓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通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兄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三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玄從之婦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總服不禁嫁娶是異姓不在族中以駁前說按詩刺不親九族若是高玄情均一體烏得不親且古者三十而娶高祖玄孫當無相及之理

卷八

卷八

卷八

則是族終無九且三族九族名雖同三九數異引三難九未爲通論宜從戴說

枚卜

今廷推輔臣者曰枚卜或疑枚卜二字虞書舜禹之詞不當輕用按左哀十七年楚惠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令尹楚相也今之輔臣古之宰相與枚卜正合但虞書注云枚歷也謂歷卜有功之臣左注云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又南朝之將叛也枚筮之註枚筮謂不指其事則筮亦可言枚但杜註以不

斥言爲枚與書傳異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廣枚卜實契具瞻皆直用次禹事時不以爲嫌

執牛耳

今人言主事者爲執牛耳耳非也古人盟用牛耳耳者執之尊者蒞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義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於蒙孟

卷八

卷八

武伯開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衛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臣鄒鄒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執其臣執之義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衆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前國執牛耳而尊者蒞之以主次同盟者後人誤以蒞爲執遂失本旨

司敗

左桓六年傳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改爲中軍宋改爲司城也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牀

云陳謂司寇爲司敗不知其有避而改乎或舊名也
按文十年子西曰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定三
年唐人竊馬獻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
敗是陳楚唐皆名司寇爲司敗宣二年鞏之戰齊侯
敗歸見女子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旣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註銳司徒主銳器者辟司徒主壘壁者則
齊名有主職者皆爲司徒襄六年樂轡以弓倍華弱
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倍於朝難以勝矣杜云司
武司馬也則宋又名司馬爲司武此當有別義無從
考耳

二叔之不咸

左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
屏王室註咸同也二叔夏殷之叔世也周公傷夏殷
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馬融曰
二叔管蔡也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弔管叔之
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李善註用馬說然富辰
所云旣以二叔爲管蔡矣又云管蔡邠霍魯衛毛勝
邠雍曹滕畢原鄧鄭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汎蔣那茅昨祭周公之胤也言二叔之不咸而復列
管蔡故杜不從馬說毛詩常棣疏云先儒說左氏者
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則
言叔世者乃賈鄭非馬也二疏矛盾可怪常棣敘閔
管蔡云達故作常棣與左氏之言正合當以鄭賈之
說爲長

祈死

左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遂卒叔孫昭
子欲納昭公兄季平子有異志使祝宗祈死亦卒杜
氏以爲因禱自裁何休膏肓以爲人有三命有受命
以保慶有隨命以管行有遺命以納暴未聞死河而
也自裁之外當無別解然齊梁丘據謂齊侯曰宋公
爲魯君如晉卒於曲韓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
死則知昭子之死非自裁也况春秋傳中連迫自裁
不一而足未聞祈者欲待自終故祈於神苟其自盡
何必復祈或以爲二人之死達與祈會然春秋終始
惟二人願死皆因祈即得何其速也其所以求之故
亦有不可徵者

用人於社

左傳十七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雉之社欲以屬東夷與昭十一年楚用蔡世子友於岡山皆謂殺人以祭故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公羊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益叩其鼻以血社也殺梁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解社也公羊無明注殺梁註解者爰也取其血以繫祭社器疏叩其鼻者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與殺人以祭異義時

昏嫁

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過此者謂之失時然禮曰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過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殯殯子不殯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殯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

云前賢有言丈夫失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過後是則晚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則當時十七二十以下未得爲昏姻大戴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左氏又云人君十五生子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則人君不與庶人同禮明矣蓋天子諸侯欲早昏以重繼嗣故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始從庶人之法是以男二十至二十九女十五至十九爲率皆得嫁娶也其嫁娶之時周禮媒氏仲春合男女夏小正嫁多士女詩桃之天天標有標行露豎有蔓草綢繆東山我行其豎詩昔引昔春之月以爲昏期又孫卿曰霜降迎女水泮殺止霜降九月也水泮正月也家語曰羣生閉藏爲胎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家之教也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故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伍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標有梅

綱繆東莖四月五以猶得爲母至六月始不可則又
不必在秋冬仲春也。豎有死應傳曰有女懷春不暇
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恨之詩
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則當以秋冬嫁娶爲正。至仲
春而失期故周禮奔者不禁至季春而大失期則標
梅朝繆之秋與矣。又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
娶毛詩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開。內則曰
惟及七十同藏無聞。然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嫁得夏
娶周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私九五老婦
得其士夫無咎無譽。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正士婦
女老婦年過嫁三十之舅皆得生子此說是。宋陳
氏六十者也而武王生成王年垂八十史傳所載
武王生子者甚多則同藏之說恐亦未確。

卷一百一十五

小雅棠棣之華。郭不釋。韓氏箋承華曰郭不當作
藉。藉邪足也。藉字亦作藉。附附不三字俱音方。于反。
得通用左傳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郤至衣袂
之附注。雜同志云。袂章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

讀平聲。朱子注詩讀不爲人聲。按毛氏傳郭猶郭
然外發也。釋釋光明也。陸氏音釋不毛如字。則朱自
承毛說非誤也。

良魚

小雅鶴鳴。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
渚。疏鶴鳴九皋。聲聞于野。以興賢者隱于幽遠之處。
其名聞于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或知之。王何不求
而置之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
者。或在于渚者。小魚不能人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
處于深淵。以興人有能深于隱者。或出于世者。小人
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遁而隱居。良魚二字
甚奇。

賀昏

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禮賀娶妻者曰某子
使某聞于有客。使某羞。羞送餼。餼以將意。已不往賀
而令人代之以避賀名耳。鄭氏云以乘壺酒十肥膚
及一犬以爲禮。

南于

子見南子于路不說何安注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
弟子不說與之呪詈義可疑焉疏引樂章曰見南子
者時不獲已猶文之拘美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
厭乃天命所厭也蔡氏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
命也夫夫子於諸國或久或速隨意行止南子可不
見即不見有何不獲已如文王之拘美里乎以爲天
命所厭者固無謂矣即子路雖剛直其妻與彌子妻
爲兄弟彌子衛卿之言未嘗不以告衛輒拒父子路
猶委質焉豈有一見南子便以爲非至於中葬之事

雜論小乘卷十六

君子不遇且居人之國宜從隱諱豈有明稱注風至
廢見小君之禮者子路何人寧不辨此蓋是時世子
之變已萌陽遠之禍將作得聖人之見或可默爲銷
除而子路以爲外國之臣不宜與聞臺閭所以致疑
故直陳其意曰予所不衣天厭之言予不能
爲之圓通使其夫婦父子之聞一歸於道則天必厭
棄之大難族與其能如天何哉天厭者言天之厭棄
非天之厭聖人也其後卒以南子成拒父之釁子路
與焉聖人固已先見其微矣文義自明讀者不覺致

生異端又有以南子爲南朝更可怪也不首否泰之

反玷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狀首楊歷貴近
曾請知海州有筆工善畫山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
爲之記微云設於廳事以代反玷人莫不怪予竊意
其心以爲邦君有反玷與樹塞門相屬故謬以屏爲
反玷耳按郊特牲族樹反玷內則曰士於玷明堂位
曰反玷由尊崇玷康圭儀禮有東玷西玷在堂隅是

雜論小乘卷十六

累土爲之皆可名玷未必卽爲反玷漢地父家書曰
祠阿反玷注曰外向室也反主玷言非主爵自矣
故玷字下直注斥屏也从土古聲則玷之爲屏作
諸本自無誤朱紫陽曾以問程大昌程亦引說文
證紫陽論語注仍鄭氏舊文耳近見士人家有延
翻九仕設小屏置杯竿其間或古反玷之遺意乎
書引說文云屏也一日反爵亢圭處以土爲之在
極間近南則非常設又文與樹塞門相連義自兩通
存中讀之太泥矣

娶同姓

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當時議娶同姓爲非禮按左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狐姬嬖姬大戎狐姬實生重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蒲載樂盈納諸曲沃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昭元年子產論晉侯之疾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則同姓婚姻不始自昭也晉侯盟主首犯非禮魯之效尤何足爲怪所以獨議魯昭者以魯守周禮謂之望國晉嫌爲之遂勝物議耳

禮記小雅卷十六

父師少師

尚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帝或亂正四方孔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謀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刺死比干心箕子懼乃狂爲奴紂又囚之太師少師持祭饗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與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諫紂不聽欲死之及紂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此

禮記小雅卷十六

三

子直言諫紂遂殺王子比干窮視其心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紀已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而此注復云似誤何也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與孔注異然商犯既稱太師少師持祭器歸周宋世家又稱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豈當時抱祭器者遂有三人耶終當以孔注爲長書疏編簡書傳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此千家語以爲紂之諸父箕子則無文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未知是父是兄鄭玄王肅皆以爲紂諸父服虔杜預皆以爲紂庶兄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賁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立爲嗣是之母也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時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帝王世紀帝乙二妃正妃生三子長微子啓中微仲衍小爲受庶妃生箕子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妾及爲后乃生辛是紂與微子又是同母兄弟矣箕子乃爲庶兄孟子公都子引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則微子比干又爲帝乙之

弟與諸說甚異莊子太宗師篇獵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注司馬彪云胥餘箕子名見尸子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或云胥餘比于名按此又自狐不借以下凡八人胥餘當別是一人未必箕子名也注疏云未知由何書似未詳考又論語微子去之尚書傳殷紂無道微子抱樂器歸周以存宗祀左傳楚成王閉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則

經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一

微子歸周在牧野後

負版

論語式負版者石林燕語古者喪職有負版經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版出於方寸者也鄭氏云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翟公異內翰常言論語式負版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也按論語注疏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特邦國之圖籍也則負版自是版籍若負版是喪服上已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矣又云凶服者式之矣何以又云式負版者毋乃太重復乎當以論語注疏爲正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衰布帶因喪履疏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鹿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尺廣四寸綴於衣前當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石林以爲方尺有八寸亦誤世說孫興公道曹道輔才如白地

經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二

明光錦裁爲負版終非無文采酷無裁製此負版似非喪服不知其何製也

祭祀不祈

禮器曰祭祀不祈注所求也不爲求福趙喬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禮而祭無不祈者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所有爲言之主於求福非禮之常也又鄭祭墨守云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般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則祭
祀內盡已心外亦有錫福之義焉然非孝子所得自
祈也唐憲宗問李藩祈禳之說藩對孔子病止子路
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
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于人
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主人安而福至可謂要言

端章甫

論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註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記朝之服疏

禮記小戴卷十六

二十三

非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玄衣素裳天子之

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云玄端也按禮玉藻

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子東門之外卒食玄端

而居諸侯玄端而祭裨冕以朝鄭注端當為見字

誤玄衣而見其服在袞冕之下故天子以為燕居而

諸侯以為祭服玄與端自是二物今子華曰端章甫

則端當為見未嘗及玄衣而曰端服何耶且玄端天

子朝服非諸侯朝服也孔子居宋而章甫則章甫

士服禮無諸侯章甫之文據舊註則端章甫為諸侯

祭宗廟會同之時諸侯著此冠服也按今注則端章
甫為摺介服宗廟會同之時相者著此冠服也義不
能兩通何不依鄭解以端為見而曰冕章甫為小相
豈不較然以章甫為禮冠可也以端為玄端服未得
樂記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注端
玄衣也又與前注矛盾此端但當訓正耳

彼餘

禮假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假者食餘之名凡
會人之餘悉得以祭所不祭者惟妻與子二餘耳孔

禮記小戴卷十六

三十四

子以為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宋子孫有

客之事故父餒其子餘夫餒其妻餘者謂宗類與

人頗要飲有餘夫得食之按禮不下庶人此皆士

夫之禮茅客向以雞黍奉母客不得與豈有賓客之

餘可以餒父者至于妻以燕飲之餘餒夫猶為可怪

當是子有君賜得大官之餘以遺親妻為尸妻得

享之餘以奉案耳

瓜祭

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今注瓜讀為必按禮記

祭上環食中素所操疏食瓜亦祭先也則瓜祭自當如字何吳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亦引玉藻文讀爲必無謂

匏瓜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向東南西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於一處天下非動物誰非繫而不食者何獨言匏瓜朱子因之按毛詩匏有苦葉疏引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

經義小乘

卷十六

二十五

之葉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益匏可繫則葉苦而不食魯語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今見浮水者往往繫匏於腰可以不沒中流而過風波一壺千金壺即瓢也瓢即匏也匏瓜但可繫渡水而不可充食以喻處世無適材者不可試於磨程者耳鄭氏註投壺引宴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宴子浮字亦作匏一作符則

匏字亦有浮音一云瓢瓜星名上繫於天而不食所謂說之說者矣王弼注易姤九五以抱包瓜云匏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亦用詩義

與爲人後

禮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園後子路執弓矢使延射曰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與音預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之者而住奇之是貪財也近世此風甚長至於骨肉競爭破家不顧鄭氏之說必有本非爲人後者即不得與於鄉射也張

經義小乘

卷十六

二十六

永嘉持繼統之說至謂爲人匏者爲聖人之懷棄而不得人於射耦一時亦無有援此以正其失者蓋由注疏之學久不講之過也

儒行

禮記儒行篇功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贊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內不程其力注鷙蟲猛鳥猛獸也重內大內也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也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如此則不度已不量力悍然固顧較之暴虎憑河殆有甚者何足爲儒疏又引孔子

犬谷之會以爲不避艱難爲夫子之勇力若不遇
重內者然更爲可笑此蓋言儒之特立百折不回
雖猛鷲之蟲不足以較其勇扛鼎之夫不足以程其
力豈謂遇猛引重不量勇力堪否當之則往哉至於
遇言不再不復逐也流言不極不窮詢也不斷其威
無衰容也不習其謀無轉慮也皆詳著特立之事解
者俱非

先勞

曲禮請益則起注引子路問政請益云云孔氏疏子

路問爲政子云爲政先行思惠乃可使人爲勞

三十七

路曰爲政子云爲政先行思惠乃可使人爲勞

路曰爲政子云爲政先行思惠乃可使人爲勞

路曰爲政子云爲政先行思惠乃可使人爲勞

犬馬有養

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注疏其說有二一曰犬以

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

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

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時其機得飲水

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但人養犬馬實其爲人用耳

不敬此犬馬也若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子用後說然皆非也孔子論孝豈有以父母與犬

馬相比之理按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孝之孝

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則犬馬者是父母之犬馬言孝者

自謂能養至於父母之犬馬皆能有以養之但不敬

則何以自別其養父母之心釋者不者遂成千古之

桂庵小乘卷十六

誤

請車爲柳

顏淵或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柳子曰雖也或吾不

行以爲柳孔安國注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

後謙辭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女樂違衛歷至宋鄭陳

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魯以哀二十六年卒年

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

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卒期鯉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顏回之卒在伯嚭前而此云鯉也或吾不徒行以爲憐杜預云嘗爲大夫而去故云後此言得之注云孔子時爲大夫誤矣然伯魚未死夫子焉得先言其死或云是假飾之詞豈有父子之間設爲死語以拒人者恐萬無之理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得詳則知世家列傳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

孤貉以居

論語孤貉之厚以居疏居家接賓客之喪也居家主喪者心美八卷十六二十九
溫故厚爲之一云孤多疑貉善睡聖人以居者所以利用而安身也先事而慮有若孤者焉所以爲利用無事而息有若貉者焉所以爲安身又聖人之居所以致其辨孤也貉各也孤一羣而不二貉與雅同穴而異處可以致其辨矣此言甚爲有旨

寢不尸

論語寢不尸居不容注偃臥四體舒展手足似成人以尸爲成人疏云孔子當常歛屈也按禮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注尸居神位敬慎也尸自當爲祭祀之尸寢寢室也寢室燕居舒遲和善不若對尊者如尸之敬廣爲容儀如禮所載耳且臥而歛屈亦人之常何必夫子始然而一臥便如死人此其故有非人力可爲者夫子何以勉意戒除萬非恒理曲禮云生如尸若以寢之尸爲成人可云生如成人乎朱子沿用其說未得

齊必變食

論語齊必變食朱子曰不飲酒不茹葷也按周禮膳夫王膳目三舉鄭注云齊必變食也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疏記云齊者飲不至醉無不飲酒不茹葷之說惟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齊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子曰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成玄英注曰葷辛菜也說文注通謂芸薑梅薑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好曰夫端衣玄裳而乘駟者志不在于食章注云葷菜蔥韭之屬則所謂不茹者特葷菜耳非魚肉之類皆不食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之齊居必遷坐必

變服膏必變食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興
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食肉也皆與朱異後世佛氏
之說行始有斷除酒肉之齋然要之清心志絕昏亂
其說似優朱子蓋採用其說以爲交神者法非不知
古禮不如是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
不同歸也疏人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
爲害之深也朱子因之一解攻爲攻擊之攻已爲止
已之已亦有意理予嘗疑已卽身已之已也語
意也消之也一攻治異端已未有不愛其害者孟子
注於其心害於其政事正何晉書藝術傳索統曰
平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患其義始了然
前解俱爲未暢

禮記小乘卷之十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聖門記禮

三代禮樂折衷於聖人當時羣弟親承聖旨然其傳習或彼此不齊子游稱農而弔曾子襲襲而弔小飲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之昆弟或云爲之齊衰或云爲之大功父母之喪曾子曰七日水漿不入于口子思曰三日不入而已大功廢業或曰誦

禮記小乘

卷十七

可也以至于思不喪出母武子不識殺蓋此皆禮之大者適莫無從矛盾互異乃知禮所自始不在文儀柱下發忠信之薄之言晉人有豈爲我輩而設之語雖理背中庸未必非有激而云矣

歌哭

禮哭日不歌鄭注哀未忘也疏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此云哀未忘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是哭彼乃不歌也宋程頤爭歌哭之說而子瞻謂但聞哭則不歌未聞歌則不哭

其說正本於經疏而或者以爲辨口之禦誤矣

襲衣

論語必有襲衣長一身有半注謂齊祭之時別有襲衣不詳其制按詩召南抱衾與袂傳衾被也疏引葛生篇曰錦衾爛兮是衾爲卧物故知是衾也今名爲被古謂之衾論語所謂襲衣也凡覆于物之上者皆名曰衣如地衣琴衣弓衣之類則襲衣以被釋爲正其言別有襲臥之衣者未得云長一身有半以身爲度當得今尺六尺加以有半則今尺九尺也較之恒

禮記小乘

卷十七

被稍長餘以覆足子理或然

執圭享禮

論語執圭鞠躬如也享禮有容色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餽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凡執玉之禮公執桓圭雙楯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信之爲言伸也其文綳細伯執躬圭躬之爲言屈也其文龍畧皆長七寸子執敫璧琢爲敫稼義以養人男執蒲璧琢爲蒲葦義取安人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或國也爾雅釋器云肉倍好

爲壁諸侯朝王及相朝所用也其公侯伯朝后則用璋子男則用琮諸侯相朝其享若皆以璧享夫人則以琮子男相享則降用琥璜凡降瑞一等朝享皆方幣以先王圭以馬璋以虎豹之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所謂束帛加璧者也庭實惟國所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次享三牲魚腊邊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惟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則束帛之外又有庭

禮卷小義八卷一

三

禮卷小義八卷十七

四

道聽塗說

予解論語道聽而塗說德之華也以爲雖道路之言皆德之委棄中有深理在人拾取而會悟之耳或以爲不然按前書稅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魯莠在夫之議也讀此而予解卽釋然無惑矣

穿窬

論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穿穿壁窬窬墮墮者以窬爲踰越之踰非也按左氏筆門圭竇

記儒行在門圭審鄭注圭審門旁審也穿牆爲之篇

說文審穿木戶也郭璞解詰審門旁小審字與實通

用一音與穿審者穿門實而入非兩義也喻越之字

古皆作逾說文云越也引尚書無敢昏逾字亦作喻

見賈誼及嚴助傳亦作俞見食貨志無作審者或云

鑿垣曰審審即實也含穿實而復言穿壁無謂表記

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審之盜也與注亦音豆

器車

禮記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甕也疏云出緯

崔巷小乘卷八卷十七

五

書搜神契按孝經授神契但云德極於天斗極明正

月光甘露降德及于地嘉禾生莢莢起秬也出德至

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莫塞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

獸則鳳凰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曰首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源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

出龍圖雉出寔書無所謂銀甕丹甕者不知鄭氏何

所據杜少陵詩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蓋本之鄭注南史梁天監十年冬十月山車見此豈

卽所謂器車者耶俟考南齊王融文集有銀甕啓一

漱澣

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注手曰漱

足曰澣疏以定帶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衣裳卑故

以足澣之用力深澣器晏平仲澣濯以爲譏此寔得

澣濯者平仲大夫此蓋士禮也而禮諸母不漱裳則

裳亦得言漱毛詩則南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注汗謂

煩澣之煩澣揆揆之也用功深則亦不必以足爲澣

也下文易澣易否則汗總得言澣蓋文有互見不必

崔巷小乘卷八卷十七

六

定拘耳漱音素戾反澣字亦作浣同戶管反

一傳衆昧

孟子一齊人傳之泉楚人昧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齊書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武帝爲江州

以諧之爲別駕欲獎以貴族盛朝以諧之家人語侯

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

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

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

編向朝臣說之此卽一傳衆昧之旨易其詞耳僕音

弦鶴反東北夷名

童子何知

左傳童子何知凡二見鄢陵之戰士癸以戈逐士句
曰童子何知單公子愆期言王子括必爲亂周靈王
曰童子何知

梓匠輪輿

禮注疏木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梓作杯勺荀簾
之屬匠作宮室之屬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難不能
一人獨成各有所善則梓匠輪輿其工凡四而今讀
桂菴小乘卷十七

繫馬

孟子繫馬千駟弗視也無解按齊語術爲狄所敗出
處于清春桓公城楚丘以封衛文公其言散而無育
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注良馬在閒而不放散曰繫
馬蓋繫千廐之馬善馬也

追蠡

稽古錄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
鐘紐于義未安者追琢也詩于追琢其章今畫家繪
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鑿文追
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蠡蓋剝蝕也今人
以爲器約用久而剝蝕者爲蠡此論或然

梁

梁有二義孟子澤梁無禁梁魚梁也詩毋逝我梁敵
荷在梁胡逝我梁在彼其梁維鵜在梁鴛鴦在梁有
鵲在梁傳云石絕水曰梁周制敵入掌以特敵爲梁

桂菴小乘卷十七

八

鄭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荷承其空似與詩傳
異義然爲堰者未嘗不可以石則石絕之與土堰原
無所分皆謂魚梁魚麗注爾曲梁寡婦之荷也曲簪
也以簪爲荷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荷則以梁與荷
爲一物與上義異孟子又云十二月與梁成梁橋梁
也月令孟冬謹開梁注梁橫橋也詩造舟爲梁注造
舟者比舟於水加板於上若今之浮橋皆謂橋梁今
學者混而一之不可無辨又澤之有梁雖土石不同
必須空其中以承荷方可得唐詩疏土不隱塞庶人

不絕者不隱案者爲案止可爲防于兩邊不得當也
皆隱案爲畫物也案不空中無從致此是不竭無
之意不當以設案爲解耳

五帝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禘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禘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似五帝皆同出於黃帝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
帝黃帝產少皞少皞產玄囂玄囂產帝嚳帝嚳產高

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少皞

九

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

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替腰替腰產重業
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而稷之與契

皆與堯同產爲帝嚳子司馬遷作史記皆本用之秦
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
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

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

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五帝非同出於黃帝也
張融評云若依大戴及史記稷吳及堯俱帝嚳子堯
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
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
能有玄孫帝魁鄭康成用其說注禮記直謂禘是祭
昊天於閭丘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
者而已自夏已後稍用其親代之非五年一祭禘其
所自出者之祖也據世記則黃帝至堯六世至舜九
世至禹五世世次難明又易繫稱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而不及少皞顓頊帝嚳氏則五帝同本於黃
帝之說恐未可深信

益稷

列女傳云陶子五歲而佐禹孝經疏云昔皋陶之子
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史賜姓曰龐其末孫非
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秦其後也
毛詩秦風疏同伯翳即益是益爲皋陶之子秦爲
益之後或云秦之嚴酷作士之餘威焚燬詩書烈山
之餘燬陶之後爲英六布之後豳而王則亦象刑之

餘孽也然傳稱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一爲庭堅庭堅
阜陶名高陽卽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勾芒勾芒生蚺牛蚺牛生替腹替腹生舜則阜陶
爲舜六世從祖而益爲五世從祖也又世本顓頊生
絳絳生文命則絳與陶爲同產兄弟而益與禹爲從
兄弟也又履癸與堯皆帝嚳子爲同產兄弟帝堯於
黃帝爲六世孫舜于黃帝爲九世孫禹于黃帝爲五
世孫是舜世系爲最早而禹視堯亦爲父行阜陶視
堯爲祖行何世次之不倫如此又周本紀后履十五

世至文王自契至於湯已十餘世豈有自夏兼商

十一

以六百年而止於十五者乎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益
記載之不可信久矣左傳楚滅麇滅文仲問六與
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哀哉則阜陶自有二封皆
滅於楚漢英布阜陶之覆而王莽之篡封山遵爲褒
諱子奉阜陶後則英六之裔豈更而爲山耶唐世系
表李氏自阜陶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復避難爲
李天寶二年追尊阜陶曰德明皇帝則陶後既爲秦
復爲唐誰謂刑官無後不得與履癸並王也阜夔覆

契唯夔娶玄妻生封承爲羿所滅無後見左氏豈以
刑之弊也賤人命樂之弊也賤人心喪之後不及陶
也有以夫又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
修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
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禹平水土調
馴鳥獸是爲伯翳如此則益又名大費阜陶又名大
業大業爲顓頊苗裔則與庭堅非一人何以又曰阜
陶庭堅不祀也皆無所據

丹朱

世至文王自契至於湯已十餘世豈有自夏兼商

十二

夜傾額曰水行舟朋淫於家川珍厥世予創若時
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寄竊疑以爲神堯聰明四遠卽創匱之象已曰予聞
豈有嗣子披猖至傾額晝夜而沒不聞知者卽禹之
荒度已在舜攝位之後與朱何涉而曰予創若時又
虞賓德讓安得有珍世之言甚爲可怪後思堯典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故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咎
可乎孔氏傳曰胤國子胤朱名豈是時自有所謂丹

宋非帝子所稱不肖者耶及聞晉史羊祜傳祜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源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戡兵和衆云云祜承漢諸儒之後語當有據其所謂丹朱者豈非胤子之類而薄伐之舉豈非所謂殄世者耶千古之疑一旦釋然爲之私快書此以俟知者

卷十七

十三

文王

周本紀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釋望書云文王立后復配天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又云文王得王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下於時爲早於年爲晚也說者皆以文王當殷紂時卽已稱王然孔子云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紂疑無稱王之事族體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事而退集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侯執豆蓬遑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也則文王之追稱在牧野之後此理甚明言者紛紛皆不足據然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說者謂以王禮改葬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又武王布告於先周公改葬於後於言追王不相矛盾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以爲文王稱王之證是文既稱王何煩追王疏云文王生雖稱王號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天下豈有稱之生前而復須定之沒後者乎語蓋無謂當以大傳爲正孔叢子羊容問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

卷十七

十四

之說文王王季皆爲諸侯矣得爲西伯乎又曰周開諸子夏云殷王紂亡之時王季以死命作伯王受圭璜鉅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爲西伯亦承父業而史稱紂命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亦非

文王

春秋諸侯姬姓也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弟仲雍與虞仲嗣太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

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倍伍年晉
之一云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
公按泰伯無子仲雍以兄終弟及立爲吳君矣武王
復封虞仲庶孫則虞自爲虞仲後云封泰伯後誤史
記世家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于季簡立
季簡卒子叔建立叔建卒子周章是時武王克殷陳
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矣因而封之乃
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
侯則武王封者爲虞仲而與泰伯同行者爲仲雍余
皆以爲虞仲遂使祖孫同名未知遽據論語應氏
仲夷逸虞仲卽仲雍也漢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仲雍
河北是爲北吳上言西吳亦誤中讀曰仲因封虞仲
曰虞仲耳而仲雍與太伯同奔荆蠻何以卽曰虞仲
亦當是以後封得名南史明僧紹其先吳太伯之者
百里奚子孟明以明爲氏其後也史記注用里先生
姓周名術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則泰伯未曾無後而
爲無子而立仲雍何耶皆不可考汲冢周書世俘解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靈公文王邑考以列并

告殷罪注云靈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于
則虞仲當時已稱靈公且云升王于帝登靈仲邑考
遂有王號耶然亦不可考

太公頹子

傳太公八十而遇文王頹子三十二而卒按史記
齊太公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不言其所遇之
年也但云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伋立鄒陽云
太公七十而得行其說屬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僻
觀此者超然乃舉太公于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
爲好聖太公七十二而遇文王而齒墮矣沈氏云然
十乃顯榮公誠未遇其匹合淮南呂望年七十始
著九十爲文王師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水
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韓詩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風九十而封齊八十之
原無所據史記仲尼弟子傳同年二十九髮盡白
死孔子哭之慟不言其所卒之年也列子彭祖之
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水不出衆人之
而壽十八後漢書卽顏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

俗傳顏淵年十八升泰山望見吳闔門外有係白馬
則顏壽豈止於十八臨三十二之說又何所據

八士

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惟周允讓武寤解
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
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
士正在武王之世與十亂比肩其姓尹氏或太師或
三公或南宮云在成宣時非也

老彭

禮記小戴卷八

十七

論語稱比於我老彭陳咸注老彭商賢大夫或老彭
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
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
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耿
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商其人甫壽七百年王肅
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曰聃周守藏室史也按彭祖之名不見於經惟太史
公作楚世家有鏗鏗之名及莊子論說之然其所修
述未之聞也老聃之名見於禮記孔子或從問禮

係之以彭於名字無稽且曰我曰老曰竊比何其儲
尊親之詞也或以爲商賢大夫或以爲一人或以爲
二人皆無所據竊意老彭當別是一人能傳說六經
之旨者後遺其名必非彭聃其人耳耳漫無輪曰聃
以爲謾亦非

衛武公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諫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微
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諫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微

禮記小戴卷八

十八

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可謂賢矣韓非子載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諸
聞其思曰胡可伐迺戮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爲親已也而不備衛人襲
胡取之此等皆戰國機械變詐無所用恥者之所爲
而謂道學自修者爲之抑已矣矣且時鄰國亦無所
謂胡者世家載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衆四十
年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豈戎卽
胡耶胡之爲名見於七國春秋時戎亦不稱胡也世

家又云衛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
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以其賂賂士以襲
取共伯於基上共伯入釐侯義自殺衛人因葬之釐
侯傷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是武公弑
兄篡國王法必誅其逆許誠胡何足爲怪然詩序稱
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無入美自殺
之事則世家之妄尤甚遂使報聖之君千古蒙不白
之冤不得不辨

卷十七
齊

夷齊非讓國者也其逃也避紂亂也故孔子曰不
其志不辱其身而孟子直曰伯夷避紂非其君不
非其民不使後世無有稱其讓國者然則曷爲以
因逃微其名也太伯以天下讓而託之乎以國逃
齊以天下逃而託之乎讓國讓其身而隱其跡可
謂聖之清乎夷齊之避紂也若將汚之而武王之
紂也扣馬而諫太公之所以稱義士也孔子亦曰
念舊惡舍避亂而言讓國夷齊之心幾不白于天

矣孔子之居于衛也子貢入問曰夷齊何人子曰
而且仁夷齊避天下之亂而夫子入亂人之國夫子
之無可無不可也其自異于逸民也如是夫

朱張

逸民七人孔子俱有論次獨不及朱張王弼云朱張
字子方省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朱子云不見經傳失考

孟公綽

論語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朱
子以爲優於德而短於才後左襄二十五年齊

卷十七

師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完使民
不嚴與於他日齊師徒歸料敵奇中此謂短才
不短者且滕薛小邦寧足及趙魏之室當是魯用之
未盡故假滕薛爲言不得云優德短才也

伯牛

伯牛有疾包咸注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曰
執其乎無北牖南面之說又淮南子伯牛癘非先

所傳也

公冶長

公冶長知鳥語事注疏不載疏但引家語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又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而注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城陽今諸城縣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纆以其不經今不取古詩若非黃雀語安免治長災注云公冶

長解百禽語一日有鳴來報曰治長治長南山有秋

楚辭小集入卷十七

仁十一

彈汝食其肉我食其腸長得彈不與鷓鴣鷓鴣然之來報如前長往得十或入衆遂遠長見已宰長告之故幸不信適蒼間雀噪甚急宰訊長曰汝知禽言此爲何長領耳聽之曰東鄰有車栗覆地來呼衆雀雀啄之視之果然遂釋長繫今見諸城縣志又周禮而人與禽言獸人與獸言詩請云周孝王爲伯益能辨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使之養馬茶邑云伯翳綜聲于語鳥葛盧辨音于鳴牛漢成武王能知鳥獸音聞羣雀鳴云西市車胡栗羣雀相呼往

食視之信然管輅聞桀上鳩鳴云當有客從東來相保携豕及酒當有小故至晚一如其言唐白龜年於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授一軸素書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一州聞二雀啾唧過謂州守曰雀言城西民家有栗可共食驗之果然知治長解鳥語非異王元美以爲治長事見衝波錄書論語疏今疏中無此語衝波錄亦未見此書

羿孫

說文云羿帝嘗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射官

楚辭小集入卷十七

三十二

故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落之楚辭云羿馬彈日歸蔽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是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尚書爾雅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氏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始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

猶不校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泥因羿室生澆
登則夏后之羿蓋卽堯時羿之子孫世射官者也澆
卽羿也聲轉字異耳左又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滅夏后相后斟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
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
除其害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
績據傳當是羿逐出相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
夏祚猶未滅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
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成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

卷十七

三

杼杼又年長已戮誘澆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
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年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
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竟不言羿泥之事何
也孟子又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而殺羿豈善
射者皆名爲羿蒙之所殺又非泥之所殺者耶皆無
可據

吳季子

左襄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枚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過以爲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云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
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孫統以爲季子
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荀氏世稱知伯延
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季子讓國歷聘跡
其風議實有道者老而不衰烏足爲異且務德安民
選兵忌戰事須賢詰豈吳有若人而襲稱先邑反逸
身名者乎其爲季札無疑

魯顏叔

卷十七

二十四

世傳魯顏叔秉燭事里巷皆能言之然未知其所出
按毛詩巷伯傳嗚兮嗚兮成是南其咄大貌南其箕
星也修之言是必有四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
故乎且而蓋畫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
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
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
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

納表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此事它書未見之惟家語畧記善學柳下惠語而無顏叔事毛公大儒自有所本也雲長明嫗達旦事與此類而蜀志本傳不載見裴松之注中雲長與玄德臣主之義已定犯分亂倫少知自好者不爲而謂雲長爲之乎五德之與雲

長其仰服已久何至以小人

二十五

之腹度君子之心設有明嫗之事當是雲長千般主母防禦侮患而後世迂儒日以爲雲長大節亦小之乎言雲長矣因顏叔事而井及之

鄭叔申

左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公孫申諱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紂晉使晉必歸君十年鄭人立兒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食

夫叔申之謀可爲忠矣而卒不免其身當英廟北狩景皇監國忠肅之舉叔申之故智也叔申不能免於鄭伯之歸國忠肅能免於英廟之復辟乎事之倚伏千古一轍矣僖十五年秦獲晉惠公呂甥請立子圉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輔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勤惡我者懼庶有益平秦卒歸惠公事在叔申前然子圉惠公太子也事與申異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

太史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于木大夫

二十六

史記老聃之干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注此云段干是魏邑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蓋以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本與唐書世系所云封于段爲于木大夫者合而戰國時有段規段產段段與段干自是兩姓抑段干木姓段而系以干誤耶李宗既云爲魏將封段干則唐書所云封于段爲于木大夫者似屬附會且段干木爲魏文侯師

子至云踰垣而避而世系何不言之知李宗與叔子木又自是二人矣

伍子胥

說先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讐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復其父讐也史記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子胥父子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

聖考小史卷十七

子七

報其仇耳伍子胥知光有內志遂進專諸於光獻王僚公子光立爲吳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子胥伯嚭俱楚無有欲爲報讐而子胥諫止之事吳越春秋公子光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八尺圍肩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仇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情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與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說子胥之謀伐也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

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與師用兵於此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爲政非以意救急後與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出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則說死所載乃子胥對王僚語非對闔廬語也越絕書畧與說死同當必有誤又史記吳越春秋越絕皆云子胥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吳越春秋至云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諸之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定哉穀梁傳云懷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注云鞭其君處是公羊注云子胥因吳之衆擯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毆疏云一說鞭平王之屍血流至蹕此注不言之者有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蹕者或以子胥有至孝之心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按定四年吳人郢其所以得人者皆夫概之謀也五戰之內不言子胥昭王出奔吳人以班處官至鍾建負季丰事之小者無不具載豈其子胥鞭平王墓而遺之此皆仇人附會之

聖考小史卷一

二十八

趙當以左氏爲正晉姚萇掘符堅尸鞭撻無數裸劍
衣囊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儁夜夢石季龍臂
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鞭之棄於漳水
皆以子胥爲藉以可恨

申包胥范蠡

夫差勾踐伍員白紵皆志在報仇者也夫差白紵魯
報而意滿以身爲樂伍員魯報而感深以身爲嗣至
申包胥人但知其復楚而不知其報吳也范蠡則并
其爲楚之跡而亦微之國語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

桂苑八集卷一

二十九

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以爲平原
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
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
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鴈酒豆肉草食
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塗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

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斷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義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

桂苑八集卷一

卷十七

三十

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決大計越王曰諾越王

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

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則越之入吳包胥之贊居多越入吳而入郢之譬始

報也始復其國終報其讐包胥可謂毅然人傑哉視

子胥之區區私怨者固已超矣乃蘇同楚人也不食

楚祿不擔楚爵感憤國難單身入越逢機邀會誅胥

詔吳故屬隸之賜爲其鞭墓之恨也援桴之鼓爲其入宮之恥也志迷而不彰其名怨洩而不顯其跡較之包胥遠矣哉噫種亦楚人也蓋與之同人不得與之同出蓋蓋之深心種亦未之能知也惜乎蓋後人齊號賜夷子皮按劉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賜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是時蓋方在越是齊蓋有兩賜夷子皮云

伯輅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同吳越春秋吳王既伏劍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絕書凡言誅嚭者五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所也按左哀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吳亡之年也春秋諱邪之人無不由惡終者吳亡而嚭獨無恙所謂天生伯輅以亡吳者耶伯輅一作白喜字子

肅政

太平御覽琴類引琴曲曰肅政刺韓王者肅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肅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易爲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受容易身欲報讐而爲妻所知父嘗當何時復授石擊落其齒雷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于是左手持琴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鼻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金

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讐耶願謂市人曰此誰政也爲父報讐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此事與史記全異而報父讐與爲人報讐者更奇事復與讓高漸離相類錄之以廣異聞于實搜神記載于將莫邪子亦比報楚王事與此頗同

扁鵲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人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云云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謂是田和之子

卷八 卷十七

三十三

桓公午也據史記晉昭公時扁鵲入視趙簡子疾簡子當國在定頃二公之間非昭公世也與田常同時和田常曾孫也至和子桓公午一百三年又扁鵲過號號太子夙扁鵲至宮下云云傳玄曰號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云號太子非也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益郭太子也按春秋郭公在莊二十四年晉之滅號在僖五年安得號後改郭耶齊桓侯韓非子以爲蔡桓侯事正相同而韋昭注漢高紀曰魏桓侯時醫臣堉曰魏無桓侯號太子說死以爲趙

太子事亦相同國策又云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疾云云則又相去百三十年矣史記云鵲齊渤海郡鄭人也韋昭云泰山盧人也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史記扁鵲姓秦名少徐越人也今史無此語徐廣注史記曰鄭當爲鄭縣名今屬河間觀鵲自言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則鄭亦不必拘在河間鵲冠子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藝文侯問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則所謂與趙簡子同時亦未可據也事之相襲乎并有如此者

卷八 卷十七

三十四

程嬰公孫杵臼

史記趙世家載程嬰公孫杵臼及屠岸賈事左成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諧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言于公宮莊姬盾子朔之妻武朔之子也盾弟嬰通于莊姬故原同放諸齊原同屏季盾異母兄弟趙世家又云趙朔娶晉成公姊按傳趙襄嬀妻是文公女若朔妻成公姊則亦文公女也父之從母豈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去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

公姊也明其故賈述杜預皆以爲成公之女同族之
封自以莊姬無所謂屠岸賈者武以姬子得晉養公
官韓厥以成季宜孟爲請乃立武而反其田亦無所

口英畧公厥啓佈公升爲中祀則二公祠封在神宗
時以爲元豐者疑誤今祚德廟改爲青蓮寺尚存

四略

謂程嬰公孫杵臼與死難立孤之說者襄二十九年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後將左行岸賈立擊之後耶然其顛末與左氏甚異
不知世家當何所據宋元豐中屢失皇子承議郎吳
處厚建議尋訪嬰曰塚墓佈祠加封未數月得二塚
于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爲成信侯杵臼爲忠
信侯八卷八十七

三輔舊事惠帝爲四略作碑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
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楊子法言以一讀綺里
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晉史夏統傳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
節南史李緒辭梁賦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杜詩黃綺終辭漢陶詩黃綺
之南山皆以黃公爲一人也風俗通園姓楚甯應之

三十五

後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然園公是秦博士廟庚

三十六

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宋史禮志紹興二年駕部員
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爲功臣神宗皇
嗣未建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命絳州立廟
歲時奉祀其後皇嗣衆多今廟宇隔絕祭亦弗舉宜
於行在所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異言
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與程嬰公孫杵臼其功
卅等禮宜並祀禮寺亦言崇寧間已封成信侯今
宜依舊立祚德廟致祭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
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義侯後改封嬰盟濟公杵

中崔嵬佐判國于監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略中一

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
僂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推音兩點下用乃鹿音一撇
一點俱不成字今字書俱作一撇加卩音鹿引四皓
姓名爲証按詩經誰謂雀無角史與其角者去其音
俱音鹿則角自音鹿不必刀撇之異也古字綠角通
卽長服大衾君大夫皋舛實於綠中綠卽角謂棺四
閉也卽康成於禮書角皆作綠故孔父秘記角里作
祿里後漢有角善叔自讀作覺音無鹿音之姓宋景
濂題四皓圖云所謂四皓者時見史記世家初不知
其姓名引陳留志與正義同此皆王勣據崔氏周
世讓及陶潛賢輔錄而爲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
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氏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
及讀顏師古漢書注果謂四人也臣跡遠季氏族無
得而詳後世皇甫謐國稱之僂及諸地理書說所
附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
謹所著齊東野語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唯此也傳
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
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

三七

卷十七

三十八

突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
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揀漢惠帝時所
刻四皓神座一曰圖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
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徵士安之謬矣偶
題此圖遂牽連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按四
皓之名見於史記漢書不載其名但云四人而已顏
師古漢書注今無上數語豈宋所見別自有本非今
所行本耶四皓因羽翼惠帝者其曰惠帝去四皓不
遠足以證士安之謬何也宋王元之以詩寄畢文簡
曰未必頭如綺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畢以綺里季
夏爲二人黃公別是一人引證甚悉元之遂改此句
豈畢未見三輔舊事及史記注耶四皓原非異人高
祖本無易儲之意特欲得間以塞戚夫人而子房遽
見其微假爲羽翼已成以神其事今高祖有以藉口
云耳今日高祖欲易太子得四老人力太子故得不
廢後世有借國本以爲名者以爲建立之公盡由外
廷并神祖之意愛而欲傷之可爲浩歎矣

橙卷小乘卷之十七

樓巷小乘卷之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紀信

紀信誑楚焚死高祖定天下未聞錄其功或云襄平侯紀通其後也按功臣表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時成事子侯則通城子非信子也二紀皆成事亦奇國初韓成事與紀正相類亦未聞有後

樓巷小乘卷之十八

鄧通

漢文帝三代以下稱節儉之君嘗欲爲露臺計百金曰百金中入十家之產也漢法未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即以未提銀計之百金不過直錢二萬許耳帝之儉惜如此至賞賜鄧通鉅萬以十數復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又何說也當時慎夫人帝最所寵幸者衣不曳地而通獨冒濫如此帝之嬖外可謂甚矣董賢之事復何貴哉

張釋之

前書張釋之爲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上從之隋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勅宮外衛士不得擅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帝乃止唐卿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

樓巷小乘卷之十八

誤毀一鎰私市他玉足之帝謙不類怒其數詔京兆論成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于法當杖由是不久周世宗時幾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姦朕今立法殺一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死三事俱與釋之同其言誅之即已實自釋之始之後洪容齋楊龜山俱以爲釋之論雖善其曰誅之即已開人主妄殺之端不可爲訓按魏王肅告

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罪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已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洪楊之論蓋本於此然當時人主以付有司原無自殺之心臣子特借其膽以納之不足爲累後之論者蓋以防杜微漸自有深意原非廷尉諸人定案也

霍光

卷八十八 卷十八

三

霍光傳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光憂適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因柱石審此人不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而傳贊亦云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按西京雜記霍將軍一產二女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爲兄居下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

已日生良朋以囂爲兄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姬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男曰臯美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勝公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不聞以在上者爲兄故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人以一事而光之贖博如此烏得云不學且豈有知祖甲舊良事而不知伊尹太甲事者乎或曰光不欲發本謀姑試延年使言之或當然也外戚傳衛思后廢武帝崩大將軍光緣已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其後光武得廢

卷八十八 卷十八

四

呂后以薄太后配高廟無學之議殆以是類耳

李陵

前書陵傳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放軍還無功還日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偷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乃族陵家其後陵謂漢使曰吾何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戾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往陵所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又匈奴傳漢遣

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山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山悉遣其輜重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軍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陣卻敵殺傷虜其衆虜不利遁去按陵之降在天漢二年因杆將軍之役在天漢四年去降陵二年貳師之役在征和三年去陵降十年矣是陵初未嘗收單于爲兵而被族誅後乃爲匈奴將兵與漢兵轉戰也漢雖少恩陵

桂卷小乘八卷十八

罪真通於天哉

李廣利馬宏

後世之降虜者云李陵棄節者云種武匈奴傳貳師李廣利遺屬國胡騎三千與虜戰匈奴奔走莫敢敵合貳師妻子生巫蠱收憂懼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事與陵甚相類後匈奴歸漢使不降者種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遺善意是宏之忠不在

武小而二人特附見于他傳中士之顯晦其有幸不幸矣

關雲長

雲長非輔蜀者也何輔乎曰輔漢也蜀非漢乎曰建安帝猶在蜀烏得而漢謀玄德之入蜀甚非雲長意也王漢中而拜前將軍假節統雲長之不受蓋有隱衷焉非僅僅不欲與黃忠等爲伍也曰然則何以降操而受其侯封曰雲長之歸操以規操之果有篡謀否也其受侯封操蓋以天子命命之也操之篡謀已

桂卷小乘八卷十八

六

明封金而去據荊襄而討賊事成則奉建安而反之正事不成則以身殉漢雲長之志如是而已矣嗚呼雲長不亡則魏不敢篡也魏不篡則吳與蜀亦未敢稱帝雲長一身與漢祚相爲終始若一髮之繫千斤而千載以來竟未有知雲長之隱衷者曰雲長蜀將也雲長果蜀將乎哉善乎孔明之言曰未及葬之經倫逸羣似有窺見其微者雲長省書大悅以示賓客豈直喜孔明之爲諷哉孔明不入蜀而使龐士元先之既入蜀不諫止先主之報吳而後主而以討賊爲

名孔明之意。卽雲長之遺意也。而惜乎其在意。蜀之後也。孔明於是乎輪雲長一着。吾故表而出之。以破俗人之稱雲長爲蜀將者。後主景耀三年。追諡壯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宣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爲神。咀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顯烈神壯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

卷十八

卷十八

北

之際。若或見於君蒿悽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待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左。條奉。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其曆四十二年。奉。

初。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開聖帝君。雲長本字長生。雲長其別字也。齊蕭頴貞字雲長。藍陵王子卿亦字雲長。又雲長永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

人後服惜刀洗之水。成龍飛去。不知其製何若。蓋今所稱假月形者耶。

楊雄陳壽

論衡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云富無仁義之行。則中之所。欄中之牛也。安得矣。載晉書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粟。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二公皆蜀士。其品之涇渭。固已懸矣。今士大夫喜與富兒作緣。輕爲標榜。益自視其文薄耳。視子雲不能無愧。然以昌黎之賢。不免諛墓山谷。記不肯列。要人名。遂至貶竄處利害之間。甚矣文柄之難尸也。

諸葛亮

陳壽諸葛傳評曰。連年勦衆。未能成功。益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晉書壽傳謂壽父爲馬。設祭軍。設爲亮所誅。壽父亦坐殺兒。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識者以此少之。晉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亦曰。亮持本者也。其於

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又曰知其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孝尼名學與壽同時其持議必非裴壽者後至少陵一詩而亮之品始定及老賴作權書強弱篇云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貞其臣宜也又論曰古之治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東坡云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忠信可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

魏恭小義

九

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長驅東向而欲天下之響應亦難矣顧頌曰劉備棄荊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其氣不足尚矣父子兄弟皆誅短孔明其亦宗主陳壽之說耶然劉璋闇弱可歸決於隆中之數定南夷而討漢賊身與蜀相爲存亡謂非長於應變不可也獨雲長之在荊襄已就操觚孔明不能與協力以圖中原而置之若棄焉連營七十里而不能取勝丕猶

知之而孔明若罔聞此其故良不可解耳裴松之孔明傳注引魏畧云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江南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久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置備亦不問其所欲意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耶備意亮非常人也乃投託言曰是何言與吾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

魏恭小義

十

孫登

晉阮籍嘗於藉門止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樓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牛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者大人先生傳嵇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

菴者遇之咸謂神仙至彼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語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高其能免乎康作幽憤詩有昔慚柳惠今愧孫登之句楊駿傳駿徵高上孫登遺以布被登被于門曰所研刺刺句曰託疾詐疾後駿竟被誅此蓋卽蘇門之登耶孫楚子纂纂子統統子騰騰弟望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則晉有兩孫登蘇門之登者名已久而太原之息後以爲名益好談名理慕其爲人耶今有以老子注爲出於蘇門者誤也

卷八 卷十八

顏合

晉顏合字弘都見幾得疾或家人迎喪引喪者顏仆曰我壽命未成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歸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須託之以夢令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幾竟不起又令嫂病須蟬蛇膽不能得含受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合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化爲青鳥飛去合於兄嫂共驚如此劉琨傳東閭祭酒顏合在叔父喪嫁女琨又奏之以合之篤於友弟乃有

此遺舉何耶或晉室流風不矜小節若世子文學正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泰之帝下令曰詩傳殺禮多婚以合男女之無夫家者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當以是故耳郭璞嘗欲爲合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煩筮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張載左思

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雒陽道婦人遇之

卷八 卷十八

十二

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世說左太冲絕醜放潘岳遊邀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反夫岳謂事實謚構陷惡懷貌擬子都行同非類孟陽太冲人品遠在安仁之上而猥以侵賂邀侮男女宋朝見歎於宣尼曠明幾失於叔向自古而然矣

孫匡

孫匡孫權季弟也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榻茅廬以

泛軍用範卽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匡子泰秦子秀與皓有隙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祖孫皆降別族姓甚異吳志本傳匡舉孝廉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去堅卒令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吉志林

陶侃

卷之八十八

十三

晉之東渡也方面之勳推劉弘陶侃劉弘終始無議侃傳云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掾上流擁強兵潛有窺奪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按侃忠勤貞剛乃心王室史載甚詳至其末年常懷知足臨終遜位辭表懇切豈有心懷僭竊甘同溫峻者哉推其所由特以溫峻之侃京師不守溫峻要侃同赴朝廷而侃以明帝之崩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遂答峻曰

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雖違督護冀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回及嶠重遣書激怒妻樊氏因勸自行始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異志之議遂從斯起且侃服牛之兆灑壁之事位止於公誰不知之卽叩客崔飛織梭龍化却得便生非望璵至於廢妾數十家僅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此亦勲貴之常何足深爲侃累也勤王之師不以時發於侃烏得無譏若曰據上流而窺齊思折翼以自戕不得與劉弘同其終始侃於是乎負任千古矣

卷之八十八

十四

謝安

安傳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衾喜色暴如放客問之徐答云不見草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其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杜堅以百萬之師投鞭于河典午之社危於呼吸玄等乃成國家再造喜而可知攝書置牀鎮器以恬矣石所養固自有大過人者而猶以矯情致譏何耶傳又云玄人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

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玄與方圓恭賸別墅安常恭勞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則安所與圓恭賸聖者張玄非謝玄也張玄本名玄之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緣上傳中單稱玄而失之字遂誤以爲謝玄耳或云安與玄賸紫香囊何妨賸聖然是時玄問計而不敢復言安命駕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此時當不在座固無賸聖謝氏一門江左重望而安子

桂卷小乘

卷十八

十五

瑞早卒瑞子潛封紫桑侯奉安祀潛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潛兼太尉與王謐俱齋母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尉持節奉冊禪宋潰其家聲情哉

謝靈運

晉書謝玄傳玄卒子瑛嗣秘書郎蚤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麗逸玄嘗稱曰我向生瑛瑛郡得不生靈運宋書靈運傳父瑛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頴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南史玄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

爲不及我三傳語晉書爲勝南史稍異宋書失一不字殊殊索然靈運好臧否人物從兄瞻與靈運同車靈運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蓋靈運亡阿翁之言須聞瞻論乃始默然也又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早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事亦與玄同

韓壽

韓壽別傳壽美安容買充辟以爲椽女於青瑛窺之

桂卷小乘

卷十八

十六

潛修音同壽路捷絕人踰牆而人家中莫知充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氣是香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散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奏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何由得通遂託言有盜修牆使反以除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充乃取女婢考問卽以狀數充秘之以女妻壽一云與壽通春是陳壽女卽以妻壽未婚而亡因娶買氏故世傳是充女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敦家風性忠厚豈有斯事良由壽弟稚與其子與忿爭遂說壽子女穢行壽表徙弟以此獲譏于世

云按晉書賈充傳載賈謐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云云與別傳畧同充無子以謐爲嫡子黎民後則前聘陳氏之說亦無所據其遺香實充女事也又賈后無子取壽子慰祖養之託帝諱閹所生趙王倫之變伏誅則韓壽二子一以後賈氏一以後惠帝皆以螟蛉之兒自頌厥宗賈氏之貽害遂至此哉初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勳時晝寐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運動驚覺聞失充乃出郭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

樓樓小乘

廿北

卷十八

十八

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脫吾家事必關與苟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若不懷懼當旦夕加罪終使你嗣灰於鐘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憔悴昏喪經日乃復後謐灰於鐘下賈后服金酒成買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事亦甚異并書之

二桓

桓嗣山是王混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豹怒愈不悅宣

武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兄王象者意甚不平自征關中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覩使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由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是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僻溫於是覆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老婢斯言固卽宣武調豹奴之意而二桓不悅旨亦畧同

范曄

樓

卷十八

十八

范曄後漢書周章傳屬帝崩鄧太后立和帝兄清和王子祐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遼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章自殺傳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同章身非負國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疊地有旣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于理絕不已悖乎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明天業則狂夫豎

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心則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班固傳論固傷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昃也驥持論甚正而身從孔熙光謀弑宋主更立漳章卒至夷滅日昃之論身自當之馬融傳論所謂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驥乃自謂乎

二劉

劉殺家在京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

崔荅八卷八卷十八

十九

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數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類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殺時衆人並避惟殺留射如故悅尉候甚盛不以及殺殺既不去悅甚不悅殺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殺後貴表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而卒劉穆之少時家貧饒節嗜酒食不修拘簡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

氏後有慶介屬之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見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自古英雄不遇時每至以飲食受詬切齒思報恒人固然穆之雖矯情政以愉快爲酬復耳故以高帝之辭達不能忘情於受羹又况其瑣瑣者乎語云壺食可以得土羊羹可以亡國處富盛而遇貧士當三復於斯言

崔荅八卷八卷十八

二十

潯陽三隱

郭明將淵明傳有曰周續之人廬山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不知周劉何如人晉史二人皆無傳按君湖雜記續之常爲樵單參軍淵明每呼爲周稼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理較書故陶集中有示周稼祖謝三君詩議其馬隊非講肆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

黃嶺翁

范公稱過庭錄載舊家多殺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
紙尚記有一黃鬚翁傳云李靖微賤甚微寓於北郡
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逃行至暮投一旅舍飯
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
常靖恐富家捕已春欲避之頃於身皮篋中取一人
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視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太
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
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
中數人夾翁同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

雜錄下集

卷十八

中由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卽此以肅之汝其
其事遂別聞遠久之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
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既在唐
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按此
卽唐小說此髯傳事特小說載楊越公救紅拂與此
異又唐王向在晉殷何以有汴州大第之說而靖立
功勝此髯卽已人惡何以云四十五年東夷始有
君自立者耶且靖在逆旅賁鬚者業稱老翁去此
四十五年當百餘歲人大可怪也當以小說爲近

曰此髯傳是唐人贗作凡真主有歸如班彪王命之
意據過庭錄則其事實有所本特其傳述稍異耳杜
少陵送王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次
問最少年此髯十八九則秦王自是此髯不必黃鬚
翁也一云秦王此髯可挂弓

鄧攸

晉鄧伯道棄已子以全弟子至追及繁樹而去晉史
斷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
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
若夫八美

卷十八

卷十八

之所用心也卒以避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
知矣又孔嚴爲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
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
未返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棄薦
之又鄭休妻石氏前妻女既幼父布臨終有庶子沈
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攸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
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數事與伯道
絕相類上人以爲褒美史傳以爲雅談使天下鈞奇
務詭損到天性必此貽之當以史氏之論爲正東漢

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復至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身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事在鄧前

李靖

李衛公靖投西嶽神書今世猶傳此帙云布衣李靖不授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問上清下瀝爰分天地之儀畫明夜兵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我禮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立像

挂卷八乘八卷十八

三

清廟作鎮金方題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與雲致雨天實育從轉孽爲祥何有不靜鳴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達不偶用退不復矣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掣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殺以闢山河使萬類昭蘇庶物昌邈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德欲使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胆於地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

之志有養德之時終像擊鼓若三閭不對亦何神之有焉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詞旨慷慨字畫道俊知非贗作然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載此惟四史補云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於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拱與前相合耳

房杜

挂卷八乘八卷一八

三

唐之相業首稱房杜然房長子遺直次子遺愛愛尙高陽公主誕率無學與主怨望謀反伏誅遺直貶銅陵尉詔罷配享杜長子構次子荷尙城陽公主誅構說不循法度坐與承乾謀反伏誅構以累貶死顯慶後房氏無顯者而杜如晦五世孫元頴穎弟元終子審權子子讓能皆位至宰相讓能坐李茂貞犯關兄弟皆誅或子曉至梁世貴願以二公之勲業而沃之誅戮其子且杜又得少延何也我知其故矣自古未有傷敗人骨肉而不受其責者愚太子之難王召

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如晦協邦大計則禁門推刃房實首謀其子受譴夫復何言杜之進汲引自房罪當未減又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諸其兄殺之并囚楚客溺灰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於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卽此事已足遺種天之報施毫髮不爽吁可畏哉當時禁門之變太宗已與房杜定計矣猶豫未決宋小乘八卷一八

二十五

徐世勣
武后之立徐世勣以一言贊成遂夷唐社敬業起義武后大怒遂斫世勣棺焚其屍天之報施何其速而巧也朝野僉載世勣初卜葬經曰朱雀和鳴子孫其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卜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果如其言又敬業初生時於葬下柩得一龜云大貴之祥英公令秘而不言卒致大變云時李義府與敖皆諂媚武氏然勣孫敬業反正不克義府子湛同張柬之敬業李多祚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長生殿卒成恢復二李可謂克蓋矣

二十六

二王

後漢文苑傳王延壽字文考有儒才少遊魯國作選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爲甚奇遂輟輪後溺水歿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衍山渡湘水溺死是文考一字子山也唐文苑傳王勃字子安麟德初對策高第未及冠投初散郎數獻頌閣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時諸王圖難勃戲爲文檄英王高宗怒以爲交構之漸斥出府後以事

除名父福時森雅州司功參軍坐幼故左遷交趾令
勃往者渡海溺水死年二十九二王皆以少年美林
則名文苑而俱以溺死且年皆不及壯又皆卒於嶺
外甚可怪也延壽父逸勃祖通俱以著述擅名二子
雖不承足世其家喪

來興

唐書瑛邠州永壽人天寶中詔舉智謀果決可堪統
衆者拾遺張鎬薦瑛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邠川太
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未聞安祿山張伯薦之與
老孝八美八卷十八

二十七

魏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敗賴川賊攻賴川瑛守射賊
皆應弦仆俘殺甚衆賊目爲來嘯鐵云云按杜周士
人物志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斯爲起居舍人
薦鎬以禍永召見拜左拾遺來興爲贊善大夫鎬薦
材堪將帥今唐書但云以侍御史行軍司馬薦擢賴
川未嘗言曾爲贊善大夫也興爲賴川在天寶十四
載卽至德元年鎬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
下士爲已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鎬以至德
初薦於蕭斯則國忠之說已妄何緣得薦興而張損

兄弟自京師破卽從賊又何緣得薦興興魏次拜汝
南耶卽此一事而新書之誤誤可知蜀人吳縝有新
書糾謬十二卷譚賓錄載興事亦與新書同

李陽冰

唐李潮杜甫甥也善八分小篆甫有贈潮歌一篇與
陽冰似是二人吾子行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甥
也以字行因以爲名而別字少溫本玄虛海賦有其
下陽水不治陰火潛然則知與潮又且有理人多不
知因詳其說是以潮與陽冰爲一人矣按陽冰卒亦
老孝八美八卷一八

千人

作疑開元時人國史補云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
後至小生曹喜恭豈不足言書法哉載其與李夫人
書云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時之形於月
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
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目口鼻得
喜怒舒慘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體於骨
角齒牙得拉撮咀嚼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舒元
興玉筋志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
誰使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

後人爲吾寶之鄂州圖經載冰菜鄂字上有四口空
中鬼爲之哭當時推許以爲書中虎乃張懷瓘作書
斷何以不載陽冰及張旭也陽冰旣以字行別字少
溫少陵歌作于大曆元年何以復稱潮耶歌中尚書
韓擇水騎曹蔡有陵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
子成三人豈別有陽冰而歌中不及耶陽冰嘗爲當
塗令序太白集又嘗爲絹雲食古今書斷列傳但載
陽冰無潮

李杜

唐書載李白依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以左拾遺召

字九

而白已歿或以爲白泛采石自沈也杜甫客耒陽遊
岳祠因太水暴至旬日不得食令具舟迎之一日食
白酒牛炙死或云子美客耒陽過江上舟中飲醉至
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所存後詔
求之令乃積土江上日子美食白酒牛炙漲而死如
此則二公皆不免于水厄矣春明退朝錄南棗葬未
陽至元和中其孫始收葬於鞏縣元微之爲志云扁
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葬繼師首

陽山蓋子美自言當陽元凱之後故世蓋繼師首
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爲華縣令故子美爲華縣人而
鄭荆節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誌則子美
墓竟耒耒果遷也白傳中云范傳正訪李白子孫惟
後孫女二人嫁爲民妻不言其各一曰二女一嫁陳
雲一嫁劉勣皆編氓也范召至與語衣服村落形容
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諒綽有儒風問其所以則
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十二年
不歸父存無官父沒無銘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

唐書載李白依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以左拾遺召

三十

人無桑以自贍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
穡僂於農夫救死而已范因勸之改適士族堅執不
從但移白塚葬青山之麓而已是白尚有孫未知其
流落何所也一云太白有女名平陽有妹名月圓前
嫁邑子雷不去以故塋邑下墓在隴西縣旁百步外
一云太白墓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園中游人亦
多詣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其正墓則以爲在隴西
者誤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乍浦
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成則伯禽亦常得祿二女

何以不言且廣記云成于貞元五年而傳正云成于八年有誤李陽冰太白集序云陽冰試張歌于管樂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投簡俾爲序又李蕭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是采石之說良不足信與少陵未陽牛炙之事同

盧懷慎

史稱唐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爲伴食宰相然懷慎清儉不營產脫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餓所得祿賜于故人親

崔亮八美八卷十八

脫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來身之具止

布囊既屬疾朱景盧從恩候之見散簣單藉門不脫
落滄風雨至舉席自陰日晏設蒸豆兩器菜數杯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稱倦于勤
將有愉人乘閒而進矣公弟志之及卒家無留儲惟
一老蒼頭請自鬻以治喪帝後較獵鄠杜間望懷慎
家環堵弊廩家人若有所督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
大祿帝卽以緡帛賜之爲罷獵子真著清節矣死忠
義則懷慎之風采議論其出時相遠甚卽推事不專

不失謙能之美是以伴食目之與模範同情殊不
符汾陽子塔

唐史稱郭汾陽八子七塔皆貴顯朝廷而四子以才
顯然次子肅戰歿於陳三子暉爲節度使卒較恣肆
徵段太尉幾及於禍六子綬尚昇平公王有設言汾
陽至自因請罪塔太懷卿趙縱爲奴所告張鎰奏言
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塚王僅乾兩塔前已得罪縱復
繼之不數月黜其三塔非所以勸武臣帝納之則汾
陽子塔其能以功名富貴終者鮮矣信乎貴介之難

崔亮八美八卷十八

三十二

自全也又新史崔光遠傳載初子儀與賊戰源泰沈
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觀使將軍陸
登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將
處登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登以子幾之
寬弘偉度至魚朝恩發掘其父墓亦以異道處之遠
有光遠援兵不力而遂坐視成敗爲賀蘭進明之譏
大不其然蓋新史傳聞之誤其關於汾陽勳德非特
特表而出之又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幾十餘年李元忠郭昕開境固守至德宗卽位乃遣

使奉表問道之長安朝廷奇之皆賜爵爲王昕者
儀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奕爲尤異云

歷卷小乘卷之十八終

歷卷小乘卷之十八

三

桂卷小乘卷之十九

西陵末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章皋

小說張延賞夫人苗氏善相人奇章皋以女妻之云云太平廣記章皋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妻以女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辭爵不得志其妻尤憫之曰丈夫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惟然度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

卷八 卷十九

居炊菽藿藜食飄飮亦君之食何必忍饑寒哉有血氣者所笑於是人告張行意延賞遣馬五十五夫人薄之不取言時有女巫在焉見皋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人西院者爲誰曰章皋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綠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自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章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爾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弄章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貴塔延至幕中奏狀

理評事加監察御史知隴州時朱泚亂爲幸奉天陷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泚泚使以爲謀除皋御史中丞因與俱還皋以計擒斬泚復以皋爲鳳翔節度皋斬其使行在關之心皆奮駕還官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挾其日以微不知人據此則苗氏之知皋以女巫故非由相法也今唐書皋本傳不載此事但云皋始仕爲建陵稅銀諸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鑑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

卷八 卷十九

隴州則皋未嘗薄遊西川且其爲監察又在未見岐帥先也唯牛雲光事與傳合廣記一百七十卷知人門引雲孫友議云苗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章皋爲塔後竟待延賞爲西川易姓名爲韓觀及人州延賞從西門山舊時婢僕無禮翔悉棒殺投於蜀江與前載稍異章皋卒城武小字武戾云是諸葛武戾後身也

牛李

牛奇章李文饒二人如水火然其泉石之趣頗有同

者牛治第雅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本與翁家相類
樂見於本傳而李平泉之賤傳中不載但云所居安
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
雖左右侍御不得第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而已
楊升菴云古書解者多失其義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可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似乎爲牛僧孺米元章也胡應麟云牛僧孺不聞有
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楊因牛李誤舉之胡不
讀正史而輒爾離黃何取楊論亦本演繁露

卷八 卷一

妻師德

宣室志載妻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
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
出忽覺力甚健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者左
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
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因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
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
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
書數千幅在几上徇有祿承者稱爲按捺公因命出

已之籍按捺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
年月履歷清貴出人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
按捺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
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浴空而下震動簾宇按捺驚曰
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
夢游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益按
捺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
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閤前曰冥
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

卷八 卷一

妻師德

嘗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
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公
則窮矣言訖忽已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而薨矣妻
公盛德至梁公猶曰我爲其所容史稱公總邊要
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虐
多不免蜀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宣其
稱妻郝而偶以誤殺一無辜遂至祿壽俱降而世有
資性刻薄一居權要便恣意生殺草菅人命不知何
命所載能復幾何觀此可以懼然汗下矣又師德

元初爲監察御史從朝廷募勇士討吐蕃乃自奮
紅林賴來應詔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
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入遇八克天授初
爲左金吾將軍簡較豐州都督丞皮袴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後給復封譙縣子突厥人寇詔簡較并州
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其爲相時以度量稱人有忤已
輒遷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
碩不能遠步昭德遲之志曰爲田舍子所習師德笑
曰我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教之耐事至曰
老老八卷八參丁凡

鄭榮

鄭榮字茲武每以詩託詠諷中人有諷之天子前
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
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本善諷其語多
俳諧故使落諷世共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史徒
家上調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

我史言不妄使聞制詔下數日真一然笑殺天下
既視事宗戚詣處稽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
免國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爲不爲人所
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少保致仕卒又榮
以左司郎中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移條請無犯
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完楊行密年二十入盜中
榮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僖宗賜
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
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榮還都榮之才鑒過人

老老小卷八參丁凡

六

遠甚即擢首自朝三月致政其見義深遠萬非鄭賊
王鐸諸人所敢望者是時國運頗衰棟橈相繼
傾覆而榮獨超然可不謂賢乎哉而景文論榮以爲
不次而用揮豚腦拒羆牙趨亡而已非篤論也晉陸
玩傳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置柱梁之間兄曰
當今之世以爾爲柱石莫爾人梁棟耶玩笑曰戲耶
與爾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
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諫諍不辟橡屬成
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榮素所行之

阮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重加性通雅亦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磨其德宇後疾其上表陳懇玩之品格晉之公卿未有多過之者而猥自謙抑事政與蔡同蔡之自託詠誠未必不阻陸也

馮道

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簞蓐一朶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

事本小義

上

介懷真士大夫也五代史本傳亦同冲又載諸將掠得人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規真之別室訪其生而還之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有荒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夜潛往爲耕其人來謝林不以爲德漢隱帝崩周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據此則道之清修亦猶可取而身事四姓十主甘何非類何耶道當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塗炭委蛇應計多所全濟卒特

七十三人皆共稱歎以爲與孔子同壽士而荆公深爲景輒以爲諸佛菩薩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云道常有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營歎聲但知行好事其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捨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有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其人似有所得者

二彬

唐彬上征吳之策道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要衝

爲衆軍前驅應機制敵自巴陵河口以東其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過關以示不競宋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與諸將焚香爲誓不妄殺一人及歸自江南則書劄于云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二公名既同其伐江南同稱病不伐又同甚爲可異

梁穎

陳正敏遜齋開覽載梁顯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
及策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肯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今俗相傳者
年得第者必以顯爲口實又傳其詩云天福三年來
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云云宋永亨及洪容齋俱引
國史云顯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恭疾卒年四十二固亦進士甲
科永直史鑑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委遇中途天
祐按雍熙二年爲乙酉景德元年爲甲辰是顯及第

崔養小乘卷十九

九

之年方二十三何老少之說相去如是也今宋史所
載及第官壽及疾卒年凡與舊史無異但云顯美丰
姿強力少疾聞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失士大夫多
之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蓋九字爲四字誤耶然傳
中云初舉進士不第畱闕下獻疏欲于詩賦策論取
士之外別求異等疏上不報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
試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似非弱冠少
年也若曰七十三始登策則顯初授大名府觀察推
官後坐事貶號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辦人理評

事改右司諫遠爲度支判官知貢舉上疏言邊事爲
時論所稱副張齊賢使關右顯有吏才每進數詞辨
明欽與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事者悉付顯詳閱河
北饑盜命爲巡簡使還拜右諫議大夫以翰林院學
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知開封此其才力幹
辦又登老童之人服固字仲堅初以顯遺條賜進士
出身服闋詣登聞鼓諫前僉顯赴鄉舉許之大中祥
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天禧大禮成奏頌甚
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東軒筆錄固生於乙酉卒於丁
巳則舊史言三十二者誤顯以四十二計當癸亥生
二十三生固以九十二計當癸酉生七十二而登第
七十三而生子事亦甚怪若人十二登第則至景德
元年已百有二歲而固當以八十三生妄抑甚矣又
崔林玉露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
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中云慈嶺金堤不日復廣輪
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於
幅紙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
涕問卿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卿有幾子曰臣尚未娶

崔養小乘卷十九

十

乃詔出宮人施氏賜之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
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則宋朝登第之老無如修
耒今五十年前之句亦以爲梁顗可笑又清波雜志
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書一絕示之讀盡
文書幾百擔老來換得一青衫媒人若問子年幾四
十年前三十三事與陳條相類而皆閩人亦奇

李漬

涇水燕談蒲中李漬好學有高志盧中條山以泉石
吟咏自娛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漬不

能奉八共八卷十九

十一

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開心
已被白雲留住此教他書作種放十行溫詔作九重
仙詔初聞作休教一片開心作一片野心今宋史放
漬傳俱不載按漬本傳真宗數遣使存問漬自陳世
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藜
養疾於此真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
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
忽曰適有人至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
頭言訖不見吾嘗道矣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漬字長

源其視種族往來數數杜鎬至誦北山移文以讀之
者品大不侔矣漬與魏野中表兄弟也漬卒訃至野
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反第遣其子赴
之纔六日而野亦卒時其異焉

趙抃

趙聞道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
馬人蜀以一琴一篲自隨爲政簡易亦若是乎沈存
中筆談趙聞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惟攜一琴一
篲坐則看篲鼓琴琴常過青城逆旅或慢狎之公頗然

能奉八共八卷十九

十二

鼓琴不問人或疑篲之異按史抃自英宗朝加龍
圖直學知成都神宗召還自諫院擢參知以論新法
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復以大
學士知成都然未云爲轉運也予曾見一書偶忘之
云聞道初人蜀携琴篲後歸放篲及再入蜀惟篲與
琴俱耳此言或然又唐鄭谷贈富平李宰詩夫君清
泚貧琴篲最相親簡肅諸曹事安閒一境人陵山雲
裏拜渠路雨中巡易得連霄醉千紅石凍春則琴篲
之事固不始於趙也

石介

宋儒林公議載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所爲於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益疑其效劉栖楚也東軒筆記載慶曆中余靖歐陽務泰乘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執政亦欲從之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

卷之八

十三

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按二書所載一事也或以爲出於仁宗或以爲出於文正然人主責求言賞諫仁宗此言已傷君德至於文正之言豈可爲萬世法後世有屏抑侃直彌逢時政使廟堂之上務爲容隱必以此爲藉口矣宋史本傳介人爲國子監直講杜衍韓琦薦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德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

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作慶曆聖德詩云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澧州未赴卒豈有當時欲用爲諫官君相畏其慙過爲沮抑而不載之史者故知小說皆不足深信且以厚誣文正特表而出之又石林燕語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遼黨一時多舉效之龐頴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若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曆御史中丞爲桂宋八卷八卷一七

十四

龍圖閣學士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較勘亦落通判汝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章今傳中亦不載

向敏中

向敏中傳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通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兼修國史是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賓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

宗諤與其親徑人徐質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無不
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
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
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
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
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按真紀天
祐元年二月戊寅王旦加太保中書侍郎平章事向
敏中加吏部尚書王欽若加右僕射八月庚午以王
欽若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王申向敏中加

樞密八乘八卷十九

十五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一年之中三除僕射而欽若
自右歷左皆在向前且王申去庚午三日耳何以曰
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爲殊命耶沈存
中去向未甚久筆談云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
於國史何也又云熙寧中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
八月敏中加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
欽若加僕射則與史合矣容齊隨筆真宗朝向敏中
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
叟以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敏相拜王欽若自樞密

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解
是時李宗諤歲四年矣較之史更詳而云欽若與敏
中同日降制稍異

楚王元佐

趙子由龍川別志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
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
而實非爲狂也按本傳漢恭憲王元佐初封衛王進
封楚王初泰王廷美遷洛陵元佐侍申教之廷美次
元佐遂發狂操刀傷侍人嘗被酒夜縱火焚宮廢爲
藉藉小乘八卷十九

十六

庶人均州安置真宗即位復對楚王傳中不載欽
太祖子事然申教廷美不得發狂較之幹太子更奇
偉太宗於是乎規其子矣元佐後子姓繁昌爵位崇
顯有以也夫又周王元傑太宗第八子時嘗呼八天
王者也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聞名外
夷然實無善狀別志載八王疾李仁宗親往問疾王
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
此人名在國識胡爲用之上歸問議得成敗之語并
記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爭之乃降二官殊傳中亦不

載此事惟元徽本傳云假病甚上憂形於色親至臥內手調藥房人與諶久之所對多忠言殊賢相也道以圖諶云云爲忠言然傳又言王嘗問胡普王渙曰元吳乎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則安用宰相爲聞者畏其言據此則驅除同叔之言應自有之徽之于預朝政凌厲縱恣視之元佐可同日論哉

張詠

張忠定公詠以政事爲宋朝第一其在成都日有庫吏盜一錢忠定見欲杖之吏憤然曰能殺則可杖則不可公判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錦木斷未滿石

卷八

十一

穿遂斬之又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相其父公集衆語曰此方梓潼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兄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此二事皆以強辭奪正恣其殘虐有古酷吏所不爲者而詠爲之謂爲政事第一可乎陳無已叢談云忠定在陳聞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將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袖間出形骸子勝其一座遂爲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此豈士君子所爲而忠定爲之可怪也容齋隨筆

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何有所謂自汙之事則斬更殺兄恐亦非實錄也

韓范

宋西夏之帥稱曰韓范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西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嘆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用兵當先置勝負于度外公何區區過懼如此范公曰

卷八

十八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乎師魯不能解而退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兵陷沒大將任福歟之韓公遣還至半塗陣亡者之父毋妻子斃于馬首哀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嘆曰當是時雖置勝負于度外也宋儒林公議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朝廷真冊議者雖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章堯樞極皆謂小羌不見憂遂拒絕之乃命夏陳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

奴賊擁節欲蹙城血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
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已也疎謀知其情堅
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
謂老真小而怯也屢遣裨將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
以爲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
震搖懼必不守雍欲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
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
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蹀
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十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
萬賊又委老弱及孱馬以爲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
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繫自爾賊勢
雄張官軍備矣後五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
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無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
皆舉軍敗覆窮賊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
新張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夷衆
就擒如沒陷勝馬將呂夷簡後居相位語人曰六賊
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
歟將士假老弱以爲國患也又云康定辛巳歲韓琦

桂香八卷八卷十九

十一

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人文元
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
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
副位樞地深以人文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
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
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
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幾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
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
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
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
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
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
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
其勝必矣將位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委
老弱牛畜令官軍將復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
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
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
不可勝數烟塵坐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

桂香八卷八卷十九

三

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慆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浹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然傳亦威于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使洙以他罪被鞠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他罪譴焉又云夏賊叛投累年官軍顛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爲之搖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殊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

卷八十八 卷十七

二十一

朝廷仁貸情民之意許歲與金緡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峻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屬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柝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襄背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茶六萬斤遣張子奭冊元昊爲夏國王後厚繫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爾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然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爲

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按此與前說俱合當爲實錄而韓琦傳元昊反琦拜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山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公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甚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進兵自爲守勞分力弱遇敵輒不知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乃詔鄭延滙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名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

卷八十八

卷十九

二十二

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進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制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次聞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范仲淹傳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轉運使合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正月詔諸路兵討仲淹曰正月塞外無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

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徼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已攝其氣矣邨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雖於兵不動以觀其彙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義阻絕臣恐礙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緩省據要害屯兵管川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言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戎騎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

卷之八

二十三

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慶州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元昊傳慶曆元年二月元昊攻渭川逼懷遠城韓琦徵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并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中令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逼懷遠東南翼日諸軍驅其後西路遇簡常禹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趨之福分兵夕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與能家川相離山外觀英爲一軍屯龍維川相離五里期以擊

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過然已陷其伏中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紫數不多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傷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宥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令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次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旣而鮑老裨右則右伏出裨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較劉進勸福自投福不聽力戰水參軍隊將都監將較皆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需日費三司告不足仁宗爲之肝食云云則初無韓范異同及尹師魯邀范出師之說亦無范屬主和之事與公議所云何以大相齟也吳傳云福中令持重亦非違韓節制者二傳固不足深信今遼陽之後有專歸罪杜松以爲經畧解嘲蓋即韓傳之意而敗衄以來議者始決意堅守無言戰者守之一字原是和之濫觴他日恐有援范公之策以完此局者聊書此以俟

卷之八

卷十九

二十四

朱氏二隱

宋書隱逸傳朱百年舍稽山陰人也百年少有高情
親以服閭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薪爲業
以樵薪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日亦復如此人稍
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量多少
所錢取樵薪而去或遇寒雪樵薪不售輒自撈船送
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由山陰爲妻買綰絲三
五尺好飲酒遇醉或久之隱跡避人惟與同縣孔凱
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
是下小吏

卷十七

五

冬月已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撥絮
悉挾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
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
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頗峻爲東揚州發教備五
年穀五百斛不受唐書隱逸傳朱桃椎益州成都人
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爲長史竇軌見
之遣以衣履鹿麕鹿舄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結廬山中夏則簾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續十世隱道中見者曰居士隱也乃謂朱若易之

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屑草柔細聚結便
密人爭購之高士廉爲長史倘應以請降階與之語
不答懸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
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定林
草自題云二公昔來姓其事又絕類可怪但百年卒
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
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謝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妻而山中寒雪樵薪不售便輒送歸又出城市買絲
繒三五尺似非孟光所宜或云百年益懼內者理或
然乎視桃椎稍爲通脫矣

卷十七

二十六

裴度王旦

裴晉公疾革欲卻還所賜玉帶使門人爲表背不常
意公自書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著歸地下
又不合置在人間朱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
五十兩公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議表公覽自書曰洵
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二公臨
終精爽不亂如此北夢瑣言令狐楚有上賜寶劍卒
時卻還令李商隱起草不愜口占云云與晉公語正

相類未知其孰是也晉公本傳臨終自爲銘志帝怪索之得半槩以儲求爲請無私言則御帶之表當是好事者爲之耳

章持

老學庵筆記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周輝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

卷八 冬十九

三

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純政見此時無一畫何以展愁眉持字致平時相悖子也雲麓漫抄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有海康之行其子按尚爾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東坡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致平學士云云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皆法坡遂爲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按元祐三年爲戊辰紹聖改元爲甲戌丁

丑紹聖四年也東坡於元年被謫知英州三年又貶瓊州而雜志云丁丑章持魁南省何也惇傳惇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較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不言持曾爲坡首錄坡本傳元祐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上坐庭中噤未能言賦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舖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膝脉單詞謠以爲罪賦盡奏逐之則章持之魁南省正元祐三年而周輝之說安矣崔林玉露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僕授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授者來取簡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爲善傳之以去遂模倣坡筆及拆卷坡意必方叔也乃章授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則援與持自疑二人其魁南省者援也而以爲持雲麓漫抄又以致評爲援章惇傳諸子又無持名皆誤

鄭漁仲

鄭漁仲於文史考校精博生平極不喜班固書謂其自漢武以前盡竊馬遷不以爲斯然鄭作通志禮樂

全製通典統文舉率本唐書馬氏通考遂添以爲類
又詩集類置崔暉于晚唐進許渾於初唐段成式
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
蓋以爲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人草木類蓋以
爲種樹之書太平廣記卽出於太平御覽則考訂精
最淡添猶難又況其瑣瑣者耶

柳耆卿

宋詞佳者甚多然必當以柳耆卿爲第一秦少游次
之黃山谷又次之東坡擅名一時樂府實非其當行
也耆卿名永爲舉子時多遊俠教坊樂工得新腔
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於是聲傳籍甚當時有云
有井水飲處無不歌柳詞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錄
事判初任官薦舉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
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鈴有摘以言者
不得調自是初任官須考滿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
爲正元調有樂府兩精神仙梨園四郡鼓管之句傳
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詞以獻
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

昔爲他文辭而獨以是得名始悔爲已累後改爲三
變而終不能救終屯田員外戚旅順潤州僧寺王和
甫安禮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出錢葬之

王義

俗演通帶記有裴旺代死事按國史補王義裴晉公
諱人也晉公爲御史中丞武相遇害之日公爲人所
刺義持刀而戚公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
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裴旺卽王
義耶當直著其名以風義隸唐書度本傳李師道謀
殺蔡兵乃伏盜京師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傷裴
驥伏獨勝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意已
成因去則義固公導馬者傳但云斷手不宣其死
似畧

穆毒

前書玉行志秦始皇初卽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
於倡不律及穆毒封毒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封國
宮室苑囿自恣始皇既寔毒爲亂始皇誅之斬首數
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按史記不韋封文信

侯未嘗言毒亦無車裂大臣之事不知五行志何所
本也繆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蓋士之無行者非人
姓名也

張順

水滸傳有張順者混名浪裏白跳善水以爲水軍帥
癸辛雜志襄樊之圍孤城困守凡三四歲張漢英守
樊城重賞募死士得驍悍三千人求將久之得民兵
部官張順張貴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
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略立硬寨造
水梢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懸旗蔽布江道阻絕
以此行有虞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大感
激思奮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賊兵皆披靡襄城中聞
救至勇氣百倍及收軍而失順數日有浮尸逆流而
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祝之順也身中四鎗六
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立廟祀之張貴後
被獲不屈死呂文煥爲立雙廟祀之順云則順固能
水者但非宜和間人也今武林湧金門內有金華將
軍廟者曹果後唐人爲金華令以討平叛者吳越人

朝委以國事卽城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王歸嘉之
題曰湧金果卒郡人祀之稱金華將軍以爲卽張順
諡水滸傳載宋江往李師師家道君至匿于床下是
周成美事見張端義貴耳集

槎菴小乘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檉卷小乘卷之二十

西陵來

之甫修

經史類

左氏兵法上

四月鄭人侵衛狄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曳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隱四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逃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將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勝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瘡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九年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

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使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預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桓五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賂焉軍於瑕以特之隋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官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鬬孫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備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軼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投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遠爲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視史正辭信也今民候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
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來牲以告曰博碩肥
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疫蠹也謂其備腍成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果
有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
饗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攷其禮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冷民各有
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
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桓九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譬有繫不可失也夏
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遼章譏黃楚子伐
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
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祭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正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獨矣少師曰

不當正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歸
丹饗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
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桓八年
巴子使韓服造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
客以聘于鄧鄧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
行人楚子使遼章譏于鄧鄧人勿受夏楚使鬬廉帥
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師師救鄧三逐巴師不
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桓九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
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政鄧師四邑
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免在和不在衆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
卒盟而還桓十一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譯之三過數之

桓十二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人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

騷之殺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谷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桓十三年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水之令尹鬬郢莫敖屈重除道築澁營軍蹕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人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莊十四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六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

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莊十一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議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莊二十七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戰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僖八年

卷八 襄公八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買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僖八年侯蒸於買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路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魏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諸之辭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若之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殺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後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由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息秦奮倍猶未也公曰吾夫不可弑況國乎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舍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叔公諷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者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般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
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人則卿子夕以夙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
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厭憂以重我天
地以要我不曰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楚恭公八年卷二十

五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
無聚惡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
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
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卻乞告瑕呂飴生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臧聞也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謀
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繕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
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難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泉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
人 僖十五年

楚恭公八年卷二十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祭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猛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

縣諸魚門 僖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馬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臨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裔彼則取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成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僥可也 僖二十二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化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拔殺國子莫余敢止 僖二十四年秋秦晉伐邾楚圖克庸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

入遇析隈人而係與人以聞商密昏而傳焉宵狄血加書僞與于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勿及遂圍陳納頓于于頓 僖二十五年晉侯陷曹門焉多夾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人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頗頡怒曰勞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之不圖報於何有冀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頗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爲戎右宋人使問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難險阻衛晉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制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讎惡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懣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耦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

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譎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人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勃閭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慙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執幹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師而退之欒枝使與夷柴而僞

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
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人
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
俘子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
王享醴命晉侯伯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彤矢百玃弓矢千拒嚳一占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紂逃王愆晉侯三辭從命曰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僖二十八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派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敗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遲惟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干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

陽子宜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商臣譖子上
曰受胥賂而避之楚之恥矣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傳
三十三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
先君何罪其詞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
寘此出朝則抱以退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宣子曰先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
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其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及董澤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
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訓卒利兵林馬辟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
令狐至於剗首巳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外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者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
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察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
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
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文七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於陽丘以侵營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師
百濮聚於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
徙於阪高爲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大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我戰也若我出師於
麇而歸百濮雖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乎均澨

麇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

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太師且起王卒合而

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歷國也又與之遇北遇

北惟得鯨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平

子貝自初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遂滅庸 文十六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四華元獲樂呂及甲車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誡百人狂狡輅鄭人鄭
人人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
其爲會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
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鄭
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
是刑執大禹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
民以逞 宣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
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服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日無及于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曰善會間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飯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有轅左追尊前不慮無中權後勛百官衆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

卷八十八 宋二一

十九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叢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夫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夫霸不如來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臣師爲罪己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于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卷八十八 宋二十

二十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人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食乎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敵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故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
楚師必敗疑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榮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夜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謂之以若敖蚡蜚蜚路籃縷以啓山林飲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卷八 襄公二十

三十一

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疑子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榮伯善哉實其宣
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決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謂定章敢求罪於
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
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疑子以爲請使
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
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在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人壘折馘執俘而還皆
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

卷八 襄公二十一

三十二

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鹿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
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勿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潛黨逐之及
樊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旂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勿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敵子曰二憾往矣勿備必敗疑子

日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敢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
也蒍子不可士季使羣朝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敖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濟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
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
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左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日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
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趣下軍楚子使

唐役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幸於我吾
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穀其辛
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
能進楚人恭之脫偏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楚卷小乘八乘二十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恐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右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尉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
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晉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官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郢遂次於薳

雍潘當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以爲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

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馬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策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

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人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

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宣十二年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

知死而不敗廢王命王衆言馬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曰策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及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

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未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

我虞

宣十五年

楚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

故提克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士熒將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

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

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

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入會之而乘其

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

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

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口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

登藁小乘卷二十一

登敢言病吾子恐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于登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于輿謂已曰且辟左

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

肝之使立於後韓厥僂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驂絙于水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于其下
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
請口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敢飲鄭周父御佐車苑拔
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曰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故之以勤事君
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馳
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
免之遂自齊開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
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曰苟君與君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窋晉侯從齊師入自
丘與擊馬陘齊侯使嬖嬖人賂以紀甌玉啓與地不
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嬖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鬻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

卷八 襄公八年

二十九

同欲焉五角之霸也勤而撫之以欲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垂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譬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紂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諸若苟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成二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楚卷八 襄公八年

三十一

六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姪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成九年

檣卷小乘卷之二十

終

樗小乘卷之二十一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左氏兵法下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躒居守卻曄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屬來乞

樗小乘卷之二十一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民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語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違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成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救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遠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于鄧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及命

樗小乘卷之二十一

鄧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我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外懼乎甲午勝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關心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馳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今謀也張幕矣曰
度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器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塗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賦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
厲公樂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右首御鄭
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
執晉侯鍼曰吾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

卷二十一

三

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養由基呂錡夢射月中之退人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人
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日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幸之跗注君子也識見
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盪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
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
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轅中唐苟謂石首曰子
在君側敗者豈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

卷二十一

四

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梁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臣對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
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執轡承飲
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謀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

卷八 卷二十一

五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屨車馬雞鳴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
聞之召子及謀穀陽暨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侯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及曰先大夫之覆師徙者吾不
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

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幸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預師徙者而亦聞之矣盡圖之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劓敢不義側亡君師故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
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首難告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
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墳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卷八 卷二十一

五

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於壞墳以待勝者郤犇將
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
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

成十六年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也楚
特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

成十七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馮勸釐曰城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
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入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縣門發聊入紇挾之以由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衆之以甲以爲楮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懸布畫父登之及燔而絕之隊則又懸之楮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彘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

卷八 卷二十一

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盾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賜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襄十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

襄十三年

狄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聽而還子囊歿以吳爲不能而弗徵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請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襄十四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浹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堅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人旣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卷八 卷二十一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刑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滅上有鳥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人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殪韓郭最日子穀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晉州韓及之射旌韓中肩兩矢夾脰日止將焉往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晉州韓曰有知引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皆

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

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

殺大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雍已亦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左傳卷二十一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韓門于東閭左

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鄒棠大夫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退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

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難南及沂

楚遣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行鳩人卒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驍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

間七日子疆曰久將整隘隘乃舍也不如速戰請以

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會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入月楚滅

舒鳩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

臣口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殲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

射之卒

左傳卷二十一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

克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伍伍皆吳

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

之沫陳而薄之大敗之

晉溺吳僞會齊使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狄

遷于汲泥以肥子綿皋歸

秦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

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案者永之饑者食之
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人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趙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遂
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賈許圍蔡而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
申會赴越大夫戮焉王奪鬬章匏中犂又奪成然邑
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

卷二十一

十一

許圍蔡消蔓成然背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蔡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及郊而告之情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拘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口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卷二十一

十一

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程
二子而盟于鄧侯陳蔡人以國楚公子北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四
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
公知之曰欲速且殺病矣請蕭而已乃蕭爲軍蔡公
使須務牟與史釋先人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
罷敝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復者則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
皆之既而陳蔡皆歸蔡圍以之憂其子也亦如余子
將者固違王命外外老無子如將于溝壑矣正王
殺公子曼與蔡無及此等右等子章曰請待於郊以
賜圍於王固果將不可犯也曰若以汗大卿而乞師
行甯美注曰若蔡公若必善請庚以聽大國之圖
惜池王封以嘉禾善戰胆將焉然湯乃歸於楚王
復將飲人鄧將蔡將之許申夜曰吾父再事王
王弗許遂執味滿腹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
陳在遇諸陳圍以歸復五胡蔡陳王繼于羊尹申

沃申或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子曰不殺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子曰余不忍也子王曰人將
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人矣乙卯夜
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
告子于子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
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
名曰熊居葬子于於訾實訾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
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

卷八 卷二十一

十三

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
致尋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對曰臣之先佐聞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
鄭且致桴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
命寡君以桴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桴
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
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來以王
柩告乃收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
詔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必余昇余必自取之民

惠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
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
有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
之庭使五人齊而長人拜康王跨之靈王拊加焉子
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闔韋龜
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于歸韓宣子
問于叔向曰于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

卷八 卷二十一

十四

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
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
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于干涉五難
以試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
外屬焉肯愿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羣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朋右尹也徵其
背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背亡矣其寵
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倍有鮑
叔牙賓須無閼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
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裁賄不從欲施
舍不脩求善不服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欒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十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買作

經春秋

卷二十一

十五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六

以爲腹股有齊宋恭楚以爲外注有樂卻狐死以爲
內主公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齊民民從而與之
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在君
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師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衡兢大獲而歸

昭十三年

三

晉侯使屠朝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其弘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湛於楚必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戒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
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校之陸渾故
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昭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土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飭也
以其屬外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六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
後死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陸炭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遂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七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郭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棄婦及老託於紀郭紡焉

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
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譟若共公懼齊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九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厨人漢
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夸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
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泉矣悔無及
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
子苦維懼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
漢曰吾小人不藉死而不能送臣君請待之乃徇曰

十七

楊公從也衆從楚公追楊門見楚軍而還楚公
國亡猶死臣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
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
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漢以裳裹首而前
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子新里翟僕新居于新
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去
胡葵末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北何
泥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藉丘鄭翩願爲
勸其御願爲鴞子麻御公子鍼莊董爲右子棼御

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
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拙矢城射之殪張句
拙受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王
犖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
測也于利而從于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夾搏膺而呼見華羆曰吾爲樂氏
矣羆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羆以車十五乘徒七十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
之乃復入楚遠楚帥師將還將民太宰犯諫曰諸侯
雖宋事其君令及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
羆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卷二十一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徂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屨之遂取邾師復鉏弱地和
人惠子晉晉人來討叔孫緒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
人執我行入叔孫緒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

叔孫曰列國之卿常小國之君因周制也邾又興
寡君之命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
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
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
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
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
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
辭而慰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

提卷小乘

卷二十一

十九

提卷小乘

卷二十一

二十

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朔馮乃館諸其舍
服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定焉取其
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
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
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淪救州來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復已是以來吾聞

此汨作事咸克其愛雖以必濟胡沈之君効而狂
狄失警莊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
帥服多龍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服而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爭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陳整旅吳子從之戊
辰勝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
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先帥右掩餘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
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浴胡沈之囚使奔許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豈國奔楚師大奔書曰
子光沈子逞滅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
陳也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
養考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弟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

馬翁懼其至再改盟。其誓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背齊也而濫在海濱不與鄰通。今而始決此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前畏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馬用自播揚。馬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通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楚卷八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徐子處之。吳子聞於伍員曰。初。稱指我楚。徐知也。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怒入之。有余之功也。徐余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敗陳而無適在。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則山楚必道敵。敵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年。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欲弒之。無忘秋楚。襄王使吳師于豫章。吳以見。

子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復楚公子繁。定二年。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復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山伯州犂之孫。師爲吳太宰以謀楚楚。伯氏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泊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通塞大隧直棘冥。楚卷八 卷二十一 三十二。既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徐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水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是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人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克。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人于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大槩

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之鄭史皇以其乘虜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因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知免後者基之役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救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山涉雕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

卷八 八 卷二十一

二三

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失槩王宋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廬故恥爲俞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雕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餘穰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于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

卷八 八 卷二十一

二四

以隨之辭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若焉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鎡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楚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敗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千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降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君取其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定四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收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殺會之大敗夫築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栢舉其子帥奔

樞秦八乘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單浮餘比月子期子蒲藏

九月夫築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衆於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獨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柰之發吳師於敗吳子乃歸因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請梁之弟后臧從其母子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定五年

夏衛公孟彘伐曹克郊還沿羅殺未山不退於列治御曰殺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無勇

定十二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祁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敗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敏諸大夫之軒唯祁意茲乘軒齊侯飲與衛侯乘與之寡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

樞秦小乘

卷二十一

二十六

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定十三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徒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森旗收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陞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十四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旌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

樞菴小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刺贖不敢自佚簡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蓋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鼓獲齊栗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從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戰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蓋旗於子姚之幕下獻而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旆戰簡子曰吾伏殺也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我救主於事退敵於平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轡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轡皆絕

樞菴小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哀二年

三月楚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哀十七年

樞菴小乘卷之二十一

終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兵刑類

三團營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大營受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設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額調遣則無比者觀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備現者幸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且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純弊不閑軍旅平時則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瓚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告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

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廳官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祖制以一舉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嘉靖中廢司寶肅令旗神機營司神機大器訓練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陰五軍營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有司馬時營無不知兵選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資黜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國操爲十二營立爲書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

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
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
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啟行是
十二團營又爲老宋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於今
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紛而愈弱軍日選
而愈敝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
稽查爲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緣爲興革六事 世
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四
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

五府中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
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
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
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
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
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某營士卒啟
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
爲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
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

子 10-356

五軍營軍左右哨拔各設坐營官管其軍
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而征
之按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爲五
場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
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步兵隊肄業太
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恩從出入管車輦寶蓋等事
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昇泰三年
忠肅公建議立團營棟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
于三營六提督中棟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

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
徵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
管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
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山師之日賜
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甲或將軍或副將
成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
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管甲歸於朝其意
矣嘉靖庚戌虜窺京師 朝廷置革營務罷團營
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爲神樞營

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三六處
理文臣一人嘉靖二十年添設兵部尚書一員專轄
三十九年改設侍郎一員協理萬曆九年裁革十
年復設或尚書或侍郎或都御史任五軍營副將二
人練勇營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
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
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虎紐
加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
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督兼
遊佐學用眞署都指揮或都督大總統軍容

程奇經八陣圖

程奇經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程奇或總稱之先
由游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為風左右為雲
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
隊風居四維故以圖軸重列各五隊前後之軸各四

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
陣訖游軍從右聯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以
由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
後軸為龍飛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
而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程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
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
為八卦之象明矣奇讀奇偶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
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
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
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耳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
九百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誅之乎
然觀太公虎額其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同
出於程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
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程機制勝
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

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儲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踴躍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列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金木於握奇賸其妙窮其神者武戾而已師律提綱曰黃帝因井田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共之其形井字闊方九馬五爲陣法四爲開地虛其中大

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先行軍拊陣合戰設旋補缺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數同衝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數同衝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

卷八 共八 卷二 一二

卷八 共八 卷二 一二

八

將居焉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黃帝之陣法也風后因之以乾坤艮巽四開地爲天地風雲四正以水火金木四方向爲龍虎鳥蛇四奇此風后之陣法也其陣制或六十步或六百步或千二百步而爲開方之形成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自是而降家家數千百年間世莫達其蘊奧惟諸葛孔明善推衍其法故于平沙之上壘石爲紋縱橫皆八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

奇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央則首尾俱應此桓溫所謂常山蛇勢也及夫蜀地險窄道出斜谷則裁之爲六至唐李靖因之爲六花陣此陣之大畧也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所以五人爲

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爲千人

卷之二

可布六花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三十人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八百步中成每隊相離八百步大成每隊相離一千七百步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爲間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地

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皆於本隊旗上布列下營不得錯亂間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山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隊又開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三陣又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火起發每陣又開隊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步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四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五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

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
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者
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薛士龍曰八陣圖可見者
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
魚復永安官南江灘水上蔡繼通曰一在魚復石磧
迄今如故一在廣都今殘破不可考輿地志云八陣
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
百二十有八常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
六下營法也少陵詩功蓋三分國名垂八陣圖蓋指

卷八 八 卷二 一一

一一

夔州永安官南者耳晉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
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則當以魚復者爲
正

牙旗折

杜松之征建夷也大將旗竿被風吹折入皆以爲不
祥卒全軍俱沒此事自古而然春秋晉侯與楚入戰
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旂晉桓玄至姑
孰百僚列儀衛整肅而龍旗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

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祀
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衆軍
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範禪李
貽上省旦登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帳唐哥舒
翰守潼關天子御勅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
門墮涯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山都門旗竿折宋宣和
中童貫出師而牙旗折端平入雒之師全子才帥旗
爲風所折德祐時賈似道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
於北關門外而大旆之旗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

卷八 八 卷二 一一

一一

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
折則將軍不利牙卽大旗也又玉屑通政經云軍行
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必敗績蓋旄者一軍之
號令未有旗折而不敗者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
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旄沈于水衆皆懼
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
舒羅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
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
是獨此三事爲異耳

兵法不必泥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候惲使諸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仁宗問王德用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咸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岳飛好野戰宗澤謂其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深服之故趙括讀父書而覆軍房琯用車戰而敗績法

父子同軍

景武鄒恭之役挾仲子燕禧以行而斬獲首功

手擒元兇仲子之力居多或有謂父子不當同軍引韓斬王事爲言斬王之事兄於傳奇正史未載姑載自漢以來父子同軍都干後以便考証

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千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趙充國擊羌至西部都尉府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吏兵至今居曹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璋爲衙內都虞候范仲淹經畧西夏其子純佑年方寇與將卒雜處鈞深情隱得其材不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岳飛渡河兀未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妻數十合賊屍布野吳璘爲西路安撫使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睦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劉幹帥浙東子羽以主營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幹守真定子羽辟從令金人入寇父子相協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魏勝擊金寇遣其子昌

持義旗往結山東豪傑李寶駐師平江遣其子公佑
伺敵動靜趙方守襄陽金人犯境方夜半呼其子范
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臨邊提兵決戰耳遂解襄陽之圍孟宗政禦金
人子瑛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
政然之越翼日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
半宗政被檄授襄陽臨陣父子相失瑛望敵騎中有
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揮騎軍突陣遂脫宗政後
瑛子之經亦從父屢立戰功杜杲以舟師扼江淮遣

其子庶狀精銳于要害元兵不能進
以前帝武將希文文將也其用純佑軍中最爲得力
然亦在于爲將者之妙運耳

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元嘉八年道濟北伐軍至屢城以資
運竭乃還時入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受
糧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未散其止
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不復追斬降者晉書祖逖傳
逖與石季龍將桃豹等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

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爲救極而息
于道賊怒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復米謂逖士衆豐
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量沙卽棄土之故
智也宋書道濟本傳不載此事及策謝晦之敗與白
浮鳩之歌甚爲疎畧後漢馮異傳鄧洪攻赤眉赤眉
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其用意與逖濟異而事
頗同

聽獄

卷二二三

十六

扶南國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
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環雞卵投沸湯中令撻取之法
無實者手卽爛有理者卽否又于城中養鱸魚四外
圍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鱸魚魚獸不食爲無
罪三日乃放之文身囚犯死罪者則置猛獸食之存
枉則猛獸不食經宿乃赦之拂林國無書契而信記
詛直者無他術者立死述異記獬豸一角羊也性知
人有罪臬陶治獄疑者令羊觸之後王充論衡漢李
子長爲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爲囚像穿地爲坎

本囚于中視之正罪者不動竟者本囚動山時以精誠所感夫聽獄自須求情乃併之獄與木偶與外夷何異子長不可知臬陶之誣抑甚矣

刑書

子產鑄刑書叔向以爲敗鄭趙鞅鑄刑書孔子以爲亡首蓋刑之不可預設也如是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後世守之不得更革豈古今異勢民俗懸殊耶花顏達以爲古者建國命家奕世相承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生愛吝不至戕害臨事議情何須豫告

多羅斌避淵棄以餘健豪橫雄張里邑故漢世臨傳在刑誅者復信其教斷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立法以齊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決則讞之上府觀民設教遺時制宜謂此道也按向者呂刑五刑之屬三千明啓刑者胥占鄭駟顧殺而折而用其竹刑杜云書之竹簡故云竹刑其法其遺乎此之形管竿旋知刑書固不可廢特不當鑄之於兩使秦民因緣得生趨避也叔向之當子產曰民

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微于書而徵信成之孔子之譏簡子曰民在焉矣何以尊貴何崇之守正謂其鑄之之非豈謂聽獄者盡廢爰書專以臆決者哉孔氏之論又未得當時之肯矣

察姦

韓琨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處詰朝命吏捕訊吏懼罪守子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其髻果婦私子降釘殺其夫吏以爲神因問香公山間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其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或謂其親知受病而憂臨歎而懼歎而哀今哭或而懼其姦也漢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勸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有蠅聚頭所遵令被視鐵鐵貫頂考問以注殺夫屍汎用于庄之故智以獲姦而不知嚴遵已踵之下矣古人察姦之術多屬雷同乃知爲吏者信不可託

學也唐書李餘爲河南尹其婦有告其子不孝者餘
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其
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送婦去與一道士語頂
持棺至餘命捕道士松岡乃與婦私不得逞餘殺道
士內于棺此術後人多踵用之

刑不上大夫

周易曰尚折足覆公餗其刑罔周禮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無刑不上大夫之事或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
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謂刑不上大夫
夷磨于甸人豈以不見爲不上耶於理難通按禮不
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豈禁於庶人特以其微賤不
能備物曰不下寬之也可曰人而無禮刑豈絕于
夫特以其貴重宜審禍機曰不上嚴之也可曰幸而
免刑故罪已著則有六議之條通未章則有慎刑之
懼鄭注云不與賢者犯法此言得之

白寬服罪

國初有二人與他婦奸稔常以其夫早出即人後其

夫復返是人遂匿于床下婦問夫何以復還夫云我
去會卒念汝寒爲汝整被是人聞之大怒曰焉有其
夫如此恩愛而私與他人姦者乎出佩刀殺之而止
屏者推戶入見屍驚呼隣里擒之某楚誣服將棄市
是人出吁于市曰殺人者我也有司以其狀聞太
祖曰殺一不義活一無辜赦以旌之沈亞之馮燕傳

馮燕者唐魏豪人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
魏市有爭財毆者燕搏殺不平遂亡潛與滑軍少年
雞毬相得時相國買燕馳鎮滑知燕材固屬軍中他日

出行見戶傍翳桐而望者色甚冶後人燕意遂萌
其夫潛將張娶也從其類飲宴因得闖入嬰室拒
戶嬰還妻開戶約嬰以帑帑燕燕卑踏步就燕轉
戶扇後而中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眩燕指中
其妻取妻即以刀校燕燕然視斷其頸遂取巾而去
且娶起見妻死愕然嬰隣與妻黨以爲嬰殺之亟
以其事將嬰就市看者千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
且無令不辜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就目
言人乃燕也詎以其狀聞請歸甲以贖上諫之免死

此二事正相合又玉堂閒話光啓大順間袁中有發
塚盜經時不獲長吏督之甚嚴一日擒獲款服後臨
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乎登
塚者我也我日在棚人中不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
旋出丘中賊與前役者無異藩帥誘問前者曰不勝
望楚密令爲之以成爲幸耳藩帥大驚具以聞坐獄
吏証枉前者獲釋以衛職責自言者事亦與前同

蒲鞭

後漢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南宋崔景
榮守平昌有惠政懸之蒲鞭而未嘗用較之劉寬
又遇之唐呂溫爲衡州送毛令詩曰布帛精粗任
宜被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須屬雖是蒲鞭
莫施益用惟事溫由道州以旆爲衡州有惠政
州爲之諫所云兩州之民哀聲交於南北舟船之
下必呱呱然者也

以夢白克

唐小說載尼僧妙寂潯陽某氏父昇嫁同邑任華
與夫俱服買爲盜所殺後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車

殺門東草殺汝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數年廣同其能
辨有李公佐者爲解之殺父者爲申蘭殺夫者爲申
春也遂男服易名士淑備賁江湖得往申氏勸苦力
作無知其非丈夫者數年驗實乘便告官二盜正法
晉符融爲司隸較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
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
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有往還
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
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
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
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
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受豐林
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
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
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
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史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
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滅易

左而溫溫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
昌殺之乎於是推簡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
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公佐之解良本於此

檮卷小乘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槎巷小乘卷之二十三

西陵來斯行道之前修

祭葬類

機變

石季龍傳鄆郡石子岡有趙簡子墓季龍令發掘之
初得炭渌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
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
不盡不可發而止槎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輪敷欲以
機封公肩假止之機封謂設機關以葬也然古人實
有用機械以葬如始皇紀所云工匠爲機藏者漢傳
儀將作營陵地內方口外沙甬戶口交橫莫邪該伏
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吳越春秋勾踐
徙都琅邪使人如木客山取父元常之喪伏徒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煙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
敢入鄆國志卽壘城北有古冢或發之有黃牛從延
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南史齊宗宣傳梁州有古墓
名曰尖冢或云張蒼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推埋者懼而是時蕭敬爲府長史謂無此理求自

監督及間惟有銀鑲銅鏡方尺五代史溫韜發唐諸
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酉陽雜俎身丘縣東北有齊
景公墓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鸞香迴轉
翅以振石復下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烟飛
烏過之輒墮或遂不敢入劉晏判李邕庄客自言盜
一古墓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
黃沃之方開一時箭出如雨殺數人復投石其中每
投輒輒山投十餘石箭不復出因列炬入至開第二
重門有木人數十皆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
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斯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
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卽掠之棺南角
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
沒至膝衆皆恐走此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
唐時有發蜀先主墓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墓侍
衛十餘盜驚懼拜後一人顧曰爾欲乎乃各飲以一
盃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
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此皆所謂機封者耶而
先主墓爲尤異意諸君爲之

堪輿議

堪輿之說。若有若無。未可深深。然卜宅之說。見於詩書。土瘠水淺。古人所忌。其來已久。惟堊書不傳。至晉郭璞始見其旨。後來術訣紛紜。宗家不一。大抵認來龍。乘生氣。六言蔽之。龍微於山。向背其所以往來也。氣微於水。順迎其所以水生也。龍以水佐。以氣鑄。故妙莫妙于辨水。巧莫巧于用水。能悟水法而消受之。而云堪輿復有別解者。吾不信也。曰。營頭理氣之說。何如。曰。營頭者。理氣之營頭也。轉展生育。不離其祖。方爲真祖。數折而陰陽即變者。其營頭必偏到頭。而證佐不現者。其理氣必差。陰陽在龍。不必其艱仰高低也。而自成偏仰高低。證佐在水。不必其龍虎照應也。而自有龍虎照應。鑄之有真龍。必有真水。得真水。方驗真龍。非具慧心。法眼。老鳥足語。此曰生氣何。以專屬於水。曰。天一生水。天下萬物。和氣賴水而能生者。皆歸于地。氣借于天。故已枯之骨。可以莖生。匪待此也。龍脉亦然。庚壬子癸皆屬水。而求以正陰居。于乾下。爲天一所生之始。故草木之初生。爲庚子之

卷二十三

五

卷二十三

四

初生爲孫木之所生。爲椿字。皆從或。且北斗居庚亥。爲天門。天皇之脉。稱爲最貴。良有以耳。曰五行家之不同。若何。曰五行當以正爲是。曰擇日之說。何如。曰有地利。即有天時。何妨乎擇日。葬有深淺。砂有美惡。若何。曰深淺存乎主。美惡俱屬客。形臨穴而始談風。必非其眼之人。觀砂而設講趨避。定是傷門之。子。育師。職主。爲禍不小。且天迫氣化。萬有不齊。事事而求。其人。而求悅葬。無日矣。又霍林玉露云。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見也。古之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遊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丙胤。靈鐘。東應。木花。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枯壤。蕩蕩遊塵。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不已。至掘三掘。

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九

弟數人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

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賤富貴

賢愚壽夭各有天命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

璞之說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

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其身則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卒以衰

微則其說已不驗于身矣而後世乃奉其道言而篤

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若有席帽山子孫必

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皆舉子

所戴至宋始許侍從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以來

即有此山何其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兆相傳

遠澤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築墓

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耶按此說亦足以使

術者之惑然孝子不忍成其親枯朽避塵非人子所

宜言至於山水同合活氣相感敘言風水妙理即不

外此何可廢而不諱吾獨惡夫一掘二掘以至三四

掘者輕信妄舉以遺體為見戲非特以親之罪人耶

亦風水之罪人矣可嘆也噫

葬地非人力

地理之說其應如響不可謂無然其吉凶得失實有

定數非人力可為者戎幕間談載唐溫師自東維迴

言十張說缺門道左有善地百餘中有甚貴者貧道

視之當與此地後得源乾曜可應此地源辭以家貧

不辦然源祖域舊在缺門泓後經過缺門見其地已

為源氏墓矣回謂說曰天贊源氏合窆處本高今則

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

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漢

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

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十年

此一事觀之天下何嘗無風水風水其可以人為

哉

五箇

縣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平縣白沙鎮人自喜

遇孫思邈授以道從從之十餘一日留於縣境淳釋

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吾再來與汝同歸

宜和壬寅歲果被召見館于墓其宮項之巧歸年已與

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不通能使鬼神知未來事

吹呵按摩疾痛立愈道友唐洞雲築室于獨乾嶺瀑

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

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唐謂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

五箭之地乎唐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

敢問何謂也翁曰半歲嶺脊陵背龍背土囊之口直

衝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

衝石走砂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

燥斥鹵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

聚散若填壤者名曰土箭層屋累嶽峻壁巉巖銳峯

峭岫拔刃攢錐聲齒露骨狀如浮屠者名曰石箭長

林古木茂鬱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

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

要在題項紆抱氣象明達形勢寬闊壤肥土沃秦甘

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侯

我言夫凶就吉當自無恙唐悉遵其教居止遂安今

地理家論沙者有衝激射竄之說其亦五箭之遺意

墓年

或曰墓祭非古也曰不然禮宗子不在庶子望墓而

祭去國而歸者祭墓而後入謂墓祭始於秦非也或

曰今祭墓而祀后土者何曰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

奠于墓左謂父母形體在此祇其神也此則祀后土

所自始也

國朝謚典

國朝謚兼用美惡如高皇子魯王謚荒伊王謚厲

後專用美謚然悉以加武臣文臣無得謚者文臣之

有謚自建文朝王稔謚文節始文謚惟館閣得用之

其不由館閣得謚文者劉基王守仁文成張益文傳

為京文簡姚夔文敏黃孔昭文毅野忬輸光題名記

事改唐龍文襄魏驥文靜吳訥楊泰耿裕以明部主

改簡文恪儲燧文懿葉盛邵寶王鴻館文莊鄭賜文

安孫應鰲文恭何喬新文肅苗衷文康李奎文題劉

宣文懿蕭維禎文昭儀智智曾以通政兼中允何孟

春文簡王道文定其由館閣不謚文者曾榮馬愉孫

賢許彬美教楊冉莊敏儀銘忠襄盛端明榮簡王文
毅慈陳文莊靖朱希周恭靖許進襄毅父子得謚者
朱復忠定濟榮恩倪諫文偉岳文毅耿九疇清惠裕
見上儀智銘見上周珪莊懿經文端林瀚文安廷機
文偉廷揚康懿許進見上論恭襄諡文簡莊敏楊
志學康惠守謙恪慈白圭恭敏毓文裕鄒濟文敏幹
康靖王恕端毅承裕康禧王文見上宗祥安簡陳以
勳文端王陞文憲祖孫得謚者陶諧莊敏大臨文偉
兄弟得謚者許讚論諸林廷機廷揚見上彭時文憲
恭孝小集卷二十三

毅忠安商大節端慈楊時喬端潔徐琦聶豹貞襄林
俊貞肅孫繼魯清慈陳洽周憲節慈軒倪吳欽介直
年富潘恩恭定王延恭節王用汲恭質盧淵恭顯
彥定肅陳壽簡襄郭應聘襄靖胡宗憲襄慈彭韶惠
安張鵬懿簡郭宗皋康介李充嗣康和廖紀偉靖襄
洪愈安節王宗祥安簡丘廣景成墨麟榮毅盛端明
榮簡翁海榮靖汪鉉榮和朱潘榮恩又以四品以下
官而得謚者如楊恭惠信民以僉都御史劉文公鉉
以少詹事宋文恪訥李忠文時勉陳文定敬宗鄒文
莊守益以祭酒李文超奎劉文介儼以太常少卿俱
四品朱文簡善胡文穆廣呂文懿原以翰林學士
文偉益以待讀學士楊忠愍繼盛以兵部郎中宋
定復張恭懿景明以長史俱五品徐文肅普述以
允王文靖汝玉以贊善王忠文祥以翰林侍制劉
慈球以侍講羅文毅倫舒文節芬俱以脩撰羅文恭
洪先以贊善俱六品鍾恭懿同以御史七品陳恭懿
廷以布政毛忠襄吉周節慈冠馮恪慈傑許忠節遠
俱以憲副岳文肅正以知府鄧恭毅順以知縣其已

謚而後改者王祚文節李時勉文毅俱改忠文張玉忠顯改忠武孫忠義靖恭肅宋永武義改武毅曹禹文襄改文忠子謙肅愍改忠肅石瑞文隱改文介張治文隱改文毅殷士脩文通改文非其已謚而賤奪者張居正文忠吳時來忠恪李燧恭敏盛端明榮簡邵陶二真人其已久而補謚者劉基王守仁文成王祚紆芬文節朱善宋訥文恪羅倫文毅蔡靖文莊宋濂文獻夏言文愍吳雲忠節顧佐端肅林俊貞肅軒輒介肅王文毅愍于謙肅愍胡宗憲義愍曾統張

經義愍楊繼盛忠愍謚與名犯者金忠忠義徐忠愍愍張世忠亦謚忠愍程文德文簡林文俊文修一云劉忠謚文忠誤何忠貞交趾難謚忠節至何喬新係尚書何文淵之子謚文肅則竟犯其父諱矣

追謚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疏父貴賤本無謚今已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得然者如似鄒薄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按夏殷以上成同生號質不諱名故無別謚或之有謚自周始也文

未爲王武賁以子謚父益周之王業始于西伯與夏殷不同而王季以上但有追王未聞追謚則鄭重可知漢高子母嫺尊曰昭靈而大上之廟僅存故號猶有三代之遺意焉自唐宋而後歷世追崇 國朝因之至常開平父六六公祖重五公曾祖四三公俱加美謚夫謚以易名名之不存而累叨異典可謂榮遇矣

預謚

李長沙東陽臨沒時欲謚爲文正屬其所私議定而卒當時以爲議按楚共王疾告其大夫曰不穀不德

若以大大之靈復保首領以沃諸爲靈若屬惟大夫擇焉非王之知過正欲羣臣加之美謚而恐其貽之惡也蓋人情之不能忘情于身後也如此至衛侯賜光宮喜謚曰貞子賜折朱組謚曰成子此皆未成而賜以謚難以示旌亦爲恩禮之變矣

私謚

私謚始於柳下黔婁然惟東漢最盛儒林傳夏蔡光武時爲太山都尉卒宜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張霸字

伯饒卒將作大臣翟隲等與門人追錄本行謚曰忠
文楊厚卿人謚曰文父范冉卒陳爾謚曰貞節先生
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
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行謚曰文忠先生邕父穆
卒謚曰貞定公沛郡劉歆謚貞簡先生宋陶潛靖節
處士蕭觀素貞文先生蕭頴士文元先生梁劉峻
靖先生阮孝緒文貞處士劉歆貞節處士劉訐玄貞
處士唐吳筠宗元先生孟郊貞曜處士元紫芝文行
先生族弟結太先生三劉三元一門以高行得謚而
先生族弟結太先生三劉三元一門以高行得謚而

卷八 卷二十三

一

議矣

一字謚

唐書呂誼傳誼卒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傳
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謚曰
忠肅及執奏謂謚在彰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
公殺三豎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其缺之俗

當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畧
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張良蕭何霍去病霍
光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
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典益用漢制魏徵以王道
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
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得貞
則遺褊故曰貞褊益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
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
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
唐書小史八卷二十三

卷八 卷二十三

十四

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鄭珣瑜傳珣瑜
卒太常博士徐復謚文載侍郎李異言文者經天緯
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謚復謂二謚周漢以來
有之威烈愼靚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臣
謚不嫌異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
不載詔從復議據此則唐時大臣謚一字二字原無
定制 國朝一字最尊 廟祀及 親王始周之郡
王以至公卿皆二字矣西漢王子侯即郡王也誼皆

一字有謚趣放變敦者越古縣字處音斯敦音弋字

亦作敦古穆字甚奇魏晉以來大臣皆一字謚二帝

不多見唯蜀諸葛孔明忠武關雲長壯繆趙雲顯平

晉王導文獻王珣獻穆王謚文恭溫嶠忠武郗鑒文

成郗愔文穆謝安文靖謝琰忠肅謝玄獻武周死忠

烈卞壹忠貞庾亮文康庾冰忠成桓溫宣武桓沖宣

穆恭謨何充文穆虞潭孝烈王恭忠簡何無忌忠肅

情紹忠穆趙允節慈褚良元穆

婦人得謚

卷八 卷二十三

十五

古者婦人無謚從夫之謚如其夫莊妻懷嚴定孤

類復有自為謚者齊共姬昭姬魯聲子晉辰廡衛

嬀之類皆非禮也漢劉嫖得追謚昭靈而呂后無謚

魯元公主得謚元後世太后及后及公主皆得謚

臣子母妻史冊所載得謚者甚寡惟晉桓溫母孔氏

贈臨賀太夫人謚曰敬梁王僧辨母魏氏謚曰貞敬

太夫人陳騷文才母陵氏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

唐燕國夫人沈氏謚誠敬夫人至賈似道母胡氏贈

恭齊兩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謚曰柔正

傳葬

魏文帝黃初三年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下忘以

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塋於

山林則合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

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已通神道夫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

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

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望此丘墟不實之地

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章庾無藏金銀銅鐵

卷八 卷二十三

十六

一以瓦穆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祭會三週假

合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瑱與欽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惟中原來公厚葬

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文帝之不發

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損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

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

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真靈萬載

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以之圖

甚於二文然皆重懷後處曲計保全其於始終之義固未之能悉耳又陳文帝子始興王伯茂甚爲帝所愛時軍人于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文帝多以賜伯茂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則鍾王紙墨晉時入冢墓者已多不獨在昭陵也

殉葬

葬之用殉自周衰始也雖亡者有遺命然其用與不用顧其後之知禮若何耳故秦之三良君子於康公卒能無深恨焉春秋魏顆父病因命殺妾以殯顆用治命而不用亂命懷弓陳乾皆發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其子弗果殺陳子車成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之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弗果用于亢蓋聖門知禮者其委曲設謀可謂善成人子之孝者矣此風後世猶盛至

國朝陵寢猶或因之 英宗皇帝毅然禁止與度越千古昨運萬年良有以也

桂菴小乘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禮卷小乘卷之二十四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冠冕類

冕服

衮冕凡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 聖節則服衮冕

祭社稷先農冊拜亦如之洪武十六年定冕前圓後

方玄表純裏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

線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紐續光耳玉

簪導衮玄衣黃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

纁在承宗華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續在裳白羅大裘

紅裏蔽膝隨裳色續龍火山文玉華帶玉佩大綬六

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白

羅中單蔽領青綠襪黃襪黃舄金飾二十六年定衣

冕十二章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

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玉簪

導朱纓圭長一尺二寸衮玄衣纁裳衣六章纓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續宗華藻火粉米黼黻中單

以素紗為之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纁龍火

山三章華帶佩王長三尺三寸大帶素表朱裏纁裳

用緣上以朱錦下以六錦大綬六采用黃白赤玄縹

綠纁成純玄質五百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

環朱纓赤舄永樂三年定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

為之上覆曰緹銅板為質承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

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明前後各十有二

旒每旒各五采線十有二就貫五采玉珠十二赤白

青黃黑相次以玉衡維冠玉簪貫鈿鈕與冠武并繫

纁處皆飾以金縵以左右垂紐續以充耳用黃繫以

玄纁承以白玉圭朱紱玉圭長一尺二寸刻其圭刻

山四益周集圭之制以黃綺約其下別以象縉之金

龍文裏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

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各三皆纁成本色領標襪襪

續裳四章纁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

不相屬共展有裳積本色綈褊中單以素紗為之青

領襪襪襪領纁裳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纁藻粉

米黼黻各二本色綠有縹施於縫中其上玉鈞二玉

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琫二衡牙一瑱二瑀下有玉

花花下又垂二玉滴珠飾雲龍文推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銜牙二滴與璜相脗有聲其上金鈎二有二小綬六采以副之六采黃白赤玄纁綠纁質大帶玄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綬上綬以朱下綬以綠紐約用素組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纁綠纁質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王環龍文皆織成襪烏皆赤色烏用黑鈎純以黃飾烏背嘉靖八年定冠制以則臣烏紗目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玄表朱裏前開後方前後各七采珠玉十二釐以

事考小卷八卷二十四

三

編類

下以黃綺約之上刺山形四處以黃綺繫藉以黃銀朱襖赤烏黃縹綠玄纁結皮弁服凡朔望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服嘉靖間今祭太歲山川等神皆服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玉簪導紅組纓其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白玉佩韋帶玉鈎腰緋白大帶白襪黑烏承樂三年定皮弁用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繡五采玉十二縫及冠武弁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紱纓玉以赤白青黃黑相次玉圭長如見服之圭有脊并雙龍文刻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絳紗袍本與領襟襖裾紅裳如見服內裳制但不議章數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襟襖裾領纁散文十三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鈎二玉佩大帶大綬襪膝俱如見服內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常服烏紗折角向上中盤領窄袖袍束帶間用金玉琥珀透犀承樂三年定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 今名其冠 袍黃色縹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帶用玉韝以蔽

事考小卷八卷二十四

四

編類

爲之 武弁服 國初行冠征逆將緣則服武弁乘

華轂其制未詳詳定自嘉靖初年始嘉靖八年定弁

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米玉落落如星狀

衣袂袂袂袂俱赤色如常制佩銳華帶如常制佩綬

及袂袂俱上繫於華帶焉如其袂之色玉圭視鎮圭

差小制上方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武弁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烏紗冒之分十有

二瓣各以金線壓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西山

朱絛爲組纁雙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綠

以青兩肩繡日月前盤圓龍一後盤方龍二邊加龍

文八十一領與兩袂共龍文五九紐同前後齊共龍

文四九觀用深衣之制黃色袂圓袂方下齊肩縫及

踝十二幅素帶朱裏青表縫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

片履玄爲之朱緣紅纓黃結纓用白

漢冠帽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迭展

簡中外官爵者僕射所服建華冠以鐵爲柱巷貫大

鋼珠九枚制似繡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

長冠一曰齊冠祀宗廟服通天冠乘輿常服委親冠

公卿諸侯大夫行大社禮服爵弁郊祀樂人服遠遊

冠諸侯王服進賢冠儒者冠法冠一曰柱後一日舞

鴈冠執法近臣御史服武冠俱武官服加黃金璫附

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惠文冠侍中中常侍服亦名

峨峩冠方山冠宗廟樂人服四時五行各如其方之

色巧士冠郊天黃門四人服却非冠官殿門吏服却

敵冠衛士服鵠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服古

者有冠無幘其幘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

頰者弁是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繡圖燕

武地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者首飾爲絳帟以表貴

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賤却標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願也願首

服一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壓谷

後施枚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

稱其冠也尚書幘枚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

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後章服也皂天羣吏春

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

成其成也未冠童有幘無屨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屨者示尚幼少未達目也喪幘却裸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前書宋方朔傳兼倕綠幘傳儒師古注幘賤者之服也元帝領有壯髮不數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故言王莽先幘施屨漢舊儀曰凡齋緇幘青幘秋獵劉服細幘六朝皆承用之南宋檀道濟取幘投地南齊書王儉

隋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尉守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官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後始官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開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番國亦給之雄龜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西

唐書小史八卷二一四

八

書作解數醫斜幘幘替朝野幕之相與倣效王琬傳幘數冠幘如此數四又吳越春秋越絕書公孫聖生晏云遺下吏太宰韜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知幘之來已久非必賤者之服也左定九年竹幘而衣狸製注幘商上下相值也字亦作釐義與冠幘之幘異又雜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注遠游履名冠履皆名遠游可謂倒置矣

魚袋

魚袋之設始於唐蓋以爲符契也初高祖入長安罷

守給驄符左二十右十九來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驕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勅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隨其位姓名官有祿者加左右皆兼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刺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利者傳佩相付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登驛封符反封魚兩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國

還符封函用之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
印諸司行從者給行從印木契符者以重鎮守鎮出
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
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馬左右各十
九太極殿前刺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
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玄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
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勅召者用之魚契所
降皆有勅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賜旌以
顯賞節以顯殺旌以旌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

雜錄小乘八卷二十四

元

羅緋紫綠為袋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
寸隅隨赤麻餘與旌同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
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
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羅其
後三品以上通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
初從龜袋後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
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簡較官
猶不佩魚景雲中詔永紫者魚袋以金飾之永緋者
以銀飾之開元中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

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前較試判官
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
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
衆矣宋因之其製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于帶
而垂于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太宗雍熙
元年南郊後內出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
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廷賜紫則
給金塗銀者賜緋亦有特給者京官幕職州縣官賜
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較皆不佩真宗大中

雜錄小乘八卷二十四

十

祥符六年詔使術官未升朝使緋紫者不得佩魚真
宗天聖二年翰林待詔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勸
禪賜紫章服以舊佩魚請佩金魚仁宗曰先朝不
許使術人轉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宜却其請景
祐三年詔殿中省尚藥奉御賜紫徐安仁特許佩魚
至和元年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自今雖無出身亦
聽佩魚舊制自選人人為堂較官轉至五房提點始
得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昇選人授司天監五宜
正例水佩魚特許之神宗元豐二年蒲宗孟除翰林

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可比而官儀未
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三年詔自今中書堂後
官並帶賜緋魚袋餘依舊例徽宗政和元年尚書兵
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
佩魚卽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
紫臣僚並許隨物色佩魚仍各許入衙候回日依舊
服色從之中興並仍舊制 國朝章服多仍唐宋而
獨廢魚袋不用蓋亦有深意云容齋隨筆云牧守銅
魚之制新除刺史佩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
禮卷八 卷八 卷二 十一

黼黻

黼白與黑相次文其形畫作斧周禮疏近刃白近上
黑取斷割馬字亦作斧楊子斧藻其德是也黻黑與
青相次文其形兩已相背周禮疏取臣民背惡向善
亦取君臣有介離之義去就之理晉書輿服志金鷄
車斜註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紫旗於車之右背紫而
施之啓載謂以黼黻上爲苑字擊大蛙蟻蟾蜍長丈

餘於錢之杪苑字蓋衍字之誤字又作黼黻史記秦
紀天子賀以黼黻晉書何曾傳以銅鈞轂引車又輶
謂之輶蔽膝也以章爲之音與蔽同亦通作轂左傳
袞冕蔽綈是也又通作帝詩三百赤帝朱帝斯皇鄭
箋云冕服謂之帝他服謂之禪宋米芾字元章正音
韻而讀爲蔽帝之帝誤

鶴補

仙鶴一品補服也官制以一二三四六七爲叙遂得
混服之故外任無錫雞雲雁惟知推不肯服鷺鷥以
禮卷八 卷八 卷二十四

鴻湖爲給事中服鷺鷥爲郎屬服耳舊時京官尚書
亦服仙鶴嘉靖中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擬
玄特賜鶴袍既而上悔之下諭謂玄壇供奉可用鶴
餘則不可意蓋爲三學士也而尚書皆自疑不敢承
鶴遂改市錦雞今之服錦雞自此始也而四品亦未
有服孔雀者矣惟鴻臚寺序班有借服鷺補者殊不
可曉

白帽

杜詩白帽應須似管寧又云常念着白帽米薇青雲

端今寧傳止云常着皂帽又云着紫帽布衣而已初
銀白帽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着皂帽
蓋皂白古字通用南朝宋齊之際天子燕私多着白
帽或以白練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山武帝白紗帽
防身及侯景篡位者白紗帽宋廢帝阮淡建安王休
仁引太宗升西堂登御座事出余案上失履踣猶着
烏紗帽休仁呼主天以白紗代之蒼梧王既弒王敬
則手自服白紗帽加齊高帝首齊豫章王昶傳宋元
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帶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

十三

麻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世祖與嵇同生友
睦官內由宴許依元嘉故事車駕幸策乃白服烏紗
帽侍宴張敬兒傳桂陽王休範白服乘輿旁樓下荀
伯玉傳武帝拜陵還張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床
觀者咸疑皇太子陳始興王叔陵自被甲着白帽登
城西門招款百姓則當時白服白帽又為太子諸王
之服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緇陸機
著白帽王長文出行輒着白扇小報以載車西涼張
重華著謝艾乘輅車冠白帽以絮麻秋謝萬着白給

巾打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藍田南齊垣崇禮着白
紗帽肩輿上城東昏侯時百姓皆着下屋白紗帽而
反襟覆頂賀德基常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脫白給
巾以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贈王
彬着皂冠十二年不改易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
他如白帽白帽之類通為慶弔之服古樂府白草
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知古人服不忘
自然說苑子貢以齊楚公賜賜顧者縞衣白冠陸說
白刃之間禮雜記云大白縞布之冠不綖太白即古
白布冠也鄭特牲云太古冠布衣則縞之若其不衣

十四

則皆用白布也周禮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屨唐虞
以上曰太古吉凶皆用白布三代以下如異冠又云
父母在服不純素衛文公大白之冠時衛為狄滅文
公初立猶服素冠冠諫庶見素冠喪冠也荆軻人秦知
其事者皆白冠以送之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素
素則古人自以素為喪服惟許行素服以果易之知
素冠為南冠而漢晉以來相仍用之不以為怪又唐
詩例着白接緇接緇蓋亦冠類也毛詩碩白臂頭冠

背主言在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髮髻名之曰白
髮髮髻髻字更古

步搖

後漢和熹太后賜馮貴人玉赤綬以未與頭上步搖
環佩加賜各一具太子賢註周禮皇后首服爲副所
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
垂珠步則搖也按與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
珠爲佳枝相連一得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
聖大持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疏副編髮爲之

卷八卷八卷二一四

十五

珈之言加副既笄而加飾蓋施飾於假紒之上副
步搖甚異注未得又晉慕容廆傳燕代多冠步搖廆
曾祖莫護跋見而愛之乃歛髮髻冠諸部因呼之爲
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廆則步搖又爲男冠非止
施於婦人也

條脫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章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置
廷筠以玉條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介孤約
所阻除方城尉約嘗問其事於筠筠曰由南華經非

僻音也莫相公愛理之暇時宜覽古約怒甚筠後有
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爲此也今南華經無此語

山真詰晉穆帝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夢綠華降羊
權家遺權詩一篇八泝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條
脫似指環而大精好異常衆府解題漢條脫詩臂環
致拳拳指環致慙慙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條脫
致問佩則條脫漢時有之非始於晉昇平間也跳與
條同音左襄二十三年侯朝桓跳爲右漢書高紀漢
王跳注音徒離反今誤作吐吊反無此音又盧氏雜

卷八卷八卷二十四

十六

記云文宗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視條脫
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真詰言
安姑有斷果金條脫是臂飾則條脫之說與真詰更
異而語又非出自廷筠記者有誤條冬序錄以爲舊
宗事亦誤

巾幘

諸葛武侯遺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蜀魏志皆不載
蓋陳爲司馬宜王偉耳惟記載始載其事云巾幘婦
人之餘南史蕭宏與李僧珍督諸軍侵衛畏懦不敢

粧至唐武德中官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結髻樂遊髻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回鵲髻天寶中官妓梳九枝仙髻承孔雀翠羽七寶纓絡爲定案羽衣舞太真梳孕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飛髻白合髻作黑眉白妝又以假髮爲首飾曰義髻貞元中梳歸順髻貼五色花子又長安作盤桓髻鴛鴦髻盤髻雅髻開掃髻倣宗官內東吳甚急爲因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鬟抱而爲拋家髻南唐後主間后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鬟采之粧人皆效之唐潯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梳烏盤髻蜀孟

唐書小史卷八

十九

髮

唐書小史卷八

二十

抹額

唐書小史卷八

二十一

唐書小史卷八
唐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宋理宗朝宮妃梳高髻于頂曰不走落粉點眼角曰淚粧又南史王褒作解散髻斜挿髻周弘正少時著紅襴錦紋髻皆以男子爲之可謂服妖髻字本作紛見禮記亦作結見漢書詩宋微泉耳楓窗小牘云汴京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多梳雲尖巧額時梓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覆髮并沐芳香花轉弓疑窮極金翠一積一領費至千錢今聞房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尤通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毛詩被之獵獵傳被首飾也字亦作髮禮記主婦髻冠亦名髮髻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注次次第髮短長爲之則髮髻次一也郊特牲云主婦纓笄少牢云被褐纓笄笄上有次褐字亦作髻俱音湯帝反又音吐歷反蓋古者或剔剃髮者剃者之髮與已髮相合爲紒加于首上又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注副后夫人之首飾副者覆也所以覆首以笄速副以玉加笄爲飾益編次爲假紒而覆副其上則髮冠特今之髮髻副則今之冠子又是二物今時冠爲髻子亦非

唐書樊師德傳是時募勇士討吐蕃師德自齋戴纓抹額來應詔讀者不知抹額所始按古今注昔禹王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鳥及九主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抹其首額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爲單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形體類

魁梧

張良傳臂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注應邵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蘓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令人讀爲吾音非也史記世家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注與前書同餘無音釋朱可便爲史記以梧爲平音也至後漢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註魁梧壯大之貌梧音吾始與前書異音而竟不言梧爲何義

後杜少陵魁梧乘至尊禮東坡夫子計魁梧肯承後書之音耳要以梧爲梧前書之義爲得野客叢書引孟嘗君傳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久遠今史記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無庸梧字南史朱异傳异容貌魁梧唐書李調傳調質狀麗梧臞堅傳四世祖玉魁梧有力莊子據梧之梧亦音梧高唐賦陳牙橫梧梧亦去聲逆也

猿臂

史記李廣傳廣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如淳注臂如猿通肩漢書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注似當爲緩臂師古曰國風芣采之詩云有芣采采亦緩意史漢二註絕不相同又吳志太史慈美鬚髯猿臂善射故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臂以手持樓夢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禁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晉紀慕容翰猿臂善射唐書郭知運長七尺後臂虎口破突厥加號衛將軍五代史後唐李存孝後臂善射又晉載記劉淵劉聰父子皆猿臂善射元史木華黎後臂善射字正作猿漢南子樂左修臂而善射則後臂者特以臂長得名耳後之性靜而緩故亦可爲緩臂不必具遠肩也後善引氣得壽又其臂骨堪爲笛正以其臂之長云後與猿同

重脰

舜重脰子項羽亦重脰子見史記顏回重脰見劉子呂光日重脰子見晉書沈約左日重脰子見南史肩魚俱羅目有重脰子爲煬帝所忌梁敬與希旨奏殺之見北史梁廉王友孜日重脰子嘗自負當爲天子

見五代史李煜重瞳子見南唐書歸宗智常禪師太
台智顗禪師安吉道場如調禪師皆目有重瞳見五
燈會元

長鬚

左傳使長鬚者相以說蓋鬚以長爲美所從來矣史
傳美鬚者甚多然亦不必其長也後世惟文中子
垂至服唐紀處訥宋姚平仲皆長數尺元完者都長
過腹王育劉潤皆云長三尺劉羅鬚百餘根長五
尺許悖鬚垂至腰號長髯公齊文宣因酒醺截其牛

長髮八卷八卷二一日

子

號齊髯公唐高宗時使國使者鬚長四尺此皆庖廚
記載者或云鬚長而髮少者多不私崔瑗鬚長四尺
曹操敬憚後劉爲徒諫使人視之謂其此鬚宜視若
有所顧逼令自殺謝靈運鬚長過膝臨刑施爲南海
祇洹寺維摩詰以雲長之絕羣起儼猶且不免連
或有之一云庖養氏鬚長委地未可深探北史王頌
是王僧辨子痛父爲陳武帝所殺開皇中獻取陳之
策陳氏召父時壯士潛發武帝陵胡棺見鬚皆不落
其鬚本出自骨中亦異

無鬚眉

盛德不在我今言無鬚眉者不以爲丈夫非也荀子
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孔叢子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
天下王處不以此損其譽今作夫子像多髯不知何
所據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卷載齊景公伐宋至曲
陵夢見有短大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公
以其賓者甚短大下小上其言甚怒好儻晏子曰如
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上天下小赤色而髯其
言好解而下聲公曰是矣據此則尹又非無鬚眉者

長髮八卷八卷二一日

子

荀子之言未可爲信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卷載齊
景公伐宋過太山夢見二人怒晏子以湯與伊尹爲
言其狀湯皆容多髯須伊尹黑而短與御覽異荀志
張裕悅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
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悅涿居平縣即答曰
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
欲署涿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潞涿恭先主
無鬚故帝以此及之先主怒其不通則玄德亦未嘗
有鬚今作長髯誤

玉山

世說玉山凡三人日李安國顏唐如玉山之將權山
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
巍然若玉山之將崩裴令公有僞容時人以爲玉人
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暎照人

酒量

飲之品全不在量予嘗謂世有能飲而飲不得者有
飲得而不能飲者然古人酒戶實分大小如漢子定
以食酒至數石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飲一石晉周
處嘗小笑人卷二十四

字五

顏飲一石劉伶飲一石五斗解醒前燕皇甫真飲
餘不覓宋孝武一飲傾數斗慨然若醉者外有秦事
肅然故客無酒色後魏劉蕤一石不覓南齊沈文季
飲至五十妻王錫女亦至三十對飲竟日而視事不

廢北史劉蕤之飲一石不覓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
石孔桂飲七八斗此輩亦可謂大戶矣然酒之妙解
正不在此公榮不與飲何妨酒人必以醉吸爲善飲
按樊舞陽鴻門斗酒月請須臾而盡當爲竹竿首座
矧可發一喙抱朴子管輅頓領三斗而消辨給衆幼

安善飲惟足此書本傳不載

麟鼻

俗呼鼻紐者爲酒祖鼻非也南史廢帝紀周孝武帝
爲麟奴註麟音檢莊加切鼻上跪也今韻書不載此
字廢帝名業武帝長子也以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
愛及即位將掘父冢寧陵太史言不利乃縱棄於陵
馬孝武爲麟奴孝武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盟
漱畢仍復命飲俄傾數斗憑几暫睡若大醉者或外
有秦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服其神明其以
卷小笑人卷二十四

字六

酒致麟疾良然宋書不載此事魏書王慈龍奔魏
浩弟恬聞其爲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麟鼻謂之
麟王慈龍鼻大浩曰真貴種也

大膽

蜀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割維腹足膽大如
牛南史史景傳東陽人李瞻起義誅景不故景殺之
去其手足剗其心肝見膽大如升山房隨筆宋屋山
破張世傑舟覆翼旦復屍棺飲焚化其膽如斗大而
其不化軍士感勵

口吃

古人言吃者韓非周昌楊雄司馬相如魯恭王魏明帝鄧艾數人非雄長於著書昌云期期鄧云艾共于至尊前亦似不雅唐陸羽口吃而辨僕射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來親至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辨爲異今有數字不能出口而歌而宛轉重輕合節者又不知其何故也或云吃非關性生當是童稚時習成之吃字亦作喫南史文學傳崔慰祖口吃無華詞而稱雄精悉一生稱服又南宋孔顥後周盧采鄭傑隋盧楚

善走

字

南唐孫盛皆口吃有名

善走

唐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成達陽久紀奇聞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紙封猶溫計往逐一日萬至因以號馬抱朴子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趙佗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山海經丁靈國人馬蹄善走自鞭其蹄日三百里此皆神力致之非可恒理論也三國時虞翻

能步行日三百里孫策躍馬翻龍能隨之後劉揚大眼驍捷跳走如飛以長繩三丈許繫髮而走纔直如矢馬馳不及卽用爲軍上階參戰丈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初在陳爲執御緘夜至南徐功益且還從繳唐陳少游鎮淮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達公卿書題日馳數百里至華陰爲金天王以攝投聲書事見宣寶志五代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賧至彰德節度使以疾足善走乘龍輦又有唐彬走及奔馬又陳州一婦人爲賊陳號白頰鴉日可行二百里弘治間安肅有

善走

字

小范兒日能走三百里嘉靖間胡襄慈在浙中募善走者至京師七日往返不知由勇力或以他術也西

陽維紐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遷歸人京至家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背再三持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半至汴娶於陝州宿張脚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

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此較之行二三
百里者更以異矣水許傳神行太保事雖屬烏有然
自假呪術不足為怪

少年髮白

孔子登太山見吳門之馬頗謂望之若匹練焉孔子
遽掩其目而顏髮盡白家語云顏子年二十九而髮
白論者以為顏子不壽之徵然魏晉及南北朝史所載
年少頭白者如潘安年二十九而髮盡白王彪之年
二十鬚髮皓然時人謂之王白鬚魏韋仲將上梯書

卷八 卷二十

二十九

凌雲臺額下殿鬚髮盡白梁周興嗣集千文一夜而
成鬚髮盡白謝超宗入獄一宿而髮白顏悅與簡文
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之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南齊徐榮祖官秘書監嘗有罪繫獄髮皓白齊武帝
故答曰臣思愆于內而髮變于外當時稱之役元順
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殿血時年二十五便
有白髮竟喪袖去不復更生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
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月鬚髮頓白裴洎入相之年
才四十四鬚髮盡白世傳子胥昭關事吳越春秋及

越紀書皆不載唐路巖以宰相徙荆南節度道貶新

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

江陵兩番皆白事與子胥相同晉宋稱髮為血餘心

血枯耗則髮為改玄理或有之然實有無故早白者

往往而是其壽夭之徵復不聞此又容齋隨筆引考

工記車人之事牛矩謂之宜注頭髮顛落曰宜易吳

為宜髮宜字本或作冢周易為寡髮釋文云本又

作宜黑白雜為宜髮或云宜即荪也程大昌讀作荪

音北史慕容紹宗傳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荪髮昨來

荪髮八 卷二十

三十一

忽盡荪者年也其年盡手則少年頭白春今正謂之

荪髮耳後梁蕭綰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

冬月必裹頭夏月必加連葉帽 國朝胡忠安公漢

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亦異荪同歲年同某

龜瘰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注龜手凍裂也前書
趙克國傳將軍士寒手見瘰瘰注戰垢裂也瘰瘰創
也瘰即龜也瘰今俗呼所謂凍瘰者龜音俱倫反讀
作春者誤讀音單瘰音竹茄子根煮湯浴見能治龜

瘡

人病

晉書五行志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謂之人病自咸亨太康之後男龍大興其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做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惡孽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此亂氣所生近時亦往往有之佛書大般若經五種半釋迦唐言黃門四曰博義半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造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姪變牛

卷二十八

三十一

卷二十八

三十二

相法

相人之法其來久矣然天下無物不可相者伯樂有

相馬經諸葛頰徐長亦有相馬經周穆王有相雀經浮丘伯亦有相雀經宓戲有相牛經高堂隆亦有相牛經淮南八公有相雞經相鴨經馬總意林有相貝經龍長獮有相龍經西漢藝文志有相蠶相六畜及相寶劍刀若干卷緯畧亦載合經雀經馬經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魚經龜經皆有相法荀子儒效篇曰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東方朔有相狗經李淳風及陳混常亦俱有相狗經西陽雜俎有道士相琴知吉凶魏氏春秋陳長文有相印法以語韋仲

相雞狗後

一而足云

史書所載相人者其說多驗然亦未可執一論也後漢書李固傳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晉太常卿程邈之足下有龜文帝召相者視之告曰君終當有沉溺之厄後使浙右覓葬海魚之腹而史氏之子負小龜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肉又強貌其美願

顏開張人皆謂夏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姓江陵卒致饑歲時又有水軍都督稽羅而甚失危有從理人口竟保承食而終番手下勝者蜀先主晉武帝後周太祖陳武帝宣帝趙劉曜泰符堅後秦姚萇慕容垂南漢劉龔蜀王衍南史陳柳皇后又北魏李祖昇南宋王元初附劉元進皆手垂過膝悉以誅死

婦人生類

新唐書李光弼母有髮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宋五行志宣和六年豐樂樓宋氏之妻生髮長六寸七寸髮秀而美徽宗賜爲女冠淮安志元符三年楚

三十

州民嫁年四十忽生髮長可六七寸疎秀而美鄧度爲女道士與五行志紀同恐相傳之誤夷堅志紹興中盛公良輔妻王夫人生髮數莖疑爲毒微未幾而元史至元中祥符縣市中一乞丐婦人忽生髮鬚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有髮鬚長尺許弘治末臨州應山縣女子生髮長三寸餘鄰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綫約數十莖人呼爲三鬚娘見陸架庚已錄閩林文恪母夫人有鬚寸許見朱平涵漫

輕小品酉陽雜俎有士人泛海飄至長鬚國其王以公主妻之公主亦有鬚士人爲賦詩以花無蓋不妍女無鬚亦麗云云又光弱珠亦姓李父楷館本契丹種武后時人觀品官羽林大將軍李非其本姓也光弼弟光進兄弟封王太夫人死葬長安南康將相冥祭凡四十四帳時以爲榮

眉序

後書梁冀妻孫壽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柳腰步騮尚笑飛燕外傳合德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粧小集卷二十四

三十

來粧前書張厭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儻南都烟花記鳳舸殿御女吳降仙善畫長蛾帝憐之由是爭爲長蛾司官吏日供螺子黛五斛號蛾綠螺漢武故事宮中皆畫八字眉玄宗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顰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北里志平康校畫連心細長眉謂

之連頭眉亦曰仙娥粧至文宗時始禁婦女高髻陰粧去眉開額元和末婦人爲圓鬟椎髻不設髮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眉狀似悲啼又唐末點唇有胭脂依品石櫛嬌大紅春小紅春娥吳香牛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粧兒殷漢紅心猩猩伴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益奴艷之飾至唐波靡極矣續博物志肅史與穆公錄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胭脂周以紅花爲之或曰出於閼氏匈奴歌曰春我閼氏

卷八 卷二十四 三十五

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無閼氏即胭脂字

纖足

今時女足纖細無連燕趙前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貼蹠游媚富貴注蹠蹠爲跣得指爲蹠蓋足蹠小履之無蹠者耳今男子夏月多着之又雜神賦蹠蹠游之文檢注遠游履名古今注履即鞋子也秦始皇今三妃九嬪輟蹠頭鳳履漢有爲壽履冬至以以上舅姑又草屨始自伊尹周玉以絲爲之秦漢以來今宮人着之東晉加以好飾今宮貴公主着之凡娶

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兩取其和鞋之美又三代着角襪以帶繫于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絳繡畫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未錦襪後漢戴良嫁女絲裳布裙竹筒木屐唐車服志初婦人施翠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巾施裙及頸坐轎以代來車命婦朝謁則以馳駕車數下詔禁而不止武后時帷巾益盛中宗後乃無後羅羅爲宮人從駕皆胡曰乘馬海內敍之至靈寶馳騁而帷巾亦廢有天子承而轉加奚契丹之服武德間婦人曳履

卷八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及線鞵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著履奴婢服襦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爲服衣之趣巴蜀婦人出人有髻龍乾元初蕃將又以髻龍易貞遂以代車至文宗朝始制婦人衣青碧緞平頭小花草履彩帛履成履而禁高髻鞋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履據史及詩人所歌咏皆無纖足之說惟宋史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豈始於此耶崔林玉監靖康之亂有柔福帝姬春隨先符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自虜中游歸老宮人視之其貌

良是閨宮中事亦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
擊感以金人驅迫如牛羊蹠足行萬里寧復故應最
疾銷錄東坡稱內車酒北花茶德麟以上閨衛香儀
贊司綠幘京師婦人梳粧與胸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楓窗小牘云宜和已後婦人多花髻弓梳窮極金翠
則理宗已前其爲纖足久矣一云南齊東昏侯鑿金
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爲纖足所始然但曰步步生蓮花亦未見其然南唐
李後主宮娥官娥纖麗善舞嘗作金蓮高六尺令官
粧卷小乘卷二一四
娥以帛纏足似新月一鉤細細素履舞金蓮上旋轉
有凌雲之態唐錦詩所謂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
者是也此或爲纖足所自始隋煬帝有宮人亦名青
娥善拆字音與官同

姓苑小乘卷之二十五

西陵來

之甫修

姓名類

姓氏

姓氏二字自有分辨魯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族爲展氏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姓曰姜氏曰有呂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下及百世此

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枝別屬

則各自立氏記云繁之以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

道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庶姓別于上而咸單于下

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姓受于天子族稟于時君故有

姓者或不得氏如魯之無駭請之身後宋之華督立

自生前之類是也有氏者終稱本姓如宋雍氏女於

鄭莊公曰雍姑魯莊公臨靈氏見孟任之類是也後

世有不由君賜姓自爲氏而姓不明如伍員之王孫

氏如果之輔氏趙奢之馬氏之類是也有以氏爲姓

舍其故姓而姓不明如范杜之不後稱祁陳田之不後稱鳩之類是也于是或一姓而支派不同如王姓有三一出自姬王子晉之後一出自田齊王建之後一出自畢魏惠王之徙劉姓有二一出自范士會歸晉其居秦者爲劉氏一出自姬周之卿士食采于劉之類是也或數姓而源流本一如本紀所載三王之後世本所述五帝之胤是也有避仇而并易其宗如張良本姓姬張遼本姓聶皆以避怨而爲張嵇康本姓奚徙于涇縣而爲嵇棗據之衆乃重累之棘東哲

之東即去足之疎之類是也有數傳而各異其姓如

奉伯之後爲百里奚孟明之後爲明僧紹太史慈之

後爲史叔明之類是也有避諱而兼廢其系如盛本

姓爽以元帝而改爲盛賀本姓虔以清河而改爲賀

敬氏避敬或各用其一偏唐毅因唐乃反歸於陶氏

之類是也有以賜而得姓者如項伯棄敬已見於漢

初世勛因昌復繁於唐代之類是也有去邑而存傍

如郭爲朱郭爲兒郭爲谷郭爲曹郭爲召郭爲背之

邑而加草部去邑而加水之類是也有以音同而改者如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藉爲席弘爲洪朝爲是之類是也有以形而易姓者如蕭梁之世綽以投魏爲悖紀爲悖件爲養養則天篡位王冲起義爲應乾封改元惟良以武族爲璵之類是也有以人言而擅更者如是儀之氏以民無上而爲是謝威之謝以厭不祥而爲射之類是也有以已意而獨創者如半千始于劉氏以募伍員而爲員鴻漸得于水濱以篋漸陸而成陸之類是也有舍已姓而冒姓于人者如灌夫之父張孟以灌嬰舍人而爲灌翁青之父鄭季以衛蠡私通而爲衛之類是也有因本姓而少異于初者如第五卽諸田以次第而得五諸葛元葛姓以他葛而加諸之類是也千流萬派不可稽索漢晉而後譜牒之學益難言之矣又隨隱沒錄傳曰因生隱姓詐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字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姪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黃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後以

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東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遠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伋在秦則稱衛伋二曰以邑爲氏原以閭邑而得士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則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開內侯鄉亭侯開內邑者溫原蘓毛甘樊蔡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封于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傅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爲橋氏祁氏因祁班食于祁門額氏因考叔爲額谷封人東門義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爲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姓居真者賜以真姬之得賜居孫姬水美之得賜居於姜本七曰以字爲氏人曰以名爲字謂侯之千稱公于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五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驍字子駟其

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
子曰夷字子魚其子公孫友其孫曰魚書魚石魯孝
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駟
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
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
朝之後為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
其後為子家氏父字為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
為公鉏氏父名為氏者也九曰以次為氏伯仲叔季
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為氏族近于次者氏之別也五

五

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
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
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
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
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為氏太史太師司
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為氏皇王公展是也十三
曰以謚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
僖公宣公之後為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
曰以吉德為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為冬日趙氏

古有賢人為老成子後為老成氏十五日以因德為
氏英布被黔為黔氏楊威臧為臧氏十六日以事
為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泄方姪逃出自竇而生
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賜丞相田千秋乘小車
出人省中後因以車為氏十七曰以技為氏巫者之
後為巫氏以至卜氏匠氏秦龍御龍干將氏者亦其
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此可補前說之不足并錄

子姓

家小要卷二一五

太

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
時居於鵠洲其後因以鵠為姓氏武王克殷封滿
於陳按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
二姪是舜以後猶姚姓也昭人年傳曰及胡公不淫
故周賜之姓是胡公賜姓鵠耳以為舜姓鵠者非矣

劉姓

文十三年秦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為劉氏疏昭子
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龍飲食龍夏
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句之

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承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晉語云昔閻叔子建周難于晉生子與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遠云閻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與士焉也武子焉之孫卽士會也又世本士焉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焉之孫是爲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已將滅陳令改族士會之誓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從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薛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補註此辭將以補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讓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唐劉子玄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按據明辨議者高其博明

粉榆之風故弄秦龍之胃也豈特士會之說爲附會哉且姓氏所出自春秋時已不可考卽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有申虎楚有申舟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振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處賈氏姬氏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狐射姑布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麻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從有沈奴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然衛有孔達鄭有孔叔陳有孔旭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從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臬周有不尚宋有石彊晉有陽處父楚有陽弓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孫叔敖齊有孫吳吳有孫武郭氏出於魏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紛紛雜出迄無定派蓋漢而下益不可言矣又王氏有三派王莽自以爲田齊之後棄鳩姚陳田不通婚嫁而自娶王氏至於江左諸縣厥重亦多附會未可審據也劉後或改爲金或改爲劉劉復改爲劉儒又

改爲田然前史竟陵王誕反歐貶姓雷氏梁時有雷
興又在夢良前

馬姓

馬援傳馬之得氏自馬援君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
侯坐兄何羅謀反誅按何羅姓非其前書侯封表及
何叔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王莽以其名
同更爲馬今傳云云則何羅實姓馬前書何得云莽
一云何羅本姓馬明德皇后以其反賊故別其姓爲
莽舊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

凡

劉院武耶儀令人皆殺之尋又改后姓爲莽氏蕭
姓爲臯氏則馬改爲莽于理似勝又晉汝南王亮傳
亮子宗謀反貶其族爲馬氏

宓姓

宓處伏一字也說文云處从虎必聲徐注古者或用
爲伏羲之伏言其能馴處犧牲也孔子弟子宓子賤
益處犧之後不當讀爲密子賤碑云終南伏生卽子
賤之後則知三字同一姓也月令其帝大皞注大皞
洽故氏陸氏音釋宓音密一音服則宓亦有密音

管姓

左傳十二年管氏之世祀也宜哉疏管氏宜世祀而
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按成十一年聲伯之母生聲
伯而出之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家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哀十六年楚自公殺齊管修杜
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管修自齊適楚爲
陰大夫後因以爲氏搜神記後漢陰識爲光烈皇后
異母兄其先出自管仲則管仲未嘗無後特不在齊
耳適以爲滅非也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引傳子曰寧

管仲小史

卷二十五

十

管仲之後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
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
生寧陽管氏之適魯楚在田氏篡齊之後與左傳風
俗通異東坡志林云管仲以魚鹽富商故當無後此
蓋有爲之言於管氏似未深考

員姓

伍員之員音運唐員半千墓伍員之爲人遂以爲姓
按唐書本傳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
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

忠烈自此伍員因自姓員則員之爲姓自其十世祖
發之始也又云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

山水自故闕元九年游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遷定居

卒年九十四卽塋焉江鄰幾雜志白水傳堯山民稱

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發自梁入魏本姓

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傳云發之

事宋及齊受禪始入魏而誌云自梁入魏傳云十世

祖爲發之而誌云十八代祖傳云發之以忠烈自比

伍員因自姓員而誌云賜姓員半千卒塋堯山其爲

墓石無疑傳當有誤半千始名餘慶事王義方以遷

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于宜常之遂改

今名高宗時充吐蕃使則天卽位開撰明堂新禮其

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隄供奉半千

以古無此名且據者皆薄使請罷之由是忤旨張嘉

貞傳嘉貞所前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靖撰令君四俊

昭宗朝有簡州刺史員虔當不知于半千何系也

前涼錄有金城員放則員之爲姓非始自發之矣通

志氏族畧前涼有安夷人員半千不及唐之半千則

有兩員半千可異

蜀姓

秋浦志載池牧守自唐康震至南唐閻彥升九十五

人按閻氏書口吳也俗作閻姓書無閻姓但有過閻

二姓並音戈風俗通過夏諸侯閻氏漢有兗州刺史

過謂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於過謂之

過澆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東萊掖縣北過鄉

是也宋季有尚書郎過昂望出高平過楚大夫封過

因氏焉字作過省作過三輔決錄有扶風太守過尚

或以爲閻卽過去水爲閻猶去足之隨爲隋鄭德氏

族畧以古帝名爲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閻音

同當是媧而去女耳

李姓

春秋以前李姓絕少惟老聃生於李下指樹爲姓故

言李宗者皆本之老氏按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

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叔向謂晏子曰盼之宗十一

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

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終

辭連李氏揭羊頭示之惟舌尚存得免號曰羊舌氏
如此則羊舌當在柱下之先按檀弓平公飲酒師曠
李調侍晉之有李其來已久羊舌豈與其裔耶李與
理古字通用漢書胡建傳黃音李法天文志左角李
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唐世系表李氏自草
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
氏至紂之時有理微者以正道不容於紂得罪與成
其子利貞逃難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道改理爲
李氏如此則李之得姓以食木子非以爲大理故也
自利貞十餘傳爲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
壽氏女生耳字伯陽一字時周平王時爲士更無指
樹爲姓之說則老聃固平陽之後也敬植實錄云老
聃父姓韓名庚字元早則李國出自韓其書項卽似
譌道之作然亦尚有所本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爲李史記云字伯陽謚曰聃許慎云聃耳漫也故
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字伯陽父史
傳不稱說晉與唐書異

冷姓

毛詩衛風簡公敎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春秋鍾儀對
晉侯曰伶人也國語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伶萬咏
歌及鹿鳴之三春秋伶州鳩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
之西崑崙之墟取竹斷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官皆
音零字從水後因以爲氏今冷作伶而姓从ノ音魯
杏切非也前漢功臣表下相凌冷耳明望矣冷廣郎
中令冷褒儒林傳淄川太守冷豈後漢董卓傳護羌
校尉冷微方術傳冷壽光三國蜀冷苞唐詩人冷朝
陽楊行密將冷素 國初冷謚定音樂皆音零

諸葛

諸葛之先本葛姓鄉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
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姓源諸葛豐元帝
時人此時有鄉郡名無諸城縣名所諸諸縣者蓋
指魯諸邑春秋二十九年城諸之諸古諸城縣東三
十里非今諸城也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
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馬與前說
異戴氏風瑛云複姓多北人而中原望族乃因所居
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風之申胡母則母

丘之胡蘭丘則頓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居也則請
葛當以前漢爲正毋丘之母音貫

兩漢異姓

兩漢異姓者搖毋餘審食其落略刺孟所忠始成莽
通莽音母後樂成云敵劉鈞甄邯甄音堅樛樂樛音
居虬反繁廷音繁音暗求商師丹勸潭快欽快音桂
後漢陽城桂橫四子分姓桂吳忝快音官桂衡胡后
蒼乘弘簡卿牟卿假蒼庸生塗憚懷固食子公食音
嗣髮福貫長卿屯莫如屯音後本反絮舜折象桂孟
音未八主八卷二十一五 一五
冀都鄧熙肥殊行反利幾開章樞公幾熙遂成減宜
義縱兰次莞路莞音完一音官乘距姓偉漢中翁宜
赫貫音肥後漢貫休音貫書係音皮謬忌膠倉終
軍間忌被公登俾力子都駒幾但已但音增達萌幾
音步江反忝崇雲忝音天應宜應音包堅譚舊宗後
音多校調侵恭龜果彰耶品達旅卿秘彭祖續相如
稱忠管順華朱慎朋射姓栢育正伯僞最後臺佟嬌
慎玉況玉音肅杭音洞賢其殺姓者令傳胡害工師
喜室中同黎朱荒陽城延浩星賜乘馬延年主父銀

息夫躬公上不害昭涉掉尾卽墨成毋將承駟臂弓
都尉朝關門慶忌公戶滿意宗谿惠東門雲申章昌
馬適建壽西長孫五建益巴施居渾都曼丘臣恭母
叩軒丘豹洛下閭侯史吳歐侯民東郭咸陽安丘聖
游水發根瓜田儀索盧帳屠門少揭陽定揭音竭

名諱

諱起於周惟死者有之生則無諱故牧誓武城尚稱
武名金縢策書曰元孫某襲王名鄭衛成公亦名鄭
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是也禮不欲與世子同名注
其先之生則亦不改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
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
君後名同之臣不改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
先生與世子同則亦當然檀弓食故而諱新曲禮不
述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則親盡服殺亦所不諱詞
漢唐而下至于五代畏忌特甚嫌名相觸遂相仇讐
以諱改郡縣地名者如壽張本名壽良以避漢光武
叔梁改嘉興本名嘉禾以避孫皓父改建康本名建
業以避晉愍帝改富陽本名富春以避梁簡文帝后

改江都本名廣陵以避隋煬帝改處州本名括州以
避唐德宗改常山本名恒山以避漢文帝改武林本
名虎林以避唐祖改許墅本名虎嘯以避唐祖及錢
鏐改之類以諱改人姓氏者如賀本姓慶以避漢安
帝父改盛本姓奧以避漢元帝改嚴本姓莊以避漢
明帝改劉姓以錢鏐改爲金沈姓以王審知改爲尤
敬姓以石敬瑭改爲文氏苟氏宋高宗復改苟氏爲
句氏之類以諱改官者如禁中以漢元后改省中虎
首以唐祖改武貴民部以太宗改戶部通直郎及通

鑑卷小

卷二十五

十

判以宋章憲太后父改同盛郎同判之類以諱改人
名者如杜操以魏武改虔章郎以晉文帝改燾張仁
亶以唐睿宗改仁恩蘊預以仁宗改源明章純以憲
宗改貫之鄭涵以文宗改滌賈爽以宣宗改嵩之類
其以諱而追改人名者荀勗以漢宣帝爲孫卿莊勳
以明帝爲嚴助石虎韓擒虎以唐祖爲李龍擒武之
類甚則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龜從子不得舉
歸姓人唐祖諱嗣晉書以某字代之如景子景午景
寅之類代宗諱豫改蕃孫爲山蕃英宗諱曆復改山

蕃爲山藥石晉改鏡爲鐵脾襄陽人爲羊祐諱屋室
皆以門爲禡改戶曹爲薛曹李煜改鷁鷁爲人牙錢
鏐改石櫛爲金櫻楊行密改杏爲耐梅蠻爲聶糖王
僧彥文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棚又甚奇
者宋溫父諱成曆宋以戊形似成改爲武向敏中爲
開封以中丞音相近至不敢賣蒸餅一云仁宗諱祚
呼蒸餅爲炊餅清泰帝小字二十三益正月二十三
生也人臣奏對但云兩句三日成數物則云二十二
更過二十四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呼二十爲念

卷八

卷二十一

八

雖行亦諱之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亦有可怪者臨城
不諱權周制爲然如詩之不諱昌發春秋之不諱同
宋之類漢以下則否矣然漢高諱邦西漢傳贊有邦
字惠帝諱盈茅山真君名盈李陵詩獨有盈樽酒秋
乘詩盈盈一水間太史公諱談李斯傳有宦者韓談
史王孫諱進宣帝詔書不諱進明帝諱莊奏奏傳有
上益莊鄭當時傳有鄭莊子里不春換曹植子志奏
議有幹植不強吳呂岱傳張承與岱書功以權成直
斥權名王羲之祖諱正羲之作書有正須以絲竹陶

爲之唐太宗諱世民虞世南世基不改名李世勣至高宗時始單稱勣溫彥博墓志有民部尚書唐倫玄宗問張說曰今之姓氏俱云山自古帝王後將古無民耶玄奘文中有半土安民不諱民字南史不諱虎字韓文不諱治字柳文不諱顯字治字如此之類又不知其何故也又有父祖子孫相犯者如康王名釗子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子名昱魏獻父名弘子名宏猶嫌名耳至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志云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則可之甚矣顏氏家訓云凡避諱者須得其同謂以代其之桓公名白博有五時之稱厲王名長罕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帛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校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練物爲銷絹物恐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紛爲紛紛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退之諱辨正本此而當時以爲大詫諱惟 國朝悉捐拘禁嫌名偏名並所不較至有上書言事直犯 御名例一詰責不過皇恐

謝罪可謂浩蕩之朝已癸辛雜志論此甚辨文多不錄

名字之異

吳錄孫林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犯別長爲作字俾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人人競作好名好字令相配所行不副所謂替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璽音如湖水潯漢之潯字箇音如迄令之迄次子名璽會如兕觥之觥字弄音如玄璽首之璽次子名璽音如草莽之莽字璽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璽音如襄天也襄字璽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明故鈔舊文會合作之襄松之以爲造無死之字相與與之音違明詔於前修垂嗟嘆於後代不亦異乎漢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子是乎教矣梁四公記蜀國上音攜下音快去聲顯杰上音真下音保楚端上音蜀下音滿仇晉上音拿下音殿厥後武后自制名曰嬰音照義取日月行空南漢劉殷自制名曰嬰音嚴義取張龍在天青休爲之靈賜也石勒

初名初又姓與勣同時有勣督勣賜姓石氏改名曰
會石季龍祖名初邪俱音佩昭明太子武昌王名聲
音速義陽王聲音監隋趙嬰音居永勿柳音音辨字
文敬音弼

古人同姓名

南史宋宗室劉季連為益州刺史天監初以益州叛
事敗請降赦為庶人天監十四年由建陽門為蜀人
劉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相如父相如雙名走建寧
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梁武帝時益州

桂恭小集卷八 張二十一

三十一

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為益州以為主簿
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膺
昔同其故對曰音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
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
記三卷行于世元帝時有朱買臣者為武昌太守朝
議欲還建業適其不同買臣曰臣家在荊州豈不願
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家富貴耶上深感其
言又齊魚復侯子譽傳子譽為荊州刺史直閣將軍
子譽粗有氣力子譽要與同行譽曰殿下頗如雷鼓

相隨邪子譽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顯上聞而不
悅曰人名譽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
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山自私庭今
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語意與李膺
同古人同姓名者甚多漢初張良石虎右僕射張良
梁王彭越苻堅平西將軍彭越武帝時將軍李膺北
齊御史李膺葛洪撰西京雜記梁葛洪句漏令益州
刺史任安蜀秦處薦儒士任安博士孔安國梁孔愉
子亦名安國漢王褒著聖主得賢臣頌梁王褒為僕

桂恭小集卷八 張二十一

三十一

射侍中著幼訓晉監果王恭稱神仙中久後蜀主孟
果昭帝時衛尉王恭復王恭纂漢元成尉丞相王
蜀志王商為嚴君平立祠後漢儒林張玄吳張故子
玄晉張玄與謝安圍棋張綱理輪慕容超尚書郎張
綱降劉裕為攻具桓帝時司空張溫吳張溫使蜀典
周車騎張溫靈帝時司空劉弘晉開府劉弘晉太康
司隸校尉劉毅復與劉裕同起義者劉毅晉司空張
華慕容德黃門侍郎張華成公綏張華重其文慕容
超太史令成公綏三國吳張昭五代唐莊宗張昭歷

州人宋封陳國公三國蜀張裕爲昭烈所誅劉宋光

一卷

以名爲字

祿大夫張裕晉將軍執崇唐宰相姓崇梁襄州刺史

古人字以表德名與字異惟晉會稽王道子字道子

王叔文唐善奕者王叔文唐太宗時王珪宋仁宗時

孔愉子安國字安國南宋蔡興宗字興宗梁劉孝綽

涇州都尉王珪神宗朝宰相王珪晉張載詞人宋張

字孝綽王僧孺字僧孺任孝恭字孝恭俱見本作宋

載理學晉散騎常侍王肅著尚書行語三禮左氏解

師覺授字覺授見南史孝義傳唐宗室世系表李廣

齊秘書丞王肅奔魏爲尚書令齊晉陵太守王猛秦

子當戶戶子敢敢生禹禹生丞公字丞公辛京果字

苻堅相王猛又有同時而同姓名者兩劉毅一見文

京果見辛雲京傳張孝忠字孝忠見本傳魏少游字

苑傳一榜滿百萬兩周撫一爲彭城內史以反誅一

少游見本傳郭殿字殿見子義傳附一云郭子儀字

爲王處仲將兩孫秀一爲吳降將見賈充傳一爲趙

桂香小乘卷二二五

王倫嬖人見陶侃傳兩解系一自有傳一見陶璜傳

子儀字嗣業字嗣業見本傳高崇文字崇文見本傳

兩周訪一自有傳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

字文融子密字密見融傳附孟浩然字浩然見本傳

收訪訪者擊殿之吏皆走與曾參事同兩王愷一武

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俱見李光弼傳附張

帝舅與石崇競富者一安帝時丹陽令見會稽王道

嘉貞字嘉貞見本傳戴休顏字休顏見本傳五代威

子傳兩王渾一以平吳功一爲涼州刺史唐兩韓翃

同文字同文見宋史隱連傳南史謝靈運惠連趙宗

見唐詩紀事宋兩王倫一見范仲淹傳一見秦檜傳

蕭思話王墨首父子俱無字旋卽以名爲字耳無所

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

考

爲作墓志一湖州人天聖人年進士所謂張三影者

民以官姓爲名

也此蓋其最著者他不能盡載梁元帝有同姓名錄

後漢任延爲九真太守夷地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

道廷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女以齋相配同時發者三千餘人生子皆名爲任宗慶爲長沙太守所全活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晉江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孟宗爲豫章太守人歌其惠時子之生以孟爲名唐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泰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名字稱奴

晉魏而後小名小字多稱奴臧霸一名寇奴吳敦一名黯奴謝召字石奴石崇小名齊奴王昶小字大奴

桂卷小乘八分二十五

二十五

桓嗣山小字豹奴陶範小字胡奴王蒼小字小奴冉閔小字棘奴呂纂小字胡奴慕容農小字惡奴南史恩倖傳有張惡奴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宋高祖裕小字寄奴新渝虞義宗字伯奴徐孝嗣小字遺奴直閣將軍董仲舒舊名蠻奴陳後主叔寶小字黃奴任忠小字蠻奴周文育舊名猛奴漢光武稱嚴光爲狂奴晉周顒稱周顒爲阿奴王導稱王恬爲阿奴稱周謹亦爲阿奴所謂阿奴碌碌當在阿母日下者也齊武帝稱鬱林王爲阿奴顏延年稱王奐爲阿奴平盧

韓虔使劉正臣舊名容奴隋虔貴郎將費青奴見來護兄傳唐宮人念奴兒連昌宮詞唐孝友傳有陳饒奴任容奴玄宗稱肅宗爲阿奴汝陽王爲花奴貞元中有善彈琵琶者名裴真奴李林甫小名哥奴貞元中有妖僧名李軟奴按西漢功臣表有黎頃侯名奴從票侯趙破奴從平侯公孫戎奴諸侯王子有臨胸侯夷奴後漢方術傳有解幸奴明帝子彭城靖王恭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則非始于晉魏也宋謝師直小名錦衣奴遼史有韓家奴程伊川弟名

桂卷小乘八分二十五

二十六

行名

今人以數爲行不以爲名惟數而無名者卽以行隸於籍然古人亦有以數爲名者左驥鞭鞭欲立其子路於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城濮之戰鄭伯使子人九行威於晉御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注云五九皆人名其立名之義不知以先後行次如今人稱

謂或偶取一時非緣伯仲也南史梁江子一弟子四
子五俱益清顯侯景之難同時或節北史清泰帝小
字二十三南史武陵王曄小字阿五宋後廢帝與左
右解智張五兒恒夜出晨反又一統志仙人李八
百神仙傳有陶人八殿七七李沂公妾亦名七七善
琴等唐文宗宮人張十五五代周德威小字陽五唐
高郢子神童名定小字董二唐孝友傳有張阿九岳
武穆傳擒賊杜叔五六朝以下多以行稱如晉何準
云第五之名何減驛騎驛驛準兄克也梁河東王被

卷二十一

二七

執謂守者勿殺我得一見七官七官元帝也南齊張
稷劉給爲豫章王主簿俱見禮接每呼爲張五劉四
長沙王咸武容赫奕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徽劉
孝綽稱弟孝儀孝威云三筆六詩唐詩贈答每系以
行至人主與宰臣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宋時書
問輒以相稱如歐九黃九之類元時多有行而無名
德祖以上俱稱行常開平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
後俱得追封加謚

雙名單字

漢人有單字者多單名除孟仲叔季之後如蕭字羽
勝字涉楚王交字游朱雲字游哀盜字緣之類後單
名而單字者亦不多見隋諸葛穎字璋見隋書唐宇
文書字書見宇文融傳其雙名而單字者惟鄭當時
字莊餘不多見新唐書房玄齡字喬李叔明字晉兄
仲通字向陸長源字泳柳公綽字寬崔衍字著父倫
字敘俱見本傳喬潭字源見元德秀傳玄齡字喬而
宰相世系又云字喬松舊唐書云房喬字玄齡又顏
師古本名猶字師古以字行今云字猶疑有誤

卷二十一

二八

東漢複名

東漢自王莽以來俱用單名惟陳忠傳有陳翊世左
衛傳有謝夷吾樂志張令壽先解辜奴編首意壽光
疾費長房勸子訓計子勲上成公王和平魯女生魏
聖卿東郭延年封君達郭躬傳有陳伯敬益勲傳有
趙正和張協傳有劉駒驗靈鋼輒有公族連階李膺
傳有羊元羣荀彧傳有戲志才皇甫嵩傳有嵩子堅
壽朱儁傳有黃巾張曼成董卓傳有李相如袁紹傳
有蒯義果文苑傳有王延得中或以字行其子訓子

勳君建皆歷數百歲非東漢人也。

唐人不避座主諱

唐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卽托疾呈狀云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其有主文犯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放入試如崔夢殷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放試至於主文自己名諱則不避也貞元八年陸贄上舉放欣陽詹韓愈穆贊大中十二年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時有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之語諱辨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但謂避嫌名者

卷八 卷二十一

三

以家諱爲戲

晉魏以來家諱最重其犯者輒流涕奔走或遂成仇讐然亦有以此爲戲者晉文帝與陳羣子羣恭共車過喚鍾會共載既至因嘲之曰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又鍾毓爲黃門郎有讎警在景王坐宴依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鍾景王曰臬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

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殷淳子

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晏共食孚羹羹司空無忌子也孚徐假劬曰何無忌諱諸起宗

嘗候王偁虔仍往東齋謂其子慈慈正學書未卽放

筆起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雅之

比鳳蓋起宗父諱鳳也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

禮佛正遇沙門戴約戲慈曰衆生今日可謂虔虔慈

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王或子掄年五六

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

崔非 卷八 卷二十一

三

耶耶乎文裁綺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

草翁之風必舅除之才父諱雄李諧于廣坐戲之曰

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于平耳又曰卿此言于理平

否諧遂出避之蓋諧諱平也觸人之諱者人亦觸之

殆非善諱

元嘆

吳顧雍從蔡伯喈學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

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吳錄曰雍字元嘆百

爲伯喈所嘆因以爲字按裴松之顧雍傳注引吳書

曰雍母弟散字子嘆時微未聞爲伯喈所嘆也亦字
子嘆則元嘆之字未必由伯喈故耳吳志雍傳但云
蔡伯喈從朝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無爲蔡
所嘆事傳又云雍爲人不似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
嘗歎曰願君不言言必有中是歎顏者乃大帝非中
郎也

次公

夢溪筆談景祐中審刑院有使臣何次公上忽問此
人何以名次公龐籍越次對云漢黃霸字次公蓋以

在宋八卷之二一五

三十一

霸次於王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後而大拜
按蓋寬饒字次公桓寬亦字次公又張次公南越傳
要齊字次公後漢酷吏傳黃昌妻是餘姚戴次公女
豈蓋以霸次于王耶龐之所對亦一時便捷耳較之
乾德帝丘未爲詳數也唐德宗時有學士衛次公

老泉

子瞻謫貴州築室東坡居其上因號東坡居士晚又
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今謂明允
號老泉誤然宋人實稱明允爲老泉蔡辛維志老泉

族諸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蓋指妻黨程氏兄
弟也老泉有自尤詩云云其後東坡兄弟以母故釋
憾蓋父子皆號老泉耶殊不可曉

樞密小乘卷之二十五終

在宋八卷之二一五

三二

儀禮小乘卷之二十六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音樂類

古樂

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無所不施周禮曰人咸咸自是黃帝之樂謂堯增修之者以記列于大章之下故耳按五行鈞命決云伏羲樂爲

卷八 卷二 一六

十

玄基神農樂爲下謀祝殷樂爲祝饗樂緯云黃帝曰

咸池帝嚳曰六英頤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蕭韶

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頤頊作六

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玄基下謀祝

饗無釋六英者六合之英華也五龍爲五莖能爲五

行之道立根莖也韶之言紹紹堯業也夏之言大大

堯舜之德也湯之時民樂其教於愚昏護之言救也

武則以武定天下周公所制也則黃帝樂稱咸池不

必言堯增修之而周禮云黃帝樂爲雲門大卷又有

大咸之名又曰咸池以祭池則雲門大卷大咸皆咸

池異名不必論記所列之先後矣或以大卷卽大章

而周禮雲門大卷又在大咸之上是黃帝堯樂尚未

可定又況其玄基下謀祝饗也故明堂位但用四代

之樂而不及黃唐伊耆氏之樂不過土鼓黃鵠葦籥

而已伊耆神農也則伏羲神農帝嚳頤頊可知詩譜

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

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茂云然大庭有鼓簫之器黃帝

有雲門之樂伏羲作瑟女媧爲笙黃則黃唐以前非

無樂也

二

九夏

九夏

周禮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王出人所奏二曰肆夏

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牲出入所奏四曰納夏四方

賓來所奏五曰章夏臣有功所奏六曰齊夏夫人祭

所奏七曰族夏族人侍所奏八曰陔夏客醉出所奏

九曰鼙夏公出入所奏左襄四年三夏天子所以饗

元侯文王大明綿雨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

卿樂凡合樂升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

卽頌合樂降一等卽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
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
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准約元侯則天子饗燕
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
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
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
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按鄉飲
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
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燕

禮考小雅卷二十六

三

鹿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合者
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郊特牲賓人大門而
奏肆夏辛爵而樂闕孔子屢嘆之燕禮云賓入庭奏
肆夏此入門卽奏肆夏燕禮燕已之臣子此是朝聘
之賓故特以殊禮耳大饗諸侯出人皆得奏肆夏助
祭之後無筭爵則客辭而出宜奏陔夏故禮器云其
出也肆夏而送之鄭以爲陔夏之誤又九夏惟王夏

爲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則卿大
夫亦得用之鄉飲酒禮有客辭而出奏陔夏之文肆
夏非諸侯宴會則不得用

此特牲文云大人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

南薰

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今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今見家語及尸
子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吹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
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如漢時尚無南
風之歌鄉雖云未見家語豈有傳洽如康成而不聞

禮考小雅卷二十一

四

舜歌者乎故知晉魏之書未可深信

五音

五音以濁者爲尊清者爲卑宮最濁自商以下以漸
而清故宮八十一絃商七十二絃角六十四絃徵五
十四絃羽四十八絃以九爲降則角當六十三羽當
四十五今角增一羽增三其理不可知又宮屬土土
居中央故爲君商屬金金主決斷故爲臣角屬木木
主發生故屬民徵爲火火主盛大故爲事羽爲水水
主欲藏故爲物有君而後有臣有臣而後有民有民

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物清濁之政分矣尊卑之敘定矣唐楊收傳洛陽時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嗣試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蕤蕤附濯木然時有安沈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世謂周文武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沈卽以黃

卷八

卷二

五

卷八

卷二

六

大呂舞雲門以祀及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取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長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函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秉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

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爲徵爲羽某律少宮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族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樂本于五音而收自許知音云郊祀不用商爲異

律呂相應

後周書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每以爲意因退朝經韓使

卷八

卷二

六

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舊唐書張文收善音律太宗時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帝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徵時人服其妙獨鼓鐸宋九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朝回復止寺舍叩主僧云此鐸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九曰此姑洗之編鍾耳因者本鍾聲果相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遇度

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詔一鈴
官亦編鐘及配懸音形皆合度樂府雜錄朱崖李太
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精妙人神嘗因清夜携
樂器于平泉別墅臨池彈絃賓調芙蓉荷間有聲意其
魚躍也及彈別調卽寂然因復彈絃賓久之池中一
物躍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絃賓微也蓋律呂相應
其妙若此自聲音道喪盲師俗工僅抱絃竹宮商罔
知啁啾煩雜欲以和神人格鳥獸其術無繇矣

廣陵散

卷小琴人卷二十六

七

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口誦
東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新固之廣陵散於今經
矣康內痛之初康嘗遊乎維西慕精華陽亭引琴而
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
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嘗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異苑載嵇叔夜少嘗畫
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散骨在公舍東三里
林中爲人發露乞爲堇堇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
白骨脰長三尺遂收堇之其夜夢長人來授以廣陵

散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忌遺太平廣記載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着黑單衣革帶康
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客行去路數
十里有亭名曰月華復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
散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
稱善中散益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
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音所好故來聽耳身不
幸非禮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受君之琴
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
琴琴節日夜已久何不朱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
手筆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更生遂
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辨謂中散曰君試以琴彈
與乃彈廣陵散並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決
不及與中散嘗不得散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樂
于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慨然大周
正載康嘗宿王伯運館忽有人入云吾有兄弟爲樂
人不勝編族今傳君廣陵散又劉潛琴議載杜夢妙
於廣散散稿中散從其子猛求得此傳唐書韓愈

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嘆曰妙哉儒生之爲是曲也其嘗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周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凌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楊州故廣陵地凌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厲慘痛迫脅之音盡于是矣永嘉之亂其先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俟世知音云按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

琴賦云夫入卷二一云

上

琴賦云馬融覃思於止息潘岳笙賦云輕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康琴賦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封太山則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其來已久伶人伯喈互有不同王館月亭各家並載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卽宋書戴顓傳顓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皆與世異則廣陵止息自是二曲名

歌曲

筆談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

之類今無復止遍冠東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者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尙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要使字字舉音輕圓悉馳入聲中今轉換處無品規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

聲卷八卷二十六

上

宮爲商歌之止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合聲謂之叫曲此數語可謂歌曲三昧而今之所稱善歌者亦不過念與叫耳聲音之道何可易言也陶九成輟耕錄載此甚悉

唐樂

唐樂之盛莫過於唐高祖卽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唐高祖者隋清樂也有絃鑼編磬獨絃琴擊琴瑟琵琶卧箏篋筑箏節鼓皆一

笙笛簫篴方響歌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并習已渝舞西涼伎有編鍾編磬皆一彈箏揚箏臥箏篴竽瑟篴琵琶五絃笙簫箏篴小箏篴橫笛腰鼓齊鼓箏鼓皆一銅鼓二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貝鼓箏篴橫笛風首瑟篴臥箏篴竽瑟篴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桿撥盡國王形又有五絃義背笛笙葫蘆笙簫小箏篴桃皮箏篴腰鼓齊鼓箏鼓龜頭鼓篴版貝大箏篴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

卷八 卷二 一六

一

風篴茲伎有彈箏竽瑟篴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箏篴箏篴鼓毛貝鼓都曇鼓疾提鼓篴其鼓腰鼓齊鼓箏鼓貝皆一銅鼓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珠謂之師子師安國伎有竽瑟篴琵琶五絃橫笛箏篴篴正鼓和鼓銅鼓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竽瑟篴琵琶五絃橫笛箏篴箏篴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鼓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

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日禮畢太宗特命削去之其後遂亡及平高昌收其樂有竽瑟篴銅角一五絃橫笛箏篴箏篴鼓腰鼓箏鼓皆二工人布巾袷袍錦帶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裏練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環赤鞵自是初有十部樂其後因內吳詔長孫無忌製傾盆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寶建德也采馬名黃驃驃及征高麗死于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驃曲四曲皆宮調也五絃如琵琶而小比因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

卷八 卷二 十六

十二

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搗琵琶高宗卽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詠爲景雲河清歌亦名晏樂有玉磬方響箏篴臥箏篴大小箏篴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箏篴簫銅鼓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貝鼓連鞀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鞵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鞵破陣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樂舞

四人進德冠紫袖白襖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高宗
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復失宮商今有司修習太常
丞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
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爲白雪歌古今奏正曲
復有送聲君唱臣之和義以羣臣所和詩十六韻爲
送聲十六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譌琴
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者樂府帝將伐高
麗燕雒陽城門觀屯營教武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
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樂而舞歌

唐書卷八十八

十三

唐書卷八十八

十四

者和之日八絃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氏
連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來賓之曲以獻調露
二年幸雒陽城南樓宴羣臣太常奏六合還津之舞
其容制不傳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
工製造調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帝始
分雅俗二部至唐夏日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
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
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太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
調林鍾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歌

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
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調至清迭
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迴靜急者流蕩其
後聲器變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
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官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
川之絲有琵琶五絃箏篋等竹有箏篋箏笛篳有笙
韋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韋而爲
鞀木有拍板方響以體合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
清樂形類雅音而曲由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
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
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
京樂也故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
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世清樂教
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
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帝命
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舞舞曲也
舞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
曲也前漢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周顧晉王珣歌也

煥儀晉隆安初諸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獻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隨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號壹投壺樂也常林歎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後庭花堂池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風離平折命幄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說失十不傳其一二茲

卷八十八 宋二十六

十五

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絕雅尚不至於淫放武后之禍樂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玄宗爲平王有散樂一部定章后之難頗有預謀者及卽位命寧王主清涼樂以亢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諸諫而賜金帛朱紫者陳臺縣尉袁楚客上書極諫初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帝卽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羅履備用雅樂惟無磬又

作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襪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述所興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間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集雅樂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還音也破陣樂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聲震朋大定樂又加金鉦慶善舞頭用西涼樂聲頗周雅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

卷八十八 宋二十一

一六

善三舞皆用之坐部後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烏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烏歌什武后所作也天授平名烏歌者有烏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惟龍池樂則否是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投河南節度後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進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廣帝方寢昇神仙之事詔還士司馬承禎製玄玄道曲茅

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黃
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縉製景雲九真索
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製商調君臣相遇樂
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鏡銀鍾磬
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
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製其聲金石絲竹以次
作隋煬帝厭其聲淡曲終又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
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
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

卷八 樂二 一六

十七

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
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
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
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
音律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哀諸樂不可方也蓋本
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適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
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
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
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

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唐之盛時凡樂人音樂
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
聲人至數萬人玄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
三重楊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德馬不動樂工少年
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
於勤政樓下後賜宴設醺亦令勤政樓其日奉明金
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立旗幟破金甲短後綰後
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閑廐
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承錦

卷八 樂二 一六

一八

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千秋節
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
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
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以荒堙獨其
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嗟感動益其事進足
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
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羣臣稱薦上壽而
已代宗錄廣平王復二京樂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
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致和元年又有廣

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於宮調有大適小適貞元初樂工康崑嘗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其後方俱多製舞樂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決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懿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綬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爲僧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舊樂製雲韶法曲及覓象

卷八 表二十一

一

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虞琴瑟筑篳篥箜篌笙竿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千五人續衣梳金蓮花以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樂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宣宗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綈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櫓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

衣博帶趨定俯仰中於規矩又有慈嶺西商士女贈歌爲隊其詞言慈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成通間諸王多習音樂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旛纓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

卷八 表二十六

十

中宗時百濟樂工人亡散岐王爲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裘褶襪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箏篋瑟履歌而已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後以爲獻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時命宮人朝夕歌之周隋始與西涼樂雜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日暮客可汗二日吐谷渾三日部落稽四日鉅鹿公主五日白淨王六日太子企喻也其餘辭多可汗之稱蓋燕魏之際鮮卑歌也

附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貞觀中將軍侯貴昌升州人
世傳北歌詔錄太樂然譯者不能通歲久不可辨矣
金吾所掌有大角卽魏之欽邏回工人謂之角手以
備鼓吹南蠻北狄俗斷髮故舞者以繩圍首約髮有
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龜茲散樂皆爲之少息伏
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爲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斷
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人中國唐宗時
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鋸刀俯身就鋒歷
臉下復植於背臑樂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申

杜老八夷

卷二一六

十一

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其樂猶與四夷樂
同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
韋皋言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驛國進樂皋乃作南詔
奉聖樂用黃鍾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
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
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
朝覲每拜跪卽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日黃鍾宮之宮
二日太簇商之宮三日姑洗角之宮四日林鍾徵之
宮五日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傳宗閔

子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優庭晏則立泰宮中
則坐奏十七年驛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
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請次其聲韻又圖其舞
容樂器以獻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絃竹匏
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利于有司故無
足采云

絃樂

音樂之設惟琴瑟爲最古伏羲氏所作也隋音樂志
曰琴神農製爲五絃文武加二絃爲七世本曰庖犧

杜老小乘

卷二十六

十二

作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
十五鼓西都賦曰神農造瑟呂氏春秋曰朱夷氏之
王天下爲以陽氣畜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五絃之
琴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替腰制爲十五絃舜益以
八絃爲二十三絃山海經曰晏龍始爲瑟華風俗通
曰華秦聲也而五絃今十三絃不知誰作成以爲象
恬所造晉陶融妻陳氏云箏后愛制子野者成則
又非始于恬也琵琶樂府雜錄曰始自烏孫公主造
焉上彈之今以爲明妃者誤唐書漢中王瑀知音聞

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少是未可以彈五十
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
一云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隋書樂志曰曲項琵
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或云碎葉國所獻又隋有
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遺制出
于胡中傳爲秦漢所作也齊武帝嘗以金縷柄銀柱
琵琶賜諸卿唐開元中有中書省奏蜀回得琵琶
以獻其槽遍背枹植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
金縷紅文彩成雙鳳貴妃每抱奏于梨園音韻悽清

琵琶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三

其絃乃末阿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淩水蠶絲也質
悽如用鷄雞筋作絃以鐵撥彈之南唐元宗以燒槽
琵琶賜後主周后嘗時善琵琶者有賀懷知康崑崙
段善本紀孩孩五代有馮吉以士人工之爲時所輕
筌篋釋名曰師謂所作摩摩樂也蓋空國之候爲之
郊祀志武帝禱祠奉一后土始用樂舞蓋召歌兒作
二十五絃及筌篋瑟自此起吳兢樂府解題曰筌篋
原名鼓音坎武帝破南越祠太乙后土樂人候彈依
琴造鼓以工人姓候故名候候語訛以爲筌篋也續

漢書曰靈帝胡原作胡筌篋隋書樂志亦云出自西
域非華夏舊器府樂志有鳳首筌篋隊筌篋豎筌篋
既通典曰秦琵琶也詩伐木坎坎坎坎鼓我說文作
鞞云舞曲也此鞞所自始後人以爲筌篋耳李氏資
暇錄曰唐中宗朝元行冲爲太常少卿有入于古塚
中獲銅器似琵琶而圓獻于元公元曰此阮仲雍所
造命工以木爲之音韻清朗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
月琴杜祐以爲晉竹林七賢國阮咸所彈與此正同
因謂之阮咸謂咸豐肥創此器以移琴聲四絃十三

琵琶小乘八卷二十六

三十四

柱倚膝撥之謂之擘以代撫琴之類也今人但直曰
阮耳唐樂志八音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等
也爲阮咸爲筑在行冲前又三絃子教坊記云女人
以琴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筌篋等者謂之楊
柳家蓋今三絃子所自始也又渾不似製如琵琶直
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後以皮爲面四絃皮絃
同一孤柱相傳謂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
形小耶君歎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
人以爲胡撥四皆相傳之訛若漢書隱云昔賢評聽

琴阮琵琶諸詩大率一律王可移用余謂不然聽

琴如昌黎云喧囂百鳥羣忽見孤風風跡舉分寸不

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云颯颯風雨隆隆

隱雷霆無射變凜烈黃鍾催發生咏歌文王雅怨刺

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東坡云大絃春溫

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和門山僧未

聞君勿與山谷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

社空悲思婦感蠟蛸暮年移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

也聽琵琶如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

橫卷小乘卷二十六二十五

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

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一聲深殿

鶯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暖百鳥語花

間茶底常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緩通黃

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也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

殘月龍秋獨雁叫琴天拍水楚國轉臣放十年漢宮

佳人嫁千里以爲琴則傷于怨以爲琵琶則絕無詭

氣自是摘阮也歐陽公聽琴云綿蠻巧囀花間舌鳴

咽交流水下泉東坡聽琴云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

下峽孤猿號自是聽琴也

箏

晉書劉琨字季容避亂塢間買胡數歡嘗之而嗜

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爲山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

之思於是草胡皆垂泣而去之又劉琨在晉陽會爲

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

賊聞之皆懷然長嘆中夜奏胡箏賊又流涕歎歎有

懷土之切向曉後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按箏胡人捲

蘆葉吹之無孔不知何以作音張博望人西域傳其

法于西京唯得摩訶梵勳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

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有出廉入塞楊柳等十曲

蔡琰在胡中作十八拍此本是胡樂故與諸胡易爲

動耳杜摯旃臈序云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

寒則又非始自胡人交一云晉先登儀注車駕住吹

小箏發吹大箏箏卽箏也箏音孤本于鞞上作孔焉

上吹之與箏異

尺八

洪容齋隨筆引述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

尺八事楊用修云簫管之製六孔旁一孔加竹膜足黃鍾之一以均聲謂之尺八沈存中筆談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製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羌遂或曰漢武帝時丘仲始作遂又云起于羌人焉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爲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

桂香八夫

卷二十一

三

周禮笙師杜子春注云遂乃今時所吹五空竹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爲然據此則古遂無五孔今之七孔已非古製且云刻其上爲五孔一出其背似今之尺八則遂亦非尺八也後出一孔以爲官聲或以爲商聲與今製亦異

笛連字同

笛

詩坎其擊缶琬引爾雅孫奭曰缶瓦器郭璞曰缶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云鼓缶而歌

則大率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訓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由會諸侯主國樽於簋訓故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此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汲器義九年宋災左傳曰具饔餼備水器則缶是汲水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于文定讀史漫錄云澠池之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倡善鼓瑟以是序之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戎狄之俗無音樂以缶爲樂以是序之也列國之君每當宴會爭出奇以相勝耳此意亦新發

卷二十一

二十六

上八

羯鼓

夢溪筆談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遶空碎建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惟有卻羯一父老能之有大合

蟬滴清泉之曲予經鄭延時高爾其聲歷原承受公
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鄒
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所有但名存而
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
杖之契者四極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又唐之杖
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
拊之則唐之遺震第二鼓也明皇宋開府皆善此鼓
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
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
麓卷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九

征得黃帝典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典或作鹽鹿
曲有夾厥鹽阿鵲鹽今杖鼓譜中有夾杖聲按南卓
羯鼓錄羯鼓尤甚促急連作鼓碎之聲破空透遠特
異於衆樂今云透空碎遠或字之訛也明皇製泰光
好秋風高曲宋開府瓊製南山起雲北山起雨曲帝
與宋論鼓曰不是青山石未卽是魯山花莫此乃漢
震第二鼓也與存中所謂以一手拊之者不知合否
宋開府曰頭如青山峯取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
碎急乃是羯鼓最妙處然非四體契杖何能致此會

時汝陽王璵亦能此嘗戴研光帽打曲上摘紅燈籠
帽上極滑而久曲終花不墮上深爲嘆賞曰花奴是
神仙中謫墜來東坡志林徐州通判李陽有子年十
六爲物所憑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
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或問研光帽所由云西王
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
曲未終花皆落去今汝陽事與此同而花不落爲異
青州石末定州花宛唐人以作羯鼓聲者檢取宛石
不用木故其聲碎遠今鮮見此製

卷小乘八卷二十一

三十

提卷小乘卷之二十六終

桂苑小乘卷之二十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書畫類

諧聲

鄭漁仲作六書畧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

六者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

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其他六書不過二千四百

二十五字耳又云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五篇

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彖有淺小之義故

從彖之類

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殘貨不殘

重者爲殘水輕薄者爲殘青字有精明之義故得

障蔽爲睛水無洞洞爲清目能明見爲睛米去皮爲

精凡此皆可類求姑述兩端以見其凡據此則會意

非諧聲也若以淺小居右者爲義則詩曰小戎伐牧

可云人之淺小者爲伐乎且得酉爲醴得巾爲幘又

何說也以精明居右者爲義則禮曰冬溫夏凊可云

水之精明者爲凊乎且囚人成情囚言成請又何說

也此皆本之荆公字說而推廣之凡說文字畫如文

刀頁色見鳥力邑之類何嘗不從右而必謂以左旁

爲類也持論雖新于義未確又王聖美治字學演其

義以爲古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

義在右如水小爲淺金小爲錢貝小爲賤之類其說

又在鄭前

翻切

翻切之學來自竺法凡一母十四字其第四字得切

音第八第九則切脚也但其中有先後天之異如當

字當以敦端爲切脚而今用丁類剛字當以昆官爲

切脚而今用斤堅郎字當以輪鸞爲切脚而今用

連桑字當以孫陵爲切脚而今用新先諸如此類皆

川後天之音從皆宗之不得復改又東都龍切上聲

字爲母下一字爲韵母則十四字中隨用一母韵則

一韵中隨用一字故都龍東也當同亦東也刀紅亦

東也後人不曉此義如東既音都龍切又一音當同

切澤爲可笑唐陸德明音釋多類此弊云沈存中深

解此理具筆談中今錄于後切韵之學本出於西域

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

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巨何不爲盡如是爲爾而
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字之音蓋切字之
原也如轉字文從而夫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其知
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
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
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
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那隆履尾之類是也皆得
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該
央是也幫宮之清齒齒之清剛角縱調之爲四等幫

三

滂滂甚是也幫宮之清齒齒之清剛角就本音本
調之爲四聲幫滂勝博是也幫宮清之平勝官清之
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也
胸止有兩字疎大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
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
有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
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
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自
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凡人別等謂之類隔難

隔等須以其類爲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
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
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字第一第約也
以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
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
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
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與南渡
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
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

四

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
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
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
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
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腭輪起至唇上
發如屏字浮全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鼻中
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日阿多波者都囉拖
婆茶沙嚩哆也瑟吒合迦婆麼伽他吐鎖呼拖前二
拖重呼合奢佉又合婆多合填呂擇多合婆尼吒合婆

顧令二車婆摩令二經伽上婆伽令二也婆令二室者令二佗陀
顧爲不同各有理號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
歷世侵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南齊國子博士周
顒著四聲切韻行于時此蓋中國翻切之始周崇信
釋益得之西方之書云

反語爲讀

反語之學盛于齊梁於是世相學向至以反語爲讀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
於何相車常于闕常于闕者反語石子嗣也絢絡絡

莊書八卷八卷二一七

五

帶也反語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喪東其身攜
石子嗣後聽恪故吏收歛求之此嗣云齊文惠太子
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
語爲顛重也武帝又於青田立宮號曰舊宮反語窮
旌也文惠太子薨林王果以輕弱而至于窮梁武帝
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
泰昭明太子未薨前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
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
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陳后主名

叔賁反語爲少福敗亡之徵袁粲舊名慙孫劉俊舊
名劉忱宋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慙爲頌門劉忱爲陽
警帝意惡之乃令改馬始興王鑑傳宋泰始中道士
邵碩謂益州刺史劉亮曰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
勝意來作此州承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
以始興王鑑爲刺史勝意反語爲始興也碩言於此
乃驗

俄俄同音

洪範無偏無陂古文原作顧玄宗以顧與義不叶遂
改爲陂音秘不知義與俄同俄本有俄音古文喪義

莊書八卷八卷二一七

六

作夢儀栢舟寶惟我儀與河韻東山九十共儀與河
前穆天子傳黃澤諸皇人咸儀與沙約史記黃帝紀
浮化鳥獸蟲蛾學記蛾子時術之左傳十五年晉大
夫缺析後背皇甫嵩傳黃巾亦名爲蛾蛾皆同蟻近
音通用具野客叢書第三卷今蟬蛾山海經作常義
呂氏春秋左氏作常儀義儀俱作俄音而後人妄加
女傍淮南遂創爲奔月之說耳又漢書西域傳從都
善徇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波音俄義反

則頗亦自可與義叶不必改爲腹也

呼音

經史號呼之呼音火故反惟左文元年江半怒曰呼役夫注呼發聲也音報賀反然報賀則近同據似無謂當從黃賀反前書陳涉傳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夥字止發聲與此呼字同蓋楚音也今漢書音禍上去二聲相通耳

平音

前書廷尉平平去聲會稽典錄盛憲與孔融善融與前書公書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孝章意字平音皮柄反

若音

佛書般若蘭若俱音人者反按北史後周有若干濕及右將軍若干惠釋文云以國爲姓音人者反則若自有慈音不必來自西方也

頌字

頌與容字通用漢書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注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史舍不入往牢也備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師古頌同容史鮑焦無從頌而死詩飲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則原有容義左傳穆姜使擇美價以自爲觀與須琴注頌琴琴名猶雅琴唐樂志五曰絲爲琴爲瑟爲劍瑟頌瑟也頌瑟意與須琴同亦得音容宋蘇頌字子容

聲字

今時俗常有背聲字於門云人死爲鬼鬼死爲聲見此字則遠避之音積一音箋按宜室志河東劉漸以明經入仕後棄官隱居伊水有道士李君以道漸問允善視見李君後退居汝穎遇漸于伊維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爲友甚善李君寄書于崔曰當今制見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輩以漸字題其門則今字直當書漸不必復加耳也或當時以李君有無過漸耳之言遂併二字書之今不

知所出遠立爲異說云又指物之稱傳燈錄南泉云
王老師聲之類音女已反

風帆

野客叢書船人使風曰帆風帆作去呼呼唐韻去聲
有此一音是以張說詩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按
左傳宣十二年鄭之戰拔旆投衡注拔旆投衡上使

不帆風帆音凡劒反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

以郭風名之曰帆則帆之爲去聲出於經傳案書引

張詩爲証似未深考升庵詩話引証頗詳亦不及左

傳者ハ矣ハ卷二十一

龍

蔡

左傳游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在

室故也註蔡放也引說文云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爲

放散之義故訓爲故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

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

者音義蔡音素葛反下蔡叔之蔡如字說文作蔡音

同云蔡蔡散之也尚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東

二百里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風而差別疏蔡之爲法

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數耳此
名爲蔡敬簡於夷放訓蔡爲法不知何以不引左氏

音素葛反也蔡氏注始引用之今學者俱讀爲七益

反誤蔡字亦作蔡韓月蝕詩星如蔡沙山俗作儼前

書西域傳封昧蔡爲宛王蔡音子葛反則蔡自有子

葛音不必定書作米殺也

闌

今人言藏名取物者爲闌字書音鳩闌取也按列子

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黃金樞者僭注樞樞也

樞者ハ矣ハ卷二十一

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樞風注記蔡爲樞

之後史姬兒童爲藏強之戲辛氏已蔡記云漢鈎

夫人手拳時人攸之因名爲藏鈎也字亦作鈎東

漢記賜日賜博士羊羊有肥瘠欲投鈎既字記之

強鈎鈎同音工候反闌俗字也古典無此字亦不

音鳩

遼

前漢書平當傳贊遼通有耻師古注道讀與遼同按

漢十二年公會吳於棠棠杜注棠果在淮南遼道縣

東南道音四一音遞則迥遞又可作遶道矣彙皆章
夜反字亦作柘今廬州合肥縣有柘泉湖宋雲龍跋
抄云世傳遶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爲遶及讀遶
郎中鄭因碑遶遶退讓道即節字古字通用非獨此
一碑也則知遶甲當云節甲言以六甲節環桃數也
以遶甲爲節甲近理不引漢書而引鄭固碑何也

街噤

街胡絨反說文云馬勒口中从金从行街者行馬者
也噤說文口有所街也从口兼聲則街爲會意噤爲

桂卷小注八卷二十七

十一

雷聲矣二字古通用周禮大司馬鼓行徒街枚注
如著街之算法止語也奉命曰街官吏階位亦曰街
今俗呼噤同舍而書街爲街復書街爲噤又訛噤爲
卿竟不成字可笑

爛熳

爛熳字六朝以後多用之梁沈休文案茹粉爛熳杜
少陵栽桃爛熳紅殘花爛熳開何益寫花不愁不爛
熳爛熳爲雲雨錦里春光空爛熳韓昌黎爛熳長醉
爲文辭及唐人小說此二字甚多然字書韻書皆無

熳字不知其所出按昌黎有梨花詩共驚爛熳開正
月熳字直作熳上林賦灞波遠遷王衷洞蕭賦悻悻
灞灞亡耦失街則字以從灞爲長

燧

大中遺事宣宗夜艾猶觀書燧燧委積說文燧燈燧
也音似也反火燧亦得云燧石出聯句云何當出灰
燧無計離羣器李商隱詩云香燧燈光奈爾何管子
弟子職隅坐而折筴注聖燧燧也字亦作燧與燧義
同

卷八卷八卷二

子

鴟

鴟者夫爾反說文鴟獸長脊行身然欲有所伺
形又蟲身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身又解也止也
傳范武子曰余將老使御子逞其志庶有身乎又
如賦陂池狸身郭璞注旁類貌東京賦憎婢媚以
身注安態妖蟲也鴟音夫聲反鴟也似羊一角能
觸邪則解鴟之鴟不當書爲身然王充論衡云解
者一角羊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後書與服志法冠一曰柱徒執法者服之或謂也

牙冠解牙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張
協七命於是飛黃香銳資石廷俊感封徐僧馮承拉
魁越挫解牙則鴈自可書爲牙亦自有直爾音非誤
也

醉

俗呼酒母爲酒醉音古孝反佛書亦有此字今韻書
無按漢書李陵傳媒藥其短注媒酒教藥也齊人
名楚餅曰媒則醉直當作教媒字教字甚雅媒一音
欺小楚名女楚見高氏娶補

楚書小史入卷二十一

一五

狙

莊子狙公賦芋注狙猴也以其善登木而窺伺人故
借爲七豫反字與覷同史記張良狙擊始皇于博浪
沙中唐書崔光遠傳使百騎鼓滿狙其前郭虔瓘傳
勇士狙道左突斬之是也唐書用此字甚多柳子厚
罵尸蟲文狙伺隱惡字亦作平聲少陵詩慎勿出口
他人狙此皆以窺伺爲義又狙性多詐故言狙詐音
七余反

昏

或云昏字从民下日以避唐文皇帝改民爲氏非也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徐曰會意周禮
司烜氏疏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禮記註
日入後二刻爲昏定凡開婚幣皆不當從民

落鬼

前書郡食其傳好讀書家貧養兒無衣食業應劭曰
志行衰惡之說師古曰落鬼失業無次也音薄一音
託又蜀志楊儀傳儀語費禕曰往者丞相已沒之際
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向落度如此那度徒各
楚書小史入卷二十一

十四

反南史杜陵傳獲少落前不爲時知鬼度泊三字
義俱同

堯

堯音丁鄧反字林云凡屬也今無書作堯者堯橋
兒上林賦音徐庚反一音直陵反南史梁宗室臨汝
侯徵傳歡在益州顏僧益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楊
武帝未知之以此爲懲橙正與堯同

通鑑誤讀

見騎讀通鑑師傳之誤有至老大而不悟者如今日

不兩今讀今日不兩與其角者去其齒角音祿鳥噪

也今讀爲頭角之角陶侃運甓讀運甓狙擊始皇于

博浪沙中狙同觀今讀作狙浪音郎今讀作去聲魁

梧奇偉梧音悟今讀作平聲汪于頃陂今讀于頃

波沈盤之泉橫出曰沈直出曰盤今讀曰泛蓋之泉

南人能暑北人能寒能同耐與不相能之能同而今

俱讀作本音風裁之裁音在朝請之請音靜而今皆

讀作本音齊威王名因齊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新

今以爲田齊元吉善稍同梨今讀爲稍給市羽扇給

桂卷八卷八卷二十一

音關絲綬也今讀音倫陳平封曲逆音去過今讀

音金日磾封稭侯音妬今讀作詫音斬成安君於逃

水上汜音是與毛詩江有汜同今讀作起音圯上老

人圯音怡楚人謂橋曰圯今亦讀作起音漢王卽位

於汜水之陽汜音汎今亦讀作圯沐猴而冠沐同獨

今讀作沐浴之沐番君別將吳芮音番音婆即今鄱陽

之鄱今讀爲翻頓尉俊及尉音皮今讀爲殊如此之

類不可枚舉此皆童年戶習誤誤若此又况乎先秦

古文六書與義哉讀書先識字學者宜志之矣

古字通用

古時字書簡少假借通用者甚多如雷爲墨其爲基

刑爲形摩爲肩煙爲煙能爲台爲耐藏爲漸波爲波

乘爲柄氏爲是趨爲促充爲衝春爲鍾侯爲蹊非爲

飛公爲功催爲摧看爲爰橫爲費詞爲暗倡爲猖摩

爲磨啓爲起衙爲禦施爲弛豪爲毫地爲庖娉爲聘

性爲姓識爲職解爲釋赤爲尺軼爲逸視爲兇却爲

岐皇爲黃獸爲犴便爲平霸爲鳧潛爲瞻矜爲譚畢

爲畢曼爲蠻餘爲僑亶爲但頓爲鈍輸爲偷鄴爲向

桂卷八卷八卷二十一

財爲裁幾爲幾閤合爲閤閭汾沅爲紛紜烟燼爲燼

魚扶服爲旬旬題結爲推髻緹爲袞袞威夷爲逌

逌逌逌爲委蛇方良爲閔兩之類又有本字而多書

者如寔爲廷駉爲衆綬爲安俠爲來猳爲氏勛爲巢

崇爲陰豎爲登陞爲淮詢爲甸仲爲中譙爲焦譚爲

豐祿爲條仙爲山嬉爲喜奕爲亦邀爲逌紅爲工覲

爲示放爲方禁爲共穉爲厲荷爲青浴爲谷之類又

有本字而減畫者如微爲微央爲央未爲未而爲耐

龍爲龍臧爲藏竟爲境婁爲婁字爲泝昔爲錯余爲

斜共爲泰豐爲祖易爲場北爲背果爲襟扇爲隔寮
爲燎忽爲腰亞爲惡及聖隊爲堅修爲倂兒爲况罕
爲澤喜爲部財爲爵夫爲咲之類今漢碑存者多有
其文不能悉載

書論

晉衛恒隴子也父子皆有書名恒善草隸書爲四體
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
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
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

卷八 卷二十一

十七

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
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
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
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
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
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
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
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

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
恒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
書猶有勢歸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
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副前賢
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
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
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

卷八 卷二十七

十八

僞靡分大旨開元弘道數調天垂其象地鑿其文其
文乃耀榮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
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光木卉萃尊以垂栢山嶽義差而連岡蟲跋跋以若
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
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節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迴
事制權其面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淵
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逸
逸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

而望之若翔鳳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
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精篆蓋其子孫隸草
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
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
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宋株國異而文
字乖形泰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
不令泰文者斯作荅頌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

程邈小篆

卷二十七

十九

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
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由以爲
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泰壞古文有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甲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
豐較文字却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
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隸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

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
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
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章誕師淳而不及
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而備侍中魏氏寶
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
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
象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人
神或施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顛若
黍稷之垂頤蘊若蟲蛇之焚

程邈小篆

卷二十七

二十

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迹似水露絲絲窈窕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香
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跋跋翾翾遠而望之象
鶴羣游駢駢遞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
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規其卻圓
倕揖讓而辭巧精誦拱手而翰翰處篇藉之首曰
賦賦其可觀擗華覽于絕老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
之弘懿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畧而論
篇秦既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

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幘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減之每書輒削而焚其附隸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附隸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東衛將今鉅鹿宋子有狀球碑是衛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鶴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鶴鶴之爲選部也魏武飲爲雒陽令而以

隸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隸書

東有度煥若星陳爵若雲布其大徑尋網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趨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烟嶺巖巖峨高下屬趨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蹙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第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奧之不轉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隸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隸書

巧自與衆頗感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
趙有餘河關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
英之得其法也崔現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顓
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及暨末葉典藉凋繁時之多
辭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勸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
刪草書之法益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通兼功并
用愛日省力絕倫之變宜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
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
跂志在飛侈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踟躕點點狀似

崔蔡小史卷二十七

字三

崔蔡小史卷二十七

連珠絕而不離齒怒情釋放迴生奇感波瀾迴轉
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明蟾蜍枝飽筆收勢餘綫
結若杜伯捷毒綠蠟膝蛇赴穴頭沒尾番是故建而
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纖微
要妙臨時從立界舉大較勢勢若斯又索靖作草書
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
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應益草書之爲狀也
若銀鈎深若鸞鷟舒翼未發若果復安蠹蛇其終

往或還頗阿都以羸形欬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盼
鸞乍正乍邪驥驥暴怒逼其轡游水宮陸揚其波芝
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龍對距于山嶽
飛燕相追面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
扇樹枝條顛氣轉相比附窮燒廉苦隨體散布紛擾
撥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矯其間騰殺飛
馳相奔起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愾而不
羣或若自簡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徵心

崔蔡小史卷二十七

字四

崔蔡小史卷二十七

不判去繁存微大衆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
放乎兩行冰散高音翰屬流越流沒忽班班而
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安光潤以架架命壯
度運其指使伯英更其腕者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
殊觀南齊王僧虔善書高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
求龍書人名僧虔得氏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
帝景帝歸命侯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於中書
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

撰能書人名一卷又論書曰宋文帝書曰云可比王
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與
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也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
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
張也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驢駁駁恒欲
度驛驢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
庾嶠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難肯
學逸少者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
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

卷小乘

卷二十七

卷小乘

卷二十七

幾欲亂真張芝索靖章詠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
張芝當時亦呼草聖
索靖當時亦呼草聖
章詠當時亦呼草聖
鍾會當時亦呼草聖
二衛當時亦呼草聖
右軍新嘉草聖于二王緊結其父祖玄自謂右軍
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亦人能書錄亦自謂右軍
子敬書錄亦自謂右軍子敬書錄亦自謂右軍
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有筆力見
惡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而授子敬故當在欣
後范華與諸思話同師羊欣後小派既失故步爲復
小力恨弱謝綜書其易云繁生足是得實也然不減
好端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實道力書亞
丘道護廣而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下
王倫敘甚工晉書唐太宗王起少制曰書契之典肇
爲注敘甚工晉書唐太宗王起少制曰書契之典肇
乎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廣點

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
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
雖粗美一時亦爲通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
纖濃分疎密密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
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取賦之雖有父
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
拘束若嚴家之餞諫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
餞諫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
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
若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無
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
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蓋名耶此數子者皆舉
選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狂
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
而還連風蕭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觀之不覺爲倦
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
足論哉數書雖議論不一宗旨殊科然書法源委咸
備于斯錄之

草書

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北齊趙仲
將見妻子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草書善草隸雖
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則似
相輕忽若當家平幼又恐疑其所宜爾是以必須隸
筆唐席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
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
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邪知英匆匆不暇
罔卽此意耳非真謂草書難工於正書也今世士人
非至親暱不輒作草而正書多使隸代之遂令往來
之間不睹手書亦緣平時好逸不嫻楷正故也趙爽
敏日作萬字雖百函俱發當不爲勞

閣帖

世傳淳化閣帖刻以棗木板用奚廷珪墨楷以澄心
堂紙石林燕語太宗雷意字書嘗出內府及士大夫
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于秘閣謂之
閣帖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戴
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爲李駉馬昭家所得者實

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凝滯間亦有僞
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
中被災焚終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
慶曆間此遂相流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勒于州廨
潭本爲絳本又以五代近人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
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則
閣帖原自石刻其刻于木自元祐始也今云榻木有
銀錠紋及相合之處皆有銀鈎蹟者乃爲真本不知
當何所據

希白帖

楊用修引東坡跋希白作字有江左風味故長沙韓
北淳化爲勝乃知潭帖過閣帖也希白卽錢易王元
美云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無
索迴縹渺之勢楊以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
孟浪如此按陳易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且
肉停勻形勢俱顯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希
白慶曆間僧而宋王魯齋淳化帖記云絳帖詮次不
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

神臨江本病於瘦弱皆不足此肩開本則希白蓋劉
姓者耶一云受曆年丞相劉公流帥潭日命惠照夫
師希白模刻增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帖則希
白蓋稱惠照其姓劉或以劉相之誤也或云希白別
號寶月宋秦子明於長沙模刻寶月帖載入黔江之
紹聖院是爲黔江帖此足徵僧名希白者也丹鉛續
錄又云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
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
唐昇元帖之前此之金簿置銀銀錠板者優劣當
懸矣則寶月洪米甚錢非慶曆間體訂知容齋四
庫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本香齋
程欽之特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僧耳移金
浦得觀其藏帖各題其末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莊
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北淳化特詔所摹爲勝世俗
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帖今藏予家高宗翰墨志云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三本絳本已少唯潭帖爲勝
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于字畫得佳處故於王
王帖尤達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則潭帖元屬錢易以

爲僧希白者陳易曹之誤耳楊用修所引本日無誤
元美以爲孟浪似屬不考蓋希白之爲易爲僧自有
二人宋史亦載錢易字希白是越王綜之子善尋尺
大書行草所著書有金閨流淵雷制集一百五十卷
青雲總錄書雲新錄南部新書刊微考一百五十卷
密棧道藏姓者教生戒又聯車志南宋文帝玄孫爲
僧入唐貞元間幾三百歲名惠照亦劉姓與希白姓
名同然亦未言其爲寶月也青箱雜記張益公離蜀
以一幅書授僧希白上題須十年始開後公薨時果
十年啓之乃公真子一幅自贊其上則蜀僧亦猶
希白者且與潭僧同時豈即一人耶又四繪寶鑑
僧希白善花卉蓋南宋時人索靖字幼安所著草書
狀有婉若銀鈞之語楊以幼安銀鈞之敏爲管寧真
誤也

緇黃字學

唐玄宗不喜古文命衛包易以今文而古文遂絕其
此譌俗相仍讀書者有不識字之譏今所存者尚有
說文字原字林等書而許昌之學不傳緇黃之家派

有克心於茲者太一山僧雲勝註字林五卷唐釋惠
力撰象文玉篇二十卷道士趙利正撰玉篇解疑三
十卷吳興道士張有撰復古篇二卷有幼喜小篆年
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攷
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李陽
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林中書總督魏國
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爲非有曰世俗
以不從山者爲魏非也二字皆當從山一字二音耳
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其精博如此契丹僧

楷卷小集

卷二

三

卷八

卷二

三

四

行均撰龍龕手鏡三卷凡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字
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釋夢英撰
源一卷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
恕云按說文字原惟有五百四十部今日錄妄有異
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簡點偏旁少品然
至龜弘五字故知林氏虛誕後進夢英因此書正之
惟賜僧肇撰韻藻五篇豈永未所謂儒者之學遠且
大而用功多莫肯令其所事而盡心乎此其有精者
則往往不能于其它者耶又僧工書者隋智永唐辨

才懷素亞栖夢龜懷仁行敦齊已高開晉光景書首
休文楚靈諫善八分藝林元雅米法暉蔡參婦人善
書者自衛夫人而下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荀氏王
凝之妻謝道韞獻之女安僖皇后王珣妻江氏唐后
武氏成都倡薛濤俱見宣和書譜并附之

畫龍

唐宋遺史載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
將練以爲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去與
僧繇畫龍事同葉公喜畫龍而不喜真龍安見畫龍
之非真龍也梁僧繇畫安樂寺龍點睛乘雲去唐
道玄畫殿內玉龍鱗甲飛動故大雨即生烟霧焉
正畫龍池殿風雲隨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
摩廣于下邳縣畫一龍筆纔絕雲霧霧起畫龍忽騰
雲而上此皆以畫爲其矣

皺

畫家皺法董源麻皮皺范寬兩點皺李將軍小斧劈
皺李唐大斧劈皺巨然短筆麻皺江貫道泥裏拔釘
皺夏圭米元暉搨泥帶水皺按說文皺細起皮也陸

放翁筆記云皺不知何物引楊朴之詩數箇胡皺微
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又南楚新聞一櫟瓊根數十
皺盤中猶自有紅鱗想餅餌之屬不知胡皺乃牛傾
下垂皮體根羊肉數十皺蓋其細皮也又呂氏春秋
陳有醜人名敦洽脫眉權頤皮膚皺黑陳疾悅之南
史梁武帝冬月四更竟即初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
爲皺裂

樵巷小乘卷之二十七

終

樵巷小乘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嵯菴小乘卷之二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閨壺類

二女

山海經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
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始皇本紀所謂堯女舜妻者也
十二卷又云舜妻癸比氏生齊明燭光處河大澤二
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娥皇女英爲湘夫人而舜
亦有二女爲河神矣又唐李綽尚書故實云張文規
差卷小乘卷二十八

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官
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賄死盧氏縣南山
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盤人亦不能
計其直修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
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直考訊與前通無異及奉引其
徒得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聯也州移牒公致
書皆怒而不遺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人京師貴人
家矣公前歲自京徙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
所說然史傳及地理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

死於湘嶺今所謂者皆傳說之妄不足據又前書地
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有塚祠大戴禮
帝繫篇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檀弓舜葬
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則堯女豈不止于皇
英而舜妃亦非止于二女耶一云女媿即女英路史
云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
比生女二人庶幾生子九人登比即癸比皇字亦作
煌亦作黃英亦作瑩娥皇盲與地理志合

申生母

卷二十八

史記晉世家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
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按左氏傳晉獻公娶於
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齊姜是
公之姜武公末年齊桓娥立不得爲桓女說射惠
之舅狐偃女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史記疑誤

西施

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以羅說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展而
獻於吳王子年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

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則西施因名夷光也本施
妹以居在西國曰西施然孟子曰西子國策云毛
庸先施枚乘七發云使史施陽文熾服而御則西施
又爲先施以先西字同母相傳之訛似乎以西爲姓
東坡云懷家舊姓西似非誤耳吳以西施未知所終
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鸚夷宋之間一朝還
舊都觀粧尋若耶壘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竟無所
據吳越春秋吳以西子被殺今紹興府城外有西施
墓理或近之孟子注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

卷八十八 卷二十八

三

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
先輸金錢一文今史記無此語管子小稱篇毛牆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管子
先越王二百餘年豈古人曾有此名而越女因之哉
管子爲厲書耶西施逐鸚夷事野客叢書載林義山
藝苑危言陳氏正楊胡氏學山辨之甚悉不具載
平廣記三百二十六卷載梁天監十一年七月濟南
劉導與同志李士烟在京口解后二女一爲西施
爲夷光中云夷光是越王之女與施同貢於吳事雖

淫褒不見述然亦足徵其爲二人不得以西施名夷
先也一云鄭旦卽西施名又越絕書勾踐人臣于吳
夫人道中產一女於亭中後勝吳名亭曰女陽更號
李爲女兒鄉陸廣徵吳地記以爲范蠡西施事誤漢
書南越傳轅終古封語兒鄉疾注語字或作鄉亦作
鄉今名語溪又未必以女兒也西施貢生于吾肅今
蕭山有苧蘿鄉後漢書合稽餘暨卽蕭山注西施之
所出以爲諸暨者誤

李夫人

卷八十八 卷二十八

四

前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
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
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
就視上愈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
作賦以悼夫人千寶搜神記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嫋嫋何冉冉其來遲史記上有所幸王夫人卒
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說云不言是李
夫人氏作詩賦事拾遺記李夫人死武帝欲見之詔

董仲君與語可得見石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
移山青石輕如毛羽寒日則溫夏日則冷刻以爲人
能神語帝爲致之乃刺作李夫人形置紗幕中煥若
生帝大悅不得近事又與少翁異南宋孝武股淑儀
堯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視屍如此
積日形色不異都下時有巫者說帝言貴妃可致帝
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之言然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歌帝尤哽恨於是擬
李夫人賦以寄意焉此術今亦有爲之者蓋以他鬼
借李夫人之形也

卷二十八

五

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
曰願令表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
出戶掩門乃走其柩爲戶所閉掣絕而去歲餘此
死家妻之聞見婦人蓋下有衣柩是則真能致死
矣

王昭君

前書匈奴傳呼韓邪來朝自言願嫁漢氏以自親元

卷二十八

六

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惟喜止
青願保塞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太閼氏子雕陶莫皋立爲後
株常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
女爲當于居次王莽秉政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
於前迺遣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人仲太
后所以賞賜之甚厚後書南匈奴傳初單于右谷蠡
王伊屠智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
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智牙師智牙師者王昭君之
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
官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
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
後單于閼氏焉比見智牙師被誅由怨言曰以兄弟
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

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稱謂單于疑之比者呼韓邪
單于之孫烏珠爾若鞮單于之子也西京雜記元帝
後官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
皆重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人朝求美
人爲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爲第一
帝悔之而召籍已定重失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
按其事畫工皆燕市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工爲人
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趙
工爲牛馬飛鳥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馮望尤
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素市前書云嬙字昭君
後書云昭君字嬙前書云生一男後書云生二子
書無謂掖庭令求行事畫工事西京雜記不知又何
所本一云呼韓邪死昭君謂復株余單于曰爲漢罪
爲胡耶後株余單于曰爲胡耳昭君遂投河死至今
傳青塚云

太史公妻

唐荊河南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樊墓志銘永
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廂若有若無猶

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
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煥年十七遷
還因還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
於同後還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
聞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
何所君亦將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
垂不朽余感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妾事彼
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坐食於斯惜遂良與文井
書太史公未聞有子其有妾不見它書而見於河南
志中亦甚可怪太史公自飲壯還似非以家累自
者漫錄之以廣異聞

賢女

王莽女爲平帝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莽欲嫁
堅志不從及莽敗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中死
操女爲獻帝后丕篡遣使求璽后怒不與如亮
單乃呼使者親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
不祥爾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父有異圖形於言
沒其位憤甚堅欲奪其志不從乃止李昇女爲吳

子建妃昇既篡位封爲永興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以此四賢女乃生篡賊之家又東漢荀爽女采適河南陰發瑜卒采年十九後同郡郭奕妻偶爽以采許之因許病篤召采歸愼刀自誓爽令傳婢奪刀扶抱載之既到勅左右辦浴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歸陰氏遂以衣帶自經焉爽晚年應董卓之召取位卿相晉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愍懷太子妃劉聰陷維以惠風賜其將奇勸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莽操堅昇篡

卷八 卷二 一人

又

賊無論慈明夷甫皆負一時盛名作事如此寧不痛愧其女乎又晉書后妃傳惠羊皇后懷帝立居弘福宮維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立以爲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國之闇夫妾生于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也構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二子柔而城族姓也前以匪人得賢女而此以機行辱名宗女德之所關抑以重矣

叔先雄

漢孝女曹娥唐孝女饒娥一以節評淳文顯一以孝子厚文顯然列女傳又載孝女叔先雄者饒爲人也父泥和承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并徵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悲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玑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解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

卷八 卷二 一人

言爲雄立碑闕像其形焉華陽國志載此事與傳異承建元年符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徵巴蜀符遇成瑞難死子賢求夷不待女絡年二十五夏雨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頸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云云太守遣戶曹掾爲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盜樊道黃帛爲張貞妻亦沈身求貞則先雄又名絡矣先絡較之曹饒不甚著而張帛益張氏無聞又渝州閬經渝州城離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多覆舟之

忠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敗
溺水死和女與兄同行女有兩兄方稚齒乃分金珠
作二錦囊置兄頸然後乘舟至父溪處呼聲投水凡
六月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見令人守之至
期果出今碑在城灘側事與先雄正合而名殊豈傳
者之誤耶

蔡中郎女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
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之女也生后

卷八十八 卷二十一

十一

及太傅祜前妻孔融女生發初發與祜同母兄亦
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祜
竟成可謂賢母矣後漢列女傳載董祀妻瑗而不及
衛妻何耶傳云瑗前嫁爲衛仲道妻因亂沒入虜曹
操索與邑善痛其無嗣乃遣使從虜贖瑗歸重嫁董
祀晉書羊祜傳當討吳賊有功將遣爵土乞以賜舅
子蔡瑗詔封冀關內度邑三百戶則中郎又未嘗無
後此必後書之誤

伏女草母

漢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臣有聞伏生治之
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臧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投錯齊人語
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
而已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
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
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
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
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
李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經
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雅安壽壽養護之逞時
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
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止仕符堅
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劉禮樂通問時
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此年經撰正經
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
世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

卷八十八 卷二十一

十二

嗣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簡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宜丈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孝氏宋母爲二女人皆有功於經學伏事人能言之章事鮮有知者讀尚書周禮者亦嘗知所自云

韓岳二夫人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引兵趨鎮江屯焦山兀木至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飛夫人親執袍鼓金兵終不得渡癸辛雜志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

卷二十八

十一

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諫親將還精銳具饌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親入教場呼問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勇之士以爲策應飛曰吾命汝堅守天不能移地不能動今不得吾命擅自動擅是無律也立命責短狀將所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爲蓋夫人曾有命耳飛怒竟斬之是韓岳二夫人皆知兵曾在軍中更可異也

崔氏女

俗傳秦少游爲東坡妹婿大謬東坡有女弟適柳子玉亦能詩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世或以爲東坡女弟者亦非

包範妻

宋史列女傳包範妻崔氏範羅密副史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商賈復執滄海之事幸矣况敢汚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欲奪其志崔以死自

崔氏小傳卷二十八

十四

誓送母歸荊州卒還也氏及拯本偕則云拯初有妻名總娶崔氏適荊州卒崔守死不更妹拯嘗出其膝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廢婦名曰範則崔非崔守節且能立孤此男子所難者則謂奇矣弟以爲羅密包老父北河清而不克緣衣迄亂何耶豈天不欲絕正人聞此一隙而竟不得視察以終身也又拯爲御史中丞諫仁宗立太子曰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遂福者孝肅以六十四卒何以曰七十七此時云無子則範尚未歸也孝肅嘗者家訓曰後

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此言在挺既歸之後押在總未亡之前即并記於崔事後

蘊小小

蘊小小錢塘妓也基在西號所謂安兼油壁東隱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者也西陵在錢塘江許今吾鄉西興是也一云在西湖西陵橋時今有蘊小小云又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首歌太蘊小小基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蘊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十五

李清照

李氏清照挺黠刑獄京東格非之女適趙清獻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精工文藝尤賞識古玩明誠物故李改適非類自敘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狙獪之下才瞿宗吉有詩云清獻名家尼運爭羞將晚景對非才或云易安渡江時尋常書畫至數十餘車皆爭勝御府清獻以一琴一雀之家那得有此當是趙挺之挺之附會蔡京宜其傳言乃爾挺之亦得謚清

獻宗吉誤以爲問道也按挺之字正夫諸城人哲宗時爲監察御史除給事中使遼遼主嘗稱疾不親晏使近臣卽館享客挺之始爭正其禮還遼吏部尚書左丞時蔡京爲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累陳京奸惡且請去位遼之乞歸青州著人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悉除京諸姦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僕射卒贈清獻則挺之亦非真附京者明誠原挺之子宗吉以爲名家尼運非誤

卷八 卷二 一人

十六

河東師子

陳季常妻柳氏奇妬東坡有河東師子之謔按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瓊勅賜宮女二人皆國色瓊妻柳氏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貴金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成瓊三品合宜瓊腰兩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卽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瓊結髮夫妻俱由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成遂飲盡然非妬也既睡醒帝謂瓊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子其奈河則河東善妬其家已久非始自

季常也又國史具載房玄齡夫人盧氏正與環同按唐列女傳房玄齡妻盧氏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訣曰吾病革年少不可棄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嗣一日示玄齡及玄齡愈禮之終身不載其善婦事南史王藻傳云藻尚臨川公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讓之廢帝下獄死未世諸主莫不嚴婦明帝每疾之湖然令袁淑妻以新賜衣使近臣虞通之撰婦婦記劉休傳云明帝憎婦人茹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棋見親婦茹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遂賜藥殺茹龍卷小乘卷二十八

十七

其妻休妻王氏亦茹帝勸休妻與王氏二十杖於林于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荚以辱之如此則宋明之威勝於文皇矣野史載常開手無干夫人甚妬悍斷上賜官人手上命二力士腹解之徐中山夫人亦妬悍數辱公弗得置妾媵上密遣健瑞以銅鑊碎其腦二事雖未必然亦足見高臺之威斷云書之以爲妬婦之戒

梁山伯祝英臺

俗傳梁山伯祝英臺事不知所出寧波府志府城西

有義婦墓云梁祝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爲鄞令卒塋此祝氏弔墓下墓裂而殞遂同塋謝安奏封義婦塚則事實在東晉時而宜興縣志有祝英臺宅山東膠州志州南百里許有祝英臺墓今上虞亦有梁山伯墓或傳者之誤耳

貂蟬

傳奇呂布貂蟬事無可考三國志注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未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東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一八

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委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此豈所謂貂蟬者耶布竟以此被擒則呂布有妻也淮安志邳州有梳妝臺在古下邳城甲相傳呂布寵姬貂蟬梳粧于此遺址尚存貂蟬之名僅見於此則傳奇之言未爲無本但其爲妻與姬侍未可知耳

女公子

春秋諸侯之子曰公子後世因以爲稱然未聞有稱
婿女者莊三十年季孫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云子
般妹則魯莊公女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
田於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封杜云公婿池晉靈公女
婿桓三年凡國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
則下卿送之杜云公子公女則竟得稱公子矣

女子稱男

涅槃經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爲四
一近善知識二能聽法三思惟四如說修行若男若

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
稱丈夫也知女子亦可稱丈夫毛詩燕燕篇仲氏任
只注仲戴鳩字也禮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則女
人亦得有字後世女人稱居士者宋趙明誠妻李氏
稱易安居士黃狀元由夫人胡氏善琴繪畫稱鳳
齋居士見國繪寶鑑黃公孫少聰穎識爲大章詩
詞甚富稱冲虛居士見張世南宦游紀聞金章泰月
女宦王氏稱大明居士見金瓶梅王本紀黃稱大師

者萊州尼直音稱勝慈臨覺大師載熙寧實錄稱先
生者唐宋若照見唐詩紀事南唐女冠耿氏稱此五
先生見南唐近事恭儉妻王氏自稱冲真先生見陸
務觀王佐墓志稱道人者宋范洵之女稱空室道人
建寧祖氏稱覺庵道人見傳燈錄又宋漢呂母稱將
軍晉王獻女稱貞烈將軍魏元艾妻稱侍中北齊陸
令萱亦稱侍中孔貴嬪稱學士宋氏五女皆稱學士
南唐盧文進女亦號女學士薛壽稱較書尚系女名
至唐武氏之稱則天皇帝永徽中睦州女子陳頤與
之稱文淮皇帝壽王妃楊氏之爲道士號太真陳
郭后曰金庭教主玉后曰華陽教主漢初許負之
爲漢高祖有夫人之封鄭侯高祖兄伯妻之封
安成后后妹呂須之封林光侯王漢末蕭之爲兵
卒云木蘭屠場帝時人代父從軍并還女服湯帝款
納之授官廷自畫進壽壽烈將軍本姓魏氏亳州
人也蜀黃崇觀之爲司戶參軍五代末賊帥白項鳩
之爲懷化將軍宋林妙玉之爲道士則實爲之非借
稱矣又晉烈女傳荀崧小女麗功有奇節崧爲妻族

婦人稱頓首

今婦人皆書欽在不言頓首又稱某門某氏不宗夫
名曹孟德下夫人與得太尉袁夫人書獨下頓首自
稱下及袁夫人答書稱處袁氏頓首頓首蓋上達下
則不宗夫名自下達上則宗夫名今一槩不言名非
禮也頓首則男女通稱不足為怪已

機菴小乘卷之二十八

松香小乘卷之二十八

二二

松香小乘卷之二十八

惜哉唐小說載三原縣南董橋店有孟姬者自云吾
年二十六嫁與張營為妻營為汾陽所任常在左右
吾與營親睦類營卒汾陽傷之吾傷及丈夫夫冠稱
營弟請事汾陽令替闕如此一十五年汾陽之憂吾
年已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乳獨嫁此
店潘老邇來復誕二子曰潘曰渠貞元末百餘歲卒
國初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高祖授武定府知府令
勅書見存近天啓元年土司泰氏名良玉以解成都
關功晉秩都督得封其父母為元異云

桂香小乘卷之二十九

西陵來

新修之甫修

藝術類

六藝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
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輸贏不足旁要漢時又有重差句股二篇蓋重差即
差率八差八卷二二九

舊數差分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即今之九章
也馬融于費等又云今有夕餘各為二篇今未見所
出

算

夢溪筆談求積尺之法如算術算童方池其谷塹堵
簷牆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
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
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
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

勾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弦以為斜高有
算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
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二位
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基
層墮及涵積壘之類雖以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剝缺
及虛隙之處用算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
之用算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
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假令積壘最上行縱
十二層行行相次先止以上二行相次卒至十二層
十一行也以算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
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一又倍下長得十六
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併二
倍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
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
四十并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
四十九此謂壘數也算童夫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
由美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
術尼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開古法惟以中破

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為折會之術置圓
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
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
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過一位倍之又以開徑除所

得加入直徑爲割田之割，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爲四步，乘得二十五，又以外有十六圓平方，除得四步爲四倍，爲四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爲四倍，得爲八，退上一倍，爲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爲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盈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

射

列子貝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

龍志小乘八卷二十一

三

又學於飛衛，以微角之弧，朔逢之，鋒射氣貫心，既畫術之，衛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人泣而投弓，誓爲父子，隋末有督君謨者，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王靈智學射於君謨，以爲盡其妙矣，欲教君謨，君謨製一小刀，箭末輕截之，唯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此與飛衛事正同，飛衛教人

而能庇其身，君謨教人而不盡其術，固知羿之被殺

非不幸也，吳越春秋陳音曰：神農皇帝作弧矢，以威

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傳之羿，羿傳逢蒙，逢

蒙傳楚琴氏，琴氏以弓矢不足以威天下，通橫弓者

臂，施樞設樞，加之，以力則弩所自始也，逢蒙欲擅藝

名，而琴氏遂受射術，則琴氏之善學，又過於蒙矣。

射金石

李廣射石沒羽，熊渠子射石沒羽，王充論衡作養由基，後周李遠嘗較獵，莎柵見石叢蒲中，以爲伏虎射

龍志小乘八卷二十一

四

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西夏李繼遷高祖恩忠嘗從兄恩恭討，昔果拒賊於渭橋，表有鐵雀射之沒羽，西京雜記葛洪嘗以射石事問楊雄，雄曰：至誠則金石爲開，洪曰：昔陳竊人山采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斧缺柯折，石馬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之，此殆未可以恒理論也。

卜筮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原

筮

田也。頌謂繇也。兆體六百有六十總之不出兩釋家。驛克之變耳。繇謂兆辭當時已有六千六百如春秋懿氏卜妻敬仲口是謂鳳凰千飛和鳴鑄錯有鳩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於京街卜禦寇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晉獻公卜驪姬曰專之掄機公之掄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吳魯桓公卜成季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毫社爲公室輔季氏則魯不昌趙簡子卜救鄭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先儒以爲或是舊辭或是新造未必盡出千二百之中然惟左氏有之漢文代來之卜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與春秋繇辭不異自此而後三兆之法既廢繇亦不傳所謂三千六百者不可復覩矣按趙軼之卜曰遇水適火則兆亦似有之遇如易之貞辟曰是謂沈陽則兆亦似有名象如易之乾坤且繇辭古典不殊象衆深足仰尚恨無焦氏爲補其亡者竹郭璞撰自序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語皆約南史柳世隆柳惲皆有龜書二卷今亦未見

左襄九年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曰周易雜用爲占周易之爻惟有九六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爲占故曰遇艮之人也後史疑占爲不利夏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耳二易已亡後作者皆履書不可信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此用周易也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左傳卷八襄公八年二一九

六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復姑六年其適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戚於齊栗之墟以新意雜易又辭錯綜成文稍以變矣及韓之戰春伯命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鄆陵之戰晉庚筮之遇復曰南國璫射其元王中厥目不知其辭當何所本筮不言之武是連山歸藏七八之占也或當是卜筮之書更有此類占者據而言耳辭與卜繇其類周禮太卜鍾兆之

法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人掌占龜以八
筮占八頌則卜筮皆有頌辭今皆不可得見惜哉

著龜

劉向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
神卜筮實問於神明著龜能傳神命以告人天子之
龜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著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陰也故其數偶
著陽也故其數奇凡國有大事者卜竝用皆先筮後
卜小事則無卜唯著龜有八命一日征二日臬三日

與四日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兩八日瘳著有九名
一日更二日咸三日或四日且五日易六日比七日
嗣八日參九日旅按春秋卜郊又云常祀不卜是大
事用卜小事用筮也皆侯納襄王卜得黃帝戰於阪
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
更欲筮之又晉趙鞅救鄭亦卜而從筮洪範云龜從
筮從龜須在先則與先筮後卜之說不合然周禮云
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又云筮逆龜從則又當以筮
為先也至於筮短龜長杜氏以為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易云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云昔者聖人幽贊
於神明而生蓍禮云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是著與龜
未可優劣當時晉太史欲止公之意遂託於筮短以
堅其從龜云耳一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
三筮竝凶則止而不卜若一吉一凶猶得卜之洪範
所謂筮逆龜從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
筮地筮日為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筮

卷之八 朱二十九

是也其小事用筮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然表
記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遣以筮註始將出卜
之遣有小事則用筮是知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不特
大先士天子亦然矣一云著短龜長者龜知一二三
四之生數為知卜筮知七八九十之來數為知未及
易與六經竝列龜之錄辭若識緯圖書不見不可測
識故為長短焉歐曰龜史長筮史短此論為近

占卜

占卜不止以著龜也有以瓦卜者有以雞卜者有以

草卜者有以竹卜者有以針卜者有以薺花卜者有
聽聲卜者有以杓聽人語卜者亦云薺卜嶺南人有
疾以鼠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見酉陽雜俎東女
國以十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者詣山中散
糟麥於空大呼呪鳥俄傾有鳥如雉飛入至者懷中
剖視之中有穀米歲登有霜雪則多災見青箱雜記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以艾灼羊胛
骨視其兆謂之跋跋焦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
粟則自搖其首乃穀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見夢溪

老耄八卷八卷二一五

五

筆談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見
五經鈎沈夫餘國殺牛以跋占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見後漢書及魏志佛書不占相手足面日不以孤鏡
芝草楊枝鉢盂獨饌而作卜筮則此數物皆可卜也
又蜀中有金燈山中有澗池每歲人日郡人於此登
山以油灑水上觀其文以驗豐稔謂之油卜萬州郡
市士女渡江南嶺眉嶺上擊小鼓唱竹後詞作雞子
卜晉史後人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南史江謐傳
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桃玉杯後果以金曼盛

樂賜戚則恭亦可卜也近有靈恭經云是郭璞者或
其遺法又田螺占吉凶法用兵之夜將帥齋戒禱旗
畫之神稽首北斗用新盆一面中心界斷分左右左
爲軍營右爲賊營用田螺兩箇一箇寫軍將一箇寫
賊人放田螺在水盆中水用一寸深天明便見吉凶
放田螺之時望北斗叩頭誠心頂禮自然感應咒曰
田螺舞田螺舞知風知雨賊人若來入我營所急急
如律令田螺索田螺索風雨不著賊人不來各守營
寨急急如律令咒了再拜而退天明看之若賊螺入
軍營不得地軍螺入賊營其賊大放我軍大勝而不

老耄八卷八卷二一五

五

動無關守之

巧思

世傳指南車欽器出自周公木牛流馬造于諸葛其
製機精巧非後人所可望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指
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齊高帝
輔政使祖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馬均
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取驕者亦云能造指南
車高帝使吳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較試而頗

有差舛乃毀而焚之晉賸杜預有巧思造欬器三歧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欬器獻之與周廟不異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傍人力又以何承天厝法尚疎更造新法近千里船於新亭試之日行百餘里又持善算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如此則冲之之巧遠追古人後世指南車及木牛流馬之法尚存而造者竟不能行與人規矩者不能與人巧信矣

說醫

卷之八 卷二十一

十一

近世庸醫絕不解脉並不諳藥理俱隨人說寒便加熱藥說熱便加涼藥說虛說實亦後如是動經數十味為一服以命中於萬一以人命為嘗其罪有甚於搏擊者唐許胤宗醫有神効或勸其著書胤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貉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

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胤宗此論可謂深入理治數故云不服藥為中醫佳疾者不可不知

辨脈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慮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卷之八 卷二十一

十二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謬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八脈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與男子相反而服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女形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受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

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者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畧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

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也及觀稽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尊生經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

本末小注八卷二一九

一三

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渺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

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矣

左右證

人身一氣脉也一息往來骨節毛髮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換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巳矣豈有限界第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爲腎而藏精右爲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必右換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位也子屬

本末小注八卷二一九

一四

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壬子水爲精壬火爲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青龍丙癸配騰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已故五行而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理尤明甚

人子不可不知醫

晉殷仲堪父病積年疾不解希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尋心醫學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病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隋許胃識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爲人子者

管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脾長安曹元有秘術物從之游盡得其要魏樞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壽母有疾視察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達吉父頗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受醫蕭亮遂窮其術宋高若訥因母病兼通醫書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別臺秘要久不傳述考議訛謬行之世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則人子洵不可不知醫矣然春秋書

卷之七十八

五

卷之七十八

一六

許世子弑其君傳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注藥物有毒常由醫非凡人所知謹止不令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疏言人臣子盡心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爲卽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已不干知於禮可也是知醫之說益爲士庶言之至於官禁之間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聖人嚴書以爲萬世戒又撰緩少誦經方本草秘方十萬言淮南王通醫道好黃白之術李譔好醫方皇甫謐自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裴頠多學術善醫經阮佃

游心方技無不通會于本草經方尤所耽尚張華精緩方本草蔡謨姚尚醫術葛洪誤經效諸方三卷名曰肘後徐文伯篤好醫術羊欣善醫術誤方書數十卷陶弘景性好醫方專於採濟桐憚善醫術盡其精妙孫思邈誅覽經方撰千金等方行于世李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常牆壁俱滿陸宣公在忠州地苦瘴癘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以示人蘊黃亦然蓋醫以積功養性君子所當究心不獨爲人子者宜然耳然爲人製方更當重慎萬一有誤爲害不小南宋王微少工醫術弟僧謙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卒遺命薄塋近見世人本草素問目所未見而遽視人疾漫投湯劑草草從事以命爲戲聞王微之事可以汗顏矣

藥方用物命

梁桓閭者陶貞白門人也先貞白仙去陶曰某行教略迫勸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見去世乎桓視降陶語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若矣所修本草以虛蟲本經

藥爲藥功難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會解形去世暑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十卷以贖其過焉唐孫思邈著千金方有神仙降謂曰君所著方濟人之功已廣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曰輕舉矣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蟲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此二事甚相類見蟲蛭難徵昔上帝所珍重卽爲藥以救人尚不可況其恣睢暴殄視生命爲草菅而欲希冀壽考可得也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當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剪有平仁恕此豈有聞於貞白之事耶

刮骨療創

蜀志關雲長臂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臂曰矢鏃有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除雲長便伸臂令臂時方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刮炙飲酒言笑自若隋末高開

道被箭織入骨命一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人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此其勇當不減雲長今人無有言之者

兔缺

今病缺唇者曰兔缺有醫能補之但不得笑語按晉魏詠之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開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

卷八 卷二十一

十七

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費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諒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今醫善療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百日而差

藥別名

天狗人參也天猪首蒲也天牛雞黃也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也玉女兔絲

子也秋子菜黃也山精木也胡王使者羌活也亦名
護羌使者國老甘草也假君子牽牛也合九使者花
椒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傳延年菊花也鬼督郵赤
箭也徐長卿亦名鬼督郵丁翁通草也妬婦黃芩也
未姑半夏也黃良大黃也王友蹄躑也陳知白何首
烏也豎丈人白頭翁也亦名胡王使者千金子續斷
也離婁蘭如也仙人掌拘杞也宛童桑寄生也思仙
杜仲也時美中蔣蘿也魏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草
解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龍腦也黑龍衣鱉甲也

差考小乘卷二十一 十九

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一名將軍草兵巴豆
也琥珀孫松脂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龜也混
沌蟬蛉寄生草也丹山鬼雄黃也青嬰女空青也又
有本名而以俗名混名莎神根俗名香附子 藿俗
名刺芥訶黎勒俗名訶子棠棣子俗名山查 實俗
名鼠粘子羌蔚子俗名益母草鯁傷俗名旱蓮射子
俗名桐畜紫蘇俗名凌霄花又芍藥川產者良稱川
芎地黃以懷 出者良稱懷生地而今寫懷為淮黃
藥之藥寫為栢皆可笑又本草有懷香卽杜蘅也懷

字亦作懷此又非懷生之類

阿魏

阿魏樹名其氣觸物卽化為膏液取之者以牛羊糞
其下騎馬射樹疾馳數里牛羊毛骨俱已化矣惟人
化者最為奇效不易得西陽雜俎阿魏出伽陵郡國
卽北天竺也其國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其國呼為
阿虞載樹長八九丈皮青黃二月生葉形似鼠耳無
茂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拂林國僧言取其
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此與近說不同今真者臘氣

差考小乘卷二十一 二十

不可近有黃黑二種當是以生物為之非樹汁也
草阿魏在草部中品之下味辛平無毒主殺諸小蟲
去臭氣破癥積下惡氣除鬼蠱毒生西番及崑崙唐
本注苗葉根莖酷似白芷搗根汁日煎作餅者為上
截根穿暴乾者為次體極腥臭而能止臭亦為奇物
也今人有煎蒜白為假者米皮干闐國遣僧善名貢
阿魏子廣輿記土魯番貢阿魏注有草株獨根枝葉
如益臭氣過人生取其汁然膏名阿魏則阿魏應是
草木而以生物為之說近誤

胡桐律

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國出玉多葭葦棗胡桐
白草孟康注胡桐似桑而曲師古曰胡桐亦似桐不
似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
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訛誤爲
律本草胡桐淚味鹹苦大寒無毒主大毒熱心腹煩
滿水和服之取吐又立牛馬急黃黑汗水研三二兩
灌之立差又爲金銀鐸藥鐸卽汗鐸字也出肅州以
西平澤及山谷中形似黃礬而堅實其樹高大皮葉
崖木也主入卷二十一

二十一

似白楊青桐桑輩故名西域傳云胡桐似桑而虛

誤以孟康注爲傳語也圖經云其津液淪入地中與
大石相著冬月採得之狀如黃礬見水卽消嶺表記
云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宋史高昌圖生胡桐樹
經雨卽生胡桐津則淚之轉爲津相承已久今復訛
爲胡桐律者更誤治齒牙蟲痛太効能軟一切物多
食令人吐唐本草誤在草部中今正

馬肝石紫米

洞冥記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

養內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以和九轉丹吞之彌年

不饑渴以拭白髮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
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當時公卿語曰不用作
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惟可近髮
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麥碧麥大於
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
則可以御風紫麥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
人髮髮皆黑顏色不老予年未強而髮已頒白至今
髮有黑者政須此二物耳撫卷爲之一笑

卷二十一

砭石

南史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
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
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
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銀子慎
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按魯
語仲尼在陳有集集于陳侯之庭而或櫟矢貫之石
砭共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問于仲尼仲尼曰隼之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尚書禹貢礪砥砭石注

砭石中矢鐵則荊州亦有砭夫不必其商俱也石既
可以爲鐵卽可以爲砭古之針石當於是乎取之左
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疏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
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與前說異又史記倉公傳齊
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
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至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
不得致洩急勿服色將發服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
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
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
據此則藥石之石當從左疏與砭石之石自是不屬
僧儒所引未確且今左氏亦無服氏注

徐氏世醫

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然世醫實難惟晉徐熙好
貴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焉一瓢獻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
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

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難爲鬼猶難忍
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請爲醫人按孔穴針之
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
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過靈秋夫生道度
叔齊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家文帝令乘
小輿入殿爲諸王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
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肯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
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剛碁徐道度疾也道度生
文伯叔齊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例儻不屈

卷之小史

卷之小史

二月

意于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松
叔夜並學而不能脫仲堪之後故所不論得之者由
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嘗
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如此可
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師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
幼與嗣伯相持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
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
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
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癰文伯曰此

髮瘰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
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家後廢帝
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
女也問文伯曰服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
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
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
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
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
春末八卷八卷二一

可救雲曰朝聞夕成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赫焉
重永以覆之有傾流汗於地卽起二年果字子雄亦
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
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
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
位正員郎諸府左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
房伯玉服王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復承
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
至十一月水雪大盛令二人夾抱伯玉解衣坐石取

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閑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
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
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襪衫體更肥壯常有婦人患滯
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
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眼
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而黃衆醫不能
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蛇耳極難療當取人枕煮
之依語煮枕以湯飲之得大利并蛇蟲頭堅如石五

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
嗣伯曰邪氣入肝可免取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
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人
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
人沈滯得人枕投之竟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
注可差石蛇者久蛇也醫療既癘蛇中轉堅世間藥
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
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魘魘應須邪物以鈞

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間也又春
月出南籬間戲聞直屋中有呻吟嗣伯曰此病甚重
更一日不療必死往視見一老妪稱體痛而處處有
點黑無數嗣伯還責千餘湯遂令服之服訖痛勢愈
甚跳投未者無數須臾所點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
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疔疽也文伯弟寒字
成伯入魏顯祖以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
寒脂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位鴻臚
卿金鄉縣伯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
不白力未多衰然性甚秘忌不得其意者雖貴爲王
公不爲措療雄子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辨魏孝昌
二年至雒禮遇甚優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
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雖有外授
項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
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刮得蛤子二大如
榆荚又有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
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

理故用之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
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
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
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
劑湯疾竟愈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之才弟之範亦
以醫術見知位太常卿裴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
同大將軍之才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
太子庶子亦醫術知名徐氏自熙以後凡七世祖孫
父子兄弟皆以醫顯名且爵位通顯其用術之妙又
老孝八卷八二一五
遠過和鵠甚可怪也史稱妙理還靈非常所至固其
精心所會良由隱德致然豈易言哉

神藥

南史宋武帝祗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往
聞有杵臼聲視之見羣兒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
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見曰寄奴王者不
處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遇金創傳之有驗寄奴
祗小字也葉慶宣鬼遺方敘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
校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四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

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答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呼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帙難道方一曰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鬼遺方涓子武帝族弟遵考之父事水同時傳者之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誤耳當以南史爲正龔敎云涓子不知何許人未考又宋元泰中青州劉愷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厥然而起愷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愷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劉愷草亦曰天名精元泰是宋太年號去武帝不遠而此草亦奇數之類且亦劉姓可異

媚藥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備曰余爲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搜神記古堽山帝之女成化爲怪草其葉猶茂其華黃色其實如見絲故服怪草者每媚於人馬洞冥記元封五年勅舉國貢細烏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聲聞數里人以此烏候時亦名候日蟲媚妃皆悅之有烏集其承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成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臨海土物志媚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稽含南方草木狀雀草蔓生其花麴麴色形如飛雀嘴翅尾足無所不備云是媚草上有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猶藥百陽雜組鸛鵲交時以足勾足鳴鼓異如爾狀
往往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廣異記狐口中有媚
藥狀如碁子其法以繩縛狐四足以籠鼻之用小瓶
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置肉炙滿瓶狐愛炙不
能得垂涎久之乃吐珠而灰帶之大爲人所愛投荒
錄俗遇端午有老姬採山中異草以鬻于富女爲
媚男藥又鵲巢中有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者更佳
婦人有抽簪珥價值者南海郡有水鳥名諾龍狀如
蜥蜴有得者必雙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

卷二十一

三

少頃竹節自通又有蜂生橄欖樹上雖有浮提而類
木葉抱枝自附須葉落乃得取之南人皆用爲婦人
或男子術陳藏器本草砂俘一名倒行拘子蜀人號
曰俘曹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置在中今夫妻相
悅武林山生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
女發狂者襄陽有舊傳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
姬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靈爲芝
媚而服焉則與夢期郭璞山海圖讚荷草赤石厥狀
如蒼婦人服之綠色易顏夏姬是豔取媚三選宋史

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花紙團扇又裝鉗
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夫女愛出人物亦可致
所謂氣類之相感者耶

三折肱

俗讀三折肱爲良醫折音食列反爲斷折之義或云
左定十三年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克疆曰三折肱知爲良
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注無
明訓釋音云折之設反當爲曲折之義蓋不敢輕忽

卷二十一

三

投劑曲折藥故知爲良醫按孔叢子梁丘據遇
毒三傷而瘳齊君會大夫慶之衆貧復獻改瘳之
宰我曰諸夫子意欲復有他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
宰我以告夫子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
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衆據所以已之方之
劣也似以曲折爲義楚辭九章云九折臂而成醫
吾今而知其信然則從斷折之解矣又左昭二十
年張句投矢而下射之折股扶杖而擊之折軫易
九三月中見味折其治歷注皆音之設反則斷折之

折亦不當作食別音六經凡言折如折手折足之類
皆之設反無食別及今讀五斗米折腰之折爲食別
反亦誤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九

終

卷之二十九

子

桂巷小乘卷之三

西陵末斯行道之甫修

驗方類

小說經驗方

髮赤方 東坡志林惠州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髮

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髮赤周匝頂踵或敷服黃

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髮酒浸一宿

始乾爲末密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早臨臥酒吞二

十粒

松卷八卷三十一

烏髮方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一

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箬採取投新水中煮

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茯苓末不製但煎去皮楊

細末拌勻每日早取三錢七者口中用少熱水攪

仍以指如常法熟搗齒畢更取熱水漱之仍以

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髮也

風疾方 范水燕談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游

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餘膚潰哀號苦楚人

聞忽有異人教受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

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蒼蒼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滑

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

髮復生顏色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

乾山藥爲湯沐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

祥作清涼傳始敘之

喉閉方 癸辛雜志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軍傳帳

帶散唯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

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

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胆礬研細以醋醋灌後試之無

不立効然胆礬難得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也

痘瘡方 小兒痘瘡因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常

趙賓陽曰或多以酒麵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

升麻湯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

耳惟本事方拾金散最佳又陳南翁云痘瘡切不

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

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

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拈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冬

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

唇口冰冷危証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廟以下生或道經一士門士異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贈其法用狗蛇七枚狗射上能飛者搗碎和結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日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

聖藥八笑八卷三十一

三

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熱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目疾方 熊膽善辟塵試法以淨水一器塵罩其上

投膽少許則凝塵豁開以之治目障醫極驗以少許

淨水畧調入水腦一二片或疾痒則加生姜粉些少

時以銀筋調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

腫瘡方 以淡蓋水淋瘡口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

研細極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

產方 避暑錄載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用藥

之驗云郝質子婦產四日瘳瘳及眼弓背反張與大豆紫陽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分娩猶在厚怒作此証頭足反接相去近二尺家人驚駭極力挽之不能直適記所云藥囊有獨活乃急爲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臂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陽二方在千金第三卷

中暑方 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絕急以五苓大順散交灌之不驗

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

聖藥小乘八卷三十

四

以新水和之瀉去滓刺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僕復爲御而歸

中菌毒方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

有中毒至殺人者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澆之令濁少

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

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謂笑菌居山間不可不

知此法

脾風方 青箱雜記樞密孫公汴生數日患脾風已

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棄諸江道遇老嫗曰兒可

活即真俱歸以艾炷灸臍下遂活

疝氣方 宜遊紀聞錄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

康忽得疝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藥珠即薏苡仁

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燉入砂盆內研成膏

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腰痛方 饒之城中某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

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

無灰酒調下如方制之三服而愈

心脾痛方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一孔某因食冷

肉心脾發痛不可忍錢壽之以陳萊黃五六十粒水

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

一服痛止再服無他云高宗嘗以此賜近臣愈疾甚

多真奇方也

淋血方 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不愈偶閱本

草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

百藥皆無功

中藥方 黑莊漫錄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

有數僧行山間得草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

人急取鴛鴦草生喫遂愈其二人不喫者吐至水爲

鴛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

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沈存中良方所載食

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頭痛方 王荆公爲相日奏事殿中忽頭痛不可忍

請歸治疾裕陵命臥中書令小黃門持藥賜之云左

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俱痛則並灌之後荆公以傳

東坡益內府秘方也用生蘿蔔取自然汁人生龍腦

調勻昂頭使人滴人鼻竅其效如神

中溪毒方 錄異記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

寒謙之者取小筆管內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

黑血良久疾愈不然即不救

菌毒方 北夢瑣言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赤菌非

茅蒐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於田野間候之苟有

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遇避其毒氣有爲野

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樅汁服之即愈僧尤遠說

火燒方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先憲嘗家人作

餅一婢抱于擁爐不覺落火炭上遂以醋傳之至曉

不痛亦無癰痕

壁鏡方 酉陽雜俎治壁鏡用白礬重筋許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白礬爲膏塗瘡卽差兼治毒蛇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成身扁五足者是

人面瘡方 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食多覺臍肉脹起疑胃在其中也不食則一臂減瘡醫者教其歷試諸藥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段其口灌之數日成瘡遂愈

老方小方卷八

折骨方 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以後十餘年改葬視其經骨處銅末末之

雜藥方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箭應藥芑而食雖被傷以地黃葉貼之又禁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如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况人乎被蠱蠱者以甲蟲末傳之被馬咬者燒鞭稍灰塗之即殊蠱者雄黃末傳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

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

箭鏃方 集異記唐將邢曹進因討叛飛矢中肩被箭而鏃留力拔不可得出夜夢一胡僧告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及寤言於醫工皆不解忽有胡僧詣門乞食見如夢中告以危苦曰何不以寒食湯灌之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痛楚稍而瘡療令人拔之鐵卽突出不旬而瘡

噎病方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數年臨終告其弟子曰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候視有何物弟子如其言得一物如魚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投鉢中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納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旋有一僧以少旋置鉢中此蟲恒懼遠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旋水療噎疾日暗惡疾方 神仙感遇傳崔言者隸職左親騎軍一旦得日疾昏闇咫尺不辨眉髮自落鼻梁崩側肌瘡如疥皆目爲惡疾遇一道流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斤燒爲灰大黃九礬九礬杵爲末食上濃煎大

黃湯以末七調服旬日鬚髮更生肌膚充潤眼明倍
於尋常後不知所之

天蛇毒方 夢溪筆談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
一田家忽病癩通身腐潰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
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復令其恣
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
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
毒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不可不戒

治乾霍亂方 幽明錄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遂出數

卷之八 宋三一

九

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痛腹滿不得吐而死者
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
斷去脚吞之則愈矣謨覺探之果成其後有乾霍亂
者試用輒痊

雷公炮炙論 客齋四筆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

治重病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
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瞤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
秋視擊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類鵝
鵝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飲酒服熱雄龜體瘳

肌冷調生側脇虛泄利須假草本久病心煩宜仗竹
瀝除瘳去塊全仗硝礬益食加飴須煎薑朴強筋健
骨酒服莫蟬駐色延年精養神錦知瘳所在口點陰
膠產後肌浮甘皮酒腹腹痛鼻役硝末心痛速見延
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墜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
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雞三葉爲雄五
葉爲雞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日曬者正脚有
肉秋者取其宕根繫視帶上永痊小便多者煎草解
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未飲調鵝鵝末腹立

卷之八 宋三一

十

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
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服瘳肌者側子
附子傷 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木熟木下之
瘳塊者以礬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子酒
服神效不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
味湯服之從容并鯉魚作末以黃精酒調服之可力
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
七日了以蜜調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
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卽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住

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風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背瘡方 養生主論方士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

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間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病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一

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瘡之不痛不痛者瘡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痛者過糝於上即得安臥不痛者糝之知痛即可治也

瘍方 推蓬痛語瘍醫公孫知叔記問誅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症內應五藏拘之以黃堊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効一人鬻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

冷疾方 南史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雞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挑生方 夷堅志陳可大知肇慶肝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頃之大如盤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粟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揭開升麻取冷熱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施即消續煎手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二

又 雷州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揚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實獄而呼楊令具疾症及所用藥畧云凡喫魚肉瓜果茶湯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吊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吊則瀉之以米飯下糝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以

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熱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

金盤方 西溪叢語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瘡蟲毒如中者先以白礬末令管不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

兔絲子方 山谷刀筆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其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子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兔絲子淘淨淨焙乾秤九兩半

桂香八美卷三十一

十三

目錄

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歷盡酒薄攤曬乾竟器貯之每日空心抄起溫酒吞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噴物則如湯沃雪牛歲則大肥息矣覺氣壅則少少服麻仁尤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人服不數昨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噴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矣

背疽方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瓣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

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搗裏散散用菜豆粉四兩乳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燥日三服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一兩爲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用官藥局雪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蒜搗二百葉爛研用酒一升杵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爲上

桂香八美卷三十一

一四

目錄

失音方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於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齒藥方 江少虞呈朝類苑有西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嶽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淋之得歌一首曰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早通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研細研將來使最良指齒固牙髣髴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

云剪荷葉心子也處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錄以隨朝之名卿巨公皆依之修用其效響應

腮腫方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

豆爲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應聲蟲方 遜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勳中年得異

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

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

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動如其言讀至霄光忽

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龍牙小方

卷三一

腰痛方 夷堅志云賄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

竅血液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

則偃僕韓子溫爲節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

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

附子鹽花三分爲末桑內丸之每服三十丸空心酒

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

有吏吳汝弼若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

其效乃兩篇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所以

癩方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舂椒

送棄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

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

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

色悅胤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遣方

仙人曰此是無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

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

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背疽方 韋航紀談宋戶部尚書沈誥爲人仁厚一

兵卒患背疽乞假視爲合藥治之時早寢當致齋闔

卷末小方

卷三一

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

入藥服之卽愈其法用瓜蒌子一枚乳苦沒藥各五

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隔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

極妙

喉閉方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浸巴

豆油令滿作紙燃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卽吐

惡血而消

障眼方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熱地黃麥門冬

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先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

相雜治內障眼有効屢試信然三物并雜搗羅和合
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鬼症方 類編鄧州南七十里有曰古田有富家婦
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服間
一點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達於發厥三
日醒及坐有聲如欸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
以百飲甫少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累夕愈至不
敢出戶更十醫勿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証矣
先與藥一服取數珠一串米病家莫知何用也當婦

老卷八十八卷三十

十七

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
因入神廟有爲邪所惑致精采蕩散法當用灰入枕
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病脫然大用云枕用灰
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益但借其氣耳
麻痺方 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瘡齒落不已從貨藥
道人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貴於豬腦中水
煮臘爛研細宿蒸餅圓如相子大隨意服之兩月後
飲啖倍常步履輕健年過九十畧無老態執役如初
因從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溺下數十行所泄如金

水自是瓦悴少日而疾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人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
硫黃茲用臘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效

喉閉方 元公章少卿說開德府士人攜僕入京其
一日忽患喉閉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頃刻詢諸郡人
云惟馬行街山水李家可看治卽與之往李駭曰証
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卽死何疑乃於筒中取一紙
擦用火點着纔剎起吹滅之令僕張口舐於喉間僕
吐出紫血半合卽時氣寬能言及喉痛飲藥傳之

老卷八十八卷三十

十八

立愈士人甚神其伎候還鄉里村落一庸醫偶傳得
此術云咽喉病發於六腑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瘡
血卽已若發於五臟則受毒半深手法藥力難到惟
用紙擦爲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後有人得其
傳者益預以已豆油塗紙故施火卽着藉其毒氣經
入赴病處

舌脹出口方 有人舌腫脹舒出口外無敢醫者一
村人云偶有此藥歸而取至乃二紙燃以燈燒之取
烟薰舌隨卽消縮衆問之方肯言吾家舊有一牛亦

舌腫服出口人教以革蘇取油蘸紙燃燒烟薰之而愈因以治人亦驗

痰嗽方 緩帶李防禦京師人初爲人內腎官直轄御開妃若痰嗽終夕不寐面浮如蠶時方有甚寵徽宗幸其闕見之以爲處馳遣呼李先數用藥詔令往內東門供狀若三日不效當誅李受撻仗窮與妻對泣忽聞外間呼云咳嗽藥一文一貼喫了今夜得睡李使人市藥十貼其色淺碧用淡薑水滴麻油數點調服李疑草藥性燥或使臟腑滑泄併三爲一自試

桂巷小乘

卷三十

十五

之既而無他於是取三貼合爲一構入禁庭授妃請分兩服以餌是夕嗽止比曉面腫亦消內侍走白天顏絕喜錫金帛厥直萬緡李雖幸其安而念必宜索方書何辭以對殆亦永耳命僕俟前賣藥人過邀入坐飲以巨鍾語之曰我見鄰里服汝藥多效意欲得方倘以傳我此諸物爲銀百兩皆以相贈不吝曰一文藥安得其直如此防禦要得方便當奉告只蚌粉一物新瓦炒令通紅拌青黛少許耳扣其所從來曰壯而從軍老而停沐頃見主帥有此故剽得之以其

易辦姑藉以度餘生無他長也李給之終身

翻胃方 淳熙元年冬檇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晚泊逆旅休有野服者坐于傍叩其何人曰邑醫孫通攻療眼疾楮與之語孫曰君貴家子弟必藏好方畀我一二或可爲人起疾楮素秘翻胃方卽口授之其法用大附子去其益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益覆之線縛于箸置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益而止浸火煮乾細末一錢七抄舌上漱津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孫各書之於

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

冊未幾州縣轄苦此病危甚孫爲拯之用此方數服愈

爛緣眼方 潭州宗室趙太尉家乳母苦爛緣風眼近二十有年有賣藥老嫗之門云此眼有蟲且細如絲也赤而長久則滋生不已吾能談笑除之入山取藥晚下當爲治療趙使僕陰尾之見藥沿道蔓木葉以手揉碎送口中咀嚼而留汁粗於小竹筒內依復點紫皂紗蒙乳母眼取筆畫雙眸於紗上然使滴藥汁滴眼緣轉盼間蟲從紗中出其數十七狀如先所

云數日再至緣內乾如常人復用前法滴上綠又得
蟲十數家人大喜後傳與醫者上官彥誠遍呼鄰創
村婦病此者驗試無不立差其藥乃覆盆子葉一味
著於本草陳藏器云治眼暗不見物淚濕浸淫不止
又青盲等取此草日曝乾搗令極細爛薄綿裹之以
男子所飲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點目中即仰
臥不過三四日視物如少年但禁酒麵油蓋治眼妙
品也

內瘻方 明州定海人徐道亭父沒奉母周遊四方

卷八 卷三十

三十一

事之盡孝淳熙中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面赤
蟹遂成內瘻欲進路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
里所得糧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揖
大鼻托鉢鉢中有水令徐掬以洗眼復告之曰
汝此去當服羊肝丸百日徐知爲佛羅漢喜而拜願
乞賜良方僧曰用淨洗夜明砂當歸蟬殼木賊去節
各一兩共碾爲末買羊肝四兩水煮爛搗如泥入前
藥拌和丸桐子大食後溫熱水下五十九服之百日
如舊與母還鄉母已棄家入道

痢方 甲志昔虞丞相自栗州被召途中日暑得泄
痢連月夢觀音壁間有韻語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
暑毒在脾濕氣連脾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
蒸餅爲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
如方服之遂愈

傷寒舌出方 丁志臨安民有因病傷寒而舌出過
寸無能治者但以竹管通飲入口每日坐于門一遺
人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刻間耳奈藥不可得何家人
問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肖告而去明
日又言之至於旬時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
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
曰此不難得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肩爲末慘泣
上隨手而縮凡用五錢病立愈

卷八 卷三十

三十二

懸壺方 已志昔有人於敘道前後生癰謂之懸壺
夢神與方用粉草半斤內用無節者四兩如箒子樣
劈破取泉石間長流水以甘草入水中透以炭火煎
甘草煎水焙炙以一枕水盡爲度劈開又用水三升
却以無灰酒兩碗煮候至一半作一服溫服之初途

便効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平安往再進

無害興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疾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折傷方 吳大昔以泥補茸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

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曾救我不肯忘授以

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草麻續斷

乳香七品覺而悉能記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愈

癰方 昔有人求張王甚敬舉家不食稍後抱疾小

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其堅如石荏莩半

歲百藥皆不能施已而率掣微于肩痛楚特甚亟禱

王祠下夢聞語曰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酒

之可也夢覺呼其子簡本草視之二物治証相符訪

醫者張祿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爲

末二錢米飲調繞數服瘡膿流出腫便漸消自是獲

愈

疫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方作有異人書一方

于舖舍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効其方黑豆二合

妙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啜

吐血方 辛志秀州進士陸寧忽得疾吐血不止氣

感驚顛狂躁跳躍雙日直視至深疲飲拔戶而出如

是兩夕諸醫遍用古方極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

音夢授一方宵除根本用益智一兩生朱二錢青皮

牛兩調陸覺取筆記之明日療治病愈

目疾方 江陵傅氏家貧醫紙爲業性喜雲水見必

邀迎小閣聖呂仙翁像朝暮焚香敬事甚謹雖妻子

不許輒至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百金

邀傳飲傳曰吾多淚客教用生熟地黃切焙椒去日

及閉口者三物等爲末密丸桐子大五十丸鹽米飲

空心中傳如方治藥不一月日明夜能視物享年八

九十耳目聰明精力如少年

泉嗽方 癸志某之姪本觀音甚謹適苦嗽逾月夜

夢老僧呼謂之曰汝嗽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

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爲末糯米丸芥子大空心米

飲下三十丸覺依其言數服而愈

爛綠血風眼方 福州人病目兩脣間赤湯流淚或

痛或痒盡不能視物夜不可近燈光兀兀癡坐其友

趙錄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絲血風我有一藥正治此
名曰二百味花草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
書所未有豈易趨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聞有藥
當以與君明日携一錢七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
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脛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
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用羯羊膽去其中
脂而滿填好蜜拌勻蒸之候乾卽入酥細研爲膏以
蜜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

驚風方 本事方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痰體

桂香八美八卷三一

二五

如反張口不納乳食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

善信來云邑主簿李廣裁一方療此症如神急求併
力治藥纔合就便以擦兒齒少頃作咳嗽聲手稍轉
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
身以施人名錫稍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蠅稍乳
香白花蛇內朱砂天南星白殭蚕各半兩麝香三錢
凡八味珠乳磨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雨星煨熟
蠶生用與蜈蚣五者別研爲末并三者和勻酒爲丸
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金銀花湯磨化一粒周

歲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

內障方 治目方用黃連者多矣而羊肝尤爲奇異

用黃連末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
令極細衆手爲丸梧子大以溫水下三十丸連作五
劑但是諸日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豬肉冷水唐崔
承元者因官治一奴因出活之因後數年以病目致
死一旦崔爲內障所苦表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
忽聞階除窸窣之聲崔問爲誰徐曰是昔蒙活因今
故報恩至此遂出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

桂香八美八卷三一

二六

數月眼復明

臂痛方 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

二升一日服盡無時圖經云桑枝平不冷不熱可以
常服療體中風痺乾澀脚氣風氣四肢拘攣上氣眼
暈肺氣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輕身聰明耳目令人先
澤兼療口乾仙經云一切仙藥不得桑枝煎不服此
抱朴子政和問予嘗病兩臂痛服諸藥不效依此作
數劑臂痛尋愈

傳勞方 葛洪云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扶諸鬼

邪爲害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畧使人寒熱淋瀝沉沉然然不得知所苦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沉滯以至於死傳與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是候者急治類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七日三未止再作肘後云此方神良宜和間天慶觀一法師行者召極精嚴時一婦人投狀述患人有祟所附須臾召至附語云非我爲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爲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中爲蟲食其肺絲故令吐血聲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

龍非

八共

卷三十

掠之良久云容某說惟畏類爪屑爲末以酒服之則去矣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予所目見也究其患亦想以類爪者殆類肝之類與

舌腫滿口方 一士人治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寐寐寐之問何事不答又極之妻驚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吏負囊而至川藥慘比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臾者佳

舌無故血出方 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瘡醫者不曉何疾偶曰此名齟炒槐花爲末摻之而愈

翻胃方 噤尿治翻胃外臺載昔幼年經患此疾每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正觀中許奉御兄弟及榮蔭等時稱名醫奉勅令治醫竭其術竟不能療漸至羸瘦死在朝夕忽有一衛士云服鹽小便極驗日服二合後食唯吐一半哺時又服二合又定時食粥吐即便止至今日午時奏之大內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時俱差此藥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盛取及熱服二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驗

鼻衄方

信効方饒州市民李太常苦鼻衄遂至危

桂香小方

卷三十

三十八

困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順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効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急面黃思順以明州刊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水通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至今十年不作張監選之江口鎮適延陵鎮官曾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船曾着白茸毛背子盛服齊潔正對談之際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爲紅色味曰素有此疾特不過點滿耳幸猛烈可畏覺頭空空然殆有性命之慮張曰君勿憂

表膏爲治一藥移時而就持與之血亦止不復作人
中白者旋盆內積膿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
大力治藥時勿使其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止方
可謂神矣

又予在汝州時因山險疑有保正趙溫者不請尾
所問之即云血已數年陟昏困欲絕予使人扶掖
以米鼻血如簾漏平日所記治動數方旋合藥治之
血勢猛皆衝山予謂治血者莫如地黃試遣人四散
尋生地黃得十餘斤不服取汁因使生喫漸及三四
卷之八 卷之二

片又以其滓塞鼻須臾血定又癸未歲予婦病吐血
有醫者教取生地黃自然汁煮服之日服數升三且
而愈有一婢病經血半年不通見釜中餘汁以爲委
棄可惜輒飲教杯尋即通利地黃治血其功如此地
黃但用新布拭淨絞汁搗勿用水洗

嘔血咯血方 筆談台州獄吏憫一大囚將死頗懇
願之囚感語之吾七次犯死罪盡力抗辯苦遭訊拷
坐是肺皆傷損至於傾血適得一藥每用其効如神
荷君庇顧之恩持此以報只白芨一味未飲調耳其

後凌遲僧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皆白及補填
之色猶不變也洪貫之聞其說爲鄂州長壽宰規之
赴洋川任一卒苦略血勢絕危貫之川此救之一日
卽止

解泄方 稽神錄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常病苦脾
泄困甚家人禱于后上祠萬安夢一婦人替耳朱履
衣五重皆編珍珠爲之謂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
與可取青木香肉苳蔻等分衆肉爲丸米飲下二十
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骨蒸內熱方 名醫錄睦州楊寺丞有女事鄭通功
有骨蒸內熱之病時發外寒寒過內熱附骨蒸盛之
時四肢微瘦足跌腫者其病在五臟六腑之中衆醫
不差因遇處州吳醫看曰請爲治之只單用石膏散
服後體微涼遂如故其方出外臺秘要只用石膏乳
細十分似麵以新汲水和服方寸匕取身無熱爲度
眼藥方 郭太尉真州人久患目盲有白翳膜通曉
眼藥無能數者有親仲監稅在常州守官聞張曼龍
之名因爲於太尉太尉請張公視之曰此眼緣熱藥

過多乃生外毒視物不明朝朝昏昏更無所親醫者皆以爲肝元損下虛補其肝腎眼愈盲甚張曰請太尉將藥點眼并服之一月取腎微消後果一月翳退雙目如舊因求點藥方乃只用豬膽微火銀銚內熬成膏入水磨粒如黍米大點入眼中微覺翳輕後又將豬膽白膜皮曝乾合作小繩如釵大小燒作灰待冷點翳盛者亦能治之

沙病方 葉氏錄驗方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纔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花柳八毒入卷三十一

三二一

雖但覺渾身壯熱手足厥冷鄰落多有艾葉以得沙爲良有因灸膿血逆流移睛而死者誠可憐也有毒承節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卽是其證急以五月盤退紙一片剪碎安枕中以藥蓋密以湯泡半枕許仍以紙封標縫勿令透氣良久乘熱飲之就臥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便愈如此蓋不勝如快艾托殘害人命敬之信之

眉髮自落方 成應傳崔言職隸左親軍一旦得疾雙目昏映凡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垂鼻倒肌膚所

瘡如癰皆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洋州路谷子歸案使遇一道流不言名姓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斤爲灰蒸久晒碾爲末濃煎大黃湯調一錢七服一句異髮再生肌膚悅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之

勞傷瘵疾方 瑣碎錄男子勞傷而得疾瘵漸見疲瘵用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折甕瓶貯之全豬腰一對在內密封泥日曬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効平日瘦怯者亦可服此藥蓋以血養血全勝金石草木之藥也

三二二

眼中常見鏡子方 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睛中常見一小鏡子伴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日以魚鮓奉便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隄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迫久候不至少年俄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趙卿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醜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手以啜醋懇謝卿曰郎君先因食鮓太多醬醋

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舉北邙來所備芥齋近
欲即君因機以啜之果愈此疾京詳之會乃權薛也
咳嗽方 雞峯方經曰人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咳
甚則為泄為痛凡咳嗽五臟六腑皆有之惟肺先受
邪蓋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咳為
肺病五臟則各以治時受邪六腑則又為五臟所移
古人言肺病難愈而喜辛者蓋肺為驕臟怕寒而惡
熱故邪氣易傷而難治以其湯散裡過鍼灸不及故
也十種咳嗽者肺咳心咳脾咳腎咳肝咳風咳寒咳

卷八 卷三十

三十三

支飲咳嗽肺厥陰咳嗽華佗所謂五嗽者冷嗽氣嗽
嗽飲嗽邪嗽孫真人有方治寒毒咳嗽者歷代方論
著之甚詳惟今之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陀
所謂邪嗽真入所謂在嗽者是也此病蓋酒色過度
勞及傷肺損動經絡其重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差
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在得之或先嘔血而後
嗽或先咳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獨內損肺經又殃邪
惡傳在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真人治
產嗽通氣丸方用蜈蚣四節又云夢與鬼交過及飲

食者全用蜈蚣外臺方四清丸治五嗽亦用蜈蚣近
世名公能推原其指意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磨
香丹砂雄黃安息香之類以通神明之藥療之高出
古人之意又肺中有蟲如蠶今人喉痒而咳嗽湯散
徑過鍼灸不及以藥合化蟲死嗽即止

治癩撲金瘡方 救一話腴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
驗傷期日引驗了無痕痕率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
要歸飲以熱麻油酒臥之地土先以火烘地令熱始
置之覺而痛腫盡消又有肩胛中創血如箭出醫者
以原蠶蟻未傳之立止前方治癩撲後方治金瘡

卷八 卷三十

三十四

治小兒不哭不乳方 席上腐談予曩得一子不哭
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
皆因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之時為風所入消
臍以上循胸喉攻至下頰齒銀當中作黃栗一粒疼
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
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
乙經皆云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
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

中間軀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

提卷小乘卷之三十一終

卷之八十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橙菴小乘卷之三十一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飲食類

供薦新味

今內供菜菓之屬皆以火氣醇養先時而熟如春夏之物屬月初春無不先具此蓋自漢已然前書循吏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簷晝夜蒸溫火待溫氣乃生召信臣以爲此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皆奏罷東漢和帝鄧皇后謂宗廟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蠶桑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饗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西京以信臣罷罷至東京復薦用之至和縣乃裁省之也

酒

酒之種類多矣周禮三酒五齊三酒一日事酒今之醇酒也二日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三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醪接夏而成者五齊一日泛齊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酒矣二曰醴齊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三曰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如今擲白矣四曰緹齊緹者成而紅赤色如今下酒矣五曰沈齊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禮記盎作醴沈作澄爲異然恬酒擲白造清字甚古後世有以綠爲貴者太白遙看漢水鴨頭綠却似葡萄新發醴樂天頗如竹葉盃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少陵鶯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五液滿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少陵重碧醕春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漢制以正月修醴八月乃熟以獻宗廟曰常酎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杜氏左注酒之新熟重者爲酎月今孟秋天子飲酎則酎非始於漢矣郊祀志百末旨酒布爾生泰尊柞葉折朝醴師古注百末百草花之末也柞漿取甘柞汁以爲飲也晉書武紀薦葡萄酒於太廟晉劉弘傳初酒室中云薦中酒薦事酒很酒同用粳米而優劣三品弘除其法不得分別惟陽伽藍記河東劉白墮善釀酒六月時暑以麴貯酒暴日中經旬不變飲之香美醇經日不醒可憐

子思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後青州刺史毛鴻賓
酒之舊路逢坊賊盜飲此酒皆醉被擒游俠語曰不
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泰謬因此復為拾好酒以其
成於桑落之辰因名桑落酒王公庶友率拂相招者
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族索郎反語桑落也後周韋叟
徵召不至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逍遙公酒
江野錄謂青州從事以善造酒得名而世說以酒佳
者為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博物志劉玄石於
山中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

卷八 卷三十一

五

常醉而家人不知以為威權蓋之酒家計千日滿往
視之云玄石已來三年已墓於是開棺醉始醒南史
劉杳傳任昉問杳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松陽
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服梁
邵陵王綸獻曲阿酒百器西南夷傳頓遜國有酒樹
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倚葉中數日成酒梁書人有饑
任昉拾酒松字亦作櫻俱音之刀反木名汁可為酒
皮日休詩明朝有酒充君信樽酒三瓶寄夜船樽酒
江外酒名山海經云櫛汁甘為酒周經武平縣未聞

拓時羣象止於其中謂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穡滋茂
有美釀曰象洞酒雲南志西南夷有樹頭酒物類志
枸櫞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積
含南方草木狀云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
冬陂池竭時實酒罌中密固其上墜陂中至春漚水
滿亦不復發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
酒其味絕美蜀志郫人創大竹作筒盛酒號郫筒春
釀相傳晉山濤治郫以醱醱釀酒兼旬方開香聞百
步故蜀人傳其法唐李絳傳帝遣使者賜醱醱酒醒

卷八 卷三十一

昔太宗賜崔浩縹醱酒南史庾仲文傳在尚書中舍
奴貽醱酒利其百十南部烟花記後主以側妓戲極
酌洪梁新醱以勸帝書法要錄越僧辨才飲滿異缸
面酒李泌傳中和節里閭醱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神
異經甘露一名天酒杜陽雜編東昌國有酒山山有
泉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順宗時烏弋山醱
國獻龍膏酒句奴傳漢歲遣代菓酒法以集為酒味
尤甘又外國進澄明酒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宜
宗賜同昌公主飲饌有疑露藥桂花醱酒陽雜俎買

第家舍頭能別水嘗乘小艇於黃河中以極接河源
釀酒經宿色如綠名崑崙賜阿薩部多獵鹿割其
肉重疊之以石壓漚汁稅波斯林等國米及草子
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蜀後主
有桃核兩扇每扇看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
味醇人更互貯水以供宴客星槎勝覽琉璃國釀甘
蔗爲酒一云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作酒號曰米
奇桂海虞衡志桂州有瑞露酒古辣泉酒埋地中日
足取山名老酒嵩岳記田夢遇書生飲以瑞露酒王

花冰八卷之三十一

五

子年拾遺記張華爲九醞酒若飲醉不吐笑不動則
腐爛腸脾謂之爛腸酒具鳳凰土記有碧鑑酒以糖
爲之有茭漿酒蓋茭葉生於水濱其漿可以釀酒歲
時記除夕及元日飲屠蘇酒亦作扶蘇又云是日進
椒柏酒梅花酒立春日以黃柑釀酒謂之黃柑酒今
俗瑞陽飲雄黃蒲滿酒醉鄉記者月霄霆時收雨水
淘米釀酒謂之辟瘟酒又暑月有贊夏酒秋日有中
和酒三月三日採桃花釀酒謂之桃花酒飲之除病
房齋六月荷蓮花製酒名碧芳酒梁四公傳杰公知

八風谷酒西王母傳紫虛元君親夫人設瓊酥綠酒
洞冥記瑤琨山有草如麥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名
碧麥酒續仙傳謝玄卿遇神仙設瓊粉酒神仙傳王
方平以斗水合升酒攪之賜蔡經家人飲之俱醉誌
云欲得長生飲太平真經曰楊羲夢游蓬萊山會蓬
萊仙公路廣休既下山半見許主簿相逢於夾石之
間公語主簿曰吾爲汝置酒四升在山上可往飲之
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續博物志云菊花舒時採莖
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謂之菊花酒

花冰八卷之三十一

六

東方朔林邑記云林邑以山楊梅醞酒號梅香酒古
今注烏孫國青田核大如都貯水卽成酒號青田酒
又訶陵國柳花酒烏桓東將酒東將如葵子交州釋
子酒韃靼馬潼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椰葉酒
土瓜根酒辰谿釣藤酒一名蘆酒杜甫送從弟赴安
西判官詩蘆酒多還醉則安西亦出蘆酒石林燕語
云隴右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于甌中名哩麻酒亦
曰哩麻酒赤土國甘蔗酒亦見上郊祀志君山記上
有美酒飲者卽仙地理志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

如酒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澁無味以丸藥投之酒味頓美後魏維子酒僧樊元寶寓書至雜見一老翁欵坐命酒酒赤色甚香美益雜水部也趙普宅中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醉又洪梁扶風也後說爲雲陽富春郢州也花露真州也若下烏程也九醞宣城也蒲桃西涼也五醞蘄州也酸苜蓿一云五木竹葉豫北也鄴絲衡陽也水堂滑州也雪醪秦州也乾和河東也淪水潯陽也靈溪博羅嶺南也金漿大梁也柔

老考八卷八卷三十一

一

寄生桂林也金盤露括蒼也土窟春榮陽也蘇釀春富平也生春燒春劍南也一云燒香春楚米春雲雲也梨花春武林也無愁金液流輝延洪壽光琉璃之皆王母酒也玄始安期生酒也瓊蘄南岳夫人酒也蘭生漢武帝酒也玉璫隋煬帝酒也醴醪翠清親空相酒也薰香崔懷寶家酒也屠蘄孫思邈酒也葡萄醴韓子倉酒也養生主齊物論唐子西酒也長生買似道酒也洞庭春色安定郡王酒也老春紀叟酒也玉缸春紫霞酒也羅浮春東坡酒也東坡又有蜜酒

桂酒劉禹錫傳信方有桂釀法若月造之極快美唐人又有新豐酒魚兒酒拋青春松醪春郢水醪宋人又有碧琳腴大內又有內庫酒薺薇露酒蘊合香酒仁和酒羊羔兒酒表熟酒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都城有黃藤酒元人有玉練提酒名類非一不可悉載大都色質白而清氣貴芳而滋味貴烈而冲予所嘗者以南和刁氏爲第一桂林桑寄生次之吳中三白市沽不中用家釀有絕佳者今京師蒸酒亦有佳者其他非甜則苦非粘則醜雖冒酒名無當斟酌矣又

老考八卷八卷三十一

八

劉伶云天有酒星地有酒泉禮運地出醴泉子漢記流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名爲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白孔六帖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方輿記曰漢宣帝開谷口縣泉味如酒因以醴泉名縣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圍數十步深不可測漢中元永平隋開皇唐貞觀天寶宋大中祥符熙寧政和並有醴泉出此皆所謂酒東天之所生非人力可致也

茶

爾雅：槩苦茶。注：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本姓苦，茶能去脂，使人不能睡，字或作槩。至唐陸羽始作茶經，書茶爲茶。一曰茶，二曰槩，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蔎。楊子雲云：蜀西南謂茶曰蔎。郭景純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蔎。述異記云：巴東有真香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忘。侯鯖錄：茶一名盧泉，見友日休詩。茶錄云：茗古不聞，食晉宋以陳，吳人採葉煮之，曰茗。煎南史：后妃傳：齊昭皇后進茗，權炙魚唇，時以陽羨爲第一。陽羨，卽紫筍也。湖常二州接界處，有啄水泉，金陵泉，每歲祭時，二郡守畢至，泉處沙中，居常無水，二守具儀注，拜獻祭果，頃之，發源流溢，供御者畢，水卽微涸。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水卽涸矣。太守武選，柿霜期，則示風雷之變，孽獸毒蛇，木魅魍魎之類，爲商旅卽以願清水造之，無沾金沙者，亦異於恒品。至川子所謂玉團三百片者是也。願清山茶記云：山中有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四月鳴，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爲報春鳥。南部新書：唐制，湖州造茶最多。

謂之願清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斤，大曆已後始有造茶。至建中二年，袁高爲觀察，進二千六百串，開成三年，以製不如法，停制。史裴允一云：義興南岳寺有珍珠泉，樹錫禪師常飲之，清味甘，得此泉烹，樹庭茶不亦研乎？未幾有白蛇，街茶于墮寺前，由此恒莫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僧道官司需索寺僧苦之。又明月峽，在願清觀二山相對，石壁峭立，茶生其間，尤爲絕品。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和，以萱艸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補囊盛餘，瀝以歸。又開元中，太山靈巖寺有隋魔師，教禪者以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李固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進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游金陵，見僧中孚贈茶數十斤，其狀如手，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有，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杜陽雜編：載唐咸通間，陽同昌公主

綠華紫英之茶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復廣之
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
熊執器而前季卿爲再舉杯又有舉羽者羽野屢舉
其而人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李約沂公
之子性嗜茶嘗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煮活火煎活
火謂炭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
不倦裴君公謫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與
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人朝駟馬市茶馬宋時則以
建州爲第一貢茶錄陸羽茶經裴復茶述不第建昌

說者俱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
縣蓋昔者山川尚闕靈芽未露至於唐末貞元中
萊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
餅貫其中謂之一串僞蜀毛文錫作茶品亦第言建
有紫筍而鴈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
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鴈風又製英佳春
號曰京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製龍鳳模遣使甲北
苑圖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
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

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購而斯下矣真宗咸平中可謂爲福建清鹽御茶造龍鳳鳳仁宗慶曆中奉禁裏爲清改造小龍園以進甚兄珍惜旨令歲貢面龍鳳爲次矣歐陽修開裏造小龍園驚曰靖明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鳳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神宗元豐間有旨造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園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爲瑞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爲第一白茶最爲難得既又製三色細芽而瑞雲翔龍又下苑宣和

唐李肇《南唐書》云：「初創爲觀瀾水泚，蓋將已，陳太師令圖去，祇取其心，二條用珍器貯清泉漬之，此條如銀絲，一刺方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就龍圖雪初買茶，皆入龍鳳，至是處奪其味，始不用錫，蓋茶之純至勝雪極矣，故合爲首冠。然猶在白茶之外，以白茶爲上所好耳。其茶歲分十餘種，惟白茶與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乘騎疾馳，仲春已至，遂師就爲綱頭玉芽。歐陽永叔所謂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者是也。其茶之錫名政和日水不

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宣和日上林第一乙夜清供
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春銀葉延年石乳瓊林鐵瑞
浴雪呈祥清白可鑒風韻甚高賜谷先春價倍南金
雲雪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云自陽溪建
州而外則有會稽之日綠洪州之雙井南康之雲居
虔州之泥片袁州之綠英臨江之玉津大庾之焦坑
壽州之黃芽福州之生芽露芽岳州之含實江陵之
楠木湖南之衡山郴州之梁江東川之神泉峽州之
碧瀾夔州之香山東川之神泉昌明潭州之靈草蘇
州之鵝坑宣州之陽坡婺州之來白歙州之先春阜
永華英勝金處州之六安池州之仙芝嫩蕊福祿交
合杭州之寶雲香林白雲臨安之天目龍地茗各不
可殫述是茶雖由唐宋而著然茗之為各見於晏子
香茗之賦著於玄瑒酩酊水厄載於北齊孫皓以茶
與阜昭代酒謝安詣陸納設茶果非始自盧陞也但
古之采取皆以冬月至太和七年始詔吳蜀於立春

後作宋時重火前謂禁火以前也今重雨前雨後雨
以前也然亦以清明稍後者為佳又陸羽所烹惟是
草茗迨至唐宋來宋初始用焙碾兼以香劑今則全用
茗芽炒製較之前代似為過之建溪諸品無復崇尚
論其序次者為第一虎丘次之松蘿又次之龍井稍
薄又次之天龍而下供獻而至於水火之候收藏
之法雖茶經所載未足云云可與知者道也唐陸龜
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
茶經陸羽鹿巖茶訣釋皎然嶺茶鴻漸別字季疵耶
而兩嗜茶者書者俱姓陸亦可異也事類賦注引茶
譜不考著人姓名

和羹

尚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味豉用梅則不露
復用鹽矣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肉燂之以薪是梅與鹽互用也古人調和無或遺記
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皆不及豉惟史游作急就
篇乃有無羹鹽豉益秦漢以來始為之

點心

點心二字不知何所始唐僧德山參龍潭路上從

子買點心有過去未來現在點那箇心之說周禮糗

餌粉糗楚辭糗飯蜜餌餽餽行音其呂反教音尼呂反餽音諸良反餽音戶

先晉人寒具唐人不托背點心之類也東晉餅賦有

侵頭薄持起漫牢九之號今惟餛飩盛行起漫牢九

其曉爲何物薄持荷氏又謂之薄夜亦其曉何物唐

內膳有鴛鴦餅天喜餅馳蹄飲春分饌密雲餅饌等

名西陽雜俎第七卷多飲食然有云蒲家饌飽漉去

湯肥可以蓋者庾家稷子白榮如玉韓約作櫻桃饌

饌其色不變又有能造冷胡餅鱧魚臚連丞許草草

皮索餅將軍曲良輪能爲驢駝峯皆點心之類也

頭臘酒

今冬月客坐輒以醖進酒蓋雜有其中名曰頭臘不

知所自始按國初自冬至後至立春日殿前將軍

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臘酒景皇卽位以大官不充

遂罷設猶存其名云

黃秬米

今浙東山鄉種稻早而先熟者謂之黃秬色正赤甫

史崔祖思傳宋武薛儉過人張妃房惟碧綃蚊蟬三

齊苻席五盞盤桃花米飯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

惟載桃花米意卽今黃秬也國語越大夫種曰今吳

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韋昭注曰赤米米之煮

者今尚無有豈吳舊有此種而今無之耶然秬米實

不甚佳較之吳粳五里間香者麤粳甚異矣秬音仙

仙席之秬亦音仙草名似莞

食饌

食饌之盛起自六朝晉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厨膳

滋味過於王者每宴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

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

處子劬婦者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

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未

嘗載其品物及烹煮之法齊虞仲家富於財而善爲

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仲曰有羞有所遺否仲

曰何曾食疏有黃領雁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饌

求味仲獻橘及雜肴數十與大官禹味不及也上就

仲求諸飲食方仲秘不出上醉從體不快仲乃獻醪

酒鮮一方面而已則何氏因傳有食疏虞氏亦藏有禁方也梁何胤初備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鯽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蟪使門人議之學生鍾旼曰鯽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蟪躁擾爾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盤蚶蟪眉目內剛慙混沌之奇蹟發外絨非全人之慎不悴不榮曹草木之不若無得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旼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

卷八 卷三十一

一

避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除若云避世理証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以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日及夫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啓鑿刀豈復慈心所忍鴟鵂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夫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卒年八十六胤既禁殺有虞人逐鹿鹿視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雀紅色集講堂如家

食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泰望山後還都卒於

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并函書云貧道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聞函乃是大壯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辛時夢見一婢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帔行列在前俱拜床下覺又見之夫生命至重口腹幾何恣意屠割歛怨庖厨毋論輪轉往復卽此暴殄損福造罪爲害匪細况乃錄方條疏通相傳授至因慘之流蒸人作饌天道有知

卷八 卷三十一

一

誅孽族至考之往牒夙報匪夷周顒片言開悟何胤永斷腥羶遂至積行通神素心感物信史可徵弗諱慈氏之書多從鹿誤也

辨水

中朝故事李贄皇有親知奉使京口語曰道日揚子中零水可取一壺來其人醉忘至石城下方憶乃漢一甌歸時獻之李飲嘆訝非常曰此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過陸鴻漸命軍士挈甌捧舟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

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隔岸者其人不服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其人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陵齋至岸舟中懼其鈔花岸水增之處士真神鑒也李大驚賞因問水侵勞陸曰楚水第一曾水最下口占次第之如此則陸之鑒又當在贊皇上矣芝田錄載贊皇在中書過致惠山井泉有僧上謁欲阻水過贊皇曰人未有無嗜好至于燒禾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和尚不許飲水無乃唐平僧

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

一九

曰貧道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泉脉京師一脈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贊泉大笑其荒唐也問井所在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因取驗無異水通遂停入不告勞數千里之遙泉脉相通此殆有神理非口舌間事矣

珍寶類

黃金多少

秦漢時黃金甚多賞賚動至百千萬斤高帝以四萬斤與陳平漢時納后聘黃金二萬斤衛青至賜二十

萬斤梁孝王薨時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新莽之敗黃金萬斤者六十橐宋文帝造司馬肅景憲伐林邑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北魏鑄佛像用至數萬斤梁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今黃金難得價益高說者謂起於浮屠氏及婦人衣飾耗盡日甚此蓋自唐宋已然真宗咸平四年禁民間造銀較瓦全緣盤感金線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從銷釋實爲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幣素於

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

二一

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威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治工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齋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選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爲塔像有高袤丈者毀碎珠寶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從之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取遮郡緡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戴金罔金解金

刷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緘金金線然
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
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一月許回易爲真像圖以爲初
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其真像位真像圖以爲初
造教經官司陳狀勘會議實開奏方給公憑詣三司
收買其明金裝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爲裝彩物
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
匠皆坐至死 國朝塗飾彌廣而所出愈少無有爲
拔本之論嚴限而厲禁之動憂 內供之乏何哉南
唐李八百八卷三十一
史宋武帝永初二年斷金銀塗陳後主禁縷金銀薄
度物化生土木人絲華之屬則其禁亦非自咸平矣
寶鈔

漢武帝置皮幣唐憲宗時令商賈委錢諸路進奉院
以輕裝趨四方公券乃取之號飛錢然猶錢與券爲
二也自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
一交一幣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後寇賊
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官爲置務禁
民私造謂之交子務宋初陳搏有紙錢使不行之說

後用交子會子會價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紙錢飛
上天之謠賈似道惡十九界之名乃名關子然終爲
十九界矣而關子價益低是紙錢使不行也關子亦
名指券李全之叛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
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
用遂隄而江南之楮益賤金循宋交子法置交鈔自
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錢自一百至七百王等諸
之小錢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元世祖造中統交鈔
以銀爲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二
兩故五十貫爲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後造至元鈔
大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至正中中統已廢矣
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
一至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得 國初洪武備元製寶
鈔立法甚嚴令官民通用欲其流行甚於刀泉後竟
壅格不行今惟以供頒 賜虛名非但不可易斗粟
而已也

錢文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沒無字前食貨志景王患錢輕

更鑄大錢文曰寶貨奉并天下錢質如周文曰半兩
漢有五銖三銖直百之製文亦如之孫吳鑄大錢或
當五百或當千南宋前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
曰景和則錢之有年號自廢帝始也杜佑通典載宋
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
是錢載年號實始于孝建非始于景和矣今本紀但
載孝建元年鑄四銖錢景和元年鑄二銖錢無年號
之說馮鑑事始以爲載年號始于後魏孝莊時誤采
武鑄太吉大通大富錢又鑄四銖五銖錢魏鑄太和

魏孝八年

卷三十一

二十三

五銖錢後魏鑄永安五銖錢後周鑄五行大布錢北
齊鑄常平五銖錢後周又鑄永通萬國錢至唐武德
四年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非開元通寶也蓋右
旋讀之自後皆以年號爲文高宗曰乾封泉寶肅宗
曰乾元重寶代宗曰大曆元寶德宗曰建中通寶懿
宗曰咸通玄寶明宗曰天成元寶石晉曰天福元寶
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元寶又不周年號矣至宋
則年號之下皆云通寶惟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
元寶至寶中所鑄錢文曰皇宋通寶以年號皆有寶

字不用重複更其製云錢文無草書浮化中太宗始
以宸翰爲之以賜近臣王元之詩所云囊中猶貯御
書錢者也其以楷書鑄者莽曰寶貨曰小錢曰么錢
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各以大小得名又改曰貨錢
史思明曰得一元寶曰順天元寶李景曰永通泉寶
李璟曰大唐通寶王建曰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天漢
元寶光天元寶王衍曰乾德元寶咸康元寶孟昶曰
廣正通寶劉龔曰乾亨重寶馬殷曰乾封泉寶文興
高宗曰天策府寶王審知亦曰開元通寶文興武

德同王延義曰永隆通寶王延政曰天德通寶馬漢

二四

曰太平興寶劉守光曰應天元寶以至金遼外夷不
具載又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
又有五男二女忠孝傳家天下太平封侯拜相長年
福慶千金豐樂又有北斗日月龍文龜背雙魚雙鳳
等樣見錢譜及洪遵錢志南史齊武帝于金城掘壘
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
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此卽撒帳之製在唐前又
齊興太守劉元寶于郡城掘壘得錢三十七萬皆輪

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璫賜公卿此又不知其何時錢也 國朝洪武初鑄大中通寶錢後以錢洪武通寶錢後歷朝皆用年號云錢始于周太公然商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則商時已有錢名不必始于太公也

流誰

前書西域傳尉陀封牛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兇噬流離注引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米澤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二五

光潤愈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負實非真物則流離字不從玉虎兇亦然今从玉者皆俗字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既成乃美于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則西方琉璃亦似銷冶所成未必自然物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於采石山之上注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銷冶物

以成器其製自古而然

琥珀

本草琥珀面隱居注云舊說云是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松氣俗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博物志又云燒蜂窠所作亦有黃雞卵及青魚枕作者並非真惟以松芥爲驗又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堅狀似玄玉而輕出自西戎而有茯苓處見無此物今西州南三百里磧中得者大則方尺黑潤而輕燒之腥臭高昌人名爲木堅謂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二十六

玄玉爲石堅洪州土石間得者燒作松氣破血生肌與琥珀同見風拆破不堪爲器量此二種及琥珀或非松脂所爲也梁四公子傳曰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一丈下有琥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雷公云此用紅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璽珀琥珀紅松脂如琥珀只是濁太脆文橫水珀多無紅色如淺黃多龍皮皺石珀如石重色黃不堪用花珀文似新馬尾松心文一路赤一路黃物象珀其內自有物念動此使有神妙璽珀是象珀之長故號曰璽珀琥珀如血

色熱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其也陳藏器本草引漢

書云出蜀賓國一云是楓脂入地千年所化其中有

蜂及蚊蚋形者當是未入土時所粘者耳南蠻志

云地中有琥珀則傍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或

八九尺大者如斛割去皮初如桃膠久乃堅凝其方

人以爲梳其性生肌止血合全創宋武帝時寧州貢

琥珀上碎以賜軍士傳金創漢書字作虎兔爾雅

翼云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視物人候而射之目

光墮地如白石卽虎鬼也酉陽雜俎僧那照言夜格

格考八笑八卷三十一 二十七

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制其中者虎死威

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一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

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亦主小兒驚

虎初來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

虎來吼躍於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

如琥珀益虎目光淪入地所爲則非真琥珀也或言

龍血入地爲琥珀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廟則蜂出

土人燒治以爲琥珀今滇蜀作器有近尺者大抵以

松脂所化爲長六朝時琥珀其爲珍貴南史東晉虞

時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

水銀

本神水銀味辛寒鎔化還復爲丹久服神仙不歎一

名汞生符陵平土出于丹砂注今水銀有生熟此云

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皆青白

色最勝出於丹砂者是今燒龍末硃砂所得色小白

濁不及生者甚能銷化金銀使成泥入以錢物是也

還復爲丹事出仙經酒和日暴服之長生燒時飛著

釜上灰名汞粉最能去蟲唐本注水銀出于硃砂皆

經考小乘八卷三十一 二十八

以火燒飛取南人蒸硃砂得水銀雖少而砂不損但

少變黑耳未聞硃砂腹中自出之也陶經曰水銀出

符陵平土今出商州秦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乃來

自西羌經云出於丹砂者乃是山石中採龍末硃砂

作爐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

則相飛於上水銀滿於下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

如此燒煨但其山中所生極多至於一山似拆裂人

採得砂石皆大塊如升斗碎之乃可燒煨故西來者

多于南廣水銀謂之頭丹竈家乃名汞益字亦通用

耳其爐蓋上灰亦名顏粉是也又飛煉水銀爲輕粉
醫家下屬要藥服者忌血以其本出於丹砂故也漢
武內傳封君達初服黃蓮五十餘年入鳥峯山服水
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唐時金石之藥盛行而
日黎大以爲誠足韓集中然山谷老人亦嘗服之甚
効云若輩服此取禍皆由疽根未斷耳謂頂絕慾乃
可服月理或有不之未聞有可燒煮爲銀之說今烹煉
方上皆云黃丹砂水銀白金可就而喪家之慘等於
喪身更可恨也元朱澤民異域說至正丁未遇二客

桂香八卷八

卷三十一

二九

言延禧間宿衛近侍有拂菻國使來貢道其國當日
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闊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
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
可逐飛鳥者人馬皆貼以金箔連運行近海日照金
光見躍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帖裏其人即回
馬疾馳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沒
人馬既回連于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
過坑并潤積其中然後國人旋取之川井草同煎皆
花銀也則鑄銀之事誠有之但其所爲水銀者非出

自珠砂而其所爲香草又不知何物也今人所取草
藥皆贗託毫不足信

水晶

格古要論云多年老水爲水晶按日本國產青水晶
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錢園山蒙
謀政和間太和尚出水晶以水匣貯進數百匣捷
此間是石中所產西京雜記董偃以玉晶爲盤貯水
於膝前玉晶與水相映侍者謂有水無盤必濕席乃
拂玉盤墜水玉俱碎玉晶千金國所貢也武帝以賜

卷八

卷三十一

二

僊玉晶更奇西陽雜俎于載積水結爲頗梨今福建
漳州出水晶以色瑩而清者爲佳其他渾濁者不值
錢

瑟瑟

瑟瑟碧珠也說文作瑟瑟毛詩瑟瑟波玉璫廣韻玉鮮潔
貌此即瑟瑟字所自始唐書高仙芝傳仙芝破石國獲
瑟瑟十餘斛博雅瑟瑟小珠也李蔚傳香與前後係
道緹珠瑟瑟杜陽編瑟瑟慕其色輕明虛薄無比則
又似非珠矣盧簡辭傳盧昂坐賦詩辭窮治乃得金

牀瑟瑟枕大如手但是以瑟瑟飾枕耳五倫書唐德宗
宗陝號觀察使李泌奏號州盧氏縣山冷近出瑟瑟
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器玩不
尚珍奇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禁今唐書德紀
及汲水傳皆無此語唐書吐蕃傳章傳最上者瑟瑟
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五代史于闐國男子
冠中國帽婦人鬢髮戴瑟瑟珠言好者一珠易一良
馬唐人詩多用此字杜工部石笋行雨中往往得瑟
瑟又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自作蕭瑟
桂香八乘八卷三十一

解而楊用修以爲秋色碧與珍寶色同故用此字瑟
未然曹植嘗爲瑟瑟調絳甚凄苦皆以蕭瑟得名云
唐書云書傳間出疊字者多作小二畫于下樂府有
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二後到海南兄一驟卒自云
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此又
以瑟瑟爲誤耳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格物類

火浣布

異物志曰斯謂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凋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南史海南諸國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東行漲海千餘里至

卷八卷三十一

一

自然大洲其土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洊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燼與上所載大同小異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而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嘗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山外面色白以水沃之即滅績其毛織以爲布十洲記炎洲有火山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

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

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

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

此衣服兩盤板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與神異

經所載亦小異漢世西域舊獻此布桓帝時大將軍

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嘗大會賓客冀賜爭酒失盃

而汚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

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中間久絕至魏

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

卷八卷三十一

二

之典論疑其不然明帝刊石廟閣及太學與石經

並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

示百寮遂刊減此論天下笑之天下之物非可意測

原不得以已見定其有無然或以爲木皮或以爲鼠

毛或以爲青黑或以爲純白迄無正據梁四公子記

拂林國南火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大

鼠其毛可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所以火浣則木皮鼠

毛自有二種矣木堅毛柔望而可知以陽燧火山陰

和水焚之木皮改常毛則無改又項項帽山四乾州

項項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能辟寒火
洲出火蠶綿絮永一襲止用一兩多則燒盡不可奈
當與火泥同類

猛火油

游宦紀聞占城國前未嘗通中國唐顯德五年國王
因德遣使使者蒲訶飲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蓋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水爲兩猛火油以
澀物得水則出火蓋微水得自西域澀衣雖敵而香
不滅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與云人大得水則滅龍

卷八 卷三十一

三

火得水則熾信有此理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化龍
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亦此理也按
占城卽古越裳林邑洪武三年共國王阿答何者遣
使朝貢詔封爲占城國王賜銀金銀印其貢有
犀象孔雀諸香花布而無所謂猛火油蓋微水者蓋
微水則退熱及須文達那國貢而蓋微水則瓜哇國
貢之知水與露是二物也至猛火油其怪而國朝
不以貢蓋聖世不貴異物耶廣輿志亦云占城國產
此國人用以水戰云特不以爲貢錄中記異錄西北

邊城皆掘池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問月
池上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
延燒矣猛火油者皆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曰初出
時因盛夏日方烘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
真琉璃器可貯之油入水行薄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據此則宋時東夷當以此來貢也遼阿保機時人有
以猛火油獻者謂其可以攻城述律后笑止之

石墨

水經注銅雀臺北曰水井臺高八丈上有水室室有
數井深十五丈藏水及石墨焉陸士龍與兄書云

卷八 卷三十一

三

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笈
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懷化郡掘壘得石墨甚多
好可寫書南唐徐鉉云建康東有雲九山西有石墨
縣南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采以書南雄州江中
有石墨色軟嫩可削屑得或曰可已婦人血疾
州廟中雷雨物起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墨石
之雷公墨光訟者投牒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
山海經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楊用修云石涅

畫眉石即今之石墨也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烟墨則知石墨之來已久西陽雜俎無勞縣山出石墨燬之彌年不消

紙

後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爲紙絲帛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制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按前書外戚孝成趙后傳發篋中有襄桑二枚赫曉書注赫音

龍燈小史卷三十二

五

兄弟間牆之隙赫曉薄小紙也三輔故事衛太子獄鼻來省帝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當以紙蔽鼻充語帝曰太子不伏聞陛下下殿鼻故蔽鼻帝怒太子走還則紙西漢時已有之恐非絲帛也一云倫紙有玉版貢餘經屑表光玉版貢餘難以零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自倫而後北海人左伯字子益與毛弘等皆能作紙而子益尤得其妙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益之紙研妙輝光晉詔書用青紙表用黃紙扶桑國以

龍燈小史卷三十二

六

扶桑皮爲紙南方草木志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秦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官所撰奏扶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詩鶴鳴疏救惡木也幽州人謂之殺桑揚州人謂之殺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續其皮以爲布又楮以爲紙潔白光潤甚好石季龍寫詔用五色紙謝康樂山房剝芟岩椒自注云芟皮可以爲紙顧文薦負暄錄云扶桑國出芟皮紙宋史高麗產白硃紙王逸少書蘭亭敘用蘭紙雖帖有會稽堅故竹紙韋諒書訣墨數引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蔡辛雜志云王逸少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子行草張華用桑根紙拾遺記張華進博物志以子闕青鐵硃遊西鱗角筆南越劍釐紙蕭子良與王僧虔書云尤伯之紙妍妙輝光范甯用藤角紙桓玄用桃花紙隋時有雙流紙亦名小灰紙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凝光紙蕭成採野藤

土穀作五色班文紙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
飾以竹爲之畫行而施行者曰發日枚用黃麻紙承
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麻紙敕書用絹黃紙學士制
不自中書山故獨用白麻紙白麻益池州楮紙也玄
宗間修書院集賢學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
紙五千張以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青童君有鄧珩
紙又作書有粉牼紙硬黃短簾紙楮紙以風紙會府
紙南唐有澄心堂紙吳越有蠲紙玉冰紙芸窗小說
宋毫間有織成界道者名烏絲欄紙老學庵記鄂州
蒲圻縣紙厚薄緊慢得中麴粘久不脫宋史大金國
開寶四年來貢方物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
五色綾紙寫官詔以賜癸辛雜志括蒼有軒樣紙小
而多屑數至十餘疊又宋人寫藏經有硃碧紙又鄱
陽有鶴白紙匹紙長三丈至五丈名白藤紙元有清
江紙又蜀中有松花紙玉屑紙雜色流沙紙玉板紙
蜀紙諺有假山南假榮冉村竹絲四種皆以楮皮爲
之剡溪以藤爲紙名玉葉紙廣南以棧香樹皮爲紙
名香皮紙以海苔爲紙名側理紙文理縱橫故名理

或作縑亦名陟釐卽張華所用者也以香香樹皮爲
紙名密香紙歛郡龍巖山墨光白滑水翼凝霜紙與
興有烏程紙江南有由拳紙廣都有雙流紙亦名小
灰紙高麗有白硃紙亦名蠻箋以箋名者未有魚子箋
杏紅箋天水碧箋桃花箋金花箋魚箋花箋洪兒箋
塗金箋咸通中非烟以碧茗箋贈趙衆蜀薛濤造彩
霞金粉龍鳳箋十色綾紋箋霞光箋亦名彤霞箋蜀
王衍賜金堂令張嶢霞光箋五百幅謝師厚在益州
製箋名謝公箋東坡云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
者治作之名布頭箋此紙冠天下六合作者終不及
宋有碧雲春樹箋團花箋金花箋浣溪箋元有彩色
粉箋蠟箋黃箋羅文箋春青水玉箋百韻箋可以寫
詩百韻有學士箋長不滿尺小學士箋又半之又有
似藕箋印金銀花於其上又有連二連三連四箋最
下者曰冷金箋箋字亦作版王右軍乃會稽內史謝
公就乞版紙右軍簡較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與宋太
宗親書五色金花箋以賜趙保忠 國朝永樂中江
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佳者曰連七曰觀音

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
廬州之英山有小箋出江西之臨川有大箋出浙之
上虞今 內用者有細密洒金五色大簾紙洒金箋
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花如玉有甲金五色花箋
有磁青紙吳中有無紋洒金箋松江有潭箋新安有
做宋藏經箋餘多脆薄不堪用然當以高麗綿繭爲
第一

香餅子

歸田錄蔡端明旣爲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
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簾
國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端明大笑以爲太清而不
俗後月餘有人遺余清泉香餅一篋端明聞之歎曰
香餅未遇使表潤筆獨無此一篋佳物清泉地名香
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今亦呼
香餅子以落齒根炭爲之絕佳

青蛇

芝田錄載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
騰如二青蛇按貞白本傳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

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芝田
錄以爲刀疑誤寶勝亦成勝之誤

卷帙

或云書唐以前皆爲卷帙今之一卷卽古之一帙自
雕板以後則裝輯成帙按說文帙書衣也唐前書帙
又次序也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經典
錄七百三十帙紀傳錄二千三百四十八帙子兵錄
五百五十三帙文集錄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伎術錄
六百六帙佛法錄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仙道錄四百
五十九帙共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餘
卷則帙何必始於鏤刻之後耶故當以承受之成帙
序耳帙字亦作表內則婦事舅姑右佩箴管線續
紫表瓊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爲紫表則帙當是書表
文帝集上書表卽帙也其來已久莊子作表

印板

開元以前經史皆古文明皇始令衛包改爲今文然
亦未有鏤板後唐長興三年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
文字刻九經印板始賴匠鏤刻廣頒天下又母昭垂

貧賤從人借文選不得發憤曰若青宮鑄板遺學者
後爲蜀相卒踐其言又柳玘家調序云常在蜀耽書
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固始于蜀也又未慶曆
間有布衣畢升爲活本燒泥爲字鎔蠟置板中令平
數本指日可就此爲活字板之始大都宋初印板雖
行亦其數得歐蘇名公多借本繕寫今板刻浩繁卷
帙甲第遠不及宋則以工力苟簡譬較未精故平按
陞河汾燕閒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初廢像遺經
悉令雕板則在柳玘前已有雕板矣而唐太宗明皇

皆令五品以上子弟給筆札入弘文館抄書並釋典之有甲板其來已久而後漸及於諸書取

格古

游宦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益嘗著書矣其間有議論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簞絹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以臨摹爲一隨不知臨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直抵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視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發干上以黃蠟塗勻假如枕角毫厘必

青耳玄反類洗
玉篇云小金也
也 節銀戈矛盾弩機表
而按 饒敏 飾物 在鑑 則

之傳或云 鳩車之具 提梁窺蛇 視海車轆 托棟之屬

此其大槩難於盡備 然知此者亦過半矣 所謂欵識

乃分二義 欵謂陰字是 門入者 刻畫成之 識謂陽字

是 挺山者 正如臨之與摹 各自不同也 蠟茶色亦有

差別 三代後秦漢間之器 流傳世間 歲月寢久 其色

漸黃而潤澤 今士大夫論古器 以極薄爲異 此蓋一

偏之見也 有極薄者 亦有極厚者 但觀製作色澤自

差 蓋小篆八卷三十二

可見也 亦有數百年前 句容所鑄 其藝亦今鑄不及

畢 竟黑而條須 自然古色 方爲真者也 邇來好事家

少聞宣和博古及格古要論 便自稱寶鑒 而新安姑

蘇點滑之徒 好爲贗物 以欺盲瞽 獲重價以去 而得

者 摩娑陳設 祇足供識者之一噓耳 至於書畫法帖

定別尤難 東坡猶受南宮之欺 而況其謬劣者哉 有

志於此 未聞見要廣師承要的 而至於會心處 又別

有神解 非可以言傳也 唐小說載裴休 尚古好奇 掌

繪 詒日有親表 授曲阜令 土人墾田 得古器曰盤腹

容三斗 淺項 瘳足 規口 矩耳 蠹蝕模糊 洗滌磨礱 隱

隱見九字 帶盤之腰 令不能辨 有書生姓魯者 辯之

曰 齊桓公會于葵丘 歲鑄今大喜 肇致河東之門 休

以爲春秋時物 實惜特甚 非分深者 不得與觀 後知

貢泉門生 有以盤寶爲請者 公出於庭 摩不賞 歎獨

劉舍人 蛻以爲不然 公不悅 曰 果有說乎 劉曰 春秋

小白九合 諸侯葵丘 其八也 禮經諸侯五月而塋 既

塋而虞虞 而卒哭 卒哭而定謚 生前安得有謚 子乃

爲近世 歷作無疑也 裴公恍然 命擊破 然後舉杯 此

差 蓋小篆八卷三十二

論良是 然史記武紀 少君見上 上有故銅器 問少君

少君曰 此齊桓公十年 陳於栢寢 已而案其刻果 齊

桓公器 一宮盡駭 不知當時器上所刻 有桓公字否

也 恨裴公不以此難 到耳 符堅時 藍田得古鼎 容三

十七斛 腹有篆文 朝無識者 以問釋道安 安曰 魯襄

公所鑄也 鑄時何以便有裴謚 若桓器爲贗者 博古

所載皆無信理

俎豆

衛靈問陳子曰 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 未

嘗聞之

子 10- 512

之學也左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太叔訪子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兩語皆衛事不相同如此俎所以載曲實禮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商以枳周以房俎鄭注梲斷木爲四足而已嶽之言慶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之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周禮天官甸人掌四邊之實醯人掌四豆之實鄭注邊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豆盛菹醢邊盛黍稷其實邊亦豆也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知非君子所急而夫子云然者援禮器以拒兵革之問異辭也

瑚璉

論語何器也曰瑚璉也包咸注瑚璉委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宗廟之器貴者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股之六瑚

周之八簠注云皆黍稷之器其制未聞疏云簠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簠連文故云皆黍稷器也論語注及鄭賈杜皆以爲夏曰璉當以禮記爲正朱子仍之而援云飾以金玉不知何據左傳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胡亦作瑚

犧尊

南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象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道器非虛也約大以爲然按左傳犧象不出門注犧尊象尊也禮器犧尊疏布審疏犧尊者先儒云刻樽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尊也則謂爲犧牛形者犧音許宜反謂爲鳳羽婆娑者犧音素何及既有二義即分二音約之說本於鄭杳之說本於先儒鄭義自有所據沈遠以爲然蓋以

素何之音爲非也

杯

古人飲酒無言杯者禮記孟子栝栝注栝栝素也疏栝隨也栝栝木盂也韻音貢栝栝飲器所以盛美酒亦作杯項羽傳分我一杯羹字義同張良曰沛公不勝栝栝栝栝禮記注作杯勺益言所用之少栝栝皆非酒器也古人飲酒之器名凡有五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彼不自適觸罪

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禮記夏曰琖商曰斚周曰爵爵蓋五器之總名其實曰觸觸觥也其以爲罰者則名觥兕觥是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節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所以觥不得名觥一云觥大七升蓋觥觥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以兕角爲之一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當其比觥捷罰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是觥以罰爲義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七月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注兕觥角爵也

蓋禮法享燕須設之耳不謂卽以罰人也前漢高紀

奉玉卣爲太上皇壽應劭云古作觥飲酒器以角作

受四升卽前所謂角者耳禮玉爵弗卣琖玉爵玉杯

蓋自漢以後竟呼酒器爲杯矣張釋之傳取長陵一

杯土杯音步侯反謂以手掬之也讀爲杯誤

箸

曲禮飯黍毋以箸說文箸飯歛也張良傳借前箸籌之字又作櫛史記周亞夫傳獨置大戟不設櫛顧上方取櫛俗作筯微子世家紂始爲象箸箸音直畧反

周禮六尊有犧象箸壹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箸股尊也犧象周尊也皆音直畧反自是尊名象箸

玉栝事相近故箕子以爲歎一音直慮反者非六韜

股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美必將騰踴豹胎也杯

以盛羹非酒器計上

案

梁鴻孟光舉案齊眉楊用脩以爲案重不可舉當是

悅字引古詩青玉案卽悅也蓋誤以案爲今桌案之

案耳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松禁注松禁
似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以承尊手可捧持
故曰舉案松禁不可知鄭以今案釋之疏所謂案漢
禮器制度而知今案也鄭注周禮云松今無足舉疑
是托盤之類稍廣而長中畫雲氣菱荇華爲飾上用
四周下無足禁有足刺爲案陳之形外戚傳許皇后
五日一朝皇太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毛詩疏荇棣
余白華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
食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置之案中而連
案卷八卷八卷三一

十九

食故曰案周禮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案案正
列注案玉案也疏案十有二寸者玉案十有二枚案
案十有二列也以此知楊說無緣

案

詩經

詩我姑酌彼金盞之聲矣惟魯之恥魯酒罇也
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體
云夏曰山罇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
形毛詩說金罇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象雲雷博施

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罇諸臣之所醉
注云罇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
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無飾
則士以上皆用梓而加飾也禮圖云大一斛其所容
甚多鴻酒於瓶以供斟酌故瓶聲而罇恥也尊卑雖
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卷耳係文王之詩尚未爲天
子則黃金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韓詩以天子爲玉
飾大夫得黃金飾者未有考參我疏引釋器云小罇
謂之坎郭璞曰罇大者容一斛則罇亦有大小不等

卷八卷八卷一一

二

也疏又云罇器大罇器小酌酒者需多酌罇少酌罇
不得使小罇先竭今罇畫而罇尚盈是爲酌罇者之
恥也按此則罇罇並設均爲酌器亦無以罇鴻罇之
說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辨衡而實不盡
梓師罪之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解豆
當爲斗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
梓人焉

千將莫耶

吳越春秋千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千將妻也千將作劍金鐵不銷莫耶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遂以成劍陽曰千將陰曰莫耶陽作寃文陰作沒理千將監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一云二劍皆鍊銅鑄之非鐵劍也王子年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鐵磨骨皆精鐵吳武庫中兵刀俱盡而封識如故箭之得二更剖之其肝腎皆鐵也遂鑄以爲劍雄曰千將雌曰莫耶與國志孫權

居考、七

八卷三十二

二十一

發趙作千嬰高墓得龍劍三各有刻文曰純陽千將

莫耶

烏號

封禪書黃帝騎龍上仙羣臣攀龍髯墮持其方而泣因謂其方爲烏號武陵蒙宇記延溪有柘樹枝條暢茂帝鳥集其上枝下垂及地鳥去枝偶折羣鳥號嘯不已土人取其枝爲弓名曰烏號與此異

鎗

鎗音楚咩反酒器也南史蕭穎士傳元帝欲鑄康元

日上壽銀酒鎗何遜傳竟陵王子良造點稽叔夜酒

孟徐景山酒鎗字亦作鎗韓畧曰溫酒器也今書兵器亦曰鎗音七羊反北史來整驍勇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整護兒第六子也唐單雄信幼時父堂前植一叢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令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尖山因爲射逐敬德拉折梁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

居考、七

八卷三十二

二十二

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字亦作槍後

漢紀光武伐大戎大槍五代史弘肇傳安朝廷定禍亂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千安足用哉宋史郭遵傳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任福傳槍中左頰紀其喉而死王珪傳槍直珪胸又一將復以槍進杜詩苦卧綠沈槍又機槍慧星名音楚咩反讀音千羊者誤

笏

今之手板謂之笏笏是尊卑之通名左桓二年袁見

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釋名曰笏忽也簡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漢魏以來謂之持簿蜀志泰密見太守以持簿繫頸又玉藻云笏卑用也因飾以示尊卑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棗可也其長短方圓曲直大小尊卑以殺其名爲笏則一耳後世天子稱珪惟臣僚所執者乃名爲笏國朝三品以上用象四品以下用水

骨朵

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三

元有宿衛之官號都赤輪次入直肩骨朵于肩佩環刀于腰蓋所以備不虞也雖宰輔口近清光凡有所奏都赤輒禦之不敢進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臑臑上音孤下音都俗有謂杖頭大者爲臑臑後訛爲骨朵骨都

鳩杖

避暑錄載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風俗記言漢高帝與項藉戰京索問兵敗伏葦薄中有鳩鳴其上進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

杖賜老人又輿地志載真定有高祖廟在今臨城縣鴉鵒井旁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鴉築井上進者不疑得免按沛公未卽位前未嘗至趙三年稱漢使入信耳軍此雖趙地然在修武非今真定也唯八年冬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趙宿栢入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時賁高等欲弑上上心動去弗宿此時安得有避入井中事蓋鳩與鴉事相類而或以爲京索或以爲臨城相傳之訛也至杖之用鳩自取其不啗所謂視監視饒之義而必以本之高祖避難之說

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四

蓋無謂矣太平廣記載榮陽南原上有尼井父老云高祖避羽于此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尼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此說與風俗記稍近蓋言者詳畧耳

方麈

北史齊楊情爲吏部尚書真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取時致謗言以爲情之用人似貪士市取其大者情聞不屑焉其聽記強識半面不忘後有避人魯漫漢自言張腹獨不見識情

只卿前在元子思坡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
地障面我何不識觀沒漢驚服揚用修云讀者不知
方地爲何物按說文箇蓋薄也通作曲漢書周勃傳
織薄曲爲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地障面蓋竹織
方扇也前書注蘇林曰漢一名曲月令曰具曲位師
古詩慎云草薄爲曲也西風八月崔華注澤南崔華
可以爲曲也小雅魚麗于罟注罟曲梁也寡婦之笄
也疏曲薄也以薄爲魚笄其功易故號爲寡婦之笄
則曲以草爲之非可驢上郭面直以爲方風義無所

棧卷小乘

卷三十二

二十三

棧

棧

韻會棧丘祇反泥行所乘史記作機按史記夏紀陸
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棧山行乘機徐廣曰棧也
書或作棧孟康曰棧形如箕棧行泥上如淳曰棧音
茅莖之莖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機徐廣曰一
作機音丘遙反如淳曰機謂以鐵如雞頭長半寸施
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則一作機者
乃機字非棧字也尚書注疏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機山乘機疏機音丑倫反漢書作機如淳音莖
莖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棧形如木箕棧行泥上尸
子云澤行乘莖莖音子絕反樛方起反史記作機徐
音丘遙反漢書作機音九足反漢書溝洫志陸行載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機山行則機師古曰機讀如本
字機音居足反書疏以史記爲漢書誤紀錄居足九
足同意樛之非機明其沈約韻中不收樛字而誤
以棧爲丘遙反又屑韻中不收棧字而屑韻中收之
誤亦甚矣今俗戲以兩木支足而行有高至七八尺
棧亦其共八錄三十二

二本

者亦讀爲丘遙音而書作機字背承韻書之誤也則
子宋有關於子者以枝于宋元君而使見其技以雙枝
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透而躍之五劍
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此蓋今戲所自始字
亦作機抱朴子乘踏周流天下踏道有三法一龍踏
二氣踏三鹿盧踏前書西南夷傳莊蹻踏音居墨反
與此音異

淳千服匿

南齊始興王鑑傳時有廣漢什邡人叔祖以淳千戲

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闊如簫銅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今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莖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莖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

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菹武子良

祥祝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按周禮鼓人以金鐸和鼓注鐸鐸于也圓如確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一說形如鐘有舌樂書云自金聲之淳言

卷八

二十七

之謂之鐸則淳字本作鐸于字亦作鈎金名將于後周書解斯微傳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微見之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莖筒持之其聲極振衆乃嘆服微乃取以合衆焉今則禮無于注然云以莖筒持之未聞注之以未及以手振莖之說舊武傳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衆弓等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服匿穿處孟康注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晉灼注東北界人呼小

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是賜武者於軒王非單于也且受酒酪是夷器夷下焉得有字可識又東北界多有此器何必其爲菹武所得賜也其云受二斗與受七八升又不合當是好古之人影響論事未可定據爲實耳

琴名

黃帝琴名清角齊桓公琴名號鐘楚莊王琴名遼栗司馬相如琴名綠綺上元夫人琴名雲琳見漢武內傳蔡邕琴名焦尾見傳玄琴賦宋書雍志引傳玄琴

卷八

二十八

賦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傳氏言之非伯喈也按齊書王仲雄善彈琴時有蔡邕琴在王承庫上勅五日一給作雅則焦尾爲蔡琴無疑蓋宋志傳寫之誤蔡邕始皇琴名程璜趙飛燕琴名鳳凰李沂公百衲琴一名響泉一名韵磬見因話錄韓偓公琴名大忽雷小忽雷裴說琴名靈開果見南唐書錢忠懿王琴一名洗凡一名清絕見琴志又唐琴有玉振黃鵠秋吟鳴玉秋韻萬壑松水清霜鍾秋嘯琴玉寒玉冠古韵磬多雷氏斲又高麗琴名混

池村宜和舊物有殷武鏡皮屑中斷名瓊馨雷威所
斷名春雷不知作者有石上清泉趙都丞之大雅簪
齊之浮磬卜氏之奔雷鮮于伯機之霞琴俱見周公
謹雲烟過眼錄錢鼎爵淨聊琴名常備見墨莊漫錄
又雷氏琴有忘味霧中山諸名見西溪叢話 孝廟
時有獻古琴名霽歷上其甚賜以千金

劍名

額項劍一名畫影一名騰空見拾遺記衛氏得殷三
寶劍一合光二承影三宵練見列子太甲劍名定光

卷八

卷三一二

二十九

武丁劍名照膽孔甲劍名來昭王劍名鎮岳諸王劍

名駿秦昭王劍名誠始皇劍名定秦漢高劍名赤霄

即折蛇劍也文帝劍名神龜宣帝二劍一名毛一名

其更始劍名更國光武劍名秀麗順帝劍名安漢靈

帝劍名中興昭烈劍名章武曹操劍名孟德孫亮劍

名流光宋文帝劍名步光梁武帝劍名典國魏道武

劍名鎮山又劍名沉水見刀劍錄周武王劍名輕呂

見汲冢周書周文王劍名錄楚莊王劍名宵齊太公

劍名闕齊桓公劍名慈吳闔廬四劍一千將二莫耶

三鉅闕四辟闕一云辟闕即湛盧見荀子韓之劍與

皆出于冥山崇谿墨陽合購鄧師究焉龍淵太阿見

國策魯寶劍名孟勞見穀梁傳一口寶刀非劍也楚

三劍一龍淵二太阿三工市一作布見越絕書吳夫

差劍名烏鏤見左傳趙八劍一奄日二斷水三韓見

四懸翦五驚寬六滅寬七劫邪八真剛見拾遺記又

吳闔廬家玉見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

時托魚腸之劍在焉越五劍一鈍鈞二湛盧亦作沈

盧古字通用三豪曹亦名勝邪四魚腸五巨闕見越

龍卷八

卷三一二

三十

絕書又越寶劍名步光見吳越春秋又越王勾踐使

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鑄八劍一掩日二斷水

三轉見四懸翦五驚寬六滅寬七劫邪八真剛見拾

遺記及史記又秦昭王時金人奉水心之劍見晉書

漢明帝賜尚書三寶劍一楚龍淵二蜀漢文三濟南

惟成見後書吳大帝六寶劍一白虹二紫電三辟邪

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見崔豹古今注魏文帝三寶

劍一飛景二流采三華鋌見典論又素寶魏文劍名

青萍古劍名見文選注唐德宗御火精劍見杜陽雜

編唐末東川留後顧彥輝所佩劍號赤秀寶見新書
本傳洪州刺史得石匣中二劍一有旌陽字一有萬
仞字見朝野僉載吾子之劍見王翦傳

用物別名

用物惟琴與劍名最多其他別得名者如發孤靈鉦
姑蘇大旆大白小白呈施洪顧旗名賜夷章闕雀膝
犀犀甲名孟勞善勝寶勝徑路拍牌刀名紫弱烏號
巨黍大屈大黃馮琬弓名顯臻弩名劉勁趙郡賦曰
其器用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案銘魚腸丁令角端飛
龍影忘歸矢名巨羅不落銀阿常滿玉海源器名
魏文典論劉表子弟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容七
升次曰仲雅容六升次曰季雅容五升肥胡櫓名丁
寧鉦名鐵衝鞍名忘歸夏服金僕姑箭名餘皇須臾
旌旆旆名金翅青龍棕艘舟名參差蕭名昭華笛名
國腹玉環遠殿甬大小忽雷琵琶名居巢笙名樂府
雜錄笙一名參差論塵墨名不律筆名昭光句續白
若青純蔡神屋寶施名賦顏接離帽名方山側注惠
文遠游進賢冠名不借草履名龍輔玉名火齊玫瑰

龍米其難珠名又扇亦名莫難一云火齊狀如雲母
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
者也非珠類慈靈車名郎當瑣名此類甚煩不可殫
述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密須之鼓棠夷之甲姑
蔑之旗扇虛之矛基衛之箭谿子之弩孤父之戈昔
以所出之地爲名若兕弓和矢非專名也琴劍各有
別載

樞卷小乘卷之三十二 終

樞卷小乘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仙釋類

呂翁

唐吳闕集載開元中遁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處生睡事非洞賓也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其非洞賓無可疑者或以爲開元恐開成之誤開成雖文宗時然此時洞賓未得稱翁宋史陳搏傳稱開西遊人呂洞賓有劍

術百餘歲面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

仙數來博齊中人咸異之一云呂洞賓關右人咸通

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

法而唐宗諱亦有贈洞賓詩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五

代時人聞呂翁洞賓自是一人今誤爲一耳諸東大

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巖谷故依然城

南老樹朽爲土簷外雅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

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

仙第五句亦誤用呂翁事施肩吾有鍾呂傳道集初

元瑞以爲歷託鍾顯于末世王定國嘗與遊宣和書譜始有其名自謂生于漢呂洞賓號弟子禮恐亦非唐人也盧生名英見陳心叔名凝陶明錄載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買客至廟祈求廟至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至卽遣林近栢邊因入垢中遂見味棲項家有趙太尉在其小卽嫁女子林生六子皆爲秘書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意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怡然久之此與黃梁事正相同

韓湘

昌黎集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云云青瑣高議云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鬼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葉間有小金字乃雲橫秦嶺十四字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句乎公詢地名卽藍關也再三嘆歎遂成一集不言湘爲姪孫一云是昌黎外甥忘其名幼落托

好酒雲水二十年絕耗一日歸作小技其可怪云龍

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有五色因謂恨置藥而去

是歲昌黎貶潮州至南山阻雪獨迎馬首而立扶持

殷至昌黎作五十六字詩則之一封朝奏云公明泰

花發果如其說一葉中有十四字雲迷秦嶺云公明

事非出於湘也見傳拾遺西陽雜俎韓愈侍郎有

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嘗令學院中伴子弟子

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飯僧院令讀書經旬

寺三綱復訴其狂率曾述今錄且貴曰市肆賤類管

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

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

花青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

簫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榻窺四面深及其根覓

客人座惟青紫鑽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

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

花發色白紅屋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一韵

且遺書云韓大驚其姪且醉歸江滌竟不顧任此

與仙傳拾遺同而云疎從子姪則又非外甥也亦無

潮名

嫦娥

古者以羲和爲日御常儀爲月御儀與娥同音因加

女傍淮南鴻烈解遂云后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

其妻嫦娥竊之以奔月一云娥將奔月枚筮之于有

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甚母

恐母驚後且大具嫦娥遂託身於凡是爲蟾蜍則婦

娥與蟾蜍又爲一物又有吳剛伐桂玉兔搗藥之說

不知太陰之中何以着此道書奔月之仙曰嫦娥奔

月之仙曰結隣其說更異又帝嚳四妃長日姜源次

日簡狄次日慶都次日常宜常宜生帝摯宜儀音同

則常儀豈即帝嚳妃耶其說玄選皆不可考

遊月宮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一以爲中天師有廣寒清虛下

視玉娥差幾如萬頃琉璃素娥奏霓裳羽衣曲事一

以爲羅公遠斂杖化銀橋事一以爲葉法善有過路

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事幽怪錄以爲遊廣陵非潞州

也其事幻妄不見道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覽

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終引聲益緩則非月宮所傳可知又聞天傳信記玄宗云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娘予以玉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醉酣久之令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愴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此曲名紫雲迴遂載樂章如此則明皇之遊月宮者屢屢矣夢耶非耶又不知紫雲迴較之霓裳羽衣何如也宣室志杜陵韋弁遇玉清女授以紫雲之曲使持奏天子弁辭以書生無路上達仙女曰吾將以夢傳於天子事與傳信記合但止云紫雲無迴字

王質

輿地記載衡州爛柯山一名石室道書謂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山見三童子奕質置斧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示質曰汝斧柯爛矣質歸家已百歲鄉鄰之東陽記云晉中朝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見四童子彈琴而歌質因置斧於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若棗質取食之更不復饑遂復少畱亦謂候項童子曰汝來已久

何不速去質承命視所坐斧柯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屋宇靡存遂號痛而絕迹異記延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基而歌質因聽之下畧同此一事也而童子或四或三或數人所遇或琴或奕迄無定據且追隨仙侶幾及百年而塵心彌熾一痛殞生流連瞬息反促居諸足供智者之一噓耳圖經亦載此事云昔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曰此非汝久畱處樵人起而斧柯已爛牛爲

老 卷八 采樵

25

枯骨矣又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參地行仙有木客薪子山中見兩黃冠基于松下獨坐而窺之良久欠身欲歸俄失黃冠所在殘局未收視手中斧柄已爛矣歸則陵谷已變國邑非舊問之曰宋元嘉十三年也異苑載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山真有二老翁榜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觀之自謂俄頃視其轡已爛馬與鞍俱已枯朽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廣輿記延平府龍溪縣有九仙山巖壑幽深入跡罕到昔有樵者入山見二人奕少頃二白雀啄

楊梅隆一類於地樵者食之遺失矣所在抵家遂辟
教事與質俱相類又肇慶府亦有爛柯山相傳爲
觀奕處似誤西陽雜俎載秦時李班燕世桑門釋
晉晉大始中北海蓬球事亦相同

黃綳綳

俗傳八仙中有黃板綳實黃綳綳也玄宗弄臣諛諧
時中帝甚狎之或云手中執拍板故以板綳名之
按拍板無識自綳綳始造譜於紙上畫兩耳曰但有
耳即無失節奏也今執拍板殆以此又韓烈皇甫湜
卷八三八三一三

七

上世龍門牛僧孺撰所著詞之其首篇說樂韓見題
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知句二公大
稱賞之因此名播京師樂句正得兩耳之意

乘槎

乘槎是海上客非博望事也尚書故實司馬承禎尸
解去且白雀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覽白雲先生故人
謂其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夢海槎同取入座
唐人詩多用客字至老杜亦云乘槎消息近無處問
張審之句則槎之誤爲客已久唐趙璘因話錄亦載

此本云漢書載張騫窮河源實無天河之說惟張
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
不連職齊一年程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
遺問嚴君平云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
人相傳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都是馮虛之說今
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昔云當時君平
問之寶曆中余下第道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遇夫
昇張審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進欺不知
是何物也寶曆是敬宗年號事與尚書故實同而時

日互異未知其是張審乘槎事始於梁僧趙楚巖時
記云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織女牽牛
隔天集載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
聲如銅鐵李德裕載細杖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
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去豈君平之槎即上所
云張審槎耶又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
有光若星月槎浮四年十二月一洞天名貫月槎十
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則槎之可以通河漢其來
已久槎字或作極亦作查

靈濟宮

南唐書徐知誼義祖第五子也事吳屋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效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誼初封江王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實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義祖知誼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知誼義祖第六子也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異怪物所著不可計嘗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且年三十五其死乎如期

卷三十三

九

而卒烈祖悲悼歛以袞冕及上方秘器其子皆貴顯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閭中集二君幼不至臨亦不聞雅意道術今福州有廟祀其著靈應永樂十五年成祖寢疾醫藥罔效禱之卽瘳於是建靈濟宮於京師封金闕玉闕真人十六年改封真君每歲元旦冬至真君仙妃生辰用素帛差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每月朔望本宮住持行禮國有大事則告而福州舊例每六年掛袍太常遣官齎送萬曆四年奏罷遣止預行本省如或織造卽令藩司堂上官祭告掛

摸生無顯績誤爲廟祔亦可怪也

明本 臟腑神名

遺書扁神曰精根字泥丸眼神曰明上字英玄鼻神曰玉龍字靈堅耳神曰空聞字幽田齒神曰鐫鋒字羅于心神曰丹元字虛注肺神曰皓華字虛成肝神曰龍烟字含明腎神曰玄冥字育嬰脾神曰常在字鬼脣脾神曰龍曜字威明又丹田下神名桃康腦神名覺元字道都髮神名元華目神名虛監字道童鼻神名冲龍舌神名始梁又尺宅面也玉虛鼻也黃野

卷三十三

上

揚眉曰肝衝

曰 郭典城陞神

世傳紹興府城隍爲鳳公至不知其所自出按唐順聖傳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密謀維氏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有戰不勝世充歸東都恭王東狗狼王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九明軍法次宿衛習知朝廷制度

帝顯諸將多不開儀餽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親以爲模煖山爲梁州總督巴山僚佐玉鼻其首餘黨四奔屬縣豫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竄縣王不聽下令軍中曰殺賊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相謂曰軍不止吾殺盡且饑或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者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急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然不知於越有何動議而共嚴祀不絕

佳孝八美八卷三十三

十一

也容齋五筆諸暨蕭山城隍俱祀龐公元初廟在臥龍山頂國初移于山麓今有二廟俗呼爲上下城隍云

建曆

傳燈錄載魏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墳唯存隻履云云南史普遇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崩祖以十月至梁是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執

乃立孝莊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烏有令起墳之說乎舊唐書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于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實錄也又佛祖通載師謂楊銜之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卽過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少林寺五燈會元云時魏氏奉佛禪尚如林光統禪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

佳孝八美八卷三十三

十二

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紛起祖起振玄風普施法雨而稽局之量自不堪擬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遂不救之端居而逝夫流支三藏既云禪門鸞鳳豈有毒害祖師之理此亦傳聞未足深據當以通載爲正唐阿禿師亦有隻履示化事見五行記

忠國師大安和尚

傳燈錄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之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

日汝得他心通那對日不敢師日汝道老僧即今在
什麼處藏日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
粉猴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日和尚是一國之師
何得去西川看親渡第三問語亦如前藏良久明知
去處師叱日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又廣異記
則天中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天
后召人宮敬禮後大安和尚入宮天后令見聖菩薩
安日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日師心在塔頭相
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

卷八 卷三十三

十三

三問之云在非非想天天后大悅後問即不能知安
訶日我心始置于阿羅漢地汝道不知若置于菩薩
諸佛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墜而走此事
在南陽忠國師前按世尊因有妻善別音響至一聚
間見五髻髻乃敲一髻髻問者妻此生何處日此生
人道又敲一問日此生何處日此生天上世尊又別
敲一問此生何處者妻問知去處前二事正與此相
恰因知無上三昧非可以意識測度也

日 陟紀 甘露二僧

百陽雜俎唐大曆末玄覽住荊州陟紀寺寺有張臻
畫松符戴贊術泉詩時稱三絕覽悉加聖焉日無疥
吾壁也桂死叢諫云太尉朱崖公鎮浙遊甘露寺與
一僧款洽公解任言別胎以方竹杖一條師服鬚牙
四面對出天生可愛朱崖深所珍惜後再過到院即
問前時拄杖安在請出觀之則老僧已規圓而漆之
矣公嗟嘆彌日此二事甚類于世法可為不約于佛
法當別有商量

梁武帝

卷八 卷三十三

一

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晨夕講義中大通元年秋
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
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事私
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
英照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眾
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通臨宸極三請乃許
帝三答責前後並稱頓首三年冬十月己酉上幸同
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涅槃經訖十一月乙未上
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般若經訖五年三月

癸未上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半經若經題訖大同元年夏四月壬戌上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二年上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三年五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碍法會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碍法喜食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法會是夜同泰寺災太清元年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釋御服服法服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

十五

爲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并除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億萬贖皇帝菩薩如中大通元年故事帝溺信佛還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飯而已或與事擬日僅移中便漱口以過聽覽餘暇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設名僧碩學四部聽中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所房室每發誓願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受度昇之亂雖在衆塵

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盟漱如常疾久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廷照和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遊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海中浮鵝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麻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割身肉以餽饑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掛體以然于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

十六

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相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旣流通蓋其境內化之或刺血灑地或刺血寫經穿心然燃坐禪不食靡然成風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臺城之難儒者以爲識然生成果報佛家以爲定業必不可免如師子尊者璩大師正與帝同當便賊之生誌公先已知之謂帝曰陛下寃家今日始生則又未必以崇佛之故也史論所云據唐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

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先王
文武通財德刑備舉方之火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
不可偏廢而帝心狙且忘情于戚溺于釋教弛于
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孽狐皆自子弟
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罔已多矣其或
樹置失所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
蹙徐假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
乎此亦可爲篤論矣一云帝崩時以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更復何恨今紀中不載此語見邵陵王子確傳

卷八

十七

中陳高祖卽位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

無遮大會二年五月幸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冬十月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幸大莊嚴
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服羣臣備法駕奉迎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
二君皆賢主也則臺城之役當時亦不以爲殷鑒云

胡釘鉸

胡釘鉸家貧爲洗鏡鉸釘之衆嘗得甘果名茶美醢
輒以祭列于墓以求聰慧一忽夢一人刀割其腹

開以一卷書置之及覺卽解吟咏辭其綺麗而不廢
舊業遠近宗仰愧遺皆不受或持茗酒見過則欣然
承換有喜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
衣出草堂見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藍花深處藏又觀
崔郎中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
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上柳條江豚小兒垂
釣云蓬頭種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屣身路入借問
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如此之類皆爲人稱賞後
與靈壽趙州爲方外之友叅悟宗貞真奇士也

卷八

卷三十三

十八

楞嚴經

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諸有無眼惟觀黑暗與有眼人
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
與彼羣盲二黑相較曾無有異阿難若無眼人全見
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
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
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
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隱能
顯見如是見性是心非眼此爲佛氏微言吾儒所未

曾道按禮記少儀篇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仲尼燕居篇猶誓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暗室之中非燭何見是皆以夜之無燭與人之無目不見無異矣故知暗之見否全係乎燈及其見時是眼非燈人之見否全係乎眼及其見時是心非眼此卽楞嚴之旨吾儒已先言之謂教有華梵吾不信也

觀音經偈

普門品偈云咒誦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

楞卷小乘

卷三十三

十九

還着於本人東坡欲改還着於彼人爲兩家俱沒事甚得廣大之旨然偈中此言自有深意一者爲表慈力二者爲顯因果如四十二章經云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然不答惡之癡冥狂愚使然罵止問日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禮如之乎日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日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爲惡也又云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嘯嗚不汚天還汚已身賢者不毀禍必滅已雜阿含經云徒罵婆羅門造免世尊作貧惡

誦麻罵訶責犯土金佛時有還風還吹其土反自空身世尊說偈若人無瞋恨罵辱以加者清淨無結垢彼惡還歸已猶如土金彼通風道自汚時婆羅門憤過而去藏經圓通解文毒藥交兼相咒詛惡心仍更禱神祇按來於我起侵傷還着本人招橫害豈是等惡成過失自然惡業果相隨觀音如此不思議是故我今歸命禮豈是等惡二語深合經意矣坡公豈未見此書耶

觀音經應驗

卷八

卷三十三

二十

法華普門品云或道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因禁枷鎖手足被桎梏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論者以爲菩薩寓言非實有其事也晉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維陽今宋僧慧和初爲白承屬劉胡部下爲臺軍所獲見斬和恒念觀世音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還成精業吳郡人沈甲被繫處

咸臨刑市中日誦觀世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所
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威乃令家人造觀
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
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東魏
孫敬德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觀
世音千遍執縛臨刑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
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聞丞相高歡請免未歸家
視觀音像項有刀跡三榮陽高荀爲殺人被告錄頓
地半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世音荀云我
是巷卜妻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卷八十八

二十二

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旬日用心錯
錄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
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見南史王玄謨始將見殺
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日何可竟
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
忽傳唱停刑此皆載於正史及人所目擊者可謂善
薩爲寓言非實語哉楞嚴云五者熏開成圓六根銷
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刀刃所不能害七者音性圓
銷觀聽送入離諸塵妄令諸衆生枷鎖所不能著此

蓋大士之慈悲願力與衆生之悲苦念力冥相符合
不可以意識測量也楞嚴主願力普門主念力經重
各有所重耳

舌本不壞

高僧傳齊武帝時東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雨屑其
中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
持法華者必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微矣乃集時
法華者圍繞誦經繞發聲其唇舌一時放動見者毛
豎以事奏聞詔石函緘之又法苑珠林後魏范陽五
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
葬骸骨竝枯惟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應白鹿血
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竝枯惟舌不壞
齊州釋志湛者住泰山北遼谷中街草寺者事少童
人鳥不亂恒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實詰謂梁武帝曰
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獨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
中後發看之惟舌如故衆爲立塔表焉唐釋道俗者
不測所由止體泉山原誦法華經爲業乃至通數千

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暉禪師曰此雖誦經意
望有驗吾歿之後當以十年爲限試發視之若舌朽
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俱盡惟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贊歎乃函盛舌木起塔於甘谷岸上郊南福
水之陰有吏村史阿普者誦法華經職充令史往還
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
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死
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專誦法華之

雜錄小異八卷三十三

二十三

靈驗也又宣室志唐貞觀中有悟真寺僧夜如藍溪
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
十里間然無視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
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
以標表其所明日病表下得一顛骨在墳壤中其骨
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
于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
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
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

跡其住已歸東海矣時開元末年也又宋黃巖正等
寺觀公畜八哥念佛不絕一日立化籠上塋之土上
生紫蓮花一朶尋土中則花從舌端發靈芝寺照律
師爲之讚漳州人古八哥聞僧念佛隨念不輟遂捨
與僧寺後土埋土中俄生蓮花一朶異類尚然何疑
于僧寶乎

化佛

佛言一切衆生具有佛性故一切衆生皆佛化身李
百齡樂善錄載唐詢家因煮雞忽有火光出於釜中

雜錄小異八卷三十三

二十四

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雞子其黃化爲菩
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肉衛教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
張尚書屬譚某爲文以記之宣室志唐文宗欲除佛
教詔命將行會修御膳以禹烹雞卵忽聞鼎中有聲
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在雞卵呼觀世音聲甚倏明
尚食吏以聞驗實文宗遂崇尚佛法因勅天下寺院
咸塑大士像又文宗食蛤蜊擊之得二菩薩像西陽
雜俎以爲隋文帝事天寶十三載春三月當塗民劉

咸李驪常以巨觴載魚鮮饗于吳越周驪往屬岸村
舍獨成在江上聞舫中有呼阿彌陀佛之聲甚厲
視則一巨魚振鬣搖首念佛咸惶悚毛髮俱豎即置
身蘆中以視之俄聞舫中萬魚跳躍呼佛聲動地咸
大懼悉投江中驪至不信怒成以承資酬直役婦得
縵十五千於舫中題云償汝魚直及是無咎雞肋集
猪曰佛聖莊設錄牛脛骨菩薩及牛肉舍利紀聞錄
菩提寺長生猪死後舍利冥報記羊脚中銅像五行
志乾道中有雀飛鳴立化于瑞寧佛刹香爐紹興初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二十五

有雀立化于丹霞佛刹香爐蓋大士普願弘深
不現隨衆生緣業且墓題之不足爲異也唐河東
氏養一鸚鵡午後不食如律師臨沒爲彼擊磬一聲
即念佛一聲十聲而絕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草草
之記夢溪筆談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
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其
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太平廣記南齊吳郡褚思莊
素本佛眼於梁下短柱是枿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
明中忽生物如芝成于佛狀面目指爪光相承服

不究其常以春時落佛形如故此殆所謂無情說法
者耶并志之又雞卵尚未成形或者以爲與殺生事
異此殆不然卵之方生生因已具梁時有人常以雞
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聞髮
中啾啾有數千雞鳴聲周武帝好食雞卵投虎爲監
膳儀同關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白問事儀
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問也支道幼時嘗與師
共論物類爲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
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疏
食終身則雞卵之食實同於殺佛菩薩示現其中何
足疑哉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二十六

淨土

佛爲韋提希開十六觀門說西方淨土論者謂爲如
來權教於是有自心淨土本性彌陀之說是殆不然
一切世界由心而造同業別業隨緣而發現一念精
專豈有不攝生之理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
曰定于一淨土之謂也梁庚說尊崇釋教室內立道
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月一遍後夜中

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說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坐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載於正史夫復何疑今彌陀經亦云上下四方俱有佛界其生西方者當由衆生緣力與如來願力冥相符合也庚先生所稱願公蓋卽弘願彌陀耳

梁皇懺

釋典中有梁皇懺十卷云梁武郁皇后薨後化爲巨蜃伏於武帝榻下通夢於帝言已宿業所感帝爲集

差卷小乘

卷三十三

三十八

名懺說懺度之按南史后妃傳郁皇后諱徽母宋文帝太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性酷妬忌及終化爲龍人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據此則后生有光怪浸爲神龍其威靈能使帝終身不立后無爲巨蟒之說而祀以百味亦無說懺度脫之文豈當時以蟒爲龍而

史譚其事耶后遇丁貴嬪無道使日春五婦貴嬪小心祇敬性仁慈居宮接取自下皆得其懽心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且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蹤尤精淨名貴嬪之謂心佛乘豈亦有戒于郁后也郁卒年三十二無子此時武帝未受禪也丁卒年四十二爲普通七年武帝卽位二十五年矣生昭明太子簡文帝廬陵王雖未正位禮備尊崇淑慝之報具於生前又何必談沒後之因果哉又宿業之說世儒多疑之列仙傳玄俗者莫知其姓字也自言河間人恒食巴豆雲母貴業於都市爲人治病河間王買藥服之下地十餘頭王問其病源俗云王病乃世餘殃非王所知也緣王嘗放乳鹿仁感天心故遭俗耳乃世餘殃卽宿業所感之說也此在佛法未入中國前

佛經識女主

唐三藏曇無讖所譯大方等無相經大雲分云爾時衆中有一天女名曰淨光問法惟喜俱養如來佛卽爲說夙世因緣乃告之曰女當來世卽以女身當王

國土得轉輸王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守護

正法摧服外道汝於爾時實是菩薩爲化衆生現受

女身寶雨經第一卷云佛記日月淨光天子宿種善

根以是因緣我涅槃後第四五百年汝於瞻部東支

那國現女身爲自在主正法治化能爲我法廣大住

持說者以是爲武后受命之讖故武氏華嚴經序金

仙降旨大雲之偶先彰玉展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大

雲寶雨原非大部經文蓋當時附會其說以媚女主

而武氏亦喜摘其文以自示符命耳按楞嚴經若有

聖卷卜卷八卷三十三 二十九

女人命頰大家而爲說法則佛書之言女主非始自

大雲寶雨二經也又太宗時李淳風已有女主昌之

說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及自稱文佳皇帝故

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後方臘及因憑藉以起

此自武后前豈聞女主昌之讖而爲武后先驅者耶

且佛書載震旦之事如雁宕普化什方羅漢之類事

以冥合武氏之興委係非常二經所載理或有之豈

盡詳人之附會耶然佛氏稱菩薩者以慈爲本武氏

既云淨光化身而殺戮之餘前代所無較之羅刹殆

又過之恐大雲之讖後爲斷佛慧命者所藉口耳

誌公銘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

引曰寶公嘗爲偈大書字於版帛寮之人欲讀之者

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卽寮之是時名士陸倕王筠姚

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

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

登寶位跨大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

聖卷八卷八卷三十三 三十

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

鉉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燈歸朝好事者曰燈丁酉年

襲位卽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大也

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

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

王錢椒舉國人覲卽東隣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

遇戊寅年也按我太祖卜地鐘山時得誌公墓遷

之他所今靈谷寺是也銘中所云隨虎遇明與明興

二字直符 皇運區區李趙何足當之又 太祖以

戊寅葬鍾山所謂臨虎也近見朱閣學漫幢小品載此事論與予合而中間解釋又其詳悉僧史載武帝與志登鍾山之定林寺指獨龍岡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爲建浮屠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姓歡呼則陰宅之說至太祖而始驗異哉

釋氏傳經

漢唐之間六經俱有專門雖以釋門編帙亦各以師承相爲授受毛詩鄭氏箋注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惠遠法師詩義南史儒林傳張璠以周易教授吳郡陸元卿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本法雲寺沙門慧拔至貞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宋書隱逸傳關康之爲毛詩移義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晉堅易師沙門疑安杜牧之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死除臨壇大德制宋法雲佛國惟白禪師傳康節易學其精熟未嘗語人潮州鶴林寺僧壽涯以太極圖說傳周茂叔則知釋氏傳經累代

不啻自儒墨分途而釋氏拾唾于儒門儒者操戈于僧室愈分而愈合愈合而愈公可嗤可嘆

僧有學術

春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南史王華傳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華父廐時丁母憂在家恭檄命起兵廐卽聚衆應之及國寶死恭檄廐罷其廐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敗廐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父相失隨沙門釋曇曇逃使提衣襖從後津還咸疑馬華行遲曇水罵曰奴子急解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又袁昂傳昂雍州刺史頤之子也頤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此與楚公子事正類二僧固皆有學術者也王褒或一事而兩傳之誤耳北史宇文泰與侯景戰沙上馬逸墮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龍凍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向雷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晉元帝爲琅邪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興後來觀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責

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事與上同

僧返初服

南來沙門釋惠休善屬文徐洪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木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茹法亮大明中爲小史孝武末年出家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府冠軍參軍南臺御史梁王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文嘗繫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屬目後還俗以詩書自樂人莫能名之者四聲論行于時劉峻字孝

卷八

卷三十三

三三

標本名法武來秦始初魏赴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畧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懸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成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武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詣天監初與校祕閣徐孝克陵弟也有口辨能談玄理侯景之亂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後還俗爲國子祭酒孝克通三論法華般若等經蔬食長齋持苦薩戒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

百八人年七十三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異香鄰里

皆驚異之劉宋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講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

封州陵男陳遂與侯詳少出家爲沙門武帝討侯景

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業永定二年封遂與縣

侯唐初少林寺僧曇宗以擒王世充功授大將軍凡

立功者十三人惟宗授官唐肅宗年少警悟工爲詩

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

而後冠韓滉表試較書卽進至四門博士再擢太常

卷八

卷三十三

三十四

卿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韓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終司左參軍時有劉軻者少爲僧旣登進士第與韓柳齊名太子賓客盧貞翁子嘗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廕爲光王府參軍東青潤僧王守信越勇善騎射种世衡爲帥奏改三班借職更名嵩後誘元昊通和進開門祇候武林僧思聰能詩善琴東坡倅抗時令和參寥子詩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之門久之還俗爲御前使臣其以僧立武功者唐薛懷義爲行軍大總管擊突厥

李罕之初爲浮屠行市中無所得乃抵鉢袈裟
文破羣道號李摩雲李克用表爲中書門下平章事
成汭初爲浮屠後從戎爲荆南節度使玄宗誅韋后
僧普潤實與定策之勲代宗時胡僧不容官至卿監
爵爲國公 成祖靖難師起皆僧道衍爲之贊畫云
南宋范曄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與孔熙
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賊質寧
遠參軍後以謀立義康誅不爾則功與普潤道衍等
矣法畧李罕之成汭改服畜髮而不容普潤道衍猶
未云八天八米三一三

三正

員願承緇者也 國初山東布政使吳甲鍾山寺僧
也有文學應詔陳言載于 國史天界寺僧克勤洪
武七年奉使日本稱旨 高皇命返初服爲山西布
政使見宋景濂原錢法師塔碑克勤本姓華吾鄉人
嘗試天馬歌又唐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
兵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改元法輪
復爲高開道所并僧爲帝尼爲后更可笑

槎卷小乘卷之三十四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仙釋類

事敗爲僧

自古事敗爲僧得逃匿者晉姚泓爲南岳僧唐時有人見之綠毛覆體談晉末歷代事如指掌祖述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得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

卷八 卷三十四

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南宋孝文孫劉基仕陳以避禍遁去爲僧名惠照至元和間年二百九十歲南梁陳慶之爲爾朱榮所迫乃落髮爲沙門一日行至豫州伏挺爲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撫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葺素因此還族劉之遭遇戾景亂披削爲僧先是伏挺出家之違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歸化爲支遁林及之逃披榮時人笑之唐宣宗避難爲僧

後登大寶瑯琊王起兵討武后徵誅其子逃匿爲僧號儀光禪師徐敬業爲衡山僧人見時年九十餘駭賓王爲靈隱寺僧貢巢亦爲僧以壽考終僖宗太子中和中斷髮逃遁至邵武軍龍湖寺爲普聞禪師說法三十餘年安然而逝麗廬漏網爲僧名景仙咸通中奉使人南詔楊岐禪師本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落髮唐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坐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生成赴市矣吳越王使人視之見其瀟然無異遂捨之出家得法五代朱梁時燕劉

卷八 卷三十四

將尤靈境內丁壯文面爲兵雖士人不免進士詐爲僧奔晉南唐楊州雷守馮延魯周師至梵楚灑而逃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世宗釋還於中書鄭元宗子從鑑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宋清周生變通靈仁命召構甚急乃變姓名僧服入中修仙數乃歸家少帝入燕封瀛國公世祖以公主視之曰與內史滿猷立傍殿樞問世祖覽悅見龍爪等時有獻謀陰滅赤瀛國公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佛法因通居沙漢賜名令尊一名哈臻長子亦爲僧

名完普宋宗室孟僖國公爲僧名願昌自號三教遺
逸元末顧阿瑛家破削髮爲僧復見心本名天淵仕
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兩髯長尺許國初建文
君金川不守僧衆從獲道出從年八十餘後歸京師
時有素希賢者松楊人以賢良方正爲監察御史靖
難師人削髮爲僧號雪菴和尚以壽終一云和尚名
暨不知其姓時又有郎中梁田玉者與葉御史俱爲
僧避去云其爲僧而不得終脫者南宋宗室彥節以
謀誅齊太祖見誅其子隄陔落髮永法服爲旅舍所

慮追兵至遂害之唐宰相喬琳陷朱泚賊中已削髮
爲僧泚知之竟逼受僞命後生誅李訓事敗逃依終
南山僧宗密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監厓將所執後
唐李存霸自河中至太康剪髮永僧承訓符彥超願
爲山僧竟不免蜀賊李順已正典刑癸辛雜志云景
祐中廣州巡簡陳文璣捕得真李順乃僧也正德中
流賊趙燧兵敗已削髮爲僧被擒伏誅仇鐵獲安化
庶人鑄寔及將軍禹材既論死後有大干和尚富干
財欺陵同輩同輩欺之大干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

卷八 卷三十四

四

復并誅之元凶劭時女巫嚴道育咒詛事發變服爲
尼逃匿東宮劭敗殺崔慧景既誅子覺亡命爲道
人見執伏法齊明帝誅投同姓蕭昭胄與弟昭穎逃
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授之
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選
第後皆以謀反伏誅當時謂僧爲道人梁張續於雍
州西山聚衆岳陽王營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討擒之
續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營襲江陵常載續隨後
逼使爲僧固辭以疾及軍敗行至澧水南守防續者

懼白于朝詰之曰我安化將軍禹材也時不能辨
有安化官人在浣衣局召驗良是遂送高牆其無故
而爲僧者梁通事舍人劉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
塔及名僧碑誌必請聰製文勅與沙門慧震於定林
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勅許之乃
變服改名慧地齊趙僧嚴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
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拂衣去後
忽爲沙門栖遯山谷常以一壺自嚴一旦謂弟子曰
吾今夕當滅壺中大錢一予以通九衆之路闕燭一

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止時人以爲知命

結解制

今僧律四月十五結夏至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
謂之休夏自恣日九旬已滿自此解制也其用十五
者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月生
至滿謂之白月月終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
建各以二十半宿名之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
日謂之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
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宿名也自六月十
五日至七月十五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宿名也
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
氣與印度通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爲小盡印度以
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
結夏之日宜用四月十六日今四月十五日尚屬道
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

僧福

東坡志林云稷下之盛貽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吹
枯噓生亦兆黨綱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

區區奔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
之福也本秀二僧不知其本末當時參寥覺範皆自
附蘊黃之門卒負異綱營營豈未聞東坡此言耶近世
若慈山達觀李卓吾皆聚衆都邑竟煩白簡達觀卓
吾俱不得死然而慈山亦謫戍嶺表千古之事真如
一轍佛律比丘不得親近王公聚居都市可謂慮患
深而垂戒遠矣以此爲訓而今猶有奔走貴戚依戀
京都巧媒名稱虛貪信施者豈徒人王之罪人抑亦
法王之罪人也已噫

卷八 卷三十四

六

僧娶妻

釋迦有妻昆耶氏生子羅睺羅後鳩摩羅什人中
納二女生二子此皆神聖應化非可以恒法論者今
聞滇南僧多有妻室唐蜀先主祠旁有釋杖其民則
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李德裕節度初南下令禁止
蜀風大變豈今之滇僧卽昔之蜀僧耶吳越之俗兒
徒淫蕩陰納外交靡所不至琳宮梵宇鞠爲穢場又
不若明畜妻妾者之事顯而罪薄也

錢唐僧

禁夢得遷居錄載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往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啗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時有思惠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卷末小美八卷三十四祖可詩學草蕪州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事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癰疽思惠宜和中棄其學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按道潛即參寥子與東坡往還常策杖視東坡於巖外有詩集行世而惠洪即覺範傳燈所目為寂音尊者是其著述甚夥平向疑此二人雅托蘊黃為重似非本色初傳今觀夢得所紀當為篤論至所稱順怡然久逸老以字名今杭僧稱號猶仍故云墨莊漫錄呂溫卿為清

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潛有隙者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遂坐刑歸俗編管兗州

御製姚少師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蘊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間奧發揮激昂度博數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道儒術至諸子百家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廣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無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區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人左右帷幄之

開啓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
今名特投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誥命祖考
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較閱
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
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
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
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欽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
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

聖考小象八卷三十四

九

聖考小象八卷三十一日

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寮暨畿內
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聞恭
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

朕者簡之

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礱石建塔四月六日發

普教寺

引靈輻輳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
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澤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

唐小說爲傳河中蒲州普教寺鶯母僑居其中獲
傳奇皆祖之今蒲中尚存此寺以爲自唐至今無異

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
明功存社稷澤及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
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于宇

也按宋張舜民畫境錄載郭祖宿蒲河中逾年常登
蒲坂以望城中蒲人固守乃矢言曰城破之以盡誅
之幕府曰若然則愈固矣第告之以非守真者餘皆

唐一日城關乃即其地爲普教寺則普教始于五代

非自唐也蓋傳聞曆書取抑舜民之所紀未的也

郭祖討守真望氣者言城下有三天子氣蓋郭祖集

世宗宋太祖皆在軍中云又傳寺所云爲舊原字鄭

恒以爲烏有之談嘉靖中內黃縣墅中掘得鄭恒墓

志乃給事郎秦賁根其敘恒妻則博陵崔氏也事甚

可怪豈真有鄭恒而爲乃歸之耶志云崔以大中九

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適其生當在德

宗建中元年庚申會真記以爲甲子是興元元年少

在唐八主八卷三十一日

庚申四歲耳相去不甚遠作傳奇時墓志未出人

也它書應無所載漢卿實爾不知竟何所據

天寧寺塔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

色自頂至腰表裏透徹如燬鐵初出於爐頂上有光

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志先是

河北有童謠云塔兒異北人難至南人客塔兒紅朱

承人作主人公未幾我太祖龍興受命之祥信非

偶然矣

佛像動搖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

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旣而郡有火溫州武福寺銅佛

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

或云金爲火赴故將火而金像應之然元豐元年邕

州佛像動搖初像動夏人人寔又動而州大火其像

非以金也又乾德五年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卒

無他應又梁阮孝緒有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

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長慶中新都大道觀

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咸通五年懿宗有常曉禮

浮屠像忽沒地四尺魏孝昌三年雒陽平等寺金像

徧體皆濕時號佛汗永安二年此像復汗周武帝克

晉州高有石像汗流濕地嘉靖五年豐水東普賢寺

石佛及石羅漢徧體流水人以爲佛汗亦異

蒲山二塔

蒲山祇園寺舊爲許玄度宅玄度捨宅時建一塔時

住持者爲曇彥禪師塔壞師與許彥齊鑿於塔側許

氏後數十年師猶無恙一日謂其僧衆曰當設具將

有故人訪我衆咸笑其老作謾語頃之則岳陽王至
岳陽名譽武帝孫昭明子也師迂之曰許玄處來何

前一則爲會稽應天塔後一則爲會稽淨土寺蓋所
聞之誤

暮昔日浮圖尚如故岳陽初不從師與同人定中見

阿育王塔

前身造浮圖及庵斧鑿處遂再建一塔與舊相埒其
上寶輪則從空飛至一日有異僧至見輪吽叱曰吾
覓之過開浮乃在此耶夜風雨大作相輪與僧皆不
見又鎮海寺有一塔夜然燈其上注油卽竭主僧謂
守塔者盜之加譴守者候至夜半忽見如烏鳥者數
十百從西北來噴噴有聲取油傾盡走白主僧僧候

梁武普通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山舊塔
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
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
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
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

至夜半果如守者言評詢其故則曰吾輩皆黃巢時

一三

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吳時有尼居其

十一

戰敗兵也身被金創瘡痕尚在無以投生得此油敷

地爲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

之旬日可滅僧倍加傾注逾月遂無至者焉駭車志

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

張無盡故婢招事有僕見之芋油罽曰吾遍體創瘡

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朱及成而弟汪

須此膏潤則痛少差又託誦金光明經十訃乃得免

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半年金相輪及承

生宜室志成都寶慶寺道嚴師然長明燈見巨手曰

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

吾幽神也天命我護佛寺地人唾地者吾以背承之

履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獲說云有兩吏見錄自

由是背有漬瘡得香油傳之乃愈道嚴遂以清油置

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

巨手中卽引去與鎮海塔事同朱開學勞幢小品載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產

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膏終則不
墮地獄語竟如堅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
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城四望見長子
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光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
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粟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
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
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
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
尚加爲三層卽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

卷八

十五

篇及昔人所拾金銀銅釵釧等諸雜寶物可深九
尺許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增增
內有金鑲覺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
琉璃枕枕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
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
教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
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而久之乃當中而止
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否慧念答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

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
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
等物並置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
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暨二刹各以金
甕次玉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
盛寶塔分人兩刹剝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
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
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闕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
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鄧

卷八

十六

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奉
令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
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僧
行至張侯橋見蒲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
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狀惶乃一車載像還至長
華巷首牛不肯進惶乃令取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
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
有金石之音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
有銅花狀浮出取之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

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汲水
底得佛先嚴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馬自咸和中
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其初高惺得像
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
造像來至鄴下遂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
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惺乃送
此五僧至寺見像歎歎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
瓦棺寺慧遠欲模寫像形主僧尙慮損金色謂遠曰
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
其夜像卽轉生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
先有外國書其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議之云是
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粉
市寺側數百宋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
回闕等竊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運
手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今寧波阿育王寺塔舍利
人咸得見之其光輝大小明暗青隨人緣力無定準
云

三身

東坡云近讀六祖壇經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便身所
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
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不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
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
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
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
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
此喻既立三身愈明知此是否按見屬識能見屬根
所見屬現無眼見黑亦屬能見所因能立能泯所因
以能爲報以所爲化未確竊意眼八識法身也眼五
識報身也眼六識化身也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
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及是名清淨法身初見之時
未有分別是非好醜一切不立是名圓滿報身一經
分別或是或非或好或醜種種變幻隨機應現是名
千百億化身或云法身如虛空人識如二月不得言
法身不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亦不離諸數故五識
六識卽是法身非止八識也大慧禪師以中唐說法

曰天命之性是爲法身率性之道是爲報身修道之教是爲化身信手拈來直截痛快而不出乎宗故如東坡居士止可稱文字禪也轉識成智者轉第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平等性智轉第七識爲妙觀察智轉第八識爲人圓鏡智也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其義更微

朱門達戶

晉三法澤在簡文坐劉惔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朱門人如遊蓬戶齊衡陽王鈞嘗遊孔珪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十九

山園珪曰殿下取朱門遊紫閣詎得交山人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衡陽當本之法深然曰如遊蓬戶又是一重公案

鮑魚之蘭

管子云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香久而與之化矣與不善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久而與之化矣藏經佛本行集經云佛知難陀學彼六羣比丘恐畏損其功行卽領難陀入毘羅城至一魚店

令於此取一把臭惡茅草經一時頃還放於地復令難手唯有不淨腥臭氣也佛告難陀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相染習故惡聲遠至因斯事故而說偈曰猶如在於魚舖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子卽同魚臭親近惡友亦如是世尊又共難陀至於一賣香店令取香裏還放地上嗅于手香氣微妙佛告難陀若人親善知隨識順染習得大名聞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蘊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十七

此與前語政相類知西

種子

佛書言人有宿根者謂之種子漢史有解種之說蘇晉公訓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底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有底盡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其語本於裴而易文種爲書種今俗言家世相似者曰有種亦曰種草

此皆以世法論至於佛氏種子則下於八識田中雖多生累劫自能增長無容泯滅也

睡蛇

遺教經云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睡蛇字甚奇佛書夜臥誦五字咒要刪婁演論則永斷惡夢此豈制睡蛇者耶宋蔡繼通睡談云睡側面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華山睡方宣不過此一云希夷得五龍蟄法是龍所授杜牧有睡癖及疾隱者登山渡水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鼾胸

卷八 癸八 卷三十四

三十一

之聲而步不差跌至所止即覺號睡倦又南方有夢直懷之則隨意得夢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歲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與人柳一曰三眠三起者同草木亦醉睡且能致人睡可異也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法以胎息爲本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山人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

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粗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脐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現前此等經文皆道家養生者所屬託手乎宗正法也唯楞嚴云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闍闍持無多聞性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憐我愚教我安住調出入息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印成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反息循空斯爲第一夫反息循空可謂至矣而文殊總結曰鼻息由入通現前無妄氣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則所云玄牝爲息自鼻納脐丹田存想皆屬外道經文所謂堅固動止精色而不休息者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人諸趣夫抑何益之有哉道藏中有胎息經一篇云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生氣入身成爲之

卷八 癸八 卷三十四

三十二

生神去難形爲之成如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入自然常住動而行之是真道路三十六哩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膾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却病決定延年又久之名列上仙其理亦淺所云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入自然常住蓋亦佛氏之糟粕耳

說得行不得

卷八十八 卷三十四

二十三

唐白居易從烏窠禪師問法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說得師曰三歲孩兒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于徑山國一欽禪師師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劉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師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此事已在白前又梁武帝雜傳云晉惠末離中沙門者斌蓋得道者長安人與斌食子長安寺流沙人與師食于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沙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然曰得道者當

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卽國一烏窠之旨大慈寰中示衆云道取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道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此是腳踏實地方是本色出家人學者毋妄希頓悟輕議漸修也

盲能視

佛書阿那律多初出家時常樂睡眠如來訶爲畜生類律多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遂失雙目佛示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不因眼觀見十方世界洞然

卷八十八 卷三十四

二十四

如觀掌果所謂眼能顯見見見非眼者也法苑珠林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泉善影幼來無自見庶人勇驥目據袂大呼云我不放律善影具述勇狀貌如舊相識乃知無目而見自有見見者矣律多之事不足爲異

物格

大慧杲和尚與張無垢論物格引小說唐人有與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閩守有畫像在馬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

地公聞頓領旨酉陽雜俎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
號伽當封襲諸國所向輒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
二條自置一一與妃絲當妃乳上有爵金香手印跡
王見驚怒問故追訊商者言南天竺國婆陀婆恨王
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樂贊金布于
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
之手印當乳王試之如商者言因叩劍曰吾不裁婆
陀婆恨王手足者不寢食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給
報曰我國無王但以金爲王耳乃引真王於土窟而

雜錄小異 卷三十四

三五

以金王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王手
婆陀婆恨王於土窟中手足亦自落也此政與閻浮
事相類又內典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
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
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
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于握利劍特過如
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送勿得害吾吾必
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
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

臨終不亂

莫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于夢幻中無有
入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
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特過如來身如
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分是中云何復觀
此乃可妙悟物格之旨偶因閑守寧復下此注脚云
南史徐孝克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
皆驚異之姚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云
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說者謂孝克討論
釋典長齋持戒誦經講論積有年歲察讀一藏經

雜錄小異 卷三十四

三六

已究竟以爲崇佛之驗然孝克性至孝遭父憂居
勝喪事所生母陳盡就養之遂爲國子祭酒每侍
無所食噉獨取珍果納紳帶中以遺母陳氏入長
母患欲粳米爲粥不可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
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焉察父僧坦
沒長安察疏食布衣不聽音樂至因問至江南遇
母韋氏喪羸瘠之餘益加毀頓因加氣疾陳氏入
矣丁後母杜氏憂在服制中有白鳩巢於戶上則

克及察皆內行克修悖履純孝其臨終不亂良由至性通格神明非以崇佛之故也又劉歆奉母兄以孝稱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俱供奉母每疾病夢欲進藥及翼日轉有間効與族弟訂並隱居求志計疾歆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詠又著悲友賦以敘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滅生但運會所到不得久爾試遣尋之莫知其所于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香曰所

德孝小乘入

卷三十

七

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之悲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歆於興皇寺起日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未成之春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余曰吾不見此實爾如言至秋而人以爲知命何亂八歲居憂毀若人晚隱居虎丘山西寺禁殺蔬食嘗於寺內立明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

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應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衿行列在前俱拜膝下覺又見之便卒宋史隱逸傳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心王安石當國召爲御史欲彈擊異已者力辭不拜與二蘇趙抃孫覺李常善優遊數年宣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山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向日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遇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庇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凡而終相去幾十

德孝小乘入

卷三十

七

數公可以汗然矣

梵音釋

西方之書皆經翻譯亦有梵夾之中仍襲原文者存詮釋如悉達多一切義成也瞿曇地最勝也阿

陀無量壽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成等正覺也波羅密多到彼岸也南無歸命信順也佛陀覺也菩提亦覺也菩提薩埵覺衆生也婆伽婆破煩惱也恒聞阿竭如來也阿羅訶應供也三耶三菩提偏知也毘盧遮那遍一切住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祇陀戰勝也彌勒慈氏也文殊妙德也維摩詰淨名也跋陀婆羅賢守也辟支迦羅獨覺也亦云緣覺須菩提空生也舍利弗鶻子也目犍連采菽氏也拘律陀無節樹也摩訶大也拘締羅膝也富樓那彌多羅

二十九

舍迦噉精氣鬼也富單那熱病鬼也阿顛迦無善心也安毘迦羅黃髮外道也牟尼釋迦黃門也鳩摩羅什童壽也阿羅漢破一切煩惱賊也連摩法也梵迦夷淨身也跋闍羅金剛也耆婆長壽天神也比丘乞士也沙門息心也僧伽衆僧也沙彌息慈也闍黎執範也頭陀持擻也優婆塞優婆夷近事男女也摩登伽本性也一云伎女維那次第也禪那靜慮也般若智也漚和慈也摩帝慧也三昧亦云三菩提正受也奢摩他止息也陀羅尼總持也瑜伽相應也涅槃出煩

三十

阿闍黎軌範師也刹帝利王族也婆羅門淨志也異
舍商賈也首陀農夫也旃陀羅賤族也亦云屠者頗
羅墮殘疾也亦云利叔舜若多空也燦迦羅堅固也
演若達多神祠也僧伽藍衆園也娑婆堪忍也垢闍
提奢今省作招提四方僧物也阿蘭若遠離處也亦
云閑靜處塞健陀羅鉢鉢羅吠奢入也駄都界也娑
路多羅戍續多能聞也伽羅尼羯羅摩能識也祇若
時吃縛能嘗也迦耶積聚也紇利陀耶肉團心也鼻
政迦種也優陀那丹田也阿那人息也般那出息也

卷之八

三十一

烏波有也薩迦那薩無常也闍提闍生死也危那
也末刺論威也震越衣服也袈沙不正色衣也僧伽
梨重複衣也鬱多羅僧卽七條上着衣也安陀舍
五條下着衣也鉢吒緩條也尼師壇坐具也僧迦羅
履服衣也亦曰偏衫泥服也那裕也舍勒內衣也迦
絳那功德衣也條奈耶蟲衣也屈絳大網布也絳本
絳花心織成其色青黑卽達磨所傳袈裟袈裟木華
也亦云劫波育迦那陀細錦衣也梵羅細香亦翻楊
花尼衛裏衣也欽販羅毛也頭鳩羅網布也梵那波

吒細也俱菴摩花也摩羅髮也貧婆叢林也菴羅奈
也優鉢羅青蓮花也鉢頭摩紅蓮花也分陀利白蓮
花也波羅越鴿也芻尼鵲也僧婆羅也勒那雀也伊
尼鹿也羯伽犀也迦隣頻伽仙舍也梵羅細香也涅
槃僧裏衣也僧伽梨大衣也阿僧祇無數也修多羅
經也羯磨作法辦事也布薩說戒也摩訶薩大有情
也刹都迅速也阿樓那明相也摩臘羅須臾也迦羅
實時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耶無有也阿鼻無間也
一闍提極惡也孟蘭教倒懸也伽陀諷誦也祇夜應

卷之八

三十二

頌也劫波羅時分也羯羅藍凝滑也亦云歌羅邏
蒲曇飽也菽尸軟肉也羯南硬肉也咀止斷外事也
僧祇支覆掖衣也鉢塞莫數珠也僕佉貝也瞿曇
錫杖也健推鐘磬也臂吒打也袈裟去穢也字本作
袈裟有洪字苑始改從禾如斯之類內典其繁不備
具載然儒者談綬不通華梵貽誤禍子則此亦不可
不知者梵書皆旁行有驢肩書蓮葉書節分音大秦
書駃乘書存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
龍書鳥音書書凡六十四種末天禧四年夏陳上譯

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僧法漢惟淨以華梵對參
爲天竺二字原七卷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輯
譯名義集十四卷

梵義釋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五蘊
色受想行識也五識卽前五根也六識卽意也七識
末那識也八識阿賴耶識也四智謂轉第五識爲成
所作智第六識爲妙觀智第七識爲平等性智第八
識爲大圓鏡智也又三智一具智本來寂靜通達

花卷八支八卷三十一日

三三

三三

無涯二內智自覺無明隔斷煩惱三外智分別根

識了塵境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

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十二處六根六塵

也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也二十五有四洲四趣四

禪四空無想淨居梵王及六欲也三十七助道品四

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五道也十

八不共法一身無失二口無失三念無失四無異想

五無不定心六無不知已捨七欲八精進九念十慧

十一解脫十二解脫知見十三身業十四口業十五

意業皆隨智慧行十六知過去十七知未來十八知

現在十九一知諸法因緣果報二知三世善種業報

三知諸禪解脫三昧垢淨四知信等五根上中下五

知種種欲樂會捨不淨增淨六知一三五乘貪瞋癡

等性欲七知一切道至處八知宿住九知夙此生彼

十知自解脫及衆生漏盡涅槃四無畏一正知諸法

二盡諸漏習三說一切障道法四說出苦道四無礙

一法二義三辭四依樂說智緣也四無量慈悲喜捨

也四念身念受念心心念法念也五性一凡夫二二乘

三菩薩四如來五隨導也四相人我衆生壽命也四

病作止任滅也四威儀行住坐臥也六種震動觸動

震起吼擊也四果預流卽須陀洹爲初果一來卽斯

陀含爲二果不來卽阿那含爲三果無生卽阿羅漢

爲四果三乘一聲聞二緣覺三菩薩六通一天眼通

二天耳通三身通四他心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七

波羅密一日施卽檀波羅密二日戒卽尸羅波羅密

三日忍辱卽羼提波羅密四日精進卽尸羅波羅密

五日一心卽禪波羅密六日智慧卽般若波羅密

佛法身般若解脫爲三常樂我淨爲德無二生處爲
常不受二邊爲樂具八自在爲我三業清淨爲淨三
慧聞思修也八正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悟四正業
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也十惡身三殺盜
婬意三貪瞋癡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反此之爲
十善十想一無常想二無苦想三無我想四厭離食
想五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滅想七多過罪想八離
想九滅想十無愛想也七想一常修想二樂修想三
無瞋想四無妬想五善願想六無慢想七三昧自在
想也六人以根受塵也四大地水火風也五蓋一貪
婬二瞋恚三愚癡四邪見五調戲也四諦苦集滅道
也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也二障煩惱
所知也五法一名二相三妄想四正智五如如也三
自性一妄想二緣起三成也二諦真諦俗諦也四食
昆食觸食思食識食也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也七
漏一見二諸根三忘四惡五親近六愛七念也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也七慢憍慢過卑我增上邪
也十纏念覆掉睡眠悔嫉慳無慍無愧也十使貪瞋

法華小乘

卷三十四

三十五

羸慢疑身見邊見見取戒禁取邪見也六十二見五
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爲六十通
身卽是神身異神二見也四見者卽色是我離色非
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五蘊中具有此四也十時一
眠時二泡時三炮時四肉爛時五放時六嬰孩時七
童子時八少年時九壯盛時十衰老時也六道天道
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也四生胎卵
濕化也十一類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也欲界六天一
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天
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須彌摩天天四兜率陀天五樂
變化天六他化自在天色界十八天一梵衆天二梵
輔天三大梵天四少光天五無量天六光音天七少
淨天八無量淨天九徧淨天十福生天十一福愛天
十二光果天十三無想天十四無煩天十五無熱天
十六善見天十七善現天十八色究竟天今畧疏其
樂以附梵釋之後云

法華小乘

卷三十四

三十六

法華小乘卷之三十四終

槎菴小乘參之三十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祥異類

雨異

自上而下曰雨去聲其雨之異者蒼頡時天雨粟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又天雨稻周成王時咸陽雨金周襄王時雨金千晉又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秦獻公時潒陽雨金趙簡子時翟雨穀三日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化為石又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
野東漢翁仲孺家貧天雨金十斛于其家惠帝宮中雨黃金黑錫桂陽宮陽翟俱雨稻米呂后時雨粟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武帝時廣陽縣雨麥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皆爲龜建武三十一年陳鴈雨穀形如稗貫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于此又漢世潁川民家雨五銖錢吳桓王時雨五穀於貧民家魏時鄴中雨五色石河內雨棗又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爲大風

飄至能言古今魏文帝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令安陽李其種也永嘉中梁州雨麥化爲飛蛾永和時長安雨線梁大同中殿前雨雜色珠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於熒煌武威張仲舒在廣陵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汀州林氏天忽雨蠶充積其家至於商紂時天雨土惠帝時天雨血天漢元年雨白毛哀帝時山陽湖陵俱雨血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史雨土雨毛雨血甚多不具載建和三年廉縣雨肉如羊肝或大如手永光二年天雨草葉相纏結大如彈丸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禾光時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光啓三年楊州雨魚垂拱三年雨金於廣州四年雨桂子於台州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畱二十一年天雨赤雲咸通八年雨湯子下邳元豐三年饒州雨木子數畝額山芋子味香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日菩提子雨靈鉅者甚多唯臨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又天雨白鷺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乾道四年舒州雨黑米堅如鐵慶曆元年京師雨藥三年天雨紅雪紹興八年汴都太

康縣大雷雨下水龜豆數十里龜大小不一手足掛
名皆具元元統中彰德雨白毛俗呼老君髯至元中
彰德雨毛如線俗呼菩薩線衢州雨米建寧邵武雨
黑黍鄱陽縣雨菽豆清州八里塘雨電大過於拳其
狀有如鼈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獅象者有如塚坎
者或猶如卵或圓如彈玲瓏有竅色白而堅至正十
一年彰德雨電大者如斧時麥熟將刈頃刻失田
陷堅如築塲無指粒畱者地廣三十里長百餘里樹
木皆如斧劈傷行人斃禽畜至正中天雨白毛長尺

卷八 三十一

三

許或曰此龍鬚也帝命妝而視之又京師雨魚長尺
許人取食之弘治庚戌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
如鷄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不知其何祥也
嘉靖六年四月五日京師雨錢萬曆乙卯四月初二
日巳時湖廣石首縣天雨豆紅黑大小不同而形質
堅滑撫臣疏中引元豐大觀紹興間皆雨豆事而不
言其徵云

水異

唐景福中滄州城壑中冰有文如畫紹興七年建康

舉本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相數日易以水變應
奇出春暄乃止淳熙初秀州呂民家冰瓦有文模觀
車馬人物美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聞近
亦有然者不可曉其故

木異

今時瘠木中有魚蝦蟇蛤文者以爲珍玩然亦未爲
奇也齊永明九年林陵安時事有古樹伐爲薪木理
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
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梁開平二年李思

卷八 三十五

四

安攻潯州伐木爲樁破一大木中朱書六字曰天
四載石連太平興國六年瑞安縣民張康解木五并
皆有天下太平字至道六年修昭應宮斷木文如
漆上下體如梵書襄州民劉士家生木有文如魚
鳳鶴之狀元元貞元年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
太平都官員外陳修古言西川縣吏因換獄卒木爲
薪中有天尊像存焉長安持國寺門前有槐樹數株
金監買一株解之每片有天王塔戟鳳翔知客郭
其父解一木有二馬形一黑一赤相噴其口鼻鬚尾

踰胸筋骨與生無異廣輿記李衛公德裕常有老叟昇巨桑木謂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今以爲飲中有奇寶得雉工斷之必有所得公如其言得雉工之子至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一鴿微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自置其一廣五行記唐常州刺史封令禎于江南泝流至木將雉造廟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鯽魚長數寸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常聞柱中有蝦蟇聲後因易柱中得一蝦蟇柱向無孔穴五行志如意中清源路敬

桂香小集卷三十五

五

淳家水碓柱將壞易之爲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稽神錄建康人杜魯賓以貢藥爲事常有客稱豫章人恒來取藥後贈杜山桃木十餘杜不以介意過親友取去所有三條命工剖之中得小鐵杵日一具高可五六寸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盧谷岡抄桂林有栢夜聞笛聲從中出伐爲杵聲如期而發後人解視木中文理如人吹笛重合不復有聲撫州修天慶觀柱有文如墨畫雲氣峯巒人物衣冠之狀新明縣崇仙觀柱有文爲道士形及北斗七星象慶

曆三年豐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治平四年江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十年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下太平紹興十四年處州民屋歇折柱柱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淳熙十六年晉陵縣民折薪中有墨字曰紹興五年是時紹興猶未改元也洪武元年臨川段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太平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爲版內具神像着冠執笏容貌如畫被中神而祀之有稿輒應此皆造化神氣所鍾非恒理可桂也又梁

桂香小集卷三十五

六

書武陵王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具莖四十有六羅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採花非佳事也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癰癩一夕遇暴雷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神取不以法則化去又女樹生海中山陽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卽成明日又復然雜俎大食國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號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亦異史書樹木化爲人形有眉目鬚

髮及棟柱榱桷生芝草花葉及爲異物者甚多不具載

鼠異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南京禮部一本爲西都旱蝗相仍鼠孽更興等事內據三山屯等旗甲某等呈報江東門外奉差捕蝗聞于五月二十七日夜江內老鼠萬餘起入圩田將禾稼盡行咬空天明軍餘號跳滿道異常大害等情呈衛移文到縣隨後老鼠數十餘隻俱長二寸餘頭方尾短較與常鼠稍異呈報相同

卷三十一

七

臣等今籠鼠親驗見其前足短後足長後足有蹄而前足無之能人立則又不獨方頭短尾之爲異也唐開元二年宋紹興淳熙皆曾有鼠災未聞其狀如此之異其後皆至大饑臣不敢深言占候總之備饑備盜備水皆今日之不可不汲汲講者也按鼠能人立見人拱手人欲捕之跳躍而去卽詩之所謂相鼠也又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蛋蛋巨虛比謂之鼯鼠今前足短當是鼯然鼯鼠前而兔後視鼠較大晉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彭越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

爲夫南史陳機主禎明二年夏四月有羣鼠無數自蔡州岸入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南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唐史五行志武德元年李密營中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貞觀中書鼠害稼者二開元二年鼠害稼于萬爲羣宋史五行志建隆中鼠食苗者二乾德中鼠食苗者一太平興國鼠害稼者一夏元吳時鼠食稼惟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真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有獲鼠于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旦視

卷三十一

八

皆鼠自夏徂秋爲患數月方息歲爲饑近鼠妖也乾道史鼠害稼者一淳熙五年通泰高郵黑鼠食禾既歲大飢時江陵府郭外羣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滅者不可勝計元史五行志元至元二十年八月爲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鴉卵化生既成壯牝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二十六年泗州頻淮兩岸有灰黑色鼠暮夜出穴成羣覆地食禾淮安志正德二年沐陽縣鼠害稼田野一空今浮江之鼠千萬成羣大抵與紹興中水族所化者近之

有從鎮江來云親見鼠牛身是魚化未盡者疏中所引未悉又錄異記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陵零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禾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西陽雜俎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牛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鼠母一名鼠王與鼯鼠俱能害稼者也又晉書郭璞傳璞既還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

差卷下

卷三十五

七

廟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璞按卦名之是爲鼯鼠郭璞記上祠蕭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却亭驢山君鼠使詣祠山暫來遇我不須觸之慕容超記載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此豈環所謂驢鼠者耶南史西南夷傳倭國有獸如牛名也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光射其中與蛇卽亦異聞隱居云佛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蛇異

靈鬼志陳安爲河間王顯給使嘗乘一駿馬非常俊馬或有雙赤蛇由其鼻蜀梓机王建初隸軍忠武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夾訓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此蛇之附于馬者既已異矣又華陀傳常春入蛇殺取其蛇歸置壁間不可計列仙傳玄俗恒食巴豆雲母賣藥都市爲人治病河間王買藥服之下蛇上餘頭感應篇有一婦人曾斷婢舌後已舌自斷苦不可忍一僧爲說法懺悔忽有二蛇出自舌中乃

差卷下

卷三十五

十

愈玉堂閒話于遵常中疊毒醫治無門一月忽有釘鉸匠尾之問其疾曰治此亦易耳某嘗中此選良工爲某鈴出一蛇傳得其術來早請選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鈴候之夾出一蛇已及二寸許赤色如釵股遽命焚之遂愈技術傳既推診一道人心腹煩懣口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劑少選吐一蛇如掃無日燒之有髮氣乃愈大唐奇事終南山人王守一懸壺賣藥有柳信者家累千金其子忽于肩上生一肉塊療之不得出示山人山人先焚香命酒脯祭祝

後于壺中得一丸藥傳肉塊上須臾塊破有一蛇突
出在地約五寸許五色燭然漸長丈許山人叱蛇一
聲蛇遂騰起雲霧昏晦山人乘蛇而去不知所在人
身中爲蛇穴較馬更異又明皇雜錄醫士尉廣觀人
顏色談笑即知病淺深不待診候開元中有黃門奉
使自交廣至拜舞于殿下周顒謂曰此人腹中有蛟
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
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
道旁飲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顒以消石雄黃煮而
送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
投之以水俄長數尺周遂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
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成化中華里民王興
輒動搖欲到去之夜夢一男子告曰子應龍也請降
在兄體勿禍予後三日午候但伸手於窗榜外余其
逝至期雷雨大作如化而龍天矯以去龍蛇同種與
上事頗類又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
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柩窆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濯

陸港小集八卷三十五

十一

洗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寶武
母產武并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葬有大蛇自榛
莽中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
哀泣之容有頃而去蜀主李勢宮人有妖容一旦化
爲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勢懼殺之陳普傳錄
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或有惡蛇屈
尾來上蟄床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有餘日時時
有彈指聲梁殷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
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虔神影
象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殺夫打撲不
會得入海水兩夜子春夢見人通姓名謂子春云有
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
春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因辦牲醴請召安置
一處數日復夢一未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
相報子春心喜俱事彌勤經月子春破魏寇校南青
州刺史北齊神武未顯時邑人麗蒼鷹密說之唯見
赤蛇蟠床上此自有神靈又非疾病比也

陸港小集八卷三十五

十二

螺異

搜神記閩人謝端得一火螺如斗高之家每歸置礎
必具箸伺乃一麗妹也曰我天漢中章昭素女天帝
遣我爲君具食今去爾發與君端用之居糧其米常
滿今府治有螺江以此得名宜興志宋吳載爲縣吏
家臨荆溪得白螺嘗自縣歸見炊膳備具益螺化婦
爲治也數異之婦曰天於君勤小職勸奉配君縣令
闕而求婦戡不與令以事虐戡令曰要蝦蟆毛鬼臂
不獲卽加刑婦爲致之令又謬語曰要禍斗婦又引
一獸狀如犬能食火取火試食忽焚縣宇二事頗類

雜錄小乘八卷三一五

十三

禍斗事更怪原化記同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
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大螺如斗
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
卿純正今爲君作婦端以爲妖訶遣之女嘆息升雲
而去又云陽羨縣小吏吳龔家在溪南偶一日有螺
頭缸過水谿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龔遂取歸置于臥
頭至夜化爲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于水中三
事相同而所載各異又述異記鄧元佐夜宿一螺窠
窠一女子至明忽覺身在田傍有螺大如升又南康

女子捕螺爲業夜宿亭上風雨聲見衆螺至亂吸其
肉惟餘骸骨因名其亭爲螺亭吾鄉一村人以捕螺
爲業後得一螺如數升煮炙介之忽見滿身及床桌
皆螺彼纏以成事亦異

飯異

晉史石崇傳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
人以爲族滅之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
爲螺歲餘及禍果皆傳初瓘家炊黍在甕或變爲黍
或作血或作無音子期年而卒三事絕相類而復同

雜錄小乘八卷三一五

一四

時可怪西陽雜俎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
閤室地入夏悉化爲赤蜘蛛工部員外張用封膏菜
塋於太歲上一夕盡崩意其基虛功不至復菜之高
未數尺炊者驚呼曰怪作矣遂視之飯數斗悉躍出
蔽地者塋勾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蟲塋之半如界焉
因請巫辭地謝之亦無他焉唐書鄭注敗前指中藥
化爲蠅數萬飛去亦異

猴異

唐小說開元中韋知微爲蒲山令縣多山魃知微縱

火焚之一日有客投刺曰蘭陵蕭憐知微初不疑處
延人談論甚洽投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經峽中
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脫乃出懷中小合開之
有獼猴大纔如栗跳擲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携
入宅內猴忽騰躍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家無孑遺矣
又唐長安有貧僧畜一小猴會人言號國夫人以束
帛買之後半載忽化爲小兒云從父入蜀山中採藥
常啗藥前不覺身變爲猴爲父所棄被此僧收養今
不期却還人身夫人奇之衣以錦緞後容貌甚美唯

唐書、卷八十一

五

唐書、卷八十一

十六

嗜藥物復化爲猿夫人令人射之乃爲木人唐伶人
乃俊朝妻項嫫如雞卵漸如數斛囊中有琴瑟鐘磬
聲瘳裂一獼猴跳由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
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當與故亡匿夫人蟠蟻
之領庚已編載弘治間崇明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
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粟跳擲可愛不知其
所終焉

石異

物類相感志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與黃者金汗白

與辛者銀汗又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
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續齊諧記梅谿
山有石轉如磨聲如風雨土人云石轉疾則豐遲則
儉拾遺記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山潛英之石青質
輕如毛羽寒甚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刳之爲人像神
悟不異真人異物志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厠以
烹炙熱盡以冷水灌之更熱雷煖灸以示張華華云
此謂然石案宇記臨川縣有石廟可容千斛開口則
歲豐歛則歲儉又太平廣記都世寧在會稽造基破
土石得一龜長八二寸行動如常龜精神錄杜魯貢
以貢藥爲業有賣土者金壇人別時以方尺土爲龜
後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中縈遶一白石龜大可
二三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氏西陽雜俎崔元亮
在雒中嘗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行
一里餘若然而破有鳥如巧婦飛去又云曾毀鳥巢
得一黑石圓滑可愛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
有四足如經舉之足亦隨縮唐五行志秦宗權在蔡
州州中地忽裂有石高出五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

龜硯譜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
常諸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
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攜其手振臂就
取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
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
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
成自是硯無復潤澤夷堅志永州蘊山多石人取以
水淋之鏽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宋學上集
云洪武元年吳興林靜因斫地獲石類龜卵圓且黑

十七

蘇而視之玄武神黃帽首接劍坐雲中龜蛇在下承
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爲墨線其內正白別有墨龜
昂首行蛇絡之小說元天曆中有韓姓者官麗水獲
一玄石石文有持蓮神帝廟乘白驛揚鞭而行一
蒼頭從後又宜室志宋順帝昇平中荊州刺史沈攸
之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絲絲繞穿之至暮
輒脫置枕邊宵夜有時失去曉時復還或見其入馬
廐中群馬皆踴躍驚嘶試取視之蹄下皆有泥後攸
之敗不知所在聞奇錄沈傳師爲宜武節度使堂前

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
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玉馬高三二寸長
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槽
糞如菜菔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飼之雜俎又
云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
三丈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二尺闊四
寸赤如渥丹每面有六窻子婉轉可愛若可貯水狀
僧偶擊其一角遂溼血半月日方止玉亦石類也并
記之

產異

楚世家載錢鑑兄弟六人皆剖拆而生後李時釋迦
皆從脇出固已異矣然剖腹生者往往有之蜀李勢
末年馬氏婦兄從脇下出母子無恙晉書四夷傳馬
者國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舍
立爲世子譚載宋建炎成申鎮江民家兒四歲暴得
腹脹數月脰裂有兄從裂中出自頸以上俱可辨
三日二子俱死 國朝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民張
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痛不可忍凡三月增劇一日

服昨右開裂生一子鼻準中有黑痣一嘉靖中真定
屬縣有婦人于右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歲南來劉
敬叔異苑載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宜妻樊氏懷娠
過期不產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後爲將名胡兒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懼上瘡搔之成瘡兒從瘡
出廣五行記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于股中生女
至齊猶存尹文和瑣綴錄成化二十年徐州一婦初
孕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如楮大久之皮亦瑩薄兒
遂從瘤出較之剖析尤爲異云又王梵志衛州黎陽

卷小乘八卷三十五

一九

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
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
皮得一嬰兒抱胎德祖收養之七歲能語因名林水
梵天後改曰梵志此則聖賢示化若誌公之得于梵
窠陸鴻漸之得于水涯不可以人事論也又宋太平
興國九年楊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頂
高烏眉紫唇紅耳窩鼻類西域僧至三歲畫圖以獻
宣和間有優人楊二子號曰胡孩兒年若六七歲童
首而長鬣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學生未幾失優人并

二子所在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長四
尺許容貌異常瞻腹攢腫兒人輒嬉笑如世所畫布
袋和尚其亦應真之流與

角異

燕太子丹有烏頭白馬生角事又商紂時寔生毛馬
生角漢文帝十二年胡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
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成帝綏和二年大廐馬生角
在左耳圍長各二寸晉武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
在兩耳下長三寸安帝隆安四年梁州有馬生角南

卷小乘八卷三十五

二十

史陳宣帝太建五年衡州獻馬生角廣五行志義寧
二年馬生角長二寸東有肉武德三年王世充馬生
角開元二十五年馬生駒肉角建中四年滑州馬生
角開成元年揚州馬生角成通三年郴州馬生角宋
膺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宋史五行志宣和
五年馬生角長三寸淳熙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
長二寸股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古徐國宮人娠而
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
君偃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漢中山有虎生角道

家云虎千年開牙蛻而角生唐咸通六年徐州彭城
民家雞生角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
生角會昌三年定州深澤令家狗生角大初中狗生
角宋狄青家狗生角元帝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章
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赤色頭
有角長寸餘迷異記蚺尤頭有角與軒轅闢以角抵
人人不能向拾遺記漢惠帝時東極泥離國來朝其
人長四尺兩角如覆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
七十餘生角角端有毛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

七十生角廣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
角後因入江中變爲鯉角猶存常歸家與子孫飲宴
客狀如平生南史始興王暕傳暕徵將還鍾離人顧
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暕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
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已畧盡今唯行役暕大
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簡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
後舟載還都謂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簡史傳
孫謙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卒年九十二北史
隋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百歲額上生角長二

寸聞奇錄故京老少尹元鎬任義縣令怒一獄子命
喪之去巾無髮而有兩角鎬曰真牛頭也遂捨之唐
史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
以惑衆伏誅咸通七年渭州有的人生角寸許宋史紹
興三年建康府桐林潯婦產子肉角乾道五年餘杭
縣婦生子青而毛二肉角慶元元年樂平縣民婦產
子首有角腋有肉翅萬曆四十六年廣寧衛孫氏產
子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見遠左巡撫疏

地中積異

卷八 八 本三十二

二十二

今時有掘井深數丈者每得船板又地岸崩折數丈
時見輓瓦甃礮礎石釜甕宛如人間西陽雜俎烏山
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
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
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
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
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
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近如隔壁屋懼
不敢掘未幾寧元年滄州地震湧出沙泥船板胡桃

螺蚌之屬竟莫測其故或云地遭兵燹之後漸以高峻所遺故物皆積其下如昆明劫灰不足異也予家兩憲副公一在曹州浚河見浮圖頂下深不可量一在松潘浚城墜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永冠自三代以下皆具此又何說耶乃知六合以內無所不具聖人置而不論有以也夫

水族異

洽聞記云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扈潮出扈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

杜春八卷八卷三十一

三

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扈中潮來今當去又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亂肘微有紅鼠查命水工以簍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帳仰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森處水族人性雖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于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口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松溪記間云戊午夏

熙州野外深水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兄雖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此皆水族中具人類者也固知溟渤之中何所不有

泉異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資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

杜春八卷八卷三十一

二下

即止至今如常宋王華聞見雜錄云雙峽壽及龍潭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雲花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水凡呼者必以萬歲龍王則水出壽州有咄泉人至其側大呼則大湧小呼則小湧咄之則湧翻甚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湧無

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笑聲泉益滾沸西亭街有泉隔人足音即沸句容縣牛湯湖其水同一竇而半冷半熱熱可淪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牛青牛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間二竇竇其上竇汲以造錫一竇汲以爲藥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而一甚甘一甚苦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又有油井火井石漆皆泉之

卷八 卷八 卷三 一五

二十五

異者餘具三卷潮汐中又唐書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山飲者疾輒愈度判日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說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率一戶就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此所謂聖水者蓋妖人所說託非上比也二傳一事而紀者互異

水異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狀觀天心示儆懇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問消弭事祠祭司按呈照得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水赤事屬災異該臣等職掌所關不敢寧處隨于二十五日親詣河所諦觀見西自宣武門外東向開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開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深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委係異常相應題請修省等云云按水之變爲赤時亦有之如周考王二年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卷八 卷八 卷三 一五

二十六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潁州襄城臨水化爲血齊東居庚永元元年淮水變赤如血唐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泰征輔公祐婁群臣於舟中以金盞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武后時并州晉祠水亦如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如血長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江水赤凡數日元符二年泰山王母池水變紅色此類極多第是時建夷方祲撫順堡城總兵全軍俱覆京師戒嚴廟堂宵旰而

適有此變憂時者不能不爲之動色也四十七年四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四十六年時遼陽三路喪師名將殲殲職守竟無實計可憂爲益甚云

化字

佛書所載乾闥婆城及彌勒樓閣諸天宮殿多從幻化今登州海市千奇萬怪依項疊出皆云蜃氣所成然天下事固有不可以意測者漢武遣方士浮海採藥于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及公侯第宅皆宛然備賜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炳氣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咸宮室班超在渾邪國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闕羅列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長沙益陽去府治三百餘里益水中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盛將屬移晷乃漸散滅唐神龍二年雒陽城東七里地忽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形昔符堅之將滅也長安曾有是大層末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高郵州有一寺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曉人馬車輿悉透壁上永紅紫者影中顯

莽可辨壁厚數尺辰午之間則無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西堤有小山曰崆峒當春秋時麗必有霧起山巖彌亘數里樓殿膠漆花木煥爛數刻而止時謂廣成子化城蛾眉五臺有放光石入於光中各各殊見乃知山河大地非真非幻楞嚴所云別業共業洵有深旨未可輕議也

化石

世傳望夫石特其形似耳非真人化爲石也王顏始興記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螺于此遇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一女化爲石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子周地圖記昔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爲三石錄異記乾符中有天台僧與同伴從臨海縣界得銅穴行數十里其僧素習嚙氣同行者飢甚詣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饑速還無苦若啖此地食必難出矣食畢相去數十里其啖食者立化爲石東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采石而山壁三年六月它工采石鄰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聞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

敬樂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西陽雜俎贈波國有牧
牛人隨牛入一穴見果有黃金色其人取食為鬼所
奪他日復往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
日化為石是真入化為石矣今松化石及石魚石鱉
皆此類

化雀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
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雀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
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
雀表八集八卷三十五

三十九

不學仙塚景素又桂陽縣魏少以至孝稱一日向
言道果已聞升舉有日母曰吾獨恃爾爾去吾何依
魏乃雷一櫃封鑰甚固曰若有所需告之如所願也
預為極橋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
即愈後有一雀降郡屋久而不去郡僚子弟彈之雀
乃舉足畫屋若漆書云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
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
兒我是魏仙彈我何為翻身雲外却返吾居又晉太
康中有白雀集於華表鳴云今年寒大似堯崩年三

事頗相類而堯崩語更奇洪景盧光堯挽詩用此潮
龍去遠華表雀歸題語本此按劉敞以異苑太康二
年南洲人見二雀語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無
集於華表事

化鳥

唐雨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
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絲飾繪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
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求謁曰某善畫者
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
雀表八集八卷三十一

三十

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
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利其無他遂
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絲繪將入殿宇且為僧
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
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銅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
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僧相語曰此
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
鵝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絲繪儼若四偶惟西北牆
未畫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

是莫敢繼其色者又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象光顯灼高丈餘上有文唐龍翔中刺史李諱爲母氏大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一道士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刺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爲使君成此乃懷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殆非人工也使君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俟三日即畢矣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觀至三日命開之只見白鵲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

裴巷小乘八卷三十五

三十一

已畢惟一及字未成後李陽冰于此學篆凡十二年終得妙而去至今爲天下之絕矣一畫一書事甚相同且皆化爲鳥亦異

化履

南康記治中盧號少學仙術解飛騰常赴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爲白鵲至闕前徘徊欲下咸儀以爲都之驚驚還就列左右駭異刺史步陟以狀聞誅之人但知王喬爲化爲鳬而不知幾事又宜室志沂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甲有韋氏子至廟解鞍以憩忽見

廟宇中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收貯囊中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生以所得履置於前而寢明日得之亭瓦上明日仍失履復於瓦上得之韋生令僕潛伺之夜將半其履忽爲白鳥飛去又羅浮志鮑靚爲南海太守與葛稚川善常往來山中論至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來怪視之則雙履也

男女相化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

裴巷小乘八卷三十五

三十二

後漢方術傳徐登者閬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蜀本記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爲妻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爲女子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宋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劉聰時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劉曜時武功男子種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北史北燕有女人化男子唐書僖

宗光啓二年鳳翔女子化爲丈夫神異記廣州蒲姓
者有女年十八許嫁王氏自十六漸變爲男與婢
通有身始彰著好讀文選口雖有髭體態猶婦人也
夷堅志乾道三年永州文氏女及笄將嫁前兩夕夢
黃衣攝去有綠袍戴幘者迎謂曰且將女來此間有
公事錯了起大獄十五年累人不少汝明日可復
來次日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判云改正卽有八持
湯一桶令飲之極腥惡出門而悟則化爲男子矣其
鄰家以爲許訟於官按實乃已又袁州黃織工女入
市買鹽一道人在鋪乞錢容止倜儻鋪人怪之不與
女獨解帶上二錢與之是夕夢此道人來謝并付藥
一粒曰服此可爲男子遂復而寢小腹甚痛已而化
爲男宋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母
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
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不和離異良後卧病漸
變爲女與村民白尚姦其弟良雲以事上聞

從卷小乘卷之三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群異類

應死不死

座中談武后時安全藏剖腹五臟皆見得萬金良藥
不或或疑其異按紀傳所載應死不死者甚多姑記
一二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伏歸國裴度
破吳元濟入其城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
軍剖腹氣絕踏地祐見之以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
左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生子此猶云藥力也買直言父
道冲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歿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國
方神祇使者少怠取鴆代伏迷而暗明日毒清足而
出乃獲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燕將周歸祐蘭門
更變之際以劍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後唐莊宗入
雒爲仇者射貫掖而出創愈無恙南唐劉與少從軍
爲巨弩所射中右耳自左耳出餘旁中一人立死而
與無恙又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獲
天寶末嶺山作逆梁陽鄭會素以力聞後出覲賊不

還數月後忽聞樹上作語云我與賊鬪衆寡不敵爲
其所殺我命未合死已得重生家人如言於溝中得
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在北行百餘步桑樹下可以
穀樹皮作線縫之家人至令縫湊數日能視恒以米
飲灌之百日如常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昇歸
不死每饑卽盡地書饑字家人爲進食孔中歷三年
生一子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黃巢之亂一
兵已喪元不歟織草履爲業又王穆邵進李太尉軍
士五原將較皆已殺復活此等較之安全藏更異皆
明載之經史何足爲怪

託生

託生之說盛於佛氏然小說所載不可枚舉儒者多
屈其說晉書羊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銀乳
母曰汝先無此物卽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
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謂
之李氏悲悅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此
出于正史當無所感鮑視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
氏子九歲墜井死其父母推問李氏事皆符驗唐顧

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之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後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親戚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卽進士顧非熊也羊鮑皆爲李氏子而非熊兩爲

卷三十六

五

顧氏子更異乎幼時聞大母云某家生子而痘夭其母以紙蓋其面甚悲悼後復舉子見其面平漫若無覆者大怪之去其覆則面目宛然惟存痘瘢耳又某僧身還覓之事小說所載往往有之萬曆甲戌秋九月徐州蕭縣民陳其德妻李氏歸五月而亡甫月餘其家婢桃花以事至陳忽昏厥旋甦語曰吾乃李也陰府賢吾事孀姑孝故放回奈屍已敗故借桃花屍返覓耳試以往事微細輒合其音容舉動漸亦宛然此近事人所共見者佛氏所謂三生石上舊精

此身雖異性常存者豈誣也哉論事者儘弗爲拘方之見也

卵生

人道中具有四生有卵生者帝王世紀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鵲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君偃太平廣記引後荒錄陳義卽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寢庭中得大卵裂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遂不復至遂以爲己子義辭卵中兒也後爲牙門將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樛方四歲劉潤平陽城不就棄能城者樛因變爲蛇令媼舉灰誌復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潤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果湧出成金龍池在平陽府

易心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詣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俱長今

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是日

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

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

鵲遂飲二人毒酒連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

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

子妻子亦弗識二室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

所由訟乃已讀者以爲理之所無特寓言耳稽神錄

載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咒之術爲人治疾多

差卷八小史八卷三十一

愈有漳州逆旅蘊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寨乃立壇

於室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蘊氏子劈爲兩片

懸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室中作法所懸之

心遂爲大食寨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

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

腹披髮連叱其腹遂合蘊氏子既悟但連呼遍儲家

人莫之憫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

於道倘蓋寨取驛吏之心以活蘇氏子也據此則知

則子之言非謬宣室志載竹季貞僭趙子和之軀以

延竟事亦與此類

倒影

南京棲霞寺塔倒影聞他處亦有然者不曉其故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碍故也茅家

謂之格術如人搖橈桌爲之碍故也若鸞飛空中其

影隨焉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東則影與焉相違焉

東則影西焉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

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

近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

處正如窗隙櫺桌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或搖櫺之

勢故舉手則盆影下下手則盆影上此可見陽燧面

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境一二寸光聚爲一點

大如麻菽着物則火發此則腰鼓寮細處也西陽雜

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晏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

理又老學庵筆記云段成式西陽雜俎言揚州東市

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

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或都見正法塔蜀

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

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程史泗州僧伽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酒因無塔而影儼然在地輟畊錄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盟運家乃在四塔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側懸在西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不以陰晴現於壁間一影側懸二影仰上科舉年現於廳堂上主登科若現於房室側屋則凶又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又移在東廊此與樓

差港小乘

卷三十六

七

霞事俱同今見剗影者必光在物下如水中樓閣影置鏡於地見房室樹木之類不必其有物礙也至於塔影殊不可測

嘆酒

漢郭憲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嘆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郭同日樂巴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客賜百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巴曰臣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嘆酒爲雨救之非敢不敬也乃

差港小乘

卷三十六

八

發驛使驗問成都奏言正旦會後失火須臾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慄氣又成武丁爲長沙文學主簿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過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嘆之衆客愕然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敬之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驗之會元日晴時火起延燒廳事忽降雲自西北登起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漢樊英善圖緯永泰中見天子因向西南唾詔問故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時有雨從東北來不爲大害高僧傳佛圖澄嘗與石虎共處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人驗之云兩日火從四門起西南風驟雨來滅之雨亦頗有酒氣五事俱相類而樂巴樊英皆在成都或記者之談

吐鱸爲魚

僧傳載寶誌吐鱸爲魚宋史志言具齊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鱗羣泳而去事與誌公同此因神聖變化然西域幻術自古有之前書西域傳其人

善眩眩與幻同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
百官朝賀畢悉坐就賜作九賓敝樂合利從西方來
戲于庭極卑乃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就水
作霧障日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炫耀日光
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
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踞局出身藏形于
斗中鑄磬並作魚龍曼衍小黃門吹三通謂者引公
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知二師事不足異也

禁架

述小乘卷三十一

九

後漢書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爲生
術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二人遇于烏傷溪
水之上各試所能登禁溪水水爲不流炳禁枯樹即
生黃二人共行其道但行禁架後登物故炳東入章
安故升茅屋梧冉而費主人見之驚懷既而費熟屋
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水中
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章安令殺之人爲立祠至今蛟
蛭不能入也又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勅百鬼令人
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嘗有數人絳衣

披髮持杖相隨竟能勅之乎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勅
三人頓臥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
之而獲壽光侯劉姓名憑常禁賊箭皆反者其身禁
澤中蛟樹下蛇皆立死南齊書陳顯達討貴陽賊失
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以釘釘柱
姬再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鐵山之而抱
朴子載趙炳更詳云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
伏地可執縛以釘釘柱入尺許氣吹之即躍出或以
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矢皆還自
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無毒者
不可禁乃多作勁木白楮選力士光登擊之彼賊禁
之不得行所擊殺以萬計宋書薛伯宗善以禁氣
治人病公孫奉患背難伯宗爲氣封之從置齊前柳
樹上明日瘰癧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寸
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接損異死載上
虞孫溪奴南陽趙侯事西陽雜俎并老事神仙傳載
上虞令劉綱樊夫人劉政孫博玉子及諸神仙變化

述小乘卷三十一

十

事皆禁術也其說益起於太公金匱云武王伐殷丁
庚不朝尚父乃畫丁庚於策三旬卦之丁庚病大斜
卜者占云歲在周丁庚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
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
丁日拔其目前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
壬癸日拔其足箭丁庚病稍愈因虞調之皆懼各以
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語雖不經知其術之來已久
矣

胡永兒

唐書卷八十六

羅貫忠作平妖傳述胡永兒妖術甚怪然事事皆有
所本如水滸傳皆依據小說改竄名字爲之非貫忠
所獨泐河東記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可乞
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甚怪異旬日
之間觀者稍雲集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予可受半
升去裏洞微遂置席上謂觀者曰有人施滿此瓶足
矣瓶口剛如革管有人與百錢投之琤然見瓶間火
如粟粒衆皆異之後有與千錢及萬錢者皆如前有
好事者與十萬二十萬亦如前或有以騾馬人之瓶

中見人馬皆如蟻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目
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謂媚兒曰爾能令
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目且試之媚
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
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
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
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羅蓋易媚兒爲永兒其中
變幻多從此演出又永兒父質肆中得神畫夜呼之
崔春小集卷三十六

十二

卽下是南岳地仙真與事出聞奇錄酉陽雜俎張魏
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人水火貫金石
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將
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
尼此妙於歌管戎將反敬之遂而連爲辦酒肉夜會
客與之劇飲僧假稱襦巾裯巾鉢盂使其三尼及生
舍聯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贈
某曲也因徐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
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戒箠佩刀衆謂酒狂

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毋草草徐舉尼三支筇使也血乃洒耳又膏在飲食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入囚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百有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謂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遞來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馬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卷八 宋三十一

一三

後不知所之此卽杜七聖彈子和尙事也

再世爲婚

世傳韋阜王蕭事再世婚姻以爲誕矣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收義不受汚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讎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婦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所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

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奪搏之乃破殺有同掠脫婦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入時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歟年月同云此出正史非誣也然王旣生十歲矣復能見夢中爲說宿因又何也太平廣記中有數事亦相類沂州志馬憲係生員居城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二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民李天福所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卽云我生前係

卷八 宋三十一

十四

憲妻於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千問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時遺下金環一雙是藏宅內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屬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是生一女今氏年已二十餘矣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云

難

難氏古本作難周禮方相氏掌之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

喪先匱及墓入塋以戈擊四隅方良月令季春云
命國難注難陰氣也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
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爲厲命有國者難仲秋
云天子乃難注難陽氣也陽氣左行至于昴畢亦得
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惟天
子得難諸侯亦不得難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
則及民庶亦難鄉黨鄉入難郊特牲云鄉人難亦皆
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方良即閏兩東漢禮儀
志先臘一日大難謂之逐疫其儀選中書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
幘執大楚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楊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命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黃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
黃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
日甲作食舂脯胃食虎雄伯食魃騰簡食不祥攬諸
食各伯奇食孟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魅

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
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鉦喧呼周徧前後省三選持
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騎傳炬出官司馬關門門
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水中百官司府各以木面獸
能爲儼人師訖設桃梗爵壘葦茭畢執事陛者罷羣
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譙周論語注曰
儼却之也漢舊儀曰顯項氏有三子生而面獸去爲疫
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同兩城鬼一居
人宮室區隅迴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
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難所以扶
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漢舊儀
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
以赤丸五穀播麗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
綜曰侏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東京賦曰捐魃魃所獲
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
夔魃與罔象殞野仲而獵游光注曰魃魃山澤之神
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
早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魃罔象木

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獺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鰲卑蒼曰猖狂無頭鬼魍魎亦作魍魎見漢碑神異記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圓如箕長頭載鵠父魁頭朱衣綳帶以惡蛇繞頭尾合于額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作此人以鬼爲飲以露爲漿名曰人廓一名食邪道士云

卷八 卷三十六

十七

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兒名賜地鬼名側石圭一曰屋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遠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其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人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訛以革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貳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革索以御因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蘓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之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斃性食魍魎者也蓋卽因周禮之法而廣其意焉神荼一作茶與鬱壘一作鬱雷偏字又作壘

河伯

蔡一名水仙白花生水中常隨日轉馮夷服人石爲河伯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人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則人石又似一物而馮夷實非河伯也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名馮夷與

此合相如傳注云馮夷河伯字也則馮夷河伯又爲一人西陽雜俎河伯人而乘兩龍一曰水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鬚言名馮衍一作馮修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無遐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又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則馮夷自是諸侯名非水神也穆天子傳河伯栢天爲前導栢天河伯之孫馮夷之後世爲諸侯以職河任者其說近之又甲子神名子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人不滿

卷八 卷三十六

十九

烏鬼

野客叢書載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蠅貝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沈存中筆談湘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唐書南蠻傳南蠻至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伯蠻五姓烏蠻元微之詩曰鄉味多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養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又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謫官詔下車遣驅身作拘

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開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則烏之爲蠻鬼也無疑但南蠻傳以烏爲色元詩以烏爲鳥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名矣

電神

前書祭志李少君以祀電方見上言上祀電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莊子齊桓公問管仲曰有鬼乎仲曰有沈有履電有管則電神名管也雜五行書曰電神名禪字子郭承黃承夜披髮從電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電令婦孝西陽雜俎云電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五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陽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姪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嫫上童子突上紫官太和

君玉池夫人等又云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蟆名錫

注居之去之則止五經異議云竈神姓薩名吉利夫

人姓王名搏頭一曰竈神名墻字子孝宣帝時殿子

方臘日晨炊竈神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則祀竈之說益相傳有之按禮

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非止也

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奧

音爰以爰資爲義即竈也其祭以老婦配之老婦先

炊者也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于盆尊

崔寔小乘卷三十六

于瓶其事小弗綦以爲此大神遂乃燔柴故夫子譏

其失禮月令三夏之月其祀竈註竈在廟門外之東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西設主於竈陴乃祭肺

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入設盛于主南亦祭黍三祭

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兩俎設饌於

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

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則老婦但祭先炊非竈神也竈

神甚尊至用燔柴而後世別立異名意固稍褻矣亦

甚矣梁蕭琛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饌必酌然致

醉葛文帝有竈經二卷今不見其書

陰魔羅鬼

唐進士崔嗣復入都城宿僧寺方睡忽有連聲叱之

者嗣復驚起視之則有一物如雀色蒼黑目炯炯如

燈跋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廡下乃止明日以語

僧僧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寄然堂上者恐是耳

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魔羅鬼出載經今謂之鼓鬼

吳越間人咸令師巫科第云某日然回則舉家奔避

富厚之家延僧道迂迎謂之接煞煞音所責反搜神

崔寔小乘卷三十一

記王戎嘗赴人家殯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戎在

車中臥見空中有物如鳥然祝轉大漸近見一乘赤

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持斧下車徑入王車中謂

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

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

令騎奴御之及朱白馬亦可獲之君當致位三公矣

頃鬼與客俱入內鬼便持斧行棺上有一親趨棺欲

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扶出此豈即

所謂陰魔羅鬼者耶唐張讀宣室志俗傳人之死凡

數日當有禽自樞中出而飛者曰燕大和中有婦生
者寄客于隰州與郡官獵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
高五尺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訪里民有
對者曰里中有人水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燕當去其
家伺而視之有禽鳥自樞中所獲豈是耶天寶中京
兆尹崔光遠因遊獵遇一妖鳥事與此同大曆中士
人章滂寓宿一族舍其家方避燕鬼滂獨坐張矢伺
之見一先如大盤連射數矢取火照乃一團肉四向
有眼作光遂烹食馨香特甚至明以其餘肉貽主人
卷八 卷三十一 六

二十三

則燕鬼亦在人勝不足畏也

孕有神護

柳氏舊聞載玄宗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時元獻
皇后方娠玄宗思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從容與醫
說譚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自構火煮未熟假
藥有神人長丈餘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藥盡覆
凡三煮皆覆如初遂誕肅宗九國志載崔仁冀父詢
善射仁冀方娠而母病詢欲飲以藥母一夕夢人謂
已曰勿藥恐傷供射及覺以語詢詢疑其誑自構火

者藥見鋪上有蛇蜿蜒然遂殺其藥後生仁冀娶至
左僕射孔平說莊載呂公弼申公次子始泰國妊娠
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坐而假寐忽然再
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
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
申公後生公弼熙寧中爲樞密使如此三事則人在
胎時榮枯已定何必下地始問命耶然佛書說富貴
人不受胎苦別有鬼爲守之至產乃代謂之奪胎

鬼病

鬼病

卷三十六

二十四

左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
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遂之其一曰居
肱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肱
之上膏之下隨許智截上使治秦王俊疾王夢見
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截將至當必相若奈何
明夜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
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癰不可救也晉許
永鎮歷陽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問屏後有鬼
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鬼對曰吾不異也及旦迎子彥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聲子豫速于巾箱內取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大利所痛即愈夫膏肓靈府當是何所鬼何以得入其中許氏之鬼何以獨愚而不得所記竟爲藥頭也越人曰吾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吾能使起之此語諒然

山精

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有毛孫皓時臨海得毛人蓋山精也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是向後

卷八

三十五

卷八

二十六

喜來犯人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曰魃空又或如鼓赤色其名曰澤又或如人長九尺衣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角色赤名曰飛龍見之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搜神記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山嶽南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仲之仍引去故地卽戚容佐皆以爲神明恪曰白澤圖云南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入則伸手欲引入名曰候引去故地則死母謂神明而異之君輩偶未見耳

山魃

唐韋知微爲吾請令焚殺山魃後魃化爲虎舉宋城客已載猴異中矣然魃實能役虎不知何故也廣異記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傳脂粉于大樹空作窠屏風帳幔食物具備南入山行者多持脂粉及錢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與其所求必能相獲天寶中北客有南來山行者夜懼虎欲上樹忽遇雌魃因下樹再拜稱山姑以脂粉與之甚喜俄有二虎至魃下樹以手撫之曰班子我客在宜速去也時又有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魃呼爲妖怪魃怒遂呼班子有頃虎至攫劉坐脚下魃大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劉大懼乞命魃徐曰可去虎方捨薦魃能與人營田殺熟則來喫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取多者遇天瘡疾則魃亦未甚害人其役使班子似有他術也又聞元中元自盧爲汀州刺史至郡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自後凡有吉凶必預告自虛則正無不信之家人每見怪異一日蕭

老自云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自虛以問老吏吏曰
嘗聞使君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積薪與樹
高縱火焚之月餘薪老歸稿素哀哭乃于天帶中出
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虛聞之
見有一小虎纔大如蠅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
門一家大小百餘食之俱盡此正與章知微絕類且
此數事皆在開元天寶時可怪魃字亦作獺章昭國
語注變一足越人謂之山獺亦謂山臊神異記西方
深山有人焉身長丈餘但捕蝦蟇性不畏人見人止
宿作其火以致蝦蟇伺人不在盜鹽以食蝦蟇名曰
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着火燔而山臊皆驚憚死
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鬼魅之類今所在山
中所有之酉陽雜俎山臊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獺與此
永嘉郡記作山魃一名山駢一名蛟一日一名濯與此
一名熱肉一名驪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
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貌狀如射侯犯者能
殺虎害人燒人廬舍

標小乘卷之三十七

西陵來

新行通之甫修

鳥獸類

墳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得蟲若羊使使問于孔子曰得狗子曰以丘所聞則羊也山之怪曰夔水之怪曰罔禹土之怪曰墳羊按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眼猶未開形大於常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富昌五行志云婁縣人得雌雄犬各一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讚故有犬禍又元帝大興中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五行志云何旭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鬚色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婁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成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寶所設吳郡太守張憊屬齊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成五行志云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來于

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成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事同在一時或載記之異則土之怪自可爲犬不獨羊已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禹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又宋治平丁未漳州地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下皆林木枝葉蔚然似別有世界非關怪物矣又高氏緯畧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與墳羊事異

虎張好酸

吾鄉楊梅熟時見虎時上山採楊梅食之意虎生物之食而果物之嗜似爲不倫後聞太平廣記云信州有虎食劉老鴛數十頭設宰取之不得有老叟來曰此爲張鬼所殺若先制張即當得虎劉問何法制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俵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言虎

遂落莽始知嗜楊梅者乃依鬼非虎也

竊脂

左昭十七年鄒子來朝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爲九農正註扈有九種春扈爲鵠夏扈爲玄秋扈爲藍冬扈爲棘扈爲丹行扈爲喈喈扈爲噴噴秦扈爲脂老扈爲鷦鷯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宜以教民事疏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歛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行扈喈喈畫爲民驅鳥者也賈逵云八扈八冬三一一二扈噴噴夜爲農驅獸者也秦扈鷦鷯爲鷦鷯雀者也老扈鷦鷯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郭璞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俗謂之青雀喈白食內好盜脂因名鄭玄詩箋陸璣疏皆同皆謂盜人脂膏也如此言則竊玄竊黃者豈復竊盜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號猶鼯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喈喈噴噴則聲音爲之名耳

詩秦風駉駉是騶黃馬黑喙曰駉今淺黃色馬也以馬从駉卽有淺義則竊之爲淺無疑西陽雜俎駉駉中多黑巨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糾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正用淺義

倉庚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注倉庚鷦鷯也毛詩有鳴倉庚疏一名離黃卽爲單黃鳥是也黃鳥註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雷亦名搏離冬八冬八冬三一一二倉亦名黃栗留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以其色鷺黑而黃因名之說文離黃倉庚也从隹商聲今以離爲離別而離黃之離別作鷺字陸璣云黃鷺關西謂之鷺黃幽州人謂之黃鷺雷亦作鷺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鷺節趨時之鳥也一名楚雀集韻或作鷺亦作鷺東京賦作鷺註鷺麗古字通一字也而記載各異然當以月令註爲正今書無有从鷺者而鷺黃之名轉爲黃鷺又黃鷺色正黃一名金衣公子與色鷺黑而黃者

異豈今之黃鵠非古之鵠黃耶爾雅翼云荊州每至
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鷺在其中
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亦
異

鵠鵠

尚書金縢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鵠鵠蔡註鵠鵠
惡鳥也以其能破巢取卵毛詩幽風鵠鵠鵠鵠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傳鵠鵠鵠鵠也疏引陸機云鵠鵠似
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紮之如制
桂卷八夫

卷三十一

五

猥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鵠鵠亦
曰巧婦亦曰女匠關東謂之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
之桑飛或謂之鵠雀詩謂鵠鵠之意惟寧此子無
能留此子以毀我室蓋爲管蔡而作云寧此二子不
可以毀我周室也詩即風旌丘篇項今尾今流離之
子傳流離鳥也少好長瀧引陸機云流離鳥也且
關西謂泉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一名鵠鵠
一名鵠鵠不孝鳥亦能食衆鳥蔡氏誤以泉爲鵠鵠故
云破巢取卵詩本比管蔡而蔡以爲比武庚然古字

通用或寫鵠鵠爲鵠泉且莊子鵠爲得腐鼠史記下
有鵠鵠皆似非小鳥但幽風所言鵠鵠則以傳疏爲
正尚書註疏亦同又詩墓門有梅有鵠幸止註鵠惡
聲鳥也一名鵠一名泉鵠印云爲泉爲鵠是也則鵠
與鵠分之則爲惡鳥合之則爲小鳥耳

鵠鵠

春秋左昭二十五年有鵠鵠來巢穀梁同公羊作鵠
鵠鵠音惟穀云一有一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公云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左載童謠而不言非中國之禽但云書所無也劉向

卷八夫

六

亦以爲鵠鵠穴藏之會今中國南方皆有特如周禮
所云不賾濟耳以魯所常無而書之左氏爲得遂以
爲夷狄之鳥非也且此鳥亦巢居其欲生子時人鵠
巢中詩維鵠有巢維鵠居之或以此鵠即鵠鵠也
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五年濮州兩鳥兩鵠兩鵠鵠同
巢大曆十三年左羽林軍有鵠鵠乳鵠是鳥身首皆
黑唯兩翼有白飛則見如字書之八字亦謂之鵠鵠
爲例即八之轉聲也南唐主諱煜遂改爲八哥一名

鸚鵡荆楚之俗五月鸚鵡子毛羽新成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鵲公羊疏引運斗樞云有鸚鵡來巢於榆此經不言於榆者欲道來巢即爲異不似指其處所也鸚鵡不能爲巢而以他鳥之巢爲巢猶昭公不能自居其國而出于外以他人之居爲居耳衆說未然晉謝尚謂王導導曰問君能作鸚鵡舞一生頗想寧有此理否尚曰唯便者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今鸚鵡不聞善舞仁祖之法後亦無傳晉桓釵鎮荊州時有參軍卷

桂香八卷八卷三十一

七

一鸚鵡教令善言語有一主典人盜物鸚鵡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復盜物鸚鵡又言簡之有驗痛如責治盜者以沸湯沃殺之參軍悲憤請殺此人桓止論五歲刑鸚鵡以能言殺罪盜以忽鳥取罪

鸚鵡

鸚鵡鸚歌非一種也莫越集載兩江產鳥鳳形若喜鵲有二尾最長能唱小樂府聲如笙笛鸚鵡奏吉了雖能言不及也秦吉了聲如男子而鸚鵡聲如婦人亦自不同又云鸚鵡鸚歌自有二種鸚鵡大而白色

遠出西洋鸚歌小而毛羽鮮明海南選羅真蔚者發諸番皆有其種西洋遠番多不能言廣人望而知其所生之地馬牛僧孺幽怪錄柳歸舜至君山忽見鸚鵡羣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蕓兄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善歌者音調清麗南史梁天監元年交州進能歌鸚鵡詔不納桂海虞衡志鸚鵡南郡甚多或以爲鮮此物稍北中冷則發噪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活否則成食經云鸚鵡摩背而瘡故凡養鸚鵡者

桂香八卷八卷三十一

八

俗忌以手頻觸背犯者多病類而卒土人謂之鸚鵡薄白鸚鵡大如小鷺亦能言毛羽如雪以手撫之則粉粘指掌如蛱蝶然張華有白鸚鵡善言能說僮僕善惡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不吉不宜出戶強之至庭爲鳴所攫華令服鳴喙得免天寶宮中雪衣女事亦相同而雪衣竟爲鷹搏死上與貴妃憐之爲立鸚鵡塚宋元嘉中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謝莊爲賦冠于一時而史西南夷國多貢赤白鸚鵡及五色鸚鵡風宵小頤云宋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

自江北來集于承塵上口呼萬歲蓋道君府物持至
臨安忽成高宗親爲文祭之成化間南海進紅鸚鵡
中貴人錢能鎮守雲南乘驛進黃鸚鵡尤爲珍異云
今海子中頗多白鸚鵡頭上能開紅白荷花須臾復
合余在園中得此種今畜之

雒陽杜鵑

宋史載邵雍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謂客曰雒陽向無
杜鵑云云按五代史耶律德光入雒陽聞杜鵑以問
李煜曰此何聲也松以杜鵑對則雒陽之有杜鵑其
經籍小乘卷三十一
來已久非自康節初聞也又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
吐血成管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聯學其聲即成初
聽其聲者主離別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寬恕能容物先時有飯去者遣人諭
誘之叛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爲
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鳥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
啄物見牛馬彘蹄舂間有瘡啄其舂開食之馬牛輒
成若饑不得食踐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

遇入房人呼曰活羅故叛者以此誦之亦不以介意
其啄啄與中國鳥頗類而日如大雞又饑食砂石則
非鳥也

迎隣提

大涅槃經鳥有二種一名迎隣提一名鴛鴦遊止共
俱不相捨離是二鳥盛夏水漲選擇高原安處其子
爲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今中國有鴛鴦而無
迎隣提又有頗迎陵迎共命之鳥則一身而二命更
與

經籍小乘卷三十一

十

王母

杜少陵玄都壇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以王母爲西王不曉雲旗之義墨莊設錄中官
陳彥和言須在宜和間掌舍苑四方所貢珍食不可
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
則尾開異異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少陵所言乃此禽
也蓋邇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
清越如竹裂耳此言得之

企鵝縮掌

爾雅鳬雁醜其足蹠其踵企鳥鵠醜其掌縮疏蹠猶蹠屬相者之謂也蹠脚跟也鳬雁之類脚指間有蹠蹠屬相者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掌足也鳥鵠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腋下鳥之或企或縮驗之良是然鵠之屬足同鳥鵠而亦企者當是山禽之足縮水禽之足企耳一云食鳥無胃者伸有胃者拳亦未必盡然

鵠鵠

圖雜事見左氏傳及莊子書後世相沿以爲劇戲又

桂未小史卷三十七

十一

有闢鵠鵠黃頭促織者而促織之戲三吳尤盛兩家賭決和者百十人謂之傍賭一家稱敗傍者委棄無反顧者而其搜尋練養甚費心力較之紀消又當十倍矣魏文帝遣使至吳求鵠鵠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吳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鵠鵠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動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毀之南宋王僧達爲太子舍人生屬疾而於楊列橋觀鵠鵠爲有司所糾夫鵠鵠即鶩鶩即匹也古人云一匹雛爲最弱者既

無利牙又無銳距不知何以爲闢也

天鹿辟邪

沈存中筆談至和中文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傳記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當時止謂之異獸最爲貴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郡境聞之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

桂未小史卷三十一

十二

天祿辟邪字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詳其形正顧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按靈紀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反天祿蝦蟇宣者傳繕修南宮王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立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踐墓字同蟬俗字也云平津門亦謂揚雄傳校書天祿閣則前漢已有其制西域傳烏弋

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則無所謂角鬣大鱗之說而天鹿辟邪復有一角兩角之異祿與鹿古字通用云似鹿則从鹿爲長十洲記亦作天鹿字亦作麋揚用修以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不知何本俟考又水經注洧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製作甚工左膊上刻辟邪五代史梁武帝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三

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陵口石辟邪起舞杜陽雜

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麋鹿

孟子註麋鹿之大者讀者遂以爲一物不知其山澤之異處陰陽之異性迥自懸殊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溢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

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畧論焉說雖不一其二獸之截然可知也今醫者不辨麋鹿妄資成膠以投陰陽之疾其害不可言矣左氏澤有介麋注介大也楊子雲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無偶義更優

猿猴

猿字本作蛟亦作猿猴獼猴也獼字亦作沐音同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西域傳獼貳國出大狗沐猴孔爵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搜神記護軍張劭母病淳于智筌之使西出市沐猴

卷八 卷三十一

宋三十一

一四

繫母臂皆音獼一名狙一名王孫亦名獼獼猿猴自是二種猿性靜猴性躁猿性仁猴性貪猿形大猴形小南史何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猿延之日尚之爲猴君子堂手鏡載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漸轉而黃漬去其勢爲雌與雄交而生子知唐詩黃猿頰白兒爲誤猿初生無白者雲烟趙眼錄載易元吉畫猿內二大猿皆有白牙出於頰外識者謂母猿然後有牙按爾雅獲父善顧能獲持人者爲母猴也則母猿當爲母猴母猴自是獲父又非猿種

一日母非乳也沐母皆彌字之轉音耳抱朴子云猿
壽五百歲則變爲獼則猿亦爲獼陸農師曰猴無脾
故行以消食王延壽猴賦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
胃脾則猴亦非無脾者矣少陵從人覓小獼孫許寄
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亦以猿爲獼孫謬

卯卯距虛

說苑孔子曰卯卯距虛見人將來必負屨以走二獸
者非性愛屨也爲得甘草而負故也蓋屨屨前而兔
後趨則顛走則顛故常與望望距虛此爲望望距虛
本末八支八本三一二
望望距虛一獸也而亦短足上林賦案節未舒即陵
狡獸楚卯卯轉巨虛扶野馬馳駒駘乘道風射游騶
張揖註望望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則望望距
虛又爲二獸且性狡駿非短足與他獸比者郭璞云
距虛卽望望變文互言之耳師古曰據爾雅郭說是
也又周書王會篇獨鹿國獻望望距虛孤竹獻距虛
釋者以爲望望似鼠距虛負而走則卯卯即屨也與

相負之說同穆天子傳云卯卯距虛日走五百里即
又與駿馬之說同疑與屨相負者爲一獸而與馬相
類者自爲二獸物故有同名不必牽合也

鷹背狗

北方凡皂鵬作巢處人必竊巢探卵若三枚必守其
出一乃狗也取而飼之初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
毛數莖耳日時鵬則上飛狗則陸馳所逐同至名曰
鷹背狗至正間史官熊太古云經上都鵬巢站史
指後山上一鵬窠往年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蛇心竊
疑之復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鵬窠所生
知向者所聞不異也蓋此卽所謂鷹背狗耳至于卵
復生蛇不可曉也三館書日有咏漱三卷背養鷹鵠
及療治之術咏音以麥反又青微繁霜鴛名見晉張
載權論

鼈封

周書王會篇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莊前後有首
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荊州記武陵郡西有
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

封山海經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貳前後皆有首即此物也鼈并音近而訛耳

黃鼠

北邊出黃鼠冬月薰取之邊帥以饋京師貴人稱爲珍味然亦有不喜者宋時契丹國產鼯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殊火地取之以供主膳自公相以下不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虜使嘗携至京師時以進御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中國人不嗜其味此豈黃鼠之類耶刁協奉使詩云押安夷離

尾字小字

卷三十一

十二

單看房賀賈支錢行三疋裂窰賜十毳狸一云毳狸性畏日爲隙光所射即疾近世乃不問問之北客亦多不知當與黃鼠異種北齊書神武紀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而無殺色蓋當時未以爲珍味耳

舞象馬

唐玄宗賜御樓引大象犀牛或舞或拜動中音律又常教舞馬施三層板床乘馬於上扑舞如飛或令壯士舉搦馬舞其上按漢成帝時咸康六年林邑王

獻象一能拜跪吳質齊趙新都孫禮出祖道作樂舞象禮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夜歌率舞非君而誰梁武帝設無遮大會舞象鸞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黃門侍郎裴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勳帝壯之山海經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之馬南宋大明中河南國獻舞馬梁天監四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晏正善使作蹀馬之戲皆五色采絲金較具裝于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之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通與唐翔麟鳳苑鹿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又異物志大宛馬有解人語知音舞與鼓節相應陳思王表曰臣于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驛馬一匹教令習拜梁張士簡有舞馬賦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驛知象馬之舞非始自玄宗也後祿山取舞象舞馬人雒陽銜杯上壽象皆憤怒馬墮淚不舞輒坑殺之代宗卽位放舞象三十二于荆山之陽馬樂亦散失四方魏博田承嗣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承嗣以爲妖殺之

草馬

予鄉俗言物小未成者皆曰草如草雞草鴨草馬之類其言亦有所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草駒卽草馬也高誘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馬諺不放之草中者何必駒耶此註未得晉李松傳太史公郭橐曰李君有國士之分有駒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正與此同爾雅維之暮子爲鴝注晚生者全呼少雞爲鴝暮子字其奇少與草音之轉耳

快牛

魏晉六朝士人皆乘牛車無乘馬者牛皆絕快多有名字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石崇牛不及王愷出遊極晚人維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愷賂驛人云急時聽偏轅則駛矣崇後聞殺告者愷有牛名人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謂愷我射不如卿今賂驛牛以千萬計之愷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發便破的卻據胡床叱

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驚便去世說註云相牛經陰虹屬頸千里註陰虹雙筋自尾骨屬頸當威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虹南史齊明帝賜蕭穎曹以所常乘白榆牛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按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文山有獻良馬駟犝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蒙駿恒譚新論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驕驕驕驕驕驕牛譽郭叔丁櫟則牛之善

走而得名其來已久又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日南多駛牛日行數百里荷蹄爲兗州去京五百里有貢瑞珍異食者欲胎都邑親貴信宿之間不復鮮美有人進一牛云此牛一日行千里晝疏旦發日中到京取答書還驛以其駿快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他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狹脊着肉裏故外不覺也此殆所爲陰虹者耶牛之味在肝王右軍少時以喫牛肝炙知名北人牛藏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李希烈

食之而滅

牛角

南史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紀
支錄西夏有作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赤相間用
以製弓極佳尤勁健近犯黑者謂之前樵近稍黑者
謂之後樵近稍近犯而弓面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
緝犀角以市人莫有知往時有特犀帶賣者無他文
但峯鬐高低繞人腰圍索價甚高幸太尉道宗知此
是竹牛也爲寸則貴爲他則不足道廣南志潯州有
長牛小更 卷三十七 二十一
牯牛與蛇同穴嗜鹽羹鹽人穴取之其角如玉今鳳
陽明角亦有絕佳者

牛黃

牛黃陶隱居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
以盆水承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
多出梁益一子如雞子黃大相重疊藥中之貴莫復
過此圖經云出晉地平澤今山登萊他處或有不甚
佳凡牛有黃者毛皮光澤眼如血色時復鳴吼又好
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俟其吐出乃喝迫即墮落水中

既得之陰乾百日如雞子黃者名生黃其牛死而在
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初在中心
如漿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莢藥皂夾子
是也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皆不及喝迫得者
最勝試之者指摩手甲上以透甲黃者爲真西陽雞
組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較書張希
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割中有物如蝶飛去房中
有猪丹持之可致風雨間亦牛黃之類

蜩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虎不知
名牽以獻之遇二童子曰此名爲蜩常在地中食死
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蜩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雄雌
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西陽雜俎秦時陳倉人獵
得獸若虎而不知名道遇二童子曰此名弗迷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槓其墓語與地志稍
異豈地志所謂拍捶者乃栢槓之誤耶刻字亦作謂
性畏栢今墓上多種栢始此 三十七卷 終

桂巷小乘卷之三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鳥獸類

鼠報

太平廣記唐李昭殷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
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
題乃昭殷之卷今送于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
其卷假銜至枕前如此再三昭殷來春及第主司問
其狀乃三世不養貓背云鼠報予丙午秋試卷在楚

黃蕭多雲先生房先生初得卷意欲首薦恐爲同舉

者所格置枕下欲俟夜靜方上忽忘之偶醒卧有鼠

數十頭從枕上奔投舉燭照無所見俄一病骨在床
但見枕上有焚火驚呼先生遽憶持卷請主者而首
卷已定遂得甄錄後有問君家素不畜貓否曰無之
但予所見家畜貓並不捕鼠見鼠或反避臥殆有其
於不畜者此其所以得報乎聞者爲之絕倒

青羊乳

唐劉無雙傳無雙服藥死王仙客隨其尸用青羊乳

滴之乃更活法苑珠林東晉廣州太守馮孝將兒名
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廬中夜夢女子年可十八九云
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
十餘聽我更生又應爲君妻當待本生日即可出共
教馬子出已反養之方法馬子從其言掘棺開視女
身體完全如故徐抱出瑣帳中惟心下微暖口有氣
令婢護守常以青羊乳汁澀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
積漸能語一暮之後顏肌如故乃遣報徐氏遇吉成
婚生二男一女青羊乳何物可活死人當是無雙傳
依此事附會耳

狐鼠兔患

搜神記夏農藻母病困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呼藻以告智智曰禍甚迫君速歸在嗥處捐心
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不休其
禍可救也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家人既集堂屋五
間拉然而崩精神錄魏武統軍柴冉用常在廳事獨
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冉拱手立如拜揖狀冉
用怒呼左右左右不至卽起逐之鼠去而屋崩林凡

糜碎再用後爲三鎮節度使舊唐書太宗屯栢壁當
欲覘敵臨軍遠抄隨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
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鼠獨
甲士驚起趨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太
宗發大羽箭射之營其繞將乃退當時以爲神異焉
又唐許昌郡上美尚書爲鄂州觀察有善政一日晨
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鞭以擊鼠即奔走有毒
蛇墜於靴中珠目錦身勃勃可畏宣室志寶應中李
氏子大集賓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皆
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告空堂縱觀堂
忽摧圯家無一傷者夫狐嗥鼠舞世以爲大怪而反
能振人于厄故知災祥之說非可一律論也又李憺
盛夏夜寢堂前軒忽有巨狐鳴噪於庭人立曉語久
之逾垣而去探悉之將曉入朝是日拜相亦足見狐
之不足爲怪矣

貓鼠同乳

唐代宗時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
袞袞率宰相官崔祐甫衙曰可弔不可賀臣聞禮迎

猶爲其食田鼠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
每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若曰法吏有不觸邪驅吏
有不得敵臣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恐侯勤微巡
則貓能效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按龍朔元年維
州貓鼠同處天寶元年魏郡貓鼠同乳太和三年成
都貓鼠相乳宋慶元元年鄒陽縣民家一貓帶數子
鼠行止貪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貓而鼠紙其
血占者皆以爲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哺而反相與同
處司盜廢職之象也祐甫正得此意

雞能人語

晉王輔嗣與雞談易朱處宗買得一長鳴雞置甯前
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處宗自此玄言日進宋五行
志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人言白澤國老雞能呼人
姓名漢武帝時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
鳴後帝遂還西域至西關雞返顧哀鳴言曰三七末
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繁當有九虎爭爲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宮中並
生蒿棘如其言云定非雞語也今呼雞者曰朱來以
雞爲朱氏前所

化說文解詁州二口爲謹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會育和順之意願與朱相似耳

泉鴉

古以泉鳥爲不祥物黃帝欲絕泉類使凡祠皆用之漢制五月五日作泉羹以賜百官泉一名鼓造淮南子鼓造辟兵詩蓋五月者也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鳥鳴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詩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爲故泉鳴鳥噪世率忌之然謝艾泉鳴牙旗而勝敵西涼張重華將韋顥鴉鳴而登科第張率更泉鳴庭樹而授官王文正公宅有羣鴉數十噪於庭俄而拜相知彼自鳴噪非關凶吉也元史宰察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傷心惡之柳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問帝曰是會人所惡者在爾則爲喜神宜戒子孫弗殺其類鴉即泉也詩墓門有鴉萃止與泉同又泉鳥不祥且能食母黃帝欲絕其類云云陸機爾雅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可爲羹腥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

其美故也則又不以其不祥食母欲盡其類之意唐溫璋爲京兆尹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一鴉也璋曰是必人探其雛訴冤耳隨命吏隨鴉捕之果有人探其雛者尚恩樹下吏縛以來璋謂會鳥訴冤事異於常遂斃捕雛者爲鴉報仇亦異矣與鴉鴉自是二種見前

獺祭魚

月令獺祭魚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豺方布獺圓布也每祭必七魚列于石上人襲取之有項再列如舊又獺祭時陳魚于前取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作聲如人之有祝史然故俗呼黃頰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魚師於水酉陽雜俎唐元和木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潭斗門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得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朝野僉載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善之豈在河網岸間若人穴插雄尾穴前卽不敢出去尾卽山取魚得多然後自食飽卽驅入穴插

雉尾更不敢出帆不先已飽不肯人指揮收縱勝於
鷓鴣大可怪也今亦不聞又彬州王琚刺木爲鰲沉
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鰲口中安餌爲轉鬪以石
絀之則沉魚取其餌鬪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
出此爲更異月令鰲祭魚在孟春王制在十月狩祭
獸在季秋王制亦在十月或記者之異未必一歲兩
祭也

種羊

姚樂年樂郊私語載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常從駕
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竊
成絲之句疑以問師師曰大漠以西能種羊屠羊用
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
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
可得子羊數隻蒲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
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處當道刺刀羊可
食土城畱種羊脰骨四圍築垣間杵聲羊子還從脰
骨生青草叢抽膾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
却在草鼠王如參不同老候肉筵閒塞饌肥其皮褥

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買得羊褥今無倫君不
見水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脰
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
法如吳詩所聞耳異物志月氏有羊大尾脰割以供
賓亦稍自補復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
其欲萌爲垣遠之其脰連地不可刀截擊鼓驚之而
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此其法畧與波斯
同夫物之產育自有種類此但以咒力變幻如禾生
之法皆夷虜妖術不足道也又張仲文白翎髓載嘉
定間黃子中言向在廣中云韶陽有乳田種乳先掘
地成窖以梗米粉鋪窖內草蓋壅以糞壤候雨過氣
出發開米粉已化成蛹如螭蟻狀取蛹作汁以米粉
漬而蒸成乳食之種乳事亦異

扇馬

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
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候主上千秋萬歲後宜
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字書微音教去畜勢
也驢音市陵反特馬也今俗呼特馬亦曰扇不知其

義所出

牛耕馬騎

古者服牛乘馬牛不耕馬不騎至六國時始有單騎
植泰所云車千乘馬千騎是也漢武帝時趙過為搜
粟都尉始教民牛耕按曲禮前有車騎則載發鴻有
此騎字左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孔
穎達以為欲其公單騎而歸韓非子泰穆公起車率
車五百乘騎二千步卒五百萬輔重耳入于晉六
韜武車馬騎繞我左右中言車騎甚多冉耕字伯牛
宋志卷八卷八卷二十八

則牛之耕馬之騎當古自有之不待秦漢始然王
嗣註易旅上九喪牛於易亦云牛者稼穡之資太史
公律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
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物也
淮南子曰殺牛必亡之數許叔仲以為牛者所以植
穀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
故曰必亡之故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郭氏曰用牛犂也新序鄉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
皆在趙過前

龍牛馬

牛以鼻聽龍以角聽埤雅東戎右曰贊牛耳挑前牛
耳無宸以鼻聽也焦氏易林曰牛龍耳聾故耳聾從
龍理或有之淮南子曰馬聾蟲也而可通志氣則馬
耳亦聾不知以何為聽耳或曰禾之聽亦以鼻

相馬牛

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
強股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凡相馬之
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
宋志卷八卷八卷三十一

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駑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
駑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泉一脚行五百里肝欲
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
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
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
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脾腹小則脾小脾小
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
也致瘦欲得見其肉肉謂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馬

龍顧突日平脊大服胫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聖

馬也水火欲得分水火在鼻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

得紅而有光此馬千里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鑿

鋸則怒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

里牙鋤岑則千里鬲骨欲廉如織杼而潤又欲長

骨是日欲滿而澤廉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欲

廉而張孔上陰中欲得平主人欲小近前也陽裏

欲高則怒之上額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下玄

中欲深耳不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髮欲戴

龍卷小乘卷三一八

中骨高二寸骨也易骨欲直下直頰欲闊赤長廣

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挾一作尺能久走執欲方頰

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向前鼻間欲開望視之如

雙鳧頸骨欲大肉次之髻欲柱而厚且折季毛欲長

多覆肝肺無病髮後毛是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脰筋

欲大夾脊飛鳧見者怒筋也三膺欲齊兩脇及尻欲

頰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脊肋欲大而窪名曰上渠龍

走龍規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外輔肉欲大

而明前脚腸欲充膝小膝季肋欲張短懸薄欲厚而

緩脚虎口欲開腹下欲平滿善走名曰下渠日三

百里腸肉欲上而高起外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

直肉欲方能久走內也輸鼠欲方一作胸下肋肉

欲急解裏間筋欲急短而減善細走機骨欲舉上曲

如懸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日外

骨也附蟬欲大前後目股欲薄而博善能走後髀

骨欲長而膝不欲起有力前肘後欲開能走膝

欲方而庫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曰前渠怒蹄欲

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間如鷄鼻能久走

龍卷小乘卷三一八

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

剝兔頭壽骨欲得大如綿絮蓬圭石壽骨者髮白從

額上人口名命膺一名的顛奴乘客或主乘乘市大

兒馬也馬服欲得高非欲得端正骨欲得成三角臍

欲得如懸鈴紫艷光日不四滿下唇急不愛人又淺

不健食日中饒實童子者五百里下上欲者千里駿

亂者傷人目下而多白畏驚膽子前後肉不滿背兒

惡若旋毛眼眶上壽四十年值眶骨中三十年值中

眶下十八年在目下者不借睛却轉後白不見者喜

旋而不前日睛欲得黃目欲大而光目皮欲得厚目
上白中有橫筋五百里上下微者千里日中白縷者
老馬子日赤曉亂鬻人反曉者善奔傷人日下有橫
毛不利人日在火字在者壽四十年日偏長一寸三
百里日欲長大旋毛在日下名曰承流不利人日中
五彩盡具五百里壽九十年良多血氣也驚多赤青
肝氣也走多黃腸氣也材知多白骨氣也材多黑腎
氣也驚用策乃使說也白馬黑目不利人日多白却
視有態畏物喜驚馬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一

卷八 第三十八

十三

寸三百里三寸千里耳欲得小而前疎耳欲得短殺
者良植者驚小而長者亦驚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
竹筒耳方者千里如斬筒七百里如雞距者五百里
鼻孔欲得大鼻頭文如王火字欲得明鼻上文如王
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
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水文二十歲鼻
欲得廣而方唇不覆齒少食上唇欲得急下唇欲得
緩上唇欲得方下唇欲得厚而多哩故曰唇如板觀
御者啼黃馬白咬不利人口中已欲得紅白如火光

爲善材多氣良且壽卽黑不鮮明上盤不通明爲惡
材少氣不壽一日相馬氣發口中欲見紅白色如穴
中看此皆老壽一曰口中欲正赤上理文欲使通直
勿令斷錯口中青者三十歲如虹腹下皆不盡壽駒
齒灰矣口吻欲得長口中色欲得鮮好旋毛在物後
爲御禍不利人刺骨欲竟骨端刺骨者齒左右騃不
相當難御齒不周密不久疾不滿不厭不能久走一
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二歲上下生齒各四三歲上下
生齒各六四歲上下生齒各二成齒皆皆三五歲上

卷八 第三十八

十四

下者成齒四六歲上下者成齒六兩相黃生區七歲
齒兩邊黃各缺區平受米八歲上下盡區如一受麥
九歲下中央兩歲曰受米十歲下中央四歲曰十一
歲下六歲盡曰十二歲下中央兩齒平十三歲下中
央四齒平十四歲下中央六齒平十五歲上中央兩
齒曰十六歲上中央四齒曰若看上齒依
下齒次第者十七歲上
中央六齒皆曰十八歲上中央兩齒平十九歲上中
央四齒平二十歲上中央六齒平二十一歲下中央
兩齒黃二十二歲下中央四齒黃二十三歲下中央

六齒盡黃二十四歲上中央二齒黃二十五歲上中央四齒黃二十六歲上中央六齒盡黃二十七歲下中二齒白二十八歲下中四齒白二十九歲下中盡白三十歲上中央二齒白三十一歲上中央四齒白三十二歲上牛盡白頸欲得肥而長頸欲得重頤欲折胸欲山臄欲廣頸項欲厚而強翅毛在頸不利人白馬黑毛不利人肩肉欲寧寧者雙鳧欲大而上是雙胸兩邊脊欲得平而廣能負重背欲得平而方鞍下有翅毛名負尸不利人使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

卷八 卷三十八

十五

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里有一耳又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腹下有翅毛名曰挾尸不利人左脇有白毛直下名曰帶刀不利人腹下欲平有八字腹下毛欲前向腹欲大而垂結脉欲多大道筋欲大而直大道筋從臄下抵股者是腹下陰前兩邊生逆毛入脇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三封欲得齊如一封三骨也尾骨欲高而垂尾本欲大尾下欲無尾汗溝欲得深尻欲多肉莖欲得龐大蹄欲得厚而大欲得細而促髀骨欲得大而長尾本欲大而張膝骨

欲圓而長大如孟孟溝立通尾本者駘殺人馬有雙脚脛亭行六百里翅毛起跪膝是也腔欲得圓而厚裏肉生焉後脚欲曲而立臂欲大而短欲飲小而長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鞞烏頭欲高鳥頭後足輔足是骨之後骨後左右足白不利人白馬四足黑不利人黃馬白喙不利人後左右足白殺婦相馬視其四蹄後兩足白老馬子前兩足白駒馬子白毛皆老馬也四蹄欲厚且大四蹄顛倒若豎履奴乘客死主乘棄市不可畜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發蹄痛

卷八 卷三十八

十六

凌氣一日生骨則發癰腫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即癰腫久汗不乾則主皮勞皮勞者騾而不振汗未盡燥而飼欲之則生氣勞氣勞者即騾而不振騾無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強行何以察五勞終日騾舍而視之不騾者筋勞也騾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一口筋勞者行三十步而已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背之起而已皮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氣勞者緩繫之櫃上遠候車

噴而已血勞者高繁無飲食之大清而已飲食之節

今有三制飲有三時何謂也一口惡弱二口中弱三

日善弱善謂飢時與惡弱飽時與善弱引之令食食

細制無節常飽則無不肥則草粗難是相殺亦不肥充

食之者令肥焉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

則病瘳水三日暮極飲之一口及汗冬寒皆當飲

斯言且飲須節水也每飲食行驟則消水驟數夏

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性柔舒展令馬硬實也夏

即不汗冬即不寒汗而極乾

牛岐胡有奇岐胡李兩脈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

眼中亦分爲三也有白脉貫瞳子窺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

龍春小愛卷三十八十七

後軌頭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濁壁堂脾倚欲得如

絆馬聚而正也頭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天關欲

得成天關春也偶骨欲得垂偶骨脊骨中洞胡無壽洞

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當下也上池有亂毛起妨

主上池兩角中一曰薰脉也倚脚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

病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

熱單臂無力有生癰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者

快直下者不快亂駛者喉人後脚曲及直竝是好相

血猶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得似羊行頭

不用多肉臂欲方尾不用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

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堅無在

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插頸欲得高一曰

體欲得緊大膝疎肋難何龍突目好跳又云不鼻如

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蘭株豪筋欲得成

就豪筋後豐岳欲得大豐岳膝蹄欲得堅豎如垂星

欲得有努力垂星蹄上有力力柱欲得大而成力力柱

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張而髀骨欲得出偶骨

上骨上也易牽則易使辦牽則難使呆拱不用多肉

老素八要卷三十八十八

及多毛泉根並懸蹄欲得橫如八陰虹屬頸行千里

白毛骨屬頸所出也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當陽鹽中

間脊骨欲得窄窄則雙脊不常有似鳴者有黃雄組

云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巨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

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疑亂咽

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

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

一年接脊骨一節富公所伴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

自尾屬頸也與前稍異按伯樂諸書頗徐長俱存相

馬經馬沒有銅馬式甯戚高堂陸俱有相半經今其書稍有右者然要其大畧不越此矣因備錄之

鳥傳書

西陽雜俎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鴿號曰將軍取鳥長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今聞鴿尚有能寄書者鴿則爲異

桂香八變入卷三十八

十九

雞魚有名

列仙傳祝雞翁于尸鄉山下養雞雞各有名字呼之卽至南齊始興人盧度有道術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呼其名次第取食乃去迎知永年月日時與親友別又永明中會稽鐘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魚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亦異

禽獸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周禮註鳥獸未孕曰禽後漢書作五禽之戲術家有演禽之說則獸亦可以言禽尚書有獸率舞註音羽之屬皆在鳥周禮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謂之四獸則禽亦可以爲獸青史子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則草之與木亦可以互稱矣

桂香八變入卷三十八

二十一

北雞

尚書牧誓云北雞無晨雞當言雞雄而言北如狐之稱雄乃爲異耳按左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周禮牧人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牲牲以供祭祀之牲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牲牲毛羽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係養之是難以禽而得與六牲之列既爲犧牲何妨北壯乎且二說五雞皆得稱母有夫山征曰喪其雄王右軍帖尅身得雄則雌雄

牝牡隨時互名不必深泥也又毛詩咆有苦葉篇注
鳴求其牡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夷姜淫亂求非
所求如雌雄之鳴求其走獸之牡爲可刺耳按小弁
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此言牡正是雉之雄者卽
牝雞之義以牡爲獸疑未確

馬名

黃帝馬名飛黃亦名乘黃吉黃翠黃紫黃騰黃驪虞
雞斯見淮南子大封國馬名吉良見山海經神馬名
騰黃玉澤吉良亦名吉量見瑞應圖驤虞飛兔見漢
書卷八十八卷三十八

二十一

書駒駘駘蹄見史記郭璞云吉良吉黃雞斯乘黃一
物也夏后馬名方澤見隨筆子啓有馬名兩龍見山
海經散宜生得駒雲雞斯之乘見淮南子穆王八駿
一絕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踰輝六飛光七騰
霧八挾翼見拾遺記穆天子傳作騂騂騂騂赤騂白
騂乘黃輪輪盜驪山子一作緹離又穆王馬名翠龍
又馬名先景見楊雄河東賦晨風黃鵠見王子晉賦
公馬名屈產惠公馬名小駟唐成公馬名肅夷衛侯
馬名啓服見左傳越王馬名吉皇見拾遺記燕王食

蕙泰以駢嬰孟庚曰駢嬰生七日而超其母見鄒陽
傳尹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匹遺風
之乘見呂氏春秋遺風又見上林賦張揖云千里馬
也延陵車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見韓非子乘緹離之
馬見李斯傳及魏文帝與孫權書泰始皇七馬一追
風二白兔三躡景四追電五飛翺六銅爵七晨鳧見
古今注項羽馬名騏驎見史記梁作騏驎馬亦名騏驎
史文帝九逸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群四逸驎五紫燕
騏驎六驎騏驎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見西京雜記大
雅卷八十八卷三十八

二十二

宛馬名蕭稍見神異經東方朔馬名步景見洞冥記
又昆駘見漢百官表嚙膝見王褒傳請稍龍文魚目
汗血見西域傳駒駘騂奚見匈奴傳呂布馬名赤兔
張繡馬名絕影見魏志劉備馬名的盧庾亮馬亦名
的盧見蜀志及世說曹操馬名絕影見後書曹洪馬
名白鵠見拾遺記曹彰馬名白鵠見述異記曹真馬
名驚帆見古今注張飛馬名玉追姚興馬名師子見
雜志宋文帝馬名赭白見文選慕容廆馬亦名赭白
又陳安馬名驪駒姚襄馬名留眉駟冉閔馬名東龍

皆九晉載記北魏河間王琛馬名追風亦驥兄餘陽
如監記魏時鮮卑缺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
耳見穆天子傳注赫連馬名白口驕見水經注袁顥
馬名飛燕南齊豫章王馬亦名飛燕齊太祖馬名龍
驤赤梁武帝賜羊侃馬名紫驕天監四年河南國獻
赤龍駒見南史隋文帝馬名師子驤見朝野僉載又
所乘驕驕馬脊有肉鞍見王邵傳長孫總嘗馬名閃
電見魏志吐谷渾馬名青海驤煬帝賜李景榮馬名
師子驤見隋書秦叔寶馬名忽雷驤見雜俎唐太宗

桂巷小集卷三十八

二十三

十驤一勝霜白二咬雪驤三凝露驤四懸光驤五決
波驤六飛霞驤七發電赤八流金驤一作流星驤九
翔麟紫十奔虹赤又昭陵六馬一青驤二什代赤三
特勒驤四颯露赤本亦作紫五拳毛驤六白蹄烏見
唐書及金石錄又太宗馬名黃驄驤見樂志又有馬
名師子驤見通鑑寧王馬名玉面花驤見異聞錄天
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一曰虹叱撥二曰紫叱撥三
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
撥胡皇製名曰一紅玉驤二紫玉驤三平山驤四凌

雲驤五飛香驤六百花驤見續博物志又明皇馬名
照夜白玉花驤驄一作驤郭子儀馬名師子花九花
驤見杜陽雜編高都護馬名胡青驤荆南馬名玉腕
驤見杜詩及御覽記德宗馬名如意驤神智驤見杜
陽雜編又有馬名望雲驤見國史補韓偓八馬圖有
連錢驤燕友驤曹霸九馬圖有拳毛驤子荆南節度
使衛伯玉馬名玉腕驤見杜詩高駘馬名大鳥見廣
陵妖亂志朱溫馬名一丈鳥劉晏馬名自在將軍見
五代史宋仁宗馬名玉道遙碧雲霞驤一作見聞見錄

桂巷小集卷三十八

二十四

澠水燕談云太宗馬名碧雲霞上征太原上下山嶺
如履平地太宗崩其馬遂斃膏以燕談爲正鳳頭驤
錦膊驤照夜白滿川花好頭赤見李伯時天馬圖跋
神宗馬名小鳥見談苑單再遇馬名黑大蟲見齊東
野語徽宗馬名龍驤將軍見清波雜志遼天佑帝馬
名飛電見聞椒錄金亮馬名小將軍淳熙中叛人汪
莘有三馬悍悍驤小驤驤番姿見程史女直盈歌馬
名大赤舞不失馬名紫驤見金史世紀梅聖俞馬名
鐵額見本集曲端馬名鐵象見宋史西夏酋馬名赤

駘兒名臣言行錄洪武四年貴州貢馬名飛越峯見

宋景濂集

成祖有馬名玉花龍見北征錄正統十

年西域貢馬賜名瑞額兒

英宗實錄又文選有紫

燕劉琬馬賦有騏驎馬經有往騏異聞錄有駟駿紫

叱撥等名其他以毛色形容名者具毛詩註及爾雅

不具載廣雅飛鴻野麋娥鹿駒雲走狐桃騾金喙皆

馬屬也東方朔傳亦云騏驎騾耳黃鴻驪駒天下良

馬也史記周紀夷羊在牧黃鴻滿野楊升庵以黃鴻

爲良馬名恐非

駘兒小乘八卷三十八

大名

二五

犬之有名不惟韓盧宋鵲歇彌也漢茂陵少年李亭

好馳駿狗逐狡獸名修毫登睫白望青曹徐王官人

大名錦蒼銜卵生徐偃王晉陸機犬名黃耳能致書

維中晉懷帝永嘉中泰興張林有大名阿永忽作人

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成泰興二年吳人華隆有獵犬

名的尾隆爲大蛇圍繞周身犬咋蛇成會稽張然畜

犬名烏龍奴與婦奸欲殺然犬咋奴陰殺之梁張彪

有犬名黃蒼陳文帝誅王僧辯彪敗入若邪山中文

帝臨之彪眼未睜黃蒼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即

死彪竟不免黃蒼號呼尸側宛轉血中彪妻楊氏以

計葬其夫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呼不肯離楊氏竟以

節死史所謂唯妻及犬以義感人者也唐開元中高

都主犬名黃女爲婿奴所殺其冤忽于主前咋其奴

僖宗朝宰相王鐸犬名花鵲時有刺公者花鵲銜衣

仰吠遂得刺客於梁上裴至德家僮名棒現一歲有

平脚犬名青花因兒臥來嚙其陰竟爲宦者蜀民李

貞宋犬名黑兒貞醉持斧殺之後十九年貞爲隣子

擊斃小乘八卷三十八

二六

黑兒所殺正十九歲黃耳犬也而魏時懸重屋馬亦

名黃耳一云陸機有蒼頭亦名黃耳誤古多養犬能

敬主于難者以失其名故不盡書蕭縣志元末有

胡子熊守白茅山時林木岑蔚寂無人行獨一大

之熊者爲虎所獲將噬之犬鳴闐不已方場而虎

者遂免犬能與虎鬪以免其主更奇

駘兒小乘卷之三十八

桂卷小乘卷之三十九

西陵米斯行道之甫修

蟲魚類

蠶

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繭註有蠶一歲八育張文昌杜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則非止八育也海物異名記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按蠶之種類不一禹貢厥篚纈絲註歷山桑也蠶食屢桑初中琴瑟絃漢書野蠶成繭杜陽雜編東海謂羅國桑上

桂卷小乘卷之三十九

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縱之三尺引之一丈其堅異於衆絲以爲鞭梢表裏通瑩如貫瑟琵琶規彈雙鳳槽琵琶絃是末訶羅國永泰元年所貢淥水蠶絲也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栢葉飼蠶池中始生如蚊蜺游泳其間及長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疾風不動大者濶三四尺蠶經十孟日卽跳入荷中成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以織神錦亦名蠶泉絲炎州山火蠶衣一襲紫錦

一兩過度則腐落之氣不可近述異記濟陰有閭客殖五色香草至蠶時有一女子來以草食蠶繭成大如瓮女與客皆仙去惟繭存焉梁四公子記扶桑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月啞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繭脫如經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足勝三十斤郭如燕雀產于扶桑之下齋那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又來海國嶠山有文蠶長四寸有鱗角霜雪覆之則成繭絲五色綴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荀

桂卷小乘卷之三十九

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似以蠶與馬同種佛書富那夜奢昔爲毘舍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承王後生中印度號馬鳴大士一云高辛時蜀有蠶女父爲人所掠母誓於衆曰有得父通者嫁以此女父所乘馬聞言驚躍去數日父乘馬歸母以所誓告之父不從馬咆哮父殺之暴皮於庭皮脈起卷女棲於桑爲蠶今家在什

方縣每歲祈蠶俗謂之爲頭娘則蠶四馬之化身耶或云蠶馬皆房星之精或云辰爲馬蠶爲龍精氣類

相感非緣變化也淮南子修務謂馬驥蟲也而丁通

忘氣馬得名蟲且聲從龍其同為龍精可知蟹神名

曰莞窠宋館閣書目有蟹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

九州蟹事獨兗州為最因學記聞云蟹書見秦少游

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也又俞

益期箋曰日南蟹八熟爾軟而薄永嘉記曰永嘉有

八蟄蟹坑珍蟹三月 栢蟹 初蟄 四月 愛珍 五月

愛蟹六月 寒珍 七月 四出蟹 九月 寒蟹 十月 凡蟹再

熟者皆謂之珍據此則以八育之說為勝唐尹思貞

差卷八 卷三十一 上

為青州刺史治有蟹蟹至歲四熟熟蟹變路敬潛以

為善政致祥表奏之是又非爾種類也史多載野蟹

成繭宋政和五年南京野蟹成繭繭紬五疋繭四疋

兩繭十五兩元貞二年隨州野蟹成繭繭數百里

民取為績又劉澥為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蘇

求一衫澥簡彙中無可寄者答曰予衣本百結闕鄉

徒八蟹則閩蟹亦八育不止吳都也蟹字俗作蚤音

他典反晉書與服志蚤丞助蚤者俱作蚤字誤南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天井湖出繭人用與常繭不

異此又非從蟹山者亦可怪

蟹

陸龜蒙蟹志及怪山蟹譜所載皆援引書傳然記載

甚狹汲冢周書云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云姑

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註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

有大蟹郭璞註廣千里也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

鄭康成注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鯪魚揚州之

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胥也淮南子云漆見蟹而不

乾玄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蟹加于

差卷八 卷三十九 四

山身故在水中又云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

蟹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蟹

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蟹膠勝于鳳喙之膠百陽

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水

火照懸老大肉腐覺老大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而

金以璽密束於驛馬馳至京師又云蟪蛄大者長尺

餘兩蟹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

遇一長又云蟹腹下有毛殺人擁劍一蟹極小以大

者謂小者食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其口上夫極

力拒之不死因名又引伊尹書有蟹腹腐雅云蟹雄
曰螯螯雌曰博帶北戶錄云儋州山紅蟹大小紋上
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墨子邊志
云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
螯清異錄云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積蟹糖蟹每進御
則旋潔拭殼而以繅金龍鳳花貼上又姑蘇志云出
太湖大而生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
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崑山詩洲者曰蔣運
蟹諸城縣志海蟹有兩頭尖蟹圓蟹大夫適缺鬼頭
蟹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

堯廬又有江蟹黃蟹又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爲
樂蟹又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蟪
蚌二曰發棹三日權劔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
狗七日望湖八曰倚望九曰石蠅十曰蚌江十一曰
蘆虎十二曰彭蠡此豈陶穀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
耶皆諸志所遺錄之據淮南子云蟹能敗漆以蟹者
解也而陳藏器云蟹脚中髓及腦殺中黃粒能續斷
經筋骨碎之微熬內於中筋即連與百足蟹熬可爲
膠善解復能善鉗又理之不可徵者又海鏡廣人呼

或膏蟹蟹兩片合以成形殼開中其蟹膏內有少肉
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蟹足皆具海鏡
蟹則蟹出於食蟹飽則海鏡亦飽或近之以火開蟹
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須
臾亦斃現蛭似小蚌有小蟹常取其腹中蛭爲取食
亦名蟹奴蛭字亦作蛭郭璞江賦所謂項蛭腹蟹水
母曰蝦者也南海有水蟲名曰筋類蚌蛤腹有小蟹
大如榆莢筋開甲食則蟹亦出筋合甲蟹亦還爲筋
取食生死不離寄居設似蛭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
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

寄在殼間常候螞蟧開出食螞欲合遽入殼中數者皆
蟹類而寄生他腹或倩之取食或代之取食或自由
取食各相倚爲命亦異

車渠

車渠蛤屬出南海大者如箕背有渠壁如蚌殼可以
爲器緻如白玉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
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曰渠車渠也當時車
渠未著故以車渠解之佛書七寶有琉璃磑磑磑
字音从石且列於七寶中似非今車渠也鄭解未誤

名偏同耳

蛱蝶

蛱蝶或云蝶繭所化也或云百合花根所化酉陽雜俎云秀才顏升熊少時見臂柄中壞絲裙幅旋爲蝶羅浮志云羅浮山有蛱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由絲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見一樹五絲命僕採獲一林尚綴軟蝶二十餘枚有翠結縵者金服者丁香服者紫班服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九

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又公路常見盧肇說捉一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絲點丁香服前翅畫胭脂色後翅爲燕尾草木狀有蛱蝶雀草上老蟲所化也嶺南異物志常有人游南海泊於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至舟舟人競以物擊之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蛱蝶也舟人去其首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劉魯封云見滕王蛱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今人作百蝶圖大小黃白不過數種想未見此書耳古今注蛱蝶一名蜚

蜚一名風蝶其色白而青者江東人謂之蜚未有太如蝙蝠者或青班名曰鳳子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列子烏足之葉爲蝴蝶又北齊書魏收昔在維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驚蛱蝶蔡辛雜志楊吳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吳客死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江氏傍李鐸知鳳翔既卒有蝴蝶數萬集殯所大者如扇揚大芳妻謝氏未殯有紫褐蝶大如扇飛集窗戶則似以人覓爲之亦異

蛱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九

八

蛱一名魁陸一名瓦壠子亦云瓦屋子墳表錄廣人多以薦酒呼爲天蟬多食則塞氣背膊痛役山葉談蛱子益血益蚌蛤之類惟蛱有血今寧波有蛱田故種若稻秫焉唐憲宗時明州歲貢淡菜蛱蛤之屬孔致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秦罷之會嶺南節度使缺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蛱業者誰與今安在遂拜致嶺南節度使元稹傳從浙東觀察使泗州歲貢蛱役郵千萬人不勝其疲頓奏罷之事與致同且一時事未知先後

蚊

蚊一名白鳥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山高齋夏月無白鳥余安寢其中及移他處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引齊桓公臥栢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悵悵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闥進之一名立豹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一名黍民見古今注又蚊母鳥形如鵠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亦名吐蚊鳥又有蚊子樹

卷小乘

卷三十九

九

類紀杞樹櫜皮裂則蚊紛然而出見李肇國史補今水中結蟻蟲及草穢蒸積皆能爲蚊性畏鼈甲及蠟蠟糞云物類相感志唐元載得龍鬚拂置之堂室蚊蚋不敢入杜詩江湖多白鳥墨莊漫錄以爲蚊也恐未必然杜詩人有白鳥去邊明意寫是驚耳南皮簡史傳孫謙廉潔儉素林施遂除屏風冬則布被莞簟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亦異

肥道

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

天下大旱郭璞注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今太華西北峯上有肥遺穴云山海經又謂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又彭蠡之山肥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然則此物不獨太華之山有之又英山有鳥其狀如鵲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此則別是一物但同名耳蜀檮杌乾德四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紅樓遺亦作蠅雜俎王彥威在汴夏旱有李玘者能致雨其法求蛇醫四頭十石

卷小乘

卷三十一

十

養二枚每襲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令十歲以下小兒執小青竹晝夜更擊不待少輒如言一日兩夜兩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宗卽今蜥蜴也蛇醫與肥遺政相反

兩頭蛇

孫叔敖是兩頭蛇殺而埋之告其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故埋之以絕後見者宋史紀僧真遭母喪開棺得五色兩頭蛇僧真由司農卿出爲廬陵內史卒於官是無見兩頭蛇便死之說續博物志兩頭蛇是

老蜥蜴所化理或有之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南越人時常見之不以爲怪

龜能伏氣

博物志有人山行墜深澗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體加輕便數年後試鍊身舉臂頓超澗上即得還家顏色光澤點惡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陳仲弓異聞記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懸籠于古塚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曰食盡即餓見傍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人穴祝之乃一龜也知龜能吐納以延年龜策傳云南人以龜支床足三年而不死厥有由矣知者于此可以悟養生主焉

反舌

月令反舌無聲鄭註云反舌百舌鳥蔡伯喈云蟲屬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着口側而未嘗內故謂之反舌今皆是鄭而非蔡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蟆無聲漢信云昔於長安與舊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一

卷八 卷三十一

一二

蝦蟆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知鄭說不通蟬風聞曰蟬如緯與子言爲蝦蟆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耳何反無聲以是知蝦蟆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按百舌鳥能學衆鳥聲故名淮南子所謂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依人在側少陵詩過時如發語君側有讒人本此然亦無明訓唯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人殿與通卦驗異然說見於易緯參觀於糜子蔡非臆初也蝦蟆身漸腹脹多處土穴間垂水居者一名蟾蜍一名成施廿名田父能食蛇俗名蚺蚺史記月爲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蟆其肪可以剖玉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以蟾午日取可辟兵其池捕取乾之亦可隱形兼作小兒藥令蟾午先後蝦蟆多隱不見此雖俗說實與無聲相近特蔡以蛙與蝦蟆合而爲一遂致聒耳之疑其得水聒耳者蛙非蝦蟆也周禮梓人注聒鳴謂蝦蟆也聲較注稍大而緩不曰以舌鳴而曰以脰似以反舌之

故庭中蝦蟆名鈎注見酉陽雜俎周禮蝦氏掌去蠹
驅其牡鞠以灰酒之則滅注惡其聒耳南史沈僧昭
有道術爲山陰令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晏坐池亭
蛙鳴聒耳王曰殊廣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
息及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孔珪門庭之內草萊不闢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
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
曰我聽鼓吹始不及此晏甚有慙色齊魯之間謂蠹

十三

針蝦蟆子也說尾叩爲蝦蟆無爲蛙者南史李義傳
丘傑母疾不食燕菜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有蝦蟆
毒靈林下有藥三丸可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
蝌蚪子數升月令螻蛄鳴注蝌蚪也即蝦蟆國語蠹
魚龍之與屬處而龍龜之與同階辜昭注蠹龍蝦
蟆也南齊卞彬蝦蟆賦云紅青拖紫名爲蛤魚以此
令僕東坡嶺南詩稻田初吠蛤注嶺南呼蝦蟆爲蛤
皆相承之誤晉書輿服志金鷄車繫大蛙蟆子戟之
杪是以蝦蟆爲蛙蟆矣易升九二井谷射鮒子夏傳

十四

爲蠹亦名蛤俗名水雞前志武帝元鼎五年秋蠹舉
蝦蟆羣鬪道書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下看榮競子
鵝似蛙與蟆則蠹蝦蟆自是二種本草載之其詳前
書霍光傳丞相擅滅宗廟兎羔蠹注所以供祭則蠹
當時皆以爲常食宋書張暢弟牧嘗爲獮犬所傷賢
者云宜食蝦蟆膾可療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則
此乃食制亦即愈則蝦蟆鮮有食者南楚新聞百越
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爲上味至以其赤皮爲蠹
襖子戒不得脫去聞者大笑今蝦斗古今注一名玄

云井中蝦蟆呼鮒魚則莊子所言涸轍之鮒疑即蝦
蟆也今以爲土部魚似非土部亦作土步淮南子地
形訓東南有穿胸民及舌民注反舌民語不可知而
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似與蝦蟆同雜俎蝦
蟆無腸鵝影視蝦蟆聲抱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
蟆脚氣集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亦自有理天
啓三年三月內翰林長房堡離邊五里墩墻壞出云
蝦蟆如斗大傾衆小蝦蟆不計其數盡往邊外草地
去之亦異

金鯽

蘇杭之間以金鯽魚爲佳玩一頭至有直數金者魚各有名色有四尾六尾八尾赤者如丹白者如玉亦自可愛大抵以身短而管長爲佳東坡志林引杜子美六和寺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

語及伴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見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舉出不食復人不可得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奇耶

卷八 庚 八 卷二十九

十五

按杜少陵初無此詩因大疑之閱他本始知杜子美乃藉子美之誤四百年則四十年也書之錯誤至此可嘆坡詩亦自有我識南屏金鯽魚之句今錢塘吳山井郭虞西井玉泉寺皆有大金魚見人畧不避塵餅餌隨人意無煩遲留相待而人亦以爲有神守之毋敢侵取之者則六和之壽又未必以難進易退爲不妄食也金魚種類甚不同其金玉文亦有以人力爲之者程史云今中都有參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鱗

場上鯉次之貴游以爲佳玩問其製秘不肯言云云

以鬻市滂渠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者曰珠珀魚文采尤可觀逆旅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唯杭人能餌畜之他方不能及

鯽魚

或言孫和鄧夫人白鰓鮓事此類以畫鯽魚得之非也拾遺記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傷鄧夫人頰臂曰得白鰓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購致百金有富

卷八 庚 八 卷三十一

十六

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有闕或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隨其骨可令玉春爲粉數于瘡上其痕則滅和如其言入琥珀太多畏差而有赤點更益其妍畫鰓是徐逸事魏餘遷字景山善畫明帝遊鰓水見白鰓愛之不可得避日鰓鰓鰓魚乃不避或遂畫板作鰓魚懸岸群鰓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數稱其神是益以二事誤合爲一耳又吳

張權與介象論鰓象以鰓魚爲第一權曰此出海中安時得象乃於瘡中作坎置水投以鈎須臾得鰓魚

付厨唐薛少保書此帖雖乃作鱖蓋簡字之誤今鱖
雅游鹽田者爲最佳而錢唐江中鮓魚極相似但鮓
有胃如射決鮓則無之爲異也

鮓魚

客有餉予鮓魚者狀如大螺乾以繩貫之竟不曉其
形似字書皆云鮓海魚音步角反一音伏江隣幾雜
志云鮓魚今之牡蠣是王莽傳但飲酒食鮓魚當乾
者爾後書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鮓魚南史褚彥回傳
自淮北屬江南無復鮓魚一枚可直數千錢有餉彥

十七

同三十枚時彥回雖貴而貧薄過其門生有獻計賣
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安可賣餉取錢悉與
親游噉之少日便盡劉邑嗜瘡痂以爲味似鮓魚又
讀如鮓非亂臭者也胡公謹云登州城山出鮓魚俗
云決明可乾食是爲石決明與牡蠣二種然昔有甲
蚌蛤之類附石而生郭璞所謂無鱗有紋一面附石
細孔雜雜者也土人呼爲海鮓原非魚類

蟹

山海經登形如鼎文亦如便而十二足似蟹俱在腹

下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得之必雙謂之蟹類背有骨
如扇乘風而行謂之蟹帆其聚如綽狹謂之蟹陣其
腸一直無曲其血碧色腹中有子如麻子四五月間
肥中食土人醢之謂之蟹醬尾中有珠如果色黃雄
小雖大置水中惟浮雌沉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
市殺可爲冠尾可爲小如意性畏蚊小蟹之即或日
中暴之無恙穿穴日稍射之即或燒其脂可致鼠其
小而黑者名鬼蟹食之害人

蟹婦魚

差考小異八卷三十九

十八

述異記淮南有蟹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怒
溺水成爲魚其脂滑可然燈燭以照鼓瑟博奕則燭
然有光以照紡績則不復明魚一名鮓佛書謂之鮓
魚燈酉陽雜俎青鮓一名鮓非魚非鮓大如船長二
三丈若鮓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者岸上聲如
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轉
蟹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
績輒暗照惟樂處則明一云鮓魚音然燈照讀書紡
績照其會飲衆則明三物形異而用同以爲蟹婦當

是忘起耳天寶遺事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蠟似
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弱否則大明謂之妖燭又
不知其用何物也

魚蟲子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
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鰭魚長二丈
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
錄云鰭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廚
入旦從口出也類亦如企甚健絢不能制俗呼爲河
樓冰小乘卷三十九

樓冰小乘

卷三十九

伯健兒又青缺似蟬而稍大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蟹
子人將千歸其母亦飛至不以近遠以其血塗錢先
用子卽子歸母先用母卽母歸子謂之子母錢蠅蟬
形如蟬其子如蟲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

龍

玄中記千歲之龍能與人語龍亦龍類也搜神記漢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因浴化爲龍魏貴初中清河
侯士宗母入浴室浴良久家人於壁隙窺之見大龍
盆水中開戶去其駛入水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丹

陽宜壽母年八十亦因浴化爲龍三事甚相類而黃
宋二母頭上皆著銀釵後人咸見之尤異晉書五行
志亦載宋宣二事淮南萬畢術龍脂得火可以然鐵
燒龍致龍蜀都賦白龍命龍易林龍鳴岐野龍應於
泉

鰻

陸廣徵吳地記云吳王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致迺
令人卽其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鰻頭如
想說文玉篇無鰻字見唐韻又爾雅翼鰻之鰻胃別
名鰻鰻用鹽藏之可食鰻鰻亦作逐夷南史宋明帝

卷八

卷八

卷八

紀以銀鉢蜜漬逐夷一食數鉢或云魚名或云烏鰻
魚鰻一云東夷人侵遇吳境吳王親征夷人闔王至
收兵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
一月厲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並東風大震
水上見金色遍海而家繞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獲
得魚食之美夷人一魚不得遂獻寶物乞降吳王亦
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因號
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

魚門所餘何在所司奏之並賜乾吳王索之其味美
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鰲字今从夫非也魚出海中作
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
魚今野鴨首中亦有石疑是此魚所化

物名虎

食蠅者謂之蠅虎食蜩者謂之蜩虎食蟻者謂之蟻
虎食菊者謂之菊虎又河圖名雷爲玉虎霍山有兩
虎奴蜉蝣則出墨客揮犀嶺席有異蟲如蚯蚓長尺
餘嘴利如錐多夜半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

能卷八卷八卷三十九

二二

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爲夜
虎

尺木

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
木不能昇天按桓譚新論龍無尺木無以昇天聖人
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論衡亦云無尺木無以昇天謂
龍從木中昇天也蓋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
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
中昇天也按龍無所不化不特人馬魚蛇即織梭旁

於木葉之類皆能化爲龍騰迅而去何必其出樹木
中也且從木中升天與尺木二字不合段因好奇者

其說必有所據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巖巖高入
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眼見一卵在地可盛粟

二石斑爛光彩灼灼蓋昇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即煮
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歛舉謫于山顛

食卵者悉撲滅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其爲龍卵也
夷堅志亦載此事諸城縣志海濱人家有室女及笄

者夏月大雨女兩手掩簾溜灌手後右手拇甲內有
紅線寸許盤屈其中女伴戲曰此得非龍乎明年夏

雨女出手窗外忽震雷碎句有龍自女手天矯而去
事亦奇見尺木之說未必然

蛇雉同種

十二章華蟲雉也謂其羽華色如蛇文因名華蟲晉
中朝武庫中忽有雉雉時人謂爲怪張華云此是蛇
所化耳卽驗庫中果得蛇蛇司馬軌之齋射雉太玩
將雉下謂此雉雉野雉亦應試尋所應者頭翅已
缺半身故是蛇也時有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

已於上枝葉如故有人嘗伐竹遺一宿見竿爲雞頭
顯盤就身翁未變化見異苑益蛇雉同種雉常與蛇
交孔雀亦與蛇交蛇雉卵入地爲蛟今山中往往出
蛟皆蛇雉卵所成

蛇出鼻中

俗傳逆瑤劉瑾暑月晝臥使小瑜撲扇誤中其面瑾
怒稱且不測小瑜伏地曰適見小蛇從老公鼻中出
舉扇驚遽不謂誤中當死瑾大駭悅以爲蛇出入七
竅大貴兆也逆謀逆機小瑜曾問此語妄言以脫罪

卷八

卷三十九

二

耳藉神錄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見特事濠州節
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營潛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
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孔中良久景寤蛇乃不
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則此語信
有所本然景亦不過官節度要非極貴相也唐年譜
錄王庭湊曾使河陽及沈水酒困寢于道忽有一人
荷策熟視曰貴當列土從者以告庭湊馳數里及之
訊故云濟源驛山人向見君鼻中氣左如龍而右如
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百年是秋

果以田弘正之亂軍人立爲留後如山人言此則龍
虎之氣視之赤蛇大不侔矣

蛇報

國初方正學父名克勤將焚一山夜夢一老人告曰
吾世家此家種蛇繁殖知若欲焚此山幸寬數日當
遷避之不然且累君門戶克勤不之信竟焚之所殺
蛇以千萬計其夫人在樓上觀見黑氣自山上來衝
入口中悶絕後有娠產正學卒至赤族以爲蛇報也
正學生而眼及舌皆似蛇云按江湖紀聞初吳濤爲
大制置在蜀以殺金坪叢茂恐寇匿其間將欲焚之

卷八

卷三十九

二十四

而未發露忽一老嫗遺一子直至韓門曰聞制置將
焚山此軍令不敢沮但某母子居此久未能徙去願
少寬一日容某遷避庶得全某母子性命吳叱曰是
何妖物嫗曰必殺我我能滅爾宗族吳怒叱左右執
之忽不見遂四面縱火焚山明日巖下焚灰一大蛇
長十數丈一小蛇長丈餘縱火時火焰中黑氣一陣
從東南方去時制置子從新婦有娠生子曠正焚山
時也曠從爲四川制置背叛受金爵命封蜀王後伏

誅此事正與正學同恐後人見吳事而以正學附會之耳正學以忠殉國方氏之名與天壤共敵豈逆賊可同日道者蛇之報方似爲爾德赤族之慘良不足爲方累也

怪哉巨靈

東方朔外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所頭目口齒悉具衆莫能識以問朔朔曰此謂怪哉此必秦獄也上按圖果是上問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消搜神記武帝東遊木山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黑睛四足人上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請以酒灌之灌至數十斛而消帝問之朔曰是必秦獄也惟酒忘憂故能消之也一秦獄地所見耳或以爲似蟲或以爲似獸又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蟠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矣洞冥記帝愛幸一女人名巨靈山人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乘去一巨靈耳或以爲男或以爲女又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朔朔曰是名善哉帝陰使識之後數載

衍問朔朔曰是名聖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兄大爲老昔爲善哉今爲聖所萬物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則物之名數朔亦自無定又兄其紀載者乎堂其設此之外語也按巨靈本河神名手攀華山以分河流至今手跡在華嶽上脚踏在首陽山下西京賦所謂巨靈夙高掌遠跡以流河曲者是也則其形甚大而朔所見者體異名同可怪矣

蠅傳敘

晉明帝常欲肆故秘而不謀屏曲室下帷草謔有蒼蠅觸幃而入幸於華端須臾已出帝異焉令人看視所集處傳有故喧然已過矣又前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余於華端聽而後出甚大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勅外窮之咸言曰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窮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二事紀類疑相傳之誤

蛇之可厭勝于蚊蚋青蛇之刺其來已久今觀此事不唯能玷物而且能洩語更奇怪也北史庾秋伏連屋室惡蛇杖門者曰何故聽入讀之失笑

魚行

西溪叢語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歸向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古樂府後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後山談叢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迤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大抵魚性不同鉅者喜迤小者喜沿龍門之奮迅難渚之

星老八笑卷三十一

二十一

游泳不可以一例論也

街珠報德

世傳隋侯路見小蛇被傷放置水中後過此路有小兒以明珠相贈云是龍子今傳隋侯夜光之珠是也廣異記海州人以射獵爲事曾於東海山中獵忽見一蛇長近十丈兩目如日自海而上街人與弓矢渡海而去至一山置人其上俄有一大蛇自南來大倍先蛇而病一目與先蛇鬪獵者知先蛇求已助遂射後蛇目累中後蛇即斃先蛇乃銜大珠瑟瑟等數斗

送凡人歸本所又漢武帝鑒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爲去之得珠一雙武帝宴未央宮間有誦者聲不見其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至帝前叩首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足忽不見帝以問東方朔朔曰是名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近來頻與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俯視陛下足者欲陛下宮室足於此也帝爲息役後幸狐子河間水底有絃歌聲見前梁上翁及數少年皆長八九寸挾樂器而前曰臣前昧或歸訴蒙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遂獻洞穴珠一枚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帝寶愛此珠噲參奏母至孝曾有玄雀爲射者所傷歸參參爲療治愈而放之後雀雌雄各銜明月珠置參家宋文帝元嘉二年彭城劉樞自江陵歸泊丹月夜見二人各長五尺餘白服來謁遂與同宴醉臥以被覆之翼明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昇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執珠來謝及曉枕前果得二珠來景平中東

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仕南壁夜有鼠浮水來伏喜
夫奴床角奴恐不敢犯每以飯飼之水退鼠以前脚
捧青囊有三寸珠留置奴床前數事與隋侯昔相類

漢書小乘卷之三十九

卷

漢書小乘卷之三十九

卷

機養小乘卷之四十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草木類

芝

芝三秀草也木莖有青赤黃白紫黑六色皆堅實芳
香或叩之有聲陶隱居怪今俗所用紫芝乃朽木株
上生狀如木槲非真芝也芝名不一七明九光石芝
名也又石桂芝生石穴中似樹而實石威喜樊桃木
芝名也萬歲芝冬所化葉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長八
葉毒小果冬四寸

十

寸與威喜相類也見拾遺記句曲山五芝求之壽
金錄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靈仙食
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
四芝名夜光一株九寶實墜地如七寸鏡食之爲太
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隱處
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壁爲剛見酉陽雜俎獨搖堂
角龍仙艸芝名也又參成芝木渠芝建寶芝此三芝
得而食之白日升天見抱朴子他物亦可以芝名者
家芝雄也水芝衡也土芝芋也雲芝蔬菜也地芝東

瓜也一名水芝見廣雅及本草亦名土芝見稽含賦
芙渠一名澤芝見古今注禮內則芝補注無華實而
生者曰芝補芝水芝也補芝屬可以爲茹玉芝山會
稽陶宴嶺花生葉下其根一歲生一日取其日以麵
裹炊熟吞之百三枚可以辟穀見廣輿記肉芝如小
兒臂山土中又萬歲蟾蜍千年蝙蝠逆鱗魚皆名肉
芝江都雜志云徐廷評于河次得一小儿手無血
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此與肉芝正同
而別名封良常山有螢火芝人如豆得食一枚心
安

冬廿一

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養神芝祖州草也天
元洲上有五芝方丈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神課
計頃畝如種稻狀見十洲記大芝朝菌也見莊子注
唐方士祁玄解種靈草于禁中一日雙摩芝二日合
芝三日萬根應靈宗餌之良驗見杜陽編雜俎又云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
形如人面者則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蚤耗天
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形如天尊大
守張景侯截柱獻之玉塵集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

劔生神芝則天下晏清矣史黃巢難作惟生黑烟
晏客揮犀木苗有似芝者潔白可愛夜有光可鑑苗
生山石間如車蓋及爲美照人無影者食之轉殺人
唐書鄭注之販苗生所服帶上苗草相類今木上生
者名木耳一名樹雞與菌草異

茄

升庵詩話云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
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烏也雅也本一
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按雅與雅如雞與雞从

鳥从佳原是一字至鳥之即爲雅初無所本古詩下

三

昔音八雖與雅叶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者是也而

烏不得卽爲雅則烏但當从上聲與下爲叶耳不必

復改爲雅與上下之下爲韻也又丹鉛錄玄中記

帝之臣有蒯茄者左傳注楚有蒯人姓張揖音荷古

樂府驚何食食茄下茄卽荷也按許氏說文荷美菜

其莖茄从艸加弗左昭二十五年楚子使遠射城父

屈復茄人馬注茄音加無何音以烏爲雅以茄爲荷

皆用修好奇之過又五茄菜一名金鹽可煮食亦

音加池水燕菜錢銀子號錢鐘愛之彭謂腋爲瘡梳

人諱之稱茄爲落茄西陽雜俎茄子一名落茄一名

崑崙瓜音來加反則落茄之概已在錢王前王褒僊

約二月春分朔茄披慈南史蔡樽傳樽在吳興不飲

郡井嘗前自稱白莧紫茄以爲帝餽沈約詩紫茄粉

爛漫綠掌鐙參差嶺南茄衣宿根成樹夏秋熟時梯

樹摘之其來已久物類相感志茄樹花開時取葉布

於路以灰繞之結子加倍俗謂之嫁茄茄子熟煮食

之厚腸胃助氣發痰根能治通淋水經注云石頭西

晉書小史卷四十一

四

對蔡滿浦長百里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滿浦得荻

刺國有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熟子大如西瓜

重十餘斤人以梯摘取之

苦

苦生於屋上曰苦邪生於垣上曰垣苦廣志又謂之

苦香生於久屋瓦上俗謂之瓦松魏明帝愛之命於

長安故宮殿擇取并瓦栽人雜以覆屋亦曰鼠韭生

於水中曰陸釐可以作紙拾遺記晉文帝大始中外

夷獻夢皆金官人有幸者以苦賜之光照室中謂之

夜尤苦筆談云崔駰毛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雜之曰崔公博學豈不見梁簡文詩依簪賸昔邪段以昔邪爲毛松不知昔邪垣衣毛松乃名昨葉安得以諸崔耶則昔邪毛松當是二種昨葉二字見陳藏器本草述異記昔草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宜蘇南人呼爲垢草牡丹亦名鼠韭見本草

米苣

毛詩米苣米苣傳米苣馬局馬局車前也宜懷妊焉
卷八十八 冬四十一
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
葉永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其子治婦人產難山海經及周書王命圖皆云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周氏傳及許慎並同韓詩米苣傷夫有惡疾也韓君曰米苣澤弓臭惡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遺不通發憤而作言米苣雖臭惡我猶采之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也與毛傳大異列女傳言宋人之女爲蔡人之妻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且夫米苣米苣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

持禾之終於懷碩之穀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乃作米苣之詩韓詩本此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妻蘭冉耕歌其米苣蓋用韓義

芋蘆

魏文帝典論貯酒酣耳熱方食芋蘆便以爲杖下酺數交三中共臂則甘蘆之甘正當從芋亦名諸蘆亦名郁蘆字或作肝臘南方山有肝臘高百丈圍三尺八寸食之令人潤澤可以節腹中蛇蟲見神異經又拔蘆置器蘆見本草其漿可以解櫻桃及荔枝熱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蘆从庶何也惠卿曰凡草木種之皆正生蘆獨橫生蓋庶出也故从庶崔林玉露以爲荆公蘆字亦作柘相如子虛賦諸柘巴且漢郊祀歌泰尊柘漿甘蘆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宋孝武處求酒及甘蘆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蘆百挺齊范雲使魏魏使李彪宣命玉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蘆黃甘棕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蘆二十條典論所云是南方所獻物也又齊立都王璽善射取甘蘆插地百步射之發十中

梁氏沙彌母劉時甘蔗母也遂終身不合

尊龜

西陽雜俎尊根甚美名尊龜吾鄉湘湖之尊爲天下第一然皆取其苗未有用其根者又張翰飲吳起思尊鮓杜少陵徐居相國用茶藕尊鮓時在九月今尊生於春木而此皆以秋月爲美似其種與吾鄉異陸機答王濟云千里尊美但未下鹽豉耳一云未下作末下千里未下皆地名晉書陸機傳云千里尊美未有鹽豉則从末爲長東坡詞豈肯將豉下尊茶正用

陸參小史

卷四十一

七

此南史崔祖思傳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美贈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美贈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蟹烹飪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美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美故應還

池

瓜

五代邵陽令胡瞻貽房記云自上京東去數十里趙余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粪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似此瓜五代時尚未入中國按

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割瓜詩雞鳴有瓜是割是瓠

有數瓜苦綿綿瓜脆瓜脆啖啖天子之瓜副之又天子樹瓜華又條柿瓜桃又瓜瓠畢藏月令瓜瓠不成王藻瓜祭上塚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顏師古地理志其地今嶺山大瓜長者瓠入其中首尾不出連棚管至父戌癸丘瓜期而往及瓜而代列子朽瓜爲魚晏子春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栢櫚不削秦邵平失侯種瓜青門梁大夫宋就爲梁邊亭爲楚邊亭灌瓜曹子耘瓜誤斬其根吳越春秋吳楚之爭起

陸參小史

卷四十一

於鍾離爭瓜吳王敗走陽山得生瓜已熟覆而食之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菜之瓜武帝封泰山以賜從者始皇冬月種瓜驢山下僞云瓜冬實令儒生就視皆坑之明帝時煇煌獻異瓜長三尺名啞峒盤瓜一作空洞四結一實王褒僊約二月春分種瓜作瓠述異記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二蒂瓜又越中有賀氏瓜丘魏武樂府有種瓜篇吳范孫鍾種瓜爲業爲司命設瓜魏文帝貽吳質書云泛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吳桓王時會稽生五

色瓜步鵲避難江東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介壽集
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鵲與旌求食其地僱爲所
侵乃修刺奉瓜以獻雋華父病思瓜冬月無得夜夢
黃冠送瓜及熟在手馨香非常又有徐光者嘗行術
於市上種瓜候鳴成實食之苟玄冬日爲人設生瓜
聚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晉太康八年
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安帝時有瓜異事共生
一瓜同蒂時以爲嘉瓜皇甫謐得瓜果以進所後母
晉桑虞園瓜初熟有人盜之輒爲盜開路瓜步在吳

雜錄八卷八終目一

九

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南史王彪之嘗冬
月得瓜奉母末到橋與齊武帝從明帝射雉湯倦焉
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齊竟陵王子夏月客至爲
設瓜飲梁武帝食絲沈瓜問任昉卒投之於盤悲不
自勝蘭欽爲廣州刺史至嶺前刺史折淪侯映之憂
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真厚賂人塗刀以毒
刺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歿郭祖深爲南洋校尉有姓
鮑一早青瓜報以匹帛孝子郭原平以種瓜爲業鄰
均誦學苦心若月以瓜鎮心便起讀書南雍州記辛

居士宣仲呼兒取豹皮下五文錢買瓜北史楊愔傳
似食士市瓜取其大者後周王羅性鄰客削瓜史侵
肉羅就地取食之太宗嘗新瓜美輒半置杜如晦靈
座前高宗以崔湜父年老賜瓜一顆湜以遺妾不及
父唐置溫湯監監丞種瓜二月而進王仲初詩內園
分得溫泉水二月初旬已進瓜高宗四月憶瓜明崇
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緄氏老人園中帝召
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柳公權有瓜
一顆時新第一帖李泌誦黃臺瓜詞馬自然於席上

雜錄八卷八終目十

十

以竟器種瓜須臾共取食之甘美杜工部有園人送
瓜詩唐書李泌傳中和節民間以青囊盛百數瓜果
相問遺號爲獻生子武元儒中書會食瓜蠅集其上
擇以扇曰適從何來適集於此以談元稹陸贄傳德
宗幸梁道有獻瓜果者欲校以試官貞元十六年獻
嘉瓜白兔南岳夫人傳冬月夜半有真人至賜絳霞
靈瓜酉陽雜俎泰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至穴中見三
人對坐髮髮皓白班拜於床下遣令山至穴口有瓜
數箇欲取化爲石墨莊漫錄義邑義塘村出一種瓜

大有如拳破之瓜如紫味甘如密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卽變而稍大味亦減矣此等非西瓜當是何瓜也五代以前安得遂謂無此種耶或以爲洪皓使虜時以歸或以爲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此種恐未必然陸機瓜賦云其種有黃銀金銀蜜蒲狸首虎蟠玄節素腕張孟陽瓜賦有羊散紫錯黑子市江之名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蘆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綠瓜狸頭瓜蜜蒲瓜女臂瓜羊髓瓜瓜州大瓜大如肘香登瓜大如三升魁佳枝瓜長二尺

齊民要術卷八

十一

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有春白瓜細小不細實

嘉志曰永嘉蓂瓜香美衆瓜之勝齊民要術種瓜法中有種越瓜胡瓜冬瓜法本草載瓜蒂白冬瓜甜瓜越瓜及青白二種而不言西瓜今此等瓜皆不中食可食者唯西瓜爲勝耳西瓜惡香尤忌磨磨餅注法

和勅赴驛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運於人

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皆死一帶無獲

葡萄首霜

前齊西域傳難實國種五穀葡萄結果副賓國地產

調和有首霜雜草奇木植檉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大宛國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飲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漢使采蒲陶目宿歸天子命種蒲陶目宿雖宮館傍極望焉今蒲陶南史西南夷傳字作蒲桃今作葡萄目宿字俱从草皆傳寫之誤

桃

東海度索山有蟠桃樹屈曲千里三千年一華三年一實西王母以七枝遺武帝者是也又磅礴山去

齊民要術卷八

二

桃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圓萬

一實比之蟠桃更異又日本國有金桃實重一斤

崑山有玉桃光明潤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

軟可食東方村有桃樹千徑三尺二寸食之益壽

中仁可治嗽華林園勾桃子重三斤園中亦有王母

桃等月始熟吐谷渾桃大如石塊漢明帝時有獻

桃桃者隆冬結花若月方熟使摘於霜林園史論在

齊州慈蘭若中僧從經案下取桃獻論大如碗波斯

國偏桃呼爲婆娑樹長五六尺圍四五尺三月開花

實影嘉河名偏離唐會要貞觀九年十一月康國獻金桃又云獻黃桃大如鴛卵色如金故曰金桃

荔枝

東坡荔枝歌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漚至今欲食林甫以粵人舉觴酌伯游按荔枝之入中國自尉陀獻高祖始後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自交趾

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東漢職南海始貢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騰阻險厥者繼路和帝時

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力諫云南州土地惡蟲猛獸

事卷八十一

一三

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成患之害厥者不可復坐陳者

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於是下解

止之羌字伯游蜀故產荔枝左太冲蜀都所誦傍延

龍眼側生荔枝者也但其味不及南海遠甚新唐書

貴妃生於蜀好荔枝南海荔枝勝蜀者當時以為選

馳獻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于路百世若之然

路而熟經宿敗杜陽雜錄貴妃生旦上令小部梨園

學長生殿奏新曲未名合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

則妃子所取自是海南非涪州也十里一置五里一

塚實始於東漢而今獨以罪妃子何耶且妃子故嗜荔枝未聞林甫為之從鬼而枝詩乃云至今欲食林甫肉又豈以其作相不能諫止取荔枝字亦作櫻枝亦作支扶南記荔枝為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割取其核因以為名則荔枝當從刻

讓木

江辭幾雜志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按任昉述異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

筆卷小八

一

新其明年西邊榮東邊枯歲以為常張華云交讓木

也南齊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

柳隨江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未便是交讓西

陽雜俎砥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聚木獻榮後

方萌芽亦更歲洪榮也鄉言其為楠木未知孰是

荔枝柳扶桑

揚升庵集王子敬竹譜有扶竹猶海上之桑兩兩相

此謂之扶桑也扶竹之荀名曰合歡漢武帝破南越

建扶荔宮地理志有地名扶柳扶之意義皆取其相

並按地理志信都國扶柳縣師古注引關駟云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因以爲名則相並之說未確又南史西南夷傳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處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居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甚有禮文字以扶桑皮爲紙亦無兩兩相比之說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大帝宮太真東正父

卷八十八 卷四十一

所記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葉樹實者數千粒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往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升菴之說蓋本此

銀杏花

銀杏俗名白果一名鴨勒子武林山中甚多此樹葉華而實或云夜半一花即欽北東大內有國本皆全拋其三在華芳庭之北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臨無可臨實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實而未嘗著花神宗嘗臨觀興歎以爲事有不能通

人處如此者越明年一枝蓮花而結實至十餘葉大可愛神宗大喜命宴太清樓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花如故

辛夷花

辛夷見於離騷九歌乘雲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注辛夷香草也不言其爲木木本草云一名辛卯一名侯桃一名房木生漢中川谷注此花江南地展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間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國經云生漢中川谷今處

卷八十八 卷四十一

處有之人家園庭多種植木高數丈葉似柿而長葉月二月生花似着毛小桃子色白蒂紫花落無子初出如筆故北人呼爲木筆花又有一種枝葉盡相類但成一團花四月花落有子如相思子或云都是一種經一二十年老斫方結實耳一云辛夷花鮮紅似杜鵑鵑俗稱紅石簪者是也白樂天有雲陽寺觀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醺紅顯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惜得山僧悔出家以爲似杜鵑又有火旗團圓之說似非今辛夷花也辛夷極似

玉蘭即荷帶紫粉也耳本神衍義以辛殿有紅白二
冰紅者如桃花色今絕火樂天所咏正此種也

末利花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耶悉若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
國移植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
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
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花為根異
矣末利能陽名園記作抹厲王梅紹集作沒利又作
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晦庵集作末利洪容齋
集作末麗迄無定字佛書云曼華堪以飾髮

十七

稚子

少陵詩竹根稚子無人見說者紛紛按神異經南方
荒中有神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為
大船其子漾食之可以止瘡癰張茂先注曰子筍也
少陵稚子其為竹萌無疑又章帝三年孟母荀生利
虎殿時謂孝竹群臣獻孝竹頌荀亦名竹孫子母竹
一名慈竹故謂荀為孝竹又歸田錄金橘產於江西
以竹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佑中始與竹子俱至京

節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此竹子非荀也當
是果屬今不知何物

君遷

君遷樹王元美以為即今牛妳柿也按魏王花木志
君遷樹細似甘蕉子如馬乳甘蕉即今芭蕉與柿甚
不相似蓋因見馬乳而即以爲牛妳耳又吳郡賦東
風扶雷注東風神名東字亦作東葉似苦荬葉宜肥
肉作羹味如酸香氣似馬蘭餘冬序錄云風葉尤茗
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楊升庵以為即范石

十八

湖所謂蠻茶者也左思以為東風平物而合爲一

末的

梅芍藥

今時言花之清勝者曰梅花之艷麗者曰芍藥
即牡丹也詩標有梅注梅木名說文字作楊終南錄
有芍藥有梅臺門有梅注梅樹也疏引廣雅釋木云
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梅郭璞曰似杏實酢又云
梅樹皮紫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
赤赤子青不可食與今梅絕不相類尚書爾雅鹽梅

莊傳臨鹽梅以烹魚肉則是今梅而從無言及其
華者訖伊其相譟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是疏引陸
機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圖經
云牡丹一名木芍藥近世人家多貴重商人欲其盛
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其花盛開百變芍藥
雖草本其花與牡丹正相似本草分二種俱列于草
部則牡丹亦草本也疏稱未審今何草則不但非今
牡丹亦且非今芍藥矣梅至六朝牡丹至唐始盛著
圖畫題咏甲于諸卉豈物之顯勝有曉押古今名形
自異不可一律論也

盜荀

予築一小園藩籬不密果藏之類時爲人取去予昔
不較惟盜荀者最爲可恨蓋此君雖長易衰茅萌一
剪斷無茂理數年之間木快雲霄之望予觀古人范
元琰有涉露盜其荀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疎
不謂然惟沈道虔有人竊其園菜外還見之乃自遠
匿待竊者去後乃出又拔其屋後大荀令人止之曰
惜此荀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荀送

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與予意合
或曰荀新劇者最鮮美大而市鬻者不中食舍彼與
此妙謂偷兒不知味也然則如何曰不如高築墻謹
開門此爲第一策耳予爲之捧腹

儒林外史卷之四十一

桂卷小乘卷之四十一

西陵來斯行迫之前修

夷狄類

九夷

子欲居九夷馬融注東方之夷有九種疏引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畝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師玄菟樂浪高麗卽今朝鮮也餘不知所在

卷八 卷四十一

外夷異音

薰齋音弋六反精粥同昆夷昆音混狄獯音桓驂奚驂音顛頭曼曼音萬安反冒頓音墨頓音毒闕氏闕音燕氏音支月氏同谷蠡音鹿蠡音離且渠且音子如反始且水且莫車且靡胥且蘭君且未且瀾同蹄外蹄音帶遼林木而祭也何奴八月秋社會祭庭今射柳是其遺法係序淺序音火姑反休屋唐音殊寅顏山冥音徒干反令居令音零丁令同先時雜押音經何山狄何音鉤鳥員音云西燭居燭

音奴獨反又音辱左右與鞬臭音郁鞬音居言反

鞬音翻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呼揭王揭音丘例反

鳥揭同閭救關音踴救音頓又音對呼遼累遼古遼

字累音力遼反下復株索若鞬同鉢婁堂婁音力

千反內南夷兩朝鮮傳推結結讀曰替焉比明焉

音髓編髮編音步典反徒作都徒音斯作音才各反

冉曉曉音危枸檮音矩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味

尤辛鉤町疾鉤音矩千反町音大隅反番君番音滿

何反將軍王映映音頰西域傳于闐閼音徒賢反又

卷八 卷四十一

音徒見反諾羌諾音兄又音而遮反打混域行音

胡反龜茲龜音丘茲音慈烏耗鳥音鷄耗音擊師古

曰鳥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擊耳非

稍毒身毒天爲天竺其音同梨軒音鉅連反又音

鉅言反善眩眩音同幻耆耆城耆音盤太子耆丘同

胡桌鋼卽翕字昧蔡爲宛王昧音末蔡音子葛反

突厥厥音九勿反契丹契音欺乙反俟斤俟音桑之

反咀沒斯咀音烏沒反回紇紇音下沒反可汗可音

克汗音何干反茹麗麗音力之反樂浪浪音盧當反

呼韓邪諸子

匈奴傳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歲始呼韓邪嬖左伊秩智見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頡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日莽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日且康胥皆長于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于義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頡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疾欲立且莫車

卷八 卷四十一

三

其母頡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關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身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頡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次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索若鞮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歲弟且康胥立爲搜提若鞮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

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歲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歲弟義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以第一閼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與爲右賢王王莽之暴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子登助三八至則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傳送助登長安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歲立咸爲烏索若鞮單于立五歲天鳳元年歲弟左賢王與立爲呼都而尸道卑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甘爲若鞮是呼韓六子相繼爲單于中烏珠留雖欲傳其子竟不得也庶幾有諸樊夷昧之風宋太宗視之當愧歎矣而呼衍二女共相推諱延及數世斯亦賢矣哉良由呼韓慕義天與慶澤非苟焉而已也

卷八 卷四十一

四

卷八

晉書盛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瓊秘書監郎敷於車臺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瓊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反流言之譴致烈

風以嘉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
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
周公作請命之誡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捷伯會以
訓就王德則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
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詩未見其忠
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馬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許乎若惑於天命是不
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

龍卷小乘

卷四十一

五

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周公親遭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
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
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
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
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
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
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
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

業而卜世修長加召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
致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
之權關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
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
節陳誠義以駭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
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泉之詩歸非于主是何謂
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
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
以疎不聞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

龍卷小乘

卷四十一

六

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
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
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救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
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
之謂也周公復仇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
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就賢忠曰伊
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早亂德放於桐宮
思德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涕道存社
稷豈遺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

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即數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其制其君恐成湯之道

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居桀紂則三載之間不應便成賢后知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郵成君德安有人臣幽生而據其位哉且臣之視君惟力自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

惡夫太甲之事厥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上也以伊

尹歷奉三朝結繩異端將失墜而委授之乃故置其

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失夫非常

之人然後能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泰

伯之謙人無德而稱焉數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至

仲尼而後稱其至德太甲受誘一人下進辭下乃申

其美曰伊尹放太甲而王天下自是始以香夷敢於

罪惡而無忌憚伊尹之舉多為君擇廢立者口實

耳漁詞曲記卷之四十七

符文武不墜箱也而夷臂賊罪已而逃高危獨翺然濁世之佳虜矣或其然哉五胡之中實多人傑讀史者不可不知

庚辰耶律德光

南史侯景滅數世累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舁舁食之五代史耶律德光得疾厥於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晉人謂之帝肥馬景性喜射獵及為帝王偉持以體法大不樂德光亦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其疾亦同可笑也

尚結贊元昊

李晟傳吐蕃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城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龍枝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元昊至延州城下云韓公召我來何不出驚我此即尚結贊之故智耳時种世衡遣王嵩以衆及靈龜為書置甥九中遣元昊親信野利旺榮論以

早歸之意欲元吳得之疑莊榮莊榮得之笑曰神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兄唐耶則元吳之謀即虜亦自知爲兒戲何遂侮中國無人更可笑也而平涼之盟強健身免疑誰河東竟如結贊策延賓之罪於是乎不可追矣

放偷

金虜治盜甚嚴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者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既無所獲雖春蠶微物亦揭去亦有先與室女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而聽聽之契丹以五月十三日放偷亦不得至十貫見遠志唐僊史傳韋宙爲永州刺史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疲闕宙至一切禁之則以中國同於夷俗亦可怪也

長狄

魯語云吳伐越槩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問之仲尼曰何竹最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

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曰防風氏何守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今日大人口人長之極幾何曰焦僂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春秋文十一年鄭驪侵齊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偷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世鄭驪伐宋邴班敗狄於長丘獲長狄隸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樊如齊襄公之二年鄭驪伐齊齊王子成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之北門衛人獲其弟簡如驪由是遂臣按封禺之山今在吳興武康縣僻處吳越何以汪芒既亡遂之東北爲長狄乎既爲種類豈無支裔何以僅獲四人遂至滅絕且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晉滅潞之年爲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見猶在何以長而且壽若此世爲國主綿歷四代一旦無遺皆理之不可知者或云公穀云長狄見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也猶秦時大人且於臨北臨洮大人事同見物長狄帥兵伐國戰敗被擒此之滿洮甚爲非類當是遠夷異種偶爾闖入不足爲

怪耳翁仲事別見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
秦史胡叔敬曰是後五百年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
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又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朔
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
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上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
魏晉永嘉五年有鷲鳥集於始安縣南其里之營度
中民聞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
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
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
人皆大身似胡蓋是長臂別種箭始得從此
國來也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
應天受命今當太平秦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
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
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足跡稱之指長尺餘
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
不虛也故之符堅以乞活夏竦爲左鎮郎胡人護
那爲右鎮郎人申香爲拂蓋郎然等身長一丈八
尺最多力善射一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南史海

南諸國傳毘鄰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
頭長三尺自古不祇莫知其年南方號曰長頭王北
齊神武時盧潛率其徒自薊人海島得長人骨以獨
體爲馬皂膠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
將莫能用惟彭典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惛聲聞於外
至言海神爲泉遂卒南唐盧文進南州人也身長七
尺狀貌偉然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帝至無定河見
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八尺河王版從毘鄰以北九
萬里得能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灰從毘
鄰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千萬里
得僊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泰
國人長一丈外國圖及洞冥記東夷長人者類長三
丈鋸牙鉛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噉會獸或搏人以食
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三足一手當胸手足
各三指大秦國人長丈五尺猿臂長脇好騎駱駝此
蓋皆長狄之裔耶則長之數尺非三丈可限也湧幢
小品載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時陰
晴忽大明有巨木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

承衣飄飄顛顛如叢戟已而六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泰邸見一巨人從東踰牆而來高三丈餘承鵝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尺見一巨人從北着白衣白幘耳有鏤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則長人固多出於泰地邪至列子所云諍人長九寸莊子注務光黃帝時人長七寸論衡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漢武故事東郡

卷八十八

十三

獻短人名巨靈南史倭國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晉諸葛隆討丹陽獲物獻短人唐道州出短人歲以爲貢至陽城爲刺史始罷之南部新書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廣志東方有人其長三尺導衛威儀悉若中國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可得二十枚魏西域傳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二尺王于年拾遺記莫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蓋萬歲廣延之國長二尺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馬長一寸圍如長朱承玄冠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

其采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蟲牙所昨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身短而日在項上行走如風名曰鼯所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亦名格于善行市胡亥中遇之投廁中乃成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行走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寒而鵠一舉千里博物志齊桓公獵得一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名李子放皆僂僂之類也而數又非三尺可限者并

卷八十八

十四

錄之以廣異聞

撐犁

野客叢書引綱素稭記云永叔啓陸機則史尚靡識于撐犁枚舉屬文徒自慚於骹散沈元用啓撐犁而靡識敢謂知非問新招而不知當懸家學撐犁事竟不知載和書僕謂此見玄宴春秋曰子讀何奴傳不識撐犁事案旁有胡如執鵠額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三句奴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

也按前書匈奴傳單于姓單于姓單于其國稱之曰撐犁
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
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則撐犁但可言天轉
有明文皇帝何云不識而反顧問於胡奴葉書不引
前史以證胡奴之誤又何也後周書鮮于俗謂天曰
字謂君曰文因以爲姓 國朝虜酋也先稱大元田
盛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字義近田音近非復撐犁
之舊矣

外夷表文

卷八 文 卷四十一

宋史外國傳載諸夷表文甚多惟大食國淳化四年
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船王希密至南海以
老病不能詣國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大食
船主臣蒲希密上言衆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流
源委輸於東海扁有道之柔遠聲無外以宅心休惟
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育萬民光被四夷
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願惟殊俗
慕中區早願向日之心願對朝天之願昨在本國曾
得廣州長壽寺都論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

布廣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綬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
海舶爰率士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
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屆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關
自念衰老病不能與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
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
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絳結貝一以
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
名異一塊蓄薇木百瓶詔賜希密勅書錦袍銀器束
帛等以答之定安國大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
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翰角之勢其國亦怨寇
讐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總宿憤
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貞遣使衆貢路由本國乃托
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伏遇聖主
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忭頓首頓
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
仰覆露洪鈞之德被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
本性而頌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
畧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龍存生聚以迄

於今而又扶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
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書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
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誠願頓首頓首其末題云
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
日本國雍熙元年僧齊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二年詣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
仁德歸裔然還其弟子喜因未來表來謝曰日本國東
大寺大潮法濟大師賜紫沙門齊然啓傷麟入夢不
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
拙誰忍鴻霜之誠奮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畢齊
然附商船之離岸期親聞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
萬里之波濤難盡領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
遇妄以下振之卑道詣十華之盛於是宜旨頓降恣
許荒外之謁歸宿心克勤祖觀宇內之環奇况乎金
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嚴扇晴前芳聖燈于五
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運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聖
文神筆出於北關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
東東蒙宣恩忽起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道本

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
惟陛下惠臨四溟恩高五嶽世超前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裔然空符鳳凰之窟更還蜂蟻之封在使在
斯尸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
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榮筆試派伸紙搖魂不勝慕
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
剃頭受戒僧祿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承延二年
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三表皆有唐宋
風致豈華人代爲之抑彼國自饒文也并錄之

崔泰小史卷四十一

北狄始末

北狄靺鞨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
東兀良哈西哈密北瓦剌瓦剌強數敗靺鞨其後兀
良哈哈密皆內附而兀良哈遂分爲朵顏等三衛瓦
剌酋馬哈木封順寧王驍祖酋阿魯台乞降封和寧
王皆遣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
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
至今不絕永樂元年親迎知院阿魯台瓦剌馬哈木
等各遣人入貢上年封瓦剌馬哈木順義王太平賢

義王把禿孛羅文樂王通貢不絕十一年阿魯台乞降未表稱臣貢駝馬封和寧王尋各叛去二十年阿魯台弑其可汗本雅失里而自立馬哈木攻破之遂立元孽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漠北宣德元年瓦剌太子孛魯忽嗣貢義王馬哈木子脫歡嗣順寧王二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九年脫歡擊敗阿魯台走威遣人朝貢且告捷正統初可汗脫脫不花及脫花遣人貢馬六年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貢馬也先者脫歡子也景泰元年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

卷八 卷四十一

十七

賜勅諭意復貽書瓦剌可汗賜也先勅遣可汗也先阿剌金幣脫脫不花乃遣皮兒馬黑麻報貢也先使亦至賜宴於奉天門陞賞有差三年瓦剌同奉撤來王子遣人貢馬也先既攻敗脫脫不花獻良馬二匹來告捷命宴其使賜鈔幣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計是歲瓦剌使臣大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百餘人宴禮部也先使每至京師常三千餘人出入驛恣貢使未還席騎輒入塞南掠朝廷以通好故不問其頭目正副使投都督節指揮等官各賞金犀等

幣三千餘人皆有賜織金絲紵至二萬六千四百餘疋絹九萬一百餘疋衣靴帽以萬計及也先自立爲可汗遣哈只貢馬及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亦稱瓦剌可汗以報之是歲也先弟賽因字羅魯王詐酋並遣人貢馬也先新立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賞賜亦以百萬計天順初也先爲哈剌所逐歟字來殺哈剌立小王子爲可汗字來獍王子復弑小王子立脫思脫思者小王子從兄也及字來表而大酋毛里孩阿羅由字羅忽入河套相持時遣人貢馬然亦數寇邊成化初滿都魯勝可汗亂加恩勸爲太師與字羅由更入爲寇惟九年一貢馬十三年滿都魯也加恩勸遣桶哈阿忽剌等四千人貢馬駝五千許以一千七百人入邊虜中亂滿都魯亦衰而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于慶遣人貢馬弘治初花禿猛可弟伯顏猛可立及其酋長與瓦剌皆貢馬伯顏猛可與火薛相攻小王子益衰虜自天順成化以來更立數王然皆稱小王子自是頻年入貢元年貢使六千餘人准放一千五百

卷八 卷四十一

二十

餘人三年三千五百人准放一子五百人四年五千
人准放一千七百餘人九年三千人准放一千八十
年六千人准放二千人至京者以五百人爲率貢道
皆由大同入居庸正德中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警
殺小王子復強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其後爲土蠻
罕次阿著次滿官噶阿爾倫爲太師亦不剌所殺二
子卜赤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歲衆立卜赤
稱亦克罕而亦不剌卻從吉囊居套火歸都從俺答
居漠老把都住牧宜府塞外與吉囊子吉能東西出
星卷小乘八卷四十一

沒並聽俺答調度吉囊俺答老把都皆阿著子而俺
答最強嘉靖間犯邊無寧歲遂絕其貢至隆慶中從
於貢爲順義王

貢市始末

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
兄見都力哈吉囊死子四曰吉能曰打兒察台吉曰
銀鏡打都兒台吉曰筆嘉莫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擁
衆數萬居河西套中倚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兄見
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長子

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住與河遠北次子曰黑
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歿其所生母胡
嫺者俺答以事殺之把漢那吉幼孤答妻一克哈迪
以其漢阿力歌之妻孔那吉以放阿力歌持其衆柄
焉其餘若打衆孫係套處瓦喇兀良哈永邵小俱附
俺答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者
亦分爲四枝曰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
吉曰着力瓦台吉曰克鄂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
爲中國前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餘萬精

星卷小乘八卷四十一

二二

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衆馳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
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宣大苦之而吉能套虜犯陝
西延寧甘肅延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往往
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
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謀
人二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逼河陰
慶元年屠石州招徠滋甚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
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
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官室之制升版築垣遂號板升所居極壯麗僭宸居別爲謀官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知天怒遂不敢居全營敵有罪輒以命入殺升有起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兄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扼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宣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都顏春秋高矣而戰勝又

稽菴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三

稽金時之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都吉所聘取兒稽金的女償之都吉怒謂阿力歌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洎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寇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問於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都吉與其妻比吉阿

稽菴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四

力歌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將叩關而人門者難之都吉曰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逢時轉聞於督撫王公崇古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首之矣遂命門者納焉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圖上便宜時新鄭左政府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熱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論以

禍福責令俺答特板升諸逆賊趙全等擬定 京師以輸款誠然後以禮遣還都吉一以陰中其老牛賊叛之思一以潛孤其鬼儀助虎之黨本兵楊公博議議授把漢都吉指揮使阿力歌正于戶各賜衣一襲俺答乍失都吉私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往索必為俘賊無疑矣俺答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都吉全曰欲得都吉須厚賄賂之否則必脇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

卷八

二十五

汝羊馬為吾茲來也為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几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置之死地且請 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卽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導滅趙全等數人詣軍門則內孫可歸不然汝與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孰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為哉俺答慙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導我與兵使南北疲於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生死之但我北地變無金衣無布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於 天皇帝封我王爵鈴制諸吳永為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崇古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偏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咸遠張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麾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俸各令箭為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上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

獎者衆言籍籍莫如通從獨政府新鄭意決力贊

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
國然後遣鄭吉爲汝表奏乞以通貢之事俺答素昵
全等尤豫不忌遂執崇德口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
以當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意納趙全鄭吉不
得生還矣勿復言 克哈屯聞之大喜俺答曰汝終
日只爲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成爭俺答悟時張
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歿俺答令其麾下哈台吉
五奴杜裝捕衆賊二人故俺答變倖自全等用事日
極盛小乘八卷四十一 二十七

見疎斥皆所甘心焉遂詔召全等計事即帳中擒全
與其弟趙龍及李自榮劉四兒猛谷王呂西川呂老
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令夷使打兒漢押
送抵邊牆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進大同左衛
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俱內之獄二十
日出把漢都吉于庭具酒食宴之陳所賜衣幣等物
以授夷使遣之行都吉與其妻泣曰吾慕 天朝教
化故棄祖父來歸 朝廷錫奈何忍棄我乎方公諭
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母恩汝故不忍相違使汝還

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善以報

朝廷毋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都吉拜謝而
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恐致之死因來夷丁火
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歌性命二人指河誓曰願
以百口保阿力歌不叛戮刀示信後竟如其言諸逆
入境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以絕肆餘夥迺
不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願失本業而事妖
術以僥倖於必不可成之功背國臣虜導引內寇攻
賊屠殺流生民 皇上聖德中興廣濟憐服故其
座卷小乘八卷四十一 二十八

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虞許之生還遂使夷番之
衆永爲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究一旦繫頭囹圄臣
等捧日械送京師乞查 先朝典禮先行飲至獻賦
廟社然後下吏伏誅一時趙事臣工勞績似應敘錄
詔下悉如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
勝門入大司寇按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部爲文祭
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 勅王公進大司馬隆
一子錦衣千戶方公少司馬隆一子錦衣百戶各賜
草潔白金以酬勳勸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

加賜爵賞有差 詔集朝臣詣 闕下會議請封還

貢二事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

漢宣帝時匈奴款塞人貢位諸侯王上至罷弊中國

財力以迎降虜俺答強悍猖獗於諸酋獨稱雄長况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

托身老把都兒自結婚姻藉其聲援今羈以空爵而

無兵衛財力之資人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令其大

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

自為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於貢

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

故其勢必招疊侮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

感淑 朝廷厚禮郡王之恩納款未封出於諒察

昔日兩地為市貴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

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從伐之威未嘗少挫會

大同巡撫劉公應其亦言求貢與馬市不且况俺答

再使懇請若重建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驚憤不遜

終為邊患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不可復合

其冷不合間不容髮議者又謂倉皇開市恐生外變

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須鐵錫最急頃部

議然不與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為兵宜稍稍出官

錢市之來侯貢令如數更於是酌其貢道定其貢期

限其貢數與失使進止之所縶縶可行議市場在大

同似左衛城房堡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在仙

西以水泉營分歲定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稍

黃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

沿途居民有無相易在使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

往年燒荒搗巢兩相殘害今宜盡免以示招携 天

歷港小乘八卷四十一 三十

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晟具題 成祖朝北

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在往籍可考

俺答之封的為有據疏上 制曰可隆慶五年四月

俺答貢名馬三十匹 上御建極殿受之遣使奉金

冊封俺答為顯義王老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

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者十為指揮僉

事正于戶者各十九副子戶十二百戶二所賜段錦

衣服有差俺答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

宗山餘黨數十入據有板升此輩不滅臣終敗和約

王公以聞 詔捕獻秋如趙全等例是年秋套虜去

能亦願輸貢使人言於總軍少司馬戴公才所曰吾

以俺答爲長專約束彼既修貢 天皇帝得市中國

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外惟太師冷之戴公

爲言於朝許共入貢開市酌延綏寧夏悉如宣大例

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授指揮千百戶爵秩者

四十有九并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能奉

貢如俺答其後俺答歲子黃台吉副黃台吉次子扯

力民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初先後督撫諸臣及

崔德小乘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舉無廢墜獨

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營亦專事於邊之

東西馬按貢市之成百決於文義義毀而數十年得

以不敗者實三娘子之力也自三娘子死虜封數年

未決今雖稍定而市帛日增邊備日弛苟且玩愒以

完眉睫忍一日有變不得云高王之爲計也

外夷仕宦

外夷通籍漢唐故事有之然未有如 國朝之盛者

也吳允誠封恭順伯三子俱封伯阿卜俺只左都督

子勇以和爲姓累功封靖安伯也先土于賜姓名金

忠大子太師封忠勇王甥把台襲封忠勇伯賜姓名

蔣信羅秉忠封順義伯安童刑部尚書也先帖木兒

忽歌亦工部尚書瑣納兒伴御史咬住副都御史閻

乃馬歹左叅政皆以番將虜酋黎澄工部尚書黎叔

林工部侍郎叔叔者濬季佑按察副使趙煜太僕卿

皆以安南回降入其以進士出身者洪武辛亥高麗

金壽登三甲第五名松山東安丘縣丞歸爲其國相

景泰甲戌交陞黎庸阮勤勤仕至工部尚書天順庚

辰交陞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交陞王京嘉靖癸未

交陞陳儒仕至右都御史

虜奉佛教

北虜素不信佛自俺答貢市以後頗知有佛教自往

西番迎取佛經及喇嘛僧歸事之時有達賴喇嘛者

俺答敬爭尤謹達賴每指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

年後當有佛出松木台吉順義王弟也後達賴喇嘛

卒不一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腹中有聲衆僧曰此

當生佛此產時兒來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達賴

生特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願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
兒已果曰此皆吾故物也甫三四歲言禍福輒應夷
人間者走謁不遠千里咸號曰小活佛以其事上聞
萬曆二十年奉 旨陞松木之子爲榮兒只以故
夷人愈崇佛教而刺麻之在虜中者教虜皆南其戶
持此止殺益虜之臣貢雖 國家威靈致然其佛之
爲助固匪細也只昌名虎督今虜酋皆事佛惟謹手
持數珠誦佛名不輟云按元主奉佛僧有法王帝師
尊重甚於天子而其宴會樂舞皆用佛菩薩像曲皆
卷小乘參四十一

建夷

建夷仰女直也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
兀良哈兩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是爲黑水
靺鞨其部落曰女真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
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
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

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其多皆勇悍善
射白機渴喜戰鬪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故要害其人
知耕種織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
長來朝已悉規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
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
不領於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定期已又開
馬市開原城設安樂台在二州各降夷終 文皇帝
世諸夷來職謹微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已結其
往來卜龜 卷四十一

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阿哈
山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
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
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夙
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
滿住請入朝大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直數寇
遼都督至凱請討之 上不欲動兵第賜勅戒諭仍
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罰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
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

朝鮮童舍弟董山闕為建州衛指揮臣何凡察章余
歸之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詔兩解之方七姓之津達
州臣其印詔更給此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臣
不中乃更分延州左衛置有行司二事使董山領左
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教煽誘諸夷與境邊諸往董
山等咸耳目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昇泰
中巡撫王朔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歸所掠
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歲子孫以從亂故盡失
其賜物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

明年集撫順清河緩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
朝鮮亦欲羈縻之勿絕後以董山子脫離為指揮
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厥者視先世通賤一官諸
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恩為辭患苦塞上巡撫陳
絨不能禁輒發殺降夷以提聞時大閱汪直方倖功
絨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速紹海西各雖居敵實懷厭
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剿之而通事王英
者復說直是可東也為他人功直親請行詔以
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給畧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

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
禮部定名數驗力物貂皮純黑馬驢壯始聽不問拒
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
下兵部議如永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
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勸考郎兀諸酋撤哈良等
母堂茂皆領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
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
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
搗其巢朝鮮亦發兵討其巢是朝斬首虜多滿住死

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
使苦關吏求索但拒為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
自新可不煩兵服也而心害文升而文升遇重無訕
禮儀復搆之遂劾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
有次第會文升去鎮速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剛不
調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英帥襲破
之頗有所獲道遇貢使哈速郎亮等以為賊捕送京
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亮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
國公鎮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較厚賞

有差而夷人忿怒益深入殺掠焚劫慘於往時矣鉅
史咸珍暴其狀旋爲直陌請戍邊從事蓋壞守臣若
用兵思復親夷台其首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
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茶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
至正德間海西長加哈火竹孔華等爲亂阻絕朝貢
旋撫諭諸酋歸切夷酋連黑火最強諸部畏之入
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
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
貢浮于曾額乃從兵部議物遼東守臣夷來必嚴核
其本末以爲憑
如制方啓開台母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
入寇巡撫孫禕望之失出多項之於放爲巡撫生滅
貨物夷人諱不能定額詐殺譯者夷快忿數入塞殺
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舍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
罷去遼東西大門已復稍暇朝貢不絕萬曆初李成
梁之撫兵遼左也建酋阿台等叛成梁出塞場它失
爲軍嚮導并掩殺於阿台城下成梁遂請封其孫奴
兒台亦爲龍虎將軍而哈赤校黠懷叵測心因得奄
有各部勅書盡并各部地成梁倩與親比奉劍膏腴

地與之日以強富不可制四十六年裝破成撫順清
河一城殺總兵張承胤且貽慢書 上聞震怒爲置
巡撫李維翰官起故部御史楊鶴往經畧賜劾得誅
不肖令者鈞集四方兵以四路進總兵官劉綎皆
宿將也遇虜伏全軍覆沒凡易數經畧竟失開原廣
寧遼南經畧詔獄迄 四朝尚未有定局云 今上
即位起袁崇煥爲經畧尚書崇煥高台擬謂五年之
內可滅奴中與奴曜奴曰毛文龍在海上不便遂因
私會詠之 上亦忍不問後竟招奴入寇欲緣會講
和以辛五年之議奴遂闖入喜峯口突犯 京師橫
不可制煥又按兵不動 上召見賜貂裘面諭再三
後貞及斬毛帥事之愾愾詔獄法司具以反狀聞遂
算極典毛只因上訴解寬上俱不問人罪服 上英
斷云時邊燭疎虞上召募兵修關隘奴亦畏懼不敢
肆測上時有斬獲而人臣無敢有諫和者